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二八・史部・目錄類

詔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續志四卷（卷一至卷六十）

〔清〕陸心源撰

3689/08

百宋樓藏書志

曲園居士
俞樾題

光緒八年壬午冬
月十萬卷樓藏版

百宋樓藏書志 序

序

余少識 潛園先生于鄉校時先生方以博聞綴學
雄諸生中每試學使者爲之特設一榜先生歎然不
自足志欲盡讀天下書偶見異書傾囊必購後膺
特簡備兵南韶余私揣南韶劇任又值羽書旁午當
無讀書之暇矣未幾丁封公艱歸裝有書百匱人皆
迂而笑之余以爲先生夙好固在此而歎然不自足
猶昔日也迺復近鈔遠訪維日孳孳林居六年有何
假南面之樂

詔書再起權總閱屢被構罷歸養墓不出而求書之
百宋樓藏書志 序

志益勤殆蘇長公所謂薄富貴而厚于書者耶十餘
年來凡得書十五萬卷而坊刻不與焉其宋元刊及
名人手鈔手校者儲之百宋樓中若守先閣則皆明
以後刊及尋常鈔帙按 四庫書目編序而以近人
著述之善者附益之念自來藏書未能垂遠今春奏
記大府以守先閣所儲歸之于公而以百宋寶藏舊
刻精鈔爲世所罕見者輯其源委仿貴與馬氏竹垞
朱氏月霄張氏例成藏書志一百二十卷余方放浪
湖山無以消日力先生則出巨藁三尺許屬爲參
定同異乃緝緝疏錄從事黃墨者三閱月又七閱月

而梓成于是作而歎曰美哉備矣自古言藏書者鄉
煨石室蓬萊道山皆荒渺無足徵信若吾鄉富于典
籍者梁沈約聚書二萬卷見于本傳宋元之際月河
莫氏齊齋倪氏寓公皆資中三李陵陽牟氏皆不下
數萬卷周草窗三世積累有書四萬卷齊東野語稱
石林葉氏有十萬卷然考少蘊避暑錄話亦祇謂家
舊藏書三萬餘卷而已惟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之作
可考見者五萬一千餘卷明代白華樓茅氏其卷數
不可考然九學十部之編以制藝為一部則其取盈
于細帙者亦僅矣近乾嘉間石塚嚴氏芳荂堂南潯

南宋樓藏書志

序

二

劉氏暎琴山館皆以藏書名與杭州振綺堂汪氏蘇
州榜蕙園黃氏埒為阮文達錢竹汀兩公所稱余嘗
見二家書目著錄寥寥豈足與先生比長絜短哉天
下藏書家為人人推服無異辭者莫如四明天一閣
然視先生所藏其不如也有五天一書目卷祇五萬
而宋則兩倍之一也天一宋刊不過十數種元刊僅
百餘種而宋後三四百年宋刊至二百餘種元刊四
百餘種二也天一所藏丹經道錄陰陽卜筮不經之
書著錄甚多而宋則非聖之書不敢濫儲三也范氏
封局甚嚴非子孫齊至不開鎖而宋則守先別儲讀

者不禁私諸子孫何如公諸士林四也范氏所藏本
之豐學士萬卷樓承平時舉而有之猶易若而宋則
撥拾于兵火幸存搜羅于蟬斷良朽精粗既別難易
懸殊五也然則是志之成雖古人元微四部秘書七
志殆無復過之歸震川先生云書之所聚當有如金
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與先生衡宇相望長
空糾縷之瑞庶幾旦暮遇之
光緒壬午除夕烏程李宗蓮少青甫謹序

南宋樓藏書志

序

三

例言

一是編仿張氏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例載舊
槧舊鈔之流傳罕見者惟張氏以元為斷此則
斷自明初以兵燹之後糜囊帷蓋亡佚更多不
得不畧寬其例其習見之書概不登載
一我

朝文治休明典籍大備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考核源流折衷至當何敢復贊
一詞其或書出較後未經採入

四庫而為阮氏所續進張氏所收錄者均采其說著

兩宋樓藏書志

例言

之于編有為阮氏張氏所未見者仿晁陳兩家

例畧附解題以識流別

一書目之載序跋自馬氏經籍考始是編仿載

諸書序跋凡世有刊本暨作者有專集通行如

北宋之二范歐陽曾王三蘇南宋之朱子放翁

益公元之剡源清容九靈之類其序跋已載集

中及經部之見于通志堂經解唐文之見于全

唐文並書已列入十萬卷樓叢書者均不更錄

餘則備載全文俾一書原委燦然俱陳

一 所載序跋斷自元人止明初人之罕見者間

錄一二至先輩時賢手迹題識校讐歲月皆古
書源流所係悉為登錄其收藏姓氏印記間錄

一二不能備載

一先輩時賢手跋以某氏手跋曰五字冠之愚
間有考識則加案字別之

一宋元刊本備載行款缺筆以便考核

一所載序跋或鈔帙轉輾傳寫類多舛譌或槧
本字跡蠹落間有缺失凡無別本可據者悉仍

其舊雖顯然亥豕不敢以一知半解妄下雌黃

一標題一依原書舊式所增時代及撰著等字

兩宋樓藏書志

例言

以陰文別之

一一書而兩本俱勝者仿遂初堂書目例並存

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函宋樓藏書志目錄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卷一

易類一

卷二

易類二

卷三

易類三

卷四

書類

函宋樓藏書志

目錄

卷五

詩類

卷六

禮類一

卷七

禮類二

卷八

春秋類一

卷九

春秋類二

卷十

五經總類

四書類

卷十一

孝經類

樂類

卷十二

小學類一

卷十三

小學類二

函宋樓藏書志

目錄

卷十四

小學類三

卷十五

小學類四

卷十六

小學類五

卷十七

小學類六

卷十八

正史類一

卷十九
正史類一
卷二十
編年類一
卷二十一
編年類二
卷二十二
編年類三
紀事本末類
卷二十三
別史類
卷二十四
雜史類
卷二十五
詔令奏議類
卷二十六
傳記類一
卷二十七
傳記類二
卷二十八

百宋樓藏書志 目錄

史鈔類
載記類
卷二十九
時令類
地理類一
卷三十
地理類二
卷三十一
地理類三
卷三十二
地理類四
卷三十三
地理類五
卷三十四
地理類六
卷三十五
政書類
卷三十六
職官類
卷三十七

百宋樓藏書志 目錄

目錄類
卷三十八
史評類
卷三十九
儒家類一
卷四十
儒家類二
卷四十一
儒家類三
卷四十二
儒家類三
儒宋樓藏書志
目錄
五
兵家類
農家類
卷四十三
醫家類一
卷四十四
醫家類二
卷四十五
醫家類三
卷四十六
醫家類四

卷四十七
醫家類五
卷四十八
天文算法類
卷四十九
術數類一
卷五十
術數類二
卷五十一
術數類三
儒宋樓藏書志
目錄
六
卷五十二
藝術類
卷五十三
講錄類一
卷五十四
講錄類二
卷五十五
雜家類一
卷五十六
雜家類二

卷五十七	雜家類三
卷五十八	雜家類四
卷五十九	類書類一
卷六十	類書類二
卷六十一	類書類三
卷六十二	小說類一
卷六十三	小說類二
卷六十四	小說類三
卷六十五	釋家類
卷六十六	道家類
百宋樓藏書志 目錄 七	

卷六十七	離騷類
卷六十八	別集類一
卷六十九	別集類二
卷七十	別集類三
卷七十一	別集類四
卷七十二	別集類五
卷七十三	別集類六
卷七十四	別集類七
卷七十五	別集類八
卷七十六	別集類九
百宋樓藏書志 目錄 八	

別集類十
卷七十七
別集類十一
卷七十八
別集類十二
卷七十九
別集類十三
卷八十
別集類十四
卷八十一
別集類十五
卷八十二
別集類十六
卷八十三
別集類十七
卷八十四
別集類十八
卷八十五
別集類十九
卷八十六

函宋樓藏書志 目錄

九

別集類二十
卷八十七
別集類二十一
卷八十八
別集類二十二
卷八十九
別集類二十三
卷九十
別集類二十四
卷九十一
別集類二十五
卷九十二
別集類二十六
卷九十三
別集類二十七
卷九十四
別集類二十八
卷九十五
別集類二十九
卷九十六

函宋樓藏書志 目錄

十

別集類三十	卷九十七	別集類三十一	卷九十八	別集類三十二	卷九十九	別集類三十三	卷一百	別集類三十四	卷一百一	別集類三十五	卷一百二	別集類三十六	卷一百三	別集類三十七	卷一百四	別集類三十八	卷一百五	別集類三十九	卷一百六
-------	------	--------	------	--------	------	--------	-----	--------	------	--------	------	--------	------	--------	------	--------	------	--------	------

頤宋樓藏書志

目錄

士

別集類四十	卷一百七	別集類四十一	卷一百八	別集類四十二	卷一百九	別集類四十三	卷一百十	別集類四十四	卷一百十一	別集類四十五	卷一百十二	總集類一	卷一百十三	總集類二	卷一百十四	總集類三	卷一百十五	總集類四	卷一百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	-------

頤宋樓藏書志

目錄

生

總集類五

卷一百十七

總集類六

卷一百十八

詩文評類

卷一百十九

詞曲類一

卷一百二十

詞曲類二

烏程李宗蓮少青校

南宋樓藏書志

目錄

三

南宋樓藏書志卷一

存齋雜纂之六

經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易類一

周易鄭康成注一卷 元刊本

宋 汝儀王應麟伯厚甫纂輯

鄭康成學費氏易為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

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

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

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

一

撰德是也唯乾坤无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

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含艮

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

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

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

譏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獲剛助睽

自初至五成因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

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顛難

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書根源

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詒王儉書云

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間見于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學於此猶有考云然康成箋詩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

十二

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為彪猶豕之牙為互包荒讀為康錫馬蕃庶讀為蕃遮皆甲宅之皆讀為解一握為笑之握讀為屋其說近乎鑿學者益謹擇焉厥常喜新其不為妄茲者幾希矣儀王應麟識

康成注易九卷多論互體江左與王輔嗣學並立荀崧謂其書根源顏延之為祭酒黜鄭置王齊陸澄論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河北諸儒

專主鄭氏隋興學者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唐因之今鄭注不傳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合彖象於經蓋自康成始其說間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易詩三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應麟讀易之暇輯為此編庶幾先儒象數之學猶有考焉癸酉季夏哉生明汲古堂書

周易兼義十卷音義一卷 宋刊本

王弼注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

三

臣孔穎達奉敕撰正義

孔穎達序

周易兼義九卷釋文一卷畧例一卷 明閩刊本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正義

孔穎達序

易傳十卷附略例一卷 張紹仁校宋本

唐李鼎祚集解

自序

李鼎祚以易學顯名于唐方其進平胡論預察胡人叛亡日時無毫釐差象數精深蓋如此而

所注周易全經世罕傳焉鼎祚資人也為其州因斥學糧之餘鏤板藏之學官俾後之士因以知前賢通經學古其用力蓋非苟而已學錄鄉貢進士謝誨學正新鄭縣尉侯天麟校讎教授眉山史似董其事乾道二年四月甲午郡守唐安解于佩書

乾道元二先君子假守資中公退惟讀書不暫輟蓋亦晚而好易謂李鼎祚資人也取其集解命刊之學官病其舛脫則假善本於東潛巽巖先生然亦猶是也姑傳疑焉惟不敢臆以是正

臨宋樓藏書志

卷一

四

之茲四十有七年矣板復荒老且字小不便於覽者不肖嗣申之誤茲將 指敬大

字刻之清司尚廣其傳庶幾此學不遂泯云嘉定壬申三月甲子申之謹口

易之為書無所不通大焉天地之變細之鱗介之動數冥象索惟神之測聖師沒七十弟子喪後出之師各嶺其習故異同派焉晉魏之際傳者尤眾獨王氏為異摘去拘滯特論人事蓋得聖人所以為易之意是以歷代貴之列諸學官學者誦焉諸儒章句遂廢不著非好古博雅人

間鮮有傳者慶應壬午相府策賢良六題一出

此書素未嘗見賢良多下者是冬子放謫北歸

復官漢東至淮安太守平陽公館焉公先德學

士蜀之儒宗名為博古因問以請遂出先學士

所藏李氏易本俾子與其子彥孚習焉其書會

數十家章句取其合者著之其解卦異者家世

變正時來旁通玄體頗為煩悉若何范之為春

秋者其所取苟慈明虞仲翔為多而斥王氏李

氏之志也彥孚既授卒業且欲伸都官丈與先

學士之意因緘別本屬所親眉陽孫景初募工

臨宋樓藏書志

卷一

五

刊刻以廣傳布噫此書意例雖異其精者連環錯綜皆有理證似非一人之學所能舉意仲尼

之後師師相承以及翻爽豈易之道天地人鬼神萬化巨細無不貫後之學者不能兼明直順

所聞言之邪古之能事亡逸者多矣後或有惜之者況此書聖賢之遺旨所存乎他日有沉深

志古得之怡然以自廣斯亦平陽氏之世德也

矣時慶曆甲申七月甲子臨卽計用章序

此易傳李氏集解十卷次第雖不繆於古本但

其中之舛錯脫謬幾不可讀黃堯翁近從海濱

陳君仲魚借來汲古閣毛襄華伯影宋大字本
余因從蕘翁轉假以校此本影宋本後有王氏
畧例胡刻所無別校於程榮本上時適感冒風
寒力疾鈔補缺失雖自強其癖然使天壤間多
一善本流傳庶不爲虛費日力也乎嘉慶丙子
季冬張紹仁記

張氏金吾藏書志曰是書新唐書志作十七卷
崇文總目紹興續編四庫圖書目中與書目見
海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及李
氏自序俱作十卷則是書自宋以來止有十卷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

六

無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爲十七卷以
合唐志之又改序中一十卷爲一十八卷以
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而宋以來之卷次遂致
不可復識此本易傳十卷略例一卷猶是宋時
舊第中遇宋諱若貞若殷若恆俱缺末筆蓋影
寫宋嘉定重刊本也首頁有毛襄圖記

周易舉正三卷

明天一閣刊本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

自序

易數鈞隱圖三卷

舊抄本

趙氏小山堂舊藏

宋三衢劉牧撰

自序曰夫易者陰陽氣交之謂也若夫陰陽未
交則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則萬物安從而生哉
是故兩儀變易而生四象四象變易而生八卦
重卦六十四卦于是乎天下之能事畢矣夫卦
者聖人設之觀于象也象者形上之應原其本
則形由象生象山數設捨其數則無以見四象
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讚易也必舉天地之
極數以明成變化而行鬼神之道則知易之爲
書必極數以知其本也詳矣注疏之家至于分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

七

經析義妙盡精研及乎解釋天地錯綜之數則
語惟簡略與繫辭不偶所以學者難曉其義也
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數自太極生兩儀而下至
于復卦凡五十五位點之成圖于逐圖下各釋
其義庶覽之者易曉耳夫易道淵遠雖往哲難
窺于至曠收也叢生祖述誠媿其狂簡然則象
有定位變有定數不能妄爲之穿鑿耳博雅君
子試爲詳焉

易數鈞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

明人影抄宋藏本

宋三衢劉牧撰

自序

安定先生周易口義十五卷 明刊本

宋倪天隱撰

倪天隱序曰先生曰夫易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以垂萬世之大法三才變易之書也自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故又有九六以盡陰陽之數位有三畫以盡三才之道寫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以盡天下之用明健順動入止說陷明之體以盡天下之理然而伏羲之時世質民淳巧偽未興詐端未作故雖三畫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

八

亦可以盡吉凶之變自神農至堯舜莫不取法八卦之象以為大治之本歷夏商以及桀紂之世民欲叢生姦偽萬狀禮壞樂缺天下紛然故三爻不能盡萬物之消長究人心之情偽文王有大聖之才罹于憂患觀紂之世小人在位詐偽日熾思周身之防達憂患之情通天人之淵蘊明人事之始終遂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于逐卦之下為之彖辭故天地通變之道萬物情偽之理一備于此然謂之易者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也不易

也變易也故穎達作疏洎崔觀劉正簡皆取其

說然謂不易簡易者於聖人之經終妄殆甚且

仲尼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是

言凡興作之事先須正名名正則事方可成况

聖人作易為萬世之大法豈復有二三之義乎

按揚子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

又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云生生

之謂易是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蓋變易之

道天人之理也以天道言之則陰陽變易而成

萬物寒暑變易而成四時日月變易而成晝夜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

九

以人事言之則得失變易而成吉凶情偽變易而成利害君子小人變易而成治亂故天之變易則歸乎生成而自為常道若人事變易則固在上位者裁制之何如耳何則在位之人苟知其君子小人相易而為治亂則當常進用君子而擯斥小人則天下常治而无亂矣知其情偽相易而成利害當純用情實而黜去詐偽則所為常利而无害矣知其得失相易而成吉凶當就事之得而去事之失則其行事常吉而无凶矣是皆人事變易不可不慎也故大易之作專

取變易之義謂之周易者自伏羲畫卦文王重之又從而爲之彖辭至周公又爲之爻辭仲尼又十翼之數聖相繼其道大備于周故曰周易謂之上經者自乾坤至坎離三十卦謂之上經自咸恆至未濟三十四卦謂之下經然則所以分上下二經者以簡秩重大故分之也乾坤者天地之象坎離者日月之象故取以爲上經咸恆者夫婦之義既濟未濟人倫終始之道故取以爲下經先儒亦常謂不分之卽无損于義分之亦無害其實但以簡秩重大而分之也乾傳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

十

者乾卦名也傳傳也言傳述聖人之法以示萬世也

東坡先生易傳九卷 明刊本

宋蘇軾撰

了齋易說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陳瓘撰

易學辨惑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邵伯溫撰

讀易詳說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光撰

周易新講義十卷 日本刊本

宋龔原深甫撰

易之旨不明於世久矣神宗皇帝以道莅天下於是造士以經表通經者講於大學以訓迪四方時陸公佃詩孫公諤書葉公濤周禮周公常禮記而先生專以易授諸公咸推先生焉先生蓋王文公門人之高弟也三聖之所秘文公既已發之於前文公之所畧先生又復中之於後始而詳說之終以反說約故自熙寧以來凡學易者靡不以先生爲宗師因以取上科躋顯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一

十一

爲從官爲執政被明天子所眷遇而功名動一時者踵相躡而起至於今不絕也先生之於斯文豈曰小補之哉某獲從先生游二十餘年矣始見之廣陵乃先生廢黜之後也聽其言而視其貌未嘗戚然猶在太學也中見之京師乃先生復用之初也聽其言而視其貌未嘗欣然猶廣陵也晚見之西垣又見之東省又見之中臺先生之所以出入進退數數然矣恬不以爲欣戚亦無異於前日也頃聞其沒初無甚苦一旦正坐若隱几然而逝矣莊子曰死生無變於己

而况利害之端乎然則先生之於易非徒言之
躬行之矣是以言天下之至賤而不可惡言天
下之至靜而不可亂使人擬議以成其變化亦
易而已後之學者果忘言而忘象雖捐書可也
若猶篤志於韋編則先生之說方且與易皆行
而不朽亦何待於序乎姑以夫可以容聲者塞
其子見屬之意云鄒浩撰

易之為道體之則為神用之則為易由之則為
道聽之則為命言雖不同其實一也故無常體
也而以萬物為體無常名也而以萬物為名天

帝宋樓藏書志

卷一

十一

地之間高者下者小者大者動者植者无物而
非易也一陰一陽大化密移消息盈虛新故不
停終而復始无時而非易也无物而非易則是
无乎不 也无時而非易則是无乎不為也故
仰而觀之則易在天俯而察之則易在地中而
求諸人則易在人遠近縱橫而取之則亦隨所
取而得焉古之聖人之於是也常以所獨在已
而後以所同與人故體而行之則見於德業言
而明之則見於書以道也而皇以德也兩帝以
業也而王變化因革各以其時此體而行之者

也其象不可見也則作八卦以示其定象其變
動不可窮也則因八卦而重之其理於義也則
卦為之象爻繫之辭焉此之謂言而明之也體
而行之猶蓬蘆也其迹无足數者言而明之其
書具在其義則可言也繫辭曰神无方易无體
則是易之所在蓋不可以方體言也方體之中
備易之道具易之位可指以示人者唯天地人
之三才故作八卦之初則肇三畫以象三才之
定位至重卦而備六爻以象三才之變動說卦
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帝宋樓藏書志

卷一

十一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繫辭又曰生生之謂
易則是大而為天地細而為萬物无不待易而
也 之中其才足以配八卦其象足以明
八物故作為乾坤震巽艮兌坎離之八
卦則象以天地雷風山澤水火之八物說卦所
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
八卦相錯是也故以八卦而言重卦則八物者
象也而六十四卦者其變也學易者因象以窮
變因物以明道可也揚雄之言太玄也曰謹問
其姓而審其家觀其所遭遇劇之於事詳之於

數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則玄之情也得矣
此學易之說也龔原深甫

學經室外集周易新講義十卷宋龔原撰原字
深甫遂昌人少與陸佃同師王安石進士高第
元豐中爲國子直講官至寶文閣待制事蹟詳
宋史本傳宋藝文志稱原著易傳十卷續解易
義十七卷朱熹尊經義考則云未見東都事略
傳原著有易傳春秋解論語孟子解各十卷并
載有鄒浩一序按所云易傳疑卽是書晁氏讀
書志云宋王安石三經義當時俱頒學宮獨易

宋樓藏書志

卷十

十四

解以爲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又有
龔原耿南仲註易並行場屋考之宋楊時之說
曰龔原本王學一派其人其書似無足取

周易窺餘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曰窺餘竊易家餘意綴緝而成也老來
心志凋落健忘自覺所學漸次遺失恐他時兒
童輩有問浸就荒唐無有對故取平時所誦今
昔易學與意會者輒次第編錄時自省覽此窺
餘之所爲作所爲名序之所爲縷縷也伏羲氏

畫八卦古無異論至重卦則指名不一鄭康成

輩謂神農孫盛謂大禹史遷楊雄謂文王故謂
神農之說者曰未耨之利日中之市固已取諸
益取諸噬嗑豈應後來方重卦神農之說破則
盛以下自當無語矣孔穎達王弼又謂伏羲氏
始用著十有八變而成卦觀變之數則用著猶
在六爻之後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而書契之
作取諸夬重卦者非伏羲乎伏羲氏既畫卦又
爲重卦文王爲卦下之辭又分上下經孔子爲
十翼周公爲爻辭此易緯所謂三聖人而周公

宋樓藏書志

卷一

十五

不與者周公本文考之志而爲之舉文王則知
周公之聖也穎達既堅守弼論不移後之立異
相可否者猶未已要是指擿相勝無明白證據
當以王孔爲允復有疑者曰爻辭亦文王所作
非同公也此蓋不考明夷爾文王在羨里無自
謂文王之理亦不得先謂箕子爲明夷韓宣子
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公作爻辭
何疑馬融陸績皆知此意也繫辭曰知者觀象
辭則思過半矣又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
明吉凶遂又疑夫子不應自贊如此彖繫必文

王所爲也會不知卦下之辭乃文王所繫其所繫辭亦可謂之彖夫子于上下繫特贊序之與夫子所爲彖繫自不相礙范諤昌誤疑乾彖與文言重複而謂文王爲彖者亦此類也至于十翼之目亦復紛紛以彖象繫辭三者各分上下而與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號爲十者類達主之彖也大小象也上下繫辭也乾坤文言也而與序卦說卦雜卦三篇號爲十者胡且主之以象分大小而不以彖分上下且說爲勝以文言分乾坤似未安去古遠矣學者要當以意所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

末

安者爲是故兩存之以俟來哲通乎此然後可以讀易或問曰子爲書始屯蒙何也曰子於乾坤不敢談也易者天地萬物之奧乾坤則又易之奧聖人妙易書之神而藏之乾坤其所示人者猶委曲載之文言孰謂學者可以一言定乎尊乾坤而不敢論自屯蒙而往以象求爻因爻識卦萬有一見其髣髴則隨子索毋泐流尋源乾坤之微或可得而探也今始未敢妄有窺焉又問易自商瞿子木親受業夫子下抵漢魏專門名家者不勝計雖互有得失之論大槩不過

象義二者就其意趣不合最甚者惟李鼎祚王弼其專用象變三十餘家而不及義者鼎祚也盡掃象變不用古注而專以意訓者弼也子爲書爲象乎爲義乎曰有象則有義以義訓者不可以遺象也義不由象出是猶終日論影而不知形之所在偏于一而廢其一學者所以難了窺餘所不然也近世程頤正叔嘗爲易傳朱震子發又爲集傳二書頗相彌縫于象義之間其于發古人之奧爲有功焉但易之道廣大變通諸家不能以一辭盡有可窺之餘吾則兼而取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七

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載晉太康元年汲縣發舊冢大得古書皆科斗文字不可訓知獨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而無象象文言繫辭預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尙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謂上下經及十翼也以是考之漢之易已十二篇但經與十翼自爲篇帙非若今易之各附卦爻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謂王輔嗣象本釋經欲相附近故辭與象各附于當爻要之取古本輒相分合二子不容無過然于聖人

之旨未大悖也併見于序之末紹興壬申正月
旦觀如居士山齋書

六經載道而易其原最深遠也矣始惟有畫以
盡三才萬物之理後乃有辭以盡其畫之所象
最後吾夫子爲之十翼易其無餘蘊矣後世諸
儒各以臆見爲之訓詁無慮數百家然弗合併
互有得失非博雅君子學通繫象之表識達變
通之微未易探討而折衷也故資正殿學士東
陽鄭公少以文行爲鄉先生于書無所不通而
尤邃于易其論議慷慨操履端亮入登禁案出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

六

撫邊陲壯猷遠略皆自其學發之晚歲謫居封
州乃爲易解名之曰窺餘則兼而取之歲在戊
午禮部試進士公參掌文衡予偶得中因登門
拜公一見知其爲天下偉人特未見其書及乙
未春予再守長樂公之子良嗣持憲節于此邦
因得是書觀之研味累日不能廢手雖參取諸
冢之長而斷自己意文與義貫理與象互讀之
使人渙然冰釋其于易道誠非小補予淺陋荒
唐安足以知之公諱剛中字亨仲嘗爲禮部侍
郎以樞密都承旨宣撫四川其遺愛在蜀其事

業炳炳在人耳目其出處載之國史今其子又
有學問能世其家收拾遺藁爲十五卷將鈔版
傳諸學請序以冠其首予逡巡退避其請益勤
因爲之言涓熙乙未年十一月一日莆陽陳俊
卿序

易更三聖世歷三古秦火以卜筮不焚漢興隨
立學官在六經最古最爲完書此天也非天也
非知道者于辭象變占俱通未易與言而唐孔
穎達正義顧主王弼解弼用費氏本劉向校中
秘書謂費本與古文同而班史不敘以從受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一

五

何之學出于孔子授商瞿瞿之傳具有次第今
世有子夏易亦謂孔子所授乃用鄭元取象象
經王弼取文言附乾坤二卦後本蓋僞書也若
費氏長于卜筮惟以象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
經弼用費本于卜筮略不及而習尚清談出入
老莊第知言者尙其辭一端耳穎達因象數難
通迺一切屏棄商瞿而下諸家雖鄭元注具弗
敢自是說易者不過假借以馳驅其文章粉藻
其意見于易何預者五星聚奎斯文興起濂溪
周子康節邵子皆得三聖之秘周尙理邵兼數

然不可異觀也伊川程氏師周友邵晚為易傳用辭明理漢上朱氏徧考自漢以來羣儒訓釋旁引曲暢而以周程邵之說會通之學者得以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矣北山先生資正鄭公紹興中宣撫全蜀取忌秦檜斥居封州閉門讀易筆為窺餘後百餘年元孫足老攜手澤三大編相示桂伏讀竟始悟其合伊川漢上二解而一之者其時程學尚多異議朱所進書未行于世而公知兼取所長其識見豈穎門曲學可及耶昔陸宣公貶忠州錄集驗方朱紫陽議其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唐子西謫惠州名其居室曰易庵其記援陶隱居云注易談猶不致殺人注本草談則有不得其死者子西謂注本草一物之談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子遭矣公不錄醫方專志易學此暗合于子西之微旨而非止于宣公之全身遠害也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昔公在宣和靖康時窮甚矣繼以進士上第躋顯仕可謂變且通矣而竟厄于檜既通而窮故在封川將玩諸易以圖其不終窮而公終于窮豈窮者其果不能變則通乎嗚呼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

辛

安得起公于九原而與論易道窮變往來上下之故哉後學潘桂百拜謹識

紫巖居士易傳十卷 舊抄本 吳槎名舊藏

宋張浚撰 前有易論

曾王父忠獻公潛心於易嘗為之傳前後兩著藁親題第二藁云此本改正處極多紹興戊寅四月六日某書斯為定本矣獻之頃嘗繕錄之附以讀易雜說通為十卷藏之於家忠獻嘗與屏山劉公書云無他用心惟靜默體道卒究聖人心法又答滄庵胡公書云杜門亦惟聖賢之道是求夫求而得之者其在是矣惜其傳之未廣揭來春陵刻于邵齋與學者共之嘉定庚辰仲冬吉日曾孫獻之百拜謹書

周易本義十卷 明覆宋本

宋朱熹本義

易圖

贊

筮儀

每卷後有敝原後學劉空校正一行

象占易本義也伏羲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

壬

皆以象與占決吉凶悔吝各指其所之孔子十翼專曰義理發揮經言豈有異旨哉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互相發而不相悖也程子以義理爲之傳朱子以象占本其義革每合而讀之心融體驗將終身玩索庶幾窮過昨刊程傳于章貢郡齋今敬刊本義于朱子故里與同志共之於朱子有言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必然之應也夫子曰不占而已矣咸淳乙丑立秋日後學九江吳革謹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

圭

宋沙隨程迥編

迥嘗問邵康節以易數示吾家伯淳伯淳曰此加一倍法也其說不詳見於世今本之繫辭說卦發明倍法用逆數以尙占知來以補先儒之闕庶幾象數之學可與士夫共之不爲識緯瞽史所惑於聖人之經不爲無助也昔陸績讀宋氏太玄曰太玄大義在揲著而仲子失其指歸雖得文問義說大體乖矣迥亦以是論易紹興三十年夏五月沙隨程迥題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易類二

復齋易說六卷易象歸元一卷

舊抄本

宋趙彥肅撰

右易說六卷復齋趙先生所述也是書觀象玩爻无一字外來研精覃思无一辭苟發出白胸臆无一句襲蹈前人者蓋先生篤志於道壯歲有覺盡棄舊習惟易是究其探賡鈎深簡嚴精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

一

切自它人數百千言不能該者纔約之以數語書雖不多一生精力實於此乎在疾且革仲可入省先生力疾起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无一句用得亦无一句用不得嗚呼先生所造固不滯在言語文字間矣卒後二十有六年郡太守莆陽許公取是書刊焉命仲可識其後因識其啟手足之語以論觀者嘉定辛巳五月朔門人喻仲可敬書

余聞復齋先生趙公之言久矣假守嚴陵既逾年公之門人喻仲可始攜其所著易說六卷見

過余肅觀之其體察也精其推研也審其措辭不苟其析理不浮蓋深窺乎爻象之變而洞達乎陰陽之情者也嗚呼如公之賢而無後余懼其久而或泯因屬翰君校勘刊置公之祠堂與志學者共之併以公之行實大概刊附于後俾來者有攷焉嘉定辛巳六月望莆陽許與商謹識

復齋行實

楊氏易傳二十卷 明刊本

朱實謨閣學士慈谿楊簡敬仲著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

二

誠齋先生易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實謨閣學士楊萬里廷秀著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僚窮其居常其

道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道者出可哲隱可淑肯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顏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攬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遁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

三

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問諸先儒先儒聞之三聖三聖問之天淵熙戊申八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臣寮上言臣猥以庸虛誤蒙聖恩擢實經筵使以周易備員進講自惟固陋無以仰贊聖學之懿徒思罄竭以效涓埃臣竊見故實謨閣學士楊萬里有德有言縉紳景仰臣嘗見其所著易傳始於上經終於繫辭備行箋釋其於天人之

蘊事物之理微顯闡幽坦然明白近時易學未見有過之者乃深自悶藏不以輕投意欲俟後世之知今遇聖明理難終晦臣愚欲望聖慈降付三省劄下吉州令具筆札就其家取本抄錄委官點對繕寫投進以備經筵講讀豈惟愚臣得沾一溉之益以仰贊新熙之明亦使著書立言之士得顯行於聖世實天下學士大夫之幸取進止奉行依

承議郎前權通判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孺狀申准本州公文備准省劄照對先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

四

父故實謨閣學士楊萬里生前所著易傳益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稿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平生精力盡於此書然自以發揮其所學初非微覲於當時尙未敢云私淑諸人夫豈望微聞於上茲承州牒備准省劄爰因臣寮之上奏遂辱君命而下取惟先父著述之勤苦乃一旦昭升而顯行葺爾不省之孤兒矍然祇奉於明詔欣逢聖世敢匿父書敬拜給劄之恩謹出遺編之帙所有先父易傳一部二十卷約十五萬字家藏見在乞繕寫申發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刪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與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无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无餘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挹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絕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爲天地纖之爲毫末顯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

五

之爲人物幽之爲鬼神明之爲仁義禮樂微之爲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博以崇是書也其蘊道之玉府陶聖之大鈞也與季札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與抑諸國皆有而吳未有與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義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

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長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與抑已作而未出與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疎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觀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與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嘉泰甲子四月八日萬里後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

六

張時徹序 嘉靖四十二年

易傳燈四卷 舊抄本

宋徐總幹撰

先君總幹幼年習聲律自後喜經術而厭靡繁由是再更六典紹興初嘗師東萊呂先生祖謙說齋唐先生仲友從宋先生真卿書堂因見壁間伏羲先天八卦圖象篤志學易佩服師訓蚤夜究心嘗應試漕闕兩預薦書皆以是經先君重道義而輕利祿薄奔競而安恬退隱居易堂精研先天之學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係

國家興衰治亂之時用寶慶間遂作周易大義繼作衍義續作傳燈究先哲之微言期後學于同歸去文應互體等說越數十載方脫稿先君初意為子孫歎多皆欲叔以斯文故作是書非欲自侈其學也愚不敢私即取而公之悉錄諸梓不惟不秘先君之志而先君之學亦于是乎傳矣寶祐丁巳仲春既望季子徐子東敬繫

宋東萊呂祖謙編

周易玩辭十六卷 影元抄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

七

宋江陵項安世述郡陽馬廷鸞點校

虞集序

徐之祥序 大德丁未

馬端臨序 大德丁未

自序 慶元戊午

自跋

樂章跋 嘉定辛未

周易總義二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易旂撰

易以總義名者總卦爻之義而為之說也昔者

聖人作易得於仰觀俯察者八卦之畫而已後有聖人者作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貫天理于人事之中而後知有顯必有微有體必有用惟能識義理之總會然後卦爻之指歸可得而明也山齋易公先生蚤歲讀易講明是理久矣嘗舉大綱以示學者曰大易者元氣之管轄也聖人者大易之權衡也先生之學其梗概見於乾坤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則自元而至於貞坤則自元而反於貞此天道所以流行而不息先生於二卦首發是理然則濂溪周子所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者先生固已默會之矣元亨利貞至理無妄五性于是乎始萬善于是乎出天下之事于是乎標準易之六十四卦皆是物也先生侍經筵日嘗以是經進講燕居之暇復取是而研究之閱二十餘年優柔厭厭渙然水釋于是略訓詰明大義合諸家之異而歸之于一每卦各列爻義總爲一說標于卦首欲其倫類貫通而學者有所攷明焉既又爲舉隅四卷裒象與數爲之圖說蓋與此書可以參攷云紹定戊子夏四月旦門人朝議大夫知信州軍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

八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僊居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章謹序

周易總義二十卷 舊抄本

宋長沙易祓學長沙邵夢祥校正

長沙易彥章問學該貫爲時聞人余與與之交聞闕久矣 謝侯鼓其所著易總義舉隅二書且以遺予欲使序之竊謂 爲書廣大悉

備註釋者自鄭玄馬融以下無慮數千百家至康節抉象數之秘而不離乎道濂溪

二程闡義理之宗而不離乎數道爲天地範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

九

數爲天地經緯先賢之所得者在是彥章兼舉

而並明之其用力誠不淺矣予邵事僅億得閱其大略故爲書此紹定四年立秋前三日眉山

李重書于武信玉山堂

秦軒易傳六卷 東洋刊本

宋清源李中正伯謙撰

秦軒李先生以易鳴吾邦久矣游從每聽講輒抄錄然僅得一二而未獲睹其全今其書編次

已就緒凡卦爻之義皆於六畫中求之真有得三聖之心而非區區訓詁之末其有功於吾道

也不淺洪枋榆晚後喜其刻梓之成也於是乎書嘉定上章執徐十一月重光大淵獻廣川董洪跋

學經室外集秦軒易傳六卷宋李中正撰中正字伯謙清源人案宋史藝文志不著錄諸家書目亦未載其名是編日本人用活字板擺印凡言易者非泥陰陽即拘象數此則專明人事于起伏消長之機隨事示戒非空談者可及惜繫辭以下本闕卷首乾卦九三以上及卷二之觀卦亦闕然宏綱巨指尚可推尋如解否之匪人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

十

不利君子貞云不利作一讀而君子則無往而不貞也于益卦六二云或益之十朋之龜龜弗克違天助之也天人兩助而能永貞以盡臣節錄存其說以備讀易者之參考焉

周易要義十卷

舊抄本

宋楊了翁撰

長孫無忌等上六經正義表 永徽四年

周易詳解十六卷

文翻閣傳抄本

宋李杞撰

經學不可以史證經學必以史證此吾為書之

病也亦吾為書之意也夫聖人之經所以示萬世有用之學夫豈徒為是空言也哉故經辨其理史紀其事有是理必有是事二者常相關而不可闕一焉自後世以空言為學歧經與史為二尊經太過而六經之書往往反入於虛無曠蕩之域吁是亦不思而已矣夫經固非史也而史可以證經以史證經謂之駁焉可也然不質之于史則何以見聖人之經為萬世有用之學也耶且易之為書蓋聖人憂患之作于以同民吉凶而使之趨避焉者也易書既作凡所以避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

十一

凶趨吉酬酢泛應者在天下日用之際有不窮之妙是易之為易是聖人應世之書吉凶悔吝治亂安危得失禍福之理之所萃焉者也而奈何以空言學之乎文中子曰易聖人之動也于是乎用之以乘時矣夫時變之來無窮而易之理亦與之無窮善用之則吉不善用之則悔吝古之聖人所以周流變化而前民之用者皆用易之妙也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伊周之達孔孟之窮在天下有如是之時在易有如是之理在聖人有如是之用蓋不獨十三卦制器尚

象爲然而孰謂可以虛文而輕議之也哉故吾於易多證之史非以隘易也所以見易爲有用之學也因取文中子之言而以用易名編嗚呼學易非難而用易爲難吾其敢自謂能爾乎嘉

泰癸亥六月望日謙齋居士李杞子才序
二易備遺十卷 舊抄本 趙素門舊藏

宋東嘉朱元昇日華述
中書省照劄 咸淳八年

林千之序 癸巳

葛寅炎序 咸淳癸酉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

十一

自序 咸淳庚午

男士立誌 元貞乙未

周易程朱先生傳義附錄二十卷 元刊本 周松壽舊藏

宋後學天台董楷纂集

自序 咸淳丙寅

自識

朱子周易五贊

筮儀

易圖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小

字雙行每行二十二字小點口卷中有周春白文方印松霽朱文方印

周易集說不分卷 元刊元印本

宋林屋山人俞珍集說

古者三易皆掌於太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好易與七十子之徒雖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猶爲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別出爲焦贛爲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直惟以象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

十一

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實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爲同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潛竊問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

阿異不為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之集說有焉
潛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讀者所宜知也秦定
元年十月甲子金華黃潛序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為之說也曷為善
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
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育辭文王作上下經
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
象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
盡在於畫詎可捨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
捨畫而玩辭捨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一

十四

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
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無倡於前晉韓康伯
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於唐諸儒
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
韓而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
亦必為之回護由是二百年間皆以虛無為
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掃虛無之弊聖
人之本旨始明奈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
則以義理為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
數為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為兩家義畫周經亦

為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
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本於畫理不外於
象聖人之本旨於是乎大明焉珍幼承父師面
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
又有程朱二公所未言者於心蓋不能無疑乃
厯考諸家易說披其英華為一書名曰大易會
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
諸說之善而為之說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易
集說云元貞丙申五月六日林屋山人俞珍玉
吾叟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

十五

予生平有讀易癖三十年間雖隆寒大暑不輟
每讀一字一句而有疑焉則終日終夜沉思必
欲釋其疑乃已洎得其說欣然如獲拱璧親戚
朋友咸笑之以為學雖勤而不見用于時何乃
不知時變而自苦若是耶予則以理義自悅猶
芻豢之悅口蓋自得其樂罔知所謂苦也粵自
至元甲申下筆解上下經并六十四象辭與夫
彖傳爻傳文言傳期年而書成改竄者二十餘
年凡更四稿或有勉予者云日月逝矣繫辭傳
及說卦序卦雜卦猶未脫稿其得為完書乎予

亦自以爲欠至大辛亥自鄱陽歸吳憇海濱滄
舍地僻人靜一夏風涼閑坐無所用心因取舊
稿繫辭傳讀之不三月并說卦序卦雜卦改竄
皆畢遂了此欠噫予髮種種矣嚮嘗與予共講
明者如西蜀苟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葉西莊
鄱陽齊節初悉爲古人獨予未亡今也書既完
矣癖旣瘳矣則當自此收心歸腔以樂餘年留
氣煖臍以保餘生弗復更自苦矣如易經考證
如易傳考證如讀易須知如易圖纂要如六十
四卦圖如古占法如卦爻象占分類如易圖合
璧連珠如易外別傳乃予舊所編者將毀之而
兒輩皆以爲可惜又略加改竄而存于後皇慶
癸丑四月十四日石閭俞珍玉吾叟誌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

七

二十五日謹誌

下經後跋曰嗣男仲溫點校孫貞木繕寫錢梓
于家之讀易樓至正九年歲在己丑十二月朔
旦誌

彖傳後跋曰嗣男仲溫校正命兒植植繕寫謹

錢梓于家之讀易樓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八月
旦謹誌
案此元刊元印本上經抄補每葉二十四行每
行二十字版心間有存存齋刻四字卷中有汪
士鐘曾讀朱文長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

七

爾宋樓藏書志卷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易類三

易象義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丁易東撰

易者未定之辭也其雜物取象尚可知也故三百八十四爻者其例有深有淺間而出于人事焉以明物象者皆人事也而實則主象也象元數也竊意其元吉永貞无咎者其最下之占辭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

耳未成象也乃具象之云云猶有物也凡占道皆如此也充類有出于具辭之外者必可見之象也謂三百八十四爻為三百八十四事而三百八十四事為易止此足以盡天下後世之變者愚儒之論也又有擬易而并擬其名擬其辭如重言重義者尤愚儒之論也後有知來者其為物必非前世之所有則具占具辭亦未必今世之所有也故易者常易也惟易為无穷易故无穷也自伊川說理而象之不可通者通康節衍數而物之不能言者言不可通者通經義也

不能言者言聲韻也不言理不言數而一出于占筮占筮是已然使執本義者坐簾肆日問人而不知變其占必窮何則未得其所以易也吾今日之易易昨日矣奈何株而守之易者神明之道也隨所感而生焉有若啟之者焉而象外有其象辭外有其辭矣庶幾哉漢上為講其辭之所由生象之所自出易故至是始極矣雖然以互變飛伏求之不得于互必得于變不得于互變必得于飛伏類多方遷就以求其已成之辭使必通而不知當日之可取象者尚多也何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

二

以不為彼而為此又何以變而又變而各為其道而或出于飛伏而復返乎其初何其無法亡法而无定操以至此也豈作者意也此則漢上之功而漢上之過也武陵丁石潭君為象義覈漢上而博諸家其潔靜也不雜得易之體其互變也不泥得易之通疏而明漸而近其不可為典要也未嘗不出于典常而可以為訓雖先儒復起其辯不與易矣而又未嘗有意于辯也自吾見近世成書若此者少至大衍索隱橫豎離合无不可考則自得深矣易肇于氣成于數象

與辭雖其子而胎息遠矣君能得之于大衍之先又能衍之于大衍之後則聲韻律呂將无不合而經世之所以知來者具是象與辭如響矣君成書如屋年如加我旦暮尙見之甲午春二十二日廬陵劉辰翁序

易之爲道大而天地風雷細而鱉蟹羸蚌之屬无不寓入卦之理亦猶莊子言道在瓦礫稊稗亦猶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謂之象然不特爲鼎爲隕爲飛鳥爲虛舟之類而已觸類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三

三

而通之若以巽爲繩直遇坎爲矯輮又是一事坎爲盜遇離爲甲冑干戈又是一事坎爲心病又爲耳痛遇兌爲巫又是一事也易无盡用卽此可推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自此以往巧愿不能得而况其凡乎知此語則知易取象之物類同是一機本无間隔惟昧者莫之知也噫是易也言理至于程伊川極矣言象類至于朱漢上精矣倪兼三有云若二書爲一庶幾理與象數兼得之誠篤論也石潭丁君漢臣觀象玩辭探賾索隱用功于易亦既有年

謂伊川既詳于論理則畧于論象自謂止說得七分正以是也眞足以窺伊川言外之旨又謂朱漢上之說原于李鼎祚然則鼎祚或失于泥漢上微傷于巧木若博採兼收而要其大歸此象義一書所由作也其序曰錯之以三體綜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就使諸老復生不易斯言矣試舉其大畧以明之如坤納乙故稱帝乙兌納丁故稱武丁巽爲白故曰素履乾爲衣故曰桑扈燕爲燕安之燕爵爲爵祿之爵鳴謙以兌口而鳴熏心以離火而熏巽爲髮

詠宋樓藏書志

卷三

四

加震之竹則有簪之象乾爲玉用玉于東方則有圭之象巽爲繩則有係與維之象兌爲毀拆則有甃與漏之象至于豚魚不宜析爲二物濡首不當泥諸飲酒邱園實取義于艮山弓輪蓋取義于坎月事事皆有祖述而非傳會也字字皆有據依而非穿鑿也雖本之鼎祚漢上而推虞翻干寶諸子之所長故能萃聚而成一家之書伊川易傳三分之一未說者至是補其缺而會其全是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惜不令兼三見之也予恐洩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

殊裂元氣不得不為負琴者竊議于松下矣而
 何言之敢贊抑余尚記往年初入館湯東澗為
 少蓬時有以易解進者下秘省看詳東澗因謂
 余曰曾茶山有易釋象五卷鑿鑿精實發漢上
 所未發余深以未見其書為恨今于石潭象義
 而有得雖不及見茶山之易亦无可憾矣于是
 乎書至元二十八年病月朔古甲李珪確圭序
 易之道其神乎以象數則象數不可窮以下筮
 則占驗不可違以義理則義理之妙愈求而愈
 遠象義之作石潭之得于易者深矣或曰易窮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

五

理盡性以至于命之書也近代河南氏之易學
 者宗焉以其根于理也今專以象言得无蹈諸
 儒一偏之失乎噫天下无理外之物河圖未出
 此理在太極六爻既畫此理在易象以象觀象
 則易无非象以理觀象則象無非理舍象以求
 易不可也舍理以求象可乎哉善乎石潭之言
 曰不得于象則不得于理不得于理則亦不得
 于象是書也當合河南氏之易互觀之至元中
 秋朔杭山寓叟章鑑書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象辭變占而已矣予少而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

六

學易得王輔嗣之註焉得子程子之傳焉得子
 朱子之本義焉王氏程子明于辭者也子朱子
 明于變與占者也獨于象无所適從焉逮壯游
 四方旁搜傳註殆且百家其間言理者不可縷
 數若以象言則得李鼎祚所集漢魏諸儒之說
 焉朱子發所集古今諸儒之說焉馮儀之所集
 近世諸儒之說焉間言象者則有康節邵氏之
 說焉觀物張氏之說焉少梅鄭氏之說焉吳興
 沈氏之說焉京口都氏之說焉長樂林氏之說
 焉恕齋趙氏之說焉平菴項氏之說焉節齋蔡
 氏之說焉山齋易氏之說焉樸卿呂氏之說焉
 古為徐氏之說焉是數家者非不可觀也而邵
 氏張氏則明易之數本自著書非專為卦爻設
 也沈氏都氏則明卦之變趙氏項氏易氏馮氏
 徐氏則明卦之情蔡氏徐氏祖述本義皆非專
 為觀象設也林氏之說則反覆八卦既為朱子
 所排鄭氏之說又別成一家无所本祖其專以
 說卦言象者不過李氏鼎祚與朱氏子發耳朱
 氏之說原于李氏者也李氏之說原于漢儒者
 也李氏所主者康成之學于虞翻荀爽所取為

多其源流有自來矣然漢儒之說于象雖詳不能不流于陰陽術數之陋朱子雖兼明于義而于象變紛然雜出考之凡例不知其幾焉良以統之无其宗會之无其源也子病此久矣山林无事即眾說而折衷之大抵易之取象雖多不過三體所謂本體互體伏體是也然其為體也有正有變故有正中之本體有正中之互體有正中之伏體焉有變中之本體焉有變中之互體焉有變中之伏體焉正非中正之正但謂其卦體皆本漢儒及唐李氏近世漢上朱氏非余之臆說也但其中卦爻先儒取象有未盡者亦以

其例推之其餘凡例固非一途要所從來皆由此三體推之耳蓋以正體取象者不待變而其象本具者也以變體取象者必待變而其象始形者也故自其以正體示人者觀之正而吉而无咎者變而凶則悔吝也正而凶而悔吝者變則吉則无咎也自其變體示人者觀之變而吉而无咎者不變而凶則悔吝也變而凶而悔吝者不變則吉而无咎也兼正變而取象者可以變可以无變惟時義之所在也是可但論其正不論其變乎夫易變易也先儒言理者皆知之矣

至于言象乃止許以正體言不許以變體言凡以變言象率疑其鑿是以易為不易之易不知其為變易之易也既不通之以變易之易則无怪以象為可忘之筌蹄也既以象為可忘之筌蹄毋怪以象變之說率歸于鑿也故善言易者必錯之以三體而綜之以正變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易之象可得而觀矣予于是竊有志焉是編之述因象以推義即義以明象固錯之以三體綜之以正變而必以正中之本體為先而其餘諸體則標于其後又以示主賓之分也至于言數雖非專主而間亦及之也蓋將拾先人之遺補先人之缺云耳雖因辭明理不如程子之詳言變與占不如朱子之約至尙論其象自謂頗不失漢儒之舊于李氏鼎臠朱氏子發未敢多遜焉後之言象者不易我言矣于是而玩索焉上可以溯漢儒之傳亦可免漢儒之鑿庶幾君子居觀之一助云作周易象義柔兆陶茂蕤賓甲午武陵丁易東序

易之為書自王輔嗣以前漢儒專以象變明辭固失之泥及輔嗣以後又止清談解義于象變

絕無取也伊川純以義理發明固為百世不刊之書然于象變則亦引而不發康節雖言象數然不專于象象發明朱子歸之卜筮謂邵傳義經程演周易得之矣其于象數也雖于易學啟蒙述其大槩而本義一書尙多闕疑僕用功于此有年矣竊謂泥象變而言易固不可舍象變而論易亦不可于是歷覽先儒之說依本義體分經與象象各為一編大率以理為之經象變為之緯使理與象變并行不悖庶幾不失前聖命辭之本旨以示初學使其知其大意云易東又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

九

序

讀易舉要四卷 舊抄本

宋俞琰撰

易圖纂要一卷 元刊本

宋俞琰撰

勿軒易學啟蒙圖傳通義七卷 舊抄本

建安後學鰲峯熊禾去非述

陰陽進退互為其根易之謂也在天地則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消息盈虛而凡品類之生成盛衰事變之憂危得失無非易也在簡書則剛柔

相摩八卦相盪往來交錯而凡象變之奇偶九六辭占之吉凶悔吝無非易也雖然天地之易數泄於河洛聖人之易道載於簡書聖人之所以作易開物成務者豈假於心思知慮而為之耶蓋有以見夫天地之間運而萬物近而一身無一而非陰陽之氣所為則無一而非陰陽之理所寓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數於是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其為書也廣大悉備以類乎物情其為教也潔靜精微不可為典要義文周孔之易其有功於天地後世也大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

十

矣學易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及民庶隨用隨足而其所以修齊治平之道亦豈外于是哉秦漢隋唐之間人喜談易而類不知此術者泥於象數而不察乎天理之微儒者淪於虛無而不驗乎人事之實而其所以言易者一皆支蔓偏曲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而易道晦矣子朱子者出宗邵子之傳合程氏之說作易本義啟蒙而易道復明其有功於義文周孔豈小補哉迨夫朱子既沒未百

年而當時學者寢失其真于是曾祖勿軒憂之復著通義四篇以承其統為卦則本自太極而儀象爻畫之生有不可過為著則分合進退而縱橫順逆無往不值河圖洛書因指其為陰陽進退之相交而先天後天亦明其為陰陽進退之相交也以至卦劫之數則以三四五六之中各以一為進退之交過據之數又以九八七六之中各以一為進退之交也及其末又附以古人占法以見隨時變易之義焉凡若此者固將發揮乎朱子之易由朱子之易以明乎義文周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

十一

孔之易也嗚呼易有聖人之道豈易言哉方其未畫在物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此時此際孰為進孰為退所謂太極無為是也及其既畫則至虛至靜之中而象數已具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矣朱子嘗曰易只是卜筮之書又曰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此書雖推本卜筮之原而陽主進陰主退亦其遺易也陳蒙正曰朱子孔子之孝子勿軒可謂孝於朱子者矣信夫雖然先祖著述如五經四書訓釋固多傳于世者惟此篇

未及玩叨登第任將樂令恐其久而溷沒遂壽梓於龍峯書院故序其源流如此若夫能發揮其微言奧旨則有俟乎君子大元至正癸巳仲秋既望曾孫熊坑謹書

案此書 四庫未收

易纂言十卷 明刊本

元吳澄學

焦竑序 萬曆甲寅

易纂言外翼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吳澄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

十二

自序曰義皇卦畫先後一定自然而然文王分八卦為上下篇改移其次八經卦之純體合體者為之經四十八卦之雜體者為之緯述卦統第一
六畫卦之不反易者八其反易者二十八為五十六卦奇陽偶陰無獨必有對或上下二篇相對或上下各篇自對二體之互易者亦然述卦對第二
義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體既成而推其用則無窮矣乾坤變而為六子十辟六子

十辟變而為四十六卦述卦變第三

每卦以一畫為主无妄之傳所謂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也述卦主第四

易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剛畫變則化柔柔畫變則化剛而一卦可為六十四變述變卦第五
重卦有上下二體又以卦中四畫交互取之二三四成下體三四五成上體述互卦第六

義皇所畫之卦畫謂之象文王所名之卦名謂之象象辭爻辭汎取所肖之物亦謂之象述象例第七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

三

聖人畫卦以明天道生著以前民用象爻之辭為占設也述占例第八

辭有象辭有占辭象之中亦有占占之中亦有象既互見矣猶有遺者復掇拾之通謂之辭述辭例第九

揲著十八變而成一卦以動者尙其變謂著之變也述變例第十

義皇心契天地自然之易將畫八卦而有龍馬負圖出于河此易之原也洛書後出神禹因之敘九疇其河圖之配與述易原第十一

敘九疇其河圖之配與述易原第十一

邵子著書立言無一不本于義皇之卦圖楊氏自三才之三起數而誤太元司馬氏自五行之十起數而誤潛虛蔡氏自九疇之九起數而誤

洪範皇極內篇皆易之派也然邵子從容乎義畫之內三家則奔迸乎義畫之外矣邵其經流之派揚馬蔡其支流之派與述易流第十二

凡十二篇是為易纂言外翼云
周易集傳八卷 影寫元刊本 周松雲舊藏

元廬陵龍仁夫學 每卷末有男陽壽校刊五字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

四

易學變通六卷 抄本
元曾貫撰

周易原旨六卷易原與義一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元洛陽後學保八述

皇帝聖旨裏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臣保八言伏以光奉詔書甫正貳儲之位敬敷易道少裨緝熙之功天啟昌期

自龍圖之畫既泄而象數之學肇開至六十四卦以成書為百千萬年之明 義文孔子發先

治竊謂

天之美京費王弼廣後世之傳豈但求語下之筌蹄又當參胸中之關鍵凡蠡測管窺以探精義皆銖積月累以用深功苟得其真敢私以秘臣保八誠惶誠懼叩頭叩頭敬惟皇太子殿下英負岐嶷茂德淵冲民望具瞻其仰重離之照政機多暇式昭幹蠱之勤方恢邦家太平之宏基宜得帝王相傳之要領用師諸古有益於今臣保八幸際清時輒申丹悃不揆淺庸之素學冒干投進於青宮冀虎闔齒胄之間特加披閱在鶴禁延儒之頃更賜表章臣保八無任瞻仰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

五

忤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牋以聞臣保八誠惶誠懼叩頭叩頭謹言太中大夫前黃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臣保上牋
用易者惟聖人乎以前民之用開物於庖犧而神農黃帝堯舜及湯文武周公孔子皆以用易經世而禹不與焉九章不與八卦經緯乎易之道參於天兩於地而十百千萬億兆於人心羸不能灰劉不能鑿山林獨往之士退藏於易求以無用於世而易未嘗不用神農黃帝堯舜湯武之上天以義文姬孔之心法盡以歷數

世祖皇帝用乾元以統天
用坤元以疆地用 皇以貴王賤霸用易以首書次詩遂開億萬世之 寔陰陽之今帝道為皇元運方啟何為之載九之象地為之滿百之莖普庵傳聖人之全經以善其用於今日必有無體之體妙參四聖人之純心於三千七百年之上者彼負苓採菹之子伊川程子晚作易傳於涪之譙巖謂至微者理至著者象故有體用一源之八字辭變占象皆在焉其於乾卦首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

六

曰重乾為乾乾天也故言天之體天之功用妙用而於文言君子體仁則曰體仁者體元也然則乾元用九元者體也九即九也體與用未嘗相離必體立而用以行體有陰陽上下內外往來虛寔之不同晦庵朱子每以程氏紹周繼孔發明奧旨而學者未能悉究是以原象則曰交易為體此往彼來變易為用靜時亦有動理定既寔事來尚虛體用一源之義孰有外於此者乎普庵於易為圖象為原旨見示予病毫惛塞驚歎之餘書於虛谷方公之末丙午明年春熱

食日陵陽年歲跋年八十有一

易謂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故八卦虛中待用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如青天白日之可睹其爲茂彰人文重植世教豈言語字義之末哉聖學湮沒易經淪廢趨而眩俗者祇以卜筮存之大道不明彝倫將墜今普庵天稟靈秀沈機探索磅礴羲皇夢寐周孔殆三十年注易成編攜至西浙不恥下問因以九卦相與磨礪軒豁洞悟又且十年心益堅固徵序於余勉爲之辭故舉發大塊神明萬有其噓而温吸而寒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

七

舒而朔斂而晦宰有形之理定不物之命則當求之於無思無爲之境而得之於一動一靜之間謂太極者在是矣其見於日用行常察之於飛潛淵躍消長少差進退少背則初福陵谷何待挾龜布策然後知之聖人將以洗心易慮退易學自河圖以至皇極經世等書代代相承本乎人心天理而皆不出於象數體用之外惟誠與敬所以順其天然之理會於中而發於外者也人君得之爲伏羲文王人臣得之爲周公孔子無他窮理盡性而已余三十年有志易學非

不能驅馳祿仕懼學未至不敢中道而畫於是

持誠敬心株守斗室取諸家易書置於座右日積月累若將有見焉夫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能盡元之理則有見義文周孔之心心外無道人生天地間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民同胞物與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於是聖人有憂之乃作易以示天下後世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爲書益爲憂民而設也余憂深慮切考究易書探索四聖人之旨檢閱諸經自伊川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

八

而入周子研精覃思又講麻衣正易之心法陳希夷之消息邵康節之經世歷詳其原始知終處寔用與大經世先天造化圖內二中之理天以五爲終加倍爲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聲爲干地以六爲終加倍爲十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爲音爲支更以三天兩地爲象數相因倡和自一而始加二三因一加二卽奇偶也倚奇偶爲一日十二時爲寔依三才爲一月三十日爲法三因之以十得三百以二得六十故見一年三百六十日爲期在天一時

一五〇〇 丹黃參日華全書

在地三十年爲一世矣如此加二三因引而伸之所以窮天地亘萬古極至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即在目前何百世乎其聲音象數既明可以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三光既全寒暑自平治民之方盡在其中矣所以仰觀天文以三才而圍三徑一爲規俯察地理以四象而八面周方爲矩四象者老陰老陽少陰少陽遂致開發收閉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元會運世歲月日辰水火土石大至皇帝王伯小至飛走草木其理以四爲則子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三

九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用此爲則天下之事可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是故君子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余雖鄙陋才疎見淺幸得聖哲先賢經旨發揮遂得一線之明以述易理參訪三十餘年非不能驅馳辭仕懼學未至不敢中道而畫所以就有道而正焉以其效天法地故乾元用九坤元用六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能盡元庶物而靈萬

國爲輔佐者有直方光大之美乾健坤順上下志同易中盛德大業之效實顯白於今日余獲天小見不揣寡陋僭取前訓折衷其間依經辨義遂述易原本經尙占繫辭說卦序卦雜卦於後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明人影寫道藏本

元張理撰

周易圖說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錢義方撰

錢子既作易圖說或問之曰易之有圖尙矣今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三

十

子之作不盡合先儒之說何也余應之曰求合於聖人之旨則先儒之合乎聖人者取之異乎聖人者正之以聖人之說此所以不盡合也或又問曰昔之述河圖者必並陳洛書子獨不然何也余又應之曰河圖者伏羲所取而用之洛書之出則在乎千有餘年之後吾聖人兼而取之不過以龍龜負文以出河洛者其事同聖人則之以開物成務其用亦同而卽理推數二者又可以相通故並言之耳非謂作易兼取洛書也余爲明易而本之河圖其不及洛書宜矣烏

乎六經之道如日行天萬古一日泰火之變易獨以下筮得全傳之者雖眾知之者蓋寡自漢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離坎震兌各主一方餘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此易有圖之始也寥寥千載易學絕響宋之陳搏心領神悟本吾聖人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說為橫圓大小四圖傳之穆李以及邵子而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為後天圓圖因大橫圖之卦為否泰及類方圖於是易之有圖始大明於天下而朱子尚有圓圖有造作不依他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

三

元初畫底之說且欲擊出方圖在圓圖之外而釋天地定位帝出乎震者必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此卦位乃文王所定似猶有歉然未滿之意然其說河圖之 則有未免惑于孔安國之說此愚所以不揆其陋而有所述也楊子雲曰眾言淆亂折諸聖苟無聖人之書而慮度為之顧余何人而敢與先儒立異同哉且愚伏讀易之經傳而學之三十年矣苟非反覆潛玩而有所自得亦豈敢遽為此書觀者幸恕其僭而嘉其用心可也至正六年龍集丙戌夏四月

甲子前進士吳興錢義方子官父敘

周易本義附錄集註十卷

影寫元刊本 周松藹舊藏

元建安後學中溪張清子纂集

董真卿曰清子字希獻號中溪建安人周易本義附錄集註十一卷其書以文公本義高下字行反置之王弼今易經文之下大德癸未自序

周易會通

俞玉吾曰建安張清子希獻集註朱子本義清子所集諸家姓氏如楊彬夫所錄外有晁說之李子思李開程迥毛璞項安世馮時行馮椅趙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

三

汝根趙汝騰黃以翼蔡淵吳縉十三家每卦皆有徐進齋丘行可之註清子所註則附于後

要舉

案此書 四庫未收經義考註未見其為罕見可知卷中有松藹二字朱文印周春二字白文印餘詳儀顧堂二集

周易爻變義蘊四卷

舊抄本

汪啟淑舊藏

元天台陳應潤註

易更四聖而成書泰火之餘幸因卜筮而僅存自漢分為三家有田何焦贛費直之易易之說

瓜裂矣至魏王輔嗣雜以老莊之學易之說愈遠矣繼是諸儒註釋奚啻數百家或泥乎大道而不及人事或專乎義理而不及象數各立異論茫無統緒天台陳澤雲獻肅公邦彥先生之後易有家傳延祐間余承寧海澤雲由黃岩文舉起郡曹掾議論雄偉剖決如流凜凜然有骨鯁風管曰余家貧親老不能遠遊竊升斗之祿以養親資尺寸之楮以著述他無所覬也挑燈夜話出示野趣之什清新俊逸翰林承旨子昂趙公常序之矣又數年余爲越上監運澤雲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三

書

調明幕把酒論文出示詠史之什美善刺惡一出至論翰林學士伯長袁公爲之序矣澤雲曰余欲著爻變易緼此潔靜精微之學也時居簿書叢中無食息暇非二三年靜坐工夫不能也去年春余丐老金華澤雲以書來曰余近調桐江賓幕時宰急於聚斂議論落落不合困守幕下幸有餘暇時復登釣臺坐羊裘軒臥山高水長閣汲泉煮茗洗胸中之不平若有神助今幸爻變易緼組完更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一旦有成未知果合於爻變之義易之緼否乎子其爲

我訂正之余曰易豈易註哉復之象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惟義文周孔數聖人能見之澤雲生於數千年之後直欲見數聖人之心不亦難乎雖然道無終窮才有超邁余嘗焚香靜坐觀澤雲所註之易乾坤二卦已無餘緼至於變爻三百八十有四旁通他卦之義爻爻有發揮事事有考證造理精微立說洞徹餘如刪正太極八卦爻法逆順等圖探賾索隱自非灼然有見乎聖人之心者不能也讀之使人縱然齷齪不倦倘使程朱諸子復生未有不擊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三

書

節而加歎也余沒老田里安得以澤雲所註之易質諸翰苑與同志者商之使澤雲名垂不朽是則不負其二三十年勤苦之志也澤雲最之哉至正丙戌正月既望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金華黃潛序

易學啟蒙意見四卷

明刊本

韓建圖解

右韓建圖解四卷發明河圖洛書爲最詳藝文志未載流傳絕少當更考書目中考之竹垞老人識

讀易餘言五卷 明刊本

明相察崔銑學子汲編錄

易經存疑十二卷 明刊本

明同安次崖林希元著

自序

易經蒙引十二卷 明刊本

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林希元序

薛宗鑑跋

易象鈞解四卷 明刊本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三

明應城陳士元著

自序

周易象管見九卷 明刊本

明毘陵錢一本國端甫著

鄒元標序 萬曆甲寅

自序 萬曆甲辰

易義古象通八卷 抄本

明魏澹撰

周易儀象述五卷 抄本

明吳柱森叔美甫著

張瑋序 崇禎丙子

自序 天啟乙丑

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 明刊本

明玉笥山人潘士藻去華父輯

焦竑序 萬曆丙午

易乾坤鑿度三卷 明刊本

不音原人名氏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三

未

頤宋樓藏書志卷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書類

附釋音尙書註疏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孔氏安國傳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

國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孔穎達序

孔安國序

尙書註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頤宋樓藏書志卷四

漢孔氏安國傳唐孔穎達疏

孔安國序

孔穎達序

尙書正義二十卷 東洋覆宋本

漢孔安國註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

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臣維等言臣等先奉敕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

有成堪購印版行用者伏以三才分而書契肇

啟六籍著而學校斯興由是體國辨方必宗乎

典禮修文立教實本於膠庠則郁郁乎文於周

為盛矣後暨法值挾書復時經戰國或年祀遠

而篇簡爛脫或師徒眾而傳授差訛存歷朝錯

綜之文雖具陳解說在羣儒講論之旨亦互有

異同唐貞觀中國子祭酒孔穎達考前代之文

採眾家之善隨經析理去短從長用功二十四

五年撰成一百八十卷自是至此三百餘年講

經者止務銷文應舉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

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

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

源莫究伏惟應運統天膺文英武大聖至明廣

頤宋樓藏書志卷四

孝皇帝陛下道高貫日德邁重瞳正暢遐陬文

加異俗舉前朝之隆典正歷代之舊章崇儒雅

之風三王却軫闢詩書之教兩漢厚顏臣等謬

以寡聞幸塵華貫猥奉窮經之寄曾無博古之

能空極覃精密周奧義今則逐部各詳於訓解

寫本皆正於字書非遇昌期難與大致既釋不

刊之典願垂永代之規儻令雕印以頒行乞降

絲綸之明命于犯旒旻臣等無任戰汗兢惶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維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端拱元年三月日勘官承奉

郎守大理評事臣秦爽等上表

勘官後事郎守大理寺丞柱國臣軒轅節勘官

後事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臣胡令問勘官承

奉郎守太子右贊善大夫柱國臣解貞吉勘官

承奉郎守殿中丞柱國臣胡迪勘官朝奉郎守

國子毛詩博士柱國賜緋魚袋臣解損勘官承

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李覺勘官

承奉郎守國子禮記博士賜緋魚袋臣袁逢吉

都勘官朝請大夫守國子司業賜紫金魚袋臣孔維

上五經正義表 永徽四年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

尚書正義序

尚書註疏二十卷 明覆宋八行大字本

漢孔安國註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

子臣孔穎達奉敕撰

孔安國序

尚書正義序

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蘇軾撰

數文鄭氏書說一卷 舊抄本

宋鄭朴撰

趙氏手跋曰數文書說一卷宋鄭伯熊撰按伯

熊長于經學紹興中伊洛之學已息伯熊能振

興之乃卓然可傳者但此書以書序為真孔子

所作故於太甲序則為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

春秋法於秦誓序則為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

十一一年於洪範序則為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

夫之義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訂矣然立論醇

正處極多如發明服以象德之義推言天人相

應之機皆能反覆詳辨以明其說經世立教於

焉不墜為可傳也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

五年進士詩文有景望集久已不傳乾隆壬辰

子讀書杭堇浦先生家得見抄本急錄而藏之

今又見吾友鮑以文抄本借而互較正其訛字

寫一淨本以此等書乃世所罕見者故不惜筆

墨之勞也嘉慶元年太歲在丙辰五月一日素

門趙輯寧識

禹貢指南四卷 抄本

宋毛晃撰

尚書講義二十卷 抄本

宋史浩撰

洪範統一卷 舊抄本

宋趙善湘撰

洪範九疇聖人經世之大法太極渾然之先其道已具三才已判之後天畀之聖人而寔任彝倫攸敘之責行享古今不可泯沒天地由之而萬化顯其用聖人以之而斯民獲其所非區區探天下者所能與也由五行至五紀安行乎皇極者也由三德至福極輔成乎皇極者也皇極者居于五主張綱維是者也疇雖有九其統則一自漢世儒者為災異之說乃以五行五事皇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

五

極庶徵福極五者合而求災異之應而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四者離不相屬其後為史又皆祖述漢儒獨歐陽唐史紀災異而不言事應眉山之學亦以福極于五福不相通悉歸于皇極之建不建嗚呼洪範九疇果可以意離合之乎昔者天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以是諫受不聽武王以之歸遂作洪範明夷之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明入地中明夷天道在地君道在臣六五君位而箕子居之以洪範之在箕子也洪範天道也君道也而可易窺乎善湘幼業書

長無所聞竊謂漢儒離合之說非洪範之本旨遂撰洪範統一庶幾成歐陽眉山之志然未知有得于箕子否也開禧三年中秋前五日趙善湘敘

河出岡洛出書而八卦九疇以數示人八卦虛中之數也九疇建極之數也其道一也何以言八卦與位而包皇極于內皇極居中而運八卦于外此八卦九章相為表裏也道不虛行待人而後行天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可以無九疇天不能不以道畀聖人則八卦無九疇何以顯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

六

其用故聖人建極而天地之化成矣託數以喻道實闡其秘論道而遺其數後世儒者晦之也或曰易之八卦未嘗不自為用而何待乎洪範皇極之建曰八卦伏羲氏之卦也卦有八而伏羲氏畫之即洪範之建極也文王重而為六十四孔子繫之而十翼備皆是道也洛書未出則九疇建極之道默用于聖人之經世九疇既著則洪範之書遂為經世之大法易與洪範固無二本也嗚呼伏羲畫八卦而王天下禹敘九疇而興有夏至殷之衰八卦在羨里九疇在明夷

武王勝殷以箕子歸而洪範復歸于周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過其歷者良有以也有天下者監于茲焉善湘又敘

尚書精義五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黃倫撰

理學昭融周歷千古于胸次不踰辰刻之頃儻翳障弗屏微雖一瞬之境恍迷其真眠千載而上之聖賢心傳于典謨訓誥誓命中若之何剖其秘析其微哉古書百篇羸秦酷以虐焰仇之待甚先漢力追探之收拾散逸僅得孔安國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 七

傳為正會巫蠱事旋復泯過繇魏晉以降篇帙缺亡未備而精真之理晦蝕又不止此白魚赤烏之偽箕子芟滋之蔽馮鉞柳谷之詛在所不論然黨護于專門名家增倍師說至百萬言傳註訓詁之紛紜累三萬言只解稽古二字眩亂人世耳目而指意為之誣讖殆與厄于秦同科理學暗蔽綿歷云久闢而明之蓋若有待時屬皇朝祖宗全盛之際闕洛有二張二程之學崇索理致根乎聖賢心法以發明千載不傳之秘而福後學俾天下之士畢宗嚮夫理學之指南

一洗漢唐注疏舊習豈第蹊躀藩籬咀吸餘蘂者哉有宗工碩儒落落復相望乎其間各出意表所見理根于心而心會于理更與啟其未悟者編簡紛如亦夏夏乎難聚以目力也噫十指之形必有巨擘翹錯之中當刈其楚奧自啟賢關升俊造以來有黃君倫數定規繩于方寸所謂疏通知遠不誣而深于書者萃古今議論而裁之其發揮五代帝王遺書之奧皆指中之擘翹中之楚者信精而又精其于理學殆無餘蘊矣昔人有泳圓流者採珠而捐蚌登荆嶺者拾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 八

玉而棄石今所抄存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故宜乎稱此書為精義也覽者亦宜以余言為然洎熙庚子長至日龍溪張風從道敘書解數百家或泛而不切或略而未備或得此而失彼或互見而疊出學者病之釋褐黃公以是應舉嘗取古今傳注及文集語錄研精而翦裁之片言隻字有得乎經旨者纂輯無遺類為成書博而不繁約而有寔造渾灑靈之三昧非胸中衝鑑之明焉能去取若是志于經學者倘能喘嚙是書不必他求矣余得之不敢以私敬

錄木與天下共之所載諸儒姓氏混以今古余
不暇次其先後觀者自能辨之消熙庚子臘月
朔旦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

尚書金氏注殘本六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仁山金履祥著

無名氏跋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
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
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于經
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
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于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 九

人者溥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重考行易名
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諱字世系言行本
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所爲墓序誌銘
茲不述也

張氏金吾藏書志原十二卷今存卷七至末六
卷按柳待制撰仁山先生行狀曰先生早歲所
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云云蓋卽是書金
氏受業于王柏所引柏說似稱于王子曰以尊
之中如以梓材爲周公營洛命侯甸男邦伯之
書移康誥首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冠之此

係金氏創解反覆辨論以證其說核之表注嫌
其略矣又如說血流漂杵云杵史本作鹵鹵是
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說率循大下云
大下字書無正訓孔氏訓法案下本从升與弁
同是恭拱之義則當訓爲禮其說俱表注所未
載可資參考原本卷末有嘉靖戊午仲冬錄完
八字

尚書注十二卷 舊抄本 秦文恭舊藏

宋金履祥撰

是書已刊入十萬卷樓叢書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 十

書蔡氏傳纂疏六卷 元泰定刊本 汲古閣舊藏

元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蔡沈序 嘉定乙巳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
曰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
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禋慎畏等字雖不
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
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况諸君全體上下
千數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
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

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缺疑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古邗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云泰定四年丁卯正月望日後學新安陳櫟謹書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

十一

王氏手跋曰丙午初秋展讀一過庭間早桂始開芬香襲人對此古編殊自喜也王廣心識案此元刊元印本每半紙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前為蔡序次櫟自序次說讀尚書綱領次纂疏凡例蔡序後有泰定丁卯陽月梅溪書院新刊本記卷首有毛晉私印朱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

書纂言四卷

舊抄本

元臨川吳澄纂言

顧應祥序 嘉靖己酉

讀書叢說六卷 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自序

張樞序

書集傳輯錄纂註六卷 元刊本

元後學鄱陽董鼎輯錄纂註

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考之古可見已黃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殷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

十一

周之盛非遽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帝王能行之願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泰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夫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

其蘊奧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峰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得親受學于勉齋黃氏警洞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也釋經諸論多出朱子迺取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纂諸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要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願編閱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

三

傳註盈溢充斥眾寶眩瞶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撫抉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設也噫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况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自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願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寔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後學鄧陽董鼎謹序

朱子說書綱領

凡例

引用諸書

按此元翠巖精舍刊本每半頁十一行每行二十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五字序後有□□甲午孟夏翠巖精舍新刊本記引用諸書後有建安後學余安定編校一行元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所缺蓋至正二字也

讀書管見四卷 明刊本 千頃堂舊藏

元王充耘撰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

古

無名氏序曰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奧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密微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又豈假明經捷徑視舊學如弁髦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黃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簣之際

書其卷端曰凡為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
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為何如耶先生沒未
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燬
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複壁中僅免於燬
乃加補葺取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
光薦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真者矣
其首貢明科有以也及是余乞骸蒙恩至自南
陽吉乃出其先人手澤示余且道逃亡之脫亂
傳存至繁徵余言以傳信余既嘉光薦之能實
其從父遺書以遺其胤嗣又嘉吉之能通知父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

五

志以不墜先業王氏一經之傳所以演世科之
澤者其在斯文乎其在斯文乎善繼善承余竊
有望焉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
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
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
千字畧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搢衣於耕野
之堂也梅幼和鶴云

吳槎客跋曰王充耘字與耕元統進士惜作序
者未詳何人豈即卷末所謂梅幼和耶

唐翰題手跋曰元史類編三十四卷儒學四補
遺王充耘附陳師凱傳後似即拆是書序文列
入師凱亦江西人所著有尚書蔡傳旁通六卷
錄其自序全文而云惜其人出處莫考則類編
所補大抵皆据著述留存以傳其人耳然足以
見邵氏搜羅闡發之不易矣乙巳秋日新豐鄉
人記

書傳會選六卷 明刊本

明劉三吾等奉敕撰

尚書砭蔡編一卷 抄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

六

明袁仁撰

自序

尚書註考一卷 抄本

明陳泰交撰

項臯謨序 萬曆日亥

百宋樓藏書志卷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詩類

附釋音毛詩註疏七十卷 宋刊十行本

漢鄭氏箋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奉勅撰

毛詩正義序

詩譜序

毛詩註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百宋樓藏書志卷五

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

詩譜序

孔穎達序

毛詩本義十六卷 明刊本

宋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祕閣歐陽修撰

張燿序 開禧三年

穎濱先生詩集傳二十卷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自序

詩總聞二十卷 舊抄本

宋汶陽王質撰

自序曰窮經一有志死生禍福不遷以徹為期

愈疑愈堅愈滯愈壯志也二有識所見愈卓所

得愈多當恢崇充羨常若有所不足識也三有

才難探之淵探之又有難言之妙言之又有難

發之微必心口手相應庶幾其可才也四有力

博采庶言自定制苟有所見運斤成風而不

疑力也予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丁丑入吳

見謝君士笑及此謝曰無多談人情是也予忽

百宋樓藏書志卷五

二

有所省丙戌入蜀見陳君彥深及此陳曰江南

人則可吾關西人不若此予益有所省庚寅再

入蜀至梁見楊君左車商州游子也因詢商山

之事偶及四老之蹟楊曰侯子與採芝同心則

商山風土草木自見何問我為予大有所省又

十八年自度可書乃書今具左方

聞音者凡音韻是古音無有不叶特稱謂之殊

呼吸之別傳寫舛訛連析差跌與夫古人取叶

之法不同轉紐之法亦異雖古律不可以此而

推然吟咏諷誦亦有所助蓋倏見古人之心期

語法有不期而會者作聞音一

聞訓者凡字義是古訓多不同隨語生意亦有不當爲此訓而爲此訓有當爲此訓而不爲此訓有本無異義強出多端故語意多暗失作聞

訓二

聞章者凡分段是古爲章後爲解或以韻轉或以語轉或以事轉或以勢轉當是音調抑揚低昂不同故文辭相依隨而爲節奏大率以意細推自見若拘于繁簡短長則其意不附章而生作聞章三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五

三

聞句者凡句讀是古句有以肅爲整有以亂爲整或其意一斷一續之間一上附一下連之際迴令人開拓以至嘖嘖咨嗟從此得人作聞句四

聞字者凡字畫是古字固多通用亦于偏傍繁省之間清濁輕重之際矯揉榮槩不勞更張自生義味但不可率情變文以附合己意若繩削得宜古今畧無差別不見外手迹作聞字五聞物者凡鳥獸草木是古物無異今物但稱謂差殊今詩所見不出書傳所載但博搜詳味或

有一二見共同一出即可從不然亦必兩合其合仍須有理可以中情不可徒求合也切勿用求奇喜新宛轉推測其狀所共識己所經見者不與作聞物六

聞用者凡器物是古今尤無定展轉差殊今一鄉一里其所用制度稱謂各不同有制度雖同而稱謂不同者稱謂雖同而制度不同者而况方俗隔絕年代深邈但首尾前後以細推自出縱不即出久當自省作聞用七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五

四

輕有不必左右前後參伍錯綜以相推測或可得其真亦有不似所在而實所在亦有實所在而不似所在先釋本文徐及它載作聞跡八聞事者凡事實是古事安可容易推尋但先平心精意熟玩本文深釋本意然後即其文意之罅探其事實之跡雖無可考而亦可旁見隔推有相露滯自然顯見作聞事九

聞人者凡姓號是古人可顯考者固不在論其隱味遺落亦就本文本意及旁人左右前後推量雖不得其真亦可窺見其生死悲愉善惡老

少雖不得其全亦可附見其風俗美惡時節寒

暄與其人互相發明亦得彷彿作閩人十

陳日強跋清祐癸卯

毛詩舉要圖一卷 宋刊本 季滄葦舊藏

不替撰人名氏

詩集傳二十卷 宋刊本 五魂樓舊藏

宋朱熹集傳

自序

吳氏手跋曰宋本詩集傳吾鄉向有二本一為

陳徵君簡莊年丈所藏一為叔祖兔牀先生拜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 五

經樓所藏今夏為兒子彙升點定句讀因於舍

弟絜文處假拜經樓藏本校勘見宋本之善實

有遠勝近刻者惟缺卷太多至關風而止惜不

得徵君本俾多校數卷六月中汪菊圃參軍來

齋中見余方手助是書因出其舊藏本見標格

墨古雅字畫精楷與拜經樓本相伯仲自夢我

注則無所恃四字起至大雅板篇影鈔前後一

無題識惟每冊或有袁廷禱印五硯主人小方

印或有袁又愷藏書楓橋五硯樓收藏小長印

案徵君跋文云某既得周易之明年春同人作

中吳唫課適袁君又愷語及其家藏宋本詩集

傳因以他物易之凡二十卷與宋志合惟自小

雅夢我至大雅板之篇已缺為可惜耳是本豈

即徵君故物耶抑袁君別有一本耶何缺頁之

相符與其間經文如召南何彼穠矣作穠鄘風

終焉允臧作終然衛風遠父母兄弟作兄弟父

母王風牛羊下括作羊牛齊風不能晨夜作辰

夜魏風不知我者俱作不我知者小雅鴻雁三章注引同

唐風寶大且篤作碩大幽風亦可畏也作不可

小雅胡為厲矣作胡然朔日辛卯作朔月周頌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 六

彼徂矣岐作彼咀既右饗之作右享屢豐年作

豐豐年魯頌其旂花花作葭葭商頌來假祈祈

作祁祁注文如周南不可休息下吳氏曰韓詩

作思小雅外禦其務下春秋傳作侮罔甫反周

頌假以溢我假下春秋傳作何溢下春秋傳作

恤彼咀矣岐下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

咀者岐今按彼書咀但作徂韓詩薛君章句亦

但訓為徂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未

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咀意韓子亦云彼岐

有咀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

句與臧玉林經義雜記錢竹汀養新錄潛研堂文集所記者皆合惟小雅家伯維宰已作家伯為宰商頌降于卿士已作降于又周頌臣工篇注畝二歲田也二當為三案采芑注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一人手定之書不當有異說噫嘻篇注內方三十二里有奇二亦當作三案疏引周禮萬夫有川與十千之數相當計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應三十三里故鄭箋云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今注疏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

七

作二十三里更誤而集傳曰內方三十三里有奇也考元番陽朱公遷詩經疏義二十卷初刻於正統間重刻于嘉靖二年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云是書雖刻於明之中葉猶為元儒手筆悉仍文公之舊惟家伯維宰作為宰據此則是本或為宋刻而元時翻雕者其缺卷及圖印又書賈作偽以同於徵君所藏本冀獲厚值耳余既校錄於坊刻監本爰增數語歸諸參軍參軍其珍藏之倘得重為刊布俾家弦戶誦則嘉惠後學更復不淺參軍為紫陽所自出故又推其不匿之思

云道光戊申補七月曠書日仁和縣學附學生員海甯星滄里人吳之瑗厚渠氏識案此宋刊宋印本每半葉七行每行十五字注文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詩集傳二十卷 明正統內府刊本

宋熹集傳

詩圖

詩傳綱領

詩序辨說

無名氏手跋曰朱子集傳二十卷與毛傳同明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

八

監本併為八卷遂相沿襲幾不知有二十卷之舊此本尚是明神宗以前舊刊是可寶也甲戌仲秋廿八日記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呂祖謙撰

朱子序 治熙壬寅

陸欽序 嘉靖辛卯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 明萬歷刊本

宋呂祖謙撰

朱子序 治熙壬寅

顧起元序 萬曆癸丑

陸欽序 嘉靖辛卯

嚴氏詩緝三十六卷 明味經堂刊本

朝奉大夫臣嚴粲述

敘曰六經皆厄於傳疏詩為甚我朝歐蘇王劉諸鉅儒雖擺落毛鄭舊說爭出新意而得失互有之東萊呂氏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然疎缺渙散要未為全書蓋詩於人學自為一宗筆墨蹊徑或不可尋逐非若他經然其流既為騷為選為唐古律而吾聖人所謂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五 九

可以興觀羣怨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悉付之明經家艾軒林先生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賤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艾軒終身不著書遺言間得於前一輩鄉長老客遊二十年未有印此語者華谷嚴君坦叔早有詩名江湖間甲辰余抵京以同舍生見時出詩緝語我其說大抵與老艾合且曰吾用於此有年非敢有以臆決據諸家而求其是要以發昔人優柔溫厚之意而已余既竦然起敬遂就求全書而讀之乃知其鈞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於數章

或發其微於一字出入窮其機緯排布截其幅尺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而與寄所在若見其人而得之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嗚呼詩於是乎盡之矣易盡於伊川春秋盡於文定中庸大學語孟盡於攷亭繼自今吾知此書與並行也然則華谷何以度越諸子若是哉余嘗得其舊稿五七言幽深天矯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闕與而獨得風雅餘味故能以詩言詩此賤傳所以眩若乎其後也余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五 十

曰艾軒惜不見子君曰子又豈容遺艾軒之言故不自揆而為之敘云爾是年十有二月竹溪膚齋林希逸書
二兒初為周南召南受東萊義誦之不能習余為緝諸家說句析其訓章括其旨使之瞭然易見既而友朋訓其子若弟者競傳寫之因于筆割胥命錢之木此書便童習耳詩之興幾千年於此矣古今性情一也人能會孟氏說詩之法涵詠三百篇之性情則悠然見詩人言外之趣毛鄭以下且束之高閣此書覆瓿可也清祐戊

申夏五月華谷嚴粲序

毛詩要義二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魏了翁撰

詩說十二卷 舊抄本 馬玉堂舊藏

宋信安劉克學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况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十一

所未及洙泗之間諸誦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詩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之

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連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掩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淮東荀補以模倣序義曹唐四言皆循其法近每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况於詩乎詩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十一

之言辭猶不可知况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爾籥幽詩幽雅幽頌見於籥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詩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戾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

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抵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安劉克自序

卯宋樓藏書志

卷五

三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爲日繫于朱曰之次若全以鈔梓未易選集坦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于學宮或補爲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涵沛六年人日地功即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書于直舍

案汪闓原重刊本缺三卷此本完善見儀顧堂

集

韓魯齊三家詩考六卷 元秦定刊本

卯宋樓藏書志

卯宋樓藏書志

卷五

五

厚尚論古詩伯厚出示詩攷一卷 齊魯詩乃散見於傳注者會粹爲一雖曰存十一於千百然四詩異同可備參攷昔齊魯詩盛行于時韓詩則燕趙間好之毛詩後出未大顯也齊魯韓詩竝立學官至漢平帝時毛詩始得立魏晉亂離齊魯詩廢絕韓詩雖存而寢微唯毛氏猶行以至于今此四家詩興廢之大略也伯厚家學困源一翁二季殫見洽聞以博學宏詞名世伯厚謂眞宏博者不在是方將刊華就實盡洗時莊顯意古學子深嘉而力贊之予亦有嗜古癖

敬題卷首以見同館友朋切磋琢磨之古誼景
定五年甲子良月之望古治文及翁伯學甫序
愚讀內翰王公詩攷不覺擊節而言曰是編雖
不過僅存什一於千百然亦何止足以知四家
詩興廢之大略真足以扶微學廣異義羽翼朱
子集傳之書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誠不可
以淺小論也何以言之如關雎一也毛以為后
妃之德韓以為賢人詠之以刺時魯則又以為
詩人歎而傷周康王之后芣苢一也毛以為衛
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韓則以為衛宣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五

姜之所自誓燕燕一也毛以為衛宣姜歸其姊
而送之鼓鐘一也毛以為刺幽王韓則又以為
作於昭王之時黍離一也毛以為周大夫行役
作韓以為伯封作魯則又以為衛宣公之子壽
閔其兄汲之且見害作賓之初筵一也毛以為
衛武公刺時韓則又以為武公飲酒悔過三家
寂寂僅存而毛與之不同者已如此正義曰毛
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此而觀之何止百數之
不同哉然因其所不同者若此于以知毛氏所
引序以冠篇首不惟決非夫子作亦決非子夏

作或者反為毛氏自得所傳受尊而引之後漢
衛宏又復增廣潤色之也使果作於子夏以前則
必為四家之所同引又何至紛紛有如是之牴
牾哉朱子猶以毛序所從來者遠其間容或真
有傳授證驗之所不可廢者又復頗采以附傳
中可謂一出於大公至正之心而不容纖芥私
意於去取間矣愚獨恨四家遠絕其三使其散
亂不得以盡折於朱子之手以統壹聖經而幸
斯道猶幸而詩考之僅存使觀者略有以見毛
氏抵牾之迹信朱子黜小序之當而悟末師專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六

已守殘之陋此愚所以謂真足以扶微學而廣
異義羽翼朱子集傳以詔當今傳萬世者其功
誠不可淺小論也愚故編真集傳之末圖與四
方明友共之俾由此以讀朱子詩序辨說則知
其為誠萬世不刊之論也正義又曰齊韓之徒
與毛氏異者非有壁經可據愚亦曰毛氏與齊
韓之徒異者亦非有壁經之可據也烏可致一
偏之論於其間哉况毛氏之於三家最為後出
安有小序三家不得之於前而毛氏乃得之於
其後也讀者倘有以攷斯疑而甲寅秋新安後

學胡一桂序

張氏金吾曰是本刊附胡氏詩傳疏纂後韓詩韓奕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之玉海本闕下一句餘異同處頗多玉海通為一卷此本六卷蓋猶是王氏舊第也

案此泰定單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大黑口

詩攷一卷 元刊元印本

宋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詩四家異同唯韓詩略見於釋文而魯齊無所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七

攷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鄘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彼之傅母作二子乘舟壽閱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鄭康成注禮記以于嗟乎騶虞為嘆仁人以燕燕為定姜之詩以生芣苢及申為仲山甫申伯以商為宋詩維鷦在梁以不濡其翼為才上天之載讀曰裁至于湯齊讀為濟注周

禮云句讀與惟禹敷之之敷同康成從張恭祖

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蓋韓詩也賈

誼謂騶文王之附虞虞官也歐陽子從之韋昭

注國語謂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黍苗道召

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朱子集傳合太史公以薄

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

王時之詩班固謂靡室靡家之詩懿王時作城

彼朔方之詩宣王時作白虎 以相鼠為妻諫

夫之詩趙岐以小弁為伯奇之詩漢儒言詩其

說不一如此關雎正風之始也魯齊韓以為康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六

王政衰之詩楊子云傷始亂鹿鳴正雅之始也

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

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晞尹

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

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

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

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

之有古今歟併綴而錄之伯厚甫後序

詩地理攷六卷 元刊元印本

宋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之意班孟堅志地理叙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

九

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尔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摭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尔雅說文地志水經岡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攷讀詩者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父自序

新刊直音傍訓纂集東萊毛詩句解二十卷 宋刊本

宋宜春李公凱仲容撰

朱氏手跋曰毛詩句解二十卷宜春李公凱仲容撰宋自濶熙而後說詩者率遵朱子之傳去序言經仲容獨取呂氏之書櫟括以淑後進其亦異乎劉說雷同者矣是編購之吳興書估舟中原序失去稽諸袁州府志竟沒而不書無從攷其官閥門世惜矣竹垞老人書於新懷齋中時年七十有二

按此書 四庫未收每半頁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注雙行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

辛

朱子詩傳纂集大成二十卷 元秦定刊本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善乎朱子之於詩足以知聖人也取經而傳之祖刪述之本旨而含前儒傳言失意之餘慮傳之作也有由哉周德既衰詩亡樂缺所賴見先公先王風化之自者惟三百篇夫子生晚周季季於二南唯恐人心之不為於師摯聞關雎洋洋盈耳欣幸之至歌詠不絕興詩立禮成樂之語豈虛發哉朱子於千載之後感歎哲人之云心單喙涓亂恐聖人扶持詩樂之意不傳乃分

別正聲之可絃可歌者其餘鄭衛之間有關淫
實情性弗得其正辨而闡明以防閑人心及排
小序之誤理渙辭釋使後死得與於斯文彰聖
人之功莫大焉其書又豈肯自居於疏下近世
詩解甚多如李迂仲呂伯恭皆善言惟華谷嚴
氏獨能詣風賦比興之趣識其正體其間援朱
子言者多是知朱傳不得不爲詩之統宗會元
雖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然則今胡氏之附錄
纂疏及稽齊魯韓三家詩攷摭摭星宿於義娥
後得無戾朱子意乎曰不然漢儒自申轅而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三

專門者絕力模倣皆爲羽翼聖經獨如支流之
未底於海習射之未至于的則各有見焉今之
纂集大成櫟括前後鏤剔眾說學者得之如大
庖厭飫不但染指管鼎胡氏之心豈弗良苦觀
其精力茲書歿身乃已後十餘年始得今劉氏
君佐迺朱子故友劉用之後人大不忍以用朱
子之學者埋鬱不售亟毀諸梓使學者誠能於
此沉沒參酌舉疏而傳通舉傳而疏通明經取
青紫之士其事業所得燭照龜卜較然甚明也
書肆舊有書傳纂集大成行之於四方信矣今

詩傳纂集大成人間有此雙拱壁將爭先觀之
政不待序而後顯劉氏曰是序也時泰定第四
禩強固單闕歲長至穀旦乙丑後學從仕郎邵
武路總管府經歷致仕盱江揭祐民從年父書
于建東陽翠巖劉氏家塾

附錄姓氏

語錄輯要

十五國都會地理之圖

詩傳綱領

按語錄輯要後有泰定丁卯仲冬翠岩精舍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三

刊篆字木記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小字
雙行每行二十三字小黑口

詩傳旁通十五卷

舊抄本

元梁益撰

夫詩六經中之一經也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六義以該之曰風賦比興雅頌蓋其言
之美惡勸焉懲焉使人各正其性情也自聖人
刪之後分而爲四曰齊曰魯曰韓曰毛校之三
氏獨毛與經合學者多宗之故曰毛詩由漢而
唐諸大名儒有傳有箋有疏有註異焉同焉各

成一家至于有宋文公朱先生為之集傳闡聖人之微言指學者之捷徑上以正國風下以明人倫豈但場屋之資而已哉三山梁先生友直號庸齋捐館于此味必欲開情必欲解參諸先正聞之老宿廷有所得手纂成帙曰詩傳旁通者引用羣經兼輯諸說不泥不僻如易之六爻發揮旁通周流該貫也用功懋矣淑人多矣嗚呼先生可謂溫柔敦厚深於詩之教者與至正四年秋九月十三日承直郎太平路總管推官致仕元隱居士濱州翟思忠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

五

詩續緒十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梁寅撰

詩以溫柔敦厚而垂教者也其為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新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為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眾

矣而無所前聞多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既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一遵程朱勿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所作者為何人所指為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為多也傳之或簡略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尚也然幼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

五

學之士讀經而惜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論著為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闕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抵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盡言之或傳于後也非至幸乎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後學梁寅序

詩傳通釋二十卷附詩傳綱領一卷

元至正刊本

宋朱子集傳 後學安成劉瑾通釋

案卷一後有至正壬辰仲春日新堂梓木印
詩經疏義二十卷 明初刊本 馬笏齋舊藏

後學鄱陽朱公遷疏義野谷門人王逢原夫
輯錄松塢門人何英積中增釋

朱熹集傳序

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烝民懿德之旨孟子
說北山賢勞之意而後世難其人漢儒章句訓
詁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意愈窒遼遼
乎千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孟
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詠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

五

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複而意實相承也意則
委婉而辭若甚佶也是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
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
虛辭助字發之而其脈絡較然自明三百篇可
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汎而切
苟有鹵莽滅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
是則讀詩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
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
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
與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倘若未能盡也小子

魯鈍庸末何足與言問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
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不美其辭庶幾

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抑嘗從

事於涉涉下疑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

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立言之趣

從而與之周旋也優柔饜飮積日累月乃若有

默契焉此不敏之資困學之方而未敢以為是

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茲憫而教之

則幸矣至正丁亥秋八月朔番易後學朱公遷

序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

五

詩說解頤正釋三十卷總論二卷辨字八卷 明刊本

後學紹興季本輯抄門人會稽馬棫校正

胡宗憲序 嘉靖庚申

自序 嘉靖丁巳

新編詩義集說四卷 舊抄本

明廬陵後學孫鼎編

掣經室外集詩義集說四卷明孫鼎撰鼎字宜

鉉廬陵人永樂中領鄉薦任松江教授擢監察

御史提督南畿學政是編凡四卷蓋采取解頤

指要發揮矜式等書擇其新義彙為一編仍分

總論章旨節旨各類展帙釐然頗屬精備其中所引如彭奇詩經主意曹居貞詩義發揮朱彝尊則云未見謝升孫詩經斷法則云已佚考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知是書成於正統十二年經義考曾列此書而注云未見此則從原刻影鈔惜其序文已佚耳

附錄

韓詩外傳十卷 明芙蓉泉屋刊本

漢韓嬰撰

無名氏序 嘉靖十八年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

毛

楊祐序

薛來序

韻宋樓藏書志卷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禮類一

周禮殘本二卷 宋蜀大字本

漢鄭氏注

黃氏手跋曰倚樹吟軒楊氏余幼時讀書處也其主人延名師課諸子有伯子才而天余就讀時與仲氏偕時同筆硯情意殊投合也其家有殘宋蜀大字本周禮秋官二冊蓋書友詭稱樣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

本持十金去以取全書久而未至亦遂置之余稍長喜講求古書從偕時乞得登諸百宋一廬賦中借時亦不以余為豪奪也客歲偕時病歿年纔五十有四從此失一良友甚可傷也余今春耳目之力漸衰偶有小恙即畏風惡寒入不至外堂日於樓下西廂靜坐養疴檢點書偶及此書因記曩事如此人往風微觀此贈物益增傷感而此殘鱗片甲猶見蜀本規模勝似後來諸宋刻 余所見有纂圖互注本有魏校京幸本有餘氏萬卷堂本有殘岳本 叨良友之贈物以人重人又以物重也甲戌閏

二月一日復翁黃丕烈識時積雪盈庭春寒透
骨臆外又飄飄未止也奈何奈何

又曰余年來家事日增精神日減校書一事久
廢然由博反約尙喜手校經籍此周禮蜀本殘
帙向未校出今殊新收殘岳本地春二官手校
於嘉靖本上因復校此秋官以儷之周禮善本
六官有半矣豈不幸哉乙亥冬孟二十有五日
復翁

按此宋蜀大字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六字即
百宋一厘中所謂周禮一官者也有蒙古文印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

二

纂圖互注周禮十二卷

宋刊本

漢鄭氏注

案此南宋麻沙本每半頁十二行每行二十一
字注小字雙行行二十五字

周禮注十二卷

明覆宋本

漢鄭氏註

附釋音周禮注疏四十二卷

宋刊十行本

漢鄭氏注唐朝散大夫太學博士宏文館學士
臣賈公彥等奉敕撰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
齊州刺史開男臣陸德明釋文

賈公彥序

周禮註疏四十二卷

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注唐陸德明釋文唐賈公彥疏

賈公彥序

王昭禹周禮詳解四十卷

舊抄本

宋王昭禹撰

道判爲萬物之成理理之成具不說之大法禮
者法之大分道實寓焉聖人循道之序以制禮
制而用之則存乎法推而行之則存乎人其人
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然後禮之事舉矣故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

三

唐虞稽古監官惟百夏商官倍至周增而爲三
百六十非固好詳也王者之世物繁事眾其制
不得不然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蓋言盛矣然道之常無下散於常有之
域法象而爲天地變通而爲四時聖人體道之
常無以觀其妙體道之常有以觀其微其精至
於與天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雖先天而天且
弗違尙何事於仰觀俯法然後奉其時哉惟夫
出神夫之本宗應帝王之興起天地固有大美
矣四時固有明法雖聖人烏得而違焉是故因

天地之大美達而為治教因四時明法達而為禮政刑事然則常無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聖人為天下而有治教禮政刑事天地四時道之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以致其事者也噫六官之建豈聖人之私智哉實天理之為也由此以觀則禮之事雖顯於形名度數幽者闢即理而顯者微然則禮其神之所為乎夫神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無乎不為聖人立禮以為體行禮以為翼事為之制曲為之防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

四

亦禮之無不在無不為之意也彼苟鄉徒知禮為道之華而不知為物之致乃曰生於聖人之偽又烏知禮意哉王昭禹光遠序

周禮復古編一卷 明刊本

臨川俞廷椿壽翁編

禮經會元四卷 元刊本

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南陽郡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實封一百戶諡文康葉時著

周官六典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然汨於漢儒之

注疏使聖人之道千載不明宋之文明濂洛諸儒相繼以出易詩書春秋皆有成說周禮一經又得龍圖閣學士葉文康公會元而表章於世實可緝濂洛備矣文康立朝正色與朱紫陽相友善則講貫之素有不苟然者余洩政之暇就其六世孫江浙提學廣居得其書而讀之其出入諸經援引明瞻比事漢唐攷覈精詳一洗漢儒之陋誠有裨於治化者舊板之廢已久因重鋟梓以廣其傳吁唐虞遠矣後之言治者莫過周公求周公之治莫出於周禮有天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

五

下國家舍是無以法矣則是書豈曰小補之哉至正乙巳中秋日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右丞兼同知行樞密院事海陵潘元明序
昔周公致太平之跡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為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為害已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

卒未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攷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故宋葉文康公生平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彙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稿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

六

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爲之書至正二十六年歲丙午正月甲辰後學臨海陳基序
先生開府禮經會元四卷凡百篇錯綜六官剖括羣務其於建邦立極敦禮崇樂之要靡不該洽今讀其文如立文武成康之朝以與周召畢榮相唯諾也其書昔授門人丹山翁同父氏自翁氏復歸家積比年兵革流尤躬負遺笈得不失墜江浙右丞榮陽公敦古尚治命錢梓以不朽其傳噫聖人之道具於六經聖人之治實存周禮先公以直氣正學敷歷清要會權臣革命

僅自法從出典外藩而志不盡施則會元之傳以俟後聖者固有在矣豈徒資學子討論之益哉讀者其毋忽至正二十五年八月吉日六世孫將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廣居百拜謹識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 明刊本

脩職郎衢州府學教授永嘉鄭伯謙節卿撰
自序

高叔嗣序 嘉靖丙申

校正詳增音訓周禮句解十二卷 明初刊本 馬笏齋舊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

七

朱魯齋朱申註釋

周禮集說十二卷 明成化刊本 馬笏齋舊藏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編

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大而軍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芥纖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適道也周家太平氣象不可復見愚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釋甲是乙非無所折衷學者病之余友雲山沈君則正謂余曰近得

集說于管手澤尚新編節條理與東萊詩記東
齋書傳相類其博雅君子之為歟名氏則未聞
也一日到沈君家取而閱之如於盆盎中得古
器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拙存高君載
酒而往請焉則正樂善人也俞其請且止宿乃
日風雨蕭蕭子之志固善矣時異事殊禮經焉
用析揚皇華未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之曰
執此以往固非所望居家讀之是亦志文中子
之所志也於是攜其書以歸是歲留於山前表
伯之西榻就而筆之訓詁未詳者則益以賈氏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

八

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則附以前輩諸老之
議論越明年是書成非特可以廣其傳亦予之
夙志也姑敘梗槩於卷末時至正戊子歲吳興
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序

凡例

綱領

張瑄題 成化甲午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 明刊本

明河尚選

王樵序 隆慶戊辰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 明刊本

明王應龍題

王應龍序 嘉靖戊午

楊豫孫序

羅洪先序 嘉靖三十七年

吳鳳瑞序 嘉靖癸亥

右周禮之屬

儀禮十七卷 宋刊本

中書門下牒 景德二年

儀禮注十七卷 明覆宋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

九

漢鄭氏註

儀禮注疏十七卷 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注疏十七卷 明汪文盛十行本

漢鄭氏註唐賈公彥疏

賈公彥序

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 宋刊本

宋楊復題

自序 紹定戊子

陳普序

儀禮圖十七卷旁通圖一卷 明刊本

宋楊復撰

呂柟序 嘉靖丙申

賈公彥序

楊復序 紹定戊子

陳普序

童承叙後序

儀禮要義五十卷 舊抄本

宋魏了翁撰

儀禮逸經傳二卷 元刊本

詔宋樓藏書志 **卷六**

元吳澄學

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次

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

文悉行於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

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尙高第弟子兵部員

外郎危素太朴鄉與俊民同官學省乃請而得

之繕寫甚謹校讎甚精於是一時僚友謂宜刊

布以淑來學遂命工繕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

致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

敘其槩俊民泰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

學雖不敢妄議姑卽禮經而論之秦熈旣熄擬

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稀

論著以存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啟門

庭以袂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

奧疏剔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

世有好禮之士先觀註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

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迺知俊民之

言爲不妄也集賢公以爲然遂書於其端云至

正十四歲次甲午七月旣望奉直大夫國子司

業李俊民謹序

詔宋樓藏書志 **卷六**

儀禮十七卷 元刊元印本

元敖繼公集說

儀禮何代之書也曰周之書也何人所作也曰

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愚亦意其或然也何以

言之周自武王始有天下然其時已老矣必未

暇爲此事也至周公相成王乃始制禮作樂以

致太平故以其時放之則當是周公之書又以

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

益有以見其果爲周公之書也然周公此書乃

爲侯國而作也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

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皆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決爲侯國之書無疑矣然則聖人必爲侯國作此書者何也夫子有言曰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

主

鬼神達於喪祭冠昏射御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以夫子此言證之則是書也聖人其以爲正天下之具也歟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盛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其以是乎其後王室衰微諸侯不道樂於放縱而憚於檢束也於是惡典籍之不便於已而皆去之則其歸之受於王朝者不復

藏於有司矣歸之藏於有司者或私傳於民間矣此十七篇之所以不絕如綫而幸存以至今日也或曰此十七篇爲侯國之書固也豈其本數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經文與其禮之類攷之恐其篇數本不止于此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禮耳而其昏禮喪禮則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之有覲禮但用於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六

主

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經之所嘗言禮之所可推者而知之也而況其間又有不盡然者乎由此言之則是經之篇數本不止於十七亦可見矣但不知諸侯既去其籍之後卽失之邪抑傳之民間久而後失之也是皆不可得而攷矣記有之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經禮卽十七篇之類也其數乃至於三百者豈其合王朝與侯國之禮而言之歟若所謂曲禮則又在經禮

之外者如內則少儀所記之類是也先王之世
人無貴賤事無大小皆有禮以行之蓋以禮有
所闕則事有所遺故其數不容不如是之多也
去古既遠而其所存者乃不能什一也可勝歎
哉夫其已廢壞而亡逸者固不可復見矣其幸
存而未泯者吾曹安可不盡心而講明之乎固
不宜以其無用於今為說而絕之也繼公半生
游學晚讀此書沉潛既久忽若有得每一開卷
則心目之間如親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與之
揖讓周旋於其間焉蓋有手之舞足之蹈而不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

古

自知者夫如是則其無用有用之說尙何足以
帶芥於胸中哉嗚呼予之所玩者僅十七篇耳
而其意已若此設使盡得三百三千之條目而
讀之又將何如耶此書舊有鄭康成注然其間
疵多而醇少學者不察也予今輒刪其不合於
經者而存其不謬者意義有未足則取疏記或
先儒之說以補之又未足則附之以一得之見
焉因名之曰儀禮集說自知蕪陋固不敢以示
知禮之君子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亦未必無
小補云爾大德辛丑孟秋望日長樂敖繼公謹

序

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皆有記四篇則
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
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
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
意者也舊各置之於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
而不敢與之雜也漢藝文志言禮經與記各自
不相合也今乃各在其本為篇數是班固之時經記猶
篇後者其鄭氏置之與朱子作儀禮通解乃
始以記文分屬於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使
予作集說而於此則不能從也予非求異於朱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

古

子也顧其勢有所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
之記有特為一條而發者如士冠記云始冠之
有兼為兩條而發者如聘記云大夫未成
有兼為數條而發者如冠記云適子冠於
也云云之亦有於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如
其昏禮士昏記言婿見妻父之類是也若其
但為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
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
其記文有不可附於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於
其篇末見之否則於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

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於記文亦皆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攷之則亦不為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為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為也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取焉爾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且夫易之為書也更四聖而后成伏羲畫卦爻文王周公作卦爻之辭孔子作文言彖象之辭其始也四聖之書或前或後各居一處不相雜也後世學者乃各分而合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

十一

之以從簡便及至朱子復釐正之以復古經之舊夫文言與彖象之辭可以附於每卦每爻之下者也朱子猶且正之蓋不欲其相雜也而况此記之文有不可盡入於本篇每條之下者乎由是言之則予之不敢用通解之法也亦宜矣又何足惟焉大德辛丑仲秋望日長樂敖繼公書

按每頁二十四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字體遒勁每卷後有攷異一葉元版中之最精者

經禮補逸十卷附錄一卷 明初刊本

元汪克爾撰

六籍之缺也久矣而禮為甚漢興區區撥拾於秦火之餘而淹中古經旋復散失所存者十有七篇而已周官雖後出而司空之篇竟莫得補一二載所傳又往往雜以秦漢之記然則學者之欲觀夫成周三千三百之日之全固亦難矣宜乎其學之寥寥而莫講也雖以韓子之賢尚苦難讀而謂於今誠無所用矧他人哉至宋慶厯元祐諸儒先後慨然有志於復古及朱子乃始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六

七

斷然謂周禮為禮之綱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於是創為條目科分臚列出入經傳補其遺缺以為王朝邦國家鄉學禮而喪祭二禮則以屬門人黃氏其有功於學者甚大然其書浩博窮鄉晚進有未易以遽究者祁門汪先生德輔父問嘗因其成法別為義例以吉凶軍賓嘉五禮之目會粹成書名曰經禮補逸辭約而事備讀者便焉學禮之士誠能因汪氏之所緝以達于朱子之書三千三百之日雖不可復觀其全然郁郁乎文之盛豈不若身履而目擊之矣

乎昔者竊聞之禮學之在天下有君無臣則不能以明制作之本臣能而君不之好則議論無益於當時必有大有爲之君而復有善制作之臣因治定功成之餘以明中和之化而後禮樂之興可必然則此其時也惜乎先生老且病矣明良在上甯不有徵于斯文矣乎先生生朱子之鄉嘗游番禺吳公可翁之門篤志古學老而彌厲著書滿家真古所謂鄉先生者也間出是書以相視且謂先人 吳公爲同志友故俾序焉魯於先生無能爲役然承命不敢辭也洪武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

六

二年歲在己酉秋八月下泮臨江諸生曾魯序

程敏政序 弘治六年

程敏政跋 弘治十年

內外服制通釋七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車塚撰

余聞雙峰先生服制有書舊矣而常恨莫之見也年幾耳順先生之子大雅翁始編以示余且俾題其首余以晚學辭不獲遂爲之言曰美哉是書其文公家禮之羽翼歟或曰喪服之制家禮備矣此書之作不殆於贅乎哉余謂不然家

禮著其所當然此則釋其所以然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徒由之而不求以知之可乎哉此先生之書所以作也然禮有冠昏喪祭而此獨有取於喪又何歟禮之行由於俗之厚俗之厚由於喪之重也周公所以成周家忠厚之俗亦惟喪祭之重而已喪祭之重民俗之厚也民俗厚而后冠昏之禮可行矣噫親喪固所自盡也世降俗澆齊斬且莫之盡况期功乎期功之正者且莫之盡况若義若降若加者乎噫安得如先生者出而司風俗之柄卽是書而躬行之且律天下之人盡行之則變澆爲淳有不難者矣噫後之人讀是書而昧於天理者烏足以知先生之心哉先生姓車氏諱塚字經臣玉峰先生之委也至元後已卯暢月下泮葛屋野人牟楷仲裴謹敘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六

九

先君成此書未脫稿而更化及逃竄山谷竟以疾終家塾悉爲煨燼時瑤兄弟尚幼若罔聞知泊長有識而手澤無存蚤夜痛心有負先志歲庚午春先師栖筠鄭先生亡瑤往弔于先生書房中見內外服制通釋一書儼然具在驚喜無

地柄筠蓋先君之愛友曾傳之于是編寫成帙
眾謂是書有補世教瑤不敢私遂錄諸梓與眾
共之至元後戊寅孟春望日孝男瑤百拜謹識
是書之出可與文公喪禮相表裏而並行也或
曰朱子一代道學之宗其肩可比乎曰不然朱
子于是書猶君子之射也吾伯父雙峰于是書
乃養由基之射也學博而精詳而明有補家禮
之未備有發前賢之未發非謂學問相高也為
之圖使人易見為之釋使人易知易見易知親
疎隆殺之等人人可得而盡矣必師友講說云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

三

乎有補于治教明矣時至元後戊寅仲夏中泮
從子惟賢百拜謹跋

雙峰先生內外服制通釋余聞其書舊矣今始
獲一觀其發明朱夫子家禮殆無餘蘊豈曰小
補之哉因思艸角時從玉峰先生于上蔡東湖
書院引試聖則堂舉孟子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章為題先生曰此帝堯命契教天下萬世以
人道之始也余對曰朱夫子喪禮一書豈非教
天下萬世以人道之終乎先生喟然曰小子真
能以三隅反矣雙峰先生五峰先生之委也宜

其熟于禮也烏乎微契不能啟之于前微朱夫
子不能成之于後微先生通釋又不能使人行
善而習察也讀先生之書者孝弟之心油然而
風之于草雷之於蟄豈曰小補之哉時至元後
庚辰六月望日東海布衣此山張復謹跋
右儀禮之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

三

頤宋樓藏書志卷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禮類二

纂圖互註禮記二十卷禮記舉要圖一卷宋刊宋印本 季蒼

藏

漢鄭氏註

按此南宋麻沙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二十五六字不等鄭注下附陸氏釋文釋文之後為重言重意重言者其文同也

頤宋樓藏書志卷七

卷七

一

重意者其意同也讓字缺筆蓋孝宗時刊本也字體與三山蔡氏陸狀元通鑑北史新唐書同當是麻沙本之最精者

禮記注二十卷明覆宋本

漢鄭氏注

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宋刊十行本

漢鄭氏注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等奉勅撰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

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禮記正義序

孔穎達序

禮記注疏六十卷明刊九行本

漢鄭氏注唐陸德明釋文唐孔穎達疏

孔穎達序

禮記正義序

小戴記纂言三十六卷元刊元印本 汲古閣舊藏

元臨川吳文正公纂言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為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為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

頤宋樓藏書志卷七

卷七

二

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為之法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勤取殘篇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為是作類禮二十篇不知其書果何如也而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助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

為記呂氏既不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為幸其人
網存於文集猶可攷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
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
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它篇之文今則不
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
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
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
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
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實為禮之正經亦不可
以雜之於記其冠義皆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七

三

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為傳以附經後矣此
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
藻通記小大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
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
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
問六篇既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
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既
祭而郊特牲祭儀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
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
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

自為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
為是書之終嗚呼由漢以來此書千有餘歲矣
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始欲為之是正而未及
竟豈無所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取其意修而
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先後始終頗為精審
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非
但為戴氏之忠臣而已也

右文正公蚤年序次小戴記之正文而書其後
如此今載其語于纂言之首庶 者有所攷云
按每頁二十行行二十字字大而適紙質瑩潔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七

四

元板中精品也有汲古閣印記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明刊本

臨川吳文正公 纂言

王守仁序 正德庚辰

唐顯悅序 崇禎己巳

張養序 崇禎二年

王象晉序

三禮考註六十四卷 明刊本

翰林學士臨川吳澄考定

羅倫序 成化九年

吳澄序

雲莊禮記集說三十卷 元刊本

元陳澔注

自序

雲莊禮記集說三十卷 明刊本

元陳澔注

自序

凡例

程廷珙序 成化壬寅

大戴禮記十三卷 明覆宋本 梁上佐舊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 五

元九江太守戴德撰

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為卷唐志但云十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別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蓋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 兩篇七十三 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

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耶

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也然哀

公問投壺三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

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

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於荀卿

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傳則見於賈誼疏問與經

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為信

都太傅聖則為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

守未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于七十

子之徒後之學者僅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 木

矣其深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

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

不備也予家舊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

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懼其浸

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攷焉

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元吉書

梁氏手跋曰宋刻本傳者絕少此吾家九山公

以四金從京師琉璃廠得之蓋希世之珍也乙

卯春重裝竟聊志數言以詔後人使知永保云

上佐

禮書一百五十卷 元刊本 季滄葦舊藏

左宣議郎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進

自古帝王之為治禮樂其具也政刑所以輔其成者歟仲尼之言為邦夏時也殷輅也周冕也韶舞也放鄭遠佞其政刑之所以行歟故先儒之言曰有關雉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周官之法度政刑也關雉麟趾之意其禮樂之本歟秦漢而下有天下者於禮樂乎何有而所謂政刑者豈必出於天理人心之中正者哉是以昔人深歎乎百世之無善治也我皇元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

七

太祖皇帝受天命以興列聖繼作至於世祖皇帝一統天下立朝廷定制度以御萬方郊廟社稷之祀享朝廷之會同斟酌前代衣服鼎俎之制金石羽佾之節以奉於天地神祇祖宗以合其宗王臣鄰百官及四方之來賓者駸駸乎禮樂之殷矣然而喪亂既久生息未復舊染之俗未盡變通乃建郡縣置守令托之以民社統之以方伯連率聯絡周密治法修明而又寄耳目於御史之臺分中外為廿四道稽諸近代置提刑按察之官蓋將約其民而使盡協於中者矣

後又易提刑為肅政其意豈不欲刑錯不用率之以正而民無不正焉意禮樂其在是矣閩為東南文物富庶之邦其部置憲踰六十年吏民之所共識者其長貳數有儒臣來居以治教之所以仰體聖心於行事之間者亦莫不盡其思矣今皇上如天之仁覆育寰宇功成治定殷荐崇配固其時乎耳目親切之司豈有內外之間哉去年僉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始欲發明其微而推充之乃得故宋太常博士陳祥道所著禮書與其弟暘所進樂書送郡學官刻而傳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

八

之方鳩工而趙君移節浙右於是經歷前進士達理惟實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汝遴允中相與警校而完成之二君與趙君之意所以見憲府設官之本旨而欲贊成聖治於今日者也乃使郡儒學訓導韋泰訪集於臨川山中而使之叙焉夫禮學之事大矣三君子之心至矣集何以言之哉竊嘗論之歷代之史載其所謂禮樂者略可見焉唐開元禮盛矣宋承五季之後禍亂粗息乃勅劉溫叟李昉等損益開元之書為開寶通禮嘉祐治平間姚勗蘇洵修太常

檢討以成而陸佃張璪之所定也議者以爲簡繁失中又或以爲雜出眾手其論蓋未定也而陳氏之言曰考六藝百家之文以究先王禮樂之迹辨形名度數之制發仁義道德之蘊凡廿年而後成書進書在元祐更政之初其有待而發者歟或曰陳氏之爲書因聶崇義之圖辨疑補缺采繪尤精書存繪本不甚傳於世爲可惜也方是時濂洛關西諸君子之言具在學者得其說而有考於陳氏之書則道器精粗兼備矣若夫樂之爲說尤有感於陳氏之言焉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

九

其曰中則和過則淫斯言也先王復興不可易也宮商角徵羽五聲之正也角之於徵羽之於宮其間音節既遠故上下之間有變宮變徵之設二變之不復可生是以二變不可無而七均備矣十二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之調而非二變不足以成自然之理殆不可易是故宋之議樂也急於中聲之求而七均以成調者無所議也舊法以黍定尺以尺定律王朴用縱黍之定尺而管之容黍爲有餘胡瑗用橫黍定尺而管之容黍爲不足且黍之生豐凶大小不可齊也

故范鎮之爲雅樂亦不可定然則中之不可得而過不及之差誠有如陳氏之所憂者而陳氏之說獨於二變四清之聲是去者其必有特見矣哉蓋其書見於建中靖國之年時君方自聖以聲爲律而身爲度二變之外四清之餘不復可理怨思哀怒之交作無以爲國而陳氏之說孰與之施行哉此又大可慨者也二書之出學士大夫好古博雅者必將致其問學焉國家有大制作將有徵於諸生二書不虛作而三君之志得矣是爲叙雍虞集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七

十

天地高 至 窮聖人
法天地 而使之安防其情
而使之不亂 所由興焉記曰大樂與天地
同和 與天地同節謂禮樂之本也 軍
賓嘉之儀式五聲八音十二律之條理禮樂之
文也本蓋百世不易文鑑損益隨時此二帝三
王之同於治也道 周上替下僭攻奪篡弑
之相仍而禮 之本 夫仲尼無位不得
宋之衰惜陽襄之去其文
秦燔以後禮樂無書博士 學

臆說言人人殊叔孫行之

曹褒

議之而不行茫茫宇宙

無用者二千

年矣安得夢寐中古

宋元祐間三

山陳祥道作禮書

經

百氏之言而得其

制度之要

會同之禮

車旗服器之制靡不

悉備他日其弟陽又作樂書定五聲十二律之

本二變四清之辯雅夷衷正之分粲然明白成

一家言惜時尚安石新說二書雖出竟未有傳

習之者皇元積德百有餘年聖上銳意中古禮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

十一

樂之治儒臣行四方購求遺書不知幾人而二

陳之書莫有知者晉甯趙公宗吉來僉閩憲求

二書於民間二年而始得之送郡學官方鳩工

鉅梓而趙公移節浙右繼是經歷前進士達君

可行知事前國學貢士張君允中取而緝閱之

曰是大有益於制作者豈可使之沒沒耶爰命

前國學貢士福州路府判官保奉訓董其事郡

學正林天質會諸儒相與校讐而完成之是歲

仲秋釋奠之前一日翰林學士臨川邵庵虞先

生序成將命適至嗟夫作者不斲人之知知之

者常在百世之後二書不行於昔而行於文明

盛時豈偶然哉必有服習而得其說以贊聖代

之制作者非曰小補云爾禮書凡一百五十卷

樂書凡二百卷至正七年龍集丁亥八月三山

後學余載謹序

校勘督工直學楊聰直學張文俊司書張伯通

六齋訓導葉鉞黃誠陳淦陳良琛鄭拱辰韋泰

福州路儒學正陳彬福州路儒學教授林光大

進禮書表

自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

十一

建中靖國元年尙書禮部牒

案此南宋刊本元人得其版而重修之冒爲己

有余見吳小帆觀察所藏較此本印在後樂書

後陳跋改慶元爲至正陳岐爲林光大此則初

印本也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

行每行三十四字版心有字數間有刊工姓名

卷中有結廬東山下白文長印季振宜藏書朱

文長印五硯樓朱文長印東吳席氏珍藏圖書

朱文方印其版明時尙存南監見古今書刻然

明印本脫葉數百此本有斷版而無缺頁猶元



時印本也

禮書一百五十卷 宋刊元修本 袁壽階舊藏

宋左宣議郎太常博士陳祥道上進

虞集序

余載序 至正七年

校勘督工銜名

進禮書表

自序

建中靖國元年牒

案此本較第一本印本較後卷中有嚴蔚豹人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七

三

白文方印二西齋藏書朱文長印嚴蔚白文長

印五硯樓朱文大方印袁氏又愷廷禱之印朱

文兩方印

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禮十四卷 宋刊本 天籟閣舊藏

宋楊復禮

先師朱文公集家鄉邦國王朝及喪祭禮皆以

儀禮為經而諸書為傳名曰儀禮經傳通解慶

元丙辰先生六十有七矣而家鄉邦國之禮始

成王朝禮大綱舉而未脫稿惟喪祭二禮屬勉

齋黃先生編次篇帙浩繁倍于家鄉邦國王朝

諸書久而未就文公晚年與勉齋書責望尤拳

拳也及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修祭

禮卽以其書稿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

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而退啟緘伏

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

詳其經傳異同註疏牴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

非消亂紛錯甚眾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

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議以待先生筆削不

幸先生卽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

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

明宋樓藏書志 卷七

四

慮續刊喪禮又取祭禮稿本併刊而存之以待

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稿本未有取

其書而修定之者願復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

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

竊不自揆遂據稿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

成其書儀禮正經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二篇

僅存後之言禮者必稽焉故以冠于祭禮之首

篇此後皆蒐輯周禮禮記諸書分為經傳以補

其闕夫祀天神祭地示享先王禮之大經也故

綜之以通禮禮莫重於祀天故首之以天神天



子事天明事地察故次之以地元大宗伯吉禮十有二而享先王在祀天神祭地元之後故次之以宗廟有天下者祭百神故次之以百神有正祭之禮有因祭之禮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平彌若是之類皆因事而祭之故次之以因祭天子親耕以其采盛王后親蠶以為祭服牲殺器皿禮樂不備不敢以祭故次之以祭物禮有專一事而言者如天神地元以下是也有統論凡祭祀之禮者如祭名祝號之類是也故次之以祭統而禮之行也又有變禮有殺禮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

五

有失禮故並見於是篇之終焉恭惟文公平日篤志禮書於祭禮雖未屬筆而討論攷覈為尤詳如郊祀如明堂如北郊如古今廟制如四時禘祫之類皆歷世聚訟大公案諸儒未能究見本末遷就依違莫之釐正悉經先師折衷而論始定故引而歸之於各條之下凡散見於它集前後不同時記載非一書者今並著見於祭禮之本篇俾後之讀禮者有所據依而取正焉此則先師扶植綱常垂世立教之本心也載念先師經世宏綱莫重此書莫如禮禮未就小子狂

簡述而成之所懼識見有蔽義理難精然天下公理無彼我習禮君子儻裁而正之以歸於至當是則先師所望於後人之意也紹定辛卯七月望日三山楊復謹序

逢辰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祭又禮之所以報本反始也百王之禮至周而備三百三千之儀皆文王周公精神心術之所寓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莫盛於周也不幸厄於秦火漢興高堂生所傳僅十七篇祭禮則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

末

惟特牲少牢有司微而已然皆大夫士之禮大夫以上無傳焉厥後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非獨竟無全書况又雜以誠緯之學寥寥千載間承訛襲舛大經大法幾於壞爛而不收良可歎也至躔瑞下缺宋文運有開列聖相承於禮尤謹初基則有開寶之通禮其後則有慶曆之太常禮而儀禮之疏亦汲汲是正真斯文之大幸也奈何王氏新學廢黜禮經使後之學者無所尋究至有老死而莫知其說者於是大師微國朱文公起而條理之挈儀禮正經以提其綱

輯周禮禮記諸經有及於禮者以補其闕釐爲家鄉邦國王朝之目自天子至於庶人之禮總爲成書所謂儀禮經傳通解是也下缺師事之朝夕侍側誨誘不倦且謂逢辰曰欲學者其成此書者朱文公之心也以祭禮稿本付復者黃先生之心也自南康張侯處併刻于郡齋故今四方朋友所藏皆祭禮稿本未有取而修定者竊自惟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於是研精覃思蒐經摭傳凡日湖所藏之書繙閱殆徧蓋積十餘年而始成書正經則以特性少牢有司徹爲先所以尊聖經也補篇則自通禮而下凡天神地祇宗廟百神以至因事而祭如建國省方師田行役等與夫樂舞器服無不備焉而必首之以天神者所以明大分也其間大綱目大議論如南郊如明堂如北郊如古今廟制如四時禘祫之類皆歷世聚訟而未能決嘗經文公折衷而論定者則以類相從而各歸其條貫使畔散不屬者悉入於倫理龐雜不經者咸歸於至當由是儀禮經傳通解始爲全書而文肅公之志遂矣噫此非特二公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

七

志亦文王周公孔子之志也夫自秦人絕滅典籍之後禮學更千載而無傳朱文公奮然以興墜起廢爲任禮書更再傳而未就而祭禮卒結衷於信齋之手是豈偶然之故哉近世眞文忠公德秀移書信齋謂此書乃千載不刊之典其間援諸老先生之說破諸儒之繆極爲有功當藏之奉常以爲議禮之據非他著述比也且欲撤進而未果端平初禮寺聞之嘗行下福州就其家抄錄而藏之矣第其私家無力可以自進日遷月改今十餘年逢辰重惟此書關係甚大且嘗親睹先師用心之勤不忍其束弃高閣而不大彰闡於世又念先師編述之始嘗取儀禮十七篇悉爲圖列之每章之下凡先王制度名物之要以圖攷書燦然如指掌有志於禮者尤不可以不知蓋有祭禮則通解之書始全有儀禮圖則通解之書始爲大備先師平生精力盡萃於此謹以祭禮下缺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七

六

禮通解上表

上缺 既賞

肄業於朱熹又親受稿於黃幹謂郊天祀地國家之重事而尊祖敬宗聖明之本心慨鉅典之

放紛恐舊聞之失墜臣雖蒙陋親獲師承延致于尊經之樓徧閱萬卷暨至乎絕筆之口迨逾十期羅絡百氏之異同訂正諸家之訛舛搜討磔裂而各從其類品量裁正而畢得其中維纂輯之深功實關繫于大典向遺編已上於冊府今全帙宜備於容臺念中天再造以來符積德百年之運禮樂白天子出願賜燕閑之觀遵豆則有司存庶補駿奔之列斯為盛矣夫豈偶然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聖集大成道全眾美類禮望徧虞帝主祭而享百神夙夜祗勤周王志祀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

五

而稱殷禮 六以為七宜咸五以登三遂使名儒所修悉為聖時而出人文不闡古典大明儀禮考文式表一王之制作詔今傳後永為萬世之據依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先師臣楊復祭禮書八十一門其十四卷謹繕寫為二十帙并儀禮圖十四帙分為三釜內各用黃綾夾複封全隨表上進以聞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六年十一月日省劄備中書後省狀準都省送到江西提刑鄭逢辰奏申謹以祭禮書分

為二十冊并儀禮圖十四冊繕寫一部裝封具表繳進外謹以一部申納朝省欲望敷奏乞下此書於禮寺以備討論不獨稽古可為盛時之光而詔久傳遠實天下後世之幸信齋楊先生復隱德不斲歿已十年欲望朝廷特與褒贈以為身後之榮其子心得併乞朝廷特與甄錄以旌先賢之後事并 下缺 郊社宗廟之禮乃治國大典凡品節儀文自有當然而不可易者古禮湮廢俗學苟且而議禮於國者紛紜淆亂靡所折衷先儒朱文公裁定禮書蒐墜典而垂憲言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七

五

蓋集聖賢之大成為邦家之明法然祭禮終于未就楊復學于其門承文公之素志而能卒其高弟黃文肅公翰未卒之業采傳質經据古辨俗條目明縝工力精深而參取諸儒之議論各有据依又以儀禮別為之圖悉從其彙宏綱大義既已昭白至儀物司存亦罔遺漏可謂克荷師門之傳者矣近世名儒真文忠公尊愛其書謂足以破諸儒之謬為千載不刊之典殆非溢美委是有補於國與尋常泛雜進書者不侔楊復宜有褒贈其子心得助成編纂用力有年併

議指揮十一月三日奉聖旨楊復所修祭禮書儀禮圖付太常寺收管以備參稽禮典楊復特贈文林郎其子心得特免文解三次右劄付楊復本家

勅故福州進士楊復士有窮經明理精於儀文身歿而言立是可旌也已爾神厚莊敬早就正於考亭善說禮服討論折衷以約訂博彙爲成編克績其志有功於教不幸云亡門人以其書上朕爲之太息超昇文資以示褒異朕於斯道亦拳拳矣來者勉焉可特贈文林郎奉勅如右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

三

牒到奉行清祐七年四月十三日

案每葉十四行每行十五字小字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天籙閣朱文長印項墨林鑑賞章白文長印原本十四卷八十一篇今卷第三全缺卷一卷十四亦不全以呂留良刻本較之脫落舛錯妄刪妄增竟無一合卽以卷二少半饋食禮一篇言之乃書卦卦于木下脫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籍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吉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凡五十

字屨入鼎俎注文四百餘字脫註文二百四十餘字乃釋橫立筮注下妄增疏曰云云七十餘字宿注祭日當來下妄增古文宿皆作差六字是儀略下妄增故云大夫儀多也云云九十餘字前宿一日宿戒尸下注又將爲筮妄改又爲于偽反五字大約無一條不增改無一葉無舛錯呂留良謬妄至此明季國初竟負重名一時時文鬼附之如雲致蹈滅門之禍殆有以也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七

三

爾宋樓藏書志卷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春秋類一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刊蜀大字本

杜氏注

杜預序

案此宋蜀大字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周氏藏書之印朱文長方印詩雅之

爾宋樓藏書志卷八

印白文方印廷吹氏朱文方印餘詳儀顧堂集

春秋經傳集解殘本十五卷 宋刊建大字本

杜氏注

杜預序

案存宣上第十卷襄二十五卷襄三十六卷襄四十七卷襄五十八卷襄六十九卷昭元二十卷昭四二十三卷昭五二十四卷昭六二十五卷昭七二十六卷定上二十七卷定下二十八卷哀上二十九卷哀下三十卷餘詳儀顧堂集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宋相臺岳氏刊配明覆本

杜氏注

杜預序

案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每卷末有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十字篆文橢圓木記左線外標某公幾年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版心魚尾全墨上魚尾之上下魚尾之下有細墨線卽世所謂小黑口也明時爲沈氏藏有沈士林大章及坤卦三印嘉慶中歸黃蕘圃已不全卽百宋一厘賦中所謂春秋泰半者也明覆本無卷末木記及版心字數刻工姓名又改魚

爾宋樓藏書志卷八

尾爲空白耳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明覆相臺岳氏本

杜氏注

杜預序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明覆宋小字本

杜氏注

杜預前序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宋刊十行本

杜氏注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臣孔穎達疏國子博士兼大中允贈齊州刺

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杜預序

孔穎達序

中書門下牒 景德二年

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 朱刊十行本

漢何休學 **唐**徐彥疏

何休序

中書門下牒 景德二年

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 明刊九行本

漢何休學 **唐**徐彥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八**

何休序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唐國子四明助教楊士助疏國子

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

德明釋文

范甯序

春秋穀梁注疏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晉范甯集解 **唐**楊士助疏

范甯序

春秋集傳纂例十卷 明嘉靖刊本

唐陸淳纂

自序

春秋集傳微旨三卷 舊抄本 呂氏舊藏

唐朝議大夫守國子博士陸淳纂

春秋集傳辨疑十卷 舊抄本

唐陸淳纂

春秋一其經而三家異其傳學者如目多歧茫
洋不知適從聖人之境雖勞無到日矣近古固
多議其非然出於臆斷學者愈惑以聖人之蘊
如彼其深而專斷於一中材之臆其可惑也宜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八**

矣唐有陸氏總啖趙之說為纂例為辨疑所得

獨多於近古以啖趙之賢而陸氏兼之其得多

也亦官矣攷其舐排誣妄剔抉潛隱如剪榛莽

見坦夷聖賢之境可直趨而遠到矣纂例雖傳

而世不全獨辨疑無遺辭而學春秋者當自辨

疑始故予廣其傳慶歷戊子吳興朱臨誌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明覆宋小字本

蜀楊慎先撰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明永樂刊本

家著錄人名氏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舊抄本 錢遵王舊藏

宋孫復撰

魏安行跋 紹興辛未

吳氏手跋曰予收得舊抄本春秋尊王發微書體頗端楷玩其圖記蓋虞山錢遵王先生舊本嘗載諸讀書敏求記殆卽此也述古堂之書後盡歸于季滄葦侍御滄葦既沒又復散去此雖崑山片玉猶足以想見當時之盛也因取通志堂刊本手校而藏之乾隆己亥秋日兗牀騫

頴濱先生春秋集傳十二本 明刊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 五

宋蘇轍撰

自序

龍學孫公春秋經解十五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孫覺莘老著

自序曰春秋者魯國之史孔子老而後成之書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又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刪詩書定禮樂在於反魯之年而贊易在於五十之後也春秋止於獲麟而孔子沒於獲麟之後二歲耳是孔子於未沒之前猶記春秋之

事則春秋之於六經最爲晚成也孔子於未老之前不作春秋必其老而後作者蓋孔子尙壯猶冀當時之君有能感悟而用之者矣奈何周旋天下至於窮老而一邱之地不可得一旅之民不可有孔子之年益老而天下之亂不止至於臣弑君子弑父而天子不加誅方伯不致討三綱五常掃地俱盡孔子於是因魯之史以載天子之事二帝三皇之法於是乎在春秋之所善王法之所褒也春秋之所惡王法之所棄也至於修身正家理國治天下之道君臣父子兄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 六

弟夫婦之法莫不大備故前史云爲人臣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爲人子而不知春秋必陷大逆之罪故學者不可以不務也春秋之作蓋以天下無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誅罰褒賞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作春秋之意而杜預何休之徒又妄爲之說如杜預之說則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攷其眞僞而志其典禮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若如其說則孔子乃一史官爾春秋記曰作之又徒因其記注即用舊史則聖人何用苟爲書也何休之說曰春秋將以黜周王魯孔子爲天下無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魯如經書王正月者大一統也先王者卑諸侯也不書王戰者以見天下莫之敵也書王而加天者別吳楚之僭僞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謂之黜周乎作傳者既不解孔子所以作春秋之意而注釋者又妄爲之說至今好怪之徒更增引血書端門諸識緯之說以解春秋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

七

此啖氏所謂宏綱既失萬目從而大去者也故自孔子之沒能深知春秋之所以作與春秋之所以存者唯孟子爾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意以謂王者號令尚行於天下而於號令之中有過差失繆則詩人得以刺規而正之至其大亂而王道板蕩號令不行天子名存而已則孔子作春秋以代其賞罰也春秋既成孔子不久而沒又其書刺譏誅絕多病當時之人可不顯傳於世故門弟子受業春秋者無聞焉其後遂有春秋五傳鄒氏

夾氏久已不傳而左傳公穀代興於漢然其祖習傳受傳記不明如習左傳者即托爲邱明言與孔子同其好惡又身爲國史所載皆得其真然左氏之書時亦失繆此亦黨左氏之言也習公穀者又言孔子經成獨傳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若二子同出子夏之門不應傳有同異此亦黨公穀之言也三傳之出既已訛謬諸儒之說不可據依但當取其是而舍其非爾春秋之名說者亦眾如左氏說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又孟子亦曰晉謂之乘楚謂

爾宋樓藏書志

卷八

八

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是孔子於未作之前已名春秋孔子因之不改也杜預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綜以爲所記之名也孝經亦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言春秋可以舉四時杜預之說爲得矣三傳之作既未可質其後先但左傳多說事迹而公羊亦存梗槩陸滄以謂斷義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而穀梁最精深且以穀梁爲本者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唐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即

以所聞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云

右高沙鄉先生龍學孫公春秋解發明聖經之
隱奧折衷諸儒之是否學者願見而不可得前
政邵君出家藏木刻板郡齋其惠後進也博矣
茲復移書以樞密跋語俾附益卷末又且見景
仰不忘之意余敢不助成美事慶元改號朔旦
橋李張顏書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之時詩未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
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

九

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
沒更秦燔火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
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
昔通儒遠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
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
六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宮非廢而不
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
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飫盡發聖人
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
之所未言者啟其關鍵使學者得以稽其門叩

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

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
書屬余為序以余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托
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於茲有年矣而
不敢操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
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
耶晚學後進妄以荒辭巧曼之非惟不足以為
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
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
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謂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

十

焉可也龜山楊時序

綱因讀龜山文編見其為中丞孫先生作春秋
解後序竊謂楊公學達於經今於是書尊信推
予若弟子之於其師後學觀此當知所依歸矣
敬鈇諸梓以補前之未備云時嘉定丙子仲春
上泮郡守新安汪綱書

龍學孫公蚤從安定胡先生游在經社中最有
聲而尤深於春秋晚患諸儒之鑿彼此佩劍竄
飾我聖經乃摭其所自得為之傳凡先儒之是
者從之非者折衷之義例一定凡目昭然誠後

學之指南也而傳者蓋寡余曩得之親故問愛其議論之精審而文辭之辨博也常欲刊行與學者共之而力所不能既來秦郵以爲此公之鄉里也近世兩淮如合肥之包孝肅集山陽之徐節孝集皆因其鄉里而易以傳布吾之志遂矣適值大歉朝夕汲汲焉荒政之是營未暇及此越明年歲稔公私粗給於是樽節浮費鳩工鏤板真諸郡齋以永其傳其間無解者多不備其經文今謹仍舊弗敢增也嗟乎書之顯晦蓋亦有時如公名節著於當時載在信史爛如日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十一

星固不待此以爲重輕然公平生之所留意今得百有餘年猶未顯行於世余獨寶藏之又適承乏於公之鄉里得以遂夙昔之志則此書之傳疑若有待也紹熙四禩仲春陽羨邵輯敘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郵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予每得而聽之一日先君爲余言初王荆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傳已出一見而有其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

也不列於學宮不用於貢舉者積有年矣爰自近世是經復行而學士大夫亦罕知有莘老說也已而歎曰吁孫先生之書其遂湮沒已乎何其久而未顯也麟之應之曰此書豐城寶也隱顯亦各有時不幸而埋光鏡采於今之世然而龍泉太阿之氣自當夜動斗牛復有達識之士如張茂先輩表而出之以爲天下後世利蒙之器亦必有日矣後數年有文定胡公著春秋傳以進於上學者皆傳之而先君不及見也予近得之常反覆其義蓋與莘老之說合者常十之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十二

六七然莘老發明聖人之奧舉三傳以斷得失反覆折衷著爲通論其旨詳而明深而當異說不得而破此其遠處文定似不及也因暇閑說序并述於後海陵周麟之茂真春秋識二十二卷，文淵閣傳抄本宋葉夢得撰凡左傳十卷公羊穀梁各六卷春秋辨疑十卷元刊元印本三楚隱士子荆蕭楚著臨江後學性善周自得校正

紹興七年春天子以太陽有異氛氣四合宸心惕然懼無以弭天災詔召中外侍從之臣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將延於廷詎以過失於是兵部尚書呂公祉以銓充賦其舉詞大略云臣伏觀左承直郎新改差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性行恬粹器識宏遠自少年登甲科屏居田里不願出仕日從鄉人蕭楚學春秋明易象博極春秋歷考前代治亂多識前言往行十餘年間所蓄頗富試而用之必有可觀有旨令銓具詞業繳進蓋是年六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三

月一日也銓既進詞業即日除樞密院編修官於是先生終已數年其學始大行於世時宰相張忠獻公浚參知政事張公守陳公與義聞先生名皆願見其書而不可得後忠獻公得先生所著戰辯喟然而嘆謂銓可謂切中時病矣明年銓以妄言不可與金虜和議觸宰相秦檜怒罷編修官削爵竄嶺表凡八年而新州守張楫觀望朝廷意旨奏徙銓朱崖島上又八年而丙徙合江險阻艱難食有併日夜無禦冬而先生之書未嘗一日去手暇則教子且訓生徒各授

一經朝夕肄業所得綴葺成易禮記春秋傳又覃思詩書周官凡十有七年未能卒業然凱費之說訛敬之文皆先生緒餘也銓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凡四入經筵咫尺天顏備顧問或及經學則謹對曰先生實臣之師頃得旨進羣經傳玉音丁盜有速寫進來之諭倘遂一經天日則先生之學嚙然愈光豈特銓得以亂思遺老而已哉羅氏兄弟泳泌博學君子也欲錄板以傳且乞銓序固辭不可於是乎書門人胡銓序案春秋辨疑十卷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行二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四

十三字題曰三楚隱士子荆蕭楚著臨江後學性善周自得校正 四庫所收乃從永樂大典輯出此則其原本也大典篇目相同惟王天子天王辨末又可知矣下脫注文數百字正文數百字書滅辨下篇然後辨故下脫三百餘字餘則無大異也兩本皆只四十五篇江西志萬姓統譜作四十九篇者誤也朱竹垞經義攷僅錄胡澹菴序謂其已佚則是書之罕見可知矣大典本胡序脫二十餘字以澹菴文集較之則此本又有不同澹菴集有蕭先生墓誌亦館臣所

未見也

春秋五禮例宗七卷 舊抄本

宋張洽集傳

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為條綱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踳駁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為纂例其所條例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完密後之說者謂之要例然猶拘於微文舍事從例故事有相濟以成而反裂為數門者非特差失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 五

其始終抑亦汨昏其義趣聖經大旨支離失真迷眩後生莫此為甚蓋人之美惡小大萬殊聖人因其實而被之以名豈顧拘於繩約若乃定其筆削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所在則其旨不辨而自白矣顧予非知經者特懼子弟之溺於斯乃綴緝本文通其乖舛以刊前作之誤名曰春秋五禮例宗蓋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以賢其從違觀者或無間於古今則當信予言之

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雪川張大亨序

春秋傳三十卷 明刊本

宋胡安國傳

自序
總例
諸國興廢說
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七十卷 元本

宋林堯叟注

四凶圖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八 六

十二戰國圖

綱目

案明崇禎時杭州書坊以林注分附杜注而是書遂晦今以合刻本較之有以林注作杜注杜注作林注者不僅奪落刪削已也此猶林氏原書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明成化時有覆本行款同而字較細此則元刊元印本也
春秋集傳十九卷 影寫元刊本
宋張洽集傳

投省進狀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
賜緋魚袋張洽照會洽昨承臨江軍牒備準省
劄訪聞洽多著成書有裨治道可備乙覽劄下
本軍詢訪件目差人齋紙札膽寫並繳申尚書
省以憑投進者伏念洽自幼貧苦且復早孤於
他藝能無所通曉遂發憤積思於文學竊以為
春秋之書聖筆所刊皆因時君之事斷以是非
之公示之萬世而生人之大倫致治之大法所
賴以不泯者也嘗從師友傳習講論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

七

覈研究會其異同而參其中否積年既久似有
得於毫髮之益過不自度取其足以發明聖人
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為之傳名曰春秋集
傳既又因此書之粗備復放先師文公語孟之
書會其精意詮次其說以為集註而間有一得
之愚則亦自附於諸賢之說之後雖平生心思
粹在此書然智識泯耗學殖弗深豈敢自謂盡
得聖人筆削之大指至於地理一書則以封域
分合之參差古今名號之因革此同彼異驟改
忽更散在羣書莫能統會蓋自誦習之初已病

其然乃博稽載籍重加參究竊規司馬遷十表
之模範述為一編以今之郡縣為經而緯以上
下數千年異同之故庶幾按圖而攷百世可知
然而私家文籍所有幾何郡邑圖志未閱千一
雖綱條初立而其間遺闕尚多有之故凡後來
之升降諸書之所未載聞見之所未詳大抵皆
仍其舊而已括括舛謬不敢自保始蓋期於餘
力休暇之時尚求他書增而備之而自登仕版
心志專於所職不復能有所是正問當甲申待
次庚寅奉祠以來僅能整次集註之書粗成編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

末

次猶冀未遂首邱之日凡有一聞一見悉加刊
定使就條理未嘗敢以為成書也載惟草野愚
儒章句末學豈應妄有著述所以犯不韙者不
過因前賢已成之說略加編剗統會羣言拮擊
偽辯以私便觀覽而已敢圖公朝俯加訪問稱
其有補於治道給札取將且欲以上備乙夜之
覽殊命下臨不勝驚懼然在疏遠賤士匿不以
聞祇益為罪但惟此書寔未得為全備故自聞
命之後雖復益加修潤而自顧蕪陋何所取材
踧踖累月不敢以進而終以方命為懼是以卒

忘其冒昧而徑以上陳其春秋集傳二十六卷
春秋集註一十一卷並綱領一卷歷代郡縣地
理沿革表二十七卷並目錄二卷已送臨江軍
繕寫裝褱了畢敢因申發之次具此申控情懷
欲望朝廷先賜看詳如其書無所發明迂濶於
事卽乞免行奏御塵瀆睿覽若猶採其葑菲遂
以投進伏乞敷奏前件所陳冀逃有隱之誅治
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須至申聞者右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端平二年七月日
朝奉郎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賜緋魚袋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九

張洽狀

延祐甲寅季教授捐俸補刊於臨江路學
路學所刊集傳無綱領庭堅延祐甲寅承命校
正遂以此請李廣文併例方爲全書諸費皆廣
文自爲規畫不申支不題助故事成而人不知
第集註沿革未刊庭堅繼今圖之百拜謹識
張氏手跋曰秀水朱葵尊經義攷宋張氏洽春
秋集傳二十六卷春秋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
二十七卷目錄二卷並佚又春秋集註十一卷
綱領一卷存今四庫書內祇有洽集注及綱領

一卷此本爲集傳二十六卷內缺第十八十九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共七卷唯
外附綱領一卷則與集註同疑當日集傳集註
本爲一書自後人專尚集註遂以綱領附之以
行書旣久佚竟亦無從是正洽字元德清江人
爲朱子門人嘉定初成進士歷官著作佐郎卒
諡文憲經義攷又載其曾孫庭堅集註後序云
曾大父文憲公所著春秋集註集傳地里沿革
表三書宋端平甲午宣進於朝付秘閣後集註
刊郡庠景定庚申燬焉皇元大德庚子雪崖黃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十

先生慨是書之不傳而願見者眾欲鈔梓而未
集辛丑歲文臺二提舉張思敬滕賦亦求助好
事者僅成三卷瑞教虞汲留洪上其事於文臺
轉申憲司事時魯齋副使臧公移文本路總府
下學刊刻沿革集傳二書集傳雖成而主司任
事不得其人遂致章卷倒亂文字差訛不可讀
屏廢久之而沿革一書亦無復舉行迨皇慶癸
丑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行移各路春秋用張主
一傳延祐庚寅詔與科目而遠方士友講求傳
注者頗多時李廣文萬敵主教此邦俾庭堅赴

學校正補刊於是集傳始為全書流行四方則此書在元時亦止兩刊此刻字書端謹篇次詳慎其為在後校正補刊之本無疑且古人著書綱目多在卷末此傳因當時本與集注並刻故得附於卷終不必以延祐以後重刊集注而疑其有綱領也至其書大致於三傳之外兼採啖氏助春秋集傳趙氏匡春秋圖微纂類義統陸氏澹集注春秋孫氏復春秋尊王發微劉氏敞春秋傳蘇氏軾春秋集解胡氏安國春秋傳解程子願春秋傳春秋權衡春秋意林孫氏覺春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

三

秋經解集數十家說而折其衷議論平允非後世鑿空者可比自永樂中大全之說行而習科舉者專守一家之言遂棄而不問此可嘆也其沿革表今不傳竟無從識崖畧矣道光甲午烏程張鑑跋

春秋魯十二公年譜不分卷

舊抄本

丁秋水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全氏手跋曰春秋十二公年譜不知何人所纂予於永樂大典中抄得之大略以杜當陽長歷與南宋程氏說所用大衍歷法推定春秋甲子

為主兩家之說不同今彙為一冊得以參攷而見其得失有功於經學之書也子讀二十一史有於歷志中作月朔攷者況春秋之甲子耶抄成別寄一本於江都馬四徵士曰璐因為之志其首乾隆丙辰陽月結崎亭長全祖望

春秋左氏續說十二卷附綱領

文淵閣傳抄本

宋呂祖謙撰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不分卷

舊抄本

宋呂祖謙撰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分

前宋樓藏書志

卷八

三

類內外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程端學曰左氏類編門人所編春秋本義

張氏金吾曰此不分卷自周至論議凡十九門

官制分子目九日周日魯日晉日楚日齊日宋

日鄭日衛附諸小國曰家臣論議分子目七曰

典禮曰兵曰土功曰荒政曰火政曰諸侯政事

曰名臣諺論每門俱前列左傳而以國語附其

後首有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二則年表者以魯

紀年而諸國征伐會盟諸大事列其下綱領者

雜採尚書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國策漢書及晉
杜氏預宋呂氏希哲謝氏良佐之說以爲一書
之綱領也是書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明
內閣書目著錄六卷經義考注佚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左傳類編久無傳本則是書
之佚久矣此本首目完整洵稱奇秘惟不分卷
數與陳氏等所載不符或傳寫者合并歟

春秋分紀九十卷附例要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程公說

司馬子長始爲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三

爲史者咸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釐
而記之一用司馬氏法然則編年果紀傳表書
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興大小分載是爲二雅
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此固紀及世家
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邦賦以成厥有禹貢前代
時若分職以訓專爲周官此則八書之端緒也
左氏身爲國史讀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
遂爲席卷載籍包舉典故囊括萬務非吞異聞
之規摹然事雜而志繁義叢而詞博非宵臆之
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力之強或舉始而忘終

析異合同彙分區別君蓋善學左氏者匪編年
不紀傳若也始君爲邛南校官嘗過漢嘉我先
忠公實爲守君入謁以春秋官制贊焉先公異
之俾侶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輟後三十餘載
書旣藏秘府君弟季與自頌臺薇省作牧宜春
錢而廣之以序見屬於是從君之子子午取全
書緝閱焉年表之卷九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
有六周天王事二魯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書
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有三其餘諸書力尤
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周侯度不恭是非自辨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書

封建廣狹閭餘舛差說多紛紜訂使歸一當曩
之叛棄官入山茹涕修之事定竟死子午語我
猶記遺言吾書始周終肅謹氏金源自出臣子
可忘嗚呼夫子春秋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
貴夏賤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與文君旣殫精
思矣其於義也不惟口之抑又身之自唐以來
或欲獨究遺經閣束三傳不知鑿空而立已見
與比事而探聖心所得孰多使與君同時獲見
此書必將曰吾改是君名公說籍敘宣化故
徙云宿祐三年夏四月乙卯南光游侶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以策小事簡牘而已春秋魯史也仲尼加筆削為垂世之經孟軻氏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嗚呼孟子之言則春秋傳心之要也夫春秋為天子之事當本之周易為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五

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列國之事不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書所可見者大綱存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訟事以求經不為無取然或謂變而富其失也謹公穀二傳解經多而敘事略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詢文而違理嘗竊病之輒推春

秋旨義即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要者附正其下冠有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也自晉以下為世本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為年表世譜書總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因其異而一之此分記所為作也尚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八

五

先兄伯剛自童州至強仕殫思於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力之耗重以感時憤懣沒其元首言之可為楚槍猶幸先一年而分記書脫藁特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為壽也不亦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為廣都主簿臨卽教官公許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玩索探討鈎纂鼠易前後積藁如山先君子先夫人一日閱所坐蒲團穿破意竊嘉之而亦憂之或勸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手答曰學不可已而修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人及吾母

教誨二親固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
出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幼刻意欲自見
於詩文所習博雜兄責之甚厲忝繼名第偶以
祖繼繼悅見知於當代文章家游揚引重謬承
人乏載筆八直禁省而經訓箋與未之有省多
以是有愧於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儲塵
乙夜之覽學春秋者多欲傳抄苦於編帙之夥
誤 恩職牧宜春六閱月綱條粗整因有餘
力刻梓公帑廣其傳於四方兄玉立頎秀蜀之
儒先若李文懿公楊恭惠公劉文節公游忠公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

七

劉清惠公寶謨宇文公皆深知之而鄧元卿薛
中章宋正仲李德秀馮公輔程元甫李貫之張
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
與講論者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
尤加賞而敬愛之厚莫若大諫溫陵傅公公在
朝訝嗣音之間濶適有故吏上謁亟問以安否
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惋不已兄之學於春
秋爲專門然每與仲遜兄揚推今古所著金石
刻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銳欲以不朽自樹立而
皆不克壽可悲也已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

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
之說益以茲事自任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詎止
是耶猶子子任頃歲避地下峽乃盡以兄遺文
篋藏與俱油口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本
留京邑得以參校外誤斯文之不墜失也而忍
使之墮晦無傳可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
幸併燬於兵難矣兄之言行得文節劉公誌墓
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爲序及知
院資政公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怡
慕奚極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八

七

取友之端具載如上方抑以表見吾兄此書非
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
論在人小子不敢得而私也清祐二年癸卯歲
立秋節季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州
事借紫程公許序

韻宋樓藏書志卷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春秋類二

文淵閣傳抄本

春秋說三十卷

宋洪咨夔撰

帝王詰命訖於平王國風變於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於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

十一

往往無天而動於惡然天雖有時而未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被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為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追之一時不能追諸異日能追諸其身不能追之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命有不可追則欲動於惡將有所懼而戰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功於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

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為剝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剝者也以齊桓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亂愈甚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大夫專盟諸侯皆凜乎贅旃之危五陰之剝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朶頤其國禍亂極矣而獲麟於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剝所以不終於剝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

十二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備見於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有感於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天目洪咨夔舜俞序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五卷

明抄本 張雋舊藏

吳澄學

屈辭此事春秋教也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澄既采摭諸家之言各麗於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做纂

一〇〇〇 九 卷九 目錄

例為總例七篇初一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

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

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

出 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事寔辭文善惡

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蓋渾渾如天道焉嗚呼其

義微矣而執謙自謂之竊取區區末學庸謂可

得與聞乎臨川吳澄序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 舊抄本 朱氏舊藏

元沙鹿齊履謙敘類

吳澄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 三

白序 延祐四年

延祐丁巳夏大兄司成君居閩纂春秋統紀凡

若干卷客有問者曰大經若春秋自胡氏傳行

於世儒者拱嘿朱子嘗曰看春秋且當先從胡

氏是來者不復有所作矣及觀統紀剖析淵微

發露大中條貫參差指歸攸當其說卓然不蹈

前人一句一語昔云春秋寓王法於魯史又云

春秋無褒貶又云治春秋當先治五霸之功罪

至於大法大訓蓋未有若統紀之能斥言而指

明者俾讀之者思過半矣僕應曰非然夫士之

間居退處匪賴聖賢典訓朝夕殆無為也汗漫

涉獵而不深潛心思則亦無得於已深潛心思

矣苟不筆之於紙則亦不能有以驗夫日新之

功此統紀所以作也為幼而學老而未衰者焉

客又曰若然信其功多於前矣夫較瑚璉瑋璋

之制者無勤於陶鎔追琢凡為陶鎔追琢者先

賢也其功盛矣大矣若統紀之作謂有功造經

則可謂功多前人則不可客謝而去因紀其說

於卷末是年秋九月日思恭頓首書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文閣閣傳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 四

元程端學撰

春秋或問十卷 舊抄本

元四明程端學述

春秋讞義十二卷 舊抄本

元吳郡後學王元杰集讞

聖人達天德而語王道春秋為萬世立王法敦

典庸禮命德討罪本原於天其用則王者之事

也周德既衰王者弗克若天人欲橫流綱淪法

斲亂亦極矣夫子生乎斯時慨聖王之不作處

斯道之將墜豈不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

是假魯史以修春秋示褒貶以寓王法其義則
總攝萬事大本始於尊王蓋尊卑之分明綱常
之道立然後有以定其是非而不舛春秋者王
道之日月也曲禮墮臣下僭春秋定尊卑而王
道明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刑賞濫法度差春
秋明貴賤而臣道立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經書元年加王於正聖人
繫易之始辭作經之大法也故其詞約而深其
旨微而遠深有不言之意微有不形之道聖人
之心見於經猶元氣之妙賦於物大而化之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

五

謂也於一草一木以求化工之神於一語一言
以窺聖人之用亦云難矣然聖人行事本於心
事有萬變之不同理有萬殊之或異大公至正
之道貫萬事於一心百王異世而同心萬象異
形而同體聖人贊易以盡事物之變窮其理也
作春秋以行法度之權著其事也文王作易於
殷世之末夫子作春秋於周德之衰有其理則
有其事體用一原也有其事則有其理顯微無
間也由辭以達理因理以見事天下之變故盡
矣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此

理此心未嘗外於語言文字間也河洛二程紫
陽朱子續正學於千載之上易書詩禮俱著訓
釋辭獨於是經未聞著釋中吳王元杰子英氏
家世業儒有志經學攷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
禮經制度四書集註集義語錄紫陽宗旨凡釋
經引證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
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釋詞曰曰春秋謝義
秀搜取證竭窮思甫及成書幾二十載學者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
不悖矣若夫天人相與之原古今事物之變微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

六

辭與義何敢仰窺聖域之淵微其於尊君父之
大倫正人心之大義典章法度之正是非善惡
之公舉而措之未必無涓埃之助云爾至正十
年歲在庚寅仲夏下澣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
仕吳郡干文傳壽道序
衆 四庫全書總目曰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
諸家所藏皆佚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此本後
三卷皆全可貴也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至正刊本

後學廬陵李廉輯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事詳而義疏公穀義精而
事略有不能相通兩漢專門各守師說至唐啖
趙氏始合三家所長務以通經為主陸氏纂集
已爲小成宋河南程夫子始以廣大精微之學
發明奧義真有以得筆削之心而深有取於啖
趙良有以也高宗紹興初武夷胡氏進講篤意
此經於是承詔作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
大綱本孟子主程氏而集大成矣方今取士用
三傳及胡氏誠不易之法也然四家之外如陳
氏後傳張氏集注皆爲全書學者所當考而孫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

七

氏之發微劉氏之意林權衡呂氏之集解與其
餘諸家之議論亦不可以不究但汗漫紛雜有
非初學所能備閱者余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
叨祿劇司心勞力耗舊所記憶大懼荒落而又
竊觀近來書肆所刻此經類傳雖多或源委之
不備或去取之莫別不能無憾於是不揆謏陋
盡取諸傳會粹成編先左氏事之按也次公穀
傳經之始也次杜氏何氏范氏三傳專門也次
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
列擇所長也而又備采諸儒成說及諸傳記略

加梳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謂之
春秋諸傳會通藏之家塾以備遺忘訓子弟耳
非敢與學者道也邇年頗有傳寫者弗克禁而
豐城揭恭迺取而刻之梓亟欲止之則已成功
矣書來求序拒之弗可且念其力之勤而費之
重也始識於卷端與我同志尙加訂正焉至正
九年己丑七月朔後學廬陵李廉謹書

凡例

讀春秋綱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

兩宋樓藏書志

卷九

八

字小字雙行李廉序後有至正辛卯臘月崇川
書院重刊木記卷中有堯峯山人讀過朱文長
印

春秋屬辭十五卷

元刊本

新安趙仿學

宋濂序

自序

右春秋屬辭一十五卷序目跋尾共該板三百
二十三片左氏傳補註十卷共該板一百片春
秋師說三卷附錄二卷共該板六十九片總計

板四百九十二片初商山義塾奉 命以是書刻梓自庚子迄癸卯計會虞膳賦輸之餘騰本鳩工刻板一百一十片皆直學權視工甲辰春蘇主簿張君卓復奉命勾考續工而屬辭一書告成是年秋縣丞胡君仲德復奉命併刻師說補註二書始屬性董其事因得備完屬辭訛闕迄歲乙巳學書既廢刊書亦結局矣紙墨之費則有星谿程君道江君光大同邑程君仁及子宗先後所助可漸模印其集傳一十五卷又謀陸續梓行以備一家之言云新刻書多舛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九 九

雋校不時故刊補之工亦不一而足因修補注誤字謹 此以志歲月洪武元年五月朔日諸生程性謹書

前鄉貢進士池州路儒學學正朱升校正 學

生倪尚誼校對 金居敬覆校

春秋集傳十五卷 明刊本

新安東山趙訪輯編

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昔者周之末世明王不興諸侯倍畔夷狄侵陵而莫之治也齊桓公出糾之以會盟齊之以征伐上以尊天王下以安

中國而天下復歸於正晉文公承其遺烈子孫繼主夏盟者百有餘年王室賴之故孔子稱其功曰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及乎晉伯不競諸侯復散大夫專國陪臣擅命楚滅陳蔡宋滅曹吳入盟諸夏則天下之亂極矣孔子生於斯時道足以興周而患夫當世諸侯莫能用之蓋嘗歎曰苟有用我者吾豈為東周乎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始蓋有意於齊晚尤拳拳於魯也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使仲尼得君復周公之法修桓文之業率天下諸侯以

南宋樓藏書志 卷九 十

事周則文王之至德吾無間然矣是夫子之志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六卿之晉田氏之齊三家之魯出公之衛可止也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則文武之政可舉也足食足兵而民信之則戎狄可膺荆舒可懲也當是之時以夫子而合諸侯匡天下猶運之掌也既而道終不行則又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其心豈能一日而忘天下者於是西狩獲麟則夫子老矣嘉瑞既應而天下莫能宗子

雖聖人亦無以見其志矣乃卽魯史成文斷白
隱公加之筆削列伯者之功過以明尊天王內
中國之義貶諸侯討大夫誅其亂臣賊子以正
人心示王法蓋天之所命也是歲之夏齊陳恒
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適當修書之際
夫豈欲託諸空言者哉故曰聖人經世之書也
書成一歲而孔子卒當時高第弟子蓋僅有得
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
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鄒孟氏而已矣善
夫孟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

十一

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邱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之微言
也周雖失政而先王詩書禮義之教結於民心
者未泯故善有美而惡有刺人情猶不能忘於
其上也迨其極也三綱五常顛倒失序而上下
相忘怨刺不作則文武成康治教之迹始湮滅
無餘矣夫世變如此而春秋不作則人心將安
所底止乎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隱桓之世王
室日卑齊伯廢興春秋之所由始也定哀之世
中國日衰晉伯攸廢春秋之所由終也方天命

在周末改而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桓文之事不
可誣也是以聖人詳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一國之事春秋魯史
策書也事之得書不得書有周公遺法焉太史
氏掌之非夫人之所得議也吾魯司寇也一旦
取太史所職而修之魯之君臣其能無惑志歟
然則將如之何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
吾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史史主實錄而已春
秋志存撥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
非史氏所及也故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此制

頤宋樓藏書志

卷九

十二

作之原也學者卽是而求之思過半矣然自孟
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蓋其失由
三傳始左氏有見於史其所發皆史例也故常
主史以釋經是不知筆削之有義也公羊穀梁
有見於經其所傳者猶有經之佚義焉故據經
以生義是不知其文則史也後世學者舍三傳
則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
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
無據流通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
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

道閭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永嘉陳引
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
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
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
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
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
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
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
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
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

三

攷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
之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策書之
例十有五一曰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
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
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
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弒則諱而書薨五曰
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大夫在位書卒六曰公女
嫁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婦歸媵致女卒
葬來歸皆書若為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
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

書於策此史書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
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
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雖
伯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
行惟王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
大夫奔有玉帛之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書之錄
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命無不書王臣有
事於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已命書
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
微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

前宋樓藏書志

卷九

志

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日
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災告則書之此史書之
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一日存策書
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功
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日公夫人
外如曰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
歸曰大夫公子卒曰公大夫出疆曰會盟曰出
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禮軍賦改作踰制
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凡此之
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

大體吾不與易焉以爲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恆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其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五或略同以存異公行不書至之類也或略常以明變釋不朝正內文歸寧之類也或略彼以見此以來歸爲義則不書歸以出奔爲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略是以著非諸殺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略輕以明重非有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筆有削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

五

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文同而事異者則子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其變文之法焉將使學者卽其文之異同詳略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夷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伯者與中國無伯而夷狄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其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伯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

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

伯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略其恆稱則稱人五

曰謹華夷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強於四夷

僭王猾夏故伯者之興皆以攘却爲功然自晉

伯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

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

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

楚事無不豈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

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

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

韻宋樓藏書志

卷九

六

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有史氏恆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恆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尙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

日為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為經緯無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為褒惡而見錄則為貶其褒貶於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

七

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恆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恆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辯則凡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罪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詞說經者其刻深辯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詞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辯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

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子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訪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為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為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復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粲然各有條理若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為書以為後世學春

而宋樓藏書志

卷九

七

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傳為之補註欲學者必以考事為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新安趙訪序

金曰鑄跋

嘉靖乙卯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

元刊本

新安趙訪學

自序

春秋師說三卷 元刊本

新安趙汭編

白序 至正戊子

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 明刊本

明後學晉安張以寧述

自序 漢武三年

春秋繁露十七卷 明蘭雪堂活字本 士禮居舊藏

漢董仲舒撰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纒三而

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流分蓋公羊之學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 五

後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為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言微至要

益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

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

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

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

博極闕深者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

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侯賢者

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

心

不發將摹印以廣之於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

本末云慶歷七年二月日樓郁

程大昌書後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聖間董

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

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因疑非董氏本書又

班固記其說春秋數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

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通以繁露冠

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名居其篇卷之一愈益

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

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駟

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

在右白虎之象也鈞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

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

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

言今書之非木真也牛盲問崔豹冕旒以繁露

者何若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

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

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

垂旒疑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

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 五

一〇九

爾宋樓藏書志 卷九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九

一〇九

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仿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定於野粟缺於食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鴛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鴛非鳧鳧

仙宋樓藏書志

卷九

主

非鴛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有信子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

仙宋樓藏書志卷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五經總類

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 宋刊巾箱本

孔安國尚書序

杜預左傳序

按每半頁二十行行二十七字簡端有音景定

建康志書籍門載五經正文有四曰監本曰建

本曰蜀本曰婺本此本悖字以上諱皆缺避廓

仙宋樓藏書志

卷十

十

字不缺字體行格與婺本重言重意尚書周禮相似疑是宋光宗時婺州刊本秦刻即從此出但每半二十行為十八行耳

大易象數鈞隱圖一卷尚書軌範撮要圖一卷毛詩

正變指南圖一卷周禮文物大全圖一卷禮記制度

示掌圖一卷春秋筆削啟微圖一卷 明刊仿宋本

宋楊甲撰

陳大夫為撫之期年樂民之安於其政思所以富之教之之敘既已創闢試院以奉聖天子三年取士之制又取六經圖命泮宮職講肄者編

類爲書刊之於學以教諸生謂昌言嘗掌教於是邦積十餘年而庠序友生相與愛敬之不衰俾參訂焉既逾月諸經論各以其圖就議於余且曰六藝之文浩博若欲別加編摩非積以歲月有不能是圖集諸家所長願因其舊庶得以亟稱賢大夫善教之意余避其說無敢去取惟傳寫銓次有舛誤者是正之而已凡得易七十書五十有五詩四十有七周禮六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三春秋二十有九合爲圖三百有九蓋嘗論之白漢儒章句傳注之學行而士之道學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

二

益不明逮本朝以經術取士大儒繼出講解一新而後天下之士皆知淵原之歸今是圖之作凡六籍之制度名數粲然可一二數使學者因是求其全書而讀之則造微詣遠茲定其指南也若因以得於瞻觀之間遂以爲聖人之經盡在於是者破碎分裂不尤甚於爲之華藻盤悅者邪其不見斥於覃思幽眇者寡矣然則陳大夫之易圖爲書不無意也觀者宜深思之乾道元年正月甲子左承議郎新除行在將作監丞苗昌言序

右朝散大夫知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陳森左朝散郎通判撫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劉濤左文林郎撫州州學教授毛邦翰學正徐世聞學錄危幾安龔迪吉州學經論吳翬飛黃松年崔崇之唐次雲李自修趙元輔編

顧起元序 萬曆四十二年

莆陽二鄭先生六經雅言圖辨八卷 明抄本

宋鄭厚鄭燕授甲科府教許一鶚家藏甲科府教方澄孫校正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

三

章氏手跋曰此係明人手鈔於本朝廟諱暨至聖諱均不之避向爲杭堇甫盧抱經兩先生所藏堇甫先生曾手自校正上層丹筆所寫各條是也今書賈陶鼎元從盧九先生處購得之攜至適溪見售獲置案頭奚啻珠璧用綴數語於卷末以誌欣幸時道光庚戌七月二十日也瓜

繼外史章榛

案此即 四庫所收六經輿論之原本也樵事迹詳宋史本傳厚字景韋樵從兄也紹興五年進士官至知湘潭縣著有藝圃折衷及此書見

福建通志攷厚樵皆在朱子之前不應引用朱子語錄當是後人集藝圃折衷及通志諸論而題此名耳

明本九經排字直音前集一卷後集一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四書類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舊抄本 述古堂舊藏

何晏集解

何晏序

案書中遇吾字俱缺首筆語字亦然豈避日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

四

諱耶每卷終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卷末有堦

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

日謹誌兩行又有學古神德指法日下缺一字

似是書一行正平係日本年號詳翁氏海村跋

卷首卷末俱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記

黃氏手跋曰何晏論語集解十卷有高麗本此

見諸讀書敏求記者也記云此書乃遼海道蕭

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

價購之於公之仍孫似遵王之言甚的矣其實

不然余向於京師遇朝鮮使臣詢以此書并述

行間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書余尚未之信頃

獲交翁海村海村著有吾妻鏡補舉正平年號

問之海村云其年號正平實係日本年號並非

日本國王之號是其出吉野僭竊其國號曰南

朝見日本年號箋據此則書出日本轉入朝鮮

遵王但就其得書之所故誤認爲高麗鈔本耳

是書向藏碧鳳坊顧氏余曾見之後歸城西小

讀書堆今復散出因亦以重價購得展讀一過

信如遵王所云筆畫奇古似六朝初唐人隸書

碑版不啻獲一珍珠船也原有查二瞻詩一紙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

五

僅黏附卷端茲命工重裝入冊記其顛末如此

己卯中秋五日不烈識

翁氏手跋曰己卯初夏郡城黃蕘圃先生出示

舊鈔何晏論語集解筆畫奇古紙色亦古香可

愛此書平曾於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中見其日

云遼海道蕭公監軍朝鮮時所得予以重價購

之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者末云正平甲辰

五月吉日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平以高

麗史海東諸國記者之俱無此號後見日本年

號箋知正平乃日本割據之年號也案日本九

十六世光嚴天皇丙子延元元年有割據稱南朝者於出吉野建都改元時中國元順帝至元二年歷四世五十五年而終正平是其第二世自稱後村上院天皇甲辰是正平十九年當日本九十九世後光嚴天皇貞治三年中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夫海外之書槧本寫本所見亦有數種雖格式各國不同若行間有注字則惟日本所獨也朱竹垞跋吾妻鏡所謂點倭訓於旁譯之不易是也是則此書斷爲日本所寫無疑不僅紀年之符合也平曾有日本著書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

六

自然所見不得十一近日宋槧及宋元舊寫本日少一日此書實係舊寫況又來自海外正遵王所云書庫中奇本而平亦得其賞其奇幸甚幸甚翁廣平識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宋刊十行本

魏何晏集解**宋**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

邢昺序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明刊九行本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邢昺序

論語筆解二卷

明刊本

唐昌黎韓愈趙邵李翱著

許勃序

論語拾遺一卷

明刊本

宋顏濱遺老蘇轍撰

自序

論語全解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陳祥道撰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

七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勿辨蓋夫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无問无應不廢一言不與萬物同患此特時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然而王者之迹熄聖人雖言理以答學者之問猶未可以已也故其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

乎論語而春秋之作是以勸善非非以懲惡
善惡之判猶在衡權之上輕重或差子奪勿明
其賞不足以爲榮其罰不足以爲辱矣不得不
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

此嘗謂希微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
義明理言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
明異端未起由辨議无問而作故聖人之答問
言理而足矣平居之時弟子在側各言其志聖
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病處仁孝之言隨分
而應不必屢告而詳說之大抵君子之教人欲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

八

其思得之孔子之於弟子不憤則不啟不悱則
不發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其歸則曰忠恕仁義
而已一隅之舉兩端之叩近而遠約而詳思得
之則會其所固有者矣弟子之列有問一而知
二者有問一而知十者問詩而知禮問伯夷而
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約彼得之
詳以至於是歟不足之冉求不悅之季路問理
而不得叛率爲賢者則後世之學士大夫豈宜
置諸口耳之間哉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
之七篇尤得其詳然而孟子之世許子之言盈

天下孟子思欲拒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
焉難疑問答不直則道不見故其爲言尤詳於
論語雖然聖人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時焉
而已矣

論語集義二十卷 舊抄本

宋朱子

朱子序 乾道壬辰

朱子跋 淳熙庚子

論語集註十卷 孟子集註七卷 宋刊本 明周九松
舊藏

宋朱熹集註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

九

讀論語孟子法

論語序說

孟子序說

每卷後有音攷

案每葉十四行每行十五字小字雙行版心有
字數卷中有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書記朱文
長印周良金印朱文方印

論孟集註攷證十卷 舊抄本

宋仁山金履祥述

論語孟子之書六經之外聖賢之遺言皆在焉

白漢以來儒者爲之訓解專門名家者固已眾矣微辭奧旨猶或未著蓋至於集註之作而始明自朱子之有集註而門人高第以及私淑之徒又皆爲之疏義蓋黃氏之通釋祝氏之附錄蔡氏趙氏之集疏纂疏相繼而出極其旨趣而敷釋之然至於攷證之修而後備按朱子之後四傳而爲仁山金先生先生承師友之淵源博記廣聞講貫真切積其平日之所得萃爲此書其於集註也推其意之未發佐其力之不及以簡質之文達精深之義而名物度數古今是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

十

之詳一皆表其所出後儒之說可以爲之羽翼者間亦採摭而附入之觀之時若不同寔則期乎至當故先生嘗自謂朱子之忠臣夫忠臣者固不爲苟同而其心豈欲背戾以求異哉蓋將助之而已矣斯則攷證之修所以有補於集註者也先生既歿三十有五年得其學者惟許謙益之每以師說講於諸生而藏其書於家躬自脩正以俟知者其傳於時也定自湖東憲司程應張公而始初公既獲其書於許君覽而善之以爲不可以不傳惟鈔諸梓則其傳也廣而遠

聚學者先生之鄉校也既嘗刻其通鑑前編之書矣因以畀郡侯管者思監使并刻之侯乃率其佳屬割俸貲以共贖不足則繼之以學原之贏越三月而板成夫見善而知以爲善鮮矣知其善恐其泯沒而不傳者爲尤鮮不私諸已汲汲焉思廣於人以爲務孰能若是乎繼自今以往是書大行學者讀而有得焉皆公之賜也公名仲誠字信卿爲人廉直剛正敬向儒術而篤意於風化凡事之害於學校者必深疾而力去之苟有益焉又樂爲之如此嗚呼豈獨是書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

十一

幸斯文之幸也并志之以爲序至元三年歲次丁丑孟秋吉日文學掾中山李桓謹序
皇帝聖旨裏後州路總管府經歷司至元三年四月初十日抄錄到浙東緝右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案牘該准經歷張登仕據嘗謂誦孔孟之微言易窮其義稽程朱之集傳當究厥初切見金華名儒許謙師席仁山先生金履祥著述論孟攷證各一部傳於高弟原其所學始從魯齋王文憲而登北山何文定之門寔出勉齋黃文肅以傳晦庵朱文公之學發明洙泗之統緒

講求伊洛之淵源茲欲勉勵後人可不發揚先哲如將仁山先生論孟攷證行移有司借工銀梓誠為有裨世教牒請照驗施行准此仰抄案呈路將見存論孟攷證付本路儒學繕寫錄梓以淑後人先具依准呈司蒙此合行具呈本路總管府照驗施行須至呈者至元三年四月初十日

正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內勸農事 管者思監承務郎婺州路總管府經歷王思齊婺州路總管府照磨程琪監刊路吏余傳承行路吏金玉

舶宋樓藏書志

卷十

三

繕寫汪觀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 抄本 汪厥淑舊藏

元汪統撰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宋刊十行本

漢趙氏注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判國子監上獲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疏 孫奭序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明刊九行本

漢趙氏註宋孫奭疏

孫奭序

孟子解一卷 明刊本

宋穎濱遺老蘇轍撰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余允文撰

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真儒也冠圖履方孰不為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而後信於人目或蔽於所見耳或蔽於所聞耳目之蔽心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問以辨之中庸曰辨之弗明弗措也

舶宋樓藏書志

卷十

三

道之不明久矣辨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孔子術儒術王道言稱堯舜辭闢楊墨唱天下以仁義聖人之道蝕而復明孟子力也孟氏沒斯道將晦七篇之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於時措之宜未能盡識至其翕然稱曰孔子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為無真儒無公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爾陵荀卿大儒也以性為惡以禮為偽異哉其所為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與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溫公與夫李君泰伯鄭君叔友皆一

時名儒意其交臂孟氏而篤信其書矣温公則疑而不敢非秦伯非之而近於詆叔友詆之而逮乎罵夫温公之疑其意猶俟後學有以辨明之彼二君子味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譏誦不郵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詆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之氣象乃知非而詆詆而罵者殆猶煙霧翳與時焉蔽之耳何損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逐流蕩其心術仁義之道益混於是取三家之說折以公議而辨之非敢必人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

曰尊孟辨俟有道者就而正焉隆興紀元初春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

續辨序曰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温公之疑辨焉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勳業之卑歟何為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徇時態之所為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為而明又况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次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於名

教傳說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為非孔子之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為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孰為究明如温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刪孟晁說之詆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固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學者誦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之刺者十蘇之辨者八併辨之以為尊孟續辨雖然孟子之

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謂也有見聞與余同者當其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東陽毋自欺齋書

大學章句一卷大學或問一卷中庸章句一卷中庸或問二卷 宋刊本 明歸九松舊藏

朱熹章句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案行欵與論孟集註同

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 舊抄本

宋臨江黎立武以常著

聖人一貫之道在易大學中庸大學中庸雜於禮書自漢以來諸儒未有能識之者宋河南二程夫子寔始挈而出之於是孟氏子沒後數千百年不傳之道統粲然復明於天下偉哉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二書言高旨遠辭密義微讀之者固未易窺其涯矣自考亭四書出學者奉持信受如讀成律或莫知

昨宋樓藏書志

卷十

末

其何為而出何為而入誦言終身嗚呼聖人立教之大本果不可得而聞耶前魁彥喻黎先生宿德峻望如魯靈光振鐸鄉國以覺後為已任慨然謂二書道統所載乃取兼山郭氏說從而發明之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良曾子固嘗稱良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 下缺 作中庸指歸首以正統君體釋所以名中之義其說曰乾九二人道之始故稱龍德正中中之

體也坤六五心君之位故稱黃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萬化之所由出也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 元刊元印本 季滄葦舊藏

後學趙順孫纂疏

子朱子四書註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順孫舊讀數百過茫茫若望洋因徧取子朱子諸書及諸高第講解有可發明註意者悉彙於下以便觀省閒亦以鄙見一二附焉因名曰纂疏願子朱子之奧順孫何足以知之架屋下之屋強陪於穎達公彥後祇不建爾遇大方之

昨宋樓藏書志

卷十

七

家則斯疏也當在所削後學趙順孫書

引用書目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卷中有振宜之印朱文方印楊州季氏朱文長印滄葦朱文長印季振宜讀書朱文長印

四書箋義十二卷補遺一卷 舊抄本

豫章後學趙惠箋

聖道散而為言猶元氣散而為物未嘗一日不燦然穹壤間惟閉塾於冬晦真於夜則不能有

見秦滅學捐經學者如窮冬厚夜有目無睹千
五百餘年而五星聚奎大儒繼作冬復春夜復
旦然後萬物形形色色元氣之燦然者復著善
觀物者觀此足矣或者又欲出新意立異說如
小兒強解事嗚呼何不生嘉祐前斯道閉塾晦
冥之際人孰得而知之余病此久矣故有以說
經售於時者輒俛弗敢眠非弗眠也以爲天下
無二道則聖人必無兩心辭不待贅也友人鐵
峰趙君意雅是余言一日迺以所輯四書箋義
示余閱未及竟其而曰是非余所病者頃辱教

頤宋樓藏書志

卷十

六

胄子諸生持一編書曰語孟旁通余愛之令熟
復曰是能羽翼傳註毋忽今君所箋甚似而理
趣過之遠甚殆所謂無是書則是理有闕然者
豈妄售經說者比乎雖然散在萬物元氣之迹
爾執一物以議元氣不可也學者能因迹以求
其心則精粗小大孰非一貫之妙哉不然程夫
子玩物喪志之言不可不懼泰定改元之歲龍
首甲子陽午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眉山
劉有慶拜手書於箋義篇端
讀書之法必先通訓詁曉文義而後可以通聖

人之意譬如沂大江必涉其流而後可以達其
源也四書至文公盡矣無用更加註腳然其書
中凡所引援證據或有攷於註疏音義或有取
於名物度數務從簡明不復該載讀者猶或病
之南昌鐵峰趙君博學多聞授徒之暇遂蒐輯
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元提要本末
具備要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於文公也趙
君之用心亦勤矣且是編一出使家素乏書者
得之則免借癡之誚牙籤富蓄者得之則免檢
閱之勞其有益於學者亦多矣雖然趙君之箋

頤宋樓藏書志

卷十

五

是書益欲學者由是而知文公之說由是而通
聖人之意而深造聖人之道非務爲博洽而已
苟惟用心於枝葉而不究其本則先儒買櫝還
珠之說可不戒哉而亦非趙君箋書之意也泰
定元年甲子九月望將仕郎撫州路崇仁縣丞
番陽李燦拜手書
韓文公嘗謂儀禮難讀以其於六經中爲難讀
也余謂六經無難讀惟四書爲難讀耳彼尋行
較墨而書自書人自人者勿論有能虛心涵泳
切已省察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吾之所以未

至於聖人者精思而求之至於泱洽貫通真履
實踐對是書而不愧作者而後謂之善讀則四
書之難讀豈不信耶而讀集注者於其制度器
數之本末經史子集之事實羣公先儒之格言
有一事之不知一語之未解若無大相害也然
讀之之際不免於疑滯之患則亦善讀者之累
也是難讀之外又有難讀者焉新吳鐵峰趙先
生嘗以其難而為憂也於是即凡集注之所援
引皆箋釋於其下俾讀集注者開卷瞭然無復
疑滯而何難讀之有哉余讀書於肖堂陳氏館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

十

知先生之用力者二十年然止欲以課兒則先
生之心亦狹矣有能錄諸梓以公諸天下則豈
徒讀者之幸亦述者之幸也泰定乙丑仲春承
事郎吉安路同知太和州事曾翰謹書
四書箋義者箋章句集註之義也余嘗叩四書
几間有叩之曰子習紫陽之說乎曰然迺曰大
學敘云王宮國都以及問巷莫不有學王宮之
學何所考盤銘或問引刀劍戶牖等銘見於禮
書者何云余則瞿然未知所對或又曰陸績母
斷葱必寸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請語其事則

語焉不詳吁此夷時鹵莽其學而又患在芸人
其困宜矣知困然後能自強則猶可也於是溫
釋前傳采摭凡要因其言以求所本考其異以
訂所疑彙箋成帙因以課兒且戒之曰朱子所
釋蓋羣經子史之義皆有焉苟以四書急決科
利而他書置所未暇則凡昧於傳註者不特失
其所未暇遂并所急失之矣然明辯必由博學
是箋也庸謂豈能畢通之後有同志補輯遺闕
刪正繆戾斯文厚幸乎哉致和戊辰夏五拙豫
章後學趙惠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

十

平經室外集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紀遺一卷
宋趙惠撰惠乃宋之宗室博學工文宋亡遂隱
居南昌之東湖因號鐵峰是書載朱彝尊經義
考此從元泰定間刊本影寫宋時儒者闡發四
書之功為多趙氏此書一遵朱子几章句集注
所載一事一言必詳考其本源而各箋義於其
下箋義之後繼以附錄附錄之後繼以注疏纂
要宋高熙己酉以前學者確遵舊注自是以後
幾不知注疏為何物矣此冊載朱子論孟序云
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

博矣惠亦以四書之學必先觀注疏而後知朱子發明之精因作纂要其所論說本末兼該使章句集注之義豁然無遺較之杜氏之旁通熊氏之標題有過之無不及也曾翰稱其二十年之功力彙箋成帙李燾稱其由是而知朱子之說由是而通聖人之道洵不誣矣

新編四書待問二十二卷 舊抄本 注韓居舊藏

臨江蕭鑑編

四書有疑朱門師友辯之詳矣而散出於其所自為書觀者難於歷攬念未有集之者天朝取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

圭

士以經疑為試藝之首蓋欲吾黨之士強勉學問以求聖賢立言之微意而或者昧焉若大學道字訓言而以為道理之道性善賢愚同得而謂愚者得其偏博文約禮重在行而曰主於知詳說反約專言知而曰主於行亦既得雋鄉闈策名天府矣則眇迢迢之故也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次隨時采集因成是編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文之不倍師說者間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葺最自修別之凡五百四十問七百一十七則以經之篇章

為之次日曰四書待問非敢擬諸如撞鐘者以是待有司之問焉則庶幾其應不匿比類而求之則凡經之所疑皆可旁通而盡得之耳是書之集本為舉子觀攬之便然由是而得其義則於窮理盡性之功為尤大而於進取又其餘事矣泰定甲子日南至臨江蕭鑑季南金甫書

葺叢叢述序曰異時經義聲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入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於拔新領異之域彼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曰長月盛願亦安所底止哉一變而闕束者四十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

圭

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晦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聲律是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日不暇給於四書乎何有當是時為子弟而十五六之間弗此之成也則父兄歛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於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場屋陳人微倖昔者之一試而得與渝之士游也亦天也為妍為傑往往於季課間得之如月西蕭君南金蓋妍傑之盛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為經疑類皆簡明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蓋

遂於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
吾聞君甲寅賓興之初嘗貢於鄉既而以漏字
黜識者憾焉君獨益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
足以知君吾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延祐可已
中秋前三日長沙季存謹書

查最續抄序曰余在榆蓋嘗讀月西之文而寄
吾意於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
敘言其續稿嗟乎月西其以余真足以知君哉
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
義理真無窮物我真無問而為學之律令格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

書

始定此其為百世之師也月西其附風而興者
歟吾愧君多矣淮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
人此亦人道之常願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為
月西多自吾少時嘗有志於上下四方弱冠之
際先老猶多在而往再歲華休惕世故自墮其
身於空荒庵藹之域以至此幽園無聊解若可
者一笑則撫髀浩歌擊壺欲缺反成狂疾亦徒
為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
無動其心惟知天理之當盡吾知月西真能學
顏子之學而為僕者當虎帥以聽吾知月西用

意千載之上而

者不足

貴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
以表君意之古而凡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
上巳邵陵冷掾季存謹書

日後有泰定丁卯春仲虞氏務本堂一行

張氏金吾曰凡四書互義五卷論語七卷大學
中庸各二卷孟子六卷注蒼葢者鑑所自作注
自修者則龍江歐陽蒙所作也互義者以四書
同異參互比較故曰互義明洪武三年初行科
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

書

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
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見日蓋沿元
知錄代經疑舊制經疑者辨別疑似或闡義理或用
考證非融會貫通迎刃而解者不能此互義所
為作也所采凡朱子張宣公謝諤黃榦陳淳
廣陳傅良陳孔碩蔡淵陳埴真德秀葉味道蔡
模一十三家大率以朱子之說為主而以己意
貫穿之於四子書頗多發明勿以場屋之書而
忽諸千頃堂傳是樓兩家書目俱著錄經義考
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止載八卷殆未見足本歟

讀大學叢說一卷讀中庸叢說二卷讀論語叢說三卷讀孟子叢說三卷舊抄本

東陽許謙著

張氏金吾曰讀四書叢說八卷按元史本傳載謙四書叢說二十卷蓋本黃潛所撰墓誌銘也經義攷云未見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四書叢說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佚蓋世已久不見全書矣是本凡大學一卷論語二卷中庸孟子各二卷合八卷首尾完整並無闕

明宋樓藏書志

卷十

宋

佚洵希有之書也惟與元史二十卷之數不符或經後人合併歟

大學章句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一卷朱子大學或問重訂輯釋通義大成一卷中庸朱子章句重訂輯釋通義大成一卷中庸或問重訂輯釋通義大成一卷論語集註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二十卷孟子集註重訂輯釋章圖通義大成十四卷四書章圖隱括總要發義二卷新刊重訂輯釋通義源流本末一卷元刊本

通義大成元新安道川倪士毅重訂輯釋新安

東山趙訪同訂鄱陽克升朱公遷約說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莆田後學王元善通攷後學鄒陽王逢訂定通義總要林隱程復心了見經

進源流本末松塢門人京兆劉用章輯

重訂姓氏
凡例源流

四書者六經之階梯或魯聖師以暨顏曾思孟傳心之要舍是無以它求也孟子沒聖學湮晦千五百年迨濂洛諸儒先抽開發矇以啟不傳之秘而我紫陽子朱子且復集諸儒之大成擴

明宋樓藏書志

卷十

宋

在聖之遺蘊作為集註章句或問以惠後學昭至理於皦日蓋皦皦乎不可尚已而其詞意渾然猶經雖及門之士且或未能究其精微得其體要別初學之昧昧乎近世儒者懼誦習之難於是取于朱子平日之所以語學者并其高第弟子訓釋之辭疏於朱子註文之左真氏有集義祝氏有附祿蔡氏趙氏有集疏纂疏相繼成編而吳氏集成最晚出蓋欲博采而統一之但辨論之際未為明備去取之間頗欠精審覽者病焉比年以來家自為學人自為書架屋下之

屋盤床上之床爭奇術異竊自附於作者之列
 侵於本而傳諸人不知其幾益可嘆矣同郡定
 宇陳先生雲峰胡先生階集成之書行於東南
 輾轉承誤莫知所擇乃各摭其精純刊剔繁複
 缺略者又足以已意陳先生著四書發明胡先
 生著四書通皆足以磨刮蠹者之敝而陳先生
 晚年且欲合二書而一之而未遂也友人倪君
 仲和寔從游於陳先生有得於講廟授受者蓋
 稔且詳迺會萃二家之說字求其訓句探其旨
 鳩僣精要考訂訛舛名曰四書輯釋學者由是
 而求子朱子之意則思過半矣至正辛巳建陽
 劉叔簡得其本而刻之後二年倪君復慮其猶
 有未底於盡善者爰即舊本重加正足視前益
 加精密微余敘其所以然者余竊以為書固不
 可不解解固不可不詳然理貴玩索始有自得
 之功讀是書者苟不能沉潛反覆求其義而反
 諸身而徒資口耳之末則非子朱子所望於後
 學也倪君曰然迺敘而書之以志卷頤云時至
 正丙戌長至後七日新安汪克寬謹書

商宋樓藏書志

卷十

天

商宋樓藏書志卷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孝經類

孝經四卷 明刊本

沈氏

吳先生隱居臨川山中大臣薦之授文翰之職
 未行促命下驛遣上京師會有求為代者先生
 即南還今年夏次廣陵郡學訪道誦經者日至
 恆往受業焉恆嘗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

商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一

別先生曰黃帝時倉頡始造字周宣王時史籀
 因倉頡字更革為大篆秦始皇時李斯因史籀
 字更革為小篆倉頡字謂之古文秦人以篆書
 繁難又作隸書取其省易專為官府行文書而
 自此人趨簡便習隸者眾習篆者寡公私通行
 悉是隸書經火於秦而復出於漢當時傳寫只
 用世俗通行之字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屋壁
 得孔鮒所藏書禮及論語孝經皆倉頡古文字
 後人稱漢儒隸書傳寫之經為今文以相別異
 云爾古文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不及施行

安國沒後其書無傳東萊張霸詭言受古文書成帝時徵至校其書非是漢志所載武成之辭卽張霸僞古文書也東晉梅頤於伏生今文書外增多二十五篇今行於世果真孔壁所藏者乎古文禮五十六篇內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同餘三十九篇謂之逸禮鄭玄注儀禮禮記屢嘗引用孔穎達作疏之時猶有後乃燬於天寶之亂古文論語二十一一篇與魯論語齊論語爲三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今文孝經爲二魏晉而後不存隋人以今文孝經增減數字分析兩章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二

又僞作一章名之曰古文孝經其得之也絕無來歷左驗隋經籍志及唐開元時集議顯斥其妄邢昺正義具載詳備可考司馬溫公有古文孝經指解蓋溫公資質重厚於孝經今文尙且篤信則講古文尤可尊也而不疑後出之僞朱子識見高明孝經出於漢初者尙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辯也而刊誤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而承用之也恆又問孝經果可疑乎先生曰朱子云孝經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竊

謂孝經雖未必是孔門成書然孔鮒藏書時已有之則其傳久矣禮家有七十子後弟子所記二戴禮記諸篇多取於彼其間純駁相雜公穀左氏等書稱道孔子之言者亦然孝經殆此類也亦七十子之後之所爲爾中有格言朱子每於各章注出而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朱子曷嘗盡疑孝經之爲非哉學者豈可因後儒之傳會而廢先聖之格言也他日先生之子文謂小年讀孝經時先生整齊諸說歸于至當附入已見補其不足與文肆之恆於是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三

借觀舊業就欲筆受請於先生先生曰此往年以訓穉子不欲傳之故未嘗示人也恆再三請乃許既得錄本而求者沓來應之不給同門諸友共爲毀木以公其傳而所聞師說并記於其後云大德癸卯十月甲寅朔門人河南張桓記孝經正義三卷 明宣德刊本

唐元宗皇帝御注

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勅校定注疏成都府學主簿貢傳注奉右撰

御製序

刑昷序

孝經大義三卷 明刊本

宋 邵陽董鼎注

孔門之學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書有二曰大學曰孝經傳章句頗亦相似學以大學為本行以孝經為先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準也自克明峻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為道蓋已具於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四

故也自是舜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述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人紀之修孰大乎是文武周公帥是而行備見於記禮所載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其為孝茂有加焉功化之盛至使四海之內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茅甲之微無不得所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即其遺法也世入春秋皇綱紐解孔子傷之三復昔者明王孝治之言思之深望之切矣誠使天子公卿躬行其上凡禮樂刑政之具

豈是以孝為本則斯道也固天性之自然人心

之固有一轉移間王道顧不易易乎惜也徒託

之空言而僅見於門人記錄之書也書存而道

可舉雖不能行之一時猶可詔之來世今此經

之可考者不過漢藝文志而已而其篇次則顏

注古文二十二章孔壁所藏本也今文一十八

章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而劉向之所參校者也

要之出於諸儒傳會皆非曾氏門人所記舊文

矣唐元宗開元勅議意非不美而司馬貞淺學

陋識并以闍門一章去之卒啟元宗無禮無度

之禍而其所製序文至以禮為外飾之所資仁

義為後來之漸有不知所謂因心之孝者果何

所因而又何自而萌乎學之不講德之不修一

至於此桓桓文公特起南夏平生精力用王易

四書為多至此書則僅成刊誤一編注釋大義

猶有所未及噫人子不可斯須忘孝則此經為

天子至庶人一日不可無之書章句已明而文

義猶闕顧非一大欠事乎蓋嘗有志彙集諸家

傳注以明一經而未果一日余友胡庭芳挈其

高第董真卿訪余雲谷山中手携孝經大義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五

書取而閱之則其家君深山先生董君季亨父所輯也其書爲初學設故其詞皆明白而切實熟玩之則義趣精深又有非淺見謏聞所能窺者族兄明仲敬爲刊之書塾以廣其傳此豈惟學者修身齊家之要而有國有天下者亦豈能外是而他有化民成俗之道哉噫滕五十里國耳其君一用之至於四方草偃風動一時行事猶班班有三代之風學問之功用固如此晉武魏文亦天資之美者惜諸臣無識不能行以啟導而充大之悠悠蓋壞此經之廢蓋千五百餘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六

年人心秉彝極天罔墜豈無有能講而行之者誠有以二帝三王之心爲心則必以二帝三王之教爲教矣仁人心也學所以求仁而孝則行仁之木也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愚何幸身親見之歲在乙巳陽復之月前進士武夷熊禾序時大德之九年也

樂類

樂書要錄三卷

東洋刊本

唐武則天撰

學經室外集是編唐書藝文志著錄十卷宋志

卽未見闕佚久矣此日本人用活字版擺印僅存卷第五第六第七三卷其中所引古籍如月令章句五經通義三禮義宗信都芳刪注樂書蘇夔樂志皆世所罕覩未嘗不籍是以存其崖略至所列旋宮之法十二相生之圖尤足以備參考則天尙有紫宸禮要十卷當時與此并行今亦未見其書矣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影寫宋刊本

宋朝奉郎前尙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阮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七

講同詳議修制大樂臣胡瑗奉聖旨撰

按通鑑仁宗景祐三年二月詔胡瑗阮逸較正鐘律蓋以李照樂穿鑿也至皇祐二年閏十二月置詳定大樂局其鐘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已而果然然則義叟審音出胡阮一等矣何以律時不令義叟同定樂哉此書閣鈔本姑錄之以俟倫曠耳時萬曆三十九年十月十三日書于奉常公署青常道人誌

嘉熙己亥夏月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

之名山者也末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志
頒降歲月平生每見承平故物輒慨然起敬恨
生不于其時乃錄藏之一切做元本無毫釐差
伯玉識

安定先生文昭公與阮屯田所定皇祐新樂圖
記直齋陳先生于一百九十七年之後見其書
以為承平故物慨然起敬至于有生不于其時
之恨輒錄藏之又後九十一年壽民得其書而
錄之而敬藏之為幸多矣大元天曆二年四月
旦日雪城吳壽民書于郭西小舍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八

三山陳先生樂書二百卷目錄二十卷宋刊本 建
安楊文敏公

舊藏

宋陳陽 迪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冲

校勘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濟一文軌
真宗懿文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
廣淵克肖四聖至于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
不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大成出百王而
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六經
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

豐之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
體聖意作為禮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
士臣暘作為樂書二百卷然未就也至哲宗時
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獻中更多

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
權發遣建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以樂書一編
且以書抵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
豈敢然幼師先君樞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
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樂驟而語志可
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鄉先生陳公晉之有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九

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之
舒鼎昭兆不足為古瓊瑛紀獻不足為珍然不
敢私也是用刻棗與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
潤色之以詮次于先生序篇之左方俾學者有
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自唐虞三
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
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
壹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
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
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也後有作者不

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矣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爲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秦人造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執編而歎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國者之玉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無欠矣慶元庚申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尚書禮部近准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勅中書省禮部侍郎兼侍讀實錄修撰趙挺之劄子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十

奏臣聞六經之道禮樂爲急方當盛時所宜稽考情文以飾治具然非博洽該通之士莫能盡也臣竊見祕書省正字陳暘著成樂書二百卷貫穿載籍頗爲詳備陳暘制策登科其兄祥道亦著禮書講閣古今制度曲盡元祐中嘗因臣寮薦舉蒙朝廷給筆札畫工錄其書以付太常寺今暘所著樂書卷帙既多無力繕寫以進臣欲乞依祥道例特賜筆吏畫工三五人寫錄圖書進獻如蒙聖覽以爲可采乞付太常寺與祥道所著禮書同共施行取進止正月八日三省

同奉聖旨依奏本部尋下太常寺鈔錄到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勅中書省臣寮上言曾論奏乞朝廷量給紙札及差楷書畫工等付太常博士陳祥道錄進禮書未蒙降勅指揮方今朝廷講修治具以禮書爲先臣切知所撰禮書累歲方成用功精深頗究先王之蘊然而卷帙浩大又圖寫禮器之屬不一祥道家貧無緣上進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量給紙札并差楷書三五人畫工一二人付祥道處俾圖錄進以備聖覽必有所補取進止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十一

奉聖旨依奏內楷書許差三人畫工一人須至公文牒請照會施行謹牒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一日牒朝散郎員外郎許幾朝請郎員外郎宋景郎中闕侍郎闕朝散大夫權尙書兼侍讀豐稷吏部尙書臣執中等一十九人同議竊聞近降朝旨令講議司臣寮詳定樂制其陳暘所撰樂書二百卷元係朝廷特給筆札許繕寫進呈於四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送臣等看詳臣等竊謂

朝廷講明制作之時而陽獨能考古按經不牽傳注之習積年成書獻于朝廷有補治體欲乞朝廷察其勞效特加優獎以為多士之勸所有賜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更乞送講議司令知音律之人相度施行詔從之

勅宣德郎守尚書禮部員外郎陳暘先王制作之文限缺弗嗣後世洪汨寔日益微縉紳先生難言之以爾學博聞多誦說有法究觀樂律本末該明擴斥諸家考證六藝成書甚富眾論所稱差進厥官以為爾寵毋忘稽古服我茂恩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十一

進樂書表曰臣某言臣聞百王之治一是無上文明六經之旨同歸莫先禮樂將光華於盛日必若稽於大猷固豈小臣所宜輕議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禮因天澤而制樂象地雷而成實本自然非由或使帝王殊尚不相襲而相 文質從宜為可傳而可繼自商周之損益更秦漢而陵遲樂謝變衰音流鄭衛浸廢修聲之瞽上下何幾更乖旋律之宮尊卑莫辨或指胡部為和奏或悅俗調為雅音二變興而五序愆期四清作而中氣爽應欲召和於天地其道

無絲思饗德於鬼神何修而可是故稽度數以適正省文采而趨則勿用夷以亂華剛俾哇而害雅息諸僞好異之說歸大樂統同之和自然百獸舞庭符虞帝九成之奏四靈覽德顯周王六變之功恭惟皇帝陛下席奔世積累之基御百年富庶之俗恩涵萬國之雨露威霽四夷之雷霆期月之間大功數十寰海之內萬物盛多將畢入於形容宜莫如於制作斯文未喪俟君子而後成與治同興豈腐儒之能預如臣學非精博才味變通勉父兄之義方寤寐聖賢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十一

舜訓夷考治世之成法紹復先王之舊章志大而心愈勞力多而功益少開孫敬之戶餘四十年廣姬公之書成二百卷人多嗤為傳癖世或指為經癡自信皓首而不疑孰意近臣之過採囊章朝奏俄簡在於宸衷筆札暮歡塵遐遺於瞽說雖無裨於國論庶有紹於家聲私竊為榮居慚浮質敢擬倫於玉爵甘竝質於瓦甌仰瀆離明俯增震恐萬幾多暇儒垂乙夜之觀一得不遺願贊太平之化臣所撰樂書并目錄二百二十卷謹繕寫成一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陳暘上進

自序曰臣聞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後天下而治者在刑政三代而上以禮樂勝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勝禮樂而民風偷是無他其操術然也恭惟神宗皇帝超然遠覽獨觀昭曠之道革去萬靈鼎新百度本之爲禮樂末之爲刑政凡所以維綱治具者靡不交修畢振而典章文物一何煥歟臣先兄祥道是時直經東序慨然有志禮樂上副神考修禮文正雅樂之

百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十四

意既而就禮書一百五十卷哲宗皇帝祗遜先志詔給筆札繕寫以進有旨下太常議焉臣兄且喜且懼一日語臣曰禮樂治道之急務帝王之極功闕一不可也比雖籠絡今昔上下數千載間殆及成書亦已勤矣顧雖寤寐在樂而精力不逮也屬臣其勉成之臣應之曰小子不敏敬聞命矣臣因編修論次未克有成先帝擢賓上庠陛下升之文館積年于茲著成樂書二百卷曲蒙陛下誤恩特給筆札俾錄上進庶使臣兄弟以區區所聞得補聖朝制作討論萬一其

爲榮幸可勝道哉雖然纖埃不足以培泰華之高勺水不足以資河海之深亦不敢不盡心焉爾臣竊謂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淫三才之道參和爲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爲中合故冲氣運而三宮正焉參兩合而五聲形焉三五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數度數雖不同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過此則胡鄭哇淫之音非有合於古也是知樂以太虛爲本聲音律呂以中聲爲本而中聲又以人心爲本也故不知情者不可與言作不知文者不可與言述況

百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十五

後世泯泯芴芴復有不知而述作者乎嗚呼樂經之亡久矣情文本末湮滅殆盡心達者雖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後世之士雖有論議亦不過出入先儒臆說而已是以聲音所以不和者以樂不正也樂所以不正者以經不明也臣之論載大致據經考傳尊聖人折諸儒追復治古而是正之囊括載籍條分彙從總爲六門別爲三部其書冠以經義所以正本也圖論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鄭也經義已明而六律六呂正矣律呂已正而五聲八音和矣然後發之

聲音而爲歌形之動靜而爲舞人道性術之變
蓋盡於此苟非寓諸五禮則樂爲虛器其何以
行之哉是故循乎樂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
之義天下以甯焉然則樂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絲是觀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
之蠹也蓋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
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
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
變宮焉既有黃鐘矣又有黃鐘清焉是兩之也
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爲是說者古無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去

有也聖人弗論也其漢唐諸儒傳之說歟存之
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臣是敢辭
而闕之非好辯也志在華國義在尊君庶幾不
失仲尼放鄭聲惡亂雅之意云爾臣謹序
岐韶亂過庭之時先君樞密誨以經學且語之
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大小戴二鄭
去今逾遠群儒互相抵牾迄無成說吾鄉二陳
先生杜門發憤究心大業著成二書揚推事辭
於湮沒之餘訂正制度於殘缺之後 爲之訓
器爲之圖讀之如指諸掌爾其勉之岐壯而游

官南北未克斯志竭來假守盱江退食之暇閱
軍所藏卷帙甲乙首得禮書佩而誦之若身周
旋褻襲於其間而樂書恨未之覩聞其子弟從
林簿游因移書令訪其家之遺果得副本
岐 是不 自喜見平生未見之書且得
以無負先君提耳之誨試撮其凡以觀大要削
去二變四清之說尊君華國以爲不刊之典真
二經之鼓吹諸子百家之領袖也是不可不並
行於世竊謂人之情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失之
拘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失之縱今之士神游目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七

擊於禮書之日久厭厭而自得之矣是書之成
岐嘗朝焉夕焉以爲進學之地使人三復而玩
味之心不苟思必依於禮手足不苟動必依於
樂充之於氣而和平見之於行而篤敬形之於
語嘿進退而無非僻乖戾之習庶幾有補於來
者此岐之志也慶元己未重陽日三山陳岐謹
跋
右陳賢良所著樂書貫穿六經網羅百氏上自
皇王以至我宋本末條貫靡不備述秩以八音
分以三部屏去四清二變之說確乎鄭衛不能

入也書凡二百卷建中靖國初

寫以進儲之秘府久

而未彰 陳先生本務稽古得其家藏副本

令子冲 以廣其傳子冲自惟末學豈足以

窺前賢之闢奧隨文釋義補缺訂訛不敢不盡

心焉若夫一二制度有文而亡其圖非蕪陋之

所能增益姑以俟知者門生迪功郎建昌軍南

豐縣主簿林宇冲謹書

案此宋刊元修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一

字版心有字數卷首有建安楊氏家藏之書八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六

字朱文長印蓋明正統中大學士楊榮藏書也

此書明時其版尙存南監見古今書刻然明印

斷爛不堪每卷缺數葉此書完善無損元時初

印本也林宇冲字通卿福建侯官人之奇從子

也紹熙四年進士以學行名鄉里士多宗之官

至將樂丞

三山陳先生樂書二百卷目錄二十卷

明人藍格鈔本

宋陳陽撰迪功郎建昌軍主簿林宇冲校勘

楊萬里序 慶元庚申

建中靖國元年尙書禮部牒

吏部尙書奏

詔勅

進樂書表

樂書自序

陳岐跋 慶元己未

林宇冲跋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十九

爾雅樓藏書志卷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一

爾雅疏十卷

北宋刊本

宋翰林侍講學士朝請大夫守國子祭酒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臣邢昺等奉敕校定

邢昺敘

按爾雅單疏十卷每頁三十行每行三十字宋

太祖太宗真宗廟諱缺末筆餘皆不缺蓋北宋

爾雅樓藏書志

卷十二

咸平初刊祖本也其紙乃元致和至順中公牘

有蒙古文官印蓋金入汴京盡輦國子監祕書

監書版而北事載北盟會編及靖康要錄至順

上距靖康甫二百年其版尚存故有元時印本

耳北宋時疏與經注本別行南宋始合為一今

單疏本之存者惟儀禮穀梁及此而三儀禮穀

梁皆殘缺不及爾雅之完善爾雅疏之存于近

古者乾嘉中黃氏百宋一屋袁氏五硯樓各有

其一兵燹之後碩果僅存余已重雕印行宋刊

書不易得北宋本尤不易得北宋刊而完善尤

難之難者此書與蜀大字本春秋經傳集解皆

吾家宋版經部中領袖也

爾雅注疏十一卷

元刊本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邢昺爾雅疏序

郭璞序

爾雅新義二十卷

舊抄本

宋陸氏撰

自序曰萬物汝故有之是書能為爾正非能與

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

爾雅樓藏書志

卷十二

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舊說此書始於周公

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考然非若周

公子夏不能為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與

旨有不能盡然不得為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與

是書以予其始譬如繪畫我為發其精神後

之涉此者致曲焉雖使璞擁篲清道跂望塵囑

可也元符二年五月

嚴氏手跋曰爾雅新義宋陸佃著永樂大典不

收自來藏書家絕不著錄經義攷云未見案陳

氏書錄解題極口詆謾余意佃固多識于鳥獸

草木之名者其撰埤雅雖多穿鑿要為博瞻注釋爾雅應不大相遠何至遂如陳氏之言乎予求此書有年初聞徽州有之道遠莫能致後聞同邑丁小疋教授插架有之遂從借閱乃從宋本舊鈔共二十卷殆即陳氏所云其曾孫子道刻於嚴州者也家君以其罕見手錄一本畀余五句而畢命余校勘卷首有元符二年自序文極詭誕全書之穿鑿荒鄙難以言喻其注履帝武敏引武未盡善注大者謂之棋引大舜有大焉何不經若是覺陳氏所譏玩物喪志未足蔽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一 三

率也佃又號通小學宜稍知識字關字从門經典釋文開成石經皆从門自是隋唐繆體佃不知正其誤于闕恨也注反附會之曰門內之事則竟以為从門矣蠶則豎蚕字从天虫他典切義與蠶字迥別唐俗借作蠶字廣韻蠶字注云俗作蚕故知起于後遂相承如此然固未有以蚕字解爾雅蠶字者佃注云蚕老而後眠是意以蚕為蠶且不知蠶桑繭之文又是何物也通小學者固如是乎其所讀破句亦不少狄滅棹貢糝郭不分句讀釋文廣韻以狄滅棹為句佃以棹字屬

下讀檟枹者謂檟采薪佃以謂字為句蠶則豎蚕莫翁蠶蝦虹蛭負勞各以四字為句古無異讀佃以蚕屬莫翁為句虹屬蠶蝦為句皆由杜纂絕無所本其注多引用荆公字說當元符已禁用王氏新說而佃尚欲鼓其頽波疑誤學者殊可恨也然則奚取乎此書而存之曰爾雅文字多譌毛晉所刻注疏本出多至不可枚舉此書乃北宋本經文多可是正俗本今悉疏之于左釋詁底底尼定曷遏止也與釋文石經合釋文底丁禮反底之視反後人妄疑是重文輒收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四

底字為廢釋言楛柱也楛从木旁說文楛訓柱砥玉篇楛柱也皆在木部釋文石經亦同近本誤从手說文玉篇手部無此字華皇也與釋文石經合近本倒其文作皇華也誤釋訓怗怗惕惕愛也說文怗愛也从心氏聲巨支切玉篇怗敬也亦愛也近本誤从氏說文無怗字玉篇有之都替切閱也音義與怗別鑊煮之也鑊字从金近本誤連上鑊字亦从水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李善注文選屢引皆同石經亦同後來誤作四時不知下有四時和謂之通之正文不可

混也釋地珣珣珣从于枳首蛇枳从木皆與
 釋文合近本誤作珣作軹釋工當途梧正邢氏
 疏云當道有正名梧正言若相遇於道路然也
 近本誤作堂途釋水河水清且瀾瀾瀾从蘭與
 釋文合近本誤从闕釋艸孟狼尾與石經同近
 本孟譌孟澤烏菴與釋文石經同郭注云仰上
 環也近本竟作環則重文矣玉篇廣韻菴字注
 云烏菴草芋麻母芋孫叔然音嗣釋文石經皆
 从芋說文作芋麻母也从草子聲疾吏切玉篇
 芋與芋同廣韻芋字注正引此文近本誤从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五

說文芋艸也从艸芋聲芳無切音義各別蒙王
 女石經同近本王譌玉釋木獲橐含搜釋文石
 經皆从手近本譌从木又譌作獲案說文獲卽
 擣字狄臧棹近本臧譌臧廣韻棹字注引此文
 作臧釋文石經亦同杭魚毒杭从元釋文同近
 本譌作杭還味檢棗檢旁从木釋文石經同玉
 篇木部廣韻檢字注皆引此文近本誤从手蔽
 者翳近本蔽譌弊釋文石經作蔽祝州木釋文
 石經祝皆从示近本誤从木釋鳥鶻糜鴉近本
 糜譌糜釋文作糜云或作鶻眉麋二字古通用

糜不與眉通則知从麻者非矣鶻白鶻釋文石
 經同玉篇鳥部廣韻鶻字注引此文近本誤分
 為兩字作楊鳥白鶻凡此皆宜據以正俗本之
 譌其他與今本異而亦有所本者釋詁勛助也
 勛作勛玉篇廣韻勛勛兩收皆訓助說文力部
 有勛無勛樓聚也樓从木釋文从手云或作樓
 釋言耄老也耄作耄耄義相近亦可通袍襦
 也襦作襦釋文云或作襦襦糜也糜作糜釋文
 引字林云澤糜也則从鹿亦是翻襦也翻作翻
 與石經同廣韻翻亦作翻音義同玉篇字別義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六

同赫兮烜兮烜从火與釋文石經同釋文云烜
 者光明宣著今竝作烜則从火者乃是正文釋
 文是禰是禰禰作類案詩本文作類詩釋文云
 或依說文作禰不云依爾雅是爾雅原作類可
 知矣釋艸葦蕒釋文作葦葦葦葦字同釋木味
 莖著石經同釋文作味云今作味莖接慮李莖
 从艸與釋文合釋畜一目白鬪釋文从鬪云或
 作鬪短喙獠獠別本獠作獠獠字同以上數
 條異文皆有所本當備參考嗟乎俗刻滋譌學
 者苦爾雅之難讀久矣是書之存也庸可廢乎

故書跋于後以諗世之讀者俾究心焉苟或樂其新奇吾將頌尹和靜論蘇氏經說之言以告之嘉慶元年歲在柔兆執徐仲冬之月廿四日芳椒堂主人嚴元照書

張氏金吾曰是書自出新裁類多創解卽其釋爾雅二字之義已極奇闢其說曰萬物汝故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以爾爲爾汝之爾古人從無此解取名新義職此之由其中穿鑿者固多而精確者亦不少如林之爲君取庇之義席之爲大

爾雅

卷十二

七

取安之之義饑取義乎猶有可幾饑取名於僅可以食光耀布上告故祭星曰布眾多如雲故雲孫曰雲有善祥隨此祥之所以訓善也以罪見戮此戮之所以訓病也皆足補郭注所未及至若釋木虜木符婁注云木病偃僂腫本樊光注釋樂小者謂之棧注云云棧淺矣本李巡注釋天東風謂之谷風注云谷風生物之風本孫炎注釋宮四達謂之衢注云交道四出本郭璞注釋訓子之子爲孫注云子又有之於是當遜矣則義本釋名釋宮九達謂之達注云達寗

也似龜背故謂之達則義本說文江之爲貢園之爲援此風俗通之說也訓父爲矩訓姊爲咨此白虎通之說也祖者且也則本之檀弓子者孜也則本之廣雅積小以大爲丕則本之法言處獨之善曰綌則本之中論精意以享曰禮則本之馬君書注可以援人曰媛則本之鄭氏詩箋知其釋善而從所採不止荆公字說也陳振孫曰大率不出王氏之學斯言過矣至其所據經文猶北宋善本足以訂正今本者嚴跋敘之已詳不更贅

爾雅

卷十二

八

釋名

八卷 明刊本

漢劉熙字成國撰

自序曰熙以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于近代或典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而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爲之名故興於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寔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

類未能究備凡所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
物君子其於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以
塞 謂之士聊可省諸

右釋名八卷館閣書目云漢徵士北海劉熙字
成國撰推揆事源釋名號致意精微宗文總目
云熙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目臨安府陳道
人書籍舖刊行

呂柟序 嘉靖二年

蔡天祐跋 嘉靖壬午

博雅十卷 舊抄本 平江貝氏舊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九

魏張揖撰隋曹憲音解

博士臣揖言臣聞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翼文
武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祚理政日昃不食坐
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侏貢嘉禾貫桑六年制
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傳于後享
歷載五百墳典散零唯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
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
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包言子
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是以
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絕六國越秦踰楚

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
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
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制都梁文所考皆解
家所說先師口傳既無正譌聖人所言是故疑

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為書也文約而義固其
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 度學問之階路
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
制度發百家之訓詰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
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擇羣藝文
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異名不在爾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十

雅者詳錄品數以著于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
文分為上中下以類方徠俊哲洪秀偉彥之倫
扣其兩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謂亦所企想也臣
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博雅十卷 明正德刊本

魏張揖撰隋曹憲音解

張揖上博雅表

刊謬正俗十卷 舊抄本 顧千里校

唐故祕書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顏揚庭上刊謬正俗表 永徽二年

勅旨 永徽二年

按顏揚庭表以爲稿草纔半部帙未終則知是書非定本也每章以朱書標所釋於上然所引論語尚書禮記春秋史記漢書中事則各以朱書書名於前自東觀漢記後獨標宋書字餘不復爾而論語後有毛詩事數章復不標毛詩字不應前後乖刺如此以知止是屬稿之際偶爾標題未皇緒正除史記乃是論史記體制宜如舊外宜改朱書論語爲守性與天道尚書爲覽之者不一禮記爲取春秋爲游漢書爲陂宋書

顏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十一

爲道憐又春秋下皆是左氏傳是或詞非解經小顏既欲立言正俗必不以左氏傳爲春秋也又阡字下引漢書原涉傳別無訓說疑必有缺文受授字下乃是謂壽有兩音宜改受授爲壽益知非當時定本顧其所是正譌謬甚厭惜平不見成書也然而以東門之楊解坊記經意各有所謂不必以爲一義古文有又字通三王有乞言讀有爲又似未失也禪讓謀於野則獲自是記一時事恐不緣草創立文謂後學不當因此以草創爲草野則可而以疑左氏春秋則過

矣後世帝女雖不執婦道然立言正俗而曰公

主既尊止得云侍奉亦未免爲習俗所移也潘岳賦賴前哲以長懋岳必不以免爲勉但拘於聲韻易左氏語以牽合懋盛之意若以爲勉勵非唯不合左氏亦復不成賦語此則文人相輕或損其真矣殿研二釋頗爲穿鑿按晉事沮渠蒙遜謂劉祥曰汝敢研研然也研研卽倔強之貌恐語音變而爲殿研夫殿乃殿師研乃研摩有何交涉而合爲一語乎從而求其義則過矣應辰從外舅借是書因記所疑于後云紹興十

顏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十二

三年八月晦汪應辰書

無名氏跋曰第七卷所辨奚斯以余考之其失自楊子雲始子雲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于太師非作也奚斯作新廟非作詩也而以與尹吉甫並言之非其寔也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此又承子雲之失矣至於王延壽曹子建用之不爲無所自也甲戌十二月望日書何氏手跋曰康熙戊戌二月燈下讀此書既無他本可以借校而自愧見書不多遇有所疑不

能決定僅略改其所知者異日子弟中向學者其為我成之顏監之作亦以補家訓中書證音辭二篇所缺後人當有志於希賢也焯記

陳氏手跋曰春帆叔藏此書乃舊寫本戊午借讀擬影抄不果壬戌長夏得盧雅雨刊本因以對校是正頗多寫本抄手不精而序後辨十餘條為盧氏所無又硃筆句讀甚明尾有己亥季秋閱共四十一張十硃字潛心體認乃高祖父純齋公筆也謹遵句讀并錄辨駁語於子口之後嘉慶甲子乞巧日立齋陳昱謹誌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羣經音辨七卷 取古影宋本 七

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賈昌朝撰

自序

中書門下牒

慶曆二年雕造職名

王觀國後序

甯化縣學雕造校勘職名

臨安府學重雕職名

案此汲古毛氏影寫宋紹興刊本每葉十六行

每行大字十四小字雙行每行十六字版心有刻工姓名卷中有毛晉私印朱文方印子晉朱文方印希世之珍朱文方印張刻雖從此出而字形格開縮小矣

羣經音辨七卷 臧鏞堂手校本

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賈昌朝撰

自序

中書門下牒

慶曆二年雕造銜名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王觀國後序 古

甯化縣學雕造校勘銜名

臨安府學重雕銜名

臧氏手跋曰癸丑六月七日在東據毛氏影抄

宋本精校十七葉連前算先是六月初四日起

初六日止校于貞節堂袁氏本上初六日過臨

此本此本蘇州黃丕烈蕙圃孝廉家所藏託邵

書賈求善價 因出借二 不貳軒庸

堂

又曰十五日又借明府段若膺校本一勘用墨

筆以別之段本以意校改而往往與影抄本合
廿六日又從改正數條可爲善本矣

埤雅二十卷 明畢效欽刊本

宋中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吳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陸佃撰

陸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
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甯後
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
校爭相筆受如恐不及元豐間預修說文因進
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德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五

音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爲書者先公又奏臣嘗
試爲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
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物性門類
篇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
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議既
注爾雅乃庶此書號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埤
雅比之物性門類蓋愈精詳文亦簡要先公作
此書自初迄終僅四十年不獨博極羣書而農
父牧夫百工技藝下至輿臺皂隸莫不諏詢苟
有所聞別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深微淵懿宜

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知其
美焉宣和七年六月旦謹序

爾雅翼三十二卷 元刊本

宋新安羅願著

自序曰惟宋十一世清熙改元羅子次爾雅翼
定著五萬餘言乃論古初造化始耑萬彙芒芴
並生其間民生如標枝鹿豕爲羣自以爲一物
不自貴珍有聖人者立榮出其倫使同類相收
異類區分正名百物毛羽鱗介圖首方趾自別
爲民乃佃乃漁乃采乃焚選百羞百穀以爲常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六

珍味其辛毒俾相君臣靈智以爲畜猛獸服循
異物著之鼎別姦與神遂超萬物莫之與鄰號
名三才與天地均裁制萬品皆由於人物忠既
去其利畢陳智者用其實因既其文有所著作
假之而論故詩首闢離春秋感麟易八卦始畫
仰天俯地窮鳥獸之文書契因之是生典墳禮
觀象作服賁死生之物以明卑尊獻竹聽鳳爲
樂木原魯論貴多識譏五穀不分聖有所不語
亦有常言至王會紀遠物則多異聞離騷志
潔唯掇其芳芬不若爾雅博洽雅馴起於漢世

學者自爲韻門欲輔成詩道廣擴旁穿萬物異名始著于篇先師說之義多不鮮由古學廢絕說者無所旁緣風土不同各据所偏江南之產踰北而遷至其語音亦不相洽鄭人命死鼠疑於輿璠六書之相假譚則爲鱣物亦固有難識不可汎觀惡莠亂苗豫章須七年非好古博雅身履數澤孰能究宜野人能別之不能見於傳至謂鴟女匠魚皆爲荃六駁以爲馬不可駕牽謂芍藥無香說芳草者初不識蕙與蘭羅子疾之乃探其源因爾雅爲資略其訓詁山川星辰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七

研究動植不爲因循觀實於秋玩華於春俯瞰淵魚仰察鳥雲山川舉壤遇物而欣有不解者謀及芻薪農圃以爲師釣弋則親用相參伍必得其真此書之成爲雅羽翰其涵如海其貫如山其稱物小義炳而寬不強所不知義無不安字中所有目擊而存指毛命獸見未知根可用閱寬虞悅性情玩化無窮以觀我生率是佐時人主以裁成通之于六籍疑義以明千世之下與雅並行後有子雲君山之疇乃知其精雅道復顯功亦宏矣

先鄂州所作爾雅翼正名辨物貫穿百家惜其未之見也今始得之乃出於筆吏之手不無豕亥之訛裳以學淺見狹不敢輒加是正因錄而藏之觀者以意逆之可也時清裕

歲則涂之月中澣日曾姪孫裳記

宋興二百二十五年清熙甲午新安存齋羅公次爾雅翼成又九十六年咸淳庚午浚儀王侯應麟爲守始刊布之回聞之先生君子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風惟羅鄂州一人甫七歲已能爲青草賦以壽其先尙書少長落筆萬言既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二

六

冠乃數月不妄下一語其精思如此以南劍州陞辭孝廟大賞異易鄂州明年清熙乙巳卒今新安志行於世與馬班等小集僅文之什一劉公清之子澄所刊晦翁謂文有經緯嘗欲附名集後又謂羅端良止此可惜蓋年四十餘使老壽進未艾也爾雅翼者序見小集世未見其書回訪求得公之故從孫裳手抄副本三十二卷侯躬自校讎雖度問隱說其能知所自來可謂後世子雲矣回竊謂近世學者於天下書鑽研少而剽襲多靡勞餘力名義曉然古人有終身

爾雅翼三十二卷

明畢效欽刊本
而不能以誤注易為世之大害識者患焉侯賢父子有德吾州嘗以右螭直北門是將擅所學陶天下俾本末精粗無不一歸於云郡人後學方回敬識

宋新安羅願著

自序

右小學類訓詁之屬

不能通者或開卷頃刻而得之道德性命之類

有北溪字義而真西山讀書記為尤精車兒器

服之類有三禮圖而陳祥道禮書為尤博攷論

經傳草木鳥獸蟲魚則許謹陸璣張揖曹憲邢

昺陸佃不如此翼之為尤悉是書皆前代所無

挾是以求為儒易哉雖然學陋俗壞承弊踵

訛以無言道以氣言性以知覺言仁以詐謀言

知以反經言權以姑息言恕以輪迴言生死以

祠廟言鬼神誠淫邪遁先儒闢之非不至而士

之陷溺者猶不自知也以誤注本草為世之害

爾雅翼三十二卷

九

爾宋樓藏書志卷之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二

急就篇四卷 元刊元印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補注

右急就一篇漢黃門令史游作唐秘書監顏師

古為之解訓此書舊分三十二章前代能書者

多以草書為之今世有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

比顏解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又頗有訛

爾宋樓藏書志卷十三

脫顏本不分章象所寫三十一章而已國朝至

道中太宗皇帝嘗親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

國給獻以下百二十八字凡為章三十有四此

兩章蓋起於後漢按舊篇末說長安中涇渭街

術故此章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鄠縣

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

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近時豫

章黃太史手校本出於太和縣人家亦有此兩

章黃於篇中時小小箋釋而顏解本亦自有詳

略不同會戶部郎總六道賦天水趙公汝誼欲

是正傳廣之乃錄至道御書三十四章登于卷首且用今禮部侍郎眉山李公燾所藏顏解本校邢州通守臨江劉子澄清之家本寫之次于御書正文之後益考驗同異附以黃太史所箋升注為大字以便觀者可傳後古者學童六歲至十歲教之數與方名及朔望六甲書計之事蓋自末以窮木中莖以達道濫觴乎小學之源而涵泳乎大學之海終其身不厭至泰不然棄其道本而志其藝末丞相李斯等雖頗作蒼頡爰歷博學等篇然天下方專學法令以吏為師

函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二

詩書六藝之言棄不習學者進無所依退無可玩自童幼鄙之以為足記姓名而已又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定異史籀時益多事而徒隸之字方起漢興稍開書禁兼崇字學吏民上書頗幼其不正者然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烏觀古所謂正哉游當孝元時去斯等已遠獨能取其篇中正字類而韻之以為此書使操觚小童不隨俗迷誤是時元帝善史書而游為此篇皆稍稍近古傳稱游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豈此類耶自東漢杜度張芝善草法始用以寫此章號草說者因謂草書起於游蓋不察游作此書之意今篇中所據蒼頡正字其體雖不存而其讀具在因可以見漢世官府市里之名物又得顏氏解訓而益明可用虞覽然顏以慈姓為祖於宣慈惠和之才子審姓為出於審曲而勢者名忠敬與愛君而必以為慕趙盾鬻拳解距虛即蚤蚤以檻車膠為膠人之目謂老復丁為蠲其子孫之役亦不皆是顧作者以錄古文而解者以著漢事雖非詩書論世之學要主

函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三

於好古存舊且其語亦微有勸不若後世俗師俚童相教以器訟之書故因定著之以為前世小書其偶存者猶如此學者亦因有啟焉清熙十年十月望日欽羅願記
漢藝文志小學十家蒼頡篇見考工記注者唯鞞堯柯楊四字凡將見文選注藝文類聚者唯黃潤緘美宜制禪鍾磬竿笙筑坎侯二句訓纂見史記正義者唯戶扈郭三字其勵存者忍就篇而止耳隋唐志始謂急就章崔浩寫以百數劉蘭入小學書之李鉉九歲入學書之月餘即

通李繪六歲亦通此章是以其學至唐猶傳顏師古祖之推嘗爲之注淵源有自來矣蓋君子恥一物之不知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嘗觀眾仲對氏族師服申繡論名子籍談忘司典之後景王以爲譏衛侯以辟弼爲名周人不肯受繫之以姓著於世本字而不名貴於春秋故始之以姓氏名字學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備錄衣服飲食之制陶弘景讀書萬卷尤明醫術本草韓文公謂禮樂名數方藥之書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致知在格物觀物以觀我生故次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四

之以服器百物周書言學古人官子序云學而後入政董仲舒以春秋斷獄雋不疑以經術決事若授之以政不達宋泉之孝經蘇威之五教人到于今羞之故終之以文學法理器無非道學無非事其義不可須臾舍也鴻生鉅儒不敢以小書忽焉輯州名摭奇字悉放其體諸經義疏引之者五後漢書注引之者一韻書亦援以言姓氏班孟堅之用豫飾潘安仁之用乘風王禹玉之用奇觚宋景文之用縑繹朱文公之用老復丁至於不借籀條鳧翁無等雙之語臨川

山谷詩皆采摭之博觀而約取此難與耳學者言也古者保氏教六書外史達書名漢猶有課試舉劾之法故馬尾之書必謹自篆而隸自隸而藁鍾王之後以意行書先漢遺文古事寢以晦昧急就雖存而曹壽劉芳豆盧氏顏之推注解軼而不傳昔以是爲童蒙之學今有皓首未覩者俗書溢于簡牘訛音流于諷誦韻浮踵陋視名物數度若弁髦而大學之基不立迺因顏注補其遺缺擇眾本之善訂三寫之差以經史諸子探其原以爾雅方言本草辯其物以詩傳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五

楚辭叶聲韻以說文廣韻正音詰若闕閤之相混得於釋文掬撮之所出取於莊子稽極之誤因說文通釋而知利親勝容之類因史記漢表而見簧當作簡輅當作操壘當作空寔事求是不敢以臆說參焉疑者闕之以俟後之君子李斯作蒼頡篇後人附益末章乃有漢兼天下此篇齊國山陽兩章亦然略解其義綴于下方夫物有本末理無小大循序致精學之始事也雖然毫學而爲童習其能免玩物愛奇之失乎浚儀王應麟識

說文解字十五卷 宋刊宋印小字本 王述菴舊藏

漢太尉祭酒許慎記 **居** 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

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徐

鉉等奉敕校定

徐鉉等進表

中書門下牒 雍熙三年

阮氏手跋曰嘉慶二年夏五月阮元用此校汲

古閣本于杭州學署毛晉所刻即據此本凡有

舛異皆毛辰妄改

按每葉二十行每行大十八字大小二十五字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六

即百宋一屢賦中所謂王司寇家極寶貴者也

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 明初刊本 張月霄舊藏

元包希魯撰

上問適際兵燹既無文字可考復寡師友相資

顧沛之際作輟非一離索孤陋謬謬實多然畏

天命悲人窮亦希韓子之心者也苟使扶持世

教者舉循聖賢之道則人極豈不立而人生豈

不遂哉此余之深感乎是者也故其間多憤世

之詞焉雖然其志則願人人之明乎此理而其

勢則千萬人不能見信於一二以安於故習弱

於所聞者眾又豈無微不尊者之所能變其膠

固也哉矧生乎今之世而欲反古之道容可取

及身之裁乎唯藏於家以貽子孫使習而察之

庶行之而著乎慎無以求聞也有求聞之心即

私欲也焉有私欲而可為聖賢之學者乎至正

乙未冬十一月日長至包希魯序

掣經室外集說文解字補義十二卷元包希魯

撰按希魯字魯伯進賢人江西通志稱其穎異

嘗授今古文尚書于吳草廬動履端嚴為後進

楷法其教人先德行後文藝士習為之一新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七

著有四書凡例易九卦衍義詩小序辨說文解

字補義及原教說儒等篇此書從至正刊本影

寫錢大昕元藝文志載之書中體例悉依徐鉉

韻譜問于補注補音之後增加補義云云者皆

希魯作也其議論多宋學然於古人制字審音

之法時出新意補前人所未及似亦小學中可

存之書

張氏金吾曰希魯字魯伯進賢人學問該博操

行高潔門人受業者必先學問而後文藝士習

為之一新稱之曰忠文先生是書前有至正乙

未自序止存末頁一頁而畏天憫人之心居今
反古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若不求聞達屏
絕私欲皆粹然儒者之言讀其序可以知其書
且可以知其人也其書依五音韻譜例分四聲
編次凡上平下平各二卷上聲四卷去聲一卷
入聲三卷釋位字云論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
立故有位者人之所當立故從人立釋利字云
天以美利利乎人莫大乎五穀禾五穀之總名
也然必銍又而後成其利也故從刀從禾其說
皆極精核釋母字云春秋傳曰女德無極詩云

所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八

女也不爽蓋爲女子者當不亂其德而戒無厭
也故從女一者一其心而使不二也一者端純
之義也惟執一而後能禁止其無厭之德而不
爽也故從女從一有奸之者其說戾於理釋
家字云家古文從宀從众众三人聚處也蓋人
之爲家必有父母夫婦子孫始可成家此所以
從众也蓋众字與豕字相類皆以六筆成字後
世傳寫之變釋王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
土爲王其說雖與許君違異然皆有義可通足
資參考至若釋從字而指事之義明釋離字而

假借之說著釋東字而轉注之類顯釋工字而
會意之屬通知其究心於六書者深矣至其借
字義以寓箴規若官則勵以芘民恤下才則勉
以論道經邦斥自暴自棄之不得爲人論記誦
詞章之不可稱儒于俗字則諳諳乎移風易俗
之原于仁字則兢兢乎天理人欲之分此又作
者微意所在欲後人深思而默會者也焦氏經
籍志傳是樓書目錢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
此本猶是元時舊槧予從李松門書坊中以廉
值得之如獲奇珍瓌寶思欲據爲帳中秘矣適

所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九

錢塘何夢華 元錫 先生過予齋頭見之擊賞不
置欲從予假錄副本予以希魯著述甚富見於
補元史藝文志及萬姓統譜者今皆散佚無傳
惟是書僅存茲既幸歸予手若不公請同好廣
爲傳布則雖寶如球璧什襲而藏於是書何裨
於予又何裨且予喜藏書不能令子孫亦喜藏
書聚散無常世守難必即使能守或童僕狼藉
或水火告災一有不慎遂成斷種則予且爲包
氏之罪人用請善書者錄副本以贈予之不敢
自秘正予之寶愛是書也

案此永樂刊本前有永樂年序見蛾術編此本失去前序張氏以為元版者誤也然書雖明刊流傳極罕不僅與元版同珍也

說文繫傳考異二十八卷 舊抄彙本 丁月河舊藏

國朝朱文藻撰

南唐徐鉉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今世流傳益甚吾杭惟城東邵君陞宣購藏鈔本昨歲因吳江潘君瑩中獲謁吳下宗文文游從其插架借得此書歸而錄之復取郁本對勘謬闕之處二本多同其不同者十數而已正謬補闕無可疑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十

者不復致說其有與今說文互易及傳中引用諸書隨案頭所見有與今本異者並為錄出作考異二十八篇又采諸書中論列繫傳及徐氏事蹟者別為附錄分上下二篇隨見隨錄故先後無次並附于後是書傳寫所本當出宋槧卷末稱司農南齊再看舊闕二十五三十共二卷考鄭氏通志焦氏經籍志俱云三十八卷今是書錄本內二十五卷錯語無多反切又用唐韻顯有後人據徐鉉校定說文補入之迹而三十卷則詳載錯傳信是楚金原書不知何時補足

也玉海據書目云亡第三十五卷鄭氏焦氏所志尚据未補之本耳書經歲周鈔畢藏之汪氏振綺堂其考異附錄等篇更錄一通隨原書歸吳下乾隆庚寅子月小寒日朱文藻識

春夏以來兩奉候札想並蒙省覽頃潘瑩中先生來杭得稔近安深慰鄙懷承假說文繫傳本擬速為鈔竣適入夏後猝遭魚亭先生尊人大故未免間以他務停止嗣因勉赴秋闈又停一月蹉跎至今鈔畢之日正欲造堂面繳快聆清誨恰值潘先生有還吳之便原書附順奉上外

而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十一

有考異二十八篇附錄二篇合為一册并呈教政至鄴架藏書之富前行函遠未獲縱觀尙擬來春買舟親謁再請善本沾溉後學想不以此番遲滯為辜也吳西林先生魚亭先生均屬致謝並候台安上文翁宗老先生侍史晚生文藻頓首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開集經部六書類說文繫傳考異四卷 振綺堂 國朝主事錢塘汪憲撰 據徐鉉說文繫傳檢校許氏原文并引用諸書作考異二十八篇附錄二篇

丁氏小正手跋曰初見此跋心疑卽朱君所撰書也今詢朱君果如余所料并喜者累日輦下諸公傳抄者並署朱君名不復知有嫁名汪主政事乃据吳門副本耳戊戌六月十八日記於吳蘇泉庶常寓齋

七月十九日借沈匏尊校本互勘一過

又曰去歲冬錦鴻借靈石何庶常抄本影抄同時海寧沈匏尊亦影抄一本乃大興翁學士本也翁本無篆文惟何本有之誤謬實多今年春朱君映辰至京師囑其手自校正并益附錄數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三

條邇與歙縣程易田間談始知何庶常借易田本影抄易田本又出於長洲汪竹香易田云竹香絕秘惜此書不肯語人前年秋將往豐閩整頓書籍偶爲易田所見強借得之錦鴻與竹香交最深始終不知其有此書也戊戌重陽後一日記

說文解字篆韻譜五卷

元刊本

文衡山舊藏

南唐徐鉉述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倉頡模鳥迹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飾之李斯

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

競趨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謫先儒許慎慮其若

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

賈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千字字書精

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

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

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

之法有刪繁補缺之論則其僞譌斷可知矣故

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

不知而作君子謹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乃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三

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可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與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爲理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檢閱而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觀楚金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

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
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它故聊存
詁訓以為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焉五音凡五
卷論諸同志者也

初韻譜既成廣求餘本孜孜讎校頗有刊正今
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
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間有說文不載而見
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並從編錄疑者則以
李氏切韻為正殆無遺矣前序猶謂學者殊寡
而今之學者益多家蓄數本不足以供其求借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丙

穎川陳君文顯任當守土寵列侍祠習武好文
憐才樂善見人為學如己之誨子弟焉因取此
書刊於尺牘使模印流行比之繕寫省功百倍
矣噫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因躬自篆籀庶祗來
命序之於後以記其由雍熙四年正月徐鉉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十四行每行大九字小字雙
行每行約十八字有文徵明印白文方印衡山
朱文方印以潘氏新刊本較之無一合者
大廣益會玉篇三十篇 元刊本 吳兔牀舊藏

梁顧野王撰

玉篇廣韻指南

自序

進玉篇啟

大中祥符牒

案此永樂初朱氏與明書堂刊本相傳以為元
刊者誤也每葉二十四行每行小字二十八字
指南後有朱氏爵形墨記與明書堂高形印記
汗簡七卷 馮已蒼手抄本 錢遵王舊藏

宋郭忠恕撰

李建中題曰汗簡元闕撰人名氏因請見東海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壬

徐騎省鉉云是郭忠恕製復舊曰字部未滿字
注脚趙字下俱有臣忠恕字驗之明矣
自序曰汗簡者古之遺像後代之宗師也蒼頡
而下史籀已還爰從漁獵得其一二傳寫多誤
不能盡通臣頃以小學蒞官校勘正經石字繇
是諮詢鴻碩假借字書時或採掇俄成卷軸乃
以尚書為始石經說文次之後人綴緝者殿末
焉遂依許氏各分部類不相間雜易於檢討遂
題出處用以甄別仍於本字下直作字樣之釋
不為隸古取其便識與今文正同者惟目錄之

外不復廣收切韻玉篇相承紕繆體既煩冗難
繕賤毫有所不知盡缺如也

汗簡郭宗正忠恕集成之後備家罕有得者余

訪之八矣近聞秘閣新本乃集賢李公衍修名公

建中素居外任藁草秘於巾箱中大中祥符四

年罷西京留臺歸闕果以此書示余余謂公曰

結繩之後蒼頡史籀製作已來三王與霸國文

字或有異同始皇兼天下李斯爲小篆可謂至

哉而遭秦之所劫者盡在此矣時五年正月九

日也余尚判步軍糧料尋奉綸旨主在京博易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六

兩司事務皆繁難而勾檢權估之餘得之模寫

至三月二日方畢雖筆跡駑弱有愧于名賢且

樂善君子必憫余留心于此道焉天禧二年七

月十七日開封府判官虞部員外郎李直方述

汗簡一編乃郭忠恕所集凡七十一家字蹟爲

證古尙書爲始石經說文次之觀其源委深有

自來嗟夫字學之始始於蒼頡無字之字天真

粲然有字之字筆法宛然古無筆筆于秦至秦

而小篆生矣今人率皆遺小篆之法不古之尙

而今之尙流而愈流忘本亦是古人製字良各

有說特後世莫知其故傳之久而復久不免有

舛謬竟喪其本真汗簡之作追古法於既泯泮

新傳於无窮郭公之功多矣後之業字學者可

不知之庚寅六月所南鄭思肖爲山礪葉君題

汗簡後

馮氏手跋曰右汗簡上中下各二卷末卷爲略

例目錄共七卷李公建中序爲郭宗正忠恕所

撰引用者七十一家亦云博矣崇禎十四年借

之山西張孟恭氏久置案頭未及抄錄今年乙

酉避兵入鄉居于莫城西之洋蕩村大海橫流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七

人情鼎沸此鄉猶幸無恙屋小炎蒸無書可讀

架上偶攜此本便發興書之二十日而畢家人

笑謂子曰世 如此揮汗寫書

子亦自

笑而已猶憶子家有舊抄張燕公集卷末識云

吳元年南潞老人伍德手錄此時何時嘯歌不

廢他年安知不留此洋蕩老人本耶但此書向

無刻本張本亦非曉字學者所書遺失譌謬未

可意革李公序云趙字舊字下俱有臣忠恕字

今趙字下尙存舊下則亡之矣確然知其非全

本也既無善本可資是正而所引七十一家子
所有者僅僅始一終亥本說文古老子及碧落
碑而已又何從訂其譌謬哉亦姑存其形似耳
又此書亦有不可余意處如汚字汙字泚字泗
字俱從水今汚從可汙從方泚從氏泗從肉肱
從月而入脊部卻從邑而入各部駛從馬而入
史部朽從木而入部諸此之類不可枚舉大
抵因古文字少未免援文就部以足其數其寔
非也目錄八紙應在第七卷今七卷首行尙存
略敘目錄四字古人著書多有目錄是他人作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三

六

者故每云書若干卷目錄幾卷卽一人所作目
錄亦或在後徐常侍所校說文其明證也今人
一概移置卷首非是今此本目錄亦在第七卷
後人知之書成後偶餘二紙信筆書此以供他
年一笑太歲乙酉閏六月之十日孱守老人識
佩麟二卷 舊抄本 趙清常手校

宋朝請大夫國子周易博士柱國 郭忠恕記

趙氏手跋曰抄得此書隨于除夕取暇校之因
以識歲時云孫唐卿原本甲辰除夕燈下題清
常道人

韻宋樓藏書志卷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三

古文四聲韻五卷 校宋本

宋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尙書知亳州軍州事
上柱國夏竦集

臣謹案尙書正義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倉頡
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所爲故名
古文形多頭鑷尾細腹狀圓圓似水蟲之科斗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一

也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學之者鮮矣兩漢而下蔡中郎刻石經杜伯山
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獨寶愛之又汲郡安釐
王塚壞得竹策古文春秋書楚事者最精晉魏
以降隸習殆絕唐正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
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
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
公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涓上
耕者所獲其次有右補闕衛包勒修三方記於
雲臺觀瞿令問刻窳鐫銘於營道及天台山司

馬天師漆書道德經上下篇幢龍德中羅浮道士厲山木重寫其本藏之天台玉霄藏聖宋有天下四海會同太學博士周之宗正丞郭忠恕首編汗簡究古文之根本文館學士句仲正刻孝經字體精博西臺李建中總貫此學頗爲該洽翰林少府監丞王維恭寫讀古文筆力尤善殆今好事者傳識古文科斗字也臣逮事先聖久備史官祥符中郡國所上古器多有科斗文深懼顧問不通以忝厥職繇是師資先達博訪遺逸斷碑蠹簡搜求殆徧積年踰紀篆籀方該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二

自嗟其勞慮有散墜遂集前後所獲古體文字準唐切韻分爲四聲庶令後學易於討閱仍條其所出傳信于世字有關者更俟同志相續補綴此者伏遇體天法道欽文聽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緝熙百度宣精六藝法唐堯之稽古邁商宗之典學多能倣縱小善不遺猥錫宸旨特令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校讎尙虞舛誤干冒宸扈伏增惶越慶歷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

句本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臣夏竦謹序進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二十卷 舊抄本

宋薛尚功撰

嘉熙三年冬十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臨江軍事楊伯出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涿齋書房集金石錄者多矣尚功所編尤爲精詣况其墨跡乎余舊於山陰錢懷平家屢閱之誠奇書也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二

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鑑書博士柯九思書於

吳氏遜學齋

錢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鼎款識文凡廿卷較其器之墨跡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之外前輩博雅精詣如此彼困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顛者得不有愧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

復古編二卷 舊抄本 沈大成校

宋吳興張有撰

君尊臣卑父坐子立此六經之大閑也大者少

學學此而已然堯舜稽古之道仲尼時雨之教隨器小大皆使有成則道之有藝藝之有書小學之所紀亦何可廢哉然而經天緯地之文不在止戈之後閑邪窒欲之義不假皿蟲而知其覺也晚然後字書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觀矣而不可泥也棄本根而尋枝葉認漚體而舍源渤譬猶歷沙出油用力雖多而終無所得其所成就者可知也已吳興張謙中工習篆籀行筆圖勁得李斯陽冰之法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采摭經傳日考月校久而不懈元豐中予官于吳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四

興見其用心之初今二十有九年然後書成凡集三千餘字名之曰復古編其說以謂專取會意者不可以了六書離析偏旁者不可以見全字求古人之心而質諸精柏固已未矣又取以全體鑿爲多字情生之說可悅可玩而不足以消人之意辟猶入海算沙無有畔岸運籌役志迷不知改豈待達如輪扁然後能笑其誤哉昔楊子雲留意古字用之於玄或笑其自苦或譏其作經然子雲意在贊易非與易競而劉歆之徒方計目前利害無意於古覆瓿詘之語足以

發子雲之一笑而已今去子雲又千有餘歲士守所學而能不忘復古之志者可不謂之難得也哉謙中用心於內不務進取一裘一葛專趣內典子方杜門待盡亦讀法界之書嘗聞棗柏之言曰作器者先須立樣造車者當使合轍古無今有卽是邪道不可學也子嘗三復此語因思學道之要不以古聖爲樣轍者皆外游爾堯舜禹皋陶之所謂稽古者豈特可以爲方內之法哉致遠恐泥尙不可以遠樣轍也而況於大學之道乎後之好古者觀俗尙論將有稽於此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五

焉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敘復宣德郎陳
璣敘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原游其藩者未有能觀其奧不極其原不觀其奧求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誦右夫人而射也稱養叔鈞弦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是者亦眾矣而二子擅焉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吳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它書餘藝一不入於胸中蓋其專如此故

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已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繹山真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唯李陽冰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日規圓繩直不爲不工而筆力勁古甚復鉉比今有自振於數千載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岐陽繹山去人不遠復古二卷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仄從衡高下曲直豪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六

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寄妙技於言意之裏守古學於宋漢之瀕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揚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略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嗟夫使人之於學與藝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既得之又能在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敘次如此政和三年歲癸巳九月朔信安程俱敘

復古編字畫不爲時人姿媚之體已自可尚而必欲合乎古而後之萬世之下明予心矣通之書

書名之作其來尙矣自伏犧造書契而文籍生降及三代因革不同蟲魚草木之形變於周史逮至秦漢作者間出李斯趙高作倉頡爰歷之書一變而爲小篆軍正程邈便於簡易再變而爲隸魏晉以來籀篆既泯唯真草盛行至唐韓擇木李陽冰踵嶧山秦望之餘近代徐鉉宗陽冰之法復以小篆行於世然去古彌遠未有能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七

臻其妙者吳興張謙中先生素留心此學深造古人之妙自元豐以來以小篆著名天下鮮儔焉鄉人徐滋元象舊與先生爲鄰親炙先生餘誨揮毫落紙得先生之法先生亦雅愛奇之其平昔所著如復古編千字文之類屬續之際盡以遺之藏于巾笥如獲大寶今將鏤板勒碑以廣其傳於永久命僕作序以誌之聊書其梗槩云時紹興十三年七月六日王佐才序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爲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士

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
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註疏亦見
其略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滔未散記
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為用此為小年
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數
學亦復罕傳猶幸六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等
書不可復見急就章止存大略惟許叔重著說
文解字垂範千載李陽水申與斯文於唐若南
唐二徐兄弟尤深此學楚金在江南既為通釋
部敘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等篇總謂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八

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鼎臣入本朝殆專熙陵
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友
直文勳邵疏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辨辨
見之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有謙中篤
志古道傷俗學混淆為書一編號曰復古用工
數十年書成於大觀政味之間陳了齋程北山
為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鑰晚出何敢
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考證精詣字之
合於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謬
件毫釐不貸請者說服無有異論聞其落筆作

篆如真行然略無艱辛之態惟體修而未重與
入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
解及之有谷口銅甬傳於世款識字其體正爾
始知謙中之作蓋有自來非以意為之也魏字
从委从嵬或省山以為韓魏之魏謙中為林中
書家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巷字謙中以
謂當作閭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从艸謙中亦
不用也嘗篆楊龜山所作題息菴記終篇偶無
此字碑額雖从广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从
俗類若此鑰不能作篆心願好之陽水新義猶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九

為楚金所祛使二徐見此編殆亦無以訾之陽
水務新而謙中一意於古優劣可以坐判矣時
嘉定三年八月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
奉化郡開國 三千一百戶食寔封六
伯戶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小學周官六藝之一也教國子入 何莫由
斯儻以為學之細事而忽之則指是踴為之繞
山縣為覆立若此者眾何其誤哉不遇指南曷
从正載吳興張有謙中號真靜翁於國朝徐鼎
臣校定 下缺

沈氏手跋曰右宋張氏謙中復古編二卷其書以說文爲主校正俗書與古字戾者凡集三千餘字歷廿有九年而成其用心可謂專且久矣夾漈通志鄱陽通考及宋史藝文志俱在著錄余求之積年近從吾友江君賓如借觀鮑君見而願鈔余爲校勘其中間有穿支離處恐誤後學俱用丹筆標出以是益知著書之難也蓋自幾望至下莖甫畢而記之以此識良友相成之雅云乾隆丙戌夏日在天街沃田老人沈大成書於廣陵客舍時年六十有七

頤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十

漢隸字源五卷碑目一卷

陸師道手抄本

季滄葦舊藏

宋婁機撰

漢隸字源六帙樵李婁君彥發所輯也其書甚清其抒意甚勇其考蹟甚精其立說甚當其沾丐後學甚篤凡見諸石刻若壺鼎刀鏡盆槃洗簪著錄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鴻都建安殆二百年濫觴于魏者僅卅而一光和骨立開元最肩點畫之鑿鍾法度之突奧假借之同而異發縱之簡而古合蔡中郎諸人筆力通神之妙皆聚此編憶吾兄文惠公自壯之老耽癖弗

辨嘗區別爲五種書曰釋曰續曰韻曰圖曰續四者備矣唯韻書不成以爲蠹蝨目力於摹寫至難感旦旦而求之字字而做之雖眾史堵磨孫甥魚貫不堪替一筆也功之弗就使獲觀是書且悉循其隸釋次第志之所底不謁而同正應愜然起立與不得並時之歎彥發曩歲有班馬字類突過諸家漢史之學子營序之矣今此帙刊於高明臺方通守吾州朱墨鮮暇趣了官事竟輒蕭然一室中廝輿側睨但見其放策欠伸搔頭揩眼而用心獨苦之狀固所不克知彥

頤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十一

發派學有原委工詞章身端行治名最三吳而諸公貴人不解收拾使周鼎幹奔與康瓠等子頃備侍從承清問於燕間宣昭聲光宜不辭費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焉負愧聊復再暢敘以自釋云慶元三年十二月朔旦野處洪景虛序嘉靖壬子十一月陸師道手錄奉衡山老先生賜覽

班馬字類五卷補遺附

舊抄本

顧千里手校

宋婁機撰補遺李曾伯撰

清熙壬寅余承宗正同年李聖俞爲簿暇日以

一書相示蓋婁君機所編史漢字類也余讀之因相與言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爲用後世寔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此好古者所歎也以史籀之大篆或云書法已壞其書俗惡已不可言叔重之說文而云野陋淺薄謬妄欺世後之字書又可知矣西漢去古未遠文章固非後人所及而字亦多古雖已變秦文科斗書廢要之假借簡朴髣髴古意其興亡之大端忠邪之異趣千載自不可誣而綴文之士又摘取奇字以資華藻片言隻字施之鉛槧自有一種風味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三

故誦蒙漢雋等書作者不一此書更取史記之字合爲一編從韻類分粲然可睹其志勤矣蓋孟堅生於東都源流叔皮以成信史子長親事武帝紬金匱石室之藏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孟堅實祖之多用其文不敢改定婁君尤爲知所本矣然亦有難解者班之於馬時有遺失文意泯沒如龜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之類殆不曉其意又其甚者按下之圍以項羽之用兵未嘗接戰止以楚歌而潰去疑無此理至誤儒者謂惜乎項羽韓信不曾一戰引孔

明仲達以爲比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此是可遺耶嘗有意一一證之性懶未暇婁君此書將傳于世觀其趣向進進未已或更考究以補孟堅之闕以發揮子長之餘不亦善乎聖俞啞然笑曰婁君屬我以序久未落筆當盡以子之言寄之四明樓鑰書

今之爲文者必祖班馬馬史無善注厘殆至於不能讀故班書顯行好事者寫做摹述之如入喬嶽巨川隨意所適欲富者剖珠金作室者睨梗梓獵師搏熊豹漁人籍魚鼈隨其淺深有求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三

必致蓋未聞有索手而空歸者史記但有索隱意林之學其昧昧自如西漢自唐柳宗直作文類陶叔獻繼之於是程氏誨蒙陳氏六帖與夫摘奇博聞諸書錯出並見而予亦綴法語數萬言家爲荀袁各得一體今樞李婁君機獨采摭二史彙之以韻旁通假借字字取之無遺如鳴球在縣洋洋有太古氣超然新工盡掩眾作不必親見揚子雲然后能作奇字不必訪李監陽冰然后能爲文詞學班馬氏固未有如此者去年予在鄉里得其書以冊秩博大不能以自隨

一五〇〇冊書目全書 1 頁之十

姑刪其目以爲序。婁君清尚修潔，一時儒士也。清熙甲辰上巳日，鄱陽洪邁書於金華松齋。世率以班固漢史多假借古字，又時用偏旁音釋，各異然得善注易曉，遂爲據依。機謂固作西漢書多述司馬遷之舊論，古字當自遷史始。以史記正義索隱西漢音義集韻諸書訂正作班馬字類互見，各出不沒其舊而音義較然，違舛尙多。更俟增易，清熙辛丑夏至日，禾與婁機書。唐張守節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間，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作蚤，後作后。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南

既作灑，勅作飭，制作劄如此之流，緣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漢本有此字者，乃爲好本。程邈變篆爲隸，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文改變，非復一端。咸著秘書傳之歷代又字體乖誤，日久其黼黻之字法從衛反。今之史有從端，音端秦本紀云：賜孝公黼黻，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端矣。如此之類，並即依行不可更改。若其黼黻從邈，辭亂從舌，覺學從與，泰恭從小，匱匠從走，巢藻從果，耕籍從禾。

席下爲帶，美下爲大，哀下爲衣，極下爲點，析旁著片，惡上安西，餐側出頭，離邊作禹，此等類例，直是訛字寵字。勅勇爲錫，音以支，章移反。代文問反。將无混無若茲之流，便成兩失。又曰：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秘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備。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合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越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於茲，遂生輕重訛謬矣。其論皆當併錄于此。二史之字，第識首出，餘不復載，或已見於經子者，則疏于下庶幾觀。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五

者知用字之意也。機又書：余幼年從事句讀，嘗見鄉先生婁公參與班馬字類，喜其究心字學，採摛二史旁證，曲盡得之，者可無魯魚亥豕之惑。自謂該載已備，不必問奇於揚子雲矣。後隨侍先君入蜀，與諸朋友游，有老儒王揆者嘗論及此作，而曰：此書所載善則善矣，猶未盡也。因與之考論二史，果而叩分，類析間多遺闕。在蜀數年，相與朝夕考訂，日積月累，凡有所得，書於四聲之下，共一千二百三十九字，補註五百六十三。因念先賢力學稽古。

貫穿二史可謂詳備猶有闕焉今從而廣之名以補遺附于韻後併勒諸梓以便學者之觀覽亦鄉先生巽公之志也補或未盡尚俟來者景定甲子長至日覃懷李曾伯書

續千文一卷 舊抄本

宋右朝散大夫知池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侍其良器撰

邑大夫侍其公一日以其曾大父光祿所續千文示褒來御于學援古敘事嗚然雖出於當時翰墨遊歲之餘誠有補于世用諸生請刻涪溪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六

崖石以彰不泯筠居聞而喜之為作真隸二體益有可觀昔人謂敗筆斷紙猶傳之千百載特存其人耳况是文乎乾道乙酉十一月初吉鄉貢進士謝褒謹題

六書故三十三卷 明刊本

宋 永嘉戴侗著

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為轉注會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本原也獨立為文判合為字文立而字孳天地事物之載執有外於是者自篆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傳寫轉易

講繆滋甚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蓋鮮合然戴公何獨能探索於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舛忒第其邵居傳以義訓羣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爰据示有徵也折為碑九卷三十有三約而不遺通而不繫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網在綱瞭然如示諸掌噫亦勤矣公之父蒙从學于武夷兄仔舉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為師友是書之成淵源有自延祐戊午子來領郡命其係奎出諸家藏郡博士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於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既鑿四書與郡志明年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七

捐奉廩以倡刻而庾諸閣徐騎省有言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延祐庚申冬十月古泮趙鳳儀序

自序曰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六

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爲小學者過矣山秦而下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焉者往往支離傳會而不適於道至與曲故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辭不通於辭而欲曼於意是弊於律而議繁旨於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於家且收同許氏之遺文訂其曼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思先志之隊爰據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果缺如也卽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子

新修龍龕手鑑四卷 影寫遼刊本

遼釋行均撰

智光序曰夫聲明著論迺印度之宏綱觀跡成書寔支那之令躡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線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於沮誦代結繩於既往成進懷以相訟辯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泊乎史籀變古文爲大

篆程邈

蔡邕刊定於石經東晉

九流競驚若百谷之

遺

分比眾星之拱極尋源

卑蒼廣

蒼叶律諧鍾咸究於韻

專門則字統說

文開牖則方言

學於是乎昭矣別復

釋氏之教演於印度譯布支那

轉梵 唐雖匪差於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於

名言名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

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集的

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啟以隨函孰之仁顯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九

於人名香嚴唯標於寺号流傳歲久抄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惋歎不逢啟達孰爲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於音韻閑於字書觀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緝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辯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 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 摺登立袂疑滯沙門智光刊非切玉分忝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閣筆俛

仰而強為抽毫矧以新音徧於龍龕猶手持於
鸞鏡形容斯鑿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
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為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
又撰五音圖式附於後庶力省功倍垂益於無
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四

手

韻宋樓藏書志卷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四

續復古編四卷

影元抄本

元曹本撰

敘曰昔吳興張隱君謙中篤志古學據說文作
復古編據摭羣書博而能約聲分韻類上下卷
一十二類二千七百六十一字古今文字之異
粲然有別學者不可以其約而少其功也夫自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一

保氏之教息尉律之課不修篆籀浸微隸楷繼
作轉相譌亂既多且久倉頡博學以下諸篇咸
亡矣微說文孰從質之哉世之尙異好奇者忘
許氏之功力抑排觥以為不若是不足以名家
噫私學已見心不師古適滋謬亂則何有於復
古子方弱冠竊留意於周鼓秦石而宗叔重氏
之說頗欲明古文之通用正今書之譌謬及說
文注敘所載而諸部不見者經典所有而說文
不錄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而附益之顧未能
也及得隱君是編一見殊快公餘稍暇因其遺

而未錄者聞取而筆之題曰續復古編非取增多以爲功亦以發隱君之志備拾遺耳姑存篋笥向俟博雅君子是正之是稿也四卷一十三類六千四十九字起於至順三年秋八月成於至正十二年閏三月魏郡曹本書于京城齊化門寓館

古者保氏之職其教國子以六藝六書其一也後世之設教異乎成周之時學者安於淺陋之習往往馳騫於空言而不究於實用其於六書之義一切棄而不講於是上下數千百年之間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二

以此名世者不數人而已古學之泯絕可知矣夫制作禮樂天子之事而射御已亡其法獨書與數窮而在下者皆可習之至於書有許氏戴氏數家之說然猶稀闕宋廖若此其人可勝歎哉宋之中世吳興隱士張謙中氏攷證俗書之謬謬若干字甚有功於書學終宋世三百餘年工篆籀見稱絕藝者莫或過之大名曹君子學篆書深穩圓勁素嘗得之婁言於當路有氣力者以爲書學將墜一旦國家須才非可冒焉以充其選若曹君宜置諸館閣以備任使然莫有

聽者久之君繇都昌丞調官京師始相見問出其所爲續復古編將補張氏之未備者君於是書雖馳驅王事寢食爲廢莊周氏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有不信夫推君之志豈沒溺於流俗者邪素備官詞林嘗代撰三皇官祀樂章君爲書之藏諸秘閣已而力求補外乃出佐信州幕府其行也序其書而歸之至正十二年三月丙辰臨川危素書

桓兒時侍祖父之旁故治書侍御史東平李公交最厚相見必講篆籀之學本之說文而凡字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三

書之可取者皆參究其說數稱張氏復古編之善聞之既熟竊取而觀之時猶未能盡曉獨怪其文約疑有所未備而不敢問其後稍長日惟記誦詞章之爲務於斯學也廢不復習迄於今數十年昔之所疑莫能自釋爲恨洎陽曹子學好古篆工其筆法又明於六書之義他日出續編示予則因其舊文哀輯彙次增多四千一百四十七字然後知張氏之編特舉其槩果有所遺而未錄將以待於來者續而補之使爲完書不特有功於張氏所以爲後學之助固多矣然

非志專而力勤考覈精審援據該洽如吾子學其孰能予雖衰情有愧於此而佩服先訓未之敢忘願學之心終不能已書識其端尚於曹子學而卒業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秋八月廿有四日丁丑中山李桓再拜謹書

篆體變而爲隸楷去古日遠往往多繆於六書秦漢以來千有餘年學士大夫習染深痼徒事於斯冰之學而襲隸楷之譌者莫或取正宋元豐中吳興張有謙中篤志斯文嗟徇俗之非是悉爲刊定稗成一編題以復古學者誦其功然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四

其間闕略未備者十二三元興崇尚文學而得洹陽曹子學氏補其闕遺然後六書之義始正蓋子學氏之於篆幼而習之二十餘年其歷如一日故謙中之書未嘗去左右間益攷求凡有得者附之於編久之合若干字輯而傳諸學者名曰續復古編君子謂子學氏之於斯文其功當不在謙中之下爲其細俗而反之正是亦猶謙中之志爾夫謙中之志卒待於子學而成之信乎復古之難哉自古道之既微豪傑之士莫不有意於復古之度其孰有非一時一人之所

能致於此蓋可觀矣予因子學氏之所輯足以裨張氏之未備遂論次之以告于世之學古君子子學名本方仕于時將有光顯云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正月十又二日上元楊嗣序

道出於天而字作於聖人字之所形卽道之所形也故河圖出而天一地十之數彰易卦畫而陽奇陰偶之象著字之本原其肇於此乎軒頡有作人文日葦六書之教愈精愈詳逮夫籀斯迭興二篆呈巧曲盡天地萬物之狀而無所遺變而至於隸楷日趨於易而益生生無窮矣此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五

亦理執之自然蓋有不容已者然而轉相變易雜以俗書漸失古意獨許叔重氏說文之作條理嚴密脈絡貫通古人字學賴是以傳其有功於世多矣自是而降好奇尙異承誤踵譌或偏旁點畫之殊或魯魚亥豕之舛其錯亂有不可勝言者此吳興張隱君謙中復古編之所緣作也聲分而韻類攷古以證今據許氏之書而推本徐氏正俗之意其有功於字學亦豈少哉然上下卷止三千餘字惜其猶有所未盡也洹陽曹君子學氏博極羣書其於字畫古今之異尤

所研究慨然有志續張氏之遺而補其缺求字之原正俗之繆從而筆之積四千餘字將俾後人識古今文字之變而不墮于譌謬之域苟非子學攷古不懈其於六書八體安能盡古人之精意而得其大全其所著定當與許氏張氏之書並行於世豈小補哉至正十八年龍集戊戌九月既望京兆宇文公諒序于會稽白雲寓隱自人文既著風氣日開科斗鳥跡之茫昧凡幾變而至於籀斯斯時已弗古矣蓋遠古之初書始萌芽民俗醇朴以之代結繩足矣降及三代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六

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作而法書由是滋焉亦執使然也今其遺文可見者不過鼎彝之間石鼓嶧山亦漫滅而僅存籀斯之文散落於人間者無幾然繼周者秦最爲近古意三代之文大率類此籀斯特其名世者耳宋吳興張謙中志於古道病俗書之亂古作復古編上下卷心思無窮而目力有限蓋詳而未備者也洹陽曹君子學惜謙中之編尙有缺遺政成之暇旁搜博采作復古編續所以備謙中之未備噫用心亦勤矣間嘗觀曹君之書而見其體制骨法遠追古

作得心應手本乎天成曹君何以得此於古人哉聞之濠梁董灝曰君天資穎悟絕人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嶧山篆法籀斯而主說文徐李而下不數而靜坐一室置圖書于左右仰而觀焉久之若有得也徐起而書之蓋已得其彷彿矣又久之則心領神會目無全牛筆意之妙亦不自知其然矣予因爲之說曰字書形而下者也而形而上者之道存焉世人習書其用心非不勤且勞也而屑屑求之於形似之間譬之木偶人焉其形貌則甚肖也至於精神風采則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七

無有吾知曹君之書蓋有進乎道茲特其緒餘耳君既有志乎復古必將愈讀古書行古道以古人自期是編一出當與字書並傳世有知君者安知君之不猶 八哉而君亦何愧於古之人哉至正十年冬十有二月望日四明蔣景堃敘

宋大觀中吳興隱士張有作復古編以正俗書之譌僅三千餘字竊嘗病其太約疑有闕遺欲集而補之未皇也大名曹君子學以工篆籀乃博採六經子史暨先代銘刻器物款識古文奇

字臈而集之名曰續復古編張氏之書其類有六曰聯縣曰形聲相類曰聲相類曰形相類曰筆迹小異曰上正下譌曹君如其類而加二焉曰音同字異曰字同音異凡千餘字積二十年始克成書嗟夫古文湮滅久矣惟許慎說文十五篇僅存爲世遵信然其中間有遺脫如劉免之類學者不知許氏偶失載遂以爲無是字而不敢書至以它字代之者皆是也吾嘗攷諸經而辯之曰詩有篤公劉又曰勝殷邁劉書曰無盡劉語曰幸而免又曰吾知免夫夫知字者宜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八

莫如孔子詩書孔子所刪定語又孔子嘉言也豈有六經字而非古者乎蓋許氏偶失載明矣學者宜守經自信不當泥乎許氏之爲是也世聞予說而膠其久習反訾予以不知予徐而自解曰由許慎迄今千歲矣有一克新者倡爲是說而欲泐千載之是非視衆人之所信其抵牾而莫從也宜哉噫吾何汲汲以求乎今世將存其說以俟夫後世之君子也焉知不有同予說者焉今曹君爲是書於六經所有許氏張氏所遺悉攷證而殫集焉觀其論辯鮮不符吾說庸

是同予者固無待于後世而有也曹君與予未嘗相求而脗合如此則千歲之後如曹君宜不一二而已也夫同予說至於再至於三則衆人之所膠者將不待辯而自釋然矣斯吾所以有望於後世之君子者也予喜曹君不相求而合也于是書爲續復古編序至正二十二年龍集壬寅夏四月八日江左外史鄱陽克新仲銘序上文音同字異並說文所收正文或體及籀古也世之未嘗攷者或不知其爲同好奇者但取其異而遺其正故予兼舉爲續復古編一類其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九

數二千三百六十七字昔人載酒問奇所得未必若是之富也至正十五年秋七月望日洹陽生識
向見子學隸古能不背說文今觀是書知其用功篆籀深矣子學平生負氣有志事功竟抑鬱下僚以死爲是書蓋其餘力也紳與子學姻親知其人而惜之獨幸是書之僅見于好事也嗚呼世之不得行其所學而僅以一藝聞者豈獨吾子學哉張紳
至順元統間本隨侍先君子寓豫章後至京師

頗喜工篆籀往往爲人書及自書日不下數幅
祁寒盛暑未嘗辭憚亦未嘗自信自欺蓋古者
字少而用多故有正文假借通用爾後方言名
物傳見滋繁甚有無從下筆者一幅之間常數
字或十數字多至數十字大抵疑異譌誤悉空
之時於筆倦意懶之際取說文旁搜徧討此卽
此字某當作某見諸注說者如此散在他部者
如此載於經史子集者如此質之先達訪於通
人于義有歸攷之有據卽於向之所空者補足
之然後敢以歸於人人惟見遲延不快寫豈知
疑而未得者詎敢苟且哉攷既有得則筆之於
帙日積時久彌以益多他日哀帙而指計焉得
四千餘字好事者見之咸謂宜類集如張氏之
編使學者知字有而說文無者則未始無有也
予曰張隱君篤信說文故能推徐氏正俗之意
而成復古編予始嘗於俗誤今考輯若此其未
考者尙不少緩以歲月加之考索弗倦當復有
是編之多孰謂是編能盡張氏之遺哉後編之
出亦猶我之續張則又我之續我也於是乎書
于續編後至正十五年歲在乙未四月廿五日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十

曹本子學甫識

學經室外集續復古編四卷元曹本撰本字子
樸危素相友善素撰三皇饗禮樂章本爲之書
詔藏祕閣本好古篆年十七八時輒喜作石鼓
嶧山篆師籀斯而主說文故下筆深穩圓勁平
生志事功而不究其用是書著錄家絕不收采
益補宋吳興張有復古編而作

六書統二十卷 元刊本

奉直大夫國子監司業楊桓弼集

鄒魯多鴻儒燕趙多奇士僕隨朝三十載獲交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十一

鄒魯燕趙士大夫非一人獨於辛泉楊公在祕
府則有同寅之好在成均則有交承之誼故於
古道之交尤深每論及所著六書則慨然歎曰
世變日下文字亦隨之予欲援古以變今不徇
今而變古竭盡平生心力凡三起草而成是編
自守之堅信之篤天下後世之知不知不計也愚
謂古者變結繩而書契皇而帝帝而王所謂龍
書穗書雲書鸞書與夫科斗龜螺鐘鼎薤葉等
書皆絕無聞無聞而僅聞者惟軒轅之史倉頡
周宣之太史籀二篆而已攷之傳記史倉之鳥
象羲農龍穗之變也史籀之大篆頤頊科斗之

變也漢許氏亦云五帝三王改易殊體王降而
 霸夫籍於七國焚書于孤羸而李斯始變頡頏
 二篆省文而為玉筋亦曰小篆既而成役與獄
 事繁程邈又變篆為隸以趣約易史臣謂施之
 徒隸故曰隸厥後愈變而愈不古古文遂絕說
 者以為自倉頡至漢初書經五變古文變而大
 篆又變而小篆篆變而隸隸變而草草始於漢
 初不知作者為誰他如署書篆書楷書遼書及
 懸針垂露飛白偃波等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
 體因事而生變者也漢孝武時雖得孔壁科斗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主

古文詩人無能知者孝宣嘗召通倉頡讀者以
 授張敞敞後傳之杜林孝平問爰禮等能言頡
 書微為小學 雄又采 說以續頡而固

雄孝和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慎又采史籀斯
 雄之書以解造而錯又解慎此則頡頏之變而
 屢變者也魏邯鄲淳以曹喜學斯而學之蔡邕
 雖采斯喜之說為雜形而不如淳章誕師淳而
 亦不及又有史籀篇倉頡篇三倉廣倉等篇皆
 出於晉之汲冢而頡頏之舊又不知其幾變也
 君子謂篆經五變而至漢初已非古矣魏晉而

下不論也故唐李陽冰自謂斯翁之後直至小
 生徐鉉以其言為不誣蓋籀者頡之變斯者籀
 之變而冰又斯之變也舒元與謂斯夫千年冰
 生唐時冰後無人篆止於斯愚謂冰未千年而
 有辛泉與漢許慎如相後先其書統之與說文
 則相表裏其六書之序 有同而異者焉許氏
 之序六書周保氏之變也辛泉之序六書漢許
 氏之變也其自序云六書之有象形會意而後
 有指事轉注形聲假借亦猶八卦之有乾坤而
 後有震巽坎離艮兌其後敘又參天地之化合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主

四時之序關盛衰之運而言之蓋得古人不傳
 之妙於言外亦善變者也先儒謂易為聖人通
 變之書愚亦謂是書為變變而作也變在彼變
 變在此彼之變變古而降為今此之變變今而
 返之古愚故謂是書亦變變之書也慎之子冲
 於漢建光之元上其父書父書得以不泯辛泉
 之子守義亦於皇元至大之元以其父書 下缺

上缺 並行於世而相

守

義奉朝檄往江浙刊父書將行詣史館泣且請

曰先君子辱知 先生最厚所著六書亦先生所夙知敢告序引以信來世以爲子孫藏愚嘉其能守父學而不變又念疇昔古道之交能幾其敢以一死一生而變邪遂爲序其槩以俟後之君子先生諱桓字武子夫人孔氏五十三世孫子男五人所居魯 南之三里許曰遼泉疏而爲辛泉因以自號云至大改元歲在蒼雍灘良月朔翰林直學奉直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三山倪堅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四

書六藝之一孔子曰游於藝游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闕者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物有餘而心不放矣況書爲五藝之府以其五藝之明必待書成文字而後各識其所以然則書尤不可易而學之也抑書之奧不獨該夫人事之五藝雖天地萬物亦莫不該之也一日象形天地以生物爲始物生而形各不同故隨其物之形模寫以成文所以象形爲六書之首如○㊀之類○易精其體常盈㊀陰精其體多缺而藉日爲光此形不同而文各有取也二曰

會意天地萬物之形既異其文又不一而足故模衆物變動之意以成文如ㄣ之類取義兩人相弼爲ㄣ兩人相外爲ㄣ也三曰指事文旣成於象形會意而理不能該者則字生焉字雖有似乎人爲其實亦莫不因其自然之理也如本末之類指其木之下者爲本指其木之上者爲末也四曰轉注指事之外意有不能盡者則取文字轉附注以足其意如聖賢之類聖从口从土聖又土之大者賢从臣从寶省以其臣有守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五

則國之大寶也五曰形聲物之形意非轉注所能盡故於形之旁附之以或文或字因聲以明之如矇矇之類从日以童龍爲聲也六曰假借其聲義於上五者俱不能該故取 字兩用以足之也如去取之類去往也借爲上聲除去字取善聽也借爲取舍字此其大畧至於脉絡條目備見各書小序矧又有溯源以復古正韻以達今嗚呼盛哉若統書不作隸字旣變舊形則雅意自何而知耶大抵古人制作文字不徒記事而每寓教於其中也如孝爲之類孝是善事

父母之名从表省子在表下表在子上承事之所謂表者安之也鬯本酒器象口有蓋腹有文兩手取之之形君父所以稱尊者不敢斥言但指其當前所用之器言之猶今御前殿下之稱敬之至也隸字既失其本真則此意何以明哉此辛泉先生所以爲憂六書統所以作也先生識見高明洞徹物理六書奧妙究極精微至於一文一字用心推求注釋簡要莫不得其至當之理於古人寓教之妙發其所未發以新天下後世之耳目可謂方今之盛典也苟存心於游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六

藝者得一觀之於世教豈爲小補哉先生幼子守義得父之傳而精其業多士嘉之朝廷特命馳驛往江浙行省刊板印書以廣其傳可見崇重至美之意云將仕佐郎國子博士門生劉秦序

文字何爲而作也聖人憂患天下後世欲濟變通備遺忘息爭端而作也聖人始則憂患天下之變欲以禮樂政教化治於天下則以口傳口不免有所遺忘再則憂患後世之變欲以禮樂政教貽訓於後世則以賢傳賢而不免有所泯

絕於是文字之道興焉聖人憂患天下後世可謂至矣人皆知累文成章累章成篇然後可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不知一文一字之間卽至道寓焉如制仁字而爲人與天地並立之義蓋人以至仁輔相天地好生之德以成贊化育之功而後能參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也如制義字而爲善在我之意蓋人制義由己而由人乎哉如人言爲信言必當信也成言爲誠凡言必當以行成之也如心直爲志日正爲是如此者不能備舉文字之始豈苟然哉後世特未察耳愚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七

自童幼讀書旣冠卽知游心書學曉求文字之本原見古文篆籀石刻輒做玩不置手始於禮部韻瑞得六書之名少長讀周禮始知書學爲六藝之一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雖屢目之而趨進無門繼觀前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但博聞多識而已亦不聞有所謂六書之原者又幾十年始獲見許慎說文全帙雖有六書之說唯形聲最備其餘但千百字中一字下問注曰此象形此會意此指事餘皆畧而不說但類集篇而已愚意許氏漢人生近三代宜當知之

其所以引而不發者欲人存心厭飫而自求之也深惟此意輒不自量嘗欲取古文篆籀之存者析爲六門冠以六書之目恆寤以生理縈以多病而未暇也至元乙酉被召至京師待詔於官舍賓客之餘日且無事始得償其夙志明年校書太史院秩滿再調秘書監丞復清簡餘暇三年之間凡三起草而後成書以凡文字之有統而爲六書也因名之曰六書統一曰象形其分有十曰天文曰地理曰人品曰宮室曰衣服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二曰會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六

意其分一十有六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飛走曰虫魚曰生植三曰指事其分有九曰直指其事曰以形指形曰以意指意曰以形指意曰以意指形曰以注指形曰以注指意曰以聲指形曰以聲指意四曰轉注其分一十有八曰天象曰天運曰地體曰人體曰人倫曰人倫事曰人品曰人品事曰數目曰彩色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鳥獸曰虫魚曰草木曰怪異五曰形聲

其分如轉注之數總其聲則有四曰本聲曰諧聲曰近聲曰諧近聲六曰假借其分一十有四曰聲義兼借曰借聲不借義曰借義不借聲曰借諧聲兼義曰借諧聲曰借近聲兼義曰借近聲曰因省而借曰借同形曰借同體曰非借而借凡序一文一字必先置古文大篆於首以見文字之正次序鐘鼎文於下以見文字之省次序小篆於其下以見文字之變文簡而意足者莫善於古文大篆惜其磨滅數少而不足於用文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七

字備用者莫過於小篆而其間譌謬於後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故以古文大篆更相比究小篆雖出於秦非秦創創之也但周室既弱諸侯強暴書不同文六體變異秦統一之後盡得周史載籍之正乃削諸侯之紛雜還古文之本原少加損益而爲是書也籀文與古文既不相遠秦與籀文間省亦微自原而流皆不於六書之制但筆體或本大末殺首尾勻圓之異耳至於鐘鼎款識之文以其古人欲刻諸金石多所省減今於其下直曰

省文而已凡序文字總主於聲名者內古文重者大篆重者鐘鼎重者小篆重者譌謬別出者凡釋言計二十卷愚之荒學實因許氏說文而得之今就說文中取所明所識者則於其下直稱爲許氏曰云云其未曉未識未敢取者仍有說文舊書在既曰未曉未識敢妄取以自欺乎後之君子有知識絕人盡明許氏之舊而復之斯愚之所願也

案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四字卷末有口口二年八月江浙等處儒

命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辛

學提舉余謙補修一行二字上缺兩字查元刊文獻通考後有至正五年余謙跋則所缺乃至正二年也

六書統溯源十三卷

元刊本 張月霄舊藏

元 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楊桓弼集

於虛子叙六書因悟夫文字之功終始於天地有由然也天地之理莫不自微而著復自著而微也文字之體亦然方隆冬之氣羣禽扇威萬有收藏闕無生兆中子月之氣日南至而復一易動於下方萬物資始焉循授於丑有形受命

開運胚化屯冒於寅三易致泰而生物形焉象形以之象形者元氣之初也四易闕於卯而形分五易盛於辰而形碩形碩則變動變動則意見垂見然後可以化生分類會畜曰之會畜者非外象形而爲也隨其形變動之態而制之也自體而得用也易施而會生也君倡而臣咏也故象形之下次曰會畜純易持化乘於辰大於已極於午萬類之 下缺

案每頁十六行每行大十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四字不等版心有字數小黑口

命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壬

周秦刻石釋音一卷 舊抄本

元 吾邱衍撰

自序

吳志清跋 至大

申鯤跋 嘉靖十年

字鑑五卷 盧弼弓校本

元 吳郡學生李文仲編

顏堯煥序

于文傳序

張栻序

唐詠涯序

缺名序

應子篆法偏旁點畫辨一卷辨釋篆法辨一卷舊抄本

元應在撰

字學不

比之篆法不無差謬有自

來矣顏魯公集千祿書而字尚譌柳公權為一

代師而柳字亦謬至於漢之石經猶有可議者

而況其餘近世所向晉帖唐碑字體愈變其間

蓋有名世者翕然從之遂使童穉習書自幼至

老但知其變體而不識其正文如井作井秉作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三

秉如此等類不可悉舉其誤後學何可勝言賴

有毛韻所修點畫偏旁可已究其一二苟能以

此為正者反為世俗駭謂吁期欲復古其可得

乎予拙於艸隸習工小篆幾廿年家貧無書所

閱不過說文韻而已其於六書之故豈能悉

通者與夫刻工不知篆法苟

欲書篆帳已俗隸偏旁臆度成字罔世誣民紕

繆為甚識者觀之不能無歎焉遂於暇日采摭

俗隸之偏旁相類而不合於篆者編為詩歌俾

之觀誦以解其惑庶有補于將來句章堊碣應

在止善甫書

張氏金吾曰是書據篆書以訂隸楷之誤取俗

書之戾於篆者辨正點畫剖折毫釐括作七言

詩歌以便誦讀冠之篇首日篆法偏旁點畫辨

在又自為之注曰辨釋篆法辨其書刊謬訂誤

至為精密非究心篆法者不及此述古堂書目

倪氏補元史藝文志俱著錄皆未詳其名知其

未見自序也伏讀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有元應在篆法辨訣採入卷四

論書即篆法偏旁點畫辨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五

三

前宋樓藏書志卷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五

說文字原一卷 元刑元印本

元 鄱陽周伯琦編注

說文字原者說文解字本其所以然也昔在神聖繼天立極開物成務迺畫八卦造書契以述天地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絲是文字興焉獨體為文文者依類放象也合體為字字者孳也形

前宋樓藏書志卷十六

一

聲相益孳乳浸多文之所生也筆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書學有六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故象形為先也裁成輔相天地之化者皆事而指事次之象形者畫成物象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上下是也人之五事曰見言視聽恩聲蘊於言意萌於恩故諧聲會意又次之諧聲者以事物配聲齒从止旨从匕是也會意者比類合意兩人為从兩火為炎是也形也事也聲也意也合而為文字矣未盡者則轉注以足其意假借以足其聲轉注者反側取義變形形成

類側山為鳥倒山為而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字令長是也此六書之大旨經說之本王政之始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雜物奇怪制度禮儀世代人事凡可以傳遠近而詔後世者未有不藉乎是者也古者天子巡守方岳文有不同者則協而同之人生八歲入小學誦其名通其義十五入大學則又因其名義物物格之而竟其致知之功焉故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而孔子贊易亦明取夫之義其為學大矣說文解字五百四十象形指事者文也

前宋樓藏書志卷十六

二

會意諧聲者字也轉注假借者文字之變也文最古字次之變又次之肇於義韻備於史籀約於秦斯暴君焚滅雖有八體之名講學遂絕漢興儒者各以所記者私相授受類多踳駁惟許慎氏受學賈逵稽古討論集次是編部分類屬粲然可攷或謂即漢史所謂倉頡篇者也蓋文字之初止此五百四十而已餘字八千八百一十又三繫於各部者胥此焉出漢制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誦摛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

不正輒舉劾之故遷固之書字頗近古六經書皆古文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今世所傳反雜俗體學者憚之烏乎不能識字則不能讀書不能讀書則不能明理不能明理則修己治人酬酢萬變有不外戾者乎是以君子大博文而貴約禮也先君汝南公研精書學餘四十年嘗謂許氏之書雖經李陽冰徐鉉錯畫訓釋猶恨牽於師傅不能正其錯簡強爲鑿說素然無敘遂使學者昧於本源六書大義鬱而不彰苟非更定何以垂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三

世伯琦服承有年忘失是思編雜畫卦造書之義參以歷代諸家之說質以家庭所聞未敢釐其全書且以文字五百四十定其次敘撰述贊語以著其說複者刪之闕者補之點畫音訓之譌者正之字系於文猶子之隨母也分爲十有二章以應十又二月之象疏六書于下於是許氏之學漸有可攷不待繙其全書而思過半矣名之曰說文字原留之家塾以授蒙士或小學之一助云至正九年歲在己丑仲春鄱陽周伯琦伯溫父敘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廿行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字卷末有男宗義同門人謝以信同校正一行

八書正譌五卷 元刊元印本

鄱陽周伯琦編注

古者小學以六藝爲教則六書之義人所通習也後世宿儒碩師鮮或知之何邪俗書行世迷其文字之本原而譌謬相承歷數千年孰能悉正之哉遠古之初倉頡有作取物之形而象之見者共識也因形而指其事合體而會其意亦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四

不待智者可知也衍之爲轉注爲諧聲爲假借而字之義廣矣史籀始變古文謂之大篆李斯又變籀法謂之小篆雖古法漫異然其體猶未甚遠而其義固可攷焉隸興於秦而人情樂其簡捷流而漢晉篆法悉廢人文幾泯矣夫文字之生所以傳經載道述史紀事治百官察萬民其所關繫豈小哉始皇衡石程書命逸爲隸取便官府隸者隸輩所書爾固非士所宜習也矧由是姿媚轉而爲楷率略降而爲草則大失真矣奚復可究六書之義乎後漢許叔重氏爲說

文解字頗存古訓然專用小篆其閒失之鑿庶
三百年以篆名家惟李當塗而已於六書之旨
無聞焉宋初徐騎省兄弟始宗許氏之說攷辨
推廣其後來滌鄭啟仲明其類例發其歸趣多
所補正然亦見其大略未能甚悉也近年永嘉
戴氏父子之書行於六書之義為詳讀者惟病
其辭之繁亦可謂之成書矣翰林直學士監察
御史鄱陽周公伯溫博聞明識精於辭藝侍講
之餘潛心古學舉筆作篆妙絕一世乃著說文
字原以辨昔之鑿而補其闕又於世俗通行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五

字正其點畫偏旁音義訓詁之譌使不繆於篆
籀六義制作之本旨名曰六書正譌於乎六書
不明則訓詁名義不得而精矣訓詁不精則五
經聖賢之言亦從而晦矣玩味二書究古文之
原正俗書之失豈惟游藝者有補而同文之治
深有賴焉其啟發後學不亦盛乎當嘗待制翰
林為寮屬聞公之論尊公之書而不敢忽也謹
以所知者敘于左方至正十二年歲在壬辰九
月承德郎中書禮部員外郎臨川吳當述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十行小字雙行每行二

十字小黑口卷末有男宗義同門人謝以信校
正一行

漢隸分韻七卷 元刊本 趙凡夫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隸書緣起

吳氏手跋曰右隸韻七卷蓋宋刻而元時翻雕
者頃周松霽大令以見遺楮墨既精古香可愛
閱其圖記知為明趙寒山故物書側題識尙其
手 想見陸卿子翠袖摩挲時覺鹿門之高風
去人未遠松霽嘗有跋刻小學餘論予別作古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六

風一章見拜經樓續彙嘉慶戊辰中夏吳騫誌
案此元刊本每葉十二行每行十字小字雙行
每行二十字小黑口卷中吳郡趙宦光家經籍
白文方印吾研齋朱文長印案宦光字凡夫蘇
州人著有說文長箋等書

六書本義十二卷 明洪武刊本

餘姚趙古則編注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周保氏之職以六書
教國子而書之設以同文為盛故又有外史掌
達書名行人掌誦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

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其書非曲執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于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七

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茲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搗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偶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士大夫之於六書譬之麻纒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梁魚

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其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搗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能用力於衆人所略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搗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國家校正韻譜徵至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俾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八

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始豐徐一夔序
六書本義者今成均典簿餘姚趙君搗謙之所編也其書首論六書綱領次論古今字體至於末乃作六書總論及六書各爲一論猶以爲未盡又各分爲一部凡若干卷以詳言之其剖析曲盡而不遺其引證切當而不紊凡五膳寫始克成編其用功可謂至矣自非耽古嗜學博覽多識參攷諸家之說而得其奧義焉能及此哉予因此竊有說焉夫六書之學自處戲氏作易

始畫八卦而其文實肇於此其字則未之有也
及蒼頡制字而其字始備其義則未之聞也自
茲以後論六書文與字者多有之求得其義則
鮮有之也洙公古日遠俗書紛紜出乎其間非
惟六書之義不明而承譌踵謬反有悖夫古者
誠可慨歎也烏乎六書之學以得其義為本未
有不通其義而得文字之情者苟不得文字之
情則莫知制作之故既不知制作之故又焉足
論六書者哉今趙君輯是編而名之曰本義其
意蓋在於此世之人或未知之也君年方茂學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九

甚力其所造未易量測辱不鄙棄乃以是編介
予友人程原道來求為之序予老矣舊學荒陋
深有不及之歎第以講之之篤粗舉平日之所
聞於人者僭書于篇首若夫當代諸士君子有
素精究其義者必自能發明其說以為是編之
重故予深有望焉君宜博采而廣取之可也是
為序洪武十有三年歲次庚申孟夏朔日環中
老人樵李鮑恂謹書

吾聞天下之學傳之於師者皆不過古人之成
迹也至於成迹之外古人所不能道師所不能

傳將闕而弗措歟抑將強而通之歟闕而弗措
則非博學之士強而通之則喪義敗理之害起
矣是以君子有不得之論與其喪義而敗理弗
若淺學之無患故曰闕疑然豈若顯賈畢賧
然無毫髮遺遁之為俞哉六藝之在天下其失
也久矣惟書獨行其所失者惟書為尤甚漢去
古未遠揚雄班固許慎之徒繼焉有作後世所
尊者惟慎而已觀慎之說文誠非雄固所及然
其所得者惟象形諧聲而已指事會意雖聞得
一二至於轉注假借則昧乎弗之究矣故其穿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十

鑿附會強說曲解使子母混然駁亂義理亦以
之弗明者有矣是慎之失也由慎以來作者代
起皆不若宋之鄭樵為偉觀樵所著六書略證
篇象類等書分析毫毛排挈沈晦亦自謂得書
之奧室者矣然攷其所得亦不過加慎假借而
已至於轉注雖言而弗明故其書所遺失者亦
多或以指事為象形或以諧聲為會意者亦有
之矣夫二公可謂屹然于千載之下者所失若
是佻如李陽冰徐鉉王介甫戴平甫皆掇拾二
公之成說者又何論焉烏乎字學之不明義理

之不明也有志之士寧不慨然於斯乎此趙君
搗謙六書本義之所由作也搗謙以卓越之資
兀坐萬山中揖謝世事按讀古書潛思殫想慨
然有得謂犀於象形滋於指事廣於會意備於
諧聲四者不足然後假借以通其聲聲又有未
合而又轉注以演其聲持是六者以攷天下之
書不假智為不待斧削而曲直上下內外少又
之形抑揚開合翕敝出入之聲奇雄雅異之觀
盈虛消長之理皆合於自然之數譬如衡之稱
物鏡之取景了乎莫之遁滅豈此得於口耳之

酉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十一

淺哉嚶古人所不能道師所不能傳而所得者
在於一心也烏乎先王之於字書非小事也大
而天地造化之所遇日月星辰雲雨之流形山
川草木鳥獸之紛錯遠而千載之上曠而四海
之外近而一心之微莫不於書焉是賴故其盛
時家傳人習雖匹夫孺童皆知義理之所繫豈
知世變一降雖博如許鄭二公有弗盡知者乎
吾知搗謙此書所以包貫古今卓然特立其有
功于先王也大矣或謂六經至朱子而后明六
書得搗謙而后著其功雖大小而用心則一可

與知者言也搗謙名古則宋秦悼魏王十二代
孫云天台林右序

六書何為而作也惟皇昇義繼天立極將以開
物成務載道傳世而作也蓋至朴未敝六書之
理已悉具於沖漠無能之中粵自元乞犀分天
浮地降日月著明星宿縣象雲雨變化山川流
峙與夫人物少木鳥獸之紛然資若者莫非自
然之書天不能畫於是榮河出圖假手皇羲而
六書之文與時則有若朱襄侯剛從而廣之而
六書之字備六書既備則結繩之政代而人文

酉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十二

昭天地之理載而萬民察六書之時用大矣哉
洋洋乎虞夏商周之世其道大明而司過之職
設保氏之教立嬴政暴興燒毀文籍李斯棄時
改作遂用其私程邈王次仲苟趨省易分隸遂
行於是其道始微漢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
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
舉劾之至宣帝乃命諸儒修蒼頡法光武時馬
援上疏論文字譌謬和帝命賈逵修理舊文於
是許慎博采稽攷訪之於達著為說文後世宗
之魏晉及唐能書輩出但攷乎點畫波折逞其

姿媚而文字破碎然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
實開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其有作
興之者如呂忱之字林李陽冰之刊定徐鉉之
集注徐鉉之繫傳王安石之字說張有之復古
編鄭煥仲之六書戴侗之六書故楊桓之六書
統倪鏗之六書類釋許謙之假借論周伯琦之
正譌之類雖曰有功於世然猶凡例不立六義
未確終莫能明其以指事為象形會意為指事
既非矣至有以轉注為假借會意為轉注則失
之甚者也於乎正書之不顯俗書害之也俗書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三

之相仍六義之不明也古則自早歲即嘗研精
卓思折衷諸家之說附以己見俟集六書之義
正其以母統子以子該母子復能母始復孕孫
生生相續各有次第分為十類以象天地生成
之數著為十二篇以象一年十二月部凡三百
六十以當一稊之日日該萬有餘數以當萬物
之數其相重亦俗變省譌通之類不能悉計而
亦不之計者又以見世道無窮之變焉凡五臚
始克成編而名之曰六書本義嗟乎士之為學
必先窮理窮理必本夫讀書讀書非識字義之

所載所該以俟心悟神入豁然貫通則於上達
乎何有此古聖賢之設教貴夫博文也古則不
敏何足以知之然區區一得之愚不敢不取正
於有道攷古君子尚恕其僭而取其心焉時洪
武十有一年春正月朔餘姚趙古則自序

篆隸攷異八卷 手稿本

國朝古吳周靖纂集

右小學類字書之屬

廣韻五卷 元刊本 燕喜樓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爾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古

案即

欽定四庫書目所謂原本廣韻者也明內府本從此
本出顧炎武刻本又從明內府本出此元刊元
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小字二十八字卷中
有燕喜樓朱文圖印

廣韻五卷 北宋刊本

宋陳彭年等奉勅撰

景德四年牒

大中祥符元年牒

陸法言切韻序 隋仁壽二年

郭知玄拾遺序 唐儀鳳二年

孫恂序 唐天寶十載

案此即張氏刻本所從出每葉二十行小字每行二十五字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名張本辨四聲輕清重濁法生字下黑了此本生作朱注曰朱余反朱赤也朝字下一格張本黑了此本作紬直流反紬布也則較勝張氏所見本矣

宋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議大夫尚書左司

郎中知制誥判祕閣兼判太常禮院郡牧使柱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七

國濟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

臣丁度等奉勅修定

韻例

景祐元年三月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三司戶

部判官太常丞直史館鄭戩等奏昨奉差考校

御試進士竊見舉人詩賦多誤使音韻如敘序

坐坐氏氏之字或借文用意或因音釋音重疊

不分去留難定有司論難互執異同上煩以下

段氏手跋曰甲寅三月借周游塘所藏毛抄宋

下校宋本每葉二十二行凡照影宋本改者書

于本字本身旁例凡以意正者書于本行上下方亦有照宋本字仍恐糊模書于上下方若磨氏

又曰毛子晉影抄宋本每葉版心之底皆有某人重開某人重刊某人重刁某人者刻工姓名也每誤處用白涂之乃更墨書之每卷前後皆有毛晉子晉圖書毛展斧季小圖書余既為之跋還游塘又書於此欲令子孫寶之傳之其人玉裁

切韻指掌圖二卷 影宋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六

宋 司馬光著 前有小像

自序

董南一序

右先文正公切韻指掌圖近印本于葵之麗澤

書院深有補于學者謹重刊于越之讀書堂

紹定庚寅三月朔四世從孫 敬書于卷

末

案此影抄宋紹定刊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十

六字版心有刻工姓名

切韻指掌圖二卷檢例一卷 元刊本

宋史 馬光撰 檢例 邵光祖撰

自序

董南一序

邵宏道序

無名氏跋

案是書已刻入十萬卷樓叢書

韻補五卷 明嘉靖刊本 朱竹垞舊藏

宋吳棫撰

吳才老棫與戚為同里有連其祖後家同安才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除太常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七

丞忤時宰斥通判泉州紹興戊辰歲歲萬莆陽才老所從造官識之長髯豐頰危冠大帶進止閒暇中和溫厚之氣粹然見於色仁義道德之旨藹然形於言歲退而歎曰古所謂君子儒者非斯人邪才老從容為歲言擢第後三年不求官築室三間中設夫子象古書陳前謝外事凝神靜慮以味古訓是身侃侃然常若游洙泗間而揖遜乎聖賢之前後也則其言兒之可敬愛固有所自哉佐泉著能名剛直而有謀明恕而能斷悍卒謀亂一郡洵洵大恐才老命戮數人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末

立定蓋出於談笑也其評論古人賢否優劣如與之並時率能察其蘊奧平生多著書若書禪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皆淵源精確而歉然不敢自矜曰禪曰補曰續云者其謙可見矣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為詩從而攷古銘箴誦詠諷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殆後人因詩以為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殊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靈為亡皆切而當為陵之切者由其以狸得聲浼為每罪切而當為美辨切者由其以兔得聲有為云九切而斯疇消鮪皆以有得聲則當為羽軌切矣皮為蒲麋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為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為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為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切者友之為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有十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切者以是類推之雖母以它書為證可也腐儒尚安用說說為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三二條其

別或畧遠而舉近非有所不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闕別時謂歲日吾書後復增損行遠遠不暇出獨藏舊書又三年而才老死矣訪諸其家不獲僅得論語續解於延陵胡穎氏云乾道四年四月壬子武夷徐葺書

陳鳳梧序 嘉靖元年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 未刊本 謝在杭舊藏

重增 宋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註男進士居正校勘

進增修互註禮部韻略表曰 問言出

亦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九

口貫以 聲聲成諸文第其輕重

之作其來久矣自

聲自有書契乃有

字孫炎作音沈約 而不

知書契既造 生 傳其內

聲音既出 也炎也約也豈能外

三 爲也哉嘗觀立我蒸民莫

堯之時固有聲韻也

辭則舜 命夔典樂

何以 依永律和聲也

子被之弦歌

合乎 則字音聲韻未出之

若也擢本探 謂聖述者之謂

述韻也炎也約也亦可謂

而修之理皆有 頓首頓首恭

惟 聖之資撫重熙之運 統係天

下之民心乘乾 中之大賈繼明之初厲精

圖 俸俊父開納讜言一日三朝

已極尊親之至養繼志述事將成卒伐 大功

誠帝王之大有爲也臣晃生陛下瀉厖之俗三

亦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二十

十有九年矣自結髮受在三之教始學箕裘沐

浴膏澤左右圖史力學不倦窮而益堅期於有

成以無負聖朝涵育之意自此 華盛且竊思

孔伋 曰至治之 車同軌書同文陛下以

聖方將混一區宇海內喁喁咸仰同文之

治臣在草茅賦畝中苟有涓塵以裨助同文之

萬一則臣之志願足矣故於螢窗雪案博考載

籍竊見方今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自元祐五

年博士孫諤陳乞添收僅得一二至紹興十一

年進士黃啟宗隨韻補輯所增不廣尙多缺遺

音切謬誤圈註脫略如群之爲羣効之爲效三復三思純帛純束無所收附以至饕餮之饕終辟之辟采薺之薺唯幾之唯春令之令渠搜之搜樞衣之樞總統之統鼓擊之鼓迨及之迨餅餌之餅仁知之知會計之會案地之案胎軒之軒孫順之孫美目之盼六盤之盤表貉之貉重穆之穆催趨之趨鞞琫之鞞蔡放之蔡撤去之撤足躡之躡什佰之佰血脈之脈勅天之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韻既不收 不敢用或此有而彼無或此圖而彼否或收一而遺二或略要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三

而泛存或同出一韻而不圖者若痿痿杻杻之類是也或各傳兩韻而不圖者若龍龍祁祁之類是也或本有其字棄此而收彼者若鑊爲峒峒之峒欬爲傾欬之欬歐爲擊歐之歐輪爲衣輪之輪執銳之爲執銳是也如此類亦不一而更重以言語有五方之異呼吸有輕重之殊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河北取韻尤遠魯魚一惑涇渭同流點畫偏旁尤多訛舛若乃釐釐宜倉倉番番籤籤富富莖莖之差俗所常用其失未

遠至如支支母母及及美美本本商商百百少少正正日日玉玉之異闔戶闔戶之爲卯卯左戾右戾之爲ノ 月 月之不同戊戊戊戊戍之不同毫釐小誤其義遂殊廣韻以武移反渺瀾之瀾以房脂反輔毗之毗以符羈反皮革之皮陸德明以武巾反旻天之旻以丁丈反長幼之長以布內反悖禮之悖以丁角反撲踈之踈至於音訓差誤未易舉士不精考雷同從之或遷就傳會易以佗字如禮部貢院所差試官員數按多尙可討論卽方州小郡秋舉試官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三

不過三四人既不多書亦罕備至有文理優長援引深遠者或以疑似暗行黜落以謂與其取之有疑寧若黜之無罪臣每觀此爲之太息故以十年之力增修四聲之譜細其端緒貫穿經傳式以古今字書諸儒音釋互加考證凡九經子史蒼雅方言中遺漏要字定其可否參入逐韻凡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圖一千六百九十一字正四百八十五字筆畫有害於義者悉政之反切有礙於音者悉易之或一字数音傍音失收者亦皆增入元不圖者悉圖之有字

同義同同在通用之內其音雖異而不可雙押者或舉其重或存其一有同音互用字異而元有圈者去之仍於字下互註音切及諸義訓辯釋疑似訂正是非庶令新學士子開卷曉然不至誤用主司考校亦無所疑更有聖祖名廟諱舊諱御名字同音異准式不為礙者隨韵收入陳乞許用伏取進止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剖析毫釐分別黍稷魯魚豕豉祛學者之疑周鼓秦山不失古人之意昔孫愐為陳州司法尚能勒成一書名曰唐韵吳鉤為餘杭進士亦能重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三

定切韵親獻臨軒以今觀之隨珠多類虹玉仍瑕雜以吳音加之俗字其抵牾可知也曾謂黎明盛且無其人邪臣所增修互註禮部韵略平上去入四聲共計五卷謹繕寫新本裝成五册隨表昧死詣登聞檢院投進以聞如蒙可采乞頒下國子監雕印施行冒瀆邦刑仰干天聽奏篇稱善儻垂乙夜之觀教學為先庶共九州之貴臣黷犯宸嚴無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晁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日衢州免解進士臣毛晃上表

每葉二十二行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八字小黑口左線有一東二冬等字

紫雲先生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

影寫宋刊本 錢遵王舊藏

宋廬陵進士歐陽德隆釋疑紫雲山民郭正己

校正

韻之有釋尚矣惟舉子獨拘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李文定學識南宮一賦未免有落韻之失范蜀公聲詩形霓二字亦誤為有司所黜甚矣字釋不可不正也廬陵歐陽德隆余全升夢得貢士研精聲律卓為儒宗與其友易君有開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三

輯為一書名曰押韻釋疑字有其釋釋有其義義有其據本之經史子集參以首監程文其或字同義異義同字異莫不印之古訓斷以已見使彈冠棘闈者無涉筆之疑持衡藻鑑者免遺珠之恨書成屬予序之余曰今夫晚學後出仄仄平平稍叶詞人律呂而中有司程度摘髭收第拾芥取青視為易然奚暇究心于字義之正否歐君以賈誼才袖相如手畫才屋之英聲而不為專場利乃祛眾惑以傳諸人用心亦宏矣雖然是書之作豈特為進取計若夫夜燈課兒

秋榮對簡聽韓愈瑟憫之音認曹娥剡縣之字
載酒問奇不必過子雲其必之歐陽氏云紹定
庚寅中元日辰陽冷官袁文情序

歐陽先生押韻釋疑一書惠後學至矣書肆板
行漫者凡幾一漫則一新必增數註釋易一標
題以快先觀是非可否不暇計焉遂使先生是
書為有瑕之玉字畫差訛引事重復音註脫漏
所以重形先生之三歎也僕不揆庸學輒因暇
日取先生元本與書肆本三復參校先推字畫
之本原次明監註之無有至於釋文之詳略援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六

五

引之是非則又加攷訂焉誤者正之疑者辨之
其不論者次序之筆者千餘條削者亦如之雖
未盡善視舊本稍精密焉可以助場屋之一得
可以續先生之前志索居討論修焉三載豈無
違闕改而正之實有望於當世歐先生云景定
甲子上元日紫雲山民郭守正正己書于寓軒
校正條例

韻宋樓藏書志卷之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經部

小學類六

九經補韻一卷

宋刊本

宋代郡楊伯昂彥瞻集

經學湮廢已久學者無以寤疑辨惑僕惟者古
癖書傳因涉獵諸經訓釋或同字殊音或假音
如字若此者衆韻書率多不載竊有感焉如禮
部韻一書政為聲律舉子設紹興間三山黃進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一

士嘗補選進上乃亦闕畧弗備近嘉禾吳教杜
復申明僅增三字僕之感滋甚蓋若禮 歛般
請以機封毛詩猗儺其枝之類庸可諉曰是喪
制所出非程文所當用或音義弗順非韻語所
可押至如周禮舍采合舞之為釋菜毛詩鱸鮪
發發之為鱻鱻皆足正後學之傳訛助文場之
窘步一切置之可乎迺即經釋蒐羅粹為一編
非敢上于官以求增補亦非敢淑諸人以侈聞
見姑藏家塾以擊蒙昧博識君子幸毋謂我嘉
定十有七年冬十月幾望代郡楊伯昂彥瞻序

禮部韻以畧言人多隘之而議欲增也自元祐國子博士孫諤陳乞添收繼其後則黃啟宗有補韻吳棫有補韻補音毛晃有增韻張貴謨有韻畧補遺近世黃子厚蔣全甫則又各有論說然疎者隨韻補輯僅得一二詳者至盡採子史蒼雅方言欲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而難於行此禮部韻之所以至今未備也詠齋先生治衢之暇日揖任禮於柯山堂而語曰子見吾所纂九經補韻乎先生於書無不讀而以經為根源補韻之凡九經中字之假借音之旁通考訂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十一

分彙各疏其下若星象之錯落於天而燦然以明平齋洪端明所謂杜門論者佳哉者此也平齋欲語而後弗果他日上之朝而頒行於禮部使後世知國家之淑士以經則豈但為聲韻之助任禮取寫平齋之志而繫於後清祐四年十一月初吉日門生文林郎充衢州州學教授俞任禮謹題

案此宋麻沙刊本百川學海之一種每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八字語涉宋帝皆空格
新刊韻畧五卷 影元抄本

金匱文部撰

科舉之設久矣詩賦取人自隋唐始厥初公於心至陳書於庭聽舉子檢閱之及世變風移公於法以防其弊糊名考校取一日之長而韻得入場屋比年以來主文者避嫌疑畧選舉之體或點畫之錯輕為黜退錯則誤也誤而黜之典選者亦不光矣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庵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讎又少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三

數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於舊本遠矣僕畧言之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河間許古道真書於嵩郡隱者之中和軒

聖朝頒降貢舉三試程式

壬子新增分毫點畫正誤字

至元庚寅重刊改併五音集韻十五卷 明刊本

金 濔陽松水昌黎郡韓道昭改併重編

聲韻之學其來尙矣書契既造文籍乃生然訓解之士猶多缺焉迄於隋唐斯有陸生長孫之

徒詞學過人聞見甚博于是同劉臻輩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取古之所有今之所記者定爲切
韻五卷析爲十策夫切韻者蓋以上切下韵合
而翻之因爲號以爲名則字統字林韻集韵畧
不足比也議者猶謂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
刊正何以討論則唐韻所以修焉採摭羣言撮
其樞要六經之文自爾煥然九流之學在所不
廢古人之用心爲如何哉嘗謂以文學爲事者
必以聲韵爲心以聲韵爲心者必以五音爲本
則字母次第其可忽乎故先覺之士其論辯至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四

詳推求至明著書立言蔑無以加然愚不揆度
欲修飾萬分之一是故引諸經訓正諸訛舛陳
其字母序其等第以見母牙音爲首終於來日
字廣大悉備靡有或遺始終有倫先後有別一
有如指諸掌庶幾有補於初學未敢併期於達
者已前印行音韵既增加三千餘字茲韵也方
之於此又以龍龕訓字增加五千餘字焉是以
再命良工謹鏤佳板學者觀之目擊而道存時
崇慶元年歲次壬申長至日序
夫聲韻之術其來尙矣證羣經之義訓別使字

之因由辯五音之輕重論四聲之清濁至於天
地之始日月運行星辰名號人間姓氏山川草
木水陸魚蟲飛禽走獸四方呼吸全憑字樣豈
可離於聲韻者哉嘗聞古者陸詞翔本劉臻等
八人隋朝進韻抱賞歸家人皆稱歎流通於世
豈不重歟又至大金皇統年間有浚川荆璞字
彥實善達聲韻幽微博覽羣書粵旨特將三十
六母添入韻中隨母取切致使學流取之易也
詳而有的檢而無謬美即美矣未盡其善也復
至泰和戊辰有吾弟韓道昭字伯暉迺先叔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五

次子也先叔者諱字彥字允中况於篇韻之中
最爲得意注疏指玄之論撰集澄鑑之圖述門
法滿庭芳詞作切韻指迷之頌鏤板通行其名
遠矣今卽重編改併五音之篇暨諸門友精加
衆字得其旨趣標名於世也又見韻中古法繁
雜取之體計同聲同韻兩處安排一母一音方
知改併却想舊時先宣一類移齊同音薛雪相
親舉斯爲例只如山榭爾銑謙檻庚耕支脂之
本是一家怪卦夫何分三類開合無異等第俱
同往例非差故云可併今將幽隨尤隊添入鹽

叢臻歸真內沉埋嚴向凡中隱匿覃談共住笑
嘯同居加弟兄啟戶皆逢若姪叔開門總見增
添俗字廣改正違門多依開台等第之聲音弃
一母復張之切脚使初學檢閱無移令後進披
尋有准僕因覽之筆舌難盡爲我弟伯暉篇韻
之中有出俗之藝業貫世之才能喜之讚之美
之歎之興然爲序以表同流好事者矣時崇慶
元年歲在壬申姑洗朔日老先生姪男韓道昇
謹誌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六

真定府松水昌黎郡韓孝彥次男韓道昭改併

重編男韓德恩姪韓德惠婿王德珪同詳定

郭知玄序 唐儀鳳二年

孫愐序 唐天寶十載

改併五音類聚四聲篇海十五卷 明刊本

昌黎郡韓孝彥次男韓道昭改併重編

夫篇韻者自古文章士常用者也韻乃羣經之
祖篇由衆字之基故有聲無形者隨韻而准知
有體無聲者依篇而的見據茲篇韻爲其副正
至於修書取義豈可斯須而離也自梁大同開
黃門侍郎顧野王肇修玉篇立成三十卷計五

百四十二部雖區別偏傍而音義釋文蔑然不
載失於擇而不精缺而不備至唐處士孫強增
加字數理尙未周但依前賢底蘊而已故集韻
省篇川篇類篇雜沓而與其取字加損各擅其
能又至 大朝甲辰歲先有後陽王公與

秘詳等以人推而廣之以爲篇海分其畫段使
學人取而有准其間踈駁亦以頗多復至明昌
丙辰有真定校將元注指玄韓公先生孝彥字
允中著其古法未盡其理特將已見朔立門庭
改玉篇歸於五音逐三十六母之中取字最爲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七

絕妙此法新行驚儒動衆嘆哉自古迄今無以
加於斯法者也又至泰和戊辰有先生次男韓
道昭字伯暉搜尋旨範考校前規然觀五音之
篇美卽是美未盡其詳明之部目尙亦文繁只
如詰口之部言口同論虜殺之形虎爻一類本
是一宗形質何須各立其門故以再行規矩改
併增析詳其理察其源皆前賢之所未至使後
人之所指漏者焉今特將卽品隨口併入於溪
再定雉雉依佳總歸於照巖隨鹿走彘從羊行
余卽隨他人類奏形送白天庭背篇隱注視偏

傍散在諸門十五單身鼠頭尾布於衆部添減筆俗傳之字少約二千續搜真玉鏡之集多迭一萬取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六十甲子二數相合改併作四百四十四部方成規式者也仍依五音四聲舊時畫段分爲一十五卷取敘目爲初見祖金部爲首至日母自部方終比於五音舊本增加字數計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目之曰五音增改併類聚四聲篇不亦宜乎觀之上件韓伯暉改併之能者如明鏡之中照物令久習之者不厭好事之者無疑酷似久居暗室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八

豁然而觀明焉往者披雲倏忽而觀日矣僕因覽之固無暫捨輿然爲序以冠篇首豈泰和八年歲在強圉單閼律逢無射首六日先生姪男韓道昇謹誌

滕霄序 正德十五年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附禮部韵畧七音三十六母通攷 元刊元印本

元昭武黃公紹直翁編輯昭武熊忠子申舉要韻例

文宗皇帝御奎章閣得昭武黃氏韻會舉要寫

本至順二年春初應奉翰林文字臣余謙校正明年夏上進賜旌其功余氏今提學江浙以書見質始知其刊正補削根據不苟序曰惟古大司徒以六藝教萬民次德行賓賢能禮容樂聲射中御節書文數紀六德六行會焉書者文也象形用禮之儀諧聲用樂之律指事用射之殼會意用御之範轉注假借用數之則六書統焉容必由儀聲必由律中必由殼節必由範紀必由則文斯立而教斯興焉天子攷之以正其僞天下同之以安其情文斯明而政斯行焉世衰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九

教湮文麗藝舛形體變易音義阻艱許氏立說而文有類沈約譜聲而韻有書元魏用翻母而字有攝書家資焉黃氏迴流而源廉取並載得者便之雖然形體變易若可鑑矣音義阻難猶或累焉余氏以文臣奉詔正誤令績也來提舉謀鼓其書義舉也學者得此明其心目仁澤也噫此其編號舉要耳其傳可盡傳乎因是一均可通其餘均乎刻本快觀蓋有待焉元統乙亥冬翰林侍講學士前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木魯神序

時至順二年二月乙未臣欽承帝命點校葛元鼎所書韻會以進越明年四月丁卯乃遂訖工獻納上微聖鑒龍賚下班曷勝感忭念惟韻板文字乖誤頗繁茲既攷就易輯具成編尙獲與學者咸被于天下同文之休斯願翰林國史臣余謙拜手稽首謹書

氣者天地母也聲與氣同時而出有聲卽有字字又聲之子也人生不至乎孩而始誰亦不能不誰也誰而爸誰而媪方言各不相通而爲父母一也繇是而協於聲者方次第出焉猶弟兄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十

不可知所可知者其初必出於一也故謂一大爲天可謂天爲天天不知也謂天爲巳年切愈不知也其誰爲之耶又推天以至於星某某以至於山某某呼而若吾應焉者或者其猶孩也雖謂人字之可也而非人字之也十三卦未畫而有名豈惟有名而舟車杵臼莫不皆有其物其先有是字而後有物乎其物從字乎今人以指事會意爲差而不知形聲之皆意惟聲者自然而然然且有無字之聲而未有無聲之字及其字也猶一舉首而得其爲天而意常後之故

制字之初未必人爲之也天也今人知字而不能知聲故意之意之而聽於東冬清青也惘然而不敢易猶聾耳而信目連壁也而不相往來不知韻者出於律律之生也有合故律娶妻清濁易知也半未易知也半又半如雙生必有所從受不可紊也故文家尙意儻知律之子母則得之韻者猶未生前吾嘗欲譜以著邵氏皇極經世之所由生而病未能非不能譜不能切也坡公得穎濱老子解以爲不意暮年見此奇特彼解老不至是吾於在軒黃公紹韻會三叫奇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十一

特云其書有律呂次第有幹枝損益而又會萬理歸一拾經史如傳以至字誤筆誤遠之爲天地變化近之爲人物情性又近之爲文章樂府無不合恨獨得其一韻韻不勝舉充類至消息盈虛將與易相表裏與風角鳥占爲晉易枝吾豈慮世運運世之不可知哉惜也江闕相絕望全書如不得見不知刻成能寄之何日徒闕以極作述之意如此然有一恨鄭夾深謂梵音行於中國而吾夫子之經不能過跋提河一步者以字不以聲也今車同軌行同倫獨書未同

文耳得韻會而聲同聲同字有不可同者乎胡
僧細韻與佛經字母極天下之不能言者使其
得吾字而習之有不能乎天下聲同書同其必
自韻會始此萬世功也勉成之壬辰十月望日
廬陵劉辰翁序

六經有韻語無韻書五方之音各以韻叶也自
南史約撰類譜而四聲不相為用隋陸法言等
制韻書而七音遂譌迨李唐聲律設科韻畧下
之禮部進士詞章非是不在選而有司去取決
焉一部禮韻遂如金科玉條不敢一字輕易出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七

入中更名公鉅儒皆有科舉之累而焉得議其
非獨於私作詩文間用古韻讀者已聾牙不能
以句音學之失久矣宋省監申明儒紳論下韻
畧集注殆且五十餘家率皆承舛襲譌以苟決
科之便造韻者既未嘗盡括經傳之音釋韻者
又專以時文為據或言經作某字韻無此字不
可用或言經本某音監韻此字下無注押者非
至使人寧背經音無違韻注其弊可勝言哉它
又未暇論也同郡在軒先生黃公公紹慨然整
千有餘年韻書之失如梓字書作古今韻會大

較本之說文參以籀古隸俗凡將急就旁行專
落之文下至律書方技樂府方言靡不悉究而
又檢以七音六書凡經史子集之正音次音叶
音異辭異義與夫事物倫類制度嫌悉莫不詳
說而脩載之浩乎山海之藏也僕 館公門獨

先快觀且日竊承緒論惜其編帙浩瀚四方學
士不能徧覽隱屏以來因取禮部韻畧增以毛
劉二韻及經傳當收未載之字別為韻會舉要
一編雖未足以紀綱人文亦可以解舊韻之惑
矣其諸條貫具如凡例雖然聲音之起而樂生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七

焉古先聖人以聲為律有以也言語文字云乎
哉今之人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反區區取信
於沈陸自得之私誠不知其可也姑陳梗槩以
俟來哲歲丁酉日長至武易態忠
宋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
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瞭然在目誠
千百年間未觀之秘也今繡諸梓三復詳校並
無偽誤愿與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編係私著
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
徒改換名目節畧翻刊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

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鑿
後學陳宗謹白

案是書有明覆本此則元刊本每葉十六行小
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字小黑口分甲乙至壬癸
十冊

書學正韻三十六卷 元刊本

元奉直大夫國子監司業楊桓考集

按卷未有口口二年八月江浙等處儒學提舉

徐謙補刊一行

四聲等子一卷 抄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古

不著撰人名氏

切詳夫方殊南北聲皆本於喉舌域異竺夏談

豈離於唇齒由是切韻之作始乎陸氏關鍵之

一筆自智公傳芳著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

覺後覺致使玄關有異妙旨不同其指玄之論

以三十六字母約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

畫為四類審四聲開闔以權其輕重辨七音清

濁以明其虛實極六律之變分八轉之異遞用

則名和音徒紅切傍求則名類隔補微切同歸

一母則為雙聲和會切同出一類則為疊韻量商

切商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憑切求人切神字

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憑韻巨宜切其字無字

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缺則引鄰韻以寓

之謂之寄韻按圖以索二百六韻之字雖有音

無字者猶且聲隨口出而况有音有字者乎遂

得吳楚之輕清就聲而不濫燕趙之重濁尅體

而絕疑而不失於大中至正之道可謂盡善盡

美矣近以龍龕手鑑重校類編于大藏經函帙

之末復慮方音之不一唇齒之不分既類隔假

借之不明則歸母協聲何由取準遂以此附龍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圭

龕之後令舉眸識體無擬議之惑下口知音有

確實之決冀諸覽者審而察焉

新編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 明刊本

元劉鑑撰

夫讀書必執韻執韻須知切乃為學之急務吾

儒之不可缺者古有四聲等子為傳流之正宗

然而中間分析尙有未明不能曲盡其旨又且

溺於經堅仁然之法而失其真者多矣安西劉

君士明通儒也特造書府來訪於余出示其名

曰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余嘉其能求古之道以

正今之失俾四方學者得其全書易求誨於先
覺云後至元丙子歲仲冬吉日雲谷熊澤民序
聲音之學其來尙矣凡窮經博史以聲求字必
得韻而後知韻必得法而後明法必得傳而後
通誠諸韻之總括訂字之權衡也雖五土之音
均同一致孰不以韻為則焉但能歸韻母之橫
豎審清濁之重輕即知切脚皆有名派聲音妙
用本乎自然若以浮淺小法一概求切而不究
其源者子亦未敢輕議其非但恐施於誦讀之
間者習為蔑裂矣略如時忍切腎字時掌切上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七

字同是濁音皆當呼如去聲卻將上字呼如清
音賞字其寔切件字其兩切強字亦如去聲又
以強字呼如清音硯丘仰切字然則亦以時忍
切如晒字其寔切如遣字可平倘因礙致思而
欲叩其詳者止是清濁之分也又如符羈切如
肥字本是皮字都江切如當字本是椿字士魚
切如殊字本是鋤字詳里切如洗字本是似字
此乃門法之分也如是誤者豈勝道耶其雜稱
齋癸稱貴菊稱非字之類乃方言之不可憑者
則不得已而姑從其俗至讀聖言之書首貴乎

知音其可不稽其本哉其或稽者非口授難明
幸得傳者歸正隨謬者成風以致天下之書不
能同其音也故僕於暇日因其舊制次成十六
通攝作檢韻之法析繁補隙詳分門類并私述
玄關六段總括諸門盡其蘊奧名之曰經史正
音切韻指南與韓氏五音集韻互為休用諸韻
字音皆由此韻而出也未兼附字音動靜願與
朋友共之庶為斯文之一助云尔至元二年歲
在丙子良月關中劉鑑士明自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七

七

麗宋樓藏書志卷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正史類一

史記殘本九十九卷

宋清熙耿秉刊

黃蕘園舊藏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

存本紀卷八至卷十二表卷一至卷三卷六至

卷十書卷一至卷四卷六至卷八世家卷八至

卷三十列傳卷一至卷五十六

治熙丙申郡守張介仲刊太史公書于郡齋凡

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一

褚少孫所續悉削去尊正史也學者謂非全書

懷不滿意且病其訛舛越二年趙山甫守郡取

所削別刊為一帙示不敢專而觀者復以卷第

不相入覽究非便置而弗印殆成棄物信乎流

俗染人之深奪而正之如是其難然星之於月

其不伴亦昭昭矣屏之使不得並孰若附之其

旁則小大較然不其愈尊乎別以所續從其卷

第而附入之兩存其板俾學者自擇焉其訛謬

重脫因為是正凡一千九百九字以辛丑仲秋

望日畢工澄江耿秉直之謹書

右太史公史記采錄先秦古書及秦漢間事其

文雅奧簡古至有難句者讀之當細繹再四玩

味深思方見其義趣不然則直以為淡薄無味

如魏文侯之聽古樂意欲坐睡耳是以讀之者

殊鮮解詁訓釋世有其人第皆疎略未能詳盡

惟唐小司馬氏用新意撰索隱所得為多至有

不可解者引援開釋明白每恨其書單於披

閱殊未便比得蜀本併與其本書集而刊之良

愜意意欲重模與南方學者其未暇也邇來桐

川年踰郡事頗暇一日與友人沈伯永語及前

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二

代史則以為先秦古書以來未有若太史公之

奇傑班孟堅已不逮而況其餘乎因搜笥中書

蜀所刊小字者偶隨來遂命中字書刊之用工

凡七十輩越肇始四月望迄六月終告成伯永

請予序予謂太史公書安敢序當書歲月識目

錄後可也然其間有刪削是正者不可不書舊

注謂十篇有錄無書後褚少孫迫補之其文猥

妄不經蕪穢至不可讀每翻閱至此輒敗人意

不知何人連續而傳之凡少孫所言者今皆刪

缺之然其間亦有可喜日者傳則大類莊周

青意其 本書之殘缺者少孫因以附益之則以注字別之或可見其遺意又如伯夷子思子張蒼倉公魏其貨殖自序之類蓋其一篇之文接連回複不可斷絕安可段節起題以碎亂其文今皆連書以歸其元或謂太史公取尚書語輒更定以為非是予謂不然書雖經孔子所定然其文皆史官所記故唐虞三代之書語皆不類則非一二人之作可知矣一代之事必有一代之史安可必其同哉太史公邁往之氣度越前古意欲自成一家之言故所言所載訓釋其

明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三

義而定以 言若悉如書之語則曰不類故特裁正而不解蓋更易舊史官之書非遽變孔氏之書也尚何議乎平時讀史記所見如是故併書之清熙丙申立秋日廣漢張杆謹書
按此清熙刊本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殷慎貞恒皆缺避張序已缺黃蕘圃手抄補耿秉字直之江陰人仕至煥章閣待制律已清儉兩為浙漕所至以利民為事著有春秋傳二十卷五代會史二十卷
史記殘本九十二卷 元中統刊本

漢司馬遷撰史記集解唐司馬貞撰

存卷六至卷三十六卷四十九至卷六十卷七十四至卷七十八卷八十七至卷一百三十按此元中統二年刊本即宋理宗景定二年也每頁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每頁格欄外標題篇名明游明本即從此本出前有中統二年校理董浦序此本已缺
史記索隱三十卷 舊抄本 五現樓舊藏

裴駰集解序

明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四

史記一百三十卷 明王延詒刊本
漢司馬遷撰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唐朝散大夫國子博士宏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諸王侍讀宣義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序
補史記序
正義序
集解序
索隱後序

王延詰跋 嘉靖丁酉

案日後有震澤王氏刻梓木記集解序後有震

澤王氏刻于恩褒四世之堂木記

史記一百三十卷 明柯維熊校刊本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唐朝散大夫國子博

士弘文館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諸王侍讀宜

教郎守右清道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正義序

索隱序

補史記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五

集解序

索隱後序

費懋中序 嘉靖四年

柯維熊跋 嘉靖六年

按日後有明嘉靖四年乙酉金臺汪諒刊行兩

行每卷標題下有莆田柯維熊校正七字

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刊元修本 張月壽舊藏

漢班固撰唐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師古注

案此南宋監版而元修者版心有太德至大延

祐元統補刊字樣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注

二十五字至二十八字不等版心有字數及刻

工名姓大題在下

漢書殘本八卷 宋蜀大字本 明袁忠徹舊藏

漢班固撰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

國子顏師古注

按此宋蜀大字本存卷六十四上六十四下六

十五六十六上六十六下六十七六十九上六

十九中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六字注雙行每行

二十一二十二字不等版心有字數及刊工姓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六

名匡殷貞敬境桓竟完源猗發讓構購皆缺末

筆卷六十四下烏桓之壘烏字下注淵聖御名

蓋高宗時刊本也紙背皆元時公牘間有官印

卷中有尙寶少卿袁忠徹印朱文方印尙寶少

卿袁記朱文長印案忠徹字靜思鄆縣人父琪

卽所謂袁柳庄者也永樂中官至尙寶司少卿

著有鳳池吟藁符臺外集相書機要見李賢集

及明文衡九十四卷

湖北提舉茶鹽司新刊前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清熙 刊本

陳白陽舊藏

漢班固撰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瑯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敘例

湖北庚司舊所刊西漢史今五六十年壬辰歲前提舉官梅公嘗修治今又二十餘年矣鈔木既久板缺字脫觀者病之余將命于茲職事暇日因取其朽腐漫漶者凡百二十有七板命工重刊或加修剔俾稍如舊以便覽閱然板刻歲深勞於椶墨則損壞日增此理必然隨時繕治誠有待於來者因誌其後以告紹熙癸丑二月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七

望日歷陽張孝曾題

右孟堅所書二百二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具焉柳州嘗評其文云商周之前其文簡而整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抑至言序湖北外臺嘗鑲諸板歲月浸深字畫漫漶且註誤脫落背理害文學者病焉外府丞姑蘇梅公為部刺史自公之暇願謂臬輩讎而正之於是集諸校本參訂非是凡改竄者數百字泯滅則復書郡太守番易張公以治辦稱寔尸厥事迺庀工修鈔

為成書時清熙之二載季夏十日憲幙三山黃杲升卿宜興沈綸季言敘

朝奉大夫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梅世昌朝請大夫知常德軍府事提舉常德府禮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張瑋從事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黃杲校正迪功郎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沈綸校正

本司舊有西漢史歲久益漫因命工刊整計一百七十版仍委常德法曹廬陵郭洵直是正訛舛二千五百五十八字庶幾復為全書云慶元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八

戊午中元括蒼梁季琬題

正德二年三月吉日裝景瞻
孫氏手跋曰余見宋版漢史不下五六部未有若此之全妙者子孫其永保之正德二年三月丹陽孫道靜重裝兩套題係舊人筆不敢易也案每半頁十四行每行二十七字小字雙行每行三十五六字不等全書完善無缺紙色如玉墨色如新史部中第一精品卷中有飛雲閣朱文圓印卷首副葉有景瞻朱文方印敘例有陳道復印白文方印卷末副葉有陳道私印白文

力印翠雨堂圖書白文方印君寵二字朱文連

珠印

漢書音義三卷 舊抄本

隋蕭該撰

後漢書殘本六十卷

宋刊蜀大字本 明袁忠徹舊藏

晉范擘撰唐章懷太子注

按存卷六至卷十卷十六至卷十八卷二十一

至卷二十九卷三十三至卷三十六卷三十八

至卷五十九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四卷六十八

至卷七十八卷八十二至卷八十五卷八十八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九

行款避諱與前漢書同卷中有尙寶少卿袁忠

徹朱文方印尙寶少卿袁記朱文長印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刊元修本 張凡霄舊藏

宋范擘撰唐章懷太子賢注 **志三十卷** **司馬**

彭撰 **劉昭注補**

景祐元年祕書丞余靖上言

案板心有注大德九年元統二年補刊者蓋宋

刊元修之本也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注二

十五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大題在下卷

末有石奉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敕重校定

用正一條後列承奉郎守將作監丞直史館賜

緋魚袋臣孫何承奉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直

集賢院賜緋魚袋臣趙安仁銜名兩行 下每卷

後間有甯國路學正王師道校正十字

案藏書志所載缺五卷此本完全想是後來補

完耳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明嘉靖刊本 何義門手校

范擘撰志 **司馬彭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

昭補注

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十

劉昭補注序

何氏手跋曰初讀此書嫌其訛謬為多及觀劉

氏刊誤諸條乃知在北宋即罕善本緣前人重

之不如班書故也嘉靖中南京國子監開者注

經刪削此猶完書故是一長其舊本不差此復

滋謬之字略為隨文改定云康熙辛巳中秋後

題於保定行臺西序焯

按余靖上言後有嘉靖丁酉冬月廣東崇正書

院重修木記

經進後漢書年表十卷

盧抱經手抄本

宋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熊方集補
自序曰臣聞昔司馬遷班固之爲史皆謹於表
年從春秋之法大一統以明所授蓋天子之事
也至范曄作東漢史僅畢紀傳而表志未立蕭
梁時劉昭補注舊志又不及表殆非聖人所以
辨正朔存褒貶之意史家大法於此墮廢且東
漢之治凡一百九十五年前繼西京之盛而一
代信史有不足於遷固稽之聖人垂戒大訓尙
有遺闕甚非所以昭中興之偉績也臣今輒集
補後漢年表十卷以足范劉之未備庶史冊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十一

文稍全而繼體統元之旨自明聖人之制不泯
也凡表之義例一據曄昭舊文不敢復取他說
以泯其傳至綱目條章稍倣前書其有闕疑則
俟後之君子

臣方聞明父象豕之原乃可學易識風雅頌之
旨始與言詩總之必有宗主之各有體臣方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迂疎蹇淺之末學奇
窮艱苦之餘生荒松菊而出遊駐桑榆而筮仕
攷厥經雖曰聖作亦本舊文觀遷史素號良才
悉因前筆裘非一腋流必有源臣不揆荒蕪深

悼遺闕惜東京之再造痛信史之未成范曄之
製雖精俄乖素志劉昭之業未廣不及表年懼
僞閏之不分嗟正朔之無統譬爲山而或虧一
簣故鍊石而欲補高天人異而志同世殊而事
台故東晉追爲華黍小雅始全暨冬官取於攷
工周禮乃備恭惟皇帝陛下學由天縱道本生
知智勇冠乎禹湯孝悌同於堯舜奮神武以撥
亂致太平而中興仰稽聖功同符光武開獻書
之路來上者汗馬牛廣祕府之藏所積者充棟
宇加以睿文深畧重道崇儒灑宸翰於九經永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十一

光庠序煥雲章于八法冠絕鍾王此又永平之
日未聞兩漢之君希有兼容寸善博採遺文故
茲哀憊一介之愚亦效涓塵萬分之助前賢後
聖旣功德之同流古史今文貴述作之一體焉
能補表第若續貂初或謂於祭魚終亦憂其覆
瓿求義例於班固不減前篇較輿廢於西京豈
隋唐非無大手何明章安順未列成書允逢我
宋之右文獲繼先儒而儷美豈因人力蓋本天
時臣謹集補後漢年表十卷隨表投進以聞臣

方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謹按班固前漢書爲表有八其七爲年表其一爲古今人表及攷其書自伏犧氏至司馬欣自聖人至愚人凡九等原班固之意自秦以上則爲古人自漢以下則爲今人篇目雖曰古今人表然但及於古而不及於今顏師古注云其書未畢攷班固史作始於父彪固因父之筆未及成而卒於八表及天文志及後漢和帝詔其女弟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以是推之若固所著未畢則昭亦終之矣然未畢非也是師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七

古未知其說臣按唐劉子元作史有五不可曰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此三不可也蓋班氏父子撰述之時前漢可書之人子孫雲仍與朋舊輩類往往具存苟人人而第之智慧一分得不羣起而讎之哉班氏所以不明今人而次于表者懼此故也然併曰古今人表而闕今人者其意以今人之表有俟後之人爾至范曄爲後漢史又先書而殞使表志未立

至劉昭補注諸家之志表又闕之則欲成此書

當在今日臣遂集補年表十卷昨嘗投進未蒙指揮然視班固八表雖年表僅備而古今人表尙闕前書之表斷自於秦而漢初已來皆不與焉則欲補范曄人表當以兩漢爲目上攷漢興下至魏初凡四百年間諸子百家與夫眾史記錄搜討尋究非歲月可就臣按古有石渠東觀皆諸儒撰集之地而本朝亦命歐陽修宋祁輩修唐史至今學者傳誦臣又按劉子元爲祕書少監時宰相蕭至忠領監修子元病意尙不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七

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有曰國之圖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眾今史司取士溢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闕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竊見人之好尚自古不同唐之史臣已嘗病此臣所上年表皆出臣愚見雖各有所依據亦虞有子元五不可之說則眾志紛紜難得歸一如使得成愚臣一家之學不惑於眾不勝幸甚臣不避斧鉞再詣天庭陳進伏望聖慈詳憫特降睿旨降付有司令諸儒倣班史撰著兩漢人表以補范史

不足并臣前所上年表庶傳不朽以資後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臣熊方上表

盧文弨手書序 乾隆四十七年

案此盧抱經手抄本格關有抱經堂校定木六

字卷中有武林盧文弨寫本朱文方印武林盧

文弨手校朱文長印手書序後有范陽朱文方

印弓父朱文方印

班馬異同三十五卷 明刑本

宋倪思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圭

楊士奇跋 永樂壬寅

汪佃序 嘉靖丁酉

三國志六十五卷 宋衢州刊本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裴松之注

中書侍郎西鄉侯裴松之進表 元嘉六年

按卷後有右修職郎衢州錄事參軍蔡宙校正

兼監錢版右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陸俊民校

正兩行

吳志三十卷 宋咸平刊本 黃堯圃惠藏

晉平陽侯相陳壽撰 裴松之注

中書門下牒吳志牒奉勅書契已來簡編咸備

每詳觀於淑慝實昭示於勸懲矧三國肇分一

時所紀史筆頗彰於遺直策書用著於不刊諒

載籍之前言助人文之至化年紀滄遠悞謬居

多爰命學徒俾其校正宜從摸印式廣頒行牒

至准勅故牒咸平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牒左諫

議大夫參知政事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兵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咸平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勅校定雕印校勘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末

官宣德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祕閣校理臣

戚綸校勘官宣德郎守太常丞直集賢院騎都

尉臣宋舉校勘官朝散大夫行尙書駕部員外

郎崇文院檢討直祕閣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

袋臣杜鎬校勘官朝奉大夫尙書都官郎中直

史館賜紫金魚袋臣劉蒙叟校勘官銀青光祿

大夫行太僕少卿直祕閣上柱國彭城縣開國

伯食邑八百戶臣錢惟演校勘官銀青光祿大

夫行光祿少卿直祕閣上柱國臣黃夷簡詳校

官宣德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祕閣校理臣

戚綸詳校官朝奉郎守秘書丞直史館騎都尉
臣劉錯詳校官中散大夫行尚書虞部員外郎
充史館檢討上柱國臣董元亨詳校官朝散大
夫行尚書駕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直祕閣上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杜鎬內侍高班內品
朝奉郎守內侍省內謁者監祕閣圖書三館書
籍兼幹當國子監兵部官告院事武騎尉臣劉
崇超都太主管催促宮苑使同幹當皇城司提
舉內東崇政殿萬安宮等門提點鼓司登聞院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勝州刺史兼

明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七

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
五百戶臣劉承珪宣德郎守起居舍人知制誥
判史館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李宗諤翰
林侍讀學士朝奉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祕
書監權主判吏部流內銓柱國護郡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夏候嶠
黃氏手跋曰嘉慶癸亥九月七日友人招飲旗
亭至晚始歸大兒玉堂以書友所攜書二種首
冊呈覽曰此山塘葦古齋之夥送來者余閱之
一爲吳志一爲史記皆宋鐫本而吳志尤勝於

史記始猶惜吳志爲國志之一究是未全之書
及閱其目錄牒文自一卷至十分爲上秩十一
卷至二十卷分爲下秩并載中書門下牒一通
乃知此書非不全者因檢毛汲古錢述古兩家
書目皆載有吳志二十卷本益信其爲專刻本
矣特毛錢未言專刻而外間又少流傳故世人
不知耳余獲讀此未見書何其幸耶明日適訪
友城西出金閨門至海甯陳君仲魚寓中出此
相賞并告以欲往山塘書肆買書故遂借仲魚
舟並邀仲魚同往仲魚亦欣然相與登舟抵其

明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八

船見有一小榜榜曰津逮舫余謂仲魚曰君好
書故所乘舟以是名之今遇借此訪書則所取
之名若豫知今余有是事而名之也我兩人不
覺掀髯而笑是日余又欲往訪周丈香嚴仲魚
亦素慕香嚴名而未識面爰迤而西至水月亭
晤香嚴香嚴識古書爲吾儕巨擘亦舉以示之
香嚴曰史記尙多未足奇若吳志真奇書向第
見藏書家書目載其名猶疑爲國志中僅留此
一種今日見之并細審目錄牒文其爲專刻無
疑未見書之必歸于讀未見書者乃兩相

與談笑而別自是進將家橋從治坊濱直到虎邱與書友言定價直益以建文時刻木元音共四十五番約口送全書來而余與仲魚各分路歸夕陽在山不復陟海湧峯矣余思虎邱為吾吳勝地愛山水者游不倦焉猶憶白隄錢聽默開萃古齋此老素稱識古所見書多異本故數年前常一再訪之今老且死矣書肆又不在山塘余足跡亦弗之及乃其子因舊業未可廢此地又無他書肆於春間始設此小攤主人既未識書火伴亦屬盲目而異書之得仍由萃古齋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九

來余故特著之以紀其事至于仲魚香嚴賞奇析疑本為朋友樂事其中委婉曲折皆足助我生色故不憚言之觀縷也堯翁黃丕烈記

顧氏手跋曰癸亥除夕堯翁祭書於百宋一屢時已二鼓以書招余與鳧香往觀且曰今歲所得書以此為第一故列史部之首予既為題籤并記數語於卷末顧莼

陳氏手跋曰去冬借堯翁泛舟虎邱訪購是書自謂追隨樂事今春過士禮居堯翁出示則裝潢已就適徐君嫺雲亦在坐相與展玩并讀

語款實不置甲子三月陳鱣記

按此宋咸平刊本每頁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三字三國志表後即按吳書云云是當時專刻本即百宋一屢賦中所謂孤行吳志數冊仍六者也

晉書一百三十卷 宋刊本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修晉書詔

案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十字宋諱匡恒桓慎橫皆缺避孝宗時刊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十

晉書音義三卷 宋刊本

唐何超撰

自序

楊齊宣序

按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十字與晉書同宋書一百卷 宋刊元修本 任潯舊藏

沈約新撰

按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

南齊書五十九卷 宋刊明修本

梁臣蕭子顯撰

臣佺臣寶臣穆臣藻臣洙臣覺臣彥若臣鞏上

南齊書敘

按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

梁書五十卷 宋刊明修本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臣鞏等上梁書敘

按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

陳書三十六卷 宋刊宋印本 文衡山舊藏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臣恂臣穆臣藻臣覺臣彥若臣洙臣鞏上陳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敘

案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全書無修版版心

有字數及刻工姓名

魏書一百十四卷 宋刊明修本

北齊魏收撰

臣攸臣恕臣熹臣祖禹上魏書敘

按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

北齊書五十卷 宋刊明修本 汪氏傳書樓舊藏

隋太子進事舍人李百藥撰

後周書五十卷 宋刊明修本

唐令狐德棻等撰

臣熹臣安國臣希上周書敘

隋書八十五卷 宋刊配元覆本

唐特進臣魏徵上志大尉楊州都督監修國史

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敕撰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藥供奉監元用奉

傳聖旨齋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

日敕差官校勘時命臣綬臣煜提點右正言直

判官續命史館張觀等校勘觀尋為度支

黃鑑代之仍內出版式刊造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八

慎貞恒桓構皆缺避南宋時官刊本也

隋書八十五卷 元瑞州路學刊本

特進臣魏徵上志卷題太尉楊州都督

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敕

撰

天聖二年勅

無名氏志跋

按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從天聖本出儀

顧堂二集有跋

前宋樓藏書志卷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正史類二

南史八十卷 元刊本

唐李延壽撰

案大德丙午建康道牒諸路刊史兩漢則太平路三國志則池州路隋書則瑞州路北史則信州路唐書則平江路或于版心刊明或于卷首刊明或于卷末刊明此書與信州路所刊北史

前宋樓藏書志卷十九

一

一例當為同時所刊既無版心之字又無序跋刊版銜名未能定為何路耳

北史一百卷 元信州路學刊本

唐李延壽撰

按每卷後有方洽周益劉粹然等校正各字版心有信州路學刊信州學刊等字每葉二十行行二十二字

北史殘本八十一卷 宋刊本

唐李延壽撰

按存卷二卷六至卷十八卷二十至卷二十九

卷三十一至卷八十卷九十三至卷九十八卷

一百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匡恒貞桓構慎

徵樹敦廓皆缺筆宋甯宗時刊本也字畫清朗

紙質瑩潔宋版宋印之精者惜缺二十卷耳

唐書二百卷 明嘉靖間人銓刊本

晉監修國史推誠守節保運功臣特進守司空

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

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劉煦等奉勅

修

借書助資校對姓名

前宋樓藏書志卷十九

二

問人銓序 嘉靖戊戌

楊循吉序 嘉靖十七年

文徵明序 嘉靖己亥

唐書二百五十卷 北宋杭州刊本 宋李安詩克齋舊藏

宋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

知政事柱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

食實封貳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曾公亮奉勅提

舉編修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

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歐陽修奉勅撰端

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

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宋祁奉勅撰

曾公亮上進書表 嘉祐五年六月 日

按卷末有唐書凡二百二十六篇總二百五十

卷十三志五十篇五十六卷三表十五篇二十

十二卷列傳一百五十篇一百六十卷錄二卷

等字凡五行

李氏手跋曰景定甲子夏五下七點抹終卷會

稽李安詩識于克齋

又曰咸淳丁卯四月戊寅據點終抹但其間或

有一二字誤無佳本對證不敢輒下雌黃姑俟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三

善本當更是正會稽李安詩謹識是日陰雨書

于六友堂

無名氏跋曰此書逮今一百四十餘年來自杭

之桂翁桂翁年逾八表見鬻於予余以囊橐暫

乏託之友人宋節貫來旬日始償價書以示吾

子孫當謹保之母忽時大明永樂八年歲次庚

寅夏五月望日錢唐 下缺

又曰此宋板唐書為錢唐李氏藏本予愛其字

畫無訛標抹詳好珍收有年第中多殘缺茲以

燕閒抄錄裝籍俾成完璧書示子孫使知先賢

之嗜學與予之心尚其寶護無殺云時萬曆癸

巳重九充菴居士識

案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五字版心有刻工

姓名朗匡徹吳恒桓鏡竟敬貞皆避缺宋仁宗

時刊本也每卷有李安詩伯之克齋藏書朱文

方印滄葦二字季振宜印四字朱文兩印季振

宜藏書五字朱文長印克齋每卷有跋今錄其

尤者

唐書二百五十五卷 宋刊中字本

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禮部侍郎參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四

知政事柱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

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曾公亮奉勅提

舉編修翰林學士兼龍圖閣朝散大夫給事中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祕閣臣歐陽修奉勅撰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龍圖閣

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

撰臣宋祁奉勅撰

進表

按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版心有刻工姓名

及字數大題在下匡亂殿敬吳恒貞項桓構皆

缺避蓋南宋官刊本各家所藏多元修之版此
本葉葉皆原刻無一修補之頁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明汪文盛刊本

宋歐陽修撰徐無黨注

陳師錫序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刊元印本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
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
奉勅修

進宋史表

碩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
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宣政院太醫院廣
惠司事臣阿魯圖等言竊惟周公念先業之艱
難七月之詩是作孔子論前王之文獻二代之
禮可言故觀趙氏隆替之由足見皇元混一之
績欽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初由宗邸親
總大軍龍旂出指於離方羽葆歸登於乾御櫛
風沐雨詎辭跋履之勞略地攻城咸遵稟授之
算揚舩而平江漢卷甲而克襄樊襲行弔伐之
師昭受寵綬之寄及夫收圖書於勝國輯黼擘

於三京拔宋臣而列政塗載宋史而歸祕府然

後告成郊廟錫慶臣民推大賚以惟均示一統

之無外樞庭偃武既編載定之勳翰苑摛文尋

奉纂修之旨事機有待歲月易遷累朝每切於

繼承多務未遑於制作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恢宏至道紹述丕謨

往行前言樂討論于古訓祖功宗德思揚厲于

耿光惟我朝大啟基圖彼吳會後歸版籍視金

源其未遠紉石室以具存及茲累洽之時成此

彌文之典命臣阿魯圖左丞相臣別兒怯不花

碩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六

領史事前右丞相臣脫脫為都總裁平章政事
臣帖睦爾達世御史大夫臣惟一翰林學士承
旨臣起巖臣玄治書侍御史臣好文禮部尚書
臣沂崇文太監臣宗瑞為總裁官平章政事臣
納麟臣伯顏前中書右丞臣達世帖睦爾左丞
臣守簡參議臣岳柱臣拜住臣陳思謙郎中臣
幹榮臣孔思立等協恭董治史官工部侍郎臣
幹玉倫徒祕書卿臣泰不華太常僉院臣杜秉
彝翰林直學士臣宋瑗國子司業臣王思誠臣
汪澤民集賢待制臣干文傳翰林待制臣張瑄

臣貢師道宣文閣鑿書博士臣麥文貴監察御
史臣余闕太常博士臣李齊翰林修撰臣劉聞
太醫院都事臣賈魯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太廟
署令臣陳祖仁西臺御史臣趙中翰林應奉臣
王儀臣余貞祕書著作佐郎臣譚健翰林編修
臣張壽國子助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編
削分局彙粹爲書起自東都迄于南渡紀載餘
三百載始終纒一再葺考夫建隆治化之經營
景定咸平之潤色慶曆皇祐以忠厚美風化元
豐熙甯以聰明素憲章馴致紹聖紛紜崇甯荒

甯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七

亂治忽昭陳於方冊操存實本於宮庭若乃建
光紹興之圖回乾道清熙之保又正直用則人
存政舉邪佞進則臣辱主憂光甯之朝僅守宗
社理度之世日蹙封疆顧乃拘信使以渝盟納
叛臣而侵境由姦權之擅命啟事以召兵厥
後瀛國歸朝吉王航海齊亡而訪王蠲乃存秉
節之臣楚滅而論魯公堪於守禮之國載惟眞
元之會合屬當泰道之熙明眾言殷亂於當時
大誼昭宣於今日矧先儒性命之說資聖代表
章之功先理致而後文辭崇道德而黜功利書

法以之而矜式彝倫賴是而匡扶雖微董狐直
筆之可稱庶逃司馬寫讖而輕信至若論其有
弊亦惟斷以至公大槩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
多而成效少且辭之煩簡以事而文之今古以
時舊史之傳述既多雜記之蒐羅又廣於是參
是非而去取權豐約以損增事嚴敢計於疾徐
日積亦虞於玩愒臣阿魯圖等參司當揆實預
提綱周詢在局之言靡不究心乃職第述作之
才有限而報效之志無窮儻垂清燕之觀尙助
緝熙之益曰若帝堯曰若帝舜惟聖心稽古之

甯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八

功監于有夏監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謹撰
述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
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裝潢四百九十二
帙隨表塵獻以聞下情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
至臣阿魯圖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至正
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
調宣政院太醫院廣惠司事臣阿魯圖等上表
修史官員
領三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

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提調宣政院太醫院廣惠司事臣何魯圖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領經筵事提調甯徽寺事臣別兒怯不花都總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總裁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帖睦爾達世銀青榮祿大夫御史大夫知經筵事臣賀惟一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張起巖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九

臣歐陽玄嘉議大夫治書侍御史臣李好文中大夫禮部尚書臣王沂正議大夫崇文太監檢校書籍事臣楊宗瑞史官嘉議大夫工部侍郎臣幹玉倫徒太中大夫祿書卿臣泰不華通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臣杜秉彝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事臣宋賈朝請大夫國子司業臣王思誠集賢待制朝請大夫臣干文傳朝列大夫國子司業臣汪澤民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臣張瑾宣文閣鑒書博士奉訓大夫臣麥文貴翰林待

制文訓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臣貢師道奉訓大夫太常博士臣李齊承德郎監察御史臣余闕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劉闕承務郎太醫院都事臣賈魯承直郎國子助教臣馮福可儒林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臣趙中承德郎太廟署令臣陳祖仁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儀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余貞登仕郎祕書監著作佐郎臣譚懋翰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張翥國

兩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十

子助教臣吳當經筵檢討臣危素提調官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臣納麟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原缺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前中書右丞相臣達世貼睦爾資德大夫中書左丞臣董守簡資德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岳柱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拜住奉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陳思謙通議大夫兵部尚書臣李獻通議大夫工部尚書臣路希賢太中大夫吏部尚書臣何執禮朝列大夫戶部尚書臣賽因不花嘉議大

夫中書左司郎中臣幹樂亞中大夫中書左司
郎中臣孔思立承德郎刑部侍郎臣全普俺撤
里朝列大夫中書右司員外郎臣不顏不花左
司員外郎臣寶禮門奉議大夫中書左司員外
郎臣白潛奉直大夫禮部郎中臣遜魯魯奉訓
大夫中書右司都事臣野仙朝請大夫中書右
司都事臣鄭衍奉政大夫中書左司都事臣畢
璘中議大夫中書左司都事臣陳仲端奉直大
夫中書左司都事臣許從宣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據遼金宋三史總裁官早

詔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十一

照得近奉都堂鈞旨委自提調繕寫宋史刻板
正本今已畢功理合比依遼金二史從都省聞
奏定奪指定行省去處刊刻印造傳之方來竊
照元修史官翰林編修張翥國子助教吳當二
人深知宋書事理如蒙差委賫書前往所指去
處監臨刊刻至於鏡梓之際倘或工匠筆畫差
訛就便正是以爲便宜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
已差史官翰林應奉張翥馳驛賫宋史淨藁前
去委自本省文資正官首領官儒學提舉各一
員不妨本職提調與差去官精選高手工匠就

用賫去淨藁依式鏤板不致差訛所用工物本
省貢土莊錢內應付如果不敷不拘是何錢內
放支年終照算仍禁約合屬毋得因而一槩動
擾違錯工畢用上色高紙印造一百部裝潢完
備差官赴都解納外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
行先具依准咨來須至咨者右咨浙江等處行
中書省至正六年 月 日

行省提調官

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達
世貼睦通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忽

詔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十一

都不花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臣
韓渙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臣撒馬篤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臣楊惟恭朝列
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臣島刺
沙奉直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臣崔敬奉訓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
員外郎臣赫德尒奉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員外郎臣鄭璠承德郎江浙等處行
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臣徐榮承務郎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臣馬黑麻承務郎江浙

等處行中省左右司都事臣李珍掾史臣

許恒敬宣使臣堵簡

杭州路提調官

中議大夫杭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知渠堰

事臣趙璋儒司提調官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

副提舉臣李祜監督儒官温州路永嘉書院山

長臣錢惟演嘉興路儒學正臣應才杭州路仁

和縣儒學教諭臣劉元杭州路儒學訓導臣黃

常臣姚安道

案此元杭州路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圭

大題在下版心小黑口魚尾上左宋史二小字

右字數魚尾下左寫人姓名右刻工姓名孝宗

紀一葉不缺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明成化刊本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

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勅

修

進史表

中書省咨文

修史官銜名

行省提調官銜名

杭州路提調官銜名

朱英序 成化十六年

遼史一百十六卷 元刊本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

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勅

修

詔旨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篤憐帖木兒怯薛

第三日咸甯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江家奴云

都赤蠻子殿中俺都刺哈蠻給事中孛羅帖木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古

兒等有來脫脫右丞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鉄陸

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長仙參議孛里不花郎

中老老員外郎孛里不花都事等奏遼金宋三

國史書不曾纂修來歷代行來的事跡合纂修

成書有俺商量來如今選人將這三國行來的

跡交纂修成史不交遲滯但凡合舉行事理俺

定擬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三月二十

八日別兒怯不花怯薛弟二日咸甯殿裏有時

分速古兒赤不顏帖木兒云都赤蠻子殿中俺

都刺哈蠻給事孛羅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右丞

相也先帖木兒平章鈇陸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吳參政買木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別里不花郎中王郎中老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寺里不花都事杜都事直省舍人倉赤也先蒙古必闕赤領住都馬等奏昨前遼金宋三國行來的事跡選人交纂修成史書者麼道奏了來這三國爲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鑑後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國史院分局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主

纂修職專其事集賢秘書崇文并內外諸衙門裏著文學博雅才德秀潔堪充的人每斟酌區用纂修其間予奪議論不無公私偏正必須交總裁官質正是非裁決可否遴選位望老成長於史才爲眾所推服的人交做總裁官這三國寔錄野史傳記碑文行寔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處正官提調多方購求許諸人呈獻量給價直咨達省部送付史館以備采擇合用紙札筆墨一切供需物色於江西湖廣江浙河南省所轄各學院并貢士莊錢糧除祭祀廩膳科舉

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將來以備史館用度如今省裏脫脫右丞相監修國史做都總裁交鈇陸爾達世平章太平右丞張中丞歐學士呂侍御揭學士做總裁官提調官省裏交也先帖木兒平章吳參政樞密院裏塔失帖木兒同知姚副樞臺裏狗兒侍御張治書買木丁參議長仙參議韓參議右司王郎中左司王郎中老老員外郎孔員外郎觀音奴都事杜都事六部各委正官并首領官提調其餘修定的凡例合行事理交總裁官

南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末

進遼史表曰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鑑戒遼自唐季基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

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飢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脂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尙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覺隙生讒賊興而根本蹙變強為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旣丘墟史亦蕪弗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將諸載記子奪各徇其主傳圖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慰恤嘗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七

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眾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茲修史事斷自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以中書右丞相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世中書右丞今平章政事臣賀惟一御史中丞今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臣歐陽玄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臣呂思誠翰林侍

講學士臣揭傒斯奉命為總裁官中書選選儒臣宗文太監今兵部尙書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祕書著作佐郎臣徐昇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發故府之積藏集遐方之區獻蒐羅剔抉刪潤研削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迷千載之寔臣脫脫叨承隆寄幸觀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效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

前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六

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上塵天覽下情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臣脫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至正四年三月 日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上表

修史官員

都總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總裁官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提調都水

監臣陸爾達世榮祿大夫中書平章事知經筵
 事臣賀惟一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
 兼修國史臣張起岩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臣歐陽玄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
 夫兼國子祭酒臣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中奉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臣揭傒斯
 纂修官正議大夫兵部尚書臣廉惠山海牙翰
 林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
 官臣王沂文林郎秘書監著作佐郎臣徐昇將
 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提調官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臣伯彥榮祿大夫中書左
 丞臣姚庸奉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長仙通
 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臣呂彬朝散大夫中書
 右司郎中臣悟良哈合嘉議大夫中書左司郎
 中臣趙守禮亞中大夫中書左司員外郎臣僕
 哲篤亞中大夫中書省左司員外郎臣何執禮
 儒林郎右司都事臣觀音奴奉議大夫左司都
 事臣烏古孫良積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臣王守
 誠中憲大夫工部尚書臣丁元奉議大夫禮部
 侍郎臣老老嘉議大夫禮部侍郎臣杜秉彝

明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九

通史一百十六卷 元人抄本 張月香舊藏

元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
 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勅
 修

詔旨

進通史表

修史官員銜名

三史凡例

案是書即張月香藏書所收卷中有竹東草堂
 書畫記朱文長印勅褒忠勤世家朱文方印文

明宋樓藏書志

卷十九

十

水道人朱文方印

元史二百十卷 明洪武刊本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
 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

等奉勅修

進表 洪武二年

宋濂記 洪武二年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編年類一

竹書紀年二卷 明刊本

梁沈約附注

漢紀三十卷 明正德刊本

漢荀悅著

自序

何景明序 正德十五年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呂柟序 正德辛巳

元經薛氏傳十卷 明抄本 抱經堂舊藏

隋王通撰唐薛收傳宋阮逸注

薛收序

盧氏手跋曰乾隆丁酉三月盧文昭用藍筆校

一過已亥三月重看

元經薛氏傳十卷 明刊本 張月香書藏

隋王通撰唐薛收傳宋阮逸注

薛收序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 黃萇圃校本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樂平郡開

國公臣温大雅撰

黃氏手跋曰詠菴藏祕冊彙函本余借之與舊

鈔本勘一過中有佳處詠菴屬校於上復翁

張氏手跋曰嘉慶乙亥孟春廿又九日借黃復

翁二丈藏舊鈔本補寫闕葉重校一過又三十

餘字紹仁

通歷七卷續五卷 明人抄本

唐馬總撰續五代孫光憲撰

郡齋讀書志曰通歷十卷右唐馬總撰總纂太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

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

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分系于末以見

義焉

又曰續通歷十卷右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

代事以續馬總通歷參以黃巢李茂真劉守光

阿保機吳唐閩廣吳越兩蜀事迹太祖朝詔毀

其書以其所紀多非實也

直齋書錄解題曰通歷十五卷唐泉州別駕扶

風馬總會元撰書本十卷止于隋代今書直至

五代增五卷者後人所續也晁公武志續通歷十卷孫光憲撰太祖朝嘗詔毀其書

中興館閣書目曰通歷十五卷唐馬總撰起天

皇氏總以史籍繁蕪故上索三墳中稽五典迄

于隋季為十卷今存自十一卷起唐高祖者即

孫光憲所續也光憲皇朝人作續通歷十卷起

唐高祖止閩王審知今附于通歷後者惟五卷

爾通歷一書大抵簡畧首紀三皇尤詭誕不經

與司馬貞補史記所言無異隨事間有論著謂

文帝庶幾於王道而景帝之擬成康則有慙德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三

謂宣帝刑名圖霸之主也而世以此光武非其

倫也斯言當矣 玉海四十七

張氏金吾曰總撰通歷十卷孫光憲續十卷宋

時合為一書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通歷十五卷

是也此本首三卷闕以新抄補入題史臣李燾

著斷非原書今撤出之卷四至末與郡齋讀書

志所列一一符合卷中公子曰先生曰云云者

當是虞永興畧論總按云云者則會元之說也

卷九引鄭文貞公魏徵論畧曰則卷中所載論

曰云云者蓋魏鄭公之說也續通歷好載符瑞

夢兆及鬼神怪異之事體近小說此宋祖所以詔毀其書歟然所載五代事迹間有出新舊兩史外者是亦足資參考

資治通鑑殘本二百二十四卷 北宋刊大字本 元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

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按存卷六至卷十六卷十九卷二十一至卷三

十四卷三十八至卷五十四卷五十七至卷七

十卷七十二至卷一百一十一卷一百十三至卷

一百十七卷一百二十二至卷一百二十九卷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四

一百三十五至卷一百三十九卷一百四十一

至卷一百五十五卷一百五十七卷一百六十

一至卷一百八十六卷一百八十八至卷一百

九十卷一百九十四至卷二百三十卷二百三

十三至卷二百五十卷二百五十四卷二百五

十五卷二百六十至卷二百六十五卷二百七

十一每葉二十二行每行十九字版心有字數

及刻板銜名每卷首題銜惟列一朝之首卷餘

卷則無紀年下注千支二字間附音義于本文

案胡景參釋文辨誤載海陵本費本各條核此

本音義知即為蜀廣都費氏進修堂本世所謂龍爪本者也音義與史炤釋文微有異同卷中有靜江路學係籍官書朱文長印顧仁效水東館攷藏圖籍之印朱文長印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記曰關借官書常加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書明白口簿一月一點毋致久假或損壞去失依理追償收匿者聞公議罰資治通鑑殘本一百四十九卷 宋刊本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五

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按此北宋刊本存卷十一至卷十五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二卷四十五卷四十六卷五十一卷五十二卷七十三至卷七十九卷八十八卷八十九卷九十二至卷一百一卷一百十至卷一百十三卷一百十七至卷一百三十六卷一百四十至卷一百四十三卷一百四十七至卷一百五十一卷一百五十八至卷一百七十卷一百七十三卷一百七十四卷一百八十八至卷

二百卷二百九至卷二百十六卷二百二十五至二百二十八卷二百三十四至卷二百三十七卷二百四十至卷二百五十五卷二百六十三卷二百六十四卷二百六十六至二百七十一卷二百七十六卷二百七十七卷二百八十三卷二百八十一卷二百八十四至卷二百九十三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貞恒皆缺避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元刊本 葉石君舊藏

宋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元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六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卷一後有葉氏石君題識

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

司馬溫公進表

元祐元年紹興二年刊板銜名

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 宋刊本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

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按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刻工姓名及字數朗匡亂敬貞恒皆缺避桓字不避北宋時刊本也

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 明嘉靖刊本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 明萬曆刊本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詔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七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通鑑釋例一卷 抄本

宋司馬溫公曾孫倂重編

曾大父溫國文正公作書之例或因或倂皆有所據故自春秋以來用例之精確深隱皆考究為最詳而得其當于此概見然前例遺稿中遭散亂所藏僅存脫落已甚故先後無敘或改注重複觀者病焉倂輒撿取而分類之為三十六

例其間或書年而不書事如曰齊襄公之二年或書事而不著年如曰節度使官自此始或書蓋書年而不實其數如曰桓年以大冑有兩秋之類倂皆不敢增益也至若或文雖全而其字闕減者倂亦從而闕之或事欲詳見而旁附其文者倂則因其文而述之雖然苟能因此類而參酌貫穿焉亦庶幾矣倂抑嘗因此例而涉其書考其離析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帙列為四圖以便尋究求者授之以廣其傳庶與攷異音釋並行於世萬一有助於觀覽云乾道丙

詔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八

戊仲秋癸酉曾孫右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倂謹書

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 宋刊本

會稽陸唐老集注建安蔡文子校正

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獎諭詔書

溫公進表

溫公資治通鑑序

劉昫丞外紀序

溫公外紀序

通鑑釋文序

敘撰十七史姓氏

集注十七史姓氏

案此南宋麻沙本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三
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六字版心有字數小
黑口朗殷匡貞恒桓慎構皆缺避卷一看通鑑法
卷二通鑑總例通鑑圖譜卷三至卷五通鑑舉
要麻卷六至十二通鑑君臣事實分紀卷十五
十六通鑑外紀卷十七至一百二十通鑑是書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

通鑑釋文三十卷

宋刊本

九

右宣議郎監成都府糧料院史炤撰

馮時行序

張氏金吾曰通鑑體大文繁名物訓詁浩博與
衍有非淺學可通者史氏取爾雅說文及諸經
傳注古今小學之書詳為音注積十年而書成
用力亦云勤矣惟採摭既廣齟齬亦多胡身之
特作辨誤以刊正之自辨誤行而此書遂微然
地理之學史不及胡音訓之學胡不及史其書
亦有不可沒者

直齋書錄解題曰通鑑釋文三十卷左宣議郎

眉山史炤見可撰馮時行為之序今考之公休

之書大畧同而加詳焉蓋因其舊而附益之者

也

按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三十字小字雙行即百
宋一厘賦中所謂見可釋鑑音訓是優被抑身
之耽與闡幽行明字續終卷無修者也已刊入
十萬卷樓叢書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

元刊本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通鑑釋文三十卷

十

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
圓于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難於言天何其為難
也日月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
屢變而無窮是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
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其先儒以九丘其篇軼焉
傳于今者禹貢職方而止耳若山海經周書王
會爾雅之釋地管氏之地員呂覽之有始鴻烈
之墜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然諸儒之傳注
異歷代之區寓殊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
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

小之辨荆山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荆者未見蔡在圻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還之為營圃之為坭以著為齊地以韓城為涿郡自土之為自杜倭遲之為郁夷騶虞之為梁鄒二南之為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楊紆在冀而爾雅以為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為雷漳水之為潞吳山之為嶽五湖混於具區穎港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攷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鄆鄭邑而非鄆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十一

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貝丘鐘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葭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厯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沙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為河中之禾樂而以元城為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為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為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皋論廣陵散

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開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戍在彭州之遵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瑾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都白雲誤於郢州東海二疎誤於海州以塗山為會稽以鬻桑為采桑以大別為安豐以東陵為廬江以楚丘為成武以街亭為南鄭襲訛踵繆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於沛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十二

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古誤印都於印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彊志者猶失之舊蹟湮沒如齊絕于榮碣石淪于海昆明鑿而鎬京為池隋城立而漢都為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為秦郡項城之為秣陵五門之為會稽尋陽在斯而移柴桑當塗在濠而高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薊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謂博

識為玩物而不之攷也余閒居觀通鑑將箋釋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參以樂毅王朴之崇論微議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為興替成敗之鑒大易設險守國春秋書下陽彭城虎牢之義也河滄復而唐衰燕代割而遼熾述其事終焉若昔對白題羊腸帝丘內黃間松亭柳河者以該洽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缺誤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陵谷變遷亦以發覽古之一概云上章執徐歲橋壯之月子玉子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圭

書通釋後

通鑑釋文辨誤十二卷 元刊本

元 天台胡三省身之撰

自序

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二十卷 明宏治刊本

宋 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臣司馬光上進

進表

楊璋序 弘治辛酉

黃珂序 弘治辛酉

通鑑外紀注補十卷 稿本

宋京兆劉恕編集 國朝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安徽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陽胡克家注補

皇王大紀八十卷 明刊本

宋胡宏撰

天道保合而太極立氤氳升降而二氣分天成位乎 地成位乎下而人生於其中故人也者父乾母坤保茲天命生生不窮者也天始萬物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古

日月星辰施其性地生萬物水火金木運其氣人主萬物仁義禮智行其道君長陪貳由道以紀綱人生而理其性然後庶績熙萬物遂地平天成而人道立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傑為君為長奉其陪貳應時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自堯而上六闕逢無紀堯之初載甲辰迄於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十年天運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世不能易其道者也後人欲稽養生理性之法則舍皇帝王伯之事何適哉嗚呼聖人作書契以記事

一第 228 頁 續修四庫全書 第 5 版 文外

之情明心之用自皇帝墳典至於孔子春秋法
度文章盈天下七雄諸侯棄禮縱欲竊去害已
之籍逮秦呂政窮欲極凶遂公行焚禁孔子八
世孫耐雖以藏經爲己任然亡秦之暴烈於楹
火藏之甚祕禁未解而削死漢興數葉然後出
於孔子屋壁壞爛漫滅經是以僅存而不完善
夫史傳則莫爲之主追記錄於雜識多聞之事
或出於好事者之胸臆故有甚悖於理害於事
者歷世老師宿儒或循習而不悟或存置而不
察或偏倚而不該後生蒙苟不知取正於道大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五

道之爲百家裂也久矣我先人上稽天運下察
人事述孔子承先聖之志作春秋傳爲大君開
爲仁之方深切著明觀天無極者也愚承先人
之業輒不自量研精經典泛觀史傳致大荒於
兩離齊萬古於一息根源開闢之微茫究竟亂
亡之徵驗事有近似古先而寔惟譏鄙悖者則
裁之削之事有近似後世而不害於道義者咸
會而著之庶幾皇帝王伯之事可以本始百世
諸史乎諸家載紀所謂史也史之有經猶身之
肢體有脈絡也易詩書春秋所謂經也經之有

史猶身之有脈絡肢體也肢體具脈絡存孰能
得其生乎夫生之者仁也人仁則生矣生則天
地交泰乾坤正禮樂作而萬物俱生矣是故萬
物成於性者也萬事貫於理者也萬化者一體
之所變也萬世者一息之所果也若太極不立
則三才不備人情橫放事不貫物不成變化不
與而天命不幾於息乎愚是以將求友於天下
與之合堂同席而舍焉又與之接袂比肩而進
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此皇王大紀之所以書
也有宋紹興重光作噩夏四月朔安定胡宏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未

右五峰先生所著皇王大紀上自三皇下逮五
伯世代更禪事變糾紛而一理昭晰萬古洞貫
蓋以學古之胸形於載道之筆而又以發其經
世之志後之欲觀古盛帝明王所以位天地育
萬物與夫衰世亂亡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
郁乎文哉是書該涉二千餘年其間聖作明述
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燦然可觀雖迄乎五伯
功業而大經大法撥亂世反之正猶存於春秋
斯固禮樂之大備皇極之 刻漕治
久浸漶且世無別本其可使之無 爲重刻之

噫天之未喪斯文也 咸淳甲

戊重九日後學天台董楷

陳邦瞻序 萬曆辛亥

中興小紀四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熊克撰

續資治通鑑長編節要一百八卷 宋刊抄補本

宋李燾撰

李燾進長編表 乾道四年

案建康景定志書籍門載通鑑長編有全本有節本今影抄一百八卷本刪去節要二字與全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七

本混淆莫辨轉成疑竇以此書証之一百八卷

者節本也一千六十三卷者全本也李氏初意蓋以節本配資治通鑑以長編配長編耳若非

宋本僅存安知一百八卷為節本乎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二字版心有字數無刻工姓名

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 影寫宋刊本

宋李燾撰

進表 乾道四年

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 舊抄本

宋李燾撰

孫氏手跋曰續通鑑長編一百八卷分子卷為

一百七十五卷宋李燾撰乾道四年進本自建

隆迄治平當時繕寫在祕書省未 鏤版傳播

甚少 國朝康熙初徐相國乾學獲本于泰興

季氏具疏 進即此本也永樂大典宋字韻中

有 編自熙寧迄元符事迹原 無存今

四庫書別加釐析分為五 以清熙

元年進呈即文獻通考所載一百六十八卷舉

要六十一卷之本書錄解題稱逐卷又分子卷

或至十餘遂有一千六十三卷也此乾道進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六

原編係舊抄帙宜與新定本並藏以質世之好

古者五松居士記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 元刊本

宋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李燾經進 日後有建安陳氏餘慶堂刊方木

印

進表

案是書元有兩刻一為日新堂張氏一為餘慶

堂陳氏此則陳刊本也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

其進表即通鑑長編進表行款與下卷劉時舉

通鑑宋季三朝政要同

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 宋刊本

宋東萊呂祖謙伯恭編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目錄舉要歷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頗為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于五代分為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若干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九

卷清熙七年正月一日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大事記史遷表漢事之目也以事繫年而列將相名臣於其下蓋不但存古策書之法而已特其體統未備猶有遺憾班固表公卿百官詳於拜罷而置大事弗錄失遷意遠甚太史先生是書名襲遷史體備編年包舉廣而興寄深雖不幸絕筆於征和而書法可槩見其文則史其義則竊取之矣通釋是書之總也解題是書之傳也學攻通釋之綱玩解題之旨斯得先生次輯之意云嘉定壬申錢木吳學謹識于後冬至前

二日學掾東陽李大有書

同校正鄉貢免解進士充府學直學鄭應奇

同校正鄉貢免解進士充府學直學李安詩

同校正國學內舍免解進士充府學錄郁雲

同校正迪功郎新婺州武義縣主簿充府學正

周浩然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

十

兩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編年類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二百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心傳撰

宣取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旨揮

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寔錄院兼

太子詹事曾曠中奉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

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修撰兼太子右庶子汪

兩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一

進朝請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兼寔錄

院同修撰兼秘書監戴溪朝請大夫權尚書禮

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修撰兼太子

左諭德兼權中書舍人曾從龍朝散大夫新除

軍器監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兼禮

部郎官黃景說朝奉郎守起居郎兼國史院編

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兼侍講充賀金國生辰

國信使黃中朝請大夫新除起居舍人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李

揆朝請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寔錄院檢討官錢文子奉議郎守軍器少監

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兼國子司

業陳武文林郎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

兼寔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陳貴謙劄子

曠等窺見太常博士李道傳之兄心傳喪次高

宗皇帝一朝長編已繕寫成淨本未敢自擅投

進欲乞朝廷特賜敷奏令道傳繳進仍乞降付

國史院以備參照編修正史伏候指揮嘉定二

年九月二十八日奉旨依

付出高宗皇帝繫年要錄指揮

兩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一

朝請郎顯謨閣待制新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

臣許奕狀奏臣竊惟士有懷才抱藝遠莫能自

致者方清明之世顧使之終老無聞焉臣是惜

之臣伏見隆州鄉貢進士李心傳博通羣書尤

熟本朝故事嘗謂中興以來明君良臣豐功盛

烈雖已見之寔錄等書而南渡之初一時私家

記錄往往傳聞失寔私意亂真垂之方來何所

考信於是纂輯科條編年紀載專以日厯會要

為本然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可信者取之可

削者辨之可疑者缺之集眾說之長酌繁簡之

中久而成編名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故兵部
尚書楊輔前年蒙命召管取其所錄高宗皇帝
一朝凡一百卷繕寫成五十冊欲以進上會中
道改除不果臣頃蒙兼修玉牒求得此書觀其
所立凡例類多暗合綱目詳備詞義嚴整足以
備史官采擇兼心傳志行高潔久棄場屋該免
舉不復就非近來上書進策僥覲賞典之比寔
無一毫希意臣謹昧死繳進伏乞睿慈賜以
乙夜之覽仍宣付史館豈惟心傳半生辛勤專
一之功不遂泯沒其於一朝大典寔非小補所
有上件高宗皇帝繫年要錄五十冊謹隨狀上
進以聞干冒天威臣無任震越惶懼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奉議郎太常博士臣李道傳狀
奏准尚書省劄子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寔錄院
修撰曾嘏等劄子窺見道傳之兄心傳褒次高
宗皇帝一朝長編已繕寫成淨本乞賜敷奏令
道傳繳進仍乞降國史院以備參照編修正史
奉聖旨依臣今遵依聖旨指揮所有上件高宗
皇帝一朝編年之書名繫年要錄計一百卷修
寫成五十冊隨狀上進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

惶懼震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貼黃臣照
得新知澶州許奕已曾繳奏上件繫年要錄伏
乞睿照嘉定五年五月日奉聖旨降付國史院
朝省坐國史院劄子行下隆州取索孝宗光宗
繫年要錄指揮

臣竊惟國家典章莫重史冊唐朱敬則初成稿
史見者推為董狐然敬則方請別求名才以重
史選張說就家修史李元紘謂史事祕嚴請今
以書就館參會撰錄然則史職至重名才難逢
館閣纂修事存國體以敬則有董狐之稱而猶

以求才為請則不逮敬則者蓋亦推賢而遜能
以張說居通顯之極而元紘必欲其就館纂修
則匹夫之有志於斯者宜使翰能而求獻臣以
諫聞幸逢盛時偶被采葑與聞汗簡伏惟近旨
重修孝宗皇帝光宗皇帝寔錄屬矩重規鉅迹
盛美如日月之照明而莫殫其經緯如海岳之
涵負而莫究其高深雖聖世多才宰司遴選人
廟班馬家效沈吳其閉如匣寔為濫叨欲效遜
能之義少輸報國之忠竊見隆州進士李心傳
刻志前聞究心史學嘗著高宗繫年要錄見謂

該詳繼聞討探阜陵典章亦有端緒累朝聞見
會粹甚多苦心忘疲歷歲滋久若蒙聖朝兼收
博採特下本州取其續成之書以備考訂誠網
羅放失之意或令身自齎令來獻闕下俾諸史
官參會撰錄恐於兩朝大典必有裨補用敢僞
言冒干聰聽苦心傳農馬之智得略要於明時
則微臣鵠特之羞亦少逃於訊議干犯天威臣
無任惶懼隕越之至取進止准批送禮部行下
隆州取索李心傳上件要錄繳申尚書省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五

帝光宗皇帝繫年要錄公牒

國史定錄院牒成都府路轉運勅會本院恭奉
旨指揮改修三朝正史孝宗皇帝光宗皇帝御
集光宗皇帝寶訓并改修孝宗皇帝寔錄并合
要文武臣僚內侍士庶之家及僧道等處應被
受或收藏聖語聖訓御製御筆手詔注解經義
詩頌題跋雜文等照使內行在從本院取索抄
錄其臨安府諸州軍欲乞令諸路轉運司嚴切
遍下所管州軍縣鎮等處搜訪如有被受之家
及借本抄錄委官點對無差漏申繳赴縣不得

因而騷擾仍出賞募人投獻如稍多者乞從木
院保明優典推賞今來所修正史御集寶訓寔
錄事體至重全藉搜訪移文於內外官司取索
但於合用文字參照攢類其所承官司視爲文
具不卽依應是致難以辦集候指揮七月二十
八日奉聖旨並依劄付院當院今訪聞隆州并
研縣李宗簿宅卿貢進士李心傳住所述續孝
宗皇帝朝繫年要錄請貴司移文行下隆州疾
速齎紙札差人前去李宗簿宅抄錄委官點對
無差漏裝背成冊申發赴院以憑參修照用若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六

或續會編類到光宗皇帝朝繫年要錄一就抄
錄赴院照用勿得違滯須至公文牒候到請遵
從今降聖旨指揮疾速移文行下抄錄前項所
要文字裝背成冊申發赴院守等參照使用幸
勿違滯仍先希依應公回示謹牒嘉定十六年
九月 日牒朝請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吳 中奉大夫行起
居郎兼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
討官喬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權直學士院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徐 朝散大

夫守太常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魏 朝奉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寔錄院檢討官葛 中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修撰朱 朝請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修撰杜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寔錄院同修撰程 大中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兼寔錄院同修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七

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

影抄宋本

眉山李直編

張金吾藏書志曰直李燾子也是書編年紀事有綱無目非大事則畧而不書故曰綱要然所載事迹間有出長編中興小紀繫年要錄等書外者亦足以資參考始太祖訖高宗凡十朝每朝之前冠以改元凡幾皇后皇子公主幾人宰相參知政事等官暨進士題名以及廢置州府而以誕節神御殿名終焉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俱著錄皇朝編年備要引用書目亦載之近

則久無傳本此本從浙西藏書家宋刻本傳錄者王應麟曰李直撰十朝綱要 玉海四十九 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 宋刊本 袁壽階舊藏

壺山陳均編

皇朝國史諸書勒琬炎揭日月固將與三五載籍相爲無窮均衡茅下士蓋嘗拜手稽首歛衽肅容竊觀皇綱帝範巨麗之萬一逸若層霄茫乎溟海有非盡管所能窺測况以均之資稟魯鈍不能強志輯成此書深以詮次失倫而有所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八

乖刺是懼私質諸友朋或有謂均者日子志良苦力良勞其如犯三不韙何以私家而褒國史以偏見而折衷諸書則借冊書重大未易編摩而以數十萬言該之則疎諸書雜出寧免抵牾去取之間一或失當則舛均敬應之曰國朝信史與夫名公鉅儒所纂諸書並行於世家傳人誦今所輯者特欲便緝繹備遺忘固非敢求與之並行而借傳也奚其借據所及博參諸書文雖少損於舊事則不增於前諸書固自若也雖無此書誰無此書矣其疎或要其終或以附

見或以類從舉宏撮要主於事實而不敢必以日月為斷亦信其可信闕其可疑云爾如欲質其疑求其詳則有太史氏及諸書在既以對或人因併書于下方前太學生莆田陳均拜手稽首謹議

莆田陳君均以其所輯皇朝編年舉要與備要之書合若干卷踵門而告曰均之幼也侍從祖丞相正獻公獲觀國朝史錄諸書及眉山李氏續通鑑長編意酷嗜者之獨患篇帙之繁未易識其本末則欲刪煩撮要為一書以便省閱時方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九

從事舉子業未之能也晚滯場屋決意退藏林壑間有以出入當世名流之門得盡見先儒所纂次若司馬文正公之稽古錄侍郎徐公度之國紀以及九朝通畧等書亡慮十數家博考而互訂之於是輯成此書大綱本李氏而其異同詳畧之際則或參以它書昔嘗讀朱文公通鑑綱目歎其義例之精密蓋所謂綱者春秋書事之法也而所謂目者左氏備言之體也自司馬公目錄舉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觀者亡復遺憾均竊不自揆輒放而依之然文公所述前代

之史故其書法或寓褒貶於其間均今所書則惟據事實錄而已不敢盡同文公之法也願一言以述之何如德秀讀其書彌月始盡卷則喟然曰美哉書乎聖祖聖孫之功德元臣故老之事業赫赫乎鏗鏗乎備於此矣然綜其要而求之則自藝祖以來凡所以祈天永命垂萬世無疆之休者大抵弗越數端蓋其以仁立國而不雜五伯權利之謀以儒立教而不瀆百家邪說之說求治寧悠緩而不為一朝迫切之計用人宜樸鈍而不取小夫輕銳之才嘉祐治平以前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十

廊廟之訏謨縉紳之論建相與謀衛扶植如恐失之此其所以大治也自熙寧輔臣出新意改舊法高談古始陰祖堯商而國脉病矣名為尊經實尚空寂而學術乖矣謂參苓者木不急於起疾而一切雜進者皆決腸破胃之藥根本安得而弗傷謂鼎鑪琮璧不足以適用而錯然前陳者皆奇詭淫靡之具風俗安得而弗壞章呂鼓其波二蔡熾其儀更倡遞述至于黼黻極矣此其所以致亂也凡百有六十七年之行事可喜可慕可歎可愕者一攬而盡得之真我宋千

萬年之龜鑑也吁是豈獨學者所當熟復哉朕
明在御垂精典訓有高宗成王之風使是書獲
陳于前則所以啟發天聰緝熙聖德者何可勝
既窮閣下士雖無階可以自進然夜光明月之
珍蘊藏山海終有不可揜者安知侍從蕃宣之
彥無以是聞于上者乎君遠事正獻公得其家
學既又出從賢士大夫游以博其見聞故於是
書斟酌損益皆有條理非安危所繫則畧而弗
書其志固將有補於世非徒區區事記覽而已
也君嘗與計偕繼游天子之學今以累舉恩當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十一

對大廷不願就獨朝夕矻矻于此既積十餘年
之力纂而成之又將次及于中興之後問四方
之士可與商推者不憚千里橐其書而從之
忘其道途之艱羈旅之苦也此其用志豈世俗
所可量哉迂愚不敏竊獨嘉之故爲之述如此
若書之凡例則君列之篇端矣故不復云紹定
二年三月辛卯建安真德秀謹書

平甫與余游從廿年矣足不出書室口不及世
事利害得喪不足以動其心師友淵源蓋得所
漸孜孜爲學未見其止也一日告余曰我朝祖

功宗德相業臣謨惟長編一書包括無遺本末
可考但浩如烟海學者莫知涯涘僕之鈍尤不
能強記欲纂作二書一舉其要一備其目事之
相聯屬者亦或互見參稽國史出入諸書訂其
異以會其同約其詳而補其畧庶幾文公朱先
生所修通鑑綱目之意而非敢僭以自比焉此
書幸成則得以私便誦記不敢外示也積年而
書成余與二三同志先得觀之傳示浸廣人各
欲得其書而力不能錄遂相與鍛木願友朋共
之非平甫志也平甫從容語余而色不擇余應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十一

之曰祖宗以仁厚得民以紀綱立國如前代閭
寺女寵外戚強臣與夫大刑戮之事悉杜其微
而窒其源聖子神孫世守弗失蓋將與典謨並
行此其澤在斯人法垂後世爲君者而得是書
則可以彌綸天道扶植人紀爲臣者而得是書
則可以寅亮天工輔成君德況予之所纂舉宏
撮要在幾務之樞尤便省覽子其能終秘之而
私爲衡茅書生記誦之具乎平甫曰不敢遂書
於其后紹定己丑中秋長樂鄭性之書
國史尙矣太祖太宗眞宗爲三朝仁宗英宗爲

兩朝神哲徽欽四宗為四朝史用班馬體非一世一有司所能就也續通鑑長編稽國史攷溫公運之左氏則眉山李氏專其家間有提綱挈領之書書未之見今所見者太學生莆陽陳均為之名曰皇朝編年舉要備要其取類博其收功精夫紀事之約未易言也孔子序書及筆削春秋嚴矣司馬溫公雖未為本朝通鑑先為稽古錄祖春秋意亦本朝史籍之綱也此書又取司馬氏之綱而時有修飾取李氏之目而頗加節文且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質之鉅工中為銜

頭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圭

度以裨金匱石室之藏日昃清問乙夜觀書庶幾有取焉是於昭代史學不其多益乎我國家超越漢唐比方虞周者以仁立本也若乃陰陽之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者一公既言之茲不贅云紹定二年冬十一月日南至朝議大夫直敷文閣新知漳州林岳敬書
案每葉十六行每行大十六字小二十四字編年下有空字二格列目止于廿五卷後別為一行行云已後五卷見成出售即百宋一厘賦中所

謂莆田編年始末九朝者也
皇朝編年備要二十五卷補刊編年備要五卷影寫宋刊本

宋 壺山陳均編

自序

真德秀序

鄭性之序

林岳序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元刊本

宋 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

頭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西

官劉時舉撰 目錄後有陳氏餘慶堂刊六字無名氏跋曰是編繫年有考據載事有本末增入諸儒 議三復校正一新刊行宋朝中興自高宗至于宣宗四朝政治之得失國勢之安危一開卷閉瞭然在目矣幸鑒

案是書元時有兩刊一為張氏日新堂一為陳氏餘慶堂此則陳氏刊也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二字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影寫元刊本

宋 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

官劉時舉撰

黃氏手跋曰余向收得舊抄殘本係郡中柱國坊王氏物既而借海昌吳兔牀家抄本是正又借坊間元刻本校之校未終取去因又借香嚴書屋藏抄本參校復經兔牀君蘇閣手校正可云盡善矣去春有蕭山人來吳作寓公者意欲予手校本適屆新正囊中羞澁聊藉此沾潤易得番餅十枚然時時念及輒又惋惜適香嚴本亦欲贈人作介者仍以示余余必欲得既去之本手校方敢留之蓋前此借校知中多闕失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五

恐無別本參校無以卒讀作介者許借元刻備校因復收之歲暮校始有事即止越歲初至二月望前二日始竣事是本所據亦佳中有校改處元刻不逮者爰知元本非一刻蓋有勝於今所見者矣元本出楓江草堂宋氏亦長興人而僑吳者予前校此書已曾借過今復通假深感主人之德并謝作介之惠校畢復初氏識道光乙酉花朝後一日書於見復居
又曰自甲申殘歲校始至乙酉新年作輟靡常越二十日訖此七卷時春雪大下曉寒逼人臆

外山茶花紅英點白佳致嫣然亦可自愛惜山僧招我採梅不能作灞橋驢背上人恐詩思亦復澁耳復初氏書于百宋一廬之南廳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十五卷

影寫元刊本 黃蕙圃舊藏

宋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

官劉時舉撰

靖康要錄十六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西漢年紀三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朱王益之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六

自序

王觀之序

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十八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張氏金吾藏書志日起於建炎之元年訖於消

熙十七年體例與皇朝編年備要同蓋以續陳

氏書也南宋編年之書高宗一朝有中興小紀

繫年要錄十朝綱要年經月緯紀載詳核孝宗

一朝則自劉時舉續資治通鑑宋史全文外別

無專書是書紀高孝兩朝之事宏綱細目視劉

時舉所載加詳宋史全文則卽以是書爲藍本考孝宗一朝之政治者是書其較備歟文淵閣書目著錄

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張氏金吾曰中遇昉字側注御名蓋理宗時人所撰也紀光寧兩朝之事以續中興兩朝編年綱目體例款式均與前一書同蓋係宋時合刻者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永樂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七

宋季三朝政要五卷附錄廣王本末一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廣王本末陳仲微錄 目前有陳氏餘慶堂刊一行後有皇慶壬子一行理宗國史載之過北無復可致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以備宅日史官之採擇云

陳仲微咸淳爲侍左郎官以言事切直罷乙亥除兵部侍郎修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日擊當時之事逐日抄錄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爲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

主以詩挽之曰痛江南老鉅卿春風搵淚爲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管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壤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壬午歲安南國使入覲因言仲微之事而得仲微所著二王首末重加編次以廣其傳

宋季三朝政要五卷附廣王本末一卷 舊抄本 黃堯圃校

不著撰人名氏

廣王本末宋陳仲微錄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實二卷 明天順刊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六

不著撰人名氏

卷首題豐城游大昇校正宋季朝事實載度宗少帝益廣二王事迹 李燾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表

宋史通鑑一書見刊行者節畧太甚讀者不無遺恨焉本堂今得善本乃名公所編者前宋已盛行於世今再綉諸梓與天下士大夫共之誠爲有用之書回視他本大有逕庭具眼者必蒙賞音幸鑒

案游大昇名明正統進士儀顧堂集有跋

前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一

存齋雜集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編年類三

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 元刊元印本

金履祥編

許謙序 天曆元年

進通鑑前編表

自序

按此元刊元印本未有門人御史臺都事汝南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郭炯校正門人金華許謙校正二行每頁二十

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

工姓名

通鑑續編二十四卷 元刊元印本

元刊

史學尚矣紀事肇於書編年朔於春秋具載類

分昉於遷記而歷代則之各有全 書簡而核春

秋正而嚴諸史博而該宋司馬文正公睹諸史

之汗漫而有國家者不能以盡究而勸戒也編

細全帙研稽事是慎撮機要銓次年月自周威

烈王二十三年訖于五代自成一書名之曰資

治通鑑文公朱子取其成書芟繁釐枉一以

春秋爲法書年以正統書事以提綱又疏其詳

而目之猶夫三傳之敘列也名之曰通鑑綱目

於是天統以明人紀以修尊卑高下之分剛柔

善惡之別昭乎萬世矣然而前乎威烈者未有

編次後乎五代者未有論述前曠後缺疑信屢

味君子病之近世浙東大儒金仁山氏由威烈

王而上溯其年代始陶唐氏悉本諸書名曰通

鑑前編而陶唐之前茫焉四明陳君極子經甫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世其史學尊承先志纂輯前聞凡方冊所載若

盤古氏至高辛氏考紀其概爲第一卷以冠金

氏之所述又兼契丹遼氏建國之始並于五代

爲第二卷宋有國三百二十年爲二十二卷其

建號也系于甲子逮太平興國四年混一中原

始大書其年代爲正統至國亡止而遺金之事

附見之一以通鑑綱目爲法蓋地有偏全而統

無偏全勢有強弱而分無強弱摠之爲卷二十

有四名之曰通鑑續編是編也不惟續其前人

之業成一家之言寔有以繼夫朱子之志爲萬

世之計矣有志於史學者誠能以朱子通鑑綱目為主取金氏之前編暨陳氏之續編合而觀之則自開闢以來歷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至于今上下數千年治亂興廢之迹洞澈無間如岷江之流達于東海崑崙之氣貫于五岳也扶陽抑陰之道陳善閉邪之義皆隱然見於書法其於名教豈小補哉曩子為太史時詔修宋遼金三史與待制王理輩首議統紀不合私於避忌者從而和之如出一口予遂移疾力辭不就其書雖成布在人間而公論有所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三

可掩者乎子經論著殆與予合豈可謂世無其人哉子經是編既成兵難大作幾不能生事定而其橐幸存若神明祐之者積歲苦貧不能脫橐今行中書省賓佐海陵馬君玉麟國瑞甫好古君子也令長洲時訪子經得其橐以祿米致筆札飲食之資聚諸生之能書者編錄之始成全書焉松江貳守昭陽顧君逸思邈甫將錄梓以廣其傳請予序之噫此予同志也又將奚辭嘗聞元公周子之言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夫孔子之春秋希天也朱子之綱目希聖也陳

氏之續編希賢也與人為善二君有焉子經之大父諱著字子微宋秘監知台州精於史學晚歲隱居撰歷代紀統以淑子弟父諱祕字汝泉嘗為校官有名又傳注紀統千百言至于經蓋三世矣子弱冠客杭與汝泉友善今觀子經所成如此使人歎羨不已子經又嘗集前代事跡為筆記百卷與此互相發明其績學討論非一日夫子所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不其諒哉是為序至正廿一年歲在辛丑孟夏鄱陽周伯琦伯溫書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四

宋司馬文正公編次資治通鑑斷自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其旨微矣考亭朱夫子因通鑑舊文別以義列為綱目以正伯王之大統由是千三百六十二年理亂興廢之跡世儒所嘗論議而不能無異者至是而後有以折其衷此作者之事學者所宜世守而勿失者也近世東陽金先生病劉氏外紀之不本於經而是非或繆於聖人乃攬摭通鑑以前由威烈王上至于唐堯者纂為前編出入經史百氏而一以尚書為主其事著矣若夫盤古以下逮于高辛述作之家類

以爲世遠而難言然百家所記豈無近理而可
徵者乎五代而降宋三百年度越漢唐而其世
運有盛衰夷夏有消長帝王將相禮樂刑政有
得有失此後之君子所宜執筆而爲之論著者
也然非貫穿古今不足以涉羣籍之涯非摠括
机要不足以綜萬事之統非深造義理之微不
足以識是非之正此吾友陳君子經續編之作
所以爲不苟也蓋子經之先大父秘監公以宋
遺老隱居四明山中嘗推崇綱目著書以紀歷
代之統其先君子教授表章家學訓釋惟謹子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上十二

五

經束髮受是書卽知先志所屬嘗申以爲圖傳
諸同志且敷爲筆記一百卷藏于家矣今又上
論盤古逮于高辛下據三世會于有宋或近理
而有徵或損繁以致約前乎唐堯者既有以補
其未備後乎五代者又有以嗣其方來比事於
通鑑較義於綱目斟酌前編而不必苟同至於
尊正統以定萬世之大分則考亭夫子之特筆
秘監府君之遺意子經父子世守而弗敢失焉
者也其攷覆之精取舍之審固非區區設問者
所能盡識然舉其一而其餘者可以類見昔司

馬遷論太史公所次舊聞後世稱爲良史子經
此編豈非師古人而明先志乎傳之學者當與
前編並存然則序而歸之以俟知者余固不得
以苟讓爲也至正十八年三月甲子臨海陳基
序

甚矣史學之難也史之爲體不有以本乎經則
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史之爲言不有以補乎經
則不足以爲一代之制故太史公之書其體本
乎書司馬公之書其體本乎左氏朱子之綱目
其體本乎春秋杜佑之通典其體本乎周禮惟
易詩之體未有得之者而韓詩外傳演詩邵子
經世書演易亦可謂傑出矣然史遷之書其法
言名論散在書志與左氏相頡頏而經世之學
可以羽翼六經者則又非諸子之敢以也宋寶
祐進士秘監知台州陳公子微晚居四明山中
以史學名著歷代統紀傳於家至孫經字子經
始推其志上敘盤古三皇五帝之槩以冠夫司
馬氏之書之首下述遼金與宋之詳以續司馬
氏之書之後所以合史漢通鑑外紀前編諸書
爲一家使觀者自開闢以至宋末數千載之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上十二

六

一覽無遺述史者未有若是之詳且盡者其績可謂勞至正壬辰余居廣陵始識子經於逆旅主人蕭條一室度木榻北牖下書滿案字若蠅皆手親書子經佔畢其中率然膏以繼晷汲汲乎若有求而弗得也翁翁乎若有失而弗知所求也後余避兵齊魯與子經相失十年當辛丑之十月復會吳中而其書適成因得詳觀焉其凡以爲宋自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故但以甲子書四年已後方繫之統以比漢唐遼金繫年宋統之下以比吳魏之於蜀數簡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七

之中大義凜然其紀年司馬氏之補遺也而不敢自謂之補遺書法紫陽先生之綱目也而不敢自擬於綱目故題之曰通鑑續編其體蓋亦本於春秋者因憶曩時朝廷纂修三史一時士論雖知宋爲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爲北史金亦爲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其言專其論力朝廷亦未之從而卒爲三國立史正統卒不能定至今上之夫士雖以爲謙然終未有能持至當一定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八

以驅天下百世之惑者愚嘗竊謂李唐篡而朱梁與郭周篡而趙宋立趙宋滅而本朝混一則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也本朝所繼者趙宋之統則遼金與宋輕重可見矣或曰本朝繼趙宋之統矣未承五代之統乎曰宋篡周周篡漢漢代晉晉篡後唐後唐滅梁梁篡唐斯時遼金角立北方天下副裂五代不得爲統也或曰然則宋承遼金之統乎曰遼乘梁篡而起於北方不過保有燕雲金雖破遼克宋而建炎中興人心未厭遼金亦不得爲統也或曰然則宋繼何統乎曰宋繼唐統者也唐正統也唐以下遼金爲北史五代爲南史斯時爲無統至宋太平興國四年滅漢之後天下混一斯時爲有統亦猶晉之後南北爲無統至隋唐而爲有統耳故唐之有遼猶晉之有元魏也唐之有五代猶晉之有未齊梁陳也唐之統中絕而至宋猶晉之統中絕而至隋唐也然則宋之統所謂跨五代軼遼金而躋漢唐者也子經之書自唐而後五代遼金皆爲無統至太平興國四年而後有統蓋得其說矣是可以驅天下百世之惑矣但恨子經

不與史事於當時不得持此論於朝而使三史有憾於後也雖然子經之書得與三史並行於世亦可謂無愧於心矣書廿四卷盤古至高辛爲一卷契丹建國之始合五代爲一卷宋爲二卷十二卷齊郡張紳爲之敘至正廿二年歲次壬寅二月既望叢桂堂書

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爲筆記百卷或見之曰子之志勤矣然周威烈王而下至于宋興其取舍之審有逾于司馬公資治通鑑者乎況朱子綱目筆削之慎耶沂而至于唐堯則金先生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九

前編方爲世所重子書無乃復乎余曰吾備吾繙閱而已豈覬與諸書並傳哉雖然盤古至高辛傳疑之言近理有徵者不可不知也契丹因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興亡新史錄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易舊文直書見義彷彿通鑑而規模綱目述近理而刪繁辭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得以概見可乎曰此則是也乃取筆記盤古至高辛爲通鑑世編一卷唐天復至周亡遼夏初事爲通鑑外編一卷宋有國至歸于

大元爲通鑑新編廿二卷摠之爲廿四卷合名曰通鑑續編惟其不敢取前編綱目二書以入其中故於世編之末則舉歷代有國之先後以見意焉其謂之續者取連續之義耳若曰續先儒之筆竊褒貶之旨則非知我者矣至正十年歲在庚寅夏六月甲子四明陳極題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頁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版心有刻工姓名卷中有敬德堂圖書記朱文方印構李項氏寶書齋圖書記朱文長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十

大事記續編七十七卷

明成化刊本

金華王禕子充著

元史續編十六卷

明永樂刊本

會稽後學胡粹中評纂

自序 永樂癸未

紀事本末類

通鑑紀事本末殘本二十九卷

宋刊細字本

徐虹

建安袁樞編

類書之作蓋以便觀覽便檢閱而已而士子遂謂場屋之計可取具於類書而涉獵淹貫之學

日以不足以便而媒其怠非類書本意也溫公通鑑之作上下千餘載治亂興亡之蹟約而爲二百九十卷蓋以便乙夜之覽博古君子豈當求便於此是書又隨事摭其本末而類之蓋猶懼學者以通鑑爲汗漫讀之而莫得其統也袁公惠後學之意深矣學者能因本末而詳之於通鑑因通鑑而博極於羣書庶無負袁公類聚之旨不然因便以滋怠袁公將有遺憾於是書矣是書刊于淳熙乙未修于端平甲午重修于淳祐丙午云季夏立秋日東陽章大醇景孟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二

十一

待省進士州學直學兼鈞臺書院講書胡自得掌工承直郎差充嚴州州學教授章士元董局按此紀事本末初刊祖本存卷一至卷五卷十一至十四卷十九至二十七卷三十一至四十二每頁二十六行每行二十五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朱諱皆缺末筆相改作巨有吳江徐氏記事朱文長印汪士鍾白文長印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寶祐刊本

孫淵如舊

孫淵如舊

建安袁樞編

初予與子袁子同爲太學官子袁子錄也予博

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年子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相樂且相憐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子讀之大抵舉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作窺而極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子每讀通鑑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也今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十二

十一

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歎且泣也嗟乎由周秦以來日諸侯日大盜日女主日外戚日宦官日權臣日夷狄日藩鎮國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有行而無微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其入通鑑之戶歟雖然觀人之病戚

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而人於身之不措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聞而此昭宜也切於人紆於身可哀也夫淳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敘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神宗皇帝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進讀歷朝寶之永以爲訓近世建安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則雖一事而歲月遠隔比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三

事則雖累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山泛巨海未易遽觀其津涯得本末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反覆它卷而瞭然在目中矣故本末者通鑑之戶牖也袁公之爲是書其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憲淳祐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閒熟得繙閱每見世道開泰君明臣良百度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至若叔世末造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外阻內訌使人感憤歎息要其指歸治未始不由於任君子亂未始不由於親小人安未始不由於

固民心危未始不由於困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者奕世流芳貪刻暴殄者子孫貽殃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參稽源委可以昭勸戒於方來是書之關於世教亦大矣嚴陵舊本字小且訛乃易爲大書精加讐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老眼訓子弟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與憲謹書

案此寶祐重刊本其版明時尚存此猶明以前印本每頁二十二行每行十九字版心有刻工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四

姓名卷首有東吾觀察使者孫星衍印白文兩方印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書抄本

皇朝紀事本末寶祐元年直徽猷閣謝侯守廬陵始以家藏本刊於郡齋侯既去予從郡學見之借授貢士徐君琥傳錄徐以郡本不可復得有意轉刊於家或謂卷帙繁多宜作節本予亟止之曰史未易節也前代史尙難之況國朝節史近於筆削倘不知史法而容易措手則去留

失宜首尾不備使讀者憮然此與斷編闕帙何異史館遴選尚不敢苟而私家新學見史輒節非予所敢知也徐君幸從予言而止刊既就以示予覆讀則頗疑其間多所舛訛蓋前此郡齋所刊匆匆未及點對而侯已去殊為可惜近有得大字蜀本者予復借與數友參校乃知郡本固自多誤蜀本誤亦不允再質之於續通鑑長編尋其本文初意而後敢以為安所校正不翅千數百字然亦唯有誤則據本正之倘無可據雖一字不敢輒增損也工告畢為識其所自五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五

年歲在丁巳十月望廬陵歐陽守道謹書

張氏金吾曰仲良之名不見于書中案玉海云楊仲良為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陳均皇朝編年備要引用書目有楊公仲良長編紀事本末則此書為仲良所作無疑是書以李氏長編分類編次每類中仍以編年紀事原委備具繁簡得中洵可與長編相輔而行且長編徵欵兩朝皆已闕佚藉此得考見崖畧尤可寶貴季滄葦徐健菴書目俱著錄徐目云闕卷一百十四至一百十九此本蓋從徐氏藏本傳寫者除

原闕外又闕五六七三卷暨卷八上半卷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徐夢莘序 紹興五年

蜀鑑十卷 明刊本 惠紅豆舊藏

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

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

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

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

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

西接峭函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為天府之

固台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

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

有常山之勢前褒後劍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

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藏經三卯

外有虎噬之虞內懷頽勢之憂而蜀之為蜀非

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

焉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資中郎允蹈緝為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末

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扼塞山川之險阻邇雍而隣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爲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閒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爲十卷凡千三百九一之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鑒焉因名曰蜀鑒云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余與資中士友卽允蹈居仁既爲蜀鑑一編使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七

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爲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自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

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拔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眞知言哉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昔蕭何入秦丞相府獨收秦圖書備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乃用以相漢益信周官訓方形方等官之設其意爲有在矣余向帥江陵卽涇溪仕蜀而出遂爲江陵寓公每語予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洶余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六

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爲託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是涇溪卽世亦幾十年矣嗟呼楊雄旣沒而法言乃行今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爲經理恢拓者之助乎洎貼五年八月某日古郢別口跋

黃氏手跋曰蜀鑑一書向少傳本家中所儲有張充之清芝子手抄者昨歲五柳主人以殘刻本見遺缺首二卷楮墨古雅洵爲善刻卷端有紅豆書屋印因檢惠氏百歲堂藏書目於史部云蜀鑑十卷李文子刻元槧知爲松厓先生家藏本借所

缺無由補全心甚悵快後顧子千里歸江寧爲
子言伊師張白華先生家有此刻遂丐歸影抄
足之前有方正學序是明初板矣爰誌數語于
卷首而重裝之丁卯孟夏四日復翁識

蜀鑑十卷 明刊本

宋邵允昭

李文子序 端平三年

李文子跋

別口跋

方孝孺序

隋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九

爐山主人佳肩跋 嘉靖己卯

蜀漢本末二卷 舊抄本

元趙居信集錄

某氏序曰事固有晦塞於一時而較著于後世
者時之人以爲貴後之論者或賤之私媚者之
所毀大賢君子或尊之蓋愛惡取舍出乎恆情
者或汨于流俗之見或眩于強弱之勢或以事
功成敗爲賢否是以往往往不能合乎大公及夫
時世遠而愛惡銷大賢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
儉人鬼陋崇瑣之說譬如白日出而魑魅亡巖

霜降而垂虺蟄自無所容天地之間而是非正
僞粲然照布于萬世是豈人爲也哉斯理之在
人心窮宇宙而不可磨滅者天之道也天道必
久而後定固有必然者矣當東漢之季曹操以
螟螣之志陰賊國命而竊其權默授其子俾行
僭奪其爲事至穢其爲跡至暴當是之時昭烈
孔明以雄才大義引既絕之緒而續之有汎掃
海宇攘除姦凶之心使漢祚未訖昭烈優于光
武而孔明之英傑豈止致主於二漢之隆而已
哉固將紹三代遺統巍乎軼百王之表而未知

隋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二 三

所止者也彼陳壽不足以識之顧扶彼而抑此
義夫志士爲之憤鬱者數百歲及于朱子出而
筆削綱目之書然後有以合乎天道而當乎人
心正統尊而僭亂 有功於人極甚大近世信
都趙氏復因而取自昭烈之生以至帝禪之亡
若干年之事廣其未備之文參其志當之論別
爲一書

至元戊子之焮亡友嵩東何 從政 彥達始示予
以通鑑綱目且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如漢繼
昭烈唐斥武后唇楊雄爲莽大夫謂陶潛曰晉

1500 續修四庫全書 6 239

處士居信從而讀之不勝服遂述蜀漢本末論以見欽贊之意歲辛卯年集諸儒精義于柏林書院欲綴鄙論于紙尾竟以元稿不存而止延祐甲寅鄉大夫竹軒先生曹彥謙子和之子深出是編于厥家乃其父手書者蓋求之弗獲兩紀于斯矣今日序編摩之始復得合而成之似非偶因記其曲折于卷末云上元日信都趙居信謹識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三

漢始于高帝中興于光武終于靈獻炎祚息矣昭烈以中山後起西蜀而得諸葛武侯爲之佐雖崎嶇一隅而天下思漢之心尤有望于斯也傳及帝禪將星墜營大業弗復庸非天子乎晉史帝魏寇蜀倖已甚矣紫陽朱夫子通鑑綱目之作而大義始正東溪趙先生蜀漢本末之作而公論愈明是則本末當與綱目並于世誠已丑先生之嗣子總管趙公來守建郡出是書以示其學者可以謂善繼志矣君復伏讀敬嘆因請壽諸梓以廣其傳欲使後之覽者知正統之有在其于世道豈小補哉尙至正辛卯二月建寧路建安書院山長晚學黃君復再拜謹書

安南棄守始末一卷 舊抄本

不詳撰人姓名

吳氏手跋曰是書僅見於絳雲樓書目己亥春日借甫里嚴蔚本命館童抄錄惜未得安南國志一證之也五月十又二日枚菴識
又曰是歲十月二日兩閱一過改正錯簡一葉枚菴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一

三

前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一

酌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別史類

汲冢周書十卷

陳仲魚校宋本

晉孔晁注

汲冢周書十卷

元刊本 王述菴舊藏

晉孔晁注

古書之存者六籍之外蓋亦無幾汲冢周書其一也其書十卷自度訓至于器服凡七十解自

酌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一

敘其後為一篇若書之有小序同孔晁為之註晉太康中盜發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故繫之汲冢所言文王與紂之事故謂之周書劉向謂是周時誓告號令孔子刪錄之餘班固藝文志亦有其篇目司遷記武王伐紂之事正與此合然則兩漢之時已在中祕非始出於汲冢也觀其屬辭成章體製絕不與百篇相似亦不類西文字是蓋戰國之世逸民處士之所纂緝以備私藏者性命道德之幾微文武政教之要略與夫謚法職方時訓月令無不切於修己治

人雖其閒駁而不純要不失為古書也郡太守

劉公延幹好古尤至出先世所藏命刻板學官

俾行于世上不負古人之用心下得以廣諸生

之聞見其淑惠後人不既多乎至正甲午冬十

一月四明後學黃玠謹志

夫子定書為百篇矣孟子於武成取其二三策

謂血流漂杵等語近於誇也今所謂汲冢周書

者中多誇詡之辭且雜以詭譎之說此豈文武

周公之事而孔孟之所取哉然其閒畏天敬民

尊賢尚德古先聖王之格言遺制尚多有之至

酌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二

於時訓明堂記禮者之所采錄克殷度邑司馬遷之所援據是蓋有不可盡廢者晉狼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其語今見之篇中此吾夫子未定之書也漢蕭何云周書曰天子不取返受其咎此則夫子既定之後而書無其語意者其在逸篇乎其後班固志藝文書凡九家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誓告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以兩漢諸人之所纂緝推之則非始出於汲冢也明矣惜乎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子始得本於李巽巖家

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修補頗多其間數篇尙有不可句讀者脫文衍字亦有不
容強解者姑且刻之俟求善本更加增削庶使
流傳以爲近古之書云嘉定十五年夏四月十
一日東徐丁黼謹識

案此元至正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
字雙行黃玠四明人寓居吳興著弁山小隱吟
錄卷首有王昶之印白文方印述菴朱文方印
青浦王侍郎舊物也

踐昨篇集解一卷 元刊元印本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三

宋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有周盛時大訓在兩序河圖在東序三皇五帝
之書外史掌之丹書蓋前聖傳心要典也學記
正義謂赤雀所銜丹書乃尙書帝命驗讖緯不
經之言君子無取焉武王銘十有七章蔡邕以
爲十八章豈有缺文與大戴禮有盧辯注今列
于前鄭康成所引黃太史所書攷其文之異者
又采摭諸儒之說爲集解金匱陰謀載武王銘
書附著于末至於虞箴飮歌見春秋內外傳夫
以聖王治已養心表裏交正如此況學者可不

勉與有能左右觀省朝夕習復若衛武公口誦
抑戒之詩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庶其寡過矣乎
因書以自儆柔兆淹茂歲孟陬王伯厚父謹識
建康實錄二十卷 影寫宋刊本

高陽許嵩撰

司馬子長善敘事古稱良史然班固嫌其疎略
是非頗謬於聖人言論數篇以爲所蔽嵩述而
不作竊思好古今質正傳旁採遺文始自吳起
漢興平元年終於陳末禎明三年而吳黃龍已
前雖引漢歷二十餘年其實吳之首事及晉平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四

吳太康之後三十餘年復涉西晉之年洎瑯琊
東遷太興卽位元年始爲東晉首年東晉一十
一帝一百二年而禪于宋宋入帝六十年而禪
于齊齊七帝二十四年而禪于梁梁五帝五十
六年而入于陳陳五帝三十三年止隋開皇元
年陳建首號梁之末年梁稱元年齊之季年齊
初卽位宋之餘年則四家終始共用三年而吳
四帝五十九年南朝六代四十帝三百二十一
年通西晉革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總四百年
開著東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實錄具

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詳簡文有機要不必備舉
若土地山川城池宮苑當時制置或互興毀各
明處所用存古跡其有異事別聞辭不相屬則
皆注記以益見知使周覽而不煩約而無失者
也

江寧府嘉祐三年十一月開造建康實錄並案
三國志東西晉書并南北史校勘至嘉祐四年
五月畢工凡二十卷總二十五萬七千五百七
十七字計一十策

將仕郎守江寧府溧水縣主簿張庖民校正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五

登仕郎守江寧府句容縣主簿錢公瑾校正

將仕郎守江寧府右司理參軍曾伉校正 朝

奉郎試祕書省校書郎權江寧府節度推官熊

本校正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致仕充江寧府

府學教授趙真卿校正 朝奉郎尚書比部員

外郎通判軍府騎車都尉賜緋魚袋彭仲荀龍

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軍府事

兼管內勸農使南昌郡開國伯賜紫金魚袋梅

摯

紹興十八年十一月 日荆湖北路安撫使司

重別雕印

監轄下班祇應荆湖北路安撫使司聽候差使

韓軫 點檢下班祇應荆湖北路安撫使司主

管文字高楫 校勘官左從政郎新荆門軍錄

事參軍權安撫使司准備差遣王廊 校勘官

右宣教郎荆湖北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張允

之 校勘官右通直郎荆湖北路安撫使司主

管機宜文字万俟虛 右朝奉大夫添差荆湖

北路安撫使司參議官趙遜 右朝請大夫荆

湖北路安撫使司參議官周方平 左朝請郎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六

權發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權荆南軍府

事兼權本路安撫馬步軍都總管劉長 龍仲

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荆南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營田使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

馬步軍都總管王璋

隆平集二十卷 明翻董氏萬卷堂本

南豐曾鞏集

史官記錄其來尚矣雖六史異名職司殊事螭

頭柱下操觚載簡為記事之始蘭臺東觀稽文

責寔為勒撰之所至於研精覃思認正得失權

輿綱紀之論總括經緯之條則必窮神於退食
委蛇之閒夙興夜寐之際故凡為是官者莫不
家有註記自備討論豈不以事重體大君子之
所盡心焉哉厥自遷固各有家學楊子山為郡
上計猶獻哀牢傳得詔詣蘭臺迺若陸賈魚豢
張璠范擘亦復身非史職私撰國書由是言之
一代成憲必資草創於前博采羣言於眾迺能
究當世之事備後王之鑑故知為史之說皇朝
太祖開運立極握符御天聖神相繼緝熙文明
之治亮采惠疇官得其人通籍史館尤為慎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七

凡預論著皆命世大儒博學通議允所謂良史
之才者也南豐曾鞏子固為左史日嘗撰隆平
集以進自太祖至于英宗五朝聖君賢臣盛德
大業文明憲度更張治具之體文武廢置軍政
大小之務郡縣戶口風俗貢職之目紫燎祠祀
學校科選之設宰相百官降王外夷之事分門
列傳凡一百六年為書二十卷當時號為審訂
頒付史館副存于家雖非正史亦草創注記之
流也世之學者前古之事靡不歷覽至于皇朝
典故則往往不知其源或年代差舛或名號錯

誤事辭失據前後低悟蓋其所傳不審而外之
故事雜錄各附聞見國史法禁世莫得聞每指
紳之士文涉典故則含毫猶豫況於考著譜牒
載述碑頌可使是非無準厚誣當時致惑來世
今斯集所載五朝之事炳然在日曾大父泐王
昔典宗正嘗授此書不敢顯祕庶幾宦學君子
有所考質嗚呼觀臯陶益稷之言知帝堯帝舜
之事學者豈不孜孜歟紹興十二年四月 日

泐國趙伯衛謹序

古史六十卷

元刊續字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八

自序

後序

古史六十卷

明刊十行二十一字本

宋蘇轍撰

自序

後序

古史六十卷

明刊十行二十一字本

宋蘇轍撰

自序

後序

焦竑序 萬曆壬子

孫如游序 萬曆壬子

通志二百卷 元至治刊本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

夾漈先生通志包括天地陰陽禮樂制度古今事實大無不備小無或遺是集繡梓於三山郡庠亦既獻之天府藏之祕閣然北方學者猶未之見予叨守福唐洪惟文軌會同斯文豈宜專美一方迺募僚屬仍捐已俸稟之省府摹補五十部散之江北諸郡嘉惠後學熟而復之若伐薪於林探丸於穴信手而得用以輔佐清朝參贊化育豈云小補倘博雅君子同予志者益廣其傳是所願望至治二禩壬戌夏五郡守可堂吳繹書于三山郡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九

通志書宋先儒夾漈鄭先生樵所述也天啟文運皇元肇興爰命臣工勒諸三山郡學雖經呈進而北方學者槩不多見予叨承宣命來守是邦謹捐已俸暨諸同寅徵工印造此書關發中原諸郡庠庶遠近學者見聞均一凡我同志幸

相與成之

右伏以聖世開太平合四海同文同軌先儒作通志巨千載異人異書事無大小之遺義貫精粗之一探眾誌之幽蹟為羣史之會歸皇王帝霸道可得聞天地人物名無不備理亂安危之異轍正邪嫩惡之殊方凡幾年大集厥成示歷代加指諸掌慨載籍猶斷繩之不續此一書若貫珠之相聯雖南閩久已刊行而北方尚未多見欲全編之徧及豈獨力之能為洞貫古今可束諸子百家於高閣式彰聲教庶儷四書六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十

於清朝謹疏至治元年五月日疏福州路總管可堂吳繹題

至治二年九月印造

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宋并配明覆本

宋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界公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偁上進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劄子奏臣切謂國家史冊雖本於金匱石室之藏然天下遺文軼事散落人間寔賴山林博洽之士廣記備言上送有司以為汗青之助

臣比以猥瑣下材承乏四朝文院翫歲引日僅能奏篇既蒙聖恩策其衰穉寸長褒進崇秩於此有人焉蓋嘗展施功緒卓然成勞臣若隱而不言掠人之功以爲己力揆之心顏安所置愧敢以龔鄂頤王僭姓名冒聞宸展鄂頤者和州布衣也其曾祖原昔爲泰陵寔錄院官故其家藏書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等人多表表立名節經崇寧禁錮靖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爲漫不可考故慨然屬意訪求缺遺遂成列傳譜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二百九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十一

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而詳者四人而已稱之父賞在紹興中亦爲寔錄修撰僭承其緒餘刻意史學斷自太祖至于欽宗上下九朝爲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其非國史所載而得之於旁搜者居十之一皆信而有證可以據依臣之成書是於二者有賴鄂頤舉進士不第今爲不理選限登仕郎僭今以承議郎知龍州欲望聖慈墜二人鈔槩之勤特加甄錄以爲學士大夫之勸臣不勝昧死皇恐俟命之至取進止三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王僭除直祕閣

龔鄂頤特補上州文學

告詞曰敕承議郎新差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界沿邊都巡檢使賜緋魚袋王僭弓治之子猶思繼承其業矧貴而爲士者哉爾敏識多聞儒林之秀惟乃父習知今事長於敘述而能克紹先知論次舊聞哀上成編有補太史顯揚之望蓋不孤矣道山寓直斯文有光其欽若于殊寵可特授直祕閣依前承議郎差遣賜如故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十二

臣僭言伏奉告命除臣直祕閣者謬述一經冒徹宸旒之遠誤膺再命躋陞芸閣之華省已兢惶荷恩深厚臣僭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賦才穴瑣受學空疎蚤結髮於苻紳粗服膺於簡策未聞儒者之六藝安有史官之三長念昔先臣少登鼎甲忝甘泉之侍從陪南渡之衣冠曾與編摩肆掌書命臣僭名牛馬之下走敢謂箕裘之故家聞詩禮以僅傳無簞瓢而無恙冥搜故寔坐閱歲時疊疊記錄之多寢寢編秩之廣念食芹而甚美亟抱璞以直前上祈折衷於聖人下將以俟於君子曲荷帝心之善貸驟加

儒館之清名幸則已多報於何有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睿謨天錫聖學日新事深鑒於本朝政
 若稽於先烈宏遠之度同符於藝祖忠厚之澤
 合德於仁宗前事誠後事之師家法乃治法所
 出致茲管蒯亦與甄陶臣敢不博采舊聞仰酌
 洪造不與校讐之列夢長到於石渠遠瞻咫尺
 之威心日馳於魏闕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臣僞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十月日承議郎直秘閣權知龍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事兼管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
 王僞上表

宋史

卷二十三

三

案日後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
 覆版木記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
 間有字數覆本即從此出

東都事畧一百二十卷 明覆宋本

宋承議郎新權知龍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管
 界沿邊都巡檢使借紫臣王僞上進

洪邁劄子

告詞

王僞進表

刊版木記

契丹國志十七卷 舊抄本

宋葉隆禮撰

葉隆禮進表 清康熙七年

慈溪黃氏日鈔分類古今紀要十九卷古今紀要逸
 編一卷 舊抄本 小山堂舊藏

宋慈溪黃震東發著

元祕史十五卷 影寫元刻本 勞季言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學經室外集元祕史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其

宋史

卷二十三

四

紀年以鼠兒兔兒羊兒等不以支干蓋即國人
 所錄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十二卷明文
 淵閣書目字字號云元祕史一部五冊又一部
 同又云祕史續稿一部一冊又一部同並闕佚
 之本此依舊鈔影寫國語旁譯記元太祖太宗
 兩朝事迹最為詳備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
 急于蕙事載籍難存無暇稽求如是編所載元
 初世系字端父兒之前尚有一十一世太祖本
 紀述其先世僅從字端父兒始諸如此類并足
 補正史之紕漏雖詞語俚鄙未經修飾然有資

考證亦讀史者所不廢也

元太祖勅業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舛惟
祕史敘次頗得其實而其文俚鄙未經詞人譯
潤故知之者尠良可惜也元之先世譜系史亦
缺畧據祕史乃知太祖之大父葛不律始自稱
合罕史稱葛不律寒寒當爲罕方與它文一例
葛不律沒遺言以叔父之子俺巴孩代領其眾
是爲泰赤烏氏卽史所稱咸補海罕也俺巴孩
爲金人所殺諸部又立葛不律之子忽都刺爲
合罕此皆元史所未詳也太祖少與泰赤烏有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五

隙爲泰赤烏所執欲殺之太祖伺守者隙逃去
鎖兒罕失刺匿之家乃得免鎖兒罕失刺者赤
老溫之父史旣不爲赤老溫立傳而鎖兒罕失
刺之事亦不著於本紀亦闕漏之甚者也蔑兒
乞部故與烈祖有怨聞太祖在不兒罕山襲掠
之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求救于克烈王罕王
罕資太祖兵與札木合合兵擊之悉收其所掠
太祖遂與札木合合營札木合者太祖之疏屬
太祖幼時同嬉戲稱安答者也居歲餘札木合
復疑之乃乘夜去諸部多棄札木合從太祖者

遂議立太祖爲成吉思合罕紀皆不書而忽書

麾下擗只與札木合部人構怨一事繫于帝方
幼冲云云之下此大誤也當太祖幼時勢甚微
弱賴王罕札木合二人假以徒眾羽翼漸成始
立名號紀但云丙寅歲羣臣上尊號曰成吉思
皇帝不知成吉思罕之號蓋已入矣其後遣使
請青按彈火察兒等謂昔者吾國無主汝等推
戴吾爲之主者正指此事也先稱合罕者一部
之主後稱皇帝乃爲羣部之主豈可畧稱罕一
節而不書乎紀又云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朶魯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三

六

班部塔塔兒部宏吉刺部聞乃蠻泰赤烏敗皆
不自安會于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及王
罕宏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
與王罕逆戰于孟亦烈川大敗之其下文又云
宏吉刺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其意往掠之於
是宏吉刺歸札木合部與朶魯班亦乞刺思哈
答斤火魯刺思塔塔兒散只兀諸部會於健河
共立札木合爲局兒罕盟于禿律別兒河岸誓
畢驍士卒來侵抄吾兒知其謀以告帝帝卽起
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宏吉刺部來降據祕

史則此兩條本是一事當時從札木合者實有十二部立札木合為罕將以拒王罕與太祖也而乃蠻泰赤烏之敗則在札木合等散去之後紀所書傾倒復沓皆不足據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其必於此書折其衷與嘉定錢大昕跋

續後漢書四十三卷音義四卷 影寫宋刊本

廬陵蕭常

進續後漢書表

周必大序 慶元六年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三 七

續後漢書九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郝經撰 卷一年表闕

自序

馮良佐跋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三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雜史類

國語二十卷 汲古閣毛氏影寫宋天聖明道本

韋氏解

自序

按末有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其本一行天

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一行江陰軍鄉貢進

士葛惟肖一行鎮東軍權節度掌書記魏庭堅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四 一

一行汲古本即黃氏士禮居刊本所祖也

國語二十一卷 宋刊本 孫慶增舊藏

韋氏解

自序

案此南宋官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

字雙行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卷中有盧山

孫仲孝維考藏圖書朱文方印主司巷人家朱

文長印讓字缺筆蓋孝宗時刻本也明弘治覆

本行款同惟字體粗惡耳

國語二十一卷 明宏治覆宋本

韋氏解

自序

李士實序 弘治十五年

國語補音二卷 宋刊本

宋本

敘錄

案此南宋官刊本行款與國語同

國語補音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本

敘錄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鮑氏國策十卷 明嘉靖仿宋本

縉雲鮑彪校注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說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日構机書惡也魯日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警納說之

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

賈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

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達也若

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

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

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行或

脫或後或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

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疎略無所稽據注又不

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是考史記諸書為

之法定其章條正其衍脫而存其舊慎之也地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三

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

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

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明宣教化可

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辯得

失而考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

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鞏序

彪校此書四易稿而後繕寫已巳仲春重校始

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豎與焉為韓策嚴遂陽

豎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壻隨有豈不

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庚午 晦重校脫誤猶數十處此書手所撰次

書也而若此是以知校正之難也括蒼鮑彪書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戰國策十卷 元至正刊本 陸執先舊藏

鮑彪校注 東陽吳師道重校

皇帝聖旨裏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平江路

守鎮分司准司官僉事伯顏帖木兒嘉議牒嘗

謂著書立言乃儒者之能事闢幽顯善實風憲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四

之良規事有干於斯文述宜承於來世切觀戰

國策乃先秦故書羣經之亞記事之首辭極高

古字多舛訛在漢則劉向校定高誘為註已病

其錯亂相糅宋則曾鞏鮑彪再校重注用意益

勤為說各異讀者病焉故禮部郎中吳君師道

憫是書之靡定懼絕學之無聞參考諸書折衷

眾說存其是而正其非關其疑而補其略使當

時之事蹟文義顯然明白如指諸掌其有益於

來學也功亦大矣然而簡帙既繁抄錄莫便匪

鈔諸梓曷傳于時煩為移牒平江路於本路儒

學磨學錢糧內命工刊行以廣其傳為此牒請

照驗施行准此憲司今將校注戰國策隨此發

去合行故牒可照驗委自本路儒學教授徐震

學正徐昭文學錄邾經不妨學務提調校勘命

工刊鈔合用工價通行除破開牒稽考先具不

致違悞依准牒來須至牒者 牒件今牒平江

路總管府照驗故牒至正十五年六月二十一

日牒

劉向序

曾鞏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五

鮑彪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

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

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疎略謬

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論說其用意

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略信矣若謬

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閒取鮑說

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

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蓋鮑專

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

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缺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缺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的多據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六

子書所稱以代燕爲齊宜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日里以爲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尙安得誣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局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獪

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訛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羣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衛嗣君爲賢君皆恃義書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開本標出錢藻劉做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七

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 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寔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入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議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

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
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議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八

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鬪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抑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閉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恍惚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

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苟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婁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九

十九年不相攻雖甚失是不顧也廟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堅

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
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
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
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爲者矣然則所
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至
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寔爲國
子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
許文懿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
學後君歸丁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
策考覈精甚而惜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十

劉瑛廷修隨僉憲伯希頌公來按吳郡一日囊
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
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於其家且刻
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毋辭祖仁竊惟古之君子
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也
本諸己其交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況於言
乎是故不以言爲上而後之爲言者莫能上也
不以計爲高而後之爲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
國兵爭始重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援據遺禮彬
彬焉先王流風餘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

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
彼而遊談馳騁之士逆探巧合強辨深語以鬪
爭諸侯矜譽妻子雖其計不可行言不可踐苟
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卒之諸
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屬
不旋踵勢敗而身償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
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
曾鞏至括蒼鮑彪病高注疎謬重定序次而補
缺刪衍差失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
復據刻川姚宏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十一

成此書其事曩而義正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
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
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也予何幸得
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
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復
辭而爲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閣本後記劉原父語

姚宏題 紹興丙寅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
刻川姚宏知其亦註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
不載則世罕有書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
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
於孫朴之子懋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
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
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稗諸本定之每篇有異
及他書可正者悉註于下因高誘註間有曾鞏
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
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為無補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圭

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
二詎可廢邪攷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註出
丁卯寔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註說讀者眩
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
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
剛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
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
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
序其說于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
輩典則可仰可慕云至順四年癸酉七月吳師

道藏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註
止二十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
向錄已缺二卷高誘註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
尚存今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註八篇
印本存者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
所謂延篤論今亡矣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
舛誤尤不可讀其浙建原小本刊行者皆南豐
所校本也括蒼耿氏所刊函葬尤甚宣和間得
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圭

七本晚得冕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如用
堊患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
改用此字殊不可解寶萃作唐書釋武后用堊
字云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堊
乃古地字又堊字見亢倉子鷓冠子或有自來
至於患字幽州僧行均作切韻訓詁以此二字
云古文豈別有所見邪太史公所採九十三事
內不同者五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
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皇甫謐高士
傳三事越絕書記李園一事甚異如正文遺逸

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廣韻七事玉篇
 一事太平御覽二事元和姓纂一事春秋後語
 二事後漢地理志一事後漢第八贊一事藝文
 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註文選一事張
 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一
 事皆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子
 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
 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已某以所聞見以為集注
 補高誘之亡云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右此序題姚寬撰有手寫附于姚注本者文皆
 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
 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書寬所註者今未
 之見不知視宏又何如也因全錄著之左方以
 俟博考者吳師道識

括蒼刊本序曰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
 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縷書以惠學者念
 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
 舛為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
 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
 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古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古

而李權從秦必借戰國策必曰戰國從橫用之
 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
 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
 其敘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
 子長實取法焉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
 余刊書以是為首云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
 禧百順書

右修職郎司理參軍馬陞校勘左迪功郎兗州
 學教授趙渙校勘左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崔擢
 卿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軍州事耿延
 禧

按卷三十四五六後有至正乙巳前藍山書院山
 長劉鏞重校勘一行卷八九十後有平江路學
 正徐昭文校勘一行

戰國策十卷 元人覆刊至正本

宋籍雲鮑彪校注東陽吳師道重校

劉向序

曾鞏序

鮑彪序

吳師道序

陳祖仁序

李文叔書後

王覺題後

孫元忠書後

姚宏序

吳師道題

姚寬序

吳師道識

耿延禧序

案此元人覆至正平江木刻向序得有所息下

東坡志林卷二十四 夫

誤以鮑彪序故興亡云云竄入卷中有錄尊曾

讀朱文長印竹垞老人朱文方印每頁二十行

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大黑口

貞觀政要十卷 元刊本

唐史臣吳兢撰

上貞觀政要表

自序

按此元刊細字本每頁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

字小黑口與明刊相似

貞觀政要十卷 明成化刊本

唐衛尉少卿兼修國史修文館學士吳兢撰

自序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二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戶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二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間對忠賢之諄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

東坡志林卷二十四 七

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時嘗以是進講焉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超漢者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湯之不過殺百不直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武之德且夷之猷具載二南二雅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深切率而由之其不止賡泰和景運之隆乎然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儒論說又足開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8 頁

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所裨益豈少哉
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吳澄
題辭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
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
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
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寔有愧於修齊然四
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
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復逆詢
謀之同謬謬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末

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
林草廬吳公敘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召命
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
程公慨然卽以學廩之羨餼諸梓嗚呼仁義之
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
進輔於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
耳觀是編者尙勗之哉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
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
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

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
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
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語景仰而
做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尙矣兩漢之賢君六
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蓋兩漢
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
尔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
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
世者豈非此書之力哉夫太宗之於正心修身
之道齊家明倫之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末

矣然其屈已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
寬厚而愛民亦三代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後
之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
不交有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
原本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
之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
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采而輯之閒亦
斷以已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願爲明白
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國家致治
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謹書

御製序 成化 年

東觀奏記三卷 影寫宋刻本 凌麗生舊藏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

自序

東觀奏記一卷 舊抄本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

自序

五代史闕文一卷 黃堯圃校本

翰林學士王禹偁撰進

自序曰臣讀五代史總三百六十卷記五十三

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手

年行事其書固亦多矣然自梁至周君臣事迹

傳於人口而不載史筆者往往有之或史氏避

嫌或簡牘漏略不有紀述漸成泯滅善惡鑒戒

豈不廢乎因補一十七篇集為一卷皆聞於耆

舊者也孔子曰吾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此其義也

五代史補五卷 黃堯圃校本

潯陽陶岳介立

自序曰五代之相承也其闕土則不廣享祚則

非承于戈尚被於原野聲教未浹於華夏雖唐

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不兩立故其

史書編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

命廊清區宇萬邦輻輳以入貢九流風動而觀

政五代之書必然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

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

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於諸國竊據累朝創業

其開事迹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

其年代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

同小說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於類

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

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圭

後歲在壬子序

王明清揮麈餘話毋照裔貧賤時嘗借文選于

友游聞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饒

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

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此編事

實雖散見諸書卷帙亦與序相符獨遺毋照裔

事想未為全書或繕寫人手倦刪去抄本書最

患此病先公所收善本絕少每為廢卷歎息甚

矣校勘之難也雍正三年八月武塘別墅徐駿

手跋

黃氏手跋曰甲戌冬孟以舊抄本校每頁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末有徐駿跋系手迹謂之徐

本云老義

五代春秋一卷 校抄本

宋尹洙撰

黃氏手跋曰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偶從坊間借得傳是樓黑格鈔本校一過抄本每頁二十一二行每行二十字計十二番稍有異字較此新刻殊勝老義

中興禦侮錄二卷 舊抄本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四 三

不詳撰人名氏

松漢記問二卷續一卷 明仿宋本

宋洪皓撰

先忠宣松漢記問伯兄鏤板紼越邇來守建鄴又刻之暇口度閱故牘得北方十有一事皆曩歲侍傍親聞之者曰曰補遺附載於此乾道九年六月二日第二男資政 大學士左中大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遵謹書

襄陽守城錄一卷 舊抄本

門生忠訓郎鄂州都統司同副將特差兼京西北路招撫使司準備差遣趙萬年編

思陵錄二卷 舊抄本

宋周必大撰

黃氏手跋曰校周益公全集及此種因憶藏舊有鈔本無周某集卷第幾字樣或出于專本遂取此本警於所校本上川朱筆故此本間有朱筆抹者皆因彼以知此之誤也用者據彼所有以知此所脫也不盡據彼校此者留此本面日爾壬申四月朔復翁識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四 五

燕翼詒謀錄五卷 宋刻本

宋王洙撰

仰惟藝祖皇帝肇造區夏宏規遠畧傳之萬世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嗣守丕基善繼善述凡所更張設施無非忠厚故深仁厯澤固結人心牢不可解雖中更新法多所更易其後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而民以身徇國有死無二至有城破比肩拱手就戮無一降者其培植涵養深根固蒂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昔漢祖入關之初約法三章唐宗甫得天下定租庸調而漢

四百年唐三百年基業資本於此然漢祖歿而呂氏用事唐宗亡而武氏革命孝文繼立能紹先志景帝刻薄則又反是玄宗討亂復以肇亂其既皇朝列聖相繼卒代興而廣聲者萬萬不侔矣人皆知罪熙豐以來用事之臣而不原祖宗立國之本旨苟非規摹宏遠德澤深厚則其効驗尙不能如漢唐之季何以再肇中興之基夷攷建隆迄于嘉祐良法美意燦然具陳治平以後此意泯矣今備述如後與識者商榷之以稽世變云寶慶丁亥孟冬既望求志老 晉陽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書

王叔叔承書于山陰寓居求志堂中

稗官小說所載國朝典故多相矛盾故李公伯和質以國史爲典故辨疑一書凡諸家所載無一非妄幾於可以盡廢今所述無非攷之國史實錄寶訓聖政等書凡稗官小說悉棄不取蓋以前人爲戒也凡我同志譏其妄論則可以爲繆誤則不可矣苟有以警教之則又幸也中泠日再書

太平治迹統類前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彭百川撰

辛巳泣斷錄一卷 舊抄本 鮑以文手校

米從政郎蘄州司理權通判兼淮西制置司僉行廳司公事趙與襄編迪功郎蘄州黃梅縣主簿權錄事參軍兼僉廳陶時敘校勘

鮑氏手跋曰嘉慶辛未八月九日購於杭城積

書堂書肆八月十二日閱于菜市橋舟次十四

日舟過謝村校曾粗畢與二孫正字舟中看月

至新墅始就睡十五口午刻抵家記

又曰壬申八月五日蘄水王根石先生以家藏

本於七月十八日寄自湖北轉從令似溫州通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書

判署遣役寄到杭州省城是日 適又至郡接

到得悉勘此本之誤與去年得是本時止差三

日耳奇甚奇甚中秋泊舟汾湖張憶鱸宅岸取

二本重勘一過是夜月色皎潔憶鱸招余同長

孫正言泛舟黎里觀燈三鼓乃回不知二孫在

都中見月思鄉否是月二十六日從王本三校

畢適山陰李柯溪先生過訪許助資刊入叢書

又曰李誠之字茂卿東陽人舉鄉荐第一慶元

初釋褐授國子學錄

金國南遷錄一卷 舊抄本

通直郎秘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

錄

汝南遺事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王鸚撰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四

美

爾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史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詔令奏議類

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

舊抄本

關卷十四至二十四卷八十七

至九十八凡二十三卷

唐大詔令集者先君宣獻公景祐中書第三

所纂也先公以文章名世更內外制之選而朝

廷典冊多以屬之及入陪宰政仁宗數面命撰

述於是有中宮冊文三后不遷及條列兵農置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一

號令非常所出者彙之未次甲乙未為標識而

吳天不弔梁木遽壞小子不肖大懼失墜祕其

書於家楹者蓋有年矣僕射王文安公累以為

問謂當垂世不朽乃緒正舊稿釐十三類總一

百三十卷錄三卷文安見許序而名之未果而

公薨治平二年先皇帝簡拔孤陋實在西掖固

欲澡雪蒙滯而鑽仰眾製方繕寫成編會忤權

解職願翰墨無所事第取唐大詔令目其集而

弃藏之云熙寧三年九月晦右諫議大夫朱敏

求謹序

宋大詔令集二百四十卷 舊抄本

不著編者名氏

郡齋讀書志曰皇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宋宣
獻公家所編纂也皆中興以前之典故嘉定三
年李大異刻于建寧直齋書錄解題曰本朝大
詔令二百四十卷寶謨閣直學士稼章李大異
伯珍刻于建寧云紹興間朱宣獻公家子孫所
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於宣政分門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別類凡目至為詳悉

張氏金吾曰是書哀集北宋詔令始建隆迄宣
和分類編次曰帝統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妃曰
皇后曰妃嬪曰皇太子曰皇子曰親王曰皇女
曰宗室曰宰相曰將帥曰軍職曰武臣曰典禮
曰政事存者凡十七類每類又各分子曰高文
大冊眉列掌示炳炳烺烺亦可云制誥之淵海
矣闕卷七十一至九十三又一百六至一百十
五一百六十七至一百七十七共四十四卷又
闕目錄卷一至一百十五

陸宣公中書奏議殘本二卷 宋刊細字本 黃堯圃

陸宣公

按此南宋刊本存卷五卷六每葉二十四行行
二十二字即百宋一厘賦所謂敬輿中書者也

注陸宣公奏議十五卷 元至正刊本

陸宣公

權德輿序

蘇軾進奏議劄子

郎暉進表 紹興二年

翠巖精舍刊版跋 至正甲午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張氏金吾曰前有紹興 當作熙寧 二年暉進書表題

銜稱迪功郎紹興 嵯縣主簿臣暉不著姓按

清波雜誌曰暉友人郎暉晦之杭人嘗注三蘇

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元吳文正公集陸宣公

奏議增注序曰因郎氏舊注而加詳劉岳申申

齋集曰宋紹興中有郎暉嘗注宣公奏議以此

知為郎暉也表後云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

呈案表中有云恭惟至尊壽皇聖帝考潛熙十

六年光宗受內禪尊孝宗為至尊壽皇聖帝次

年改元紹熙則與為熙字之誤無疑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元刊本

宋范仲淹

按目後有元統甲戌獲賢世家歲寒堂刊篆文
方木記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版心有
字數

范文正公政府奏議二卷 明刊本

宋范仲淹

琦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
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
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

宋史書志卷二十五 四

之才過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為故出
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縉義
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
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
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輟筭四
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
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
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動
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
之不足為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

永圖小則革眾弊為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橐

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

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

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

二卷以琦昔帥西兵劫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

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

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

幸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

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猷公盛

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其位韓琦序

宋史書志卷二十五 五

胡松序 嘉靖辛酉

孝肅包公奏議十卷 明正統刊本

宋包拯 本傳遺事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

兼管內勸農事兼淮南西路屯駐駐泊兵馬鈐

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田題辭曰仁宗

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智之

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

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

任諫官御史多矣不四三年歿至侍從近列然

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宦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為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瘳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于君而為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驚得搏若虺肆毒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六

顛墜於惟頽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眾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仕嘗有詩云秀翰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為十卷恭

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論關國家大體者雖摛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為之發揚因搜訪遺藁欲傳之為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差總司屬官徐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七

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祗若是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祗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止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為煨燼獨歲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清熙元年

春郡既肇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教授晉川吳公芸又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精本鈔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尙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礪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礪老敬書其後

胡儼重刊序 正統元年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方正跋 同上

張岫後序 咸化二十年

孝肅奏議十卷 明嘉靖刊本

張田題辭

胡崧序 嘉靖乙卯

雷遠跋 嘉靖三十四年

元城先生盡言集十三卷 明刊本

宋劉安世撰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爲天

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二聖北狩嗚呼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參議其人讀其遺稿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九

月日左奉議郎充祕閣修撰知温州軍提舉學

事兼管內勸農使張九成序

先公官傳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卽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刻章者亦既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患不能爾曾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

唯實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弊乃錄所撰策論獻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絢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既踰歲絢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諄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十

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仰矣第爲之萬一斤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既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

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夕無疾而終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冰霜凜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諸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已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温公既擢第筮仕行有日卽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温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温公曰當自不妄語始絢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十一

者絢心誠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卽祚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寮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傳世所共貴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尙書郎職事繼至絢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儆焉今至叔除

守海陵復來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
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列動繫國體諏訪
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
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
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
百有位持身顯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
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
之藥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
因憶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
集後并記親閱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三

於誠也憶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絢識其
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
書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
特如是措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
盛行於世爲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
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
資政殿大學士亞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河南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
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

孫孝騫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
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清熙五年戊戌閏月初
吉假守括蒼梁安世謹書

謹論集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陳次升撰

上語樞密曾布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
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尚未肯供職公知眷意
之重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諫論
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時姦人
譏毀擠陷忠良欲肆誅戮其事尙秘上亦疑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三

因公奏封上顧問近朝廷有何議論公遂奏曰
臣聞小人橫議動搖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
保佑聖躬終始無間上竦然曰卿何自知公曰
臣職許風聞陛下無問其所從來願勿聽小人
銷骨之誘恐傷國體上虧聖德下及無辜上首
領之再其議遂不行故待制劉公器之聞之嘆
曰陳當時有德於元祐人深矣瑤華之獄公辯
不勝中宮虛位元符末大臣將有建立適判宗
濟陽郡王宗景妻亡以妾楊氏爲正室公奏蔡
卞之會盟誓之戒猶曰無以妾爲妻而宗藩大

臣乃爾其於聖朝甯不為累論列激切益有謬
焉人皆為公危之哲宗聖明納公之言罷宗景
黜楊氏大臣愈忌掖廷亦欲公去乘間抵隙無
所不至以論大臣親望多致濫獄乞罷京城選
者蓋詆悼卞之苛刻上問大臣親望者蔡卞奏
謂臣等親望陛下遂貶監南安軍務表謝哲宗
親覽論宰執與移近地且將復用而哲宗升遐
上皇入繼大統正人秉征公還臺端首論堂陛
不嚴內侍不恭凌慢無禮將有不可制之患蔡
京姦邪凶險詭譎誕設有過人者交通貴戚親

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古

昵閹宦任數挾智結連上下呼吸羣小開國家
之大隙是時諫官陳瑾協力彈擊而言及欽聖
已復辟猶預政先以罪去京假蹇自若孰不畏
其凶焰公獨毅然極論京喝為預政之語嚇脅
臺諫此京之罪非瑾之罪也瑾以言為職當承
曲全京窺伺宮禁罪安可赦京始罷黜時遼主
新立聘使往還求為費端朝廷憂之以公為生
辰初使及境接伴使來公設席用花株使人不
受公亦不撤沿路所至多不遵故事但云今新
主也公一切辨正之到闕先就館賜宴以宰相

李儼伴儼詣館力辨用花之禮且曰南朝亦在
亮陰中公曰本朝故事虞主耐廟後百官吉服
惟不聽樂儼曰花樂相胥既不聽樂何故用花
公曰嘗聞三年四海過密八音未聞禁絕花儼
詞屈就席如禮宴歡告公曰道宗皇帝廷試進
士嘗試以南北永敦信誓為題公曰祖宗盟好
誠貫白日兩朝赤子之福也使還京黨復熾援
自奧申其勢已成未幾遂召公當批駁力莫回
天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自京竊國柄累
論至削籍投荒勒刻名石緣星變有罪敘復元

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古

官宣和元年三月十五日公薨于私第遺稿散
失幾半與啟沃密者焚之笥篋所存二百七章
今編為二十卷標曰諫論集蓋取哲宗皇帝聖
語也公平平生慎密論事人罕知者去國十八年
絕口不談時政僕于猶子中最蒙顧盼榻前之
語蓋嘗預聞謹序集首以備國史採擇紹興五
年五月望日姪右宣教郎知泉州南安縣丞陳
安國序
漢武帝從汲黯直諫不至有輪臺之悔唐德宗
從宣公奏議不至有奉天之辱使未能從陳當

時之讜論世道不變而為宣和矣噫君子小人進退係天下一大氣數是時日將昧矣一木而能支大厦之傾頽乎然為臣子者忠君愛國之情不能自己元祐君子貶竄殆盡卒不為小人所害公一言之力也嘗評吾甫南渡以前人物輩出惟端明蔡公及公大節表表多播青史豈非所謂出類拔萃者乎僕與公裔孫希點有舊一日袖其書示教曰此吾祖讜論也盥手莊誦乃知古人視國如家朝廷事少差必形諫疏惜室下萬里不悟也至元二年丙子上元鄉貢進士請狀元坊獻可鄭桂敬書

右待制諫議大夫陳公奏議二百七篇總二十卷取哲宗聖語標曰讜論其出處大致公猶子南安丞安國序于編端為甚詳僕竊悲公之直道不得行而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公受知裕陵自外僚召對闕廷遂除臺察泰陵初政蘇荆湖持節歸復官如初其前後論列凜有風采屬諸賢相攻力乞補外紹元間既入復出柄國者常遣所密諭意而公執論不渝迨徽廟繼統超公謫籍中再登大坡遂彈曾布劾章

傳攻二蔡章各數十上是以狙輩切齒譁然而攻者不少緩夫何公遭遇三聖之厚而獨不為羣小所容蓋一士之諤諤不能勝眾口之狺狺至使一塵瘴鄉終不復入修門豈非公之直道不得行而大可悲也歎雖然元祐之初使司馬丞相未即死章蔡未至大用未必局面一變而為紹聖建中之後使元長終于奉祠不復召還公與瑩中志完二三正人在朝亦未必局面再變而為宣和繇是言之豈非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歎嗚呼小人之得志于一時靡所不至其誣詆諸子皆指為姦黨及公論既定向之流落嶺海者皆名香史籍回視前日之小人為世唾罵曾狗彘之不若又孰榮孰悴孰得孰失哉曾蘇文忠公序田表聖奏議以古直許之公與文忠皆元祐黨人氣節大略相似使文忠及見是編不獨稱之曰道直當為擊節三嘆云時泰定甲子新元夏五紫蓋山逸民陳士壯則中再拜手敬書于秘山希點精舍

李忠定公奏議六十九卷附錄九卷 明刊本

宋史補遺

卷末有邵武縣丞吳興陸讓校正

一行

石林奏議十五卷 未開稿刊本 黃蕘園舊藏

宋稟夢得 模編

叔祖左丞蚤以文學被遇

三朝旋自禁塗竇登二府其獻納論

思皆

前陳

之當時載在

國史

使中外

無不言

建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六

守禦

畫朝

報廢

嘗以遺藁

目曰石

頗多總集不載往往

見者為之興嘆因假木天白郡 廣其傳聞

禧丙寅六月既望姪孫朝奉大夫改差權知台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箋謹書

葉氏手跋曰石林奏議十五卷直齋書錄解題

載之勝國時吾家葦竹堂陳氏世善堂俱有藏

本逮我

國朝其書漸湮諸大家藏書目均未著錄乾隆

中 四庫館開未聞採進世間傳本之少可知

近時顧淵菴先生為黃蕘翁百宋一園賦注紀

其行數字數以及跋款且言汲古閣祕本自有

影宋鈔本此較勝之惟惜紙板有剝落處賦語

所謂賦石林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也蕘翁宋

本書後歸三十五峰園汪氏余昔校刊建康集

時附輯紀年一卷每以未獲見公奏議略為歎

未幾汪氏藏書亦散此書為吾族人雲曙閣所

得曾假讀一過惜不及採入紀年略矣按文獻

通考載公志堯集自序稱以家藏奏議序次為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九

十卷是公在日已有手定之本此十五卷者為

第三子樓所編刊當在福州歸老以後即因志

堯集增輯而成雖南渡以前奏議概未採入然

半生偉略英謨已燦然具備且有足補史事之

遺者洵為考古者不可少之書也雲曙閣藏此

數年欲重梓而無力近聞胡君心耘搜刻秘笈

遂介余以歸之胡君欣然錄副流布四方以此

原本藏諸名山蓋自開禧假板至今閱七百餘

年若存若亡而復傳於世亦公之精神蘊結歟

有阿護其間公自序所云留以遺子孫或有感

勵奮發少能著見者凡在裔姓讀此尚無忘公
詒厥之心哉而胡君之樂於表彰先哲遺書自
謂與公尤有緣并擬集資排印其意良可感矣
咸豐五年乙卯春仲商孫廷瑄謹識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即
百宋一厘賦中所謂版石林之奏議者也世間
有一無二汲古閣秘書日祇有影抄本 四
庫所未收也

宋左史呂午公誄草一卷附全州奏劄 舊抄本

宋呂午 全州奏劄 **呂午** 家傳方回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干

呂沆家傳 祭文曹弘齊撰呂嘉真傳 全州

挽詩 呂嘉真銘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四卷 舊抄本 勞季言舊藏

宋吳潛

儀鳳堂集有跋

美芹十論一卷 舊抄本

宋辛棄疾

國朝諸臣奏議一百五十卷 宋瀆祐刊本

宋龍圖閣直學士 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

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國
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編

福國忠定趙公以宗臣帥長樂政成多暇輯我
胡之羣公先正忠言嘉謀粹為一編彙分臚列
冠君道踰邊防而以總論脈絡之凡天人之感
通邪正之區別內外之修攘刑賞之懲勸利害
之罷行官民兵財之機括禮樂刑政之綱目靡
所不載至蜀書成上之乙覽猷莖律呂之相宣
奎璧光芒之霄映蓋與臯益伊傅之所陳者閱
宇宙同關鍵於以見羣賢之納約自牖知無不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圭

言列聖之大度無我從諫如流者也猶歎休哉
忠定向友古人胸中有全奏議美在其中發於
其外砥天棟國雲八荒霖四海其相業之赫實
本諸此聞孫必恩祿常伯接踵是邦祇承先志
思永其傳屬泮宮以繡梓久而未就繡衣使者
史季溫念其先世同纂輯之勤克相其事郡文
學朱魏孫遂鳩攻木之工而學之使前賢憂愛
之盛心炳炳如丹抑亦學為忠定者也希辦來
此鈔板始畢得遂披閱竊有志焉瀆祐庚戌九
月既望諸王 希辦拜手敬書

古之人臣所以告其君者不可得而詳矣攷之於書皋陶之矢厥謨伊尹之作伊訓傳說之作說命周公之作無逸大抵皆後之諫疏也至於君爽之篇所以告召公者既歷舉商之諸臣而又曰有若皐叔閔天有若散宜生大顛有若南宮括併及乎周之賢臣而申言之蓋古聖賢之相告相勉者無非以前聞人爲法雖五臣之謀謨不可見以周公之言推之則遺風餘烈尙可想也漢興將相名臣議論務在寬厚意其當時蘭臺石室之所藏金匱玉版之所載一時名臣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三

奏陳未必不萃此嘗降武宣以後博士議郎備中朝顧問應對者未聞舉一言以告其主宜乎武宣之治不能守高文之舊若魏相條漢興以來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雖曰得國家之大體然考其時濫趙蓋韓楊之誅開金張許史之漸宣帝雖以中興之君而爲基禍之主烏在其爲條陳故事也惟我國朝治化懿綱遠接三代小臣不佞竊窺累朝國論則淳厚見於立國之初中正作於慶曆之際矯激起於熙甯之後方其淳厚也如大羹元酒淡乎其味

朱弦疏越純如其音及其中正也則朝陽鳴鳳而見者歌舞法筵龍象而聞者作興至其矯激也則大冬嚴霜而松柏不彫驚濤駭浪而巨石不轉卽諸臣之言以攷一代之治雖醫者用藥各有不同而參苓烏喙皆足以收藥石之效故當時公道大行盡言無隱忠言極諫皆萃於朝流芳簡冊足以垂萬世之宏規逮夫紹聖以後議論一反一覆甜天下以一人之口揜天下以一人之目而祖宗良法美意無復一存夫以先朝名公鉅卿章疏聯篇累牘未易管窺然要其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三

大綱則畏天命也法祖宗也恤人言也而或者乃以三不足之說反之遂使小人祖述其說以禍天下始作俑者未嘗不痛恨於荆舒也明鑒之垂前車之戒凡有志於國家者其可捨是而他求哉先正丞相忠定福王趙公曩嘗編類國朝名臣奏議開端于閩郡奏書于錦城亦已上徹乙覽消熙至今踰六十年矣蜀舊校木已燬于兵公之孫尙書閣學必應繩武出填嘗命工刊刻而未就適季温以臬事攝郡捐金命郡文學掾朱君猗孫繼成之念昔先大父蒞室容受

忠定之知嘗同蜀之名流預討論之列今既遂
尚書之志亦可發揚先祖舊事自茲家藏此書
舉以告君推以治國以復我宋純懿之治猶有
望焉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尚二家臣子奉
拳繼世之忠云酒祚庚戌立秋日朝請大夫權
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
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借紫眉山史季溫百拜謹
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七

趙汝愚乞進皇朝名臣奏議劄子曰臣嘗讀漢
魏相傳見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
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竊惟自古
以來凡有國家者莫不自有一代規模制度其
事切於時而易行不必遠尋異世之法故相為
丞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及賢臣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最明於
治體之要者也臣學術淺陋不足仰瞻古人萬
一然嘗備數三館獲覩秘府四庫所藏及累朝
史氏所載忠臣良士便宜章奏論議明切無愧
漢儒臣私竊忻慕收拾編綴歷時凌久篋中所
藏殆千餘卷而臣識性遲鈍不能強記每究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七

一事首尾則思雜出於諸家文字紛亂疲於檢
閱自昨蒙恩假守閩郡輒因政事之暇與數僚
友因事為目以類分次而去其複重與不合者
猶餘數百卷釐為百餘門始自建隆迄于靖康
推尋歲月粗見本末上可以知時政之得失言
路之通塞下可以備有司之故實史氏之闕遺
然雖廣記備言務存聖代之典若匪艾煩舉要
恐勞乙夜之觀臣欲更於其間擇其至精至要
尤切於治道者每繕寫成十卷即作一次投進
伏望時於間燕深賜攷詳庶因藥石之規能致
涓塵之益然則臣身雖在嶺海猶如日侍冕旒
之側也幸甚幸甚如蒙聖慈允臣所奏伏乞送
尚書省劄付臣照會施行取進正治熙十三年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又序曰臣竊惟國家治亂之原係乎言路通塞
而已蓋言路既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皆得
以其實上聞人君以之用捨廢置罔有不得故
其國無不治言路不通則人之邪正事之利害
皆壅於上聞雖或聞之亦莫得其實人君以之
用捨廢置不得其當故其國無不亂臣嘗以是

歷觀前古上自周秦下及五季相望數千載間
 或治或亂俱同一轍然則天地之至理古今之
 常道無易於是矣恭惟我宋藝祖開基累聖嗣
 業深仁厚澤相傳一道若夫崇建三館增置諫
 員許給舍以封還責侍從以獻納復唐轉對之
 制設漢方正之科凡以開廣聰明容受讜直海
 涵天覆日新月益得人之盛高掩前古逮至王
 安石為相務行新法違眾自用而患人之莫已
 從也於是指老成為流俗謂公論為浮言屏棄
 忠良一時殆盡自是而後諂諛之風盛而朋黨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之禍起矣臣伏觀建隆以來諸臣章奏攷尋歲
 月益最盛於慶厯元祐之際而莫弊於熙寧紹
 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則上自
 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
 諱忌其論議不已則至於舉國之士咸出死力
 而爭之當是時也豈無不利於言者謂其強聒
 取名植黨干利期以搖動上心然而聖君賢相
 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
 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議
 論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

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為內外安靜若無一事
 可言者矣殊不知禍亂之機發於所伏今尚忍
 言哉臣仰惟陛下天資睿明聖學淵懿顧非羣
 臣所能仰望而若構古訓虛受直言一紀于茲
 積勤不倦嘗命館閣儒臣編類國朝文鑑奏疏
 百五十六篇猶病其太畧茲下 臣既愚且陋
 復許之盡獻其書萬機餘閒幸賜紉繹推觀慶
 厯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
 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然則國家
 之治亂言路之通塞蓋可以鑒矣臣不任惓惓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之誠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成都潼川府夔
 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使充成都府路兵馬都鈐轄祥符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臣趙汝愚謹上

張氏金吾曰是書除此本外有明會通館活字本
 謬誤不可枚舉如卷四十六謝泌論宰相樞密
 接見賓客疏卷六十一傅堯俞再論朱穎上李
 允恭疏此本俱存上半篇卷一百廿四蘇轍乞
 募保甲優等人刺為禁軍疏存首二行呂陶論
 保甲二弊疏存下半篇卷一百三十三范仲淹

論元昊請和不可許者三大可防者三疏存首
三頁活字本俱刪去猶可日以其殘闕而去之
最可異者如卷廿六司馬光論任人賞罰要在
至公名體禮數當自抑損疏恩雖至厚而人不
敢妬者何也眾人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眾
人下竟直接傳堯俞上慈聖皇后乞遷政疏誠
贊羽援皇帝於滿邸以繼大統卷一百廿四范
純仁乞揀閱保甲疏乞並結盤纏赴闕委殿前
下此本闕兩頁活字本於殿前下竟直接王巖
叟乞免第四等第五等保丁冬教及罷畿內保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五

甲第二疏釋然放之也不思字句之不貫不顧
文義之隔絕藉非宋本尚存奚從訂正其誤
案此南宋刊本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三字
較之會通館所據缺葉較少當是宋季元初印
本卷中有隆慶壬申夏提學副使邵晒理書籍
闕防朱文長印

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 明永樂刊本

明黃淮揚士奇編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兩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傳記類一

東家雜記二卷 影宋抄本

右朝議大夫知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
編

先聖沒遠今一千五百餘年傳世五十或問其
姓則內求而不得或審其家則舌舉而不下為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之後者得無愧乎傳竊嘗推原諸牒參攷載籍
則知鄭有孔張出於子孔衛有孔達出於姬姓
蓋本非子氏之後而徙居於魯者皆非吾族若
乃歷代褒崇之典累朝班賚之恩寵數便蕃固
可以枚陳而列數以至驗祖壁之遺書訪闕里
之陳跡荒墟廢址淪沒於春蕪秋草之中者魯
尚多有之故老世傳之將使聞見之所未常者
如接於耳目之近於是纂其軼事綴所舊問題
曰東家雜記好古君子得以覽觀焉時巨宋紹
興甲寅三月辛亥四十七代孫右朝議大夫知

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仙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金魚袋孔傳謹序

家譜之法世敘承襲者一而已疎畧之弊識者病之益先聖之没于今千五百年宗族世有賢俊苟非見於史冊卽後世泯然不聞是可痛也如太常博士諱臧臨淮太守諱安國丞相諱光北海相諱融蘭臺令史諱昱纒十數人非見於漢史皆不復知矣魏晉而下逮於隋唐見於紀者止百餘人按議郎本傳云自霸至昱七世之內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二

今攷於傳記乃知所遺之多也宗翰假守豫章蒙恩除魯郡將歸之日遂以舊譜命工鏤板用廣流傳或須講求以俟他日元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四十六代孫朝議大夫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江南西路兵馬鈐轄柱國賜紫金魚袋宗翰謹序

端朝聞諸父云吾家自五代亂離宗族散走死亡畧盡獨襲封尚書諱仁玉守墳墓不去尚書幼子諱勗仕爲侍郎長子 孫皆爲侍從儒門復興今聚族二百口皆尚書公子孫依廟爲宅

家有賜書以至祭器御書田園復皆上所賜許任鄉官著在史爲 由是土人不以姓名稱

止曰廟宅族人無異居者獨安州族祖六中書諱宗簡因官不歸遂家焉宣和未女真始入寇靖康丙午羣盜起家所蓄藏蕩然雲散建炎戊申十月端朝不得已去陵廟南奔明年己酉八月蒙恩以孔氏特差徽州黟縣令後二年辛亥四月赴官六月張琪犯徽州黟之四境焚殺一空端朝與幼累奔山間僅得不死所攜上世告救祖父遺書生生所資皆失之矣獨此譜山中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三

人得之轉以見歸此譜乃古本頃叔祖戴卿削去旁支獨存世襲者有識借之今亡而更存豈非天也因書以示子孫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五月朔四十八世孫端朝謹書

孔氏子孫聚居祖廟幾二千年無異居他州者自經建炎兵火獨四十七代孫中散公諱傳與四十八代孫襲封公諱端友及右司公諱端木四十九代孫知府公諱瓚 諱增五位學家隨駕南渡散居于 徽 州江右松楸因寓焉餘皆留祖廟自南渡後蒙朝廷念孔氏子孫之

無幾計口給田以之乃於衢州撥賜四十頃
且俾春秋兩時饗先聖於家廟州郡差官行禮
較之鄉邑十才其一今又三十餘年子孫漸衆
所得益微而其占籍於錫田者皆先聖之後
主若歷代追崇之盛典備見中散公所著東家
雜記茲不復云獨此闕而不書因以大槩附於
篇末淳熙五年六月旦五十一代孫擬謹書
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 影寫金刻本

金元措撰

知洪州軍州事柱國纂集所傳板行四遠於是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四

乎有家譜尚冀講求以俟他日逮四十七代從
高祖邠州軍州事朝散克承前志推原譜牒參
考載藉摘拾遺事復成一書值朱建炎之際不
暇鏤行至四十九代從祖主祥符縣簿承事懼
其亡逸證以舊聞重加編次遂就完本布之天
下於是乎有祖庭記二書並行凡縉紳之流靡
不家置獲覽聖迹與夫歷代褒崇之典奕葉繼
紹之人如登崑崙而披日月咸快瞻仰比因兵
災闕里家廟半爲灰燼中朝士大夫家藏文籍
多至散佚豈二書獨能存歟元措托體先人襲

封世嗣悼斯文之將泯恐祖牒之久湮去聖愈
遠來者難考迺與太常諸公討尋傳記及諸典
禮於二書之外得三百二事皆往古尊師之懿
範皇朝重道之宏規前此所未見聞者於是增
益二書合爲一編及圖聖像廟宇山林手植樹
等列於篇首題曰孔氏祖庭廣記其兩漢以來
林廟碑刻舊書止載名數今併及其文而錄之
蓋慮久而磨滅不可復得且先聖生于周靈王
二十一年庚戌迄今凡一千七百七十八歲其
間經世變亂不知其幾而聖澤流行無有窮已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五

固不待紙傳而可久也然所以規規爲此者特
述事之心不得不然是書之出也不惟示訓子
孫修身盛行不墜先業流芳萬古是亦學者之
光也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資政大夫
襲封衍聖公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五十一代
孫无措謹記
古之君子皆論讓其先祖之德明著之後世蓋
先世有美而不知者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
明足以見仁足以顯然後爲君子故素王之孫
穆公師子思首論祖述憲章之道魏相子順稱

相魯之教化漢博士子國復推明所修六經垂世之教當世莫不賢之自夢奠兩楹之後迄今千七百載傳家奉祀者數贏五十繼繼公侯象賢載德如聯珠墨璧輝映今古於乎休哉聖人之澤流光如此後之人能奉承不墜又如此宜有信書廣記備言顯揚世美以示于將來傳之永久於是襲封資政公因家譜庭記之舊質諸前史參以傳記併錄林廟累代碑刻兼述皇統大定明昌以來崇奉先聖故事博採詳考正其誤補其缺增益纂集共成一書凡一十二卷名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六

曰孔氏祖庭廣記應祖庭事跡林廟族世古今名號典禮沿革之始末並列于篇粲然完備於國則累朝尊師重道之美靡所不載于家則高曾祖考係世承祧之美靡所不揚故先聖配天之德愈久而愈彰噫若資政公者可謂仁明君子能世其家者也資政公嘗以書示予予欽往觀之既欽仰其世德又嘉公之用心得繼志述事之義乃磨鈍彫朽為之題辭焉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丁未朔資政大夫前尚書左丞致仕張行信

大蒙古國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皇帝聖旨于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來時不能挈負祖庭廣記印板今謹增補校正重開以廣其傳壬寅年五月望日門生曹國王恕重校門生冀州伊萃重校正大四年歲次丁亥十月望日訖功

太學生介山馬天章畫像禮官業進士俊儀王柔立禮官業進士中山靳唐太常寺太祝日照張籍集賢院司議兼太常寺奉禮郎權博士古燕馬遂良惠民司令兼太常博士富平米章全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七

校正

四十六世孫宗翰家譜舊序 元豐六年

四十七世孫傳祖庭廣記序 宣和六年

右傳記類聖賢之屬

晏子春秋八卷 元刊本 明徐悺亭舊藏

不著撰人姓名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杜尉臣叅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叅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願略補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隘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誦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誦其辭其博通如此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八

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疑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萬曆戊戌中秋購于閩門肆中徐燧惟翰識

魏鄭公諫錄五卷

明正德刊本

唐正德刊本

曾大有重刊序

正德二年

是書字畫之疑偏旁之誤呼吸之譌莫不警正至若闕文非史有所證則姑存其舊不敢增損蓋春秋夏五部公之意也茂陵馬萬頃謹書

李名跋曰魏鄭公諫錄五卷唐藝文志以爲魏徵諫事司馬文正通鑑書目以爲魏元成故事

蓋一書也鄭公事太宗以諫爭爲已任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世徒聞其語而見於史纒斑斑焉至於問對之辭往往略去間有登載或文之太過其君臣之間相與以誠不事形跡往往復難詰而詞語無所緣飾則於是書乎見之是爲有補世教不可以不傳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九

陳叔進

令人得本以屬于客馬叔度校正凡謬誤一百四十五字刊于齋消熙已亥十月上泔吳興閣

杜啟重刊後序 正德二年

襄陽耆舊傳一卷

明五雲溪活字本

不習與人名臣 按所敘人物上起周秦下迄

五代蓋宋人因習鑿齒原本重編者板心有五雲溪活字兩行

系右清司舊有此版歲久漫不可讀于是履木於郡齋庶幾流風遺跡來者易考焉紹熙收元

初伏日襄陽守延陵吳琚識

李深之文集六卷 張立人手抄本

李絳深之撰

蔣偕序 大中五年

韓忠獻王別錄一卷 明刊本

涇州觀察推官前主管太平府路機宜文字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王巖叟撰

自序曰熙寧四年秋河決魏北家府以都水丞

待罪于魏巖叟始得見魏公五年夏公薦以為

北京國子監教授其冬又辟以就幕府六年春

公得請守鄉郡又延之於安陽公既在安陽多

暇日而巖叟閑居且無職事方得從容獨待公

於便坐公不以為不可與言而開心寫誠無復

間外其間事有時人之所不知言有古人之所

未到退輒書而藏之記或未詳則他日再叩以

欽宗其說方貪嗜未足而八年六月我公已薨

嗚呼清口在堂俄隔萬古望斷霄漢不聞餘音

痛念二年之隙公以疾居於內而巖叟以行役

於外者既已三之一良時美景與眾賓並進於

宴賞之間者又三之一則間見於公蓋無幾矣

竊自恨其生之晚而識公之不蚤見公之不數

而問公之不多也姑悉所聞見者拉而次之以

為公別錄云乙卯七月十五日

韓忠獻王遺事一卷 宋刊本

羣牧判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

尉強至編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一卷 宋刊本

宋陳師範撰

漢孝宣帝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

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

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

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

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

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番陽二郡初治部故城

後徙吳芮卽今之所治也梁天監中置吳州陳

廢爲郡隋平陳罷郡爲饒州大業仍爲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爲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於鴈壁記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鉄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軻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閩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飭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圖間有吳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於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於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寇事特道其始末而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鄒陽之守近千人著於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尤不泯饒人爲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繇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性半日盛較以千人間流澤之遠惠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寔浹於物每於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三

以制作修剏之跡游賞吟詠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鄒陽遺事錄非敢徵名於世庶其垂話于後而不事於召棠之歌詠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巨厯延慶杭越蘇潤青穎邠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純猷茂蹟燦在國史家集奏議何假於是歟如公所至有恩鄧慶二州民與屬老畫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弃乎紹聖 亥六月丁卯天台陳胎範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三

言行拾遺事錄四卷附吳中遺迹一卷洛陽志一卷義莊規矩一卷西夏保寨一卷 元刊元印本

前二卷爲范仲淹遺事後二卷爲范純仁純禮遺事

范文正公年譜一卷補遺一卷附錄祭文褒賢祠記贊頌論賦朝廷優崇哀賢之碑富弼撰墓銘張唐英撰傳 元刊元印本

四明樓繪編次五世孫之柔校正

先公生汴宋端拱薨於皇祐始終際極盛之時明良康又克展忠盡勳業在朝廷威望在邊徼

惠澤流子孫太史有傳墓道有碑鉅公名賢論
贊稱述焯示不朽惟年譜未刻非缺與國備忝
奉祠事謹命工刊梓與文集奏議並行覽者庶
有攷焉天曆三年庚午春正月望日八世孫國
備百拜謹識

先文正公集在昔板行於世者何啻數十本歲
久皆不存矣比得舊本做其字畫刊置吳門家
塾之歲寒堂期與子孫世傳之近幸獲番陽別
本乃知猶有缺失因續刊以補集後後之人儻
遇善本更加參訂而傳焉元統三年五月甲辰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十四

日八世孫文英謹識

雲韜堂紹陶錄二卷 舊抄本

泰山王質述

王質序

雲韜堂紹陶錄二卷 吳枚菴手校本

泰山王質述

王質序

吳氏手跋曰右自虎林陶淨蘅傳亡友余景初
本景初下世未久而書卷散如雲煙此本幸存
其門生江帆篋中予得假而錄之耳戊戌冬十

一月十日枚菴湯士吳翌鳳識

王文正公遺事一卷 宋刊本

宋王質述

先公相國文正魏公會遇二宗踐兩禁爲元弼
將三十年豐功大業宏材碩學上輔眞宗格于
皇天于今天下稱太平宰相勳書王府故非小
子所可擬議也然公捐館素未成人洎從官立
朝或聞于指紳或傳于親友或得之故吏或存
諸遺藁史官未備理文未悉者竊自記錄僅乎
成編至於歿後追崇識者議論保守家法訓戒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十五

子弟可爲世範咸附卷末尙有遺落以增廣使
我先德烜赫不墜光聖世得賢之盛得吾門貽
謀之美垂之千古不其偉與涕泣濡毫具以實
載幼子素序

鄂公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 元刊本

朱奉議即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

珂編進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關播越退保江南然
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
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腑爪牙之臣亦非

若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之仁漸摩浸漬淪膚浹髓垂二百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爲墟中原父老日夜歎歎思宋不滅三輔然光武弟兄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高宗舉國聽於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與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忌嫉之口以忠貞許國者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七

卒無以逃鍛鍊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令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於千載岳飛父子銜冤於地下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佗粹編者未嘗不爲高宗惜也飛父子沒餘二十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寶始以額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墳廟復爵位頒封謚祿遺孤時高宗爲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京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編總若干卷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

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佑重刻且曰西湖書院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之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臨海陳基序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爲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鎖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闕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嫉詔求而後徹間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寶存六藝親藩請史弗昇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攷越自銘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七

兩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栝棧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種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已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瓶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歎嗟乎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願嗜者或均取焉蓋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攷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復

之圖穀城之畧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據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檇李之明年始刻家世額天之書于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稗五編為一名之曰金佖惟先王勳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跡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舊輿懷盛心激烈尚欲作九京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六

攷焉耳不然寫琬炎積縑細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政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涂初吉珂謹序

天定錄既成書刊鏡而傳惻然若子感焉復從而系之曰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惟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之所以鑿著其明勛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可得雖培塿別薛

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碑若鼓願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為浮埃收為大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區無賴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下欲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膏為失所恃也謾學陋聞童蒙顛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九

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懋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者以為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鄙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譏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于下缺六字缺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

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逮之先而特昭明於殊恩既霑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泯然也方 公道宏開真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三

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隨道奎壁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尙當嗣請于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集王之豐功茂績著爲金佗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遺闕而無全書有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爲之徧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第始克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葢江西本也通爲

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君初菴爲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召漢光之有鄧禹也柰何高宗非宣光之匹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器之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王之事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間之命亦豈無讒佞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朮正彊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敢與敵獨挫於王之手若乳子耳胥此以復中原卓有賴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亦未嘗不沮之此其所以爲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鎮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待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師之命已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特以尋常嗜瑣而不能有所爲耳吁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報太行忠義之社兩河歸戴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南朝廷其果忍聞之哉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三

皆不此之科而且彼之圖宜乎符洛下書生之言而終為秦檜之所誣也吁宋德至此亦涼矣然檜者雖能逞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佑吳門之家云會稽戴洙序

續編序曰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選舉辟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功之後先哲王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為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三

一家之私也庭堅之遺種述于蓼六周召之夾輔載于燕魯大動開四履盛德祀百世是國也非所謂世其家者歟國有春秋家有譜牒紀事雖殊為用不廢夫其著鼎彝登旂常昨土疇功此國之所繇開也昭明其湮蝕罔羅其放軼廣記備錄思以盡為子若孫之心又豈非傳家克承者之責耶先王佩佗綬于鄂珂不肖幸因今天子需秦時之澤獲以支邑紹分舊封亦既願蒲瑞于朝執而歎曰三趙命名此贊皇氏之所以不忘乎先也家故有金佗編因先爵以敘遺

烈嘉定戊寅嘗刻之橋李矣而辛巳之褒忠乙酉之錫誼異渥殊榮焜耀狎至則未之續也行有述也而弗該乎絲綸見聞有取也而莫並乎百氏宸奎之藏扣閣之已進嘗彙之於前矣而搜訪之嗣獲願闕之於後天定之錄非劉之曠典槩表乎其未矣而思陵之盛心反賂乎厥初顧其可已哉夫析圭儋爵上之恩也馳德流慶先王之澤也知侈金佗之寵而不知乎櫛沐以致之之功知家之承而不知國之所以開之之自斯責也珂將奚辭即軀槩之末伎以文其肯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三

堂析薪之未能何異乎持泔澣統以自獻猶竊恕曰易之所以開國承家者或在於是斯又類乎聞鐘揣籥以求乎日者也凡書四種合三十卷命之曰續蓋以合構李舊刻同為一編云嗚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心聞斯傳之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歲重九日珂謹序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廣漢張栻撰

學經室外集諸葛武侯傳一卷宋張栻撰栻有

南軒易傳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傳不載南軒
文集乃從宋刊單行本影寫其闕發武侯生平
考證極確自陳壽作三國志尊魏斥蜀使後世
莫明正偽且言武侯志大而短于用司馬光作
通鑑朱子作綱目乃正其非杖更摭拾舊聞成
此一卷具明才學過于營樂稱其有正大之體
且傳中述前後出師表與今所傳字句間有異
同其後跋云徵自文獻不敢存疑則其所見詳
明必有古書足據矣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六 書

南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傳記類二

陶靖節年譜一卷

舊抄本 瑣川吳氏舊藏

河南吳仁傑編

新刊名臣紀述老蘇先生事實一卷

宋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歐公本末四卷

宋刊元印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一

又民方成時侍諸兄語每見諸兄佩服東萊
先生之訓跬步不忘又民嘗私識諸心後伯兄
子齊不幸蚤世先生為酹文以祭至以惜哉此
士傷之又民既痛伯兄不及竟其學而又恨已
晚出弗克親承師誨然兄弟至今粗守箕裘不
墜先訓者有自來矣歲在庚午辛未丞邵于婺
始獲端拜先生遺像於祠下退與先生之猶子
巽伯語因敏巽伯曰先生著書立言以詔後學
世固已皆見之亦尚有藏諸家者乎巽伯因略
舉其目曰讀書記曰觀史類編曰歐公本末曰

左氏類編適是歲大比又民董事試闈郡循故事有餽又職守有例所當得而義不敢私者悉錄寸儲之迫及終更因舉所積刊四書以廣先生垂惠後學之意於其成也附致數語而歸其版於祠庶幾祠中士友皆知保護以永其傳學者苟能因先生之言以求先生之心則此書之傳誠非小補觀史類編其門有六曩南軒先生已刊闡範於鄉郡今所刊者止五門云壬申嘉定五禩正月既望嚴陵詹又民敬書

書錄解題歐公本末四卷呂祖謙編蓋因歐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二

集考其歷仕歲月同官同朝之人略著其事跡而集中詩文亦隨時附見非獨歐公本末而時事時賢之本末亦大略可觀故以入傳記類案此宋刊祖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高氏隣西閣藏書記朱文方印志宛齋藏書朱文長印毘陵氏朱文圓印紙背素延祐四年冊紙字有趙體書錄解題著錄真罕觀秘笈也象臺首末四卷 舊抄本

嗣孫胡祿重編刻桂陽州學學正順德簡欽

校正

先君班棘寺凡四年嘗兩輪對皆因時政而極言不舉細故以塞責寶慶乙酉恭親詔書應內外文武小大之臣有所見聞封章來上縉紳以直言進亦聞及濟王事而互相矛盾方議削奪是章之上寔其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同日書達丞相越二日中書聚議盡逐言事者首罷西山真公越九月一日李御史知孝劾先君乞竄海外并罷平齋洪公始議謫居鍾陵坐鶴山魏公率諸賢相與餞送議遂中雙京府促速聽教或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三

疑將起大獄以兩諸賢先君曰吾辦一死不為人累詰朝得旨酒蒙寬恩羈管象州越十二月二十六日抵貶所先君之官棘寺也盡室皆行至是伯父護骨肉以歸季父隨侍借往至象僅一月而歿未幾廟堂欲廢罷東山楊公召命司諫梁成大摘其送行詩有便是吾鄉小澹菴之句以為黨附因再劾先君罪重罰輕并議施行越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遂有移欽之命時郡守汪崧老亦易守焉治裝啟行而汪固挽以俱往未及行忽成瘡痢之疾疾時即諸人曰吾疾殆

不起矣吾疇昔之夜夢人欠已金貳千餘兩力
索之其人以一棺見償及今思欠金乃欽字也
吾雖死自是前定之數彼紛紛者將謂嶺表眞
能殺人以為得計蓋亦惑矣時友人郭子晟官
於彼即託以後事凡寢疾兩旬而卒徐公尋得
請歸葬而先君越紹定辛卯遭遇慶霈乃沐歸
葬恩家貧無資裝又一年始克扶護達故里家
人疑周身之具弗誠弗信歎而新之面如生及
上親政諸逐客以次盡用而濟王亦得復爵寔
齊王公奏先君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四

子之膽王色爲之愀然詔贈員外郎仍與一子
官然後先君之本心始得伸於當世而先君初
未嘗計此也知柔愷思雲川之變既起濟王心
迹賴諸賢以明者固不少而先君身爲法官親
閱案牘故其說尤爲懇切而得禍亦獨重於諸
賢暨天日清明諸賢之得生還有登政府入諫
坡者又得發紆素蘊而先君一斥不復竟抱孤
憤以殞於瘴江之濱抑命也夫噫求仁得仁又
奚怨敬搜遺稿凡論列敘復章疏及送行哭死
有詩有文者編次於後姑紀其事爲象臺首末

請於世之立言者發其潛寶祐丙辰正月既望
嗣子知柔百拜謹書

右傳記類名人之屬

新編古列女傳十卷 顧千里校宋本

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
大夫當趙后姊娵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
文美刺詩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
効者故有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
等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五

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爲屏風云然世所行
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并頌爲十五卷
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其後人而
通顯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韶撰與漢史不合
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
予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
皆非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
倉公女等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
而此顧不錄者猶眾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
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

秘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遊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領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考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為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為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六

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嫺等以時次之別為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謔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予以謂先王之俗既熄學士大夫誦詩書修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述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一志於善行成房闈使其皆遺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

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序并撰謹按列女傳頌義大序小序及頌或者皆以為劉向子劉歆作曠謹按隋書崇文總目及本朝魯校書序則非歆作明矣然崇文總目則以續二十傳無頌附入向七篇中分上下為一十四篇并傳頌一篇共成一十五篇今人則以向所撰列女傳七篇并續列女傳二十傳為一篇共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七

計八篇今止依此將頌義大序列於目錄前小序七篇散屬目錄中間頌見各人傳後觀者宜詳察焉嘉祐元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武夷蔡驥孔良拜手謹書

曾鞏序 嘉祐八年

高士傳三卷 勞季言校本

元吳先生墨補遺撰

自序

卓異記一卷 明嘉靖仿宋本

李翱述

自序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舊抄本

宋紹興十八年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

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元刊本 凌麗生藏書

宋朱熹撰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春陵千程子廓而大之振綱挈維發鑰啟鍵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下一以貫之嗚呼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八

至矣昔在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不墜子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絕學辨佛老斥百家孔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才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于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源錄竊惟

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支分

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

嗚呼盛哉大叅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唯

既而歎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吾傳

乎時湖北道貳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在

為人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幣錠

於鄂宮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尙

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

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至正癸未

十月朔後學昭武黃清老敬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九

伊洛淵源錄者新安子朱子之所輯也朱子既錄八朝名臣言行復輯周程張邵遺事以為是書則汴宋一代人材備矣天爵家藏是書有年及來鄂省謀於憲府請公刊置郡學與多士共傳焉間嘗誦程子之言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蓋治不出於真儒雖治不善也自聖賢既遠治教漸微漢唐數百年間建掖之徒豈無名世者歟蓋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者既不足以知道德性命之原誅於權謀功利之說者又不足以求禮樂刑政之本此教之所

以不明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宋氏之興儒先挺出周子得不傳之學於圖書闡發幽秘二程子擴大而推明之窮理致知以究其極張子邵子則又上下其論議然後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煥然復明于世一時及門之士講明正學風采言論各有所傳朱子悉登載於是書以為訓焉其有望于天下後學可謂至矣蓋自古為政者必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然則是書所述其有關於世教已夫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惟崇文化首徵章懷

南宋書志卷二十七

十

許文正公為之輔相文正之學尊明孔孟之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四海故當時學術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于聖世蓋有所不可及焉逮仁廟臨御肇興貢舉網羅俊彥其程試之法表章六經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專以周程朱子之說為主定為國是而曲學異說悉罷黜之是則列聖所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育賢材以興治化者其功用顧不重且大歟夫伊洛之書固家傳而人有之然學之者欲以見諸應用非徒誦習其文以為

決科之計而已嘗即是書而考之謂人君當防未萌之欲輔養君德要使跬步不離正人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正主庇民之道豈有外此者乎謂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謂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則慎刑官人之法豈有不本於此者乎其他一言行之嘉一政令之善莫不皆可以為法焉讀者能即是而求之本乎聖賢修己之學自不滿於詞章記誦之習庶幾先儒次韜是書有望於後學謀功利之習庶幾先儒次韜是書有望於後學

南宋書志卷二十七

十一

者哉蓋學問之傳授不以時世而存亡師友之淵源不以風俗而間斷然而巽懦無志者不足以有望必得豪傑特立之士觀感興起知求聖賢之學而學焉則真儒善治之効可得而致矣至正癸未十月既望後學趙郡蘇天爵書

宋中興百官題名殘本一卷 舊抄本

錢氏手跋曰宋中興百官題名今存永樂大典者曰翰林學士院曰諫院曰登聞檢院曰登聞鼓院曰進奏院曰官告院曰文思院曰糧料院曰樞密官屬皆始建炎終嘉定不知何人所編

次考陳伯玉書錄解題稱監察御史臨川何異同叔撰中興百官題名五十卷首卷為宰輔拜罷錄餘以次列之刻浙漕司其後以時增附渡江之初庶務草創諸司間有不可考者多缺之乃知此書出於何同叔今所存者特千百之什一爾大昕承乏學士十有餘年頗有意訪求前世掌故因手錄學士院題名藏之行篋時乾隆二十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慶元黨禁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三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于近習者慮亦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間近習竊柄一鱗弗窒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壤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消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川樵叟序

文公夢奠評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解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慙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為無所賴也文公卒于慶元之庚申學禁弛于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為可愛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堤屹然眾流歸順無復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三

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為天下福師儒真足為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為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余既以其首末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後之君子鮑氏以文手跋曰丙午十月初十日寫樣訖十六日校于青鎮寓舍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前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二十五卷 宋刊本

眉州進士杜大珪編 自序曰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

漢以來鮮儷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冊雖埋光鑿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瀕瀕盡噩未易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人之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為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諱忠傳今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攷信于得失之迹不為無助云紹興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古

寶祐四年登科錄一卷 抄本

宋寶祐四年文天祥榜進士題名錄也

敬鄉錄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吳師道撰

前錄自序曰師道幾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案借玩傳抄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父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番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

僅存者率遷業變智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嘗發策校庠舉數人為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歎哉因念蘭溪緜漢隸會稽後為三河成唐成清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于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仙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畧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幾甸文學之風何啻什百于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來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為人所稱今遂浸微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古

更數十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畧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尚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槩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峯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并置于前名之曰敬鄉錄也烏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況賢者乎某生也後弗獲執御于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耶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之所以階而至于

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有餘行遠自邇況朱
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闕視六合而狹小一
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士尊前輩
之意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又後錄自序曰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遵
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
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
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仙釋之徒與賢士大
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輩又皆出于其前而
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釋官小說怪誣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七

猥褻之事涉于藝者悉不并博則博矣無乃詳
于所不必錄而畧于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魏
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于今千幾百年矣晉魏
以前如江洽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
而知郡志亦失考而賴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
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况自宋中葉以來材賢
繼出其顯于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于嘉祐以
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
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
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視前世又遠過焉于是名

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
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
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
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
之決不遂泯沒無伺纂集可也特沈微不著者
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真遊
者有知豈無憾于冥冥耶恐不自量既集錄蘭
溪諸賢因及一郡茲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
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而具載
之非敢有所舍取也然初意主于表微而并及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七

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
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于錄
而傳者固多因于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
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憚于備哉

唐才子傳十卷 東洋刊本

西域辛文房撰

自序曰魏帝著論稱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未若文章之無窮詩文而
音百字者也唐興尚文衣冠兼化無慮不可勝
計擅美於詩當復千家歲月冉冉遷逝淪落亦

且多矣況乃消沈畏途屢勉卑官存沒相半不亦難乎崇事奕葉苦思積年心神游寫厚之倪耳目及晏曠之際幸成著述更或凋零兵火相仍名遠於此談何容易哉夫詩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厚人倫移風俗也發乎其情止乎禮義非苟尚辭而已邇尋其來國風雅頌開其端離騷招魂放厥辭蘇李之高妙足以定律建安之道壯粲爾成家爛熳於江左濫觴於齊梁皆襲祖沿流坦然明白鏗鏘愧金石炳煥却丹青理窮必通因時為變勿訝於枳橘非土所宜誰別於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大

渭涇投膠自定蓋係乎得失之運也唐幾三百年鼎鐘挾雅道中間大體三變故章句有焦心之人聲律至穿楊之妙於法而能備於言無所假及其逸度高標餘波遺韻臨高能賦閑暇微吟舊格近體古風樂府之類芳沃當代響起陳人淡寂無枯悴之嫌繁藻無淫妖之忌猶金碧助彩宮商自協端足以仰緒先塵俯謝來世清廟之瑟薰風之琴未或簡其沈鬱兩晉風流不相下於秋毫也余遐想高情身服斯道窮其梗概行藏散見錯出使覽於述作尚昧音容拾彼

姓名未辨機軸嘗切病之頃以端居多暇害事都捐游目簡編宅心史集或求詳累帙因備先傳撰擬成篇班班有據以悉全時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各冠以時定為先後遠陪公議誰得而誣也如方外高格逸名散人上漢仙侶幽閨綺思雖多微恐有考實故別總論之天下英奇所見畧似人心相去苦亦不多至若觸事興懷隨附篇末異方之士弱冠裴然狂於見聞豈所能盡敢倡斯盟尙賴同志相與廣焉庶乎作九京於長夢詠一代之清風後來奮飛可畏相激百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大

世之下猶期賞音也傳成凡二百七十八篇因而附錄不氓者又一百二十家釐為十卷名以唐才子傳云有元大德甲辰春引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元統刊元甲本趙郡蘇天爵伯修輯目錄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一條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顯穹生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

年來元勳偉績世未盡白故老知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徧知也仁皇御極敕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奧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湖北憲刻諸梓徵敘其端有壬在京師早知伯修之才而未知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厯史屬久故考之也詳擇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據畧而悉豐而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錄者蓋朱子例嗣有所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三

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于事畧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篤禮質班幕府李穀王大其有職風紀育人材俾觀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聯得書者也至順壬申良月中議大夫前參議中書省事相臺許有壬敘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修年弱冠卽有志著書初爲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甚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

文集而日抄之凡而元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間居紀錄師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警櫛去而導存扶隱而蒐逸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畧他日余與伯修同預史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棗城東平鞏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辭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德之有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三

古良相風廉恆山康軍國之有士君子操其他臺府忠盡之臣帷幄文武之士內之樞機外之藩翰班班可紀也太保少師三太史天人之學陵川容城名節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司徒文正公尊主庇民之術所謂九原可作我則隨武子乎嗟乎乾坤如許大人才當輩出伯修是編未渠央姑志余所見如是云天厯己巳四月乙卯翰林待制冀郡歐陽元謹序自古帝王有天下或受於人或起而取之堯舜禪讓湯武弔伐厥時義大矣書紀虞夏之際易

稱湯武革命應天順人皆有輔佐同心一德後世可述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傳曰有立德立功立言是謂不朽誠哉是言也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漢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時蓋謂必有不得其義者矣彼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紹帝運接天統資始於天不因於人遂大作明命訓咸宇內一啟而金人既南遼海和輯再啟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啟而靖河北秦晉截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功臣之士四啟而庸蜀是柔五啟而江漢奄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圭

從趙氏爲臣陸道西北見角觶慄海無際船乃旋艦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而崇極配天矣厥初受命南北割裂天氣不通二氏不享天寶醜之乃眷北顧俾我聖人作神民主完顏景割虐下民趙整爽盟背約自伐喪其國家大哉貞矣其允時義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此之謂也其始桓毅討伐虔劉戡定之其暨肅楊恪勤柴圍輯柔就緒之其暨勸相富厚之定之以上下道之以名分淑之以庠序秩之以禮樂慶之以官賞董之以威罰而天下成矣列聖運於上賢臣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圭

贊於下穆穆明明相須以成相濟以益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亂臣十人非虛言也故論本朝輔亮之臣其佐命垂統或鷹揚於外或運籌於內有同肇迹之艱難者矣其輔翼成化或規模宏遠或論思密勿有登治道之鴻熙者矣翰林修撰趙郡蘇君天爵始爲成均諸生好訪當今之故放失遺迹構百家行狀碑誌傳贊敘述及他文該載者見其本末既而仕爲典籍應奉凡三爲史氏在職八年遂徵以所知無所乖舛於是紀述其故自國初至于延祐之際自太師國王以下或周召懿親或岐豐舊姓或秉義效順或降附後見或策杖上謁或徵起草野功格皇天保乂國家所謂名世者夫德器優遠悉心盡職不顧己私所謂不朽者夫歷代以來善始善終未有若今日之懿者也昔漢高之臣皆戰國之餘非南面而王之不能畢其功全莫我若也光武之臣皆生西漢多經術之士功定天下不過封侯賞莫我若也使高光易世而居亦不能相反何哉其人異也天生聖賢共成大業豈漢敢望哉書成凡十五卷號名臣事

畧其事之所載盡標作者姓氏示不相掩也其名位顯著功在帝室求未得者續爲後錄蘇君嘗閱宋氏以來史官不得盡其職載筆之士多乖故實宋人詳而不端曲文以比時遠金簡而徑事多湮昧於是著其故輯其闕漏別爲遠金紀年皇道之成與三代同風身爲史氏願已職業釋而明之君子哉其用心也蘇氏自唐宰相味道以文章顯宋太史文忠公軾父子兄弟稱樂城焉所從來遠矣繼之者修撰君也泰定初故侍講會稽袁公薦君亮達前代文獻今侍講

臨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書

蜀郡虞公舉君該洽文辭爾雅由是遷修撰云至順辛未六月辛亥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南鄭王理謹敘

右國朝名臣事畧趙郡蘇君伯修所編也爲書凡十五卷四十又七人惟我國家起於朔方也則有國人族姓服其勤勞及定中土也則有才臣碩輔任其經畫凡百有爲天寶相之然猶列聖相承歷時既久而大統始集故世祖之用人不以異域之臣爲疑亡國之俘爲賤拔於卒伍聘於韋布皆能佐一王之業輔萬世之基致治

之規上軼隆古何其宏遠哉槩茲在錄其從太祖之肇基王迹事世祖之受天明命歷成宗武宗仁宗之繼體守文其時有先後故人人事功或有異焉然使昭代之典煥乎可述得人之際於斯爲盛凡家傳碑誌之所載者此得以摭其畧詳則具於國史蘇君學博而材周器宏而識遠今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天歷二年二月朔旦太常博士王守誠書案此元刊元印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大黑口目後有元統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書

臨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書

堂一行有漢唐齋白文長印古鹽馬氏朱文方印笏齋珍藏之印朱文方印餘詳儀顧堂集國朝名臣事畧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趙郡蘇天爵伯修輯

沈氏手跋曰海上藏書家爲吾門郁君泰峰最富道光辛丑秋七月英吉利再陷定江蘇戒嚴余奉大府檄協理上海防堵局務因出是書屬校讀時作輟凡五閱月而三終卷共得抄誤二百六十九字疑者三十六字缺脫者三十五字用硃識於每冊尾其字從俗寫者即標注每葉

之上而原校之字不與焉余學識淺陋舟中又未攜書故於地理人名概未深考校既畢將以還泰峰因識其緣起于簡首並以自愧云時道光癸卯四月上旬桐鄉沈炳垣手書於吳門寓館

李氏手跋曰武英殿聚珍本頗有訛舛以此本校之二卷奪二頁九卷奪一百一十一卷奪六百餘小小奪落百數訛字亦百數聚珍本已稱難得此本更為僅見之書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傳於世則古書之幸也芙川其有意乎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美

道光十五年正月李兆洛識

廬陵九賢事實始末九卷 舊抄本

進士彭士奇編

廬陵宋九賢事實始末一卷元名進士彭士奇氏所編延祐戊午士奇攜至京師乞趙文敏公書歸各以一石刻真祠下荐經兵燹祠毀石泐後好事者雖藏鈔本承訛襲舛不可以句適姑蘇張君叔倫涖政廬陵偶見是編謂其關於民彝世教將假梓而傳焉獨巽齋歐陽公缺事實取墓銘等作補之文信公當時諱避事實甚畧

取劉岳申所撰傳代之又取諸賢今昔贊辭增入梓行已久余聞而未之見也近始得諸方山上舍如獲拱璧惜乎詮次似失作者初意借釐正一二若夫諸賢道德文章精志大節皎如青天白日具目者咸竊瞻仰匪余老朽一人感發效慕也錄畢漫述顛末於左嘉靖辛酉夏四月下弦旬吳後學姚咨識于鴻山華學士之西齋時微雨灑窗麥風薦爽快然就簡

南村陶宗儀鈔輯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老

黃氏手跋曰余性嗜書非特嗜宋元明舊刻也

且嗜宋元明人舊鈔焉如此書載諸汲古閣珍藏祕本書目估值二錢平日留心蒐訪絕少舊本此冊為平湖估人攜示余因為明人舊鈔甚重之蓋估人亦有所受之也無論是書本屬史傳記類為足收藏出于名抄名藏尤為兩美即其第二跋中所言江上李如一之性情意氣亦頗可敬可愛見圖籍則破產以收獲異書則焚香肅拜其與人共也遇祕冊必貽書相問有求假必朝發夕至且一經名人繕閱則書更珍重

此等心腸斷非外人所能曉其一二余特為拈
出知古人之好書有如是者安得世之儲藏家
盡如之俾讀書種子綿綿不絕邪是書之直幾
六十倍於汲古所估旁觀無有不詫余為癡絕
者然余請下一解曰今鈔胥以四五十文論字
之百數每頁有貴至青蚨一二百文者茲滿頁
有字四百四十如鈔胥直約畧相近矣貴云乎
哉矧其為名人手鈔也道光甲申閏七月朔日
老堯書於學耕堂之南軒

黃氏又跋曰自來藏書家經年代既久即有名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宋

字翳如之款如江上李如一此外絕無表見唯
所藏諸家書目有江陰李氏得月樓未知即此
人否惜目中不載名氏為恨爾同日老堯又記
私乘存公道鴻文二十篇綱常留大節草莽示
微權感慨宋元際表揚臣妾賢讀之如有媿掩
卷淚悽然老堯讀書有感而作

古今列女傳三卷

明

御製序 永樂元年

殿閣詞林記三十三卷 明刊本

明 自序 嘉靖乙巳

明名臣琬炎錄二十四卷後錄二十二卷續錄八卷

明刊本

明 薛應旂序

嘉靖辛酉

元儒考畧四卷

毛岳生手抄本

明 毛氏手跋

曰道光十七年六月十日未刻手寫

已時桐城姚石甫瑩權兩淮鹽運使余客其幕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宋

中 中然復毛嶽生記

李氏手跋曰中好是書列元儒之能宗尙程朱
者採摭頗備蓋明儒學案之嚆矢而宗尙醇實
不存門戶之見惟寶于聲劉夢吉黃楚望諸人
刪取元史太畧或未得深詣所在中好去今未
遠世間當尙有刊行本生甫亟修元史恐一時
不可得遂手錄之二日而竟可謂敏矣道光十
七年八月二十一日識于揚州運使署兆洛

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 抄本

廣平知府李清馥撰

自序

右傳記類總錄之屬

保越錄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備撰人名氏

原本保越錄一卷 舊抄本

元徐勉之撰

自序 至正十九年

右傳記類雜錄之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七

三

前宋樓藏書志卷二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史鈔類

兩漢博聞十二卷 明刻本

宋湯燾編

黃省曾序

通鑑總類二十卷 明刊本 章紫伯舊藏

宋司馬光撰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一

此書而士夫鮮有能徧讀者始則以科舉而求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汨於利名之場益視爲長物矣貳卿袁公樞集爲紀事本末孝宗一見以爲精要至取嚴陵官本以備乙覽盛矣故詹事光祿沈憲敏公少而耆學晚益不倦厥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秩神明不衰素無聲色之奉形情氣和望之如神仙然旣挂衣冠向來功名政事付之昨夢而筆力勁敏不減少年書生取司馬公所著各以事類編之爲二百七十一門首日怡世日知

人終曰辨士曰烈婦而後自戰國以迄五代一
千三百餘年之事業聚臚分粲然易見繁詞細
故悉刪去之古所謂耄期稱道不勅者其公之
謂乎公之季子守湖陽欲鈹板以廣其傳以承
先公之志俾鑰序之鑰晚出試郡永嘉寔守蕭
規以自免於戾荷公忘年定交知予甚厚又與
公之子都官泊永州昆仲游爲書卷首以示後
之君子使知前輩之學問云嘉定元年仲冬朔
旦四明樓鑰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二

如指諸掌世降事屬紀錄紕紊宋司馬文正公
法春秋紀年探別歷代之史取其有關於治道
者而折衷之繫於各年之下始於周威烈王廿
三年終於五代之末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瞭
然在目名之曰資治通鑑與六經並行于世矣
然有志於事功者每病其繁而不能周覽悉記
施之於事蓋有茫然者矣寧宗朝詹事沈憲敏
公潛心史學以引年餘力披通鑑所載君臣人
物性行功業論議籌謀制作事爲各以類聚條
分貫秩爲門二百七十有一始以治世終以烈

婦名之曰通鑑總類凡二十卷披而觀之粲然
若名都之買區百貨品列森然若大廷之武庫
五兵敘陳其比倫附義不惟使緝尋而捷討究
鑿古施今寔足以彰勸懲而慎舉措雖謂之用
世之書可也是書鈹梓于湖陽數千里之外世
亦罕見今江湖行中書省左丞海陵蔣公德明
分省于吳偶購得之編閱深玩嘉其編次有益
于治意積歲弗靖兵燹所被無不蕩然非廣其
傳必致泯沒遂命郡庠重刻之以行于世而都
事錢君達請于文以表章之夫經籍遂與史冊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三

浩影簡最精密莫若通鑑離折明切莫若總類
習通鑑以識體要究總類以備遺忘正已治人
擇善而從進德修業居易以俟將見樹立事功
抗美於古昔之明哲者矣蔣公得是書不私其
有而以公天下爲心則於稽古考文豈小補哉
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君子未有不師古而
能有爲者也故述其所由使知發明是書者自
蔣公始至正廿三年歲在癸卯秋七月既望前
太史知制誥鄱陽周伯琦敘
李賁敘

天啟

漢雋十卷 明刊本

宋 括蒼林鉞輯

三代之文至周大備遭秦焚滅蕩然無存迨至炎漢文運重開篤生賢俊而賈董班馬楊雄之輩迭出其卓卓屹立于眾人之表者惟班固一人耳於是購求三代煨燼之餘典參攷以定當世之憲章遂纂成漢史無慮八十萬餘言具載文獻典章禮樂名物君臣賢否政教得失天下風俗之異治亂之由靡不舉具而使西京二百餘年之事班班可考雖然但去古未遠語雖精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四

奧而文多艱澁學者讀之猝然莫能曉其義也宋紹興間括蒼林公鉞究求文義提其語之精奧文之艱澁而不易曉者大書以列其上復用顏師古諸儒訓釋細書以明其下纂成一書分爲五十篇名曰漢雋蓋取刪通爲書其說雋永之義其文意深長而論議甘美也遂鏤諸梓以廣其傳蓋有以使學者披卷一覽則知其義而無疑可以見其用心之勤而有功於斯文也大矣嗚呼前人之制作必賴後人之發明是以班史非漢雋不能明其義漢雋非林公不能纂其

要矣然則是書之作非惟有裨於來學而實有

功於班史也哉元統元年上巳日揭傒斯序

東萊先生史記詳節二十卷西漢詳節三十卷東漢

詳節三十卷三國志詳節二十卷晉書詳節三十卷

隋書詳節二十卷南史詳節二十五卷北史詳節二

十八卷唐書詳節六十卷五代史詳節十卷 明慎獨齋刊本

宋 李堅序 正德庚寅

歷代故事十二卷 宋刊宋印本

宋 謝枋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五

言雖出而非夸事不名則不舉是以居上之人

往往拱默無爲恐人不察是心腹誹巷議以爲

好夸言而名事也老兄永陽郡王昨處庠序親

書歷代故事上自三代下及五季開門聚類包

羅揆敘靡不載焉清雅餘暇聊備檢閱庶道不

非夸大其

學 名其事但爲之猶賢於己耳王申歲仲春

望日坤寧殿題

案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各家書目亦未著錄序

署坤寧殿題則當爲皇后所製因以序中老只

永陽郡王一語求之知爲宋楊次山所輯序則
寧宗楊皇后所製也次山字仲甫后之兄也其
先開封人家于越之上虞少好學能文補右學
生后受冊封永陽郡王後封會稽郡王卒年八
十八韓侂胄之誅悉出其謀事詳宋史外戚傳
及后妃傳史稱后涉書史知古今其序當后所
自製壬申年寧宗嘉定五年也其書乃次山手
書付刊書法娟秀可喜嘉定壬申距今六百餘
年完善如新良可寶也

載記類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六

吳越春秋十卷 元刊本

後漢趙壹傳元徐天所著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疆往往抗
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
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
以其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
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
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
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
缺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

皆云十一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
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
秋傳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
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
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
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
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
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
閭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
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七

註豈楊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
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
述觀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
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著蔡至於
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
種蠱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
則亡皆鑿鑿然皆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
二十年故寔哉曄書越舊嘗鏤梓歲久不復存
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學校蒐遺文修陸典乃
輟義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謏聞屬以考訂

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缺不為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訛過不自量復為之音注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越六月書成刊版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

卷二十八

路儒學學錄畱聖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昂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

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周氏手跋曰丁酉歲民間謠傳選良家女子以寔後宮一時婚嫁殆盡子亦有覆額之娶父執朱彥兼先生以檀孟合刻及此本相贈閱一年而朱先生物故又五六年而先室亦天丁卯夏秋天作淫雨此書為漏所濕重為裝飾屈指卅年間升沈變態不一而足自此一往不知又何如也棘人訥齋周靖記

吳越春秋十卷 明覆元本

後漢趙睦撰

按元板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覆本半頁八行行十七字卷末刊版年月銜名與元本同

越絕書十五卷 明雙栢堂刊本

無名氏跋曰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

之仇句踐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為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

卷二十八 九

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為不孝會稽之棲苦身焦思嘗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於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卻公孫雄之請為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替吳也春秋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丁鶴跋 嘉定庚辰

越絕書十五卷 明嘉靖刊本

續文選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卷
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為據于紹熙王子遊
吳中得許氏本亂舛特甚嘉定壬申合餘杭又
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秘閣本以三本互
相參攷擇其通者從之乃庶可讀然猶未也念
前所見者皆磨寫失真不板行則其傳不廣則
各私其所藏莫克是正遂刻之夔門以俟來者
庚辰七月望日東徐丁勳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十

越絕書苦無善本近得了文伯以蜀中所刊者
見示參攷粗為可讀因刊置郡齋以補越中之

闕云嘉定甲申八月旦日新安汪綱書

無名氏跋

田汝成序 嘉靖二十四年

郝穆跋 正德己巳

華陽國志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周松鶴書

江原常璩道將撰

呂大防序 元豐庚申

李奎序 嘉泰甲子

張佳甫序 嘉靖癸亥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明刊本

魏散騎常侍崔鴻撰

甘士价序 萬曆三十七年

九國志十二卷 精抄本

宋路振撰

宋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事蹟詳宋史本傳
王伯厚云九國志四十九卷其孫綸增入荆南
高氏治平元年六月上之實十國也陳振孫則
云末二卷張唐英補撰合五十一卷其書久佚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十一

餘姚邵二雲編修於永樂大典中錄得編為十

二卷凡吳四十四南唐一吳越五前蜀十八後

蜀十八後蜀廿七東漢五南漢八黃思安

傳楚十九北楚一計傳百三十六篇北楚即荆

南高氏也

鈞磯立談一卷 舊抄本 鮑汝飲舊藏

自序

自序曰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
書遊地江表始營鈞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
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轅車車後挂酒壺山

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境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為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劉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敝廬願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為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為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瀾之

兩宋書志

卷二十八

十一

竊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爾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懶子山之麗與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何氏手跋曰釣磯立談往見崑山徐司寇大字宋本紙刻精好迄今猶在目中昨於殘臘買得此本頗以其胥鈔拙劣為棄頃偶將曹氏新刻粗校曹刻脫誤不勝具多開冊便缺二版兩行又少一敘後此脫誤版版皆是不可枚數曹刻出於竹垞即此虞山秀水之本善惡立辨矣康

熙乙未秋末小山記

盧氏手跋曰丁酉七月二日東里盧弓父閱竟元本有汲古主人毛子晉父子圖章蓋善本也託江寧李生育芬做鈔之戊戌四月回杭見鮑氏新刻因再閱一過二十五日

又曰此書南唐國亡後記其興衰之槩不知何人著其自序云叟山東人清泰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父子皆不以進取為念書中有云山東有隱君子者與韓熙載同時南渡以說于宋齊邱齊邱引以見烈祖擢為校書郎不能用其言

兩宋書志

卷二十八

十一

也於是放意泉石遂卒不仕此殆即其先人歟是書於忠佞功罪之迹可稱實錄徐鉉等撰江南錄陸播佑之死以妖妄叟雖未見其書而疑其必有曲筆為書佑以直諫死使後之人不信其謬悠其用意抑何至也序云得百二十許條今計之祇三十條然要領已無不盡且相傳止一卷未必本書多於此三倍也曹氏刻本多訛脫此本為何小山所傳較完善因傳錄之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戊辰東里盧文昭書於鍾山書院

江南野史十卷 舊抄本 鮑以文舊藏

螺川龍哀撰

趙氏手跋曰江南野史宋螺川龍哀撰以紀傳體載南唐事前人每多引用但攷之鄭氏通志吳氏讀書志宋史藝文志俱作二十卷此云十卷似非足本杭堇浦云野史凡八十四篇自明以前已軼其半可知殘闕久矣此本傳抄于朱竹垞曝書亭又假吳氏瓶花齋鮑氏知不足齋藏本彼此校讎魯魚帝虎之訛未能盡除尙須更俟善本也乾隆壬子秋九月二十六日趙輯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南

寧書于古歎書屋之南窗

某氏手跋曰宜壽王後一段係小周后傳當附周后傳後于家藏本亦然初疑訛脫今閱此本正同知江以南無完本矣庚寅冬日芝記 李後主賜牽機藥云云出龍哀江南錄今檢此本無之豈龍哀別有江南錄耶抑或以所載不實自毀其板而著此江南野史耶今不可攷矣次日芝又記

江南野史十卷 舊抄本

螺川龍哀撰

三楚新錄三卷 舊抄本 黃堯圃手校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桂州修仁令周羽冲編

黃氏手跋曰丁卯夏借陳簡莊所藏吳枚菴手抄本傳錄并校其誤脫復翁

五國故事二卷 黃堯圃校本

不審撰人名氏

蜀檮杌十卷 舊抄本

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松子張唐英汝功撰

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五

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瞶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爲也且章阜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於王孟遠矣正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或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智在位紀綱整葺雖彼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使阜闕在五代時其爲惡必有過于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

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
繼叛蒲禹卿痛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
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耳泊知祥入蜀之後
明宗頗以蜀人爲疑凡高貴有力者盡令東徙
張丕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也皆朝廷
所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平
田龍游之論曰僭偽之主改廳堂爲宮殿改紫
綬爲豬袍改僚佐爲鄉相改前驅爲警蹕改妻
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
茲可謂玉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六

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爲久遠其間善惡之迹
亦可爲世之鑒戒然編錄者如舊舊傳鑑戒錄
野人間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
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
傳然而煩簡失當尙多疎畧如張扶馮涓張士
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及田消諫草章疏皆有
益于世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
備也子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錄凡三十
六卷嘗欲焚弃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
冗編年敘事分爲二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髣須

肥遺達望續長禹糧蒲騷之類各爲解其失悞
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畧而不書名
曰蜀樁杙蓋取楚史之名以爲記惡之戒非徒
衍其小說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爾張唐

英汝功撰

南唐書三十卷 明嘉靖刊本

自序曰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

五代大盜割劇各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
之南唐瘦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七

之而死徐鉉揚悅奉太宗皇帝敕追錄所聞而
忘遠取近率皆疎畧先祖太傅元世家金陵多
知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諸朝野之能
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
先志而成之列爲三十卷雖有愧於筆削而誅
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
又序曰嗚呼五代之亂符璽竊於大盜中國變
於夷狄先王之禮樂制度掃地盡矣李氏初據
江淮建唐廟以隆親與夫祖契丹而絕其父者
孰建始郊祀於國丘與夫尙野祭而焚紙縉者

孰重五代之君若彼南唐之制若此則正統疑於不存而僭竊疑於無罪也予作此書尊天子於中原而僭偽之事則不爲南唐諱者豈無意哉蓋尊天子所以一天下之統書其僭所以著李氏之罪其統既一其罪既著則竊土賊民者無遁刑於天下後世矣昔孔子作春秋非徒載其陳言也竊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法而已予之所論有合於此者弗可不察也王通之作元經第以進退南北而亂其正統輒自比於孔子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且孔子所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六

書彼善於此則有之而正統常在於周通之所書者宋魏之間其統未嘗一也使後世擾擾而不知其正者必自通始嗚呼法春秋而不知春秋之法者豈特王通乎

姚昭跋

嘉靖庚戌

南唐書十八卷音釋一卷 歐子里校本

宋書

天曆改元余待罪中執法監察御史王主敬謂余曰公向在南臺蓋嘗命郡士戚光纂輯金陵志始訪得南唐書其於文獻遺闕大有所考証

裨助正多且爲音釋焉因屬博士程熟等就加校訂較板與諸史並行之越明年余得告還金陵書適就先來請序按南唐本紀李昇系出憲宗四世間關困阨纔有江淮之地僅餘三十年卒不復振而宋滅之雖爲編小觀其文物當時諸國莫與之並其賢才碩輔固不逮蜀得武陵而張延翰劉仁瞻潘佑韓熙載孫思徐錯之徒文武才業忠節聲華炳耀一時有不可掩矧其間政化得失興衰治亂之蹟有可爲世鑒戒者尤不可泯也竊謂唐末契丹雄盛虎視中原晉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九

漢之君以臣子事之惟 顧乃獨拳拳於江淮小國聘使不絕嘗獻橐駝并華馬千計高麗亦歲貢方物意者久服唐之恩信尊唐餘風以唐爲猶未亡也邪宋承五季周統因爲僭偽故其國亡而史錄散佚不新然則馬元康胡恢等迭有所述今復罕見至山陰陸游著成此書最奇有法傳者亦寡後世有能秉春秋直筆究明綱目統緒之旨者或有所考而辨之姑識其端以俟君子余前忝史館朝廷嘗議脩宋遼 三史而未暇他日太史氏復申前議必將有取於是

書為集賢大學士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趙世延序

家兄抱冲藏陸敕先用錄帶室手抄校汲古閣刻本與此大畧相同其足以補正此本者悉識于行間徐遊傳云持大鐵篋又云納篋中篋之即說文籀字竹器可以取粗去細者也廣韻集韻類篇諸書論之詳矣今本之誤殆不可解藉陸校而始明故特表而出之嘉慶己未從綴階二兄偕讀并記願廣圻

雍正歲戊申陽月念又八日借孫氏所藏姚聖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三

咨依宋槧抄本校讐於采遠徑之孝慈堂灌稼

耶翁王聞遠叔子識時年六十有六

嘉慶己未五月覆校一過畢願廣圻又記

采石瓜州斃亮記一卷 舊抄本

門人左宣教郎潼川蹇駒編次

昔唐裴晉公平淮西而韓昌黎為之碑柳柳州為之雅其功業文章輝映簡冊曠古鮮今迄未有繼之者惟我宣諭尚書虞公當采石瓜洲之戰以偏師嬰賊前鋒遂能大破虜兵使自屠戮坐復兩淮之地功業顯著以見于尚書之除命

矣議者迹其事謂不當在平蔡功下潼川蹇公

少劉省幹乃尚書公門下士尚慮四方萬里之

遠未盡周知就為紀次之其文質寔典雅筆勢

遠軋韓柳蓋與夫靡曼不根者去萬萬矣或曰

蜀人素不武此以風聲氣習言也禮不云乎儒

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傳不云乎一賢制

千里之難一士止百萬之師僕于尚書公得之

矣馮持約秀才得此副本施于剞劂以廣其傳

異時吾蜀士大夫激昂奮勵以赴功名之會書

名竹帛勒功鼎彝寔尚書公之權輿云陸典改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三

元昭陽協洽秋七月既望得月軒漫叟書

裔夷謀夏錄一卷 舊抄本

劉忠恕著

裔夷者夷狄之裔生長沙漠食腥膻而衣皮居

草處而野寢聚廬托處咸以戎馬鳥獸為事其

地則烽烟四起嘯叫成羣飲河貉文漿習夷狄

而中國無與且不知中國有教也羈縻勿絕相

與安之何啻天淵之隔不意契丹再世所出有

輕中夏之心金人騷動潛窺中夏幾欲問鼎其

謀四出性雖夷而心則甚鷲也于是中國謀臣

智士往往盡忠王室俾無樂生之念徒有徇國之譏昔文起山所以有言曰妾婦生何益男兒死未死壯哉言乎使中國縱際式微之運猶存殉國之臣使彼不得玩忽我朝者未必非斯人力也嗚呼天祚不延使干戈日循蛇豕之僭實甚而得志于中國醜類之惡日彰佐命之身必罹人患雖鼎鑊不顧也竊嘗思之周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世際艱難主仍孱弱而據為虜人肆虐者抑何德之從耶若天幸有土非人力所能支蓋氣運之說雖聖主不能挽其造撫心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三

王室咸欲動天而彼蒼溟有轉于其間也迄自二聖蒙塵天下鼎沸兀兀撫心使名將功成逐北之舉一旦可與其間若書生輩何以竟留惡泉之轡所以人謀實關天數女真阿骨打親提兵數萬自其國來會之乃先遣人烏歌橫行中夏金國議朝廷人敵方臨彼先占雲中士民之樂生者什無三四州縣殘破百有九十酋議竟取燕守關之人遂為彼弑雖主上日資金帛賚賜勇智之臣徒費無益引登明堂入龍德宮寶錄宮離宮無所不至禮過數倍而皇帝逐北神

人其憤雖中外為恭順頌德之輩悉皆殄滅也八月十三日完顏不花八米升堂講賓主之禮而授回書遼聞風義深慰悅誠茲所謂邊釁之起外應內合河北河東契丹軍警蚤震童貫箠勒兵相應累為之害趙良嗣計議國書所載上親御翰墨丁寧夾攻本國軍務契丹欺虜人而有四軍不能制盟心于中國謀日恣而態益驕中國日疲而計左也進師未暇而中國僅為正墟悲夫草莽臣胡濟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三

汪藻彥章撰此本題劉忠恕著未知孰是安南志畧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黎前撰 高麗史一百三十九卷 抄本 朝鮮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等奉教修 張氏金吾曰前有景泰二年進書箋景泰二年朝鮮恭順王名之元年也凡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傳五十卷目錄一卷合一百

三十九卷高麗王氏自梁末帝貞明四年代高氏有其國建元天授稱後高麗傳三十二主歷年四百七十五為其臣李成桂所篡國亡此書紀王氏一朝之事治亂興廢制度文物粲然可考亦可云高麗之良史矣 四庫全書存目有高麗史二卷蓋偶存之殘帙此則足本也

朝鮮鄭麟趾進高麗史箋 景泰二年

越史略三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東國史略六卷 舊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五

不著撰人名氏

無名氏手跋曰宋徐兢撰高麗圖經四十卷最為詳備而於建國世系則畧焉蓋兢宣和奉使時第就一時間見會輯成書上之御府以盡使臣之職不藉攷古為工也是編由周至於明初國之興替君之賢否官屬之忠邪災祥之互異有綱有目繩貫珠連可云善矣合二書觀之外邦重譯何憂文獻之不足徵乎

東國通鑑五十卷 東洋刊本

高麗純誠明亮位理功臣崇政大夫達城君

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徐居正等撰
徐居正進東國通鑑箋 成化二十一年
李克墩序 成化乙巳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八 五

兩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時令類

歲華紀麗四卷

張四應校本

唐韓鄂撰

自序

張氏手跋曰歲華紀麗余家舊藏有明人鈔本取以對勘一過此本尚無大差謬處補錄前後序跋遂成完璧彙函各種每多脫漏則此書尚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為其中之佳本也詎菴居士記

歲時廣記四十卷

舊鈔本 丁月河舊藏

宋廣寒僊裔陳元觀纂

劉純序

朱鑑序

是書 四庫全書未收已列入十萬卷樓叢書

地理類一

三輔黃圖六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

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

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

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人矣是則

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

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

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

藉富強益為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

入關燒秦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

都長安寔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於此也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二

本秦之卿名 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侍

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

畚插之勞歲月不息蓋聘其邪心以誇天下也

斧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

廢農時奪民力也今哀採秦漢以來宮殿門闕

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於篇曰三輔黃圖云東

都不與焉

歷代宮殿名一卷

舊鈔本

唐翰林學士承旨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

誥上柱國臣李昉等奉聖旨纂

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 影寫宋清熙刊本 惠定宇

周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

臣李吉甫撰

自序

右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唐宰相李吉甫所上也吉甫病古今地理家著錄不得其要獨取蕭何收秦圖書而究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為準則則不待詳閱其書而其體要卓然可紀也已吉甫再相益元和六年此志自載其所常建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三

白者二事改復天德舊城則在八年更置宥州於經略軍則在九年是年十月吉甫遂薨于位則是書又其當國日久乃始纂述此於唐家郡縣疆境方面險要必皆熟按當時圖籍言之最為可據又其言曰志凡四十七鎮鎮皆有圖冠其篇首故以圖志名之圖今亡矣獨志存焉耳憲宗經略諸鎮吉甫實贊成之其於河北淮西悉嘗圖上地形憲宗得以坐覽麥害而脩定策畫者圖之助多也惜乎其不存志傳寫久有關逸又譌誤不敢強補謹書其有益者以示可傳

而已清熙二年五月一日祕書少監臣程大昌謹敘

張幾仲帥襄陽且行謂余曰以余之好異書知世間有甚欲之而無其力者矣之鎮苟暇期取古書有益者刻本而布傳之庶其費寡而人可得是亦一為政也祕藏多書益選擇見授子思之有元和郡縣圖志者其所記地理多唐家制度本朝疆理天下率多本唐則是書之備稽究特與今宜子嘗即蓬山藏本之末敘列其所以可傳者矣苟欲該惠夫人則莫此為要遂錄寄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四

之以遂其雅好幾仲名子顏今以敷文閣待制在鎮清熙二年至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右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目錄二卷唐元和八年丞相李趙公吉甫所上也後三百六十有三年今京西牧待制張公幾仲始刻板於襄陽幕府按新唐藝文志著錄是書為五十四卷會要析而兩之一曰州縣郡國圖三十卷一曰郡國圖其卷與新志同皆冠以元和三三者了不相似以今所刻譜之皆非也地理之最莫切於圖書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要周知其利害沛公

入湖蕭何收秦丞相府圖籍具知阨塞戶口多
少疆弱處基漢爲雄光武與鄧禹論天下郡國
又披輿地圖乃克見則不出戶庭而九州萬里
在吾目中如策馬并轡援衣挈領舍此誰則然
方趙公爲相疆藩俾帥徂正元餘習擅地自予
朝廷莫敢訶而能以期年問易三十六鎮魏田
季安病公請以滑任薛平戍重兵邢洺因圖上
河北險要憲宗張於浴堂門壁每歎曰朕日按
圖信如卿料則其所著書蓋已見之行事矣豈
直區區紙上語而已哉幾仲先忠烈王勛在彝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五

鼎爲中興社稷臣幾仲濟美稱家文史聲猷有
晉宋勝流風度方守國西門雍容緩帶躡叔子
元凱故蹟一旦天子讀此書悼河山之獨西想
燕冀而忼慨瞻爲北顧思有所出趙營平不必
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馬伏波不必聚米爲山指
畫形勢幾仲知之矣予願拭目焉本作書之旨
則趙公之敘固在今揭于篇首迨熙三年十一
月番陽洪邁書
予顏少有四方志逮長益篤比年數被上委使
尋復領符襄州奏事便殿上諭曰馳驅原隰爾

素志也顧味陋何以克承玉音泊至郡每登峴
山撫中原未始不歎息久之思有以自効者浩
不知其涯焉會故人程刑部寄元和郡縣圖志
閱之矍然有感仰惟明主扼天下之先制羣生
之命者不在茲乎亟用版傳以資有志者籌贊
恢拓之業又得程洪二鉅公題品詳贍斯文爲
不朽矣符司馬子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闢九疑涉汶泗東觀齊魯孔子之遺風西使巴
蜀以還周覽山川故其爲文廣博馳騁古今思
不敏詎敢擬一二唯欲勉馳驅之素志竭紙薄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六

于異時益有務于是書亦報上之一云迨熙三
年十二月朔旦上秦張子顏書
案此影宋鈔本爲惠定宇舊物卷中有惠棟之
印白文方印定宇朱文方印紅豆書屋白文方
印
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 舊鈔本 洪邁存舊藏
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
臣李吉甫撰
自序

程大昌跋 淳熙二年

又跋

洪邁跋

張千巖跋

太平寰宇記一百九十三卷 舊鈔本

臣朝奉郎太常博士直史館賜緋魚袋樂史撰
臣聞四海同風九州共貫若非聖人握機蹈杼
織成天下何以述此自唐之季率土繆兵裂水
界山窺王盜帝至於五代環五十年雖奄有中
原而未家六合不有所廢其何以興祖龍為炎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七

漢之梯獨夫啟成周之路皇天駿命開我宋朝
太祖以握斗步天掃荆蠻而餘吳蜀陛下以呵
雷叱電蕩闕越而縛并汾自是五帝之封疆三
皇之文軌重歸正朔不亦盛乎有以見皇王之
道全開闢之功大其如圖籍之府未修郡縣之
書何以頌萬國之一君表千年之一聖眷言闕
典過在史官雖則賈耽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國
志不獨編修太簡抑且朝代不同加以從梁至
周郡國割據更名易地暮四朝三臣今公波討
源窮本知末不量淺學換成太平寰宇記二百

卷并目錄二卷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若賈耽之

漏落吉甫之闕遺此盡收焉萬里山河四方險

阻攻守利害訟龔根源伸紙未窮森然在日不

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戶而觀萬邦圖籍機權莫

先於此臣職居館殿志在坤輿輒撰此書冀聞

天聽誠慙淺略仰旨宸嚴謹上朝奉郎太常博

士直史館賜緋魚袋臣樂史

輿地紀勝二百卷 影寫宋刊本 從錢塘何氏藏宋

東陽王象之編 缺三十二卷

王象之序 嘉定辛巳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八

李直序 寶慶丁亥

鳳劄子

直齋書錄解題曰輿地紀勝二百卷知江甯縣

金華王象之撰蓋以諸郡圖經節其要略而山

川景物碑刻詩詠初無所遺行在官闕觀寺寔

冠其首關河版圖之未復者猶不與焉眉山李

說齋季允為之序

張氏金吾曰是書敘述詳核採摭繁富凡沿革

風俗形勝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釋碑記詩文

分門臚載上可作攷證地理之資下可為登臨

題詠之助其所引書如國朝會要中興會要高宗聖政中興遺史等書皆傳本久絕藉此得攷見厓畧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二百卷今未見傳本則亦佚久矣此本從宋雕本影寫闕卷十三至十六卷五十一至五十四卷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四卷一百六十八至一百七十三卷一百九十三至二百其闕三十二卷新編方輿勝覽七十卷 未刊宋印本

建安祝穆和父編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九

輿地有書尚矣自上世九丘既逸而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燦然明備至秦郡縣天下兩漢遂有地理郡國志歷代多倣之唐圖十道皇朝志九域皆是物也然秉筆記載實難文獻不足無以參稽而互攷非足履目睹則真贗詳畧何從信之司馬遷貫紬經傳旁採子史又問長老之所稱而必觀九江望五湖關四海行淮泗而後成河渠之書東方朔誦詩書二十二萬言三冬文史足用又隨師踐赤縣遊五嶽行澤陂息名山猶以所見參酌山海經而後神異經十洲記始

作學問不博聞見不廣涉歷不親而欲會集四海九州山川風俗土產景物人材文章名數沿革之詳特誣而已建陽祝穆和父本新安人朱文公先生之母黨也幼從文公諸大賢游性溫行淳學富文贍雅有意於是書嘗往來閩浙江淮湖廣閒所至必窮登臨與予有連每相見必孜孜訪風土事經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可採摭必晝夜鈔錄無倦色蓋為紀載張本也且許異日成編當以相示如是者累年近訪予錢塘馬城之竹坡曰編成矣敢名以方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十

輿勝覽而鏡梓以廣其傳庶人人得勝覽也君幸為序以冠其首予不視所載辭簡而暢事備而核各州風物見於古今詩歌記序之佳者率全篇登入其事實有可拈出者則纂輯為儷語附於各州之末較之錄此而闕彼舉畧而遺全循訛而失實泛濫於著述而不能含咀其精華者萬萬不侔也信乎其為勝覽矣學士大夫端坐窗几而欲周知天下操弄翰墨而欲得助江山當覽此書毋庸他及所謂執瑳瑣以觀大運據要會以觀方來不勞餘力盡在目中信乎其

為勝覽矣雖然我瞻四方禹迹茫茫思日闢於先王慨未歸於故疆必也志存乎修攘步極乎亥章使我和父涉歷彌長聞見彌詳紀載益鋪張而勝覽益輝煌是乃為邦家之光予倘得以搜攘其旁嘉熙乙亥良月望日新安呂午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十一

益蒐獵古今記序詩文與夫稗官小說之類摘其要語以附入之予友又喟曰天吳與彩鳳顛倒在短褐子復愧其破碎斷續而首末之不貫也又益取夫鉅篇短章所不可闕者悉載今文大書以提其綱附註以詳其目至三易稿而體統粗備予友亦印可焉予猶未欲以為然也既又攜以謁今御史呂公竹坡先生幸不斥以狂僭辱為之序 不足以當也嗟夫咎者孔子嘗曰為命神謫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夫以一命令之出猶更

四賢之手矧予陋聞謏見徒以兩耳目之所及而欲該天下之事物物坎蛙窺天其不量甚矣雖然世有楊子雲必知是編之不苟豈直為四六設哉若夫網羅遺逸放發愚蒙予方有望於博雅君子嘉熙乙亥仲冬既望建安祝穆和父書

案是書明以後未見刊本此宋刊宋印每葉十四行每行大字十四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三字每葉左線外標篇名當是宋季麻沙刊本呂午序書學東坡頗為神似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十二

右地理總志之屬

嚴州重修圖經三卷 宋刊本

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周知其數要漢得秦圖書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光武中興按司空輿地圖以封諸子歷代放周遂以職方名官至唐立制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國朝定令閏年諸州上地圖大中祥符四年詔儒臣纂修圖經頒下州縣俾承之距今百二十有八年矣其開州各有更易軍制

有升降戶口有登耗賦稅有增損毀皆不同而又艱難以來州縣唯利歛是急越具目前閭年之制浸以不舉蓋職方之職廢也紹興七年奔來承乏嘗訪求歷代沿革國朝典章前賢遺範率汗漫莫可取正詢之故老則曰是邦當宣和庚子盜據之後圖籍散亡視他州尤難稽攷乃喟然歎曰惟嚴爲州山水清絕高賢之遐躅久以輯睦得名今因嚴陵紀號自唐爲軍事州藝祖開基首命太宗爲睦州防禦使先帝政和中心悉衰錄祖宗潛藩之地詔升其軍爲節度旣而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圭

出節少府以授今上嘗以親王道臨鎮焉其後繼世以有天下實太宗蓋是邦而爲真主興王之地其視少康之綸漢文之代有不足道則地望顧不重哉而況歷代以來文人才士閒出於其地勳賢鉅公來爲牧守者相望也庸可以勿紀乎於是因通判軍州事豫傳有請乃屬僚屬知建德縣事能道州學教授朱良弼主建德縣簿汪勃主祠廬縣簿賈廷佐及郡人前漢陽軍教授喻彥先相與檢訂事實各以類從因舊經而補緝廣新聞而附見是邦之遺事略具矣豈

特備異日職方與閭月之制抑使爲政者究知風俗利病師範先賢懿績而承學晚生覽之可以輯睦而還舊俗宦達名流望之可以全高風而勵名節詎小補也哉至於紀錄尙或未盡則以俟後之君子紹興己未春正月壬午知軍州事董彝序

先王盛時未建未壞井地旣正疆理修明千八百國廣各有王地之圖以周知其地域大司徒所掌是已且司徒掌邦教之任而乃下兼職方之事其亦有說歟蓋民之情性有剛柔輕重遲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古

速不同不辨其宜而施教焉則有杆格而不相入者是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速秦人罷侯置守亦各有圖漢人入關所收財知阨塞而已司徒辨五地十二壤而施十有二教之制無有也漢氏去古未遠不能復先王之制而郡國雜治况復世去先王益遠而曰復古不其疎乎國朝沿唐郡縣之舊而其經理視唐尤爲盡善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詔獎翰林學士李宗鷟等上新修諸道圖經由是圖籍大備而嚴之爲州自東漢建安中至是適八百

年矣其遷徙廢置詳載於經郡有板本中更遺
漏不存迨熙甲辰太守陳公公亮下車之初憫
其廢墜而未暇也逾年時和年豐訟簡刑清百
廢具舉課最之餘因取舊經命文富訂正之將
再鈔諸木竊惟此邦之俗舊號輯睦因以名州
可以無事治不可以多事理所謂安於簡易之
政擾之則生事是已自公之開府將再葺矣一
以寬政理惟頑民黠吏始繩之以法故邦人甚
安之因其俗而施其教公已得之此其文可書
者若夫民敷之登降財賦之贏縮軍籍之去留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五

公館之興廢是則因之否則革之特其粗爾故
書其大者以告後之為政云歲在丙午正月丁
未迪功郎州學教授劉文富謹序
案是書原本八卷今存卷一至卷三每葉二十
行每行二十字板心大黑口直齋書錄解題所
云新定志八卷郡守東平董弁令升撰紹興已
未也迨熙甲辰武義陳公亮重修者即此書也
首載建隆元年太宗初頒防禦使詔宣和二年
太上皇帝初授遂安慶源軍節度使詔及敕書
宣和四年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榜文一道

建炎二年聖旨一道次為建德府城圖二葉嚴
州全境圖七葉每卷有松雪道人朱文方印嚴
蔚豹人白文方印嚴蔚白文長印二酉齋藏書
朱文長印餘詳儀順堂集

四明圖經十二卷 舊鈔本

山海有經輿地有圖郡邑有圖經此古今所共
由而一日所不可闕者也蓋天下之阨塞戶口
之多寡不有載藉以著其所以然則所謂阨塞
多寡者雖欲具知而不可得此博古之士所以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六

勅成一書以昭後世而傳無窮也爰自大觀元
年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
經於是明委郡從事季茂誠等撰述故地理之
遠近戶口之主客與夫物產之異宜貢賦之所
出上而至於人物古跡釋氏道流下而至於山
林江湖橋梁坊陌微而至於羽毛鱗介花木果
蔬藥茗器用之類莫不畢備書成未幾而不幸
厄於兵火遂使存者亡全者燬前日之所成者
泯然而不見制置直閣張公治明之二年政成
民和郡以無事迺登黃堂而歎曰明之為郡亦

久矣在古爲餘姚之墟在漢爲會稽之境逮唐武德中而卽鄞置縣開元中而卽縣爲州山有四明洞有梨洲有孫興公見之於賦有梅僊虞喜之所廬有任奕董黯之人物有王密房瑄之德政有建隆郡守康憲錢公億之墓有熙甯宰相荆國王文公之祠其他山川勝槩章章在人耳目者未易以縷舉而圖經則闕焉詎不可搜訪遺亡以補四明之故事也哉公乃分委僚屬因得舊錄更加採摭纂爲七卷又以篇什碑記等爲五卷附于其末噫年歷四十餘守更數十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七

政其間非無銳意立事欲作爲一書垂之永遠者或因循未暇今公啟是念於黃堂之上財六旬而編帙粲然大備鳩工刊木昭示將來信乎天下事非立志堅而用意到疇能有成哉乾道五年右修職郎新處州縉雲縣主簿主管學事三山黃鼎序

案張津里貫無攷乾道三年以右朝散大夫直祕閣知明州兼主管沿海制置司公事舉鄉飲酒禮率僚佐與卿士大夫及他方之流寓者敘齒會拜於講堂時惠光寺有妖僧塑神像納老

烏於腹以術咒之以邀利津追妖僧至庭下具得姦狀剖像果有烏焉逐之境外民以安息見萬姓統譜是書 四庫未收各家書目均未著錄此舊鈔本語涉宋帝皆提行蓋從宋本鈔出卷一總敘明州卷二鄞縣卷三奉化卷四定海卷五慈溪卷六象山卷七昌國州卷十至十一詩文卷十二則太守題名記進士題名記也乾道臨安志殘本三卷 舊鈔本

宋周宗

厲氏手跋曰乾道臨安志十五卷宋臨安府尹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六

吳興周宗彥廣所修也此宋槧本僅一卷至三卷無序目可稽觀其稱孝宗爲今上紀職官至宗而訖其爲乾道志無疑吾郡志乘之有名者北宋圖經久已無攷至南渡建爲行都則此志居首繼之以施諤淳祐志潛說友咸淳志皆爲宋人排續余所見者祇有咸淳志百卷向藏花山馬氏吳君尺鳧鈔藏尙缺七卷趙君谷林復購得宋槧本之半固已珍如球璧今孫君晴崖從都下獲此志雖僅什之一二而當時宮闕官署城中橋梁坊巷具存職官始末更爲詳晰者

家儲藏著錄未有及此者淙尹京時掠湖濬渠
綽有政績載在宋史其書更可寶也至錄副本
而歸之樊榭屬鷄跋

三山志四十二卷 鈔本

梁欒家

余領郡暇日訪無諸以來遺蹟故俗聞晉太康
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記
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謂復增為之皆
散逸無存者獨最後一百九十二年本朝慶歷
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傳于世自言視前志頗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尤

究悉然不過地理 土物產之大槩哀次

亦復缺畧迄今又一百三十九年興廢增改率
非 闕不書者十九矣追惟在替之事不

可復記 常以為恨至耳目所接謂未遠泯沒

則又不急於紀錄歲月因循忽莫省憶使來者
復恨之斯古今 為甚惜也乃約諸里居

與仕於此者相與纂集討尋斷簡援據公牘採

諸長老所傳得之閭里所記上窮千載建創之

始中閱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聞

見厥類惟九靡不論載豈惟使四方知是邦於

是為盛抑鄉古者有攷焉書成爲四十卷名曰
三山志淳熙九年五月八日丁丑清源梁克家
儀願堂集有跋

新安志十卷 舊鈔本 丁小正舊藏

賜進士第中議大夫知鄂州軍府事新安羅

願編

微為郡自漢始至於今久矣圖經紀述其事宜
詳也試攷之則遺缺而不備讀者恨焉此新安
志所以作也不悔始將承乏此州而吏以圖經
先至見其疎畧即有意於補次一日對眾客語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辛

之客言新章貢倅羅君蓋志存於此者訪拾編

摩蒐取附益用心勤且舊矣僕為驚喜因請之

卒業成一家書以表見於時於是新安志出焉

上下千載間博採詳摭論正得失皆有據依釐

為十卷凡山川道里之險易丁口頃畝之息耗

賦貢物產之闕陋以至州土吏治之風俗人材

皆條理錯綜聚見此書曾無遺者嗚呼可謂盛

也羅君儒學蚤馳雋聲惟其博物洽聞故論載

甚廣而敘其事又有得立言之法讀者必能辨

之趨不晦撰

新安在秦漢爲黟歙二縣漢末別於丹陽以自爲郡其山川風土則已見於中古矣浙江之水出於鄞山則章亥之所步禹之所錄也桐汭之地爲黟故境則楚子西子期之所爭正明之所記也至於漢氏兩以疏封骨肉爲諸侯王國又丹陽郡尉之所理會稽太守之所遁皆斑斑著見至梁蕭幾爲新安太守愛其山水始爲之記又有王篤新安記唐有歙州圖經國朝太平興國中詔編廣記往往摭取之至大中祥符中頒李宗諤所修新圖經於天下則由前諸書廢不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三

顯而官府頃罹陸寇又失祥符所頒特鈔取計簿益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隱實者編以爲冊餘五六十年矣私竊悼之間因閱前史及國典并雜家神說有及此者稍稍附著後得祥符經於民間則綱目粗設益訪故老求遺事思輯爲一書然未果就會邦君趙侯聞之勉使卒業約敕諸曹遇咨輒軫且徧諭屬縣網羅金石之文使得輔成其說而書出矣夫所爲記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廣遠也務知險易不忘戒也其錄丁口頃畝非以覽富厚也務察息耗毋絲奪也其書

賦貢物產非以給嗜欲也務裁闕陬同民利也至於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風俗之嫩惡與其人材之眾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於學者纂之上世九州之志與三墳五典借號爲帝王遺書而禹貢職方氏孔子定之以爲經若直鈔取計簿以爲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以次之矣其施於事也亦然若直據令甲以爲治則凡吏之無害者足以聽之矣蓋世常以此爲無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也豈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之胄父子昆季皆以文學取科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三

其爲政廉靖不擾人亦相與安之且去猶惓惓於吾土思欲表章之蓋有不可忘者矣清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羅願敘方氏手跋曰本朝黃氏曾刻此書板近藏傅溪程氏而祕不示人小正主人乃一旦得鈔本凡三而以一惠我蓋羅氏後裔所錄者此本字較工楷皆可貴也丙午六月下滌方輔書

新安志十卷 舊鈔本

賜進士第中議大夫知鄂州軍府事新安羅願編

自序

趙不晦敘

雲間志三卷 舊鈔本

宋楊潛

華亭為今壯縣生齒繁夥財賦浩穰南距海北
瀕江四境延袤視偏壘遐障所不逮質之寰宇
記輿地廣記元和郡國圖志僅得疆理大畧至
如先賢勝概戶口租稅里巷物產之屬則缺焉
前此邑人蓋嘗編類失之疏畧續雖附見於嘉
禾志然缺遺尚多 元空 親覽余謬領是邑雖口

續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三

困於簿書期會而此心實拳拳今瓜代有期不
加討論以詔來者鞅鞅不滿若將終身焉於是
元空 邑之博雅君子相與講貫疇諸井里攷諸傳
記質諸故老有據則書有疑則缺有訛則辨凡
百里之風土粲然靡所不載至若前輩詩文散
落於境內者非一姑撫南渡以前者附於卷末
書成而鏡墨公裕假而莫能舉又得邑之賢士
大夫鳩工助成是書也雖一邑之事未足以廣
見聞異時對友朋則可以資談塵事君父則可
以備顧問孰謂其無補歟紹熙癸丑仲冬旦日

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

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借緋楊潛謹序

雲間志三卷以紹熙四年六月編次十月書成

預纂修者書氏名於左 從事郎新差監行在

太平惠民南局朱端常 迪功郎新信州州學

教授林至 迪功郎新饒州州學教授胡林卿

奉議郎特差知秀州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

兼兵馬都監借緋楊潛

掣經室外集雲間志三卷宋楊潛撰見宋史藝

文志按雲間即今江南之華亭縣在宋時兼今

續宋樓藏書志

卷二十九

三

松江全郡之地此志體例繁簡得中不讓宋人
會稽新安諸志書成於紹熙四年而知縣題名
載至淳祐八年而止則張穎以下三十人是後
人所續又進士題名載至淳祐元年姚勉榜錢
拱之而止則慶元五年趙汝詒以下二十四人
亦後人續入也又載樓鑰等記竝為後人所增
攷之元徐碩至元嘉禾志華亭一縣全取是書
中語知潛此志為當時所重矣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地理類二

吳興志二十卷 舊抄本

唐人權載之序正元十道錄謂言地理者獨魏公且因許其經濟遠大之業及觀魏公所論六典地域之差次四方貢賦之名物與夫州郡廢置山川險阻無一不備然後知載之不紊許可

甯宋樓藏書志卷三十

卷三十

十

今州縣之編雖與並載寰宇者不類條目纖悉亦豈易為苟非其人則詳略勿當是非雜糅何以信後吳興東南最盛處于今為股肱郡山水清遠人物賢貴宜有大手筆以志其寔左文質統記或謂失之猥并李宗諤所上圖經盼于此者又未免簡脫之病願方欲請于郡一日太守李公郎中偶自言及是且謂郡有博物君子談君監簿慨然以此自任今書成以鉸木之資屬歸安周令未幾李公詔還富公寺正來繼又捐金以竟之甚盛事也兆於談君乃同年進士喜

是編出其手因從周令借觀始知郎中除日已屬意乎此大概本舊志參正史補遺訂誤無一

不滿人意列二十卷各各有目數千百年間事

了然不疑三輔黃圖殆不是過蓋嘗謂人之筆

力根于天性充于學問猶運舟挽鈞力有分量

弗可強勉紹興以來亦有好事者續圖經續編

志非不盡力如震州荻塘之辨卒亦聽訛而止

吁談君誠良史才奚可多得會將推平素學獻

華夷編經理中原如指諸掌兆淺學寡聞非敢

自齒于權載之列談君事業當超出乎唐魏公

甯宋樓藏書志卷三十

甯宋樓藏書志卷三十

卷三十

二

之上於以見是編更數君子而後定歷二賢守

而後傳是豈無待而然哉嘉泰改元臘月郡丞

廣信傅兆敬序

書錄解題吳興志二十卷樞密院編修郡人談

鑰元時撰嘉泰元年也其為書草率未能盡善

案談鑰字元時歸安人淳熙八年進士新湖州

府志有傳原本久佚此從永樂大典錄出中間

有明志竄入陳直齋雖譏其未能盡善然宋以

前遺文逸事為勞鉞王珣張鐸栗祁諸志所未

收者甚多足為攷古者之助

會稽志二十卷 明正德刊本

陸游序

嘉泰元年

紹興府今刊會稽志一部二十卷用印書紙八
百幅古經紙一十幅副葉紙二十幅背古經紙
平表一十幅工墨錢八百文每冊裝背 文
右具如前

嘉泰二年五月 日手分俞澄王思忠具

安撫使司校正書籍傳梅

會稽志二十卷 舊抄本

南宋樓城書志 **卷三十**

三

陸游序

會稽續志八卷 舊抄本

會稽志作於嘉泰辛酉距今二十有五年夫物
有變遷事有沿革今昔不可同日語也況城府
內外斯然一新則越又非曩之越矣苟不隨時
紀錄後將何所攷昔虞翻朱育答郡太守問會
稽古今事應對如流纖悉弗遺當時但嘆其殫
洽殊不知二公皆人望也其習熟有非一日誤

雖世本中原僑寓是邦蓋有年矣山川風土之

詳人材物產之富與夫事物之沿革變遷曩嘗

訪問茲又目擊於越事亦粗稔懼其久而遺忘

輒哀輯而彙次之總為一編曰會稽續志所書

固辛酉以後事而前志一時偶有遺逸者因追

補之疎畧者因增廣之謬誤者因是正之異時

有問我以越事敢執此以謝寶慶元年三月日

日梁國張湜序

嘉定鎮江志二十二卷 抄本

宋盧憲撰

南宋樓城書志 **卷三十**

四

直齋書錄解題曰鎮江志三十卷教授天台盧

憲子章撰

張氏金吾曰原書不著撰人名氏按直齋書錄

解題載盧憲鎮江志三十卷是書卷五寬賦有

憲謹釋曰云云卷二十一雜錄有憲稿謂云云

卷二十二人物雜記有盧憲論曰云云則是書

為憲所撰無疑卷十學校載嘉定癸酉教官盧

憲謁廟事則志當成于此時若卷五常賦載及

嘉熙寶祐景定德祐時事蓋後人所增入者首

敘君終拾遺凡七十三門而以郡縣表冠首體

例謹嚴採摭繁富所附按語鉤稽考核亦極精密兩宋遺文所載尤夥考京口文獻者要必以是書稱首焉

刻錄六卷 影寫元刊本 明吳方山舊藏

宋高似孫

刻錄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高似孫撰

山陰蘭亭禊刻雪舟一時清風萬古冰雪王謝抱經濟具二載深經學奈何純曰高逸也嗚呼山川顯晦人也人顯晦天也天下多奇山川而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五

一禊一雪致有爽氣可謂人矣江空人物如此然二載刻王謝亦刻孫阮輩又刻非天平漢迨晉永和六百餘年右軍諸人乃識刻永和至皇宋嘉定幾千年史君尹刻訪似孫錄刻事刻始有史桑欽水經鄭道元注道元魏人先儒辨其北事詳南事略似孫鄭人也如其精覈俟刻人朱嘉定甲戌高似孫序
刻在漢為縣在唐為岷州未幾復為縣本朝宣和間以刻為兩火一刀不利於邑故更今名邑舊有鄉四十後分十有三別為新昌縣今所存

纔二十七鄉耳夫州縣之名雖數變更然山川之靈蓋自若也使刻古而有志則歷代因革廢興之典百世可知也予懼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故為刻錄十卷錄皆高氏所作凡山川城池版圖官治人傑地靈佛廬仙館詩經畫史草木禽魚無所不載度此板可支百年後之人母以印利而輒廢斯書也宋嘉定八年歲次乙亥縣令鄞人史安之序
赤城志四十卷 明宏治刊本 錢竹汀舊藏

宋高似孫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六

圖牒之傳尚矣今地險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有成書焉矧以台為名邦且稱輔郡綿涉千歲迭更數百守而闕亡以詔難之欺抑因陋襲簡不暇問歟蓋昔有守四人嘗履其力於斯矣如尤公表唐公仲友李公兼類鞅掌不克就最後黃公偕辱以命余偕陳維等纂輯焉會黃去匆匆僅就未備也東其藥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備而併與僅就者失之今青社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暇踰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總樞之邑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訂之又

再囑陳維及林表民等採益之既具余為誌沿革詰異同劑鉅纖權雅俗凡意所為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折之於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識典章非直為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慨述吏道以為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圖牒非不急之尤者邪然而莫奧於圖牒莫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七

謀於簿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為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卷卷焉用能以半載之間初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塵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牒為然天下事皆然嘉定癸未十一月既望郡人陳耆卿序
今天下郡縣皆有紀錄台獨為缺典問之故府

則知前乎此者蓋嘗會粹而疎畧未備也碩承乏之初固竊有志而事力有所未暇越明年歲以稔告郡家租 支吾於是命郡博姜君廷集人士相與討論而屬事於貧窗陳君閱數月而後成書吾州在浙左為佳 孫興公一賦則知山川之美實甲東南况自晉 今前後曳組於此多一時名勝士至於騷人墨 搜奇抉秀皆班班可攷然則是書之作豈特可以 氏之闕雖山川人物亦將由是而發揚 其為益於台也深矣嘉定十六年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八

青社齊 謝鐸重刊序 宏治丁巳
錢氏手跋曰此志成於嘉定十六年而第三十三卷載史嵩之鳩杜範事乃在其後廿有餘年文詞亦絕不類蓋明人以意竄入決非壽老元文吾安得見宋槧本而一刊正之乎辛酉六月竹汀居士錢大昕假贖并記
海鹽澉水志八卷 明刊本
嘗謂六典本作無以攷周家風土之厚薄民物

之耗豐圖籍不收無以知素人山川之扼塞戶口之強弱此澉水之志不可無也澉水斗大一隅厥土斥鹵凡邱源之流時稅賦之重輕道塗之遠近聚廬之眾寡與夫選舉名數先賢遺跡素乏圖經茫無可攷叔韶效官于茲甫及半稷正欲搜訪輿理爲紀載史事鞅掌未暇也竹窗常棠字召仲寓居是鎮一日告余曰郡有嘉禾志亦有武源志其載澉水之事則甚略焉使不討論問見綴緝成編則何以示一鎮之指掌於是正訂稽攷集作一經名曰澉水志者蓋水經所載谷水流出爲澉浦者是也召仲其容辭紹定三年重陽前一日修職郎監嘉興府海鹽縣澉浦鎮稅兼煙火公事羅叔韶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九

紹定三年鎮尹羅儀甫屬余撰澉水志雖一時編集大略而儀甫滿去竟弗暇聞逾七八政粵歲旣久訂正尤詳因見邊孫君來此聽訟優長遇事練熟雖鎮場廢壞非疇幾比然能公謹康敏明燭隱幽才幹有餘趁辦自足爰割已俸售募鑄行水軍袁統制聞而喟然曰是書不刊于鎮稅全盛之時乃刊于鎮稅凋弊之後甚可嘉

己銳捐梓料肅贊其成噫元和郡縣志丞相李吉甫所制也後三百餘年待制張公始刻于襄陽今余所編澉水志後二十七禩權鎮孫君卽鑄於時阜則是書之遇知音不又大可慶耶竹窗常棠

消神臨安志六卷

舊抄本 吳兔林舊藏

張氏金吾曰原書卷數無攷今存城府山川兩門自卷五至卷十凡六卷題稱臨安志無消神字樣亦無撰人名氏伏讀 四庫全書總目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十

云周綜創爲臨安志其後消神間施錫成消間潛說友愿事編兼皆有成書今惟潛志尙存鈔帙周施二志已無傳云云是書所載事迹至消祐止稱理宗爲皇上其爲施志無疑序述簡雅徵引該洽所引詳符圖經宋代已佚藉此得稍存崖略遺文逸詩多有咸消志所未載者書雖殘闕亦足爲攷證之資也

城府小序曰自古圖謀所載郡國必繫之於山蓋陵谷之變遷不常而城邑之更易亦異山則終古表立而攷論輿地者恃以爲識焉錢塘舊

治武林山猶云通江則今之湖固與江通也華信作塘乃徙平地則已漸為陸矣若沙河漾沙坑與所謂壩頭之類皆古水所及也隋代始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嘗慨然求所謂柳浦者已不可攷而依山所築則今之鳳凰山也治前武林山治後鳳凰山兩山之間昔水今陸豈非天所以啟神明之懷乎厥今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巍巍煌煌不可尙已抑嘗聞長安之都八街九陌相為經緯中為馳道無得輒行而左右升降有上下之別是知壯麗以重威矣亦知京兆為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十一

郡國首矣然馬彥應舉高結大袖之謠以為難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周良有言尙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聯脫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然則所謂為四方極為郡國首者要必有在而天造地設以成神皋盛大之勢已非一時一世所積又如是其不易然也故具論之敘城府第三

山川小序曰蓋嘗登天目山憑仙壇石屋見山皆西南馳雙溪並趨而合于於滯縣峯巒似少駐回望天目曾雲中如沈雄古大將按轡其後

山大勢不可遏少決驟已抵臨安縣大官山者直培塿耳循而至九鑠山蓋略為盤礴環以天柱諸峯若戛止息者已而趨赴餘杭下武林靈隱山始韶秀而山於是左右分北高峯左轉抵葛嶺下標以保叔塔右轉一支挾南山標以雷峰塔二塔為西湖門戶而山特派起為南高峰捷以八蟠慈雲諸嶺翼為七寶鳳凰山昂頭布尾若翔而集前界大江乃止吁亦誠異矣猶未為異也又嘗自彭歛諸山循行括蒼天台皆魁岸嶄特至沃州下嵎嶠山漸平衍薄雲門會稽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十二

浸以鏡湖纔少舒暢文鬱細巖靡至西陵所謂越王山者旁率諸山咸聳亦界江而止吳越兩山於是相主賓而湖河衡貫焉然後瞿然嘆曰山川無情也而天以是為巧天非能巧也而氣以是為會然則氣之所會天不知其為巧山川不知其為情彼大行黃河嵩洛雍涓之勢可坐想也夫杭之山川其美眾矣大較當以是觀之敘山川第四
黃氏手跋曰今歲夏秋之交賈人從乍浦韓氏得書數百種盛稱中多舊志書大都皆余所有

不復過問惟相傳有臨安志六卷本余甚疑之
蓋乾道則太多咸淳則太少遂就賈人處索觀
其書卷中所志淳祐而止余曰是必施諤淳祐
志也賈人初不知因余言遂信之擬與交易云
已售出惜未歸之頃晤簡莊知是書在彼是外
府之藏也常倩得錄其副一時同人賦詩紀事
簡莊倡而免牀與余和之詢為藝林佳話云已
巳季冬十有一日復翁書於石泉古舍

陳氏手跋曰吾杭在南宋建都為臨安府其志
凡三修一為乾道時周宗漢一為淳祐時施諤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古

誤四庫書目提要作施諤杭蓋浦屬樊榭咸一
諤淳志跋作施諤今黃澆圖與余定作施諤一
為咸淳時潛說友撰乾道志十五卷久佚同郡
孫晴厓從都下得宋槧本止三卷余曾錄副本
咸淳志百卷秀水朱竹垞從海鹽胡氏常熟毛
氏先後購得宋刻八十卷又借鈔十三卷尚缺
七卷後歸吾鄉馬氏道古樓收藏錢塘吳補谷
購鈔其半繼而竹垞孫稼翁又以宋槧十七冊
售于同郡趙氏小山堂趙氏復從吳本補錄其
餘未及裝整即歸王氏寶日軒又轉歸于吳氏
存雅堂乾隆三十八年正月歛鮑輝飲從平湖

高氏得宋槧本二十二冊中間節次缺失而盡
千八十一卷每冊有季滄葦圖記據錄飲跋云
內第四卷至九卷實季氏補鈔中偶理宗為今
上應是施諤淳祐志扉入餘二十冊紙墨精好
較勝趙氏本而六十五六兩卷又竹垞所未見
也因折去季氏補鈔施志六卷就趙本補錄通
得九十五卷未幾歸于吾鄉吳氏拜經樓餘姚
盧氏抱經堂嘗從吳氏借鈔今為余所得者也
近客吳中有持書自來者云平湖韓氏出售中
有臨安志四冊因與黃君堯圖亟取觀之書凡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古

六卷所列山川城府二門雖編為卷一至六然
前尚有缺卷其紀載至淳祐十一二止避諱
亦僅及理宗其為淳祐志無疑殆即從季氏本
轉錄者乃以厚價收之攷直齋書錄文獻通考
及宋史藝文志皆不著錄而施之字里出處亦
未詳明其時知臨安府事者為趙興憲志中備
載其建置倉敷設育嬰堂濬西湖開運河諸善
政按宋史云興憲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
臣而盧熊蘇州府志偶其知平江通郡中饑分
場設粥全活數萬人再守郡行鄉飲射禮于學

宮復修飾殿堂齋廡廣茲誦以嚴教養弟子爲立生祠熊之言當有所受則志亦未必虛譽兼可以證史傳異文書雖不全良足寶貴遂與乾道咸清二志共藏目爲宋臨安三志并賦詩紀事嘉慶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海甯陳鱣書

淳祐玉峯志三卷續志一卷 舊抄本

陽羨凌萬頃陳留邊實撰

撰

崑山爲吳壯邑地險而俗勁田多而賦重凋弊積有年矣故於稽古載籍之事多缺焉攷之吳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圭

郡志雖附書一二其詳不可得而聞公澤承乏學製每與鄉校諸友議斯缺典欲網羅補苴然方有公事未皇也直學凌君掌儀邊君俱有俊譽慨爲已任搜訪掇拾斯已勤矣地理標名財賦之件目嘗與參訂至若廢置因革人物異聞視昔爲詳將求印證於多識前言往行者俄及瓜懼失其傳而二君之勞孤矣始錄諸梓以俟方來庶知今者果不謬古者猶可質云編祐壬子中和節東嘉項公澤謹跋

郡縣必有志獨崑山無之豈前人之長不及此

哉期會之事有急於此則謂之不急也亦宜然往無所稽來無所據識者每以爲歎永嘉項公出宰茲邑百廢具興一日下叩圖經事以萬頃嘗輯敘一二蓋畧焉而未備也掌儀邊君尤勤於搜訪遂相與編次期年乃成本古今郡志所附而益以耳聞目見之可攷者大槩公之修創增益爲多昔人以芻比甘棠後之覽者猶芴然則是志爲不徒作矣博雅之士尙訂正之松臞凌萬頃叔度書

玉峯有志向矣淳祐壬子編類於邊君直學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圭

筆刊錢傳信距今逾二十稔咸清壬申余捧檄代庖斯邑稽閱是書頗有遺佚若派買之公田撥隸若學校之創主學建直舍或述前輩之詩而曰載諸雜詠者爲不見全璧之歎或題掄魁之名而不編入人物者有幹乘周鼎之疑是皆累於時之所不及失於見聞之所不逮耳余因以續志屬之邊君邊君曰某有志於此久矣敢不自力乃會粹古書搜覽今籍三閱月而書成增入者三十餘條改定者二十餘條混混乎風土之攷宜總總乎事物之備舉理該文核綱舉

目張其長公訓導銓釋雜詠亦一新之余重鄉
拜觀不忍釋手謹命工繕梓以壽其傳後之覽
者與吾同志嗣而續之庶斯文之不泯也是歲
中秋日合沙玉淵謝公應謹書

石湖先生志失郡嘗與龔勝周三君子相詮次
有某人持其事求人志不得遂諱曰志非石湖
筆也石湖嘆不辨崑志之作向出於二人之手
事詞或未一今夏不揆續修將以釐前誤而紀
新聞或有議其擅者其與議吳志者若相反焉
於此可以知後進之視先達天地之相遠絕也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七

於其錄梓之畢書以自訟此意邊實謹書

學經室外集玉峯志三卷玉峰續志一卷宋凌
萬頃邊實同撰萬頃字叔度景定三年進士本
陽羨人因其父壻於崑山顏氏因家焉邊實陳
留人其高祖始遷崑山詳前志邊實德傳而續
志又復爲自序一篇誇其家世玉峰本崑山地
宋南渡時始析爲縣卽今之嘉定是也志中所
載沿革風俗以及人物古蹟甚悉宋元時崑山
志乘世不多得是冊足備一方之文獻也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

影宋抄本

王西莊舊藏

承直郎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
周應合修纂

郡有志卽成周職方氏之所掌豈徒辨其山林
川澤都鄙之名物而已天時驗於歲月災祥之
書地利明於形勢險要之設人文著於衣冠禮
樂風俗之臧否忠孝節義表人材也版籍登耗
攷民力也甲兵堅瑕討軍寔也政教修廢察吏
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勸鑒也夫如是然
後有補於世郡皆然況陪都乎昔忠定李公嘗
言天下形勝關中爲上建康次之自楚秦以來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八

皆言王氣所在句踐城之六朝都之隋唐而後
爲州爲府爲節鎮爲行臺五季僭僞晚消寔開
吾宋混一之基南渡中興此爲根本章往考來
圖志宜詳於它郡而乾道有舊志慶元有續志
皆略而未備觀者病之慶元迄今逾六十年未
有續此筆者寶祐丁巳光祖蒙恩來司留鑰因
閱前志編摩在念一年而勦民二年而整軍三
年而易閩荆州未暇也已未重來汲汲守禦補
尺籍治戰艦備器械固城池日不暇給未幾鼓
柝驚濤風餐露馳於舒蕪江黃之間往復無慮

數四元勳振旅長江肅清光祖始得少休于郡
興滯補弊之餘爰及斯文有幕客周君應台博
物洽聞學力充贍舊嘗為江陵志紀載有法乃
以是屬之開書局于郡圃之鍾山閣下相與研
古訂今定凡例而哀篇佚先為留都錄四卷隆
炎創興之盛宮城建置之詳與夫雲漢昭回之
章皆備錄焉揭為一書之冠冕其次為地理圖
為侯牧表為志為傳合為五十卷表起周元王
四年越城長干之時以至于今千七百載年經
類緯日時曰地曰人曰事類之所由分也志凡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七

十一曰疆域二曰山川三曰城關四曰官守五
曰儒學六曰文籍七曰武衛八曰田賦九曰風
土十曰祠祀傳凡十一曰正學二曰孝弟三曰
節義四曰忠勤五曰直臣六曰治行七曰耆舊
八曰隱德九曰儒雅十曰正女大略備矣始于
三月甲子成於七月甲子獻之天子玉音嘉焉
用不敢闕傳之無窮補其缺遺續其方來則有
望於後之君子景定辛酉歲良月初吉觀文殿
學士光祿大夫沿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
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

都總管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
邵屯田使曹兼淮西總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
三千戶食寔封六百戶馬光祖書
進建康志表曰臣光祖言鍾阜帝王之宅忝備
居留職方土地之圖輒成紀載敬哀竹簡冒微
楓宸臣尤祖惶懼惶懼頓首頓首竊以紫蓋東
南執雄建鄴青山表裏景似洛陽吳晉以來皆
號京畿秦楚之間已占王氣洗前日六朝之陋
肇吾宋萬世之基歷數有歸太陽升而燭火息
神武不殺膏澤下而江水清爰重昇洲遂開節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八

鎮嘉祐之進大國龍飛猶軫於初潛紹興之創
新宮馬渡喜逢於再造發天作地藏之勝著祖
功宗德之隆建邦設都非列城之能擬詔今傳
後豈鉅典之可虛臣叨佩玉璫密瞻銅鳳職在
承流而宣化法當章往而開來闢治八年而重
臨曷報恩徽之厚圖經三歲則一上敢違令甲
之嚴通選幕僚恪修郡乘揭垣根而首錄昭弁
冕之常尊諸地誌邑詩城繼加銓次十表十志
十傳序列編摩四八萬言皆聚此書千七百祀
如指諸掌辨山林川澤之名物移衣冠禮樂之

風流善有勤而惡有懲往者過而來者績茲益
伏遇皇帝陛下性明日月道整乾坤帝書九丘
言九州聖學夙深于稽古天下一日行一遍遠
模蓋得於傳家運藝祖仁皇高宗之心兼創業
中興太平之事既徹疆于江表行復境于關中
臣未能刊涪溪之碑且此效雍州之錄漢光投
戈講藝願益恢輿地之披周宣備器修車何但
美東都之會所有新修景定建康志五十卷計
四十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
激切屏營之至臣光祖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圭

言景定二年八月日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沿
江制置大使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使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行宮留守
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暫兼淮
西提領金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寔封六
百戶臣馬光祖上表
獻皇太子賤右光祖伏以龍盤勝地叨分居守
之符鶴禁麗天輒獻職方之乘既先塵於丹旻
敢繼徹於青闈光祖惶懼惶懼叩頭叩頭惟建
業之名區寔仁皇之潛邸前收圖於開寶聰明

神武不殺者夫後駐蹕於建炎險阻艱難備宮
之矣再造中夫之業永垂萬世之基光祖筮鑰
才卑甕旒恩大承流宣化改忘載筆之勤攷古
訂今庶幾缺文之備恪遵著令悉上送官茲蓋
伏遇皇太子殿下恭敬溫文賢聖仁孝行必正
道宮中嘗務於觀書建以元良天下咸安於主
器凡屬乾坤之內宜周日月之明光祖俯效編
摩仰神省覽星重輝海重潤益綿景祚之隆車
同軌書同文行復輿圖之盛所有新修景定建
康志四十五冊謹隨表上獻瞻望宮庭下情無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

圭

任激切屏營之至光祖惶懼惶懼叩頭叩頭謹
成景定二年八月 日具位馬光祖上賡
景定二年九月十七日恭奉聖旨宣諭茲披來
奏備見勤忱列郡志以著編總封疆之在目深
勞哀纂殊用歎嘉臣光祖頓首頓首謹錄
周應合修志本末
案卷中有甲戌榜眼光祿卿章王鳴盛印西莊
居士四方印

南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地理類三

景定嚴州新定續志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鄭瑤方仁榮撰

方逢辰序曰郡之有志所以記山川人物戶口田賦凡土地之所宜也嚴於浙右為望郡而界於萬山之窟厥土堅而隔上不受潤下不升鹵雨則潦霽則槁厥田則土淺而源枯介乎兩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十一

節節級級如橫梯狀其民苦而耐其俗嗇而野其戶富者畝不滿百其賦則土不產米民僅以山而入帛官兵廩率取米於鄰郡以給而百姓日糴則取給於衢婺蘇夸之客舟較之湖右諸郡其等為最下下而嚴之所以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賦不以戶口而獨以雲山蒼蒼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風在焉郡志自淳熙後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餘年矣吳越錢君可則以太府丞來守嚴政事之暇為之訪蒐以補其缺編削訖事走書屬予為序予謂嚴為我大

宗皇帝高宗皇帝建旌之地今皇儲賜履之封

則一郡之山川人物風俗戶口田賦職方氏皆

欲究知之矧惟天子聖明勤恤民隱凡州牧之

出辭入覲必詳訪焉是編之作非惟可以備顧

問亦可以少助宵旰民瘼之萬一也

案原本缺此序從蛟峯集補

咸淳臨安志九十五卷 舊抄本 盧抱經手校

宋續說文 闕卷六十四卷九十九卷九十八

至一百凡五卷

恭維聖宋受命奄甸萬方大明中天燭燁自息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十二

西太平興國三年吳越以其地歸我職方氏是歲杭始置守丞建炎陞府遂為行在所按古志杭舊屬會稽禹於此舍航而陸故名恭聞光堯大駕初臨登郡治中和嘗作為歌詩慨懷夏后氏之烈聖心曠數千百載而神交固有幾乎禹蹟之外其亦見夫流風蹟俗得過化之所存而有感焉耳嘗試觀之有車船檣楫之蹟故其人至於今忠以勤有苗山封爵功德之會故其人至於今勸於為善有織貝橘柚之貢故其人至於今知尊君而愛親錢氏生長其間性習自然

國三世四王而終不失其臣節迨宋之興也深
察夫人心歸德之天如川斯赴莫之能止則一
且決然舍去其固有之業以委命于朝忠懿誠
忠矣抑杭之人何莫非忠懿天地之間燥溼風
雲萬物一氣杭獨空十字之所漸者遠知帝王正
統所在焉故也自國家眎之如在甸服率選空十
字地大故要必有所甚重者湛恩醴化涵浸滋
久益固結而不可解南渡艱難之際旄倪提攜
左筆右壺牛酒相屬于道頓首六蚪之下如見
父母誓有殞無貳雖屢更大震撼而莫之變迄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三

用承我命於茲新邑迹是三百年間杭之有功
於國家也甚大而祖宗之有德於杭亦深矣開
慶羣小誤國召戎一時謀臣或倡異議幾搖根
本賴先皇帝蔽自上志獨倚今太傅辯章國公
外頓八紘內維九鼎宗廟社稷之靈恃以宣妥
卒之披攘蒙露再奠宇宙至今八街九陌歌舞
四時往往相與咨歎不圖復見今日烏乎我理
宗有德於杭也不又大歎杭之福諸夏之福也
肆皇上克篤前烈宅中圖大不以愚臣爲不肖
命殿是邦幸遇朝廷治平年穀屢登浩穰之府

化爲簡淨因得以蓋其疵批暇日視故府閱郡
乘或病其漏且舛乃葺而正之增而益之凡爲
圖爲表爲志總百卷而冠以行在所錄尊王室
也既成上之天府以備政教之萬一也禹貢稱
冀州既載釋者謂以貢賦役事載之書其于天
子所自治之國謹重固如此九州攸同言歸舊
京聖子神孫尙克念我光堯懷禹之遺志云中
奉大夫權戶部尙書兼詳定敕令官兼知臨安
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兩浙西路安撫使馬步
軍都總管兼點檢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籍雲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四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臣潛說友謹序
盧氏手跋曰乾隆三十八年始鈔是書不得別
本詳校鮑君以文出其所藏宋刊示余乃知外
間本皆爲俗子刪節質亂少有完者因借以校
此本庶幾復其舊觀云甲午二月二十一日范
陽盧文弨題恭書于金陵之寓齋
咸清臨安志九十五卷 宋刊本 朱竹垞舊藏

宋潛說友撰

自序

黃氏手跋曰余向購得抄本咸清臨安志較朱

竹垞集中所跋本多二卷六十五六十六是也抄本出盧學士抱經校本云從鮑以文所藏殘宋槧本補錄者然則潛志宋刻流傳非一也每從藏書家訪問知竹垞藏本尙在杭州偶遇杭友曹竹林詢悉是書卽其親戚所藏屬伊訪求已閱三四載矣今秋九月上旬以樣本示余予一見信爲宋刻善本每本部葉有楷書細目似國初人筆或卽竹垞舊藏亦未可知物主有議價及書中刻抄原缺細數兩紙自署曰知稼主人未識誰何而於書中面目開列明哲當是藏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五

書故家既晤竹林乃知此人王姓學增其名一貧孝廉此書久質他姓茲因明年計借售去以爲行資故特送賈以報昔日之命但百二十千缺一不可余耳談是書久急出錢易之全書卅冊既來費半日功繕閱一過內紙色黃者與白者有兩種黃紙墨氣較好皆是宋刻原本一卷八十一卷至八十九卷皆抄餘卷中間有一二抄補之葉悉屬影寫故刻工姓名及所刻字數上下略具似非無據者其六十四卷至六十六卷九十卷九十八卷至百卷仍闕如也因思曝

書亭集跋語云子從海鹽胡氏常熟毛氏先後得宋槧本八十卷又借抄一十三卷其七卷終缺焉今刻本八十三卷抄本十卷似非竹垞故物然查德尹查浦輯聞云杭州府志在宋則潛祐志咸清志清祐德已不復存咸清則竹垞先生與當湖高詹事奇合成若干卷尙缺十卷查所云缺者當是原闕七卷之外所抄十卷似與余今所見之本合查又云紙色墨香與書法之美眞目所未覩予今所見本亦然其爲竹垞故物無疑再檢杭大宗道古堂集有跋云書凡百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六

卷舊藏花山馬氏吾友吳君尺鳧以二十千購抄其半其半則得之王店朱檢討家碑刻七卷仍缺如也好事者往往從吳氏借抄抄胥憚煩每割去大文長記以是世鮮善本辛亥歲同在志局尺鳧攜是書來予與趙子誠夫共相參校乃得睹悉眞贋輒歎求書之難適檢討孫稼翁以宋槧十七冊求售亟從臾誠夫以三十金易之由斯以觀竹垞故物本在杭州今是書果輾轉流傳而出者歎惜卷數冊數今昔多寡分合又有不同豈後人之所爲抑或前人稱之不得

其實乎唯所缺六十四至六十六爲人物九十九十八九十九爲紀遺中之紀事紀文一百爲紀遺中之歷代碑刻目宋本原目具志中枕云碑刻七卷仍缺如也未免考之不的爾今書中藏書印黃紙者均有一大印二小印大印爲高平家藏小印一爲朝列大夫之章一則加印於舊印之上模糊莫辨似爲國朝三代先明白紙者卷七十五至卷八十首末皆有汲古毛氏印古籍流傳原委有自洵可寶也得書前夕鮑丈適來晤言及此云向所得殘宋本在吳兎牀處

兎牀子亦往來擬作札商之或二卷宋刻可得豈非盡美哉嘉慶三年歲在戊午季冬月中將八日雨陰剪燭書棘人黃丕烈

又曰歲庚申春從吳兎牀處借得六十五六十六卷仍係抄本旁有知不足齋影宋鈔字樣當非無據也爰屬西賓顧澗蓂傳錄俟裝潢時一併補入頃鮑綠飲來訪談及是書遂取示之問其在杭州曾見過此書否綠飲云書雖未見然聞其爲黃姓物所稱知稜主人嘗用宋人知稼翁故事則竹林傳述以爲王姓者誤爾又詢其

所多二卷宋刻何在云在孫氏蓋鮑得此書有兩部一歸孫一歸吳吳之二卷卽從孫之二卷影寫者以之補闕尙非不知而作云五月朔坐雨讀未見書齋書此莧剛

又曰王戊從都中買夏季指紳佃見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復設訓導有王學增其人始知竹林之言爲不謬而綠飲所聞爲未確也古書源流余喜考訂故一藏書之家而必求其實如此又曰此書收藏已閱五載矣原裝三十冊墨做紙渝幾不可觸手今夏六月始命工重裝細加

補綴以白紙副其四圍直至冬十一月中竣事裝潢之費復用去數十千文可云好事之至矣分裝四十八冊以原存部面俟欠裝人俾日後得見舊時面目其中除六十五六十六新抄外尙有舊鈔幾卷擬仍訪諸兎牀或有宋刻可校豈不更善乎壬戌季冬莧翁黃丕烈識

宋史之續

毗陵有志舊矣咸淳祐辛丑余尉武進時宋公
慈爲守相與言病其略也俾鄉之大夫士增益
之計書成且有日越三十年余承朝命長此州
取而閱之則猶故也嘻豈職守之遺繼不常而
郡事之膠葛靡暇是以久而莫之續耶抑有待
而然耶夫周官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辨
地物以詔地采蓋將使來者有考也而可忽諸
毘陵自晉改邑爲郡至唐易郡爲州代更五季
民竄於兵宋莫九堰江南旣平郡始入職方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九

一馬渡江之後錢唐爲天子行在所繇是與蘇
湖秀均號古扶衰守記所謂人性吉直黎庶愓
遜其所從來古矣今山川暎發民物殷蕃謹因
封圻爲國之屏壤地非小弱也而郡志弗續非
闕歟迺命同僚之材識與郡士之博習者網羅
見聞收拾放失又取宋公未竟之書於常簿季
公之家說者正略者備缺者補蓋閱旬月而后
成雖然余豈掠美者哉事患不爲爲而無不成
余之續之所以成前人之志而廣異日之傳云
爾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咸淳四禩月正元

日四明史能之敘

案史能之鄞縣人淳熙元年進士彌鞏子也附
見宋史史彌鞏傳毘陵志創于教授三山鄒補
之見直齋書錄解題咸淳四年能之守郡重修
原本三十卷每葉十八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
字數刻本存卷七至十九又第二十四卷餘抄
補卷十二第四頁後缺末葉有剝痕所缺當不
少卷十三缺第十三頁常州新刻本以卷十二
頁之末頁爲第五頁與第四頁沿江民兵接以
卷十三之第十四頁爲十三頁與上頁兔絲子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十

接若非此本僅存無從知其缺佚矣重刻本從
元延祐重刻出此則咸淳原刻也藏書家罕見
著錄惟查夏重蘇詩補註厲太鴻宋詩紀事徵
引及之

嘉禾志三十二卷

舊抄本

沈徐頌撰

圖志之書古史筆也成周職方掌天下之圖外
史掌四方之志事亦重矣嘉禾爲志何昉乎猶
記袁似衡爲郡治中其家富有古書江浙圖志
無不備獨禾與闕然非闕也禾興經邑爲州才

三百載五代至宋初皆倥傯不暇真宗景德四年嘗詔諸道修圖經僅得海鹽一志而已迨熙甲午郡守張元成始延聞人伯紀爲郡志此作古也前乎伯紀所謂舊經雖博覽之士無所見其簡略可知後乎伯紀郡守岳珂嘗命鄉先輩關表卿重修且編檄諸邑搜訪古跡可謂勞於用力書未成而勅翁改調上而無紀錄之冊可參次而無老成之士可質又次而無賢子弟可詢其家世其欲正譌補闕豈不難哉仰惟皇帝考圖數貢自北而南此不容于浸廢往者郡經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十一

歷單君慶因請重修郡博士徐君碩承命屬筆搜獵散亡其綱正其篇目加多既完矣而母止之板則未也萊山劉公傑來殿是邦路推翟公汝弼啟其議諸路官又相其成可謂是書之幸夫圖志重事也其存亡夫豈偶然雷次宗非無豫章紀洪駒父求之不得見范石湖非不彙吳郡志以妄議而不得刊今嘉禾志闕而全絕而續郡侯其有功矣哉昔寶德元不能對帝止之問人到於今陋之今郡人得是書可以不爲德元矣余故喜爲之辭至元戊子孟夏里人郭晦

序

郡有志做九丘遺意也書以志名凡一郡之事皆在所當錄豈特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而已哉嘉禾在春秋爲橋李至吳黃龍三禩以禾生由拳野故名自春秋距今千七百餘年其間有沿革有革有廢有置世道污隆之故人物盛衰之由與夫山川風景之所以殊郡邑事蹟之所以異其可紀者何可勝數而舊志多簡略弗載宋嘉定甲戌郡守岳侯珂悼前聞之遺闕嘗命鄉先輩關表卿杖任行人子羽之事編稿將上而岳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十一

侯去鄉論惜之越六十三載皇帝撫有江南寸天尺地無一不入版圖內乃至元甲申克齋單公慶來佐郡幕公餘過從輒清談竟日每喟然嘆曰圖志三成一上法也此邦自總府開藩亦既數年而郡志未備非闕典歟遂創議檄委郡博士徐君碩重加修纂君承命惟謹網羅散失抉剔幽眇考古訂今哀集會粹曩之爲卷者五今之爲卷者三十有二曩之爲門者二十有五今之爲門者四十有三彪分臚列此志得爲全書徐君之用功亦勞矣編成而萊山劉侯傑實

來一日噦驚辰泮路推良佐翟公汝弼以是白
 侯侯喜退而說於同列同列亦喜亟命工刻諸
 梓時其人會事與機投莫不慶是書之遭昔張
 茂先志博物士歆其才蕭相國收圖籍史雖其
 識向非侯有相國之識思以知其戶口為急務
 則此志編而不刊與不編等徐君雖有茂先之
 才其何以自見是舉也侯既能俾創議者不至
 為岳之中沮又能俾修纂者不至為關之徒勞
 侯亦賢矣哉侯不鄙屬余序奚敢以老鈍辭雖
 然此一郡事也侯賦政于外履履名邦入坐廟
 堂將以均四海為已任他日志與地志九域必
 有能紀侯之勲業者侯其勉之至元著雍困故
 孟夏朔日里人前進士納軒叟唐天麟書
 至順鎮江志二十一卷 舊抄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志

張氏金吾曰按至順時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
 赤曰明里答失至順二年六月曰狗兒至順二年六月
 至總管曰脫因至順元年十一月曰兀都馬沙至順四年
 正月至脫因下備載祖父名位爵諡及脫因歷
 官始末較他人特詳其時之參佐則趙禹珪王

傑孔世英學官則韓琪徐圓或者脫因任總管
 時命僚屬所修歟始敘郡終考古凡一百門而
 亦冠之以郡縣表徵引詳贖敘述該治土產貢
 賦兩門臚陳名狀尤為賅備至于郡守參佐遺
 溯六朝鄉賢寓公近蒐元代與嘉定志互相補
 苴是亦足以相輔而行矣

案俞希魯字用中鎮江人父德隣為宋室遺老
 希魯學業浩博淵貫羣籍境內碑碣多所撰述
 與青陽夢炎謝履顧觀號為京口四傑以茂才
 除慶元路教授善于啟迪擢歸安丞築海鹽塘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志

費省而民不勞升江山令改永康遷松江府同
 知所至葺廟學聘名儒講說平民徭役卒年九
 十著有竹素鈞元二十卷聽雨軒集二十卷見
 嘉慶丹徒志乾隆鎮江志原本不著撰人名氏
 考成化鎮江志丁元吉序曰勝國俞用中至順
 志例加精密乾隆志俞希魯傳云至順中嘗著
 郡志序事精密則此志為俞希魯作無疑
 類編長安志十卷 舊抄本 萊竹堂書藏

京兆路儒學教授駱天驥纂編開成路儒學
 教授薛延年校正

一第〇〇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版 頁 外

雍之長安其來久矣乃古之鄉聚名在豐鎬間周秦時已有之李善西都賦注漢高帝都關中築宮城擇嘉名可長安於子孫故曰長安城可長樂於宮室曰長樂宮長安之名自此始著宮室記曰秦之咸陽北至九峻南至南山東至河西至汧離宮別館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犬馬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遍至漢武廣開上林苑中有三十六宮二十二觀秦之故宮莫不增葺秦迄今寥寥千五百載兵火相焚蕩宮闕古蹟十亡其九僅有存者荒

由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七

臺廢苑壞址頽垣禾黍離離難以詰問故老相傳名皆訛舛如秦莊襄王陵爲韓信冢漢長安城爲陽甲城隋太極殿基爲走馬樓董仲舒墓爲蝦蟆陵漢武太一谷爲炭谷唐興慶宮爲九龍池雖有舊記各紀一時之事其沿革互換之名各不同宋敏求編長安志自周秦至唐宋唐京兆府管二十三縣宋永興軍領十三縣華耀乾三州鳳翔一府闕商同二州華止有渭南蒲城兩縣被稱一名今爲三縣漆沮二水同爲一河漆出耀州俗號石州河至櫟陽南交口合渭

沮出同州號洛河三合口合渭相去百餘里爲漆沮一河其故事散布州縣難以檢閱僕家本長安幼從鄉先生游兵後關中前進士碩儒故老猶存百人爲士林義契耆年文會講道之暇遠游樊川韋杜近則鴈塔龍池其周秦漢唐遺址無不登覽或談故事或誦詩文僕每從行故得耳聞目覩每有闕疑再三請問聖元皇子安西王胙土關中至元癸酉創建王府選長安之勝地王相兼營司大使趙以僕長安舊人相從遍訪周秦漢唐故宮廢苑遺蹟故蹟自豐鎬阿

由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七

房未央長樂太極含元興慶魚藻靡不登歷是以長安事跡足履目見之熟從心之際每患舊志散漫乃剪去繁蕪撮其樞要自漢晉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縣引用諸書檢討百家傳記門分類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賢詩文長安景題及鴻儒故老傳授增添數百餘事哀爲一集析爲十卷目之曰類編長安志覽之者不勞登涉長安事迹如在目前豈不快歟老眼昏花中間多所脫略訛錯更竒好古博雅君子改而正之元貞丙申中元日藏齋遺老駱天驥引

長安古都會也自周秦漢魏已降有國者多建邦於此所以山川之形勝宮室之佳勝第宅之清勝丘陵之名勝爲天下最以其歷代沿革之不同互換之或異有好事者爲書以志之如三輔黃圖三輔決錄西京雜記關中記景龍文館記等書或失之於繁或失之於簡莫如長安志之詳且盡也然或問一山一水一臺一榭茫然莫之能對良由卷軸之多分布散亂未能詳涉而遍窺也學者病之藏齋先生駱公飛卿辭聲利而遠市朝老於翰墨者也讀書樂道之餘取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七

長安舊志前後二十卷十萬餘言門分而類別之使水能會涇渭灞滻之名山能萃太華終南之秀几都邑宮觀工陵墳衍沿革興廢之名賢豪居處之迹士夫經行之地僞人題品之文各注於下棊布星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書成或病其碎愚曰世之類書多矣如儀禮則指某事而必窮其源通典指某事必盡其要通鑑事總韓柳文類皆此意也儻人物混則孰能辨夷夏之殊五穀雜則孰能辨菽麥之異且志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不如是則不能成治道而贊

化育也物且如是書何不然若銜木以行使游秦者不勞登涉而知地理之詳未至秦者得觀此書日下長安宛在目前矣又不可謂秦無人焉大德戊戌清明后二日安西路儒學教授鹿溪賈馥文裕序

九丘有書九州有貢地理有志寰宇有記皆四海之學也或有山崩川移陵遷谷變歷代沿革隨時廢興所以不能必主其名儻非識究堪輿學探今古至有皓首弗克致其知者方輿雖未遍覽而所居鄉園情然未知可乎哉京兆教授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六

駱飛卿長安故家也嘗集先儒舊志并古人詩文從游前輩周訪卿老其所得者具載無遺目曰類編長安志而廢殿荒陵離宮別館城郭之損益州郡之變更脫遺者增補訛舛者訂定駱公自序已詳之矣茲不必云較之舊志一完書爾長安古都會也是編 或平居暇日披翫於几硯之間其周秦漢唐遺蹤故實不待諮訪一一可知足跡未及如在目前使居是邦者胷中了然問無不知亦士君子之一快也駱公用心仁矣大德戊戌夏四月中澣日前翰林直學

士太中大夫安西路總管兼府尹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山木老人王利用序

張氏金吾曰是書取宋敏求志刪去繁蕪撮其樞要增入金元沿革分門類聚故曰類編宋元地志大江以北自齊乘外無一存者是書雖以古蹟為主凡州郡之變更城郭之遷移以及山川名勝宮室第宅邱陵冢墓與夫古今興廢之殊名賢游覽之作無不備錄又附之以紀異辨惑而以石刻終焉則列之郡縣志中當無不可所採如地理叢編三輔會要今且無有知其名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九

者金元詩文所載尤夥俱足以資參考是書也非所謂絕無僅有者歟卷首題薛延年校正延年當即注人倫大統賦者文淵閣書目棗竹堂書目俱著錄此本有葉伯寅圖記及葉氏藏書印記知即棗竹堂舊藏本也

爾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地理類四

昌國州圖志七卷

影寫元刊本

元馮福京等撰

請修志疏日照驗所在路州縣府皆有圖經獨本州未曾有作兼舊縣志板亦無存其民戶所藏之本已兩次蒙上司搜訪去訖近本州判官廣行物色牒發到一本亦將腐壞若不啟請本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十一

州者儒因此重行編撰遂成闕典除指揮吏房將合照用文卷應副及官吏各裒清俸召募工匠刊造外須至疏請即望諸儒早行撰述謹疏大德二年七月日登仕佐郎昌國州判官馮福京啟武校尉同知昌國州事張世榮武略將軍昌國州知州趙伯元武略將軍昌國州達魯花赤阿魯吏目劉傅祖疏

史所以傳信傳而不信不如亡史故作史者必擅三者之長曰學曰識曰才而後能傳信於天下蓋非學無以通古今之世變非識無以明事

理之精微非才無以措褒貶之筆削三者缺一不敢登此職焉然而有天子之史有南侯之史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是諸侯之史也後世因之郡各有志所以備天子史官之採錄亦豈可易爲哉若昔素王刑賞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之君臣游夏且不能贊一辭司馬氏以良史才而作史記議者猶謂十二諸侯年表爲殺亂於聖經然則侯邦之志亦以記事纂言也而可爲易哉往宗末運人主好諛宰相導諛士大夫習諛內外遂以成風操史筆者多患得患失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十一

夫希合願望不惟泯其實以誣公朝之是非抑且駕其虛以騁私意之向背故光寧理三朝之史皆權臣黨與之蕪辭而郡縣間一時之志亦侯牧誇張之誕筆今宋史既與國偕亡惟志書之見於郡縣間者版籍所計或以寡爲多風土所宜或以亡爲有形勢所在或以險爲夷貢賦所出或以儉爲泰評人物則多過情之譽陳民風則少退抑之辭粧飾富麗競爲美觀詳覈其實百無一二苟上之人按其圖數其貢流毒貽害可勝言哉昔蕭何入關收秦圖籍文書具知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十二

虛實險要用以相漢厥功茂焉籍使今世或有踵蕭何之智信往宋所存之說載責其實於天下郡國豈不敗乃公事余蓋以悲世變之至宋獨圖籍文書一事鑿空駕僞顧不如秦之猶爲務實而且貽禍於來世蒼生也昌國中海而處由縣陞州而州志不作此固僕所吏不知稽古之務而爲士者亦有罪焉余來首訪圖經徒起文獻不足之歎越歲餘始於里民購獲其籍大率浮誇如前所云議欲刊削且書混一以來之沿革既以授州之文學士屬余往吳中此書遂廢今瓜戍已踰滯留臥疾豈其機乎乃趣學宮捃摭舊載芟其蕪然其不實定爲傳信之書使州之缺文善於所補以俟掌建邦之六典者採焉故序作史之大略與異時文勝其實之流弊俾二三子知所治擇而復有以告之孔子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嗚呼史缺則紀綱將版蕩而無稽是豈斯民之幸聖人猶幸缺文之及見者蓋逆知他日諸侯惡其籍之害已而去之也今余於舊志得之既難本復無二三子不亟圖之余幸而受代則是籍之存於有司者幾矣嗚

呼猶欲及於缺文得乎大德戊戌七月朔日遊
川馮福京序

州學前直學許佺 平江路嘉定州儒學小學
教諭應秀方等書寫 州學直學黃介然 前
恩免進士州學應天定 前從事郎州學訓導
官孫唐卿等點

昌國州志成於是鄉儒而耆者之編視舊志寓
詳於約有是事則有是辭凡異時荒唐繆悠之
載悉皆刪去而其良法美意則謹書之子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四

可知也猗歟盛哉聖朝本三代之仁是用車書
混一統綱制度以漸舉行觀是集者亦粗可知
是州之所損益也志之成實達魯花赤阿魯
之力皆可書戊戌之秋八月告朔馮

福京跋

昌國州圖志板五十六片 雙面五十四單面
二計印紙一百零十副永為昌國州官物相沿
交割者大德二年十一月長至日畢工
前鄉貢進士郭薦等右薦等伏準使州旨揮發
到馮州判所收昌國縣志一本俾薦等重行編

撰仰見使州官不以簿書期會之勞而廢
文物之務甚盛舉也 書所以

備太史官及觀民風者之所採錄非老於文學
其誰宜為 固辭而不獲輒操筆札以

其實舊志之不關於名教不係

並皆刪去

計一百丹八紙隨此繳申伏乞 詳施

行須至呈者謹具呈大德二年七月日

前岱山書院山長俞 州學賓正許 前鄉貢

進士州學舉事陶椿卿 前免解進士州學應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五

天定 前從事郎州學訓導官孫唐卿 前太

學進士州學教授應季挺 前童科進士翁洲

書院山長應翔孫 前鄉貢進士鄞縣教諭郭

薦

四明志二十卷 影寫元刊本 錢竹汀舊藏

自序

按原本二十卷

圖卷九至十一三卷

四明續志十二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通志

道地圖道方志先王立國之本也辨封域謹職守司徒立政之要也四明為浙東望郡藩閩所鎮蠻徼所通風俗所會土地所宜人物之所輩出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名物之所當周知宋寶慶間有志暨入國朝當延祐庚申殆將百年城邑改觀時俗因革未有攷其事而修之者於是郡人侍講袁公桷作為新志又廿有二年會部使者臧思父巡行至郡俾重刊舊志與新書並傳亦既敘其說於篇端余叨守是邦思所以巨厯今古補其缺略乃命耆耄之士日與討論復成續志凡一十二卷庶幾先後該貫觀覽無遺少裨立國立政之本要以備太史氏之採擇云至正元年壬午三月既望齋吾王元恭序案王元恭博野人至元六年以正議大夫任慶元路總管府其書後袁桷志而作 四庫未收各家書目亦未著錄凡分十三門曰沿革曰土風曰職官曰人物曰城邑曰山川曰河渠曰土產曰賦役曰學校曰祠祀曰釋道曰集古

齊乘六卷釋音一卷 明嘉靖刊本 溫陵張氏舊藏

前兵部侍郎郡人于欽思容纂修 羅濟

述

齊乘六卷故兵部侍郎于公志齊之山川風俗郡邑城郭亭館工壠人物而作也古者郡各有志中土多兵難書弗克存我國家大德初始從集賢待制趙忭之請作大一統志蓋欲盡述天下郡邑之盛書成藏之秘府世莫得而見焉于公生于齊官于齊攷訂古今質以見聞歲久始克成編辭約而事核公在中朝為御史憲臺都事左司員外郎終益都田賦總管以文雅擅名當時既卒其家蕭然獨遺是書于其子潛余官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七

維揚始得聞之嗚呼齊地之疆民物之夥自古然也桓公任管仲以成霸業聖人嘗稱其功謂一變能至于魯後世去古雖遠山川郡邑猶存革其俗以化其民獨不在夫上之人乎當漢之始兵戈甫定曹參為齊相師禮蓋公以清靜化民齊乃大治茲非其效歟今齊為山東重鎮所統郡縣五十有九宦游于齊者獲是書觀之益無益乎予於于公之言重有感焉謂三代兩漢人材本乎學校之教養謂風自漢晉以降愈變而愈下美昔人之賑饑有道歎近世之採金病

民以稷下學術流于異端以海上求仙惑于神
異斯亦足以慨公之志矣夫公諱欽字容思益
都人潛擢南行臺掾云至元五年己卯冬十月
丙戌朔嘉議大夫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蘇
天爵序

昔我先人爲國子助教每謂潛曰吾日與諸生
講習所業暇則又與翰苑諸名公唱和詩章詩
乃陶冶性情而已若夫有關於當世有益於後
人者宜著述以彰顯焉吾生長於齊齊之山川
分野城邑地土之宜人物之秀此疆彼界不可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不纂而紀之也迨任中書兵部侍郎奉命山東
於是周覽原隰詢諸鄉老考之水經地記歷代
沿革門分類別爲書凡六卷名之曰齊乘藏於
家囑潛曰吾或身先朝露汝其刻之先人既卒
常切切在念第以選調南臺又入西廣匆匆未
遑遂志茲幸居官兩浙始克樽節奉稟命工鏤
板以廣其傳以光先德參政伯修先生已詳序
於前矣有仕於齊者願一覽焉至正十一年辛
卯秋七月奉訓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副使
男潛泣血謹識

杜思序 嘉靖甲子

黃氏手跋曰余於地志書喜蓄舊本惟此尙缺
如頃從肆中搜得見其紙墨古雅疑爲元刻且
一單之書皆以尋常本而索善價此書估價千
餘錢余故喜而購之及攜歸潤齋爲余言曰卷
中薛子熙訂正爲明時人曾刻三輔黃圖則其
爲明刻無疑近復有山東新刻本潤齋有之暇
日常取一勘云己未冬十一月黃丕烈識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本行欵差小取對此 同蓋從明刻傳錄而
縮之者也然卷首失去蘇序卷尾失去釋音其
不同多矣余益以是冊爲寶云庚申正月十日
藝圃
又曰香嚴復假余明刻本校舊抄本一過知卷
三中齊邑外屬條下脫去五葉方悔前取借抄
本對時略一展閱僅見其行欵相同以爲不相
上下未及逐葉比較致有疏脫爾聞袁氏五硯
樓有此刻本當取之影寫補入如無可仍就抄
本足之其抄本有勝于此刻者擬校勘錄諸餘
紙焉閏月十七日又記

又曰按此是明刻然未究其為何時所刻頃從
澗濱借得乾隆辛丑胡德琳序本載有嘉靖甲
子杜子容序乃補錄之此刻殆謂嘉靖本歟嘉
慶庚申立春前一日挑燈書此黃蕘圃氏

重修琴川志十五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宋鮑照撰元虞鍾修

知常熟州事淮南盧君嘗以古者郡國有圖風
土有記所以備一方之紀載今之志書即古之
圖記也其可廢乎哉然常熟舊志自宋兵南渡
版籍不存至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始編次為

南宋樓濂書志 卷三十二 十一

書其後縣升為州歷年浸遠而是書之存焉者
寡且丙辰以後續其所未備者後未有其人非
缺典歟乃亟訪孫令所編而重正之合十有五
卷仍其舊名而題之曰重修琴川志予得而讀
之然後知君之善為政也夫士之善為政者必
先其所急以及其所緩為之衣食以厚民之生
為之教化以淑民之德獄訟以戒其不率賦歛
以正其不均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
考其人物之愚智風俗之盛衰以及生產之同
異山川之險夷凡此之類蓋差可緩而不可廢

者也故用事於一州者得通敏有為之士則將
裁正乎緩急之間而不謬其序區別乎先後之
際而不失其宜矣嗚呼若君之在常熟其殆庶
幾於此者乎常熟為吳之支郡以言其人物則
姬泰伯之所逃夫差項籍之所霸也以言其風
俗則有言游公子札之文雅朱買臣陸機雲兄
弟之馳驟范蠡希文張季膺之慷慨高舉也以
言其生產則陸海鹽緝緝冶之饒聞於東南也
以言其山川則有海隅鳥目之形勝大江東海
之要害也若此數事蓋皆為政者之不可以不

南宋樓濂書志 卷三十二 十二

考焉者也於是君之下車蓋逾年矣凡州政之
所宜急者亦既悉舉而先之而又不廢其所緩
歷考前數事以成乎是書真所謂通敏有為之
士哉昔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財用穀
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則志書者蓋三代為政
之法而後世尤謹著之以為政實今君之為迺
能先民之所急而後及乎是故曰善為政也書
將錄梓以行君命士友陸景元來謂予曰子執
筆史館其言為足徵幸為我序之予雖不識君
然聞君之為政是州者願悉故直書所聞以授

之使後之人觀之亦足以感發而興起矣君名
鎮字子安以領兵元帥兼知州事云至正乙巳
正月望日金華戴良序

姑蘇爲吳王之故都今爲畿輔之大郡若常熟
則爲郡之大縣自春秋距今千六百餘年其壤
地之間建置之沿革風物之變遷與夫事跡之
涉於理亂善惡之繫於勸懲可書者宜若不可
勝紀余家世東海南渡初曾叔大父光祿公仕
于吳因寓于此余端平乙未方自淮來依宗黨
始至嘗問客曰縣名常熟其義安在其始何時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三

客應之曰紹興縣宰題名云梁改南沙爲常熟
命名之義則不知也又問有圖經可以參考否
曰所誌亦同有故老可以質問否曰無可與語
者及觀陸澄吳地紀有吳郡常熟縣之文則齊
代已有常熟之名非改於梁也吁宰是邑生長
是邑雖更易之歲月名稱之意義具不及知它
復何望焉此前人失於紀述故後人無所稽據
遂使名都大邑傳言失實良可歎已龍泉鮑君
廉來縮縣章每以圖志未詳爲缺典於是與邑
之秀民鍾君秀實胡君清芳搜博采攷古訪舊

哀輯會粹討論是正以增益其所未至迨再考
後始能成編列爲十門條分類析固不敢謂盡
無遺缺然視舊志則粗備也昔周官職方氏掌
天下之圖與其財用穀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蕭何收秦國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
自非郡國有志風土有記何因而然茲事於縣
政若緩而實切蓋傳今貽後所關者大鮑君可
謂知所先務矣寶祐甲寅中元日胸山邱岳敘
郡有志邑亦有志志非史也所以述史而備記
也聖人之於史亦惟述而不作况邑志乎琴川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三

舊志荒落丙辰慶元孫應時修飾之更入政庚
午嘉定葉凱始取而廣其傳時久人殊事多闕
且軼覽者病焉於是敘縣以表之有邑此有長
有長此有丞下於丞曰簿尉酒稅是爲縣官鎮
有監寨有巡各庀乃職以贊其長故次之以敘
官邑于虞山之陽鄉招眞行山之南境則之秋
報而西迤興福行山之北境則之宣化而北山
縣之鎮也故次之以敘山縣有海隅南沙常熟
之異名又別曰琴川其義蓋內取七港外取五
浦要亦專指水爲言而溝洫之利以之江海之

防以之故次之以敘水邑為沮洳之區田疇衍沃而疾于經界之久壞端平始釐正之畝步既正賦役向平故次之以敘田中與重在江防禁旅舟師雲屯許水近又增福山新軍而縣之弓兵寨兵亦所不可廢故次之以敘兵山川蓋靈秀所畜也虞山瑰奇琴川清淑其鍾而生之者亦必有異矣故次之以敘人人固有之物亦宜然土地所出風氣所宜殆不一種故次之以敘物內之道宮梵宇槩見述縣之目其以靈異著于鄉都間古迹頗可數而邑人奉西方教者尤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西

夥故次之以敘祠若夫斷碑小碣之僅存新甍近瑰之方揭棲墨于垣塗粉于相亦足為干占之證也故以敘文終焉博學宏辭科迪功郎新浙西安撫司準備差遣褚中撰

案琴川志自宋南渡版籍不存其後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嘗粗修集迨嘉定庚午縣令葉凱始廣其傳至清祐辛丑縣令鮑康又加飾之然後是書乃為詳悉自是迄今且百餘年願編續否未有其人而舊梓則已殘毀無遺矣靖惟是州虞仲子游文化之地不可無紀爰屬耆老願

德昭等備求舊本公暇集諸士叅攷異同重錄諸梓其成書後凡所未載各附卷末總十有五卷仍曰重修琴川志其續志則始有元焉至正癸卯秋七月初吉守禦常熟領兵副元帥兼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盧鎮謹識

案鮑康龍泉人清祐十二年四月以宣教郎知常熟縣盧鎮字子安淮南人至正中知常熟州琴川常熟別名其書創自慶元丙辰縣令孫應時清祐辛丑鮑康與邑士鍾秀實胡清良輯增益而始備卷一卷二敘縣卷三敘官卷四敘山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圭

卷五敘水卷六敘賦卷七敘兵卷八敘人卷九敘產卷十敘祠卷十一至十三敘文卷十四題詠卷十五拾遺至正乙巳鎮知州事重刊曰重修者自序所謂舊所未載附之卷末並非改修也

金陵新志十五卷

元刊元印本 張文貞舊藏

前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輯

郡邑之見於世者多矣其間名是而實非語此遺彼者比比皆是求其記載有法序事詳密使人如身履其地而目擊其事者則百不一二見

焉豈以其陵谷之變遷事文之繁縟故紀述有
難詳與不然何其可觀者鮮若是哉甲申春浮
光士張君鉉以其所撰金陵新志首藁見示其
修志本末略曰首爲圖攷以著山川郡邑形勢
所存次述通紀以見歷代因革古今大要中爲
表志諸傳所以極天人之際究典章文物之歸
終以摭遺論辨所以綜言行得失之微備一書
之旨至其終又曰文摭其實事從其綱亦詳矣
哉是年夏集慶路將以是編發諸梓上之臺愈
曰善且以序見屬辭不獲命應之曰是編首藁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六

固嘗見之而有以知其敘事之詳矣使其中心皆
然豈不能使覽者如身履其地而目擊其事哉
予聞張君博物洽聞而作事不苟於是編也容
有始詳而終略者乎是夏四月初吉奉直大夫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索元估序
集慶路總管府承奉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劄付
據監察御史索奉直呈嘗謂陵谷之在霄壤猶
有變遷州郡之閱古今豈無因革倘遺文之或
泯奚往跡之能明切觀景定建康志者地理有
圖人物有傳溪山之勝靡不載風土之宜罔或

遺可以知羣賢出處之機可以見六朝興亡之
迹爰稽故實殊廣見聞惜故板之不存幸殘編
之僅在今不印證久必陸沉如蒙將見在全書
責付集慶路令儒學從新繕梓以廣其傳不特
可備觀覽於邦人亦足以垂監戒於天下其於
風化不爲無補呈乞照詳施行得此施行間又
據集慶路申據儒學申准本學周教授關管謂
郡有志書所以考古今之沿革政具方策所以
驗風俗之盛衰此季札過魯得以考歷代之禮
樂爲喜夫子言夏殷之禮亦以文獻不足爲恨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七

切見集慶一路舊稱三吳都會實爲名勝之邦
古今紀載山川景物英雄忠義之士不一而足
至於志書歷宋景定年至馬裕齋方行修輯完
備惜其舊板已經燒毀不存而近日郡士戚光
妄更舊志率意塗竄遂使名跡埋沒無聞志士
莫不惋惜今次莫若因舊志之已成增本朝之
新制重新繕梓印行亦爲一代盛典豈不遵與
然此未敢擅便申乞照詳得此申乞照驗施行
憲臺依准所言合下仰照驗委官提調於本路
儒學爲根內支撥刊板先具委定職名依准申

臺奉此又准本路判官周奉訓牒呈該准來牒備奉憲臺劄付自當職提調重刊建康志書等事除依准外切謂古者諸侯置史以紀國政采詩以觀民風此國有史記詩有國風之所由也後世州郡各為志書亦此之遺意如欲述方冊之舊聞所合著朝廷之盛治照得集慶為江南要郡自我朝混一迄今六十八年中問恩命之所加風化之所被臺察之設置州郡之沿革名宦之政績人才之賢否山川之變遷風俗之移易與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俱有關於政教甚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六

大苟不廣其見聞攷之事實哀集成編以續前志歲月既久漸致湮沉如蒙以禮故請名儒赴學討論編輯以成其書庶見國家政化之隆臺察紀綱之重然此牒請施行准此行據本路備學申准本學周教授明道書院房山長關照得景定舊志已行刊雕在手所有續纂新志非仗大手筆未易成就近聞陝西儒官張用鼎名鉉學問老成詞章典雅必得其人事能就緒然非致禮幣詣門啟請豈肯俯臨修纂關請詳酌合用禮物以憑啟請施行准此議備禮幣移委本

路判官周奉訓周教授房山長等親詣寓所啟請於至正三年五月初十日到局脩纂十月望成書計壹拾伍卷重行點校繕寫當年十二月十二日本路帥府判劉知事王教授同於本局關領呈臺至正四年三月內本路照得近奉憲臺劄付為刊脩郡志事行下各州司縣儒學院務會集耆舊儒職人等講論搜集申到置立衙門經理田土各各事蹟移委判官周珪親責禮幣禮請到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鉉纂成金陵新志壹拾伍卷計壹拾叁冊發下本備學校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九

正去後回據狀申本學王教授與學正方自謙訓導陳顯曾等校正相同如將前項新志刊板錄實在學糧銷用不敷宜從總府從長規畫分派刊造便益申乞照詳得此行下本路儒學與錄判王淵重行計料板物工價參詳張山長纂撰金陵新志壹拾叁冊儒學會集儒職校正相同誠為有補於將來擬合刊板印行以廣其傳分派溧陽州學刊雕五卷溧水州學明道書院各刊三卷本路儒學 二卷及序文圖本照依元料工物合用 錢於各學院錢根內除破

移委判官師珍知事劉伯貞司吏朱謙監督併
工刊雕申覆憲臺照驗當年五月內承奉江南
諸道行御史臺令史孔准承行劄付該來申爲
刊雕金陵新志板物價錢共中統鈔壹佰肆拾
叁貫貳拾玖兩捌錢玖分九厘送據照磨所呈
照算相同憲臺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

臺府提調官掾職名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董守簡資善都
事樊執敬朝散索元岱奉直石思讓奉議令史
艾宗勉蔡茂正劉孟琛孔淮督工校勘典史陳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一

三

以咸集慶路總管府府判周垚奉訓師珍承直
知事劉伯貞

臺府官掾職名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脫歡御史中丞
卜顏董守簡任擇善侍御史沙班馮思温王紳
治書侍御史順昌秦從德經歷島刺沙納速而
丁都事樊執敬索元岱石思讓照磨趙儼然好
古管勾部汝能蓋繼祖監察御史阿思蘭不花
撒八兒委脫歡僧奴荅失蠻太八刺太平完者
帖木兒美里吉歹買闐完澤帖木兒張思誠王

武楊秩張珪王朵羅歹李貞一石思讓王時可

哈海赤壽昌趙翔常有恒王永澄丁好禮楊惠

令史蔡茂正費訖房圭趙瑄任性善蘇德信劉

孟琛薩德彌賈孔淮王鵬也先帖木兒李忠梅

友賢艾宗勉趙範完者不花通事伯顏譯史阿

沙喜山安住知印賈柱伯顏宣使段汝舟德壽

和尚吳謙普顏帖木兒僧三不花大悲奴月忽

難典史張梓吳允恭許錫樂敬直庫子劉允郝

元良薩都刺察院書吏順僧陳仲信呂嗣祖邵

處義周宗魯慕完楊旭朱明質劉偉蘭術張弘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三

武瑛高守中耿權道石允中野仙忽都魯邵忠

程伯榮許瑞呂謙苑天常集慶路總管府達魯

花赤帖身總管張塔海帖木兒同知羅里治中

廉青山府判周垚師珍推官高仲榮劉忠經歷

牛明善知事劉伯貞

蘇州府志五十卷圖一卷

明洪武刊本 黃堯圃舊

郡人盧熊輯

宋源序 宏武十二年

張氏金吾曰始沿革終集文而冠之以圖一十

八圖後各繫以說吾郡自吳郡志後宋章恂元

趙鳳儀遞有撰述皆未克竣事盧氏芟繁持要損益舊志勒為成書一郡文獻釐然大備攷吾郡掌故者以之繼吳郡志焉可也

頌略十卷 明刊本

晉安謝學淵輯

薛承教序

吳興備志三十二卷 舊抄本

明董斯張撰

右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二

三

南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地理類五

水經注四十卷 明抄本

鄒道元注

案是本係馮氏已倉手校黃筆塗改者柳大中影寫宋本也行間青筆側注者據朱夢儀校本也每卷末俱有馮氏題識

馮氏手識曰校用柳會本黃塗改者是奇事用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一

青△朱改亦用青佳言瑋句用黑○或△此本不誤而柳本誤者亦用朱筆側注柳本所作之字直用紅筆增者謝耳伯所見宋本也

又曰校閱此書俱炤柳會宋版印抄本行間青

筆炤朱堦瑋藝儀所校

河防通議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沙克什撰

水功有書尙矣禹貢垂統於上而河渠書溝洫志續緒於下後世間亦有述逮宋金而河徒加數為害尤劇故設備益盛而立法愈密其疏導

則踐禹迹而未臻其壅塞則擬宣房而過之矣
金時都水監有書詳載其事曰曰河防通議凡
十五門其體制類今海領之書不著作者名氏
殆胥史之紀錄也今都水監亦存而用之愚少
嘗學算數於真定塚寨官張祥瑞之授以是書
且曰此監本也得之於太史若思後十五年復
得汴本其中全列宋丞司點檢周俊河事集視
監本爲小異雖無門類而援引經史措辭稍文
論事略備其條目纖悉則弗若之矣署云朝奉
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騎都尉沈立撰思患二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十一

之得失互見其叢雜紛糾難於討尋因暇日摛
而合之爲一削去冗長考訂舛訛省其門析其
類使粗有條貫以便觀覽而資於寔用云至治
初元歲在辛酉四月吉日真定沙克什序
六府三事允洽禹功莫大焉猶幸其書之存而
可考也僉憲贍公得之講求修齊治平之暇取
金宋河防通議一書合而訂正之可謂有用之
寔學僕忝郡真定嘗得而推行之茲來嘉禾鏡
梓于學以廣其傳三吳水利能取則焉則是編
又豈止於防河而已哉至元四年戊寅八月望

日亞中大夫嘉興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和元昇跋
浙西水利書三卷 明弘治刊本 萊竹堂舊藏

姚文

自序 弘治十年

葉氏手跋曰凡百典章具有成說無有蒐輯成
書加以議論而一之者水利之書一出非惟見
姚君有益于上下且其用世之才亦于是可知
矣使天下皆若人焉則夫許國之誠忠君之心
順民之意端可想見世之君子與我同志則未
必以我之爲迂而棄之焉姚君以良爲世家而
均惠焉其意尤可尚焉漫記之左方時弘治戊
午夏六月二十三日葉晨謹誌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十二

右地理類河渠之屬

南嶽小錄一卷 舊抄本

唐李冲昭撰

西嶽華山志一卷 舊抄本

蓮峰逸士王處一編

凡古之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福地不止小山
之中何則小山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
歲老物此輩蘊邪之氣不念爲人作福故也謹

按山經云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者華山泰山霍山恆山嵩山餘係中州或在諸侯五服之外其間稱名山者以百數迺不可以遍舉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隱地仙之人又生芝草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助之爲福其藥必成矣吾鄉金城千里控壓三河川英嶽秀太華位焉夫太華者坐抱三公抗衡四嶽終南大白却立而屏息首陽王屋不敢以爭雄西觀昧谷之稍昏東顧扶桑之已白更無峻極惟歎高穹蓋得太素之元精稟金火之爽氣作成萬物分主兌方頂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四

之于十大洞天之中則極其爲號舍藏日月吐納雲煙生象外之樓臺匪人間之風物目之于十八水府之數則車箱有潭東南江海地脈潛通載祀典而爲常經投金龍進玉簡若夫仙掌雲空蒼龍日出千山捧嶽嵐氣川流翠撲客衣經時不落已而斜陽映山蓮峰弄色如金如碧匪丹匪青奇麗萬千不可名狀松生琥珀夜即有光地出醴泉爲國之瑞固宜降五靈玄老隱函谷真人或星冠羽衣乘雲而謁帝王者有之或寶車羽蓋駕龍而覲大羅者有之招邀眞聖

總集仙靈則此又華山爲一都會也吾友生王公子淵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每語人曰我欲曳杖雲林捧觴霞嶺斯志積有年矣方畢婚娶棄家入名山修鍊金液不有太華其孰留意焉人曰可矣公遂取舊藏華山記一通慮有闕遺更閱本郡圖經及劉向列仙等傳有載華山事者悉采拾而附益之俾各有分位不失其敘以山水觀之則峰穴林谷巖龕池井溪洞潭泉之境可得而見以祠宇觀之則宮殿寺廟藥爐拜壇諸神降現之處可得而知語其所產藥品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五

則茯苓菖蒲細辛紫柏俱中炎帝之選錄其所出仙人則清虛裴君白羊公黃初平十六真人盡預玉皇之游宴而不與下界相關乎噫華山仙蹤聖跡于是大備無不包也其文僅七十餘篇命工鏤板務廣流傳則豈曰小補之哉既成請余以文冠其首余或拒且賀曰余才乏卿雲無力挽千鈞之筆然喜見公之志即我之志也我亦欲入名山合作神藥未知明指會公有此迺成我之志也歎大凡入名山之中合作神藥必有所依書曰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

主之况修仙藥而入名山豈山之正神而不佑我耶其藥之成可立而待也但勿謂天空闊白龍來遲一旦造玄洲會羣仙翔紫霄朝太一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行亦未味其他有諸天之隱語空洞之靈章約與公異日道也時大定癸卯十二月壬申泥陽劉大用器之序

金華赤松山志一卷 舊抄本

宋倪守約序

余自齠髻慕希夷之風觀爲葛天氏之民家屬松山之左耳所聞目所見凡赤松子二皇君得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六

道之由來雖未能詳知而歷貫亦已默契乎曾中矣遂捨家辭父母來投師資粵自承恩備冠裳末數積今四十餘年晨香夕燈未嘗敢懈每靜坐丹晨靖中無他念想惟恐靈蹤仙跡無以啟迪後人耳家山舊有刊本事實歲久而磨滅不存余曰既爲二皇君之子孫忝冲和先生之餘裔其可使祖師之道不顯乎乃採摭源流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定爲一編號曰赤松山志俾來者有可攷焉若夫神仙傳記之所錄經典碑銘之所載父老之所傳風月之所詠觀乎此則

不待旁搜而後知之也偈曰挂一漏萬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則負罪其奚以文松山羽士竹泉倪守約序

仙都志二卷 舊抄本

玉虛住山少微陳性定此一編集獨峯山長番陽吳明義仲誼校正

無名氏序曰理之書肇於禹貢而具於職方然水有經郡邑有乘此仙都志所由作也仙都

東吳勝事在道家書爲祈仙洞天爰自發蹟軒轅由唐逮宋錫名薦祉符瑞屢臻聖朝廷祐間

而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七

貞士趙虛一載奉璽書來領釐事山川草木昭被寵光獨峯鍊溪若增而高浚而深也住山陳君此一載筆于編沿革瑰奇鉅細畢錄其有功茲山者歟吾聞蓬萊在望而風輒引去桃源既入而路忽迷則名山大川豈人人之所能周覽哉此編目擊道存可以臥游矣至正戊子五月既望

案仙都山在處州括蒼縣卽縉雲山道家所謂第二十九洞天也蜀亦有仙都山在鄧都縣道家所謂第四十二福地也書分六門曰山川曰

祠宇曰神仙曰高士曰草木曰碑碣題詠
西湖游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刊本

明錢唐田汝成撰

自序 嘉靖二十六年

商濬序 萬曆己未

桂勝十六卷桂故八卷 明嘉靖刊本

明始安灘山人張鳴鳳著

桂勝自序 萬曆己丑

自跋 萬曆己丑

桂故自序 萬曆己丑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八

右地理類山水之屬

洛陽伽藍記五卷 明嘉靖刊本

後魏撫軍府司馬楊銜之撰

自序

兩京新記一卷 東洋刊本

唐韋述撰

琴經室外集兩京新記一卷唐韋述撰原本五

卷見宋史藝文志及程大昌雍錄明郎瑛七珍

類稿亦嘗及之朱彝尊書熙寧長安志後云東

西京記世無全書則彝尊所見已非完本矣此

一卷在原書為第三卷所載坊寺宅觀園祠於
東西南北比次頗詳日本人採在佚存叢書中
長安志十卷 影寫元刊本 朱竹垞舊藏

國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修國史特贈尚
書禮部侍郎常山侯宋敏求撰

趙彥若序曰雍之為都涉三代歷漢唐之全盛
世統屢更累起相襲神靈所儲事變叢巨宜其
較然有明冊大典暴天下耳目而圖牒殘脫宿
老無傳求諸故志唯韋氏所記為一時見書遺
文古事悉散入他說班梗概不可復完非好

頤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九

學深思博物善作孰能盡收其軼而追成之長
安志者今史官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常山
公所定者也公以文章世家為朝廷名臣器業
之餘紀述自命蓋考論都邑網羅舊聞詞人所
銳精而載筆之尤務也近代建國率由西遷增
函之區陶冶後洛實上游要會最重之地而侈
毀零落寔就堙沒將無以自振校之本末先後
二京已錄固不得獨缺於此前在河南旁接三
輔嘗有意於搜采矣然猶未遑暇又論二紀乃
創屬體緒續次其言窮傳記諸子鈔類之語絕

編斷簡靡不總萃隱括而究極之上下浹通爲
二十卷用備舊都古今之制俾其風變光產有
以奮於永久故夫府縣有政官尹有職河渠關
塞有利病皆干於治而施於用取諸地記集而
讀之而後見其法敘列往躋遺者謹嚴而簡近
者周密而詳各有所因布規模猶親處其世畫
里陌同經行之熟而後見其功自本而推始終
大略其所昭發又不特如是而已切嘗望丹鳳
門故址勢伴碣石疑非人力所爲自想當時直
偉觀也及驗未央建章殿當宮闕之俊則其繁
麗宏廓氣象飛動過大明遠甚以漢室之隆兼
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威亦可信也復上觀於
周唯有鎬京靈臺辟雍明堂豐宮詩所謂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又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昔之與眾同樂遂物之性所以致之之効
乃能至於此乎察其故事尚簡衣儉約曾不言
形勝強富益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
豪皆生於不足漢唐之迹更爲可羞烏乎盛夫
若然得以貢於明朝監千載餘弊修豐鎬故事
以澤吾人豈曰小補哉熙寧九年二月五日謹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十

序

洛陽名園記一卷 明仿宋本

宋李格非撰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
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于功德者遺
芳餘烈足以想像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
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入經營生理之勞又其
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羣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
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
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景得陰陽之和嵩
少陘澗壘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
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閒暇
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
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
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
以致近世之盛又可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
識明智審則慮事情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
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天下風靡有所
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
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効與始言若合符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十一

節文叔方格陽盛時足述目力心思之所及亦
 遠見高寬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為天下治
 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
 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
 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為黨人女適
 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
 間父子情議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
 履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謫逐嶺
 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
 羣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三

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
 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為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
 乎 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
 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
 時至於荆棘銅駝腥膻伊洛雖宮室苑囿滌池
 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
 大復有如洛陽承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
 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
 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說今人還起
 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

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園張珍
 德和序

洛陽名公卿園林為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回
 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
 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
 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
 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博記

晉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秦時城池門屋
 樓觀慨然遠想欲一游日其與周益州帖蓋所
 致意焉近時呂太史有宗少文臥游之語凡替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三

人紀載人境之勝為一編其奉祠毫社也自以
 為譙沛真源恍然在目視究之太極嵩之崇福
 華之雲臺皆將臥遊之噫嘻孤矢四方之志高
 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顧南北分裂蜀在境內
 惟遠患不往爾往則至矣毫充嵩華視蜀猶爾
 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則太史之情其可悲也
 已予近得此記手為一通與東京記長安河南
 志夢華錄諸書並藏而時自覽焉是亦臥遊之
 意云爾永嘉陳瑗伯玉書

雍錄十卷

明嘉靖刊本

顧亭林舊藏

宋新安程大昌泰之撰

康海序 嘉靖辛卯

李經重刊序 嘉靖十一年

無名氏跋曰此書亭林先生買自吳郡攜至關中屬雲雷補寫其闕八張并板字之漫滅者辛酉六月七日

雅錄十卷 舊抄本

宋新安程大昌泰之著

長安志圖三卷 影寫元刊本 朱竹垞舊藏

河濱漁者編類圖說前進士穎陽張敏同編校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七

正

關中天府之邑土居上游古稱天地奧區神皋周及漢唐都之子孫皆數百歲雖其積累深厚亦曰神器之大措之善也觀其創業垂統規模宏廓分郊畫畿制詳作密城郭宮室之巨麗市井風俗之阜繁山川靈迹之雄偉奇譎史冊所書裨官所記文人碩士之揄揚頌嘆習而誦之如談蓬壺閭苑鈞天帝居使人耳可得聞目不可得而觀也
圖見示當時弗能盡曉茫然
之及

來陝右由潼關而西至長安所過山川城邑或遇古跡必加詢訪嘗因暇日出至近甸望南山觀曲江北至故漢城臨渭水而歸數十里中舉目蕭然瓦礫蔽野荒基環堞莫可得究稽諸地志徒見其名終亦不敢質其所處因求昔所見之圖久乃得之於是取志所載宮室池苑城郭市井曲折方向皆可指識瞭然千百世全盛之迹如身履而目接之圖舊有碑刻亦嘗錄副長安志後今皆亡之有宋元豐三年龍圖待制呂公大防為之跋且謂之長安故圖則是前志圖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五

固有之其時踞唐世未遠宜其可據而足徵也然其中或有後人附益者往往不與志合因與同志較其訛駁更為補訂釐為七圖又以漢之三輔及今奉元所治古今沿革廢置不同名勝古跡不止乎是涇渠之利澤被千世是皆不可遺者悉附入之總為圖二十有二名之曰長安志圖明所以圖為志設也嗚呼廢興無常盛衰有數天理人事之所關焉城郭封域代因代革先王之疆理寓焉溝洫之利疏濬之饒生民之衣食繫焉觀是圖者則夫有志之士游意當世

將適古今之 流生民之澤不無有助豈特山
林逃虛悠然遐想升高而賦者以資見聞而已
哉至正二年秋九月朔中順大夫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東明李好文序

梅仙觀記一卷 舊抄本

仙壇觀道士楊智遠編

汴京遺跡志二十四卷 舊抄本

明大梁李濂川父

自序

凡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三 去

右地理類古蹟之屬

南宋樓藏書志卷三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地理類六

南方草木狀三卷 宋刊本

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

嵇含撰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裔最為奇周秦以前無稱
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求珍異取其尤者充
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詮敘有裨子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弟云爾

洞天福地記一卷 宋刊本

杜光庭撰

國家保安社稷修金錄齋設羅天醮祈恩請福
謝過消災投金龍玉簡於天下名山洞府謹按
本教龜山白玉上經具列所在去處云爾

北戶錄三卷 影宋抄本 汲古閣舊藏

萬年縣尉段公路纂登仕郎前京兆府參軍

崔龜圖註

陸希聲序

桂林風土記一卷 舊抄本

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散騎常侍使持節融州諸軍事守融州刺史御史大夫莫休符撰

自序

神宗皇帝即位使遼語錄一卷 明抄本

宋三司鹽鐵判官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陳襄上進

先密學少師治平中抗節北遼使不辱命歸而以往來所紀為語錄一篇恭上之歲月云遠偶失其傳 自幼年聞有是書長而隨牒四方博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二

訪莫獲常次于懷近者九江令叔祖 祖寄示其

本謹令燁子校正仍求序於御史芮公刊以傳

永庶幾少發前人之幽光此子孫之職也乾道

改元十月己丑元姪孫右朝請大夫直敷文閣

權發遣廣州軍州主管學事主管廣南東路經

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金魚袋 燁

謹書

先正文哲公家集二十五卷先君少師頃歲刊

於章貢郡齋垂三十有七年字將謁關擘今刊

於臨汀郡齋附以治平使遼錄一卷于後用示

毋忘先君克揚前休之意慶元三年七月一日

五世從孫朝請大夫權發遣汀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事提點坑冶借紫 擘拜手謹題

益部方物畧記一卷 明刊本

宋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知益州安陸宋祁子

京撰

自序

岳陽風土記一卷 明刊本

宋范致明撰

北邊備對一卷 明刊本

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三

宋新安程大昌撰

自序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 元刊元印本 顧元慶舊藏

宋 孟元老

僕從先人宦遊南北崇甯癸未到京師卜居於

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

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

斑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

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

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於天街寶馬爭馳

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於柳陌
花街按管調絃於茶坊酒肆入荒爭羨萬國咸
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
在庖厨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
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
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
妃修造則創建明堂治鑄則立成鼎鼐觀妓籍
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
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登游莫知厭足一旦兵
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來避地江左情緒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四

牢落漸入桑榆暗想當年節物風流人情和美
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
妄生不然僕恐浸久論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
為可惜謹省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睹當時
之盛古人有夢游華胥之國其樂無涯者僕今
追念回首悵然豈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
華錄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
於人不無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不勝
幸甚此錄語言鄙俚不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
曉爾觀者幸詳焉紹興丁卯歲除日幽蘭居士

孟元老序

祖宗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至宣政間
太平極矣禮樂刑政史冊具在不有傳記小說
則一時風俗之華人物之盛詎可得而傳焉未
敏求京城記載坊門公府宮寺第宅為甚詳而
不及巷陌店肆節物時好幽蘭居士記錄舊所
經歷為夢華錄其間事關宮禁典禮得之傳聞
者不無謬誤若市井遊觀歲時物貨民俗尚
則見聞習熟皆得其真余頃侍先大夫與諸耆
舊親承謦欬校之此錄多有合處今甲子一周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五

故老淪沒舊聞日遠後余生者尤不得而知則
西北寓客絕談矣因鉅木以廣之使觀者追念
故都之樂當其起風景不殊之歎淳熙丁未歲
十月朔旦浚儀趙師俠介之書于坦菴
黃氏手跋曰此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東
城顧桐井家藏書也因顧質於張余以白金二
十四兩從張處贖得裝潢精妙楮墨古雅板大
而字細人皆以為宋刻余獨謂不然書中惟祖
宗二字空格餘字不避宋諱當是元刻中之上
駟至於印本當在明初蓋就其紙背文字驗之

有本班助教廖崇志堂西二班學正翁深學正
江士粹考訖魏克讓考訖正義堂誠心堂西二
班民生黃刷卷遠差易中等論語大誥云云雖
文字不可卒讀而所云皆國子監中事知廢紙
為監中冊籍也余向藏何子未校本即出於此
刻知毛刻猶未盡不但失去瀆熙丁未後儀趙
師俠介之後序而已竹垞翁所藏為弘治癸亥
重雕本此始其原者惟汲古閣珍藏祕本有所
謂宋刻其書目載之未知與此又孰勝耶卷中
收藏圖書甚多其人者獨顧氏大有諸印為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六

我吳郡故家夷白齋一印不識是陳基否然篆
文印色俱新恐非其人矣嘉慶庚申閏四月芒
種後三日輯所見古書錄啟緘讀之因補題數
語於後閱收得時已二載餘矣讀未見書齋主
人黃丕烈識

又曰是書已歸藝芸書舍前因匆促未獲錄副
且有毛氏汲古舊藏抄本在似與此本微異而
抄本又有吳枚菴臨校宋本在其上故去此留
彼既而又得見弘治本復覆勘之始知一本有
一本之佳處反思元本之未及校為可惜幸藝

芸主人樂于通假遂借歸手校元刻固精美無
比惜經寫略為美玉之瑕苟非余藏舊抄烏知
描寫之誤邪還書之日附載斯語以質諸同好
者道光癸未仲春蕪夫

案此元刊之最精者每半葉十四行每行二十
二字卷中有顧氏朱文胡盛印顧元慶印白文
方印吳郡顧元慶氏珍藏印朱文方印黃丕烈
印白文大方印蕪圃朱文方印江夏無雙朱文
連珠印夷白齋印荆溪世家朱文方印

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 舊抄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七

宋元老圃

目序

六朝事迹編類二卷 舊抄本 古歡堂舊藏

新安張敦頤編

建康禹貢揚州之域斗牛分野在周為吳在春

秋末為越 魯哀公二十二年 自越之後一百四

十年為楚 周顯王三十一年 自楚之後一百一十年

為秦 楚負芻五年為秦所 初楚威王因山立號

置金陵邑 或云以此有玉氣因埋金以鎮之或

頭城及秦兼諸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金陵

屬鄆郡故鄆屬今吳興郡也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始皇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邑為秣陵縣秦秣陵縣在今府城漢直南六十里秣陵橋漢武帝元封初廢鄆郡置丹陽為秣陵縣初漢置揚州治無定所輿地志云先理歷陽後理壽春其後又徙曲阿漢建安十六年孫權自京口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鄴晉太康初廢建鄴復為秣陵愍帝諱業即改為建康元帝即位以建康太守為丹陽尹宋齊而下咸都於此焉隋平陳廢丹陽郡乃於石城置蔣州併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江甯縣唐武德二年為揚州東南道行臺置尚書省輔公祏據江東七年平又改為蔣州八年罷行臺稱揚州大都督府領上元金陵句容丹陽溧水等縣九年移揚州治江都改金陵為白下縣屬潤州正觀七年復為揚州乾元元年改為昇州上元二年廢光啟三年復仍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陽四縣隸之置節度使天祐四年楊行密據其地為金陵府號曰齊國封李昇為齊王以建康為西都以廣陵為東都昇僭位國號唐二主在位共二十三年皇朝開寶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八

八年平之復為昇州天禧二年改江甯府建炎三年改建康府此金陵郡邑升降廢置之不常也余因覽圖經實錄疑所載六朝事尚有脫誤乃取吳志晉書及宋齊而下史傳與夫當時之碑記參訂而考之分門編類綴為篇目凡十有四門雖猥陋無益於治道然展卷則三百餘年興衰之迹若身履乎其間非徒得之於傳聞而已同志之士盍補其所未備者而傳之紹興歲次庚辰八月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九

高陽許嵩作建康實錄文多汗漫參考者疲於省闕新安張養正哀舊史而為六朝事迹編類部居粲然俾江左三百餘年之故實昭布方冊非博雅好古未易成此書也余叨守建康養正適以議郎居幕府因取其書刊於此邦養正名敦頤屢專候泮以文章道義為學者之所矜式此特餘事爾紹興庚辰立冬日東魯韓仲通書會稽三賦三卷 宋刊本 黃蕘閣舊藏

注 東嘉王十朋撰刻翁周世則注郡人史鑄增

管司馬相如作上林賦設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相舍難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其事也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故其詞多夸而其事不實如虛橋黃甘之類蓋上林所無者若夫士大夫居是邦遊是境則是賦也不可以不知其或外此者苟能一目則不必上會稽探禹穴不必投剡中登天姥其若耶雲門又何必青鞋布襪也或從官于此則鏡湖秦望之遊亦不必月三四焉況人材風俗與夫登覽之勝班班靡不具在俾盛傳於世豈曰小補哉凡讀之者嘗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十

患乎奇字之爲梗從而爲釋音區布於句讀之下庶幾不俟討論可以助眼過電而口傾河也區區注釋之意於是乎併書時嘉定歲在丁巳長至愚齋史鑄序

黃氏手跋曰宋本會稽三賦注余所見有三本

一得諸顧八愚家一見諸顧五癡處今歸潘一研堂

見諸顧抱冲所八愚五癡爲昆仲其兩本悉屬

舊藏若抱冲則得諸他處非郡中物也然皆大

字不分卷每半葉九行每行大十八字小三十

二三字不等注中有注此刻板式與前所見者

異矣此本首載史序第一葉與會稽三賦第一葉誤倒故印記反鈐于賦之第一葉應正之丙寅穀雨後一日蕘翁識

中吳紀聞六卷 何義門校本

崑山龔明之希仲紀

吾家自先殿院占籍中吳距今幾二百禩相傳已及雲仍矣明之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高仰云少長從父黨游皆名人魁士及又獲識典刑於親炙之久乃從事於進取虞庠魯泮餘三十年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十一

同舍亦多文人行士揭德振華咸有可紀厥後世異事變利門名路絕不復往由是聲迹益晦陋瓜疇芋區不過老農相爾汝所與談笑者無復有鴻儒矣竊嘗端居而念焉凡疇昔既聞而厭見者往往後輩所未喻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薄恐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昱俾抄其大端藏之篋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柄其間有裨王化關士風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吳地志所不載者至于鬼神夢卜雜置其間蓋効范忠文東齊紀事體談諧嘲諷亦錄而弗

棄蓋效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
是斯學小生屬意不倫措辭無法不可以為書
予意為是不滿必得老於文者鑿括之庶幾不
為撫掌之資而使後之人誦其所聞以代莊舄
之吟爾淳熙九年中和日宣教郎賜緋魚袋致
仕龔明之期頤堂書

龔吉宏跋 正德九年

何氏手跋曰毛斧季從崑山某九來借得舊錄
本乃其先文莊公棊竹堂所藏故物開卷有文
莊名字官銜三印卷末一行云洪武八年從廬

由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七

公武假本錄傳此書始自公武訪求校定復出
於世此同邑錄傳之本宜其可從是正也友人
王受桓借得斧季勘本予復傳焉因記其所自
康熙庚辰十二月十九日雪霽臆明阿凍書焯

桂海虞衡志一卷

明抄本

淡生堂舊藏

吳郡范成大紀

始余自紫薇垣出帥廣右姻親故人張飲松江
皆以炎荒風土為戚余取唐人詩考桂林之地
少陵謂之宜人樂天謂之無瘴退之至以湘南
江山勝於驂鸞仙去則宦遊之適甯有踰於此

者予既以解親友而遂行乾道八年二月既至
郡則風氣清淑果如所聞而巖岫之奇絕習俗
之醇古府治之雄勝又有過所聞者余既不鄙
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誠相戒毋欺
侮歲比稔穡府少文書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詔
徙鎮全蜀亟上疏固謝不能留再閱月辭勿獲
命乃與桂民鴈客於途既出郭又留二日始得

去航瀟湘絕洞庭沂澗灑馳驅兩川半年達于
成都道中無事時念昔游因追記其登臨之處
與風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載者萃為一書蠻陬

由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七

絕微見聞可紀者亦附著之以備土訓之闕
錦城以名都樂園問天下余幸得至焉然且倦
倦於桂林至為之綴緝瑣碎如此蓋以信余之
不鄙夷其民雖去之遠且在名都樂園而猶弗
忘之也淳熙二年長至日吳郡范成大至能書

蒲陽比事七卷

明刊本

宋龍坡李俊甫幼傑纂輯

吾蒲山川清淑風俗醇美民生其間率多秀異
耻事末作一歸於儒白唐距今歷紀數百如節
行揚芳文學垂範代不乏人進士擢第則有祖

孫首榜魁亞聯名異科有賢良詞學之英一門
有公卿岳牧之盛至於軼材絕藝隱士高禪聞
見軼出殆難悉數固炳靈之助亦漸靡使然也
舊誌間多疏略由夫主其事者期於速成採觚
之士不服博訪遂使覽者不無遺憾今國家貢
士李君俊甫幼傑慨然有志斯事上考史記旁
摭紀錄下至諸家文集行寔碑碣書尺悉從采
掇詢于耆儒參諸故老積十餘年心目之勤釐
爲七卷幾數萬言彙諸科分聯比而書又爲綱
目于前偶儷成編尤便披閱可謂勤矣書成適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古

國子博士三山林公來收吾郡李君以其書獻
一見嘆賞命書史就抄給以筆札不閱月而畢
親翰抵僕議以序諱自念齒耄學荒理當推避
既而喟然謂士未遇時往往編綴古今以爲選
舉之圖講學鬻文以爲俯仰之舉矣暇採拾鄉
間逸事以爲前輩不朽之傳後來慕用者之勸
也哉是書之成若不遇博雅君子爲賞鑒但藏
巾笥耳今使君仁賢不薄鄉郡樂其風土之美
人物之盛爲之主盟將以傳信久遠使後人更
相勸勵斯爲忠孝冠冕言行楷式之歸風化美

意寔在乎是何此書之幸吾郡之逢耶使君以
鼎甲師儒宜爲序冠顧乃謙抑以筆授僕若又
回辭恐幼傑用心之勤與使君樂善之懿終無
以表見是題于卷首云邑人陳謐

僕至郡之三月李君幼傑來訪出其書一編閱
之莆陽比事綱目也其言纔千有餘其事上下
千百年間可法可勸可喜可愕無所不有於是
嘉其工嘆其勤也命工就錄全帙延訪儒生往
復訂正凡踰年而書始成乃鋟木以傳後吁僕
之力僅止是耳如此山川人物方興而未艾高

韶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古

蹈而遠跡者又將月異而歲不同也幼傑勉乎
哉僕老矣自是休影衡茅之下萬事棄置行樂
餘暇時懷此郡好風南來每聞述一佳話往往
得一解顏而笑蓋於此興復不淺嘉定甲戌四
月下澣玉融林瑑書于儒雅堂
馬氏手跋曰莆陽比事余求之十餘年不獲近
忽得之武林書肆中閩中地志宋元以來自清
熙三山志外不少概見是書取莆陽文獻訪叢
求體自山川風俗古跡名勝人物科第以及道
流釋家分門別類無不備錄若網在綱有條不

素故曰比事所採用書如十六國志沿革志龍川志閩中記中興紀事崇甯黨錄南雲見錄林氏積慶圖木蘭家譜桂籍題名異聞錄搜神祕覽隆正集樽齋集探花集活溪集欽研集今且無有知其名者軼事遺聞所載尤夥洵史庫中驚人祕笈也近惟儀徵學經室昭文愛日精廬尚有寫本此本係錢唐何夢華舊藏雖影明刊寔江浙藏書家傳抄之祖本也道光間逢啟祥之歲壯月扶風書隱生馬玉堂跋

右地理類雜記之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六

游志續編一卷 舊抄本

南村居士陶宗儀九成宮

酒祐癸卯置閤在秋景氣極高迴望屋角山光與天台碧左右轟轟獻狀似相招相延並有不勝情者而余適病趾弗能遊焉時獨鳩首引酌誦遠遊招遊諸篇以自宣暢因懷古自山川之美人物之勝登覽遊從之適雖其有得於是有感於是者不能盡同而皆超然無有世俗垢氣物欲之累意謂古今樂事無過此者乃取自味沂而下二千載間迄於近世張朱氏衡山之游

高情遠韻聚見此編若身參其間而目與之接胥應和而俱翱翔也吁世亦有好遊若子者乎句有五日編成是為序天台陳仁玉

辛酉九月望偶過孔嘉兄雲光閣見有此本在几上云是借陸元洲者遂爾補歸燈下錄之以為齋中卧遊之玩少俟閒暇盡將載籍所傳遊覽諸作錄之以續二公之不足未知遂此志願否令徐問之裝完併記十一月朔錢穀

張氏金吾曰前有宋天台陳仁玉游志編序并曰是書繼仁玉游志編而作故云續編所載皆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七

唐宋金元人游覽之文頗有世不經見者如劉祁遊西山記北使記等篇他書俱未之載其存佚之功為不小矣至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范成大驂鸞錄吳船錄蓋以有傳本故存其目而未錄其文非有所殘闕也

琴經室外集遊志續編二卷元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 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繼宋陳仁玉遊志而作所載多唐宋元人遊覽之作自樊宗師柳公權元結而下凡四十有八家選擇精審並足以資考證書中有存其目而其書未

經探入者若李格非之洛陽名園記范至能之
驂鸞錄吳船錄後人遂疑爲未成之書案朱彝
尊云宗儀所著各書有稗史學此其一也

右地理類遊記之屬

真臘風土記一卷 明抄本

元永嘉周達觀撰

島夷志略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汪大淵撰

九州環大瀛海而中國曰赤縣神州其外之州
者復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六

區中者乃爲一州此騶氏之言也人多疑其荒
唐誕誇况當時外徼未通於中國將何以徵驗
其言哉漢唐而後於諸島夷力所可到利所可
到班史傳固有其名矣然考於見聞多襲舊書
未有身遊目識而能詳記其實者猶未盡徵之
也西江汪君煥章當冠年嘗兩附舶東西洋所
過輒采錄其山川風土物產之詭異居室飲食
衣服之好尚與貿易賈用之所宜非其親見不
書則信乎其可徵也夫言海中自多鉅魚若蛟
龍鯨鯢之屬羣出遊鼓濤拒風莫可名數舟人

燔雞毛以觸之則遠遊而沒一島嶼間或廣袤
數千里島人浩穰其君長所居多明珠麗玉犀
角象牙香木爲飾橋梁或甃以金銀若珊瑚琅
玕玳瑁人不以爲奇也所言由有可觀則騶衍
皆不誣焉知是誌之外煥章之所未歷不有瑰
怪廣大又逾此爲國者歎大抵一元之氣充溢
乎天地共所能融結爲人爲物惟中國文明則
得其正氣環海於外氣偏於物而寒燠殊候材
質異賦固其理也今乃以耳目弗逮而盡疑之
可乎莊周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博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九

古君子求之異書亦所不廢也泉修郡乘旣以
是誌刊人之煥章將歸復刊諸西江以廣其傳
故予序之至正十年龍集庚寅二月朔日翰林
修撰河東張翥序

中國之外四州維海之外夷國以萬計唯北海
以風惡不可入東西南數千萬里皆得梯航以
達其道路象胥以譯其語言惟有聖人在乎位
則相率而效朝貢通互市雖天際窮髮不毛之
地無不可道之理焉世祖皇帝既平宋氏始命
正奉大夫工部尚書海外諸蕃宣慰使蒲師文

與其副孫勝夫尤永賢等通道外國撫宣諸夷
獨瓜哇負固不服遂命平章高麗史弼等帥舟
師以討定之自時厥後唐人之商販者外請率
待以命使臣之禮故其國俗土產人物奇怪之
事申土皆得而知奇珍異寶流布中外為不少
矣然欲考求其故實則繁事者多祕其說鑿空
者又不得其詳唯豫章汪君煥章少負奇氣為
司馬子長之遊足跡幾半天下矣又以海外之
風土國史未盡其蘊因附簡以浮於海者數年
然後歸其目所及皆為書以記之較之五年舊

山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辛

誌大有逕庭矣以君傳者其言必可信故附錄
清源續志之後不惟使後之國王會者有足徵
亦以見國家之懷柔百蠻蓋此道也至正己丑
冬十月又二望日三山吳鑑序
清源續志序曰古有九邱之書誌九州之土地
所有風氣之宜與三墳五典並傳周列國皆有
史晉有乘輿楚有檣杓魯有春秋是也孔子定
書以黜三墳衍述職方以代九邱筆削春秋以
寓一王法而乘輿檣杓遂廢不傳及秦罷侯置
守廢列國史漢馬遷作史記闕牧守年月不表

郡國記載浸無可考學者病之厥後江表華陽
有誌汝穎之名士襄陽之耆舊有傳隋大業首
命學士十八人著十郡誌凡以補史氏之闕遺
也閩文學始唐至宋大盛故家文獻彬彬可考
時號海濱洙泗蓋不誣矣國朝混一區域至元
丙子郡既內附繼遭兵寇郡城之外莽為戰區
雖值承平未能盡復舊觀清源前誌放失後誌
上於范祐庚戌逮今百有餘年前政牧守多文
史武夫急簿書期會而不遑於典章文物比年
修宋遼金三史詔郡國各上所錄而泉獨不能

山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四

壬

具無以稱德意有識愧焉至元九年朝以閩海
憲使高昌侯侯來守泉臨政之暇考求圖誌見
是邦古今政治沿革風土習尚變遷不同太平
百年譜牒猶有遺逸及今不紀後將無徵遂分
命儒生搜訪舊聞隨邑編輯成書鑒時厲泉尊
命與學士君子裁定刪削為清源續志二十卷
以補清源故事然故老漸愚新學淺於聞見前
朝遺事蓋十具一二以傳焉至正十一年暮春
修祿日三山吳鑒序
右地理類外紀之屬

一第 228 册 續修四庫全書 5 頁之十

而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五

存齋雜錄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政書類

太平實訓政事紀年五卷 抄本

太平實訓

此書迺將富公弼所進太祖太宗眞宗三朝實訓案富弼所進乃三朝政要非實及林公希所進仁宗英宗兩朝實訓及國朝會要事實類苑

編年之書與夫建隆以迄紹興詔令旨揮歷朝

而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五

一

名臣章奏之集言行紀錄搜括殆盡以成是編

庶幾開卷一覽則我祖宗盛德大業厚澤深仁

爛煥乎其溢目豈小補哉伏幸詳鑒

直齋書錄解題曰三朝政要二十卷宰相河南

富弼彥國撰慶曆三年弼爲樞副上言選官置

局以三朝典故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以爲模範

命王洙余靖孫甫歐陽修同共編纂四年書成

名太平故事凡九十六門每事之後各釋其意

至紹興八年右朝議大夫呂源得舊印本刊正

增廣名政要釋明策備上之於朝館閣書目指

政要爲實訓非也

玉海曰慶曆三年九月樞密副使富弼請考祖

宗故事可行者爲書置在二府俾爲模範得以

遵守上嘉其奏丙戌命史館檢討王洙集賢校

理余靖歐陽修秘閣校理孫甫等同編命弼領

之名曰太平故事四年九月上之凡九十六門

二十卷弼爲序凡三朝賞罰之權威德之本責

任將帥之術升黜官吏之法息費強兵之制禦

戎平寇之略寬民恤災之惠睦親立教之本御

臣防患之機察納諫諍之道率編錄焉

而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五

二

又曰元豐五年六月八日戊午宰臣王珪言天

聖中修眞宗正史別錄三朝實訓以備省覽今

當修仁英兩朝實訓詔吏部郎曾肇著作佐郎

林希編修至六年四月十九日書成凡二十卷

希上之賜銀絹二百始於孝德終於治夷分七十六門

張氏金吾曰是書以富弼三朝政要林希兩朝

實訓爲藍本而益之以國朝會要事實類苑等

書始太祖迄高宗稱高宗爲太上皇帝蓋孝宗

時人所編輯也太祖太宗眞宗三朝每年後俱

有臣弼等釋曰云云蓋印陳振孫所謂每事之

後各釋其意也文淵閣書目著錄

右政書類寶訓之屬

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二十五卷元刊元印本

唐杜佑原本

李翰序

杜佑序

按目後有至元丙戌重新繙梓木記

唐會要一百卷舊抄本 實重光舊藏

宋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

宋朱棧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三

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四百戶臣王

溥纂

五代會要三十卷影寫宋刊本 王述卷舊藏

宋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

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

王溥纂

每卷後有校勘官前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

守奉州天水縣令宋璋一條

本朝故相王公溥撰唐及五代會要凡當時制

度沿革粲然條陳無遺唐會要已鏤版于吳而

五代會要未甚傳彥博家藏善本比至蜀請官

參用正史考覈亡訛謬且刻以傳慶曆六年四

月望日樞密直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知益州

事充益利路兵馬鈐轄文彥博題

國朝王文康公所纂五代會要三十卷慶曆中

文忠烈公帥蜀嘗刻行之兵興以後久缺其傳

元之假守信安得舊版于江陰以來因併與范

專公所著五代 通刻版實郡五季之事陋矣

亡足云者然而前承唐餘後訖宋與其間五六

宋朱棧藏書志 卷三十五 四

十載儀物章程官名文法因革損益之由使後

世有考者多見此書其可廢乎昔孔子之杞宋

得夏時坤乾而取之以其近于用也是亦學士

大夫之所宜知也乾道七年三月且日左宣教

郎權發遣衢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

施元之書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校宋本

宋李心傳撰

甲集自序嘉泰二年

乙集自序嘉定九年

宋 漢制考四卷 元刊元印本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考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考也嘗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于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概有存者義和和嚮之資王命猶重也司徒緇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京不度週制之城猶未眾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故猶未遠也秦山有初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五

別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賦信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為而作乎宰咺歸鼎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丘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時臚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角寔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殺悉魯不知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

夫講問固寔三代文獻謨如也納鼎有諫觀社

有諫中編名子之對里革斲罍之規御孫別男

女之贊管仲辭上卿之享柳下季之述祀典單

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刺子

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

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

猷訓粲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

懷慄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

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

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源相續得夏時坤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六

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略言班爵祿曰聞其略言諸侯喪禮曰未學而嘗聞若其宏綱丕式因略而致詳推舊而為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譏變古井牧變而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歛佩玉變而帶劍簪席變而杯案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是意唯太史公知之於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卓然見損益之要指於高帝紀

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欵其襲秦也漢之止於為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文中子奚取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猶近於王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近於外朝之詢眾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間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尚論古之人以為漢去古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葬器之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為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為疏義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蓋自西晉板蕩之後見聞放失習俗掩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况帝王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於傳注者不可忽不之考也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紬次為編以俟後之君子自流遡原三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子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七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元刊元印本 錢齋室舊藏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自序
 李蓮思序 至 戊申
 王壽衍進書表 延祐六年
 饒州路總管府下樂平州刊印通考指揮 至拾
 鄒人宋相子馬端臨述文獻通考于家泰定元
 年江浙省彫實于西湖書院越十有一年子由
 太史氏出統學南邦因莅杭閱究其文或譌或
 逸版成有焉時端臨既沒厥壻楊元長教于東
 湖乃俾建厥嗣志仁詢取先文用正斯失至則
 就俾元偕西湖長方員率學者正之踰年而訖
 將圖正于梓未諧又踰年中書遣太常陳氏來
 訪求典籍于茲行中書以其事惟于是任乃克
 遂舊圖俾儒士葉森董正梓工且足于不逮必
 予復省功乃已幸獲底于備可觀焉呼考之述
 繼世而成歷代而行踰十年而徵又三年而明
 匪易匪輕可戒于德之不恆至元又五年三月
 朔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余謙敘紀
 李氏手跋曰玉海元刊本尚可得而文獻通考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八

絕少當世通行禮部本訛舛極多慎獨齋木差
佳亦不免脫誤如此本者安可見也間向藏愛
日精廬月香翁深祕惜之今幸而得歸川此
書尙爲得主月香在未及一窺所藏比予往來
琴川書已星散而月香亦歸道山矣閱此不勝
零落山邱之感李兆洛識于冬讀書齋時道光
甲午七月

前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五 九

大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舊抄本

唐蕭嵩等奉敕撰

周必大序曰三代以下言治者莫盛於唐故其
議禮有足稽者始太宗文皇帝以濬哲之姿躬
致上治顧視隋禮不足盡用乃詔房元齡魏徵
與禮官學士增修五禮成書百卷總一百三十
篇所謂正觀禮是也高宗纂成之復詔長孫無
忌杜正倫李義府以三十卷益之然義府輩務
爲傳會至雜以令式議者非焉所謂顯慶禮是
也二書不同蓋嘗並用春官充位莫之或正開

元皇帝綏萬邦撫重熙於是學士張說奏言儀
注矛盾蓋有以折衷之乃詔徐堅柳銳施欽本
載加撰選繼以蕭嵩王邱仲等歷數年乃就號
曰大唐開元禮吉凶軍賓嘉至是備矣書必有
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禮書一代之典也其可
闕耶謹爲序曰夫爲國必以禮以時爲大商之
去夏未久也其損益已可知矣况乎自秦迄漢
典籍殘缺所可見者二戴之記周官之書其綱
則備其紀則略二戴之記雜出於漢儒或繁密
難遵或低悟莫辨此其根紛紛所以無敢輕議

前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五 十

也雖然大格沒而椎輪不可以復用宮室備而
茅茨不可以復拘若明堂以致嚴父之孝孝致
矣則汶上之圖不必盡合於黃帝圓邱以竭事
天之誠誠竭矣則澤中之祀不必盡合於成周
蓋古今之不同文質之適變雖先王未之有者
可以義起奈何區區殘編斷簡泥古而窒今使
我朝盛典不傳於後世耶唐受命奄有方夏吉
禮以事神祇賓禮以親邦國嘉禮以親萬民不
得已而施之軍禮凶禮者甚眾也朝廷之所用
有司之所守非一定之論則內外無所適從非

不刊之書則子孫無所取法今自正觀而至顯慶閱歲未久二禮之不同固未害損益之義也然既出義府傳會則非所謂一定之論猥雜有司令式則非所謂不刊之書開元皇帝勵精政治有意太平故能遠擇儒臣釐正鉅典惟堅等辨博通貫體上之意故能不泥不肆克耐成書因時肇興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稽是書而可定國家有盛舉不必野外之謀卽是書而可行世守之毋敢失墜不其休哉書凡百五十卷各以類從讀者如按圖而知四方此不具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十一

載姑敘作書之旨云謹序

案此序益公集失載

大唐郊祀錄十卷 舊抄本

朝散郎前行河南府密縣尉太常禮院修撰

臣王涇上

王涇上表

直齋書錄解題曰大唐郊祀錄十卷唐太常禮

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

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升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張氏金吾曰卷一至三日凡例卷四至七日祀

禮卷八曰祭祀卷九卷十曰饗禮凡例者如辨神位視牲器卜日齋戒玉帛牲牢奠獻祈禱祭服雅樂雜例之類是也祀禮者如冬至祈穀等祀明堂朝日夕月風師雨師靈星五龍及五方感生帝九宮貴神之類是也祭祀者如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稷嶽鎮海瀆之類是也饗禮者如薦獻太清宮 元元皇帝宮 薦獻太廟德明皇帝等廟 天寶三載追尊皇帝 及先農先蠶文宣王武成王先代帝王之類是也稽歷代郊祀之制述有唐沿革之由中如祀九宮貴神於東郊升風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十二

師雨師爲中祀及嶽鎮海瀆之封爵風雨雷師

之樂章俱開元禮所未及載者一朝典制籍此

可補其闕注中所引三禮義宗多有他書所未

見者亦足以資考核有志於經史之學者宜亦

共知寶貴哉表云神位升降寫而爲圖今其圖

已佚無可考矣崇文總目通志直齋書錄解題

文淵閣書目俱著錄

太常因革禮八十三卷 舊抄本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參知政事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臣歐陽修等奉勅編
 臣修等聞昔秦燔滅詩書而禮樂尤其所惡故
 漢興二百餘年而郊祀之禮聽於方士乘輿所
 御不過袍服及至顯宗然後發憤太息鑿空耕
 荒以有三雍七郊百官備物輅車袞冕以祀天
 地養三老五更於學然後後世有述焉漢末喪
 亂未平遺文復就湮滅而江左學者猶能言之
 蕭梁之時日不暇給猶命陸倕賀瑒等五人分
 治五禮及至隋文天下初合享國日淺亦能於
 兵燹之餘收集南北儀注為百三十篇故唐興
 得以沿襲為正觀顯慶開元之禮古之君子於
 戰伐崎嶇之中猶不忍禮樂之廢苟有一日之
 安則相與戮力講求其勤如此宋有天下承平
 百年憲章文物遠追三代而觀書於太常者獨
 有開寶通禮得為完書其餘顛倒脫落無所考
 證至不及漢唐者此有司失職學者不講之過
 也昔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約唐之舊為開寶通
 禮事為之制以待將來其後更歷三朝隨事損
 益與通禮異者十常三四苟新書不立而持通
 禮以為備則後世將有或焉故天聖中禮官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三

俾等論次已行之事名曰禮閣新編其後賈昌
 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而禮閣新編止
 於天禧之五年太常新禮止於慶曆之三年又
 多遺略不能兼收博采以示後世而二書之外
 存於簡牘者尚不可勝數付之胥吏日以殘脫
 故嘉祐中臣修以為言而先帝以屬修與凡禮
 官命臣闕臣洵專領其局始自建隆以來訖於
 嘉祐巨細必載罔羅殆盡以為開寶通禮者一
 代之成法故以通禮為主而記其變其不變者
 則有通禮存焉凡變者皆有所沿於通禮也其
 無所沿者謂之新禮通禮之所有而建隆以來
 不復舉者謂之廢禮凡始立廟皆有議論不可
 以不特見謂之廟議其餘皆即用通禮條目為
 一百篇以開賜名曰太常因革禮雖不足以稱
 先帝考禮修業傳示無極之意猶庶幾於守職
 不廢以待能者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提舉
 編纂臣歐陽修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
 兼侍讀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李東之龍圖
 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官
 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呂公著尚書工部郎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四

中知制誥兼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臣宋敏求
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
兼禮儀事臣周孟陽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祕閣
兼充史館檢討同知禮院兼丞事臣呂夏卿尚
書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同知禮院臣李育
祕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禮院臣陳繹太常博
士禮院編纂臣姚闕守衢州文安縣主簿禮院
編纂臣蘇洵等謹上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七

雖從其請然猶重置局就以命禮官既不專任
閱歲久之書不果成嘉祐六年七月己酉乃以
先生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
城縣令姚闕同編纂判寺官督趣歐陽公以參
知政事提舉閣五年當治平二年九月辛酉而
奏書成國史謂建隆以來三輯禮書嘉祐尤悉
則謂此書也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
以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概或闕其彌文經禮粗
詳而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書獨
于損益去取異同之際莫不咸在當此時知制

誥張環奏以國朝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
官釐正紬繹然後垂之永久先生爭之以為今
亦編集故事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
遂使尊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
事之體也然則其几例條目先生之定論蓋若
此而味者顧謂繁簡失中以喧攘目之抑未之
思歟其書以開寶通禮為本而以儀注例冊附
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兩海記大樂記及他
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公所謂其事業
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七

施用者是也錢侯太虛為吾州盡刻蘇氏之書
於學官所以加惠諸生甚厚且屬壁識其歲月
因備列之于末云治熙十五年正月郡人李壁
書
郡齋讀書志曰太常因革禮一百卷皇朝姚闕
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院文書放軼請禮
官編修六年用張洞奏以命闕洵至治平二年
乃成詔賜以名李清臣云開寶以後三輯禮書
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闕不補豈
有拘而不得騁乎何喧攘之甚也

張氏金吾曰案宋太祖始命劉溫叟等約唐貞觀顯慶開元禮為開寶通禮更太宗眞宗時事損益天聖中禮官王卬等論次其事名曰禮閣新編其後賈昌朝等復加編定名曰太常新禮嘉祐中修以二書不能兼收博采未足以示後世且二書之外存於簡牘者尚多付之胥吏日以殘脫乃建編纂禮書之議仁宗允其請嘉祐六年命蘇洵姚闢置局修纂治平二年書成賜名太常因革禮分八類曰總例曰吉禮曰嘉禮曰軍禮曰凶禮曰廢禮曰新禮曰廟議凡一百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七

卷始自建隆迄於嘉祐以開寶通禮為主多以禮閣新編太常新禮禮院儀注禮院例冊慶厯祀儀及實錄會要封禪記鹵簿記等書四朝典禮粲然具備是因政和五禮新儀以前所不可無之書也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俱著錄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北宋一代典章如開寶禮太常因革禮禮閣新儀今俱不傳云云則是書之佚久矣此本傳自蕭山陸氏蓋從舊抄本傳錄者缺卷五十一至卷六十七凡十七卷

政和御製冠禮十卷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

亭舊藏

宋

前有御筆指揮及尙書省議

禮院累次所上劄子御製冠禮十卷蓋當時頒此爲格式者故以弁首不入卷數計闕卷七十四卷八十八至九十卷一百八至一百十二卷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七卷二百共闕二十卷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六

定尊卑別貴賤也故有君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唱而婦隨兄友而弟恭莫不有敘人倫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可以加大無得而踰尊卑定也朝廷邦國鄉黨遂序有典有則有倫有節有條而不紊貴賤別也天下有萬不同之情先王同之於一堂之上薄海內外雖愚夫愚婦莫敢以私智側言改度易制者以分定故也夫人倫正尊卑定貴賤別則分守明分守明則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亂上無僭差而

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先王以是成教化移風俗其和至於廣樂其大至於與天地同節深所慕之朕獲承至尊洪惟祖考燕翼之謀垂休錫美功成治定歷考前世承平之久莫如今日然承五季禮廢樂壞大亂之後先王之澤竭士弊於俗學人溺於末習忘君臣之分廢父子之親失夫婦之道絕兄弟之好至以眾暴寡以智欺愚以勇威怯以彊陵弱庶人服侯服牆壁被文繡公卿與皂隸同制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昏冠喪祭宮室器用家殊俗異人自爲制無復綱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九

紀幾年於茲未之能革昔在神考憲道立政稽若往古作新斯人以追三代之隆謂安上治民別嫌明微釋回增美莫善於禮親降策問下詢承學造庭之士將因今之材而起之也命官討論郊祀之儀服章之飾是正訛舛大勳未集仰惟先志明發不寐繼而承之罔敢忽怠乃詔有司張官設屬講求比次以書來上朕乙夜省闕考驗先王制禮之文親加筆削復命有司循古之意而勿泥於古適今之宜而勿牽於今乃作吉禮以祀以祭以享乃作凶禮以哀以弔以禴

以恤乃作賓禮以朝以會以覲以問乃作軍禮以用眾恤眾簡眾任眾合眾乃作嘉禮以親宗族親男女親賓客親異國遵豆尊罍冕弁旂常車輿圭璧羔鴈幣篚有不可施於今則用之有時示不廢古有不可用於時則惟法其義示不違今又爲之多寡之數高下之等長短之度疏數之限將自躬而達之天下自朝廷而達於庶民使士安於分無見利忘義之心人知所守無犯令陵政之悖四方以無拂而天下如一家爭訟之端庶幾永息廉恥之道庶幾乎興而刑其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三

措歟傳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今天下去周千有餘歲道之不明未有疏於此時也染世汚俗冒上無等未有甚於此時也朕因今之俗做古之政以道損益制而用之推而行之由乎百世之後奮乎百世之上等百世之王若合符契共歸一揆所謂百世而繼周者也雖其法其制本頒天下朕將禮刑並用俟之以慶賞刑威適觀厥成焉萬機之暇書其意記其制作之因以兼明天下後世政和新元三月一

目序

尙書省牒議禮院知樞密院事鄧居中等劄子
奏竊以禮有五經而威儀至於三千事爲節文
物有防範本數末度形名比詳遭秦變古書缺
簡脫遠則開元所紀多襲隋餘近則開寶之傳
間存唐舊在昔神考躋時極治新美憲章是正
郊廟緝熙先猷實在今日恭惟陛下德備明聖
觀時會通考古驗今沿情稱事斷自聖學付之
有司因革綱要既爲禮書纖悉科條又載儀注
勒成一代之典跨越三王之隆臣等備員參訂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主

後更歲月悉稟訓持靡所建明謹編成政和五
禮新儀并序例總二百二十卷目錄六卷共一
百二十六冊辨疑正訛推本六經朝著官稱一
遵近制上之御府仰塵乙覽恭候宸筆裁定其
以治神人以辨上下從事新書其自今始若夫
蒐補闕遺講明稀闕告成功而示德意則臣等
顧雖匪材猶當時順聖志而成之取進止牒奉
勅宜頒降牒至准敕故牒
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牒

大金集禮四十卷

舊抄本

金氏跋

黃氏手跋曰大金集禮世鮮善本惟錢遵王讀
書敏求記載此書以爲尙是金人鈔本惜未知
流落何所偶與余友張秋塘談及此書秋塘云
數年前余從騎龍巷顧氏得之而歸於馬鋪橋
周香岩矣香岩與余相友善有秘書彼此俱易
觀惟請觀此書則以朽腐不可觸手爲辭余亦
以家無別本可校不敢因請今春觀書於華陽
橋顧聽玉家適得是本遂攜向香岩處請其書
比較之紙墨皆古惜朽腐處殘缺不可盡讀末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主

有何義門先生跋亦自敘其得書之由而書之
爲金鈔與否義門卒不能定也余略爲緝閱覺
卷第脫誤彼此相同似余書卽從錢本所出然
行款不同第一卷中反多貞元云云四葉欲徵
信而反滋疑香岩與余唯有相視而笑已耳適
錢少詹辛楣先生借閱藉以折衷遇疑處皆筆
諸紙條貼其上足見前輩好學深思不務涉獵
寔爲後生龜鑑歸架日追敘得書顛末并著辛
楣校閱以傳信於後云嘉慶元年六月中泮二
日書於士禮居棘人黃丕烈

大金德運圖說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金貞祐一年尚書省集議德運之案牘也

廟學典禮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慶元條法事類殘本三十六卷附開禧重修尚書吏

部侍郎右選格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

直齋書錄解題曰嘉泰條法事類八十卷天台

謝深甫子肅等嘉泰二年表上初吏部七司有

條法總類消熙新書既成孝宗詔做七司體分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書

門修纂別為一書以事類為名至是以慶元新

書修定頒降此書便於檢閱引用惜乎不併及

刑統也

張氏金吾曰案宋史寧宗本紀嘉泰二年謝深

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直齋書錄解題有嘉泰

條法事類八十卷云宰相謝深甫等嘉泰二年

表上蓋舉其奉詔之時則曰慶元據其成書之

日則曰嘉泰一書而異名耳闕卷一卷二卷十

八至二十七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三十八至

四十六卷五十三至七十二共闕四十四卷末

附開禧重修尚書吏部侍郎右選格二卷蓋即

宋史所載開禧重修七司法文淵閣書目著錄

二十冊此其殘闕之本也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六十卷 舊抄本

曝書亭舊藏

不著撰人名氏

大德七年中書省劄節文准江西奉使宣撫呈

乞照中統以至今日所定格例編集成書頒行

天下照得先據御史臺比及國家定立律令以

來合從中書省為頭一切隨朝衙門各各編類

中統建元至今聖旨條畫及朝廷已行格例置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書

簿編寫檢舉仍令監察御史及各道提刑按察

司體究成否庶官吏有所持循政令不至廢弛

已經通行合屬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呈仰照

驗施行

大元聖政典章新集至治條例二十三卷 舊抄本

元至治二年新集

大元聖政典章自中統建元至延祐四年所降

條畫板行四方已有年矣欽惟皇朝政令誕新

朝綱大振省臺院部恪遵成典今謹自至治新

元以迄今日頒降條畫及前所未刊新例類聚

梓行使官有成規民無犯法其於政治豈小補云

至治二年以後新例候有頒降隨類編入梓行不以刻板已成而斬於附益也至治二年六月

日謹咨

元海運記二卷 抄本

不著撰人姓名

勞氏手跋曰咸豐元年中秋日借得吳書農先生所藏經史大典本錄副丹鉛精舍校勘

故唐律疏議三十卷 影寫元刊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五

唐太尉揚州都督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長

孫無忌等撰

柳贊序 秦定四年

劉有慶序 秦定二年

無名氏唐律釋文序

按卷末有崇化余志安刊于勤有堂至順壬申

五月印二行

宋提刑洗冤集錄五卷 影寫元刊本

宋朝散大夫新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

府參議官宋慈惠父編

宋慈序 清補丁未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五 五

兩宋樓藏書志卷三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職官類

大唐六典三十卷

明正德刊本

唐元宗皇帝

御撰集賢院學士兵部尚書兼中

書令修國史上柱國開國公臣李林甫奉勅注

上

唐六典載古者制度備因草成一王書可為後

世標準比緣兵火所在闕文械承乏永嘉得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于州學教授張公同以白太守徽學新安程公

一見肅然曰周公之典所謂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蓋具體矣其階品有 其尊卑有序其名官

有義公等能廣其傳則朝廷於焉若稽播紳於

焉矩儀士子於焉講究一舉三得不其偉歟因

命張公校其訛闕而械募工鏤板幾年有成乃

丐藏諸學以傳久遠資其直以養士類云紹興

四年歲次甲寅七月戊申朔左文林郎充溫州

州學教授張希亮校正右宣教郎知溫州永嘉

縣主簿勸農公事詹榘題誌

王鑿序 正德乙亥

翰林志一卷 宋刊本

唐翰林學士左補闕李肇撰

三卷 東洋刊本

唐武則天撰

自序

學經室外集唐書藝文志及崇文總目鄭樵通

志藝文略所載卷帙並同宋史不著錄案唐會

要云長壽二年三月則天自制臣軌兩卷合頁

舉人習業停老子又云中宗神龍二年二月二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二

日教文天下停習臣軌依前習老子書分國體

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實慎密廉潔良將利人

凡十章是編著錄久佚此冊日本人用活字板

擺印卷末題垂拱二年撰乃妄增也

麟臺故事殘本三卷 舊抄本 勞季言校

紹興元年七月朝請郎試秘書少監程俱記

朝奉大夫守秘書少監程俱奏竊見車駕移蹕

以來百司文書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蠹敝或生

日者朝廷復置秘書省稽叅舊章稍儲俊造而

臣濫膺盛選待罪省貳竊以謂典籍之府憲章

所由當有記述以存一司之守軌采摭見聞及方冊所載法令所該比次爲書十有二篇分爲五卷名曰麟臺故事繕寫成二冊詣通進司投進如有可採許以副本藏之秘書省以備討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九月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右劄送中書陳舍人紹興元年九月二十日押右麟臺故事五卷紹興元年二月丙戌丞相臣宗尹叅知政事臣守叅知政事臣某言祖宗以來館閣之職所以養人才備任使一時名公卿皆由此塗出崇寧以後選授浸輕自軍興時巡務省冗官秘書省隨罷今多難未弭人才爲急四方俊傑號召日至而職事官員闕太少殆無以處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此類是也謂宜量復館職以待天下之士制曰其復秘書省置監若少監一人丞著作郎佐郎各一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其省事所應行除官到條具上尙書省三月甲辰詔以朝請郎直祕閣臣程俱試祕書少監臣愚無似初以編修國朝會要檢閱官節寓館下又再佐著作今茲修廢官以舉令典又以八乏首被久虛之選踴躍懼不稱受職之始按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三

求簡牘皆無有竊念惟昔三人祕書省皆以薄技諫太史氏頗記祖宗三館故事與耳目所見聞老吏奔散死亡之餘亦尙有存者或取故牘煨燼泥塗中叅攷裁定條上尙書請置孔目官一人楷書吏十有二人專知吏一人其誰何繕治守藏防閤庖爨之徒卒不過八人其案典文書法式期會廩稍人從皆如舊格叅以近制從事尙書以聞制曰可于是士庶始有以家藏國史實祿寶訓會要等書來獻者國有大禮大事于茲有攷焉而校書郎正事又雜以祖宗之制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臣俱謹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帝五帝之書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與夫所謂左史書言右史書動者今祕書省實兼有之漢魏以降名稱不一要爲史官故唐龍朔中祕書監爲太史少監爲蘭臺侍郎今有司文書散缺尙衆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蓋敝或生而典籍之府憲章所由顧可漫無記述以備一司之守乎昔孫伯鷹司晉之典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故伯鷹之後在晉爲籍氏辛有之後在晉爲董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四

氏則談狐是也臣衰緒寒遠雖非世官然身出入麟臺者十四年于此矣則其纂故事裨闕文者亦臣之職也因採摭三官舊聞簡冊所識比次綴緝事以類從法令略存因革咸載為書十有二篇列為五卷錄上尚書副在省閣以備有司之討論臣俱味死謹上

黃氏手跋曰是書為影宋舊抄惜止三卷蓋未全本也然實世間希有之書與聚珍板不同其中命篇敘次多異初書買攜來手校一過乃知其佳旋因議價未諧復攜去後知歸於西酌草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五

堂遂倩余友胡葦洲轉假影錄一冊積想頓慰還書之日敬誌數語以拜嘉惠是書陳錄云五卷為十有二篇今劄云三卷就不全本影寫時改五為三也於每卷填上中下字欲泯不全之迹為之耳隆慶云云一行的係叔寶手蹟尤可寶貴書之可珍者在真本此種是已毋以不全忽之嘉慶甲戌六月十有一日復翁胡氏手跋曰每條上用墨乙者皆聚珍本所無共四十條胡珽記

翰苑羣書二卷

舊抄本

汪季青舊藏

宋洪邁編

翰苑秩清地禁沿唐迄今為薦紳榮遵世蒙因恩父子兄弟接武而進實為千載幸遇曩嘗梓遺事一篇揭來建鄴以家舊藏李肇元稹韋處厚韋執誼楊鉅丁居晦泊我宋數公凡有紀于此者并刊之木仍以國朝年表中與題名附乾道九年二月七日番陽洪邁書于清猗閣

玉堂雜記三卷 宋刊本

宋周必大撰

自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六

朝佐頃者官桂陽獲觀今丞相周公鑿城錄愛而傳之茲如武林又得其玉堂雜記益聞所未聞蓋中興以來九重之美德前輩之典刑恩數之異同典故之沿革皆因事而見之此尤不可不傳也乃手抄一通藏於家竊聞公在翰苑知無不言朝廷有大命令人所不敢議者公從容敷奏皆當上意凡所以障隄狂瀾護養元氣者豈止一事而公不書何其謙也然盛德偉烈表表在人耳目公雖不書其能使之弗傳哉紹熙元年重五日樵溪丁朝佐謹書

丞相益公玉堂雜記一編森得之久矣字書間
有舛誤每苦難讀近訪丁懷忠觀甘泉書藏懷
忠不知森有此書出以相示森曰明月夜光天
下之所同寶也子獨能私有之乎亟假其本而
參訂之因系歲月于後紹熙辛亥仲夏一日眉
山蘇森謹題

中興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 舊抄本

宋陳騭撰續錄不著撰人名氏 開卷一沿革

續錄開卷九祿原

中興館閣錄十卷淳熙四年秋天台陳騭叔晉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七

與其僚所共編集也上世官修其方故物不抵
伏後世弗安厥官置方莫修職業因以放失夫
方云者書也究其本原事迹及朝夕所當思營
者悉書之法術具焉使居是官者奉以周旋雖
百世可考爾周官三百六十官各有書小行人
適四方則物爲一書多至五書蓋古之人將有
行也舉必及三惟始衷終依據審諦則其施設
斯可傳久彼狡焉滅稟典籍縱意自如幸 闕六
龍駐蹕臨安踰四十年三省樞密院制度尙稽
復舊惟三館秘閣巋然傑出非百司比自唐開

元韋述所集記注元祐間宋宣獻之孫匪躬作
館閣錄紹興改元程俱致道作麟臺故事宋氏
皆祖韋氏而程氏故事并國初它則多闕蓋未
知其有宋錄也惜最後四卷俄空焉余屢蒐采
弗獲欲補又弗暇每每太息今所編集第斷自
建炎以來凡物巨細靡有脫遺視程氏誠富且
密官修其方行古道者不當如是耶昏忘倦游
喜見此書乃援筆爲之序李燾仁父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八

正訛外其缺略者增補之名曰館閣續錄逐卷
之末不題卷數貴在他日可以旋入繼今每於
歲杪分委省官取歲中合載事略加刪潤刊於
卷末前錄凡例其目有九今並從其舊云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 明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太常博士徐君月著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輔拜
罷錄僅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焉覽者
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
年錄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于嘉定乙亥凡

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長編繫年錄緯之以大
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制草諸書而一時黜陟
之由羣公評品之論奉常行實之攷旁引曲彙
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
代之元勳碩輔鉅德豐功銘于烝 彝鼎書于
旂常竹帛固不待贅述其間賢俊進退正邪消
長關於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
哉彼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冊
是編也其亦足為信史羽翼歟君子居誼宰
承陽有廉稱較奉錄梓于學可謂能成先志者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九

我宋億萬年無疆惟休臣亦有無窮之開續而
書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巳清明寶章閣學士通
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嘉興縣開國
子食邑六百戶陸德輿序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
陽邑大夫居誼刊之于梓謁序于予予曰宰輔
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
唐三百年稱房杜姚宋豈不憂憂乎其難矣哉
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
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

中畢公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
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
又何能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姦
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
韓縝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
公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
相姦凶復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黼過于蔡
京若曾布趙挺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
微不及子厚京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
吳敏何崇輩而不可制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十

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將開建隆以來之治
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凶接武
李公忠定綱言驗于疏水功驗于圍城高皇帝
以其為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間
之者黃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
生而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
趙公鼎張公浚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
于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敵所惡也檜敵所
喜也久其位天意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
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

何其太寥落耶侂胄之徒則世目以爲京槍者
賢者則不見久而侂胄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
豈人耶予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
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
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
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
公顯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
每爲之三太息常博之爲是錄也于美惡皆不
沒其實賢于世之類書多矣寶祐五年日龍圖
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 下缺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十一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
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
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教其錄宰輔也昉時年
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間粗審頭末後三十餘歲
欲板于三山邵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
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
可敬也公字誠甫號愷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
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集英殿修撰提舉建寧
府武夷山冲佑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司馬溫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
做班史敘宋興以來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
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
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
布滿百職輝映史冊先後相望溫公猶思表而
出之夫豈不足于夷攸而公之編年曰姑舍是
非略也媿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料匠與
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
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故公
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間元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十一

臣碩輔誥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
之污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
而雜出于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釐爲卷帙
用工雖勤然操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
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
惟是哉觀慶曆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
勉觀熙豐之事則荆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
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寅亮之規上不
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葢往轍益謹乎若時登
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

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真作宋一經者也公諱
自明嘗為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永陽以廉名鳴
琴之暇取家藏之祕銀丁邑序使垂世懿範不
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
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章鑄序

馮盛明序 萬歷戊午

陳邦瞻序 萬歷戊午

呂邦耀序 萬歷戊午

孟習孔序

王惟儉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主

朱勤美跋

秘書志十一卷 舊抄本 吳兔牀藏書

承務郎秘書監著作郎王士點承事郎秘書
監著作佐郎商企翁同校正

皇帝聖旨裏秘書監准監丞王道奉議關竊惟
古者外之郡邑各有志乘內之府寺亦載箴規
所以紀其事之本末官之去留以相期於不朽
而垂無窮也近年各衙門沿革有志 名有碑
亦猶此意切照木監 府即古木天芸
閣虎觀 位清高茂可比倫伏惟我朝

混一區宇開創百司延及於掌天文識緯版籍
圖書所以拱御覽而資聖德也然自國初至今
積有年矣是以上棟下宇不無摧朽公聚期會
相顧寂寥至正元年夏欽奉宸音賜以楮幣及
蒙中書加修葺遂俾翰與觀顰飛之美官僚佩
公食之需天朝之待秘監可謂優矣然而題名
向未有碑沿革尚未有志此非所謂缺典歟合
無行下屬官依上編集庶乎百世之下有所稽
考區區管見不能自默准此仰移關監丞王道
奉議依上提調仍行下著作郎王士點承務著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中

作佐郎商企翁承事依上編集具稿呈監施行
至正二年五月 日令史王遺承權典簿劉鶚
押

吳氏手跋曰丙寅五月仲魚孝廉為予從吳中
購得此志其卷數門類與十駕齋養新錄所載
悉同惟葉數養新錄共二百六十有五葉而此
計二百六十八葉豈官曆所見本尚有缺葉歟
此本外錯甚多予雖以意校終未能釋然復屬
仲魚訪之三吳藏書家率與此本無異仍攜以
見還仲魚亦照錄一部弃于紫微講舍嗟乎宮

詹往矣誰復能與予輩再訂此書耶嘉慶己巳五月吳騫記

官箴一卷 宋刊本

宋紫薇舍人呂本中居仁

防頤蒙之資蚤膺吏事塵囂馳騫無所津梁既得此書稍知自勉敬錄于梓與有志者同之寶

慶丁亥三月既望永嘉陳昉謹書

畫簾緒論一卷 宋刊本

宋胡太初

析圭分爵從政涖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獲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五

湯以喻其煎熬償債以仿其不得已之意噫邑

非果不可為也或者材與學未之副也外舅通

直天材家學見稱于時試邑香溪游及無全牛

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無所能者豈非以眾

所憚不敢易視歟謹訪再三既不獲命迺退而

冥搜疇昔鯉庭視親見所習聞者條為十有五

篇目曰畫簾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為政本不

可以言語文字傳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糲

糲烏用是呶呶哉傳以父子為令並著能名乃

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文字容可傳也神物

政秘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苦海云端平乙未季秋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六 六

詔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目錄類

宋宗文總目六十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舊藏

宋王堯臣等奉敕撰

朱氏手跋曰向讀馬氏經籍考中載宗文總目皆有評論思亟見其書及借抄于四閣則僅有其目而已益紹興間鄭氏之說而去之也擬從通考所采別抄一本

詔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此康熙庚辰九月竹垞老人

書年七十有二

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二卷 舊抄本

紹興 年改定

直齋書錄解題曰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亦紹興改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之下

張氏金吾曰玉海云紹興初年改定崇文總目

秘書省續編四庫闕書又云紹興十七年鄭樵按

秘書省所願闕書目錄集為求書闕記七卷此本

即改定頒行之闕書目錄也通志藝文畧引四

庫書目書名卷數俱與此合校讎畧曰四庫書

日以星禽洞微之書列於天文又曰軌革一家

四庫收入五行類又曰謚法四庫書目入禮類

又曰四庫書目既立命書類今本作命術而三命五

命之書復入五行卜筮類又曰道甲一種書耳

四庫書目分而為四類兵書見之五行卜筮又

見之壬課又見之命書又見之又曰月令乃禮

家之一類四庫書目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

見於農家又見於月鑑今本無月鑑一類又曰

太元經以諱故崇文改為太真四庫書目分太

詔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元太真為兩家書又曰唐志以封演錢譜列於

小說家崇文四庫因之凡此之類證之此本一

一符合郡齋讀書志曰藝文志以爾雅附孝經

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書

目置於小學之首亦與此本合若是則是書初

名四庫書目紹興時添注闕字頌之天下者也

至四庫全書目編於何時何人姑俟續考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二十卷 舊抄本

宋龔公武撰 門人姚應續編

杜鄴從張京兆之子學問王桀為蔡中郎所奇

150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6 頁三

皆盡得其家書故鄴以多聞稱而祭以博物顯
下逮國朝朱宣獻公亦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
故所藏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贍博聞於
時夫世之書多矣願非一人之力所能聚設令
篤好而能聚之亦將老至而耄且及豈暇讀哉
然則二三子所以能博聞者蓋自少時已得先
達所藏故也公武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爲業
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焉
然自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及兵戈之後尺素
不存也公武仕宦連蹇久益窮空雖心志未衰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三

而無書可讀每恨之南陽公天資好書自知興
元府至領四川轉運使常以俸之半傳錄時巴
蜀獨不被兵人閒多有異本聞之未嘗不力求
必得而後已歷二十年所有甚富既罷載以舟
卽廬山之下居焉宿與公武厚一日貽書曰某
老且死有平生所藏書甚秘惜之願子孫稚弱
不自樹立若其心愛名則爲貴者所奪若其心
好利則爲富者所售恐不能保也今舉以付子
他日其間有好學者歸焉不然則子自取之公
武惕然從其命書凡五十篋合吾家舊藏除其

複重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今三榮僻左少
事日夕躬以朱黃欄校舛誤終篇輒撮其大旨
論之豈敢效二三子之博聞所期者不墜家聲
而已書則固自若也倘遇其子孫之賢者當如
約紹興二十一年元日昭德晁公武序

昭德晁公侍郎僑居蜀嘉定之歲眉平生著書
有易詩書春秋解考其異同甚詳又作讀書志
皆錢版大父及嚴君喜藏書在嘉定時嘗舉而
藏之及南來不能悉與之俱今併他所藏燬矣
讀書志偶在篋中鈞謹刻置信安郡齋不惟使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四

晁氏平生之功得以表見而觀者按其目而訪
求焉庶亦可使古書之不泯云涪祐已酉夏五
郡守南充游鈞識

學經室外集應續公武門人此書在宋時已兩
本並行涪祐庚戌郡陽黎安朝守袁州所刻謂
之袁本 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涪祐已酉南
充游鈞知衢州時所刻其所收書較之袁本幾
倍之馬端臨作經籍考全據是冊如京房易傳
朱太祖實錄太宗實錄建康實錄之類悉與之
合其文亦多至數倍伏讀 四庫全書題要云

術本不可復見此從舊鈔依樣影寫經凡十類
史凡十三類子凡十三類集凡四類次序有法
足為考核之資

遂初堂書目一卷 舊抄本 勞季言校

尤表延之

夫結繩既代圖籍肇興總領有作典章爰著周
官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史能通八索九丘之
政韓子東聘始見舊經李叟西游僅究藏室志
昆丘之放者固已謬悠探禹穴之奇者曾何彷彿
退哉邈矣有足徵乎更秦焚滅之餘遭漢搜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五

揚之盛輜軒徧于天下竹簡出于壁中世主之
所討論羣儒之所綴拾前稱七畧末有中經劉
蒼終莫得之黃香所未見者罕歸私室悉入內
朝然自維邑初遷多從亡逸建安重擾半雜煨
塵近則散落間閭遠或流布海寓繇是博雅君
子薦紳先生踵尙風流迭相傳寫壯武牛車兼
兩鄴侯籤表累萬雌黃審其未正殺青存夫不
刊而家藏之積殆與中秘侔矣且夫商盤周鼎
世以為古而無適時之用鼉采夜光人以為瑤
而非畜德之具識天道之精微揆人事之終始

究物理之變化者其唯書乎故六藝立言之訓
九流經世之要傳注之學辭賦之宗技巧之方
氏姓之考齊諾之志丘里之談雖云殊塗皆有
可用誠應世之先務資身之本業歟晉書尤延
之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好既篤網羅斯備日
增月益晝誦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若未嘗觸
手耳目所及有虞監之親鈔子孫不忘多杜侯
之手校表層樓而儷富託名山而共久不已盛
乎若其剖析條流整齊綱紀則有目錄一卷甲
乙丙丁之別可以類知一十百千之凡從于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六

舉僕雅竊通書之好每資餘燭之光猥辱語言
屬為序引研精覃思固不逮于揚唯單見淺聞
復有慚于袁豹勉濡翰墨祇塵簡讀而已太末
毛开平仲序
予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間儲書之盛又恨不
能如劉道原假館于春明者寶慶初元冬得罪
南遷過錫山訪前廣德使君則書厄於火者累
月矣為之榜皇不忍去因惟國朝以來藏書之
盛鮮有久而弗厄者孫長孺自唐僖宗為榜書
樓二字國朝之藏書者莫先焉三百年間再燬

于火江元叔及江南吳越之藏凡數萬卷爲戚
僕竊去市人裂之以籍物其入于安陸張氏者
傳之未幾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李文正
廬山劉壯與南陽井氏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
之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不減
中秘而元符中蕩爲烟埃晁文元累世所藏自
中原無事時已有火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
不存斯理也殆不可曉聖賢不過托之憲言以
垂世示後所以其天命而植民彝也兼收並蓄
博覽精索以淑其身以待後之人此何辜于天
而厄之爾極也使子孫不能守如江張王李諸
家是故可恨若孫宋晁氏則子孫知守之矣而
火攻其外矧如尤氏子孫克世厥家滋莫可曉
雖然是穢是藜雖有饑饉亦有豐年吾知有穢
藜耳豐凶非我知也尤氏子孫其尚思所以勿
替先志云臨邛魏了翁跋
李太史燾云延之於青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
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
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予曰吾所抄書今若干
卷將彙而目之饒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七

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
琴瑟也
右遂初堂書目一卷按直齋陳氏書錄解題曰
錫山尤氏尚書表延之酒熙名臣藏書至多法
書尤富常燼于火今其存無幾矣吳郡陸友仁
書
子畧四卷 朱邦本
高似孫續古
六經後以士才藝自聲於戰國秦漢間往往聘
辭立言成一家法觀其跌宕古今之變發揮事
物之機智力足以盡其神思致足以揮其用其
指心運志固不能盡宗於經而經緯表裏亦有
不能盡忘乎經者使之純乎道昌乎世豈不可
馳騁規畫錡錘事功而與典謨風雅並傳乎所
逢如此所施又如此終亦六六與羣言如一百
氏同流可不嗟且惜哉嗚呼仲尼皇皇孟子切
切猶不克如皋夔如伊呂周召況他乎至若荀
況揚雄氏王通韓愈氏是學孔孟者也又不可
與諸子同日語或知此意則一言可以明道藝
究評謨可以立身養性致廣大盡高明可以著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八

書立言丹青金石垂訓乎後世願所擇如何耳
審哉審哉乃系於諸子之學必有因其學而決
其傳存其流而辨其術者斯可以通名家究指
歸矣作子畧

漢藝文志攷證十卷 元刊元印本

宋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 舊抄本

國朝 溫陵黃虞稷命邵彙輯

自序

金石錄三十卷 舊抄本 瑣川吳氏舊藏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九

宋 趙明誠撰

自序

李易安序 紹興二年

趙不譎刻跋跋 開禧改元

葉盛跋 成化九年

某氏手跋曰易安後序載入容齋隨筆者蓋經

洪文敏改定此所錄則其原本也

法帖刊誤二卷 宋刊本

宋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涪化中內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

受詔緒正諸帖著雖號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
又昧古今故祕閣法帖十卷中瑤珉雜揉論次
乖謬世多耳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
筆翰妙薦紳間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卷尾作數
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其目疎畧甚多故諸部
中或偽蹟著甚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
人書逸少潤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偽而譏
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為唐人書而
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
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為非李斯書而不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十

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
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諸遂以為亮書
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
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
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毫墨積習未至而心悟
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真偽皆有
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
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子知言大觀戊子歲六
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長春頃官於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

府帖且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疎畧遂著此書
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真贋了然誠前人所未
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
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
南王玠晉玉題于開封尹廳之東齋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真易
識蓋了然知其偽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之作
此書拔賞者寡而摺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
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察真贋品藻高下水
墨之間毫釐千里則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十一

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
論刺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泚
襄陵許翰崧老跋 川本無

法帖釋文十卷 宋刊本

宋劉次莊撰

太宗皇帝嘗遣使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帖集
爲十卷淳化三年冬詔刊之後大臣登二府皆
以賜焉歐陽修云往時禁中火災焚其板或云
尚在但不賜元祐四年臣得本於前金部員外
郎臣呂和卿命工模刻之後二年復取帖中草

書世所病讀者爲釋文十卷並行於時所以上
廣太宗皇帝垂意訓示天下後世之學者耳元
祐七年五月十有九日前承議郎臣劉次莊謹
題

太宗皇帝深於草書嘗論之智永帖中矣真宗
皇帝亦善草聖仁宗皇帝喜飛白飛白蓋王羲
之以爲難而不敢自以爲善者仁宗皇帝乃獨
善之英宗皇帝最喜書儒臣王廣淵以書得侍
從神宗皇帝喜徐浩書熙寧元豐間天下化之
臣爲宗正時問先帝大喜鍾王書天下復將化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十二

之而先帝隨龍上天入太清矣七月八日臣次
莊書

石刻鋪敘二卷

舊抄本

翁覃溪舊藏

宋鳳墅逸客曾宏父纂述

何氏手跋曰吾吳元時有陳天倪先生名徵字
明善二子汝秩字惟寅汝言字惟允惟允之子
繼字嗣初本廬山人以文學書其家甲秀堂帖
豈其所刻耶然他書所載有廬山李氏甲秀堂
帖此作陳氏家集中字誤也 王氏四部稿中
亦作陳氏其帖凡五卷康熙乙未心友從汲古

閣得甲秀堂四冊文文水以元亨利貞題籤刻
工甚下豈又翻本耶

又曰朱彝尊云宏父本名愷紹興十三年以右

散郎知台州府事避光宗諱以字行陳思愷贊

刻叢編援據頗廣不及是編在當時亦罕見云

宏父以詩頌咸陽日爲聖相緣此知台州咸陽

臣秦詩云裴度只今眞聖相勒碑千載可無人

檜地見能吹齋漫錄第五卷米元暉瀟湘圖有宏父題

又曰宏父者公度之子李祖堯孫尙書內簡尺

牘注中載其守黃日重建樓霞樓及東坡雪堂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圭

有棲霞雪堂詩詞及雪堂上梁文皆可誦誦亦

烏衣子弟之俊者也不知其遺集猶可訪求否

同時趙希弁讀書附志中載鳳墅帖二十卷畫

帖二卷續帖四卷亦云廬陵曾宏父附志刻于

淳祐乙酉案自高宗紹興十三年癸亥至理宗

淳祐二年壬寅相去凡九十九年則宏父乃別

一人非空青之子名愷者也竹垞跋語殊誤後

生

又曰鳳墅帖後戊申字則淳祐八年爲相去一

百又五年矣康熙辛卯得顧可 舊抄本稍

正 顧名德育廉榮甫之子也焯記
法帖譜系二卷 宋刊本

宋書

魏晉眞墨世不多見故家大室號爲收書者所

藏問不過一二外此率多臨摹響揭往往失真

無復古意去古益遠雖石刻亦復艱得秦漢豐

碑巨碣唯字畫深且大者僅存雖日就剝落而

尙或髣髴可辨至如晉宋諸刻幾一字不可攷

矣可勝嘆哉恭惟藝祖皇帝承五季分裂之餘

平一天下諸國寶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太宗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古

皇帝文德化成消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刻

之祕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於是魏晉書

法傳布天下閣帖之名蓋始乎此自是好事者

轉相傳摹而又增益他帖別爲卷第如絳帖潭

帖之類枝分派別不知其幾世之得其一二者

未暇詳攷往往自爲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

余生最晚自幼粗知崇慕書學第識見淺陋所

得不廣消化古帖恨未識眞近世所藏率是荐

本絳帖家藏數本雖有同異並皆中原新刻近

歲始獲見古本于三衢好事家然後知單公炳

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攷訂不精紀載未備尚俟博雅君子矜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消祐乙巳仲春日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

余酷嗜古學畱意法書名跡幾卅年頗以鑒賞自居嘗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爲攷一卷以便檢閱消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相公與稽訂法書源流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子視所記如何予曰傳矣迺請而刻之梓東湖董史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五

庚申冬鄰火煽虐潛心閣燬焉初余頗惜此板不以他板雜特儲之閣遂是他板獲免秦禍而譜系反爲焚惑下取豈固有數邪今藏書滿閣古帖名碑祕之寶刻藏中一旦滅沒於漲天之煙燄生平目力事力心力爲之一空恨鬱無已幾成怨天雖然天其可怨邪因念曩與谷中校讐參訂以成此書谷中已矣書可其傳遂訪舊本於友朋間欲復板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授所藏俾就此志嗟夫予家名跡已如夢幻誅茅蓋頭政以爲奢顧切切於不急務痼疾尙堪療

跋
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則景定壬戌夏五月也史

蘭亭考十二卷 舊抄本 錢竹汀舊藏

桑世昌集

晚挈書結廬山陰茂林修竹間訪問王謝遺蹟但見壑岩深秀雲物興蔚而已得汪龍溪所藏修禊大圖表之屋壁中山石中字又在碁硯間若與諸人接一日澤卿携此編見越故事也夫義之召爲侍中尙書不拜權後將軍又不拜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尙子平之意縷縷書辭問其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六

識度字量似非江左諸賢可及天若右晉使昌于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大傅公下今論者知有此帖而已然知此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况知之者無如澤卿乎詩曰豈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於茲有之既請序名曰蘭亭考嘉定元年十一月望日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高文虎書

宋臨川王義慶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爲世說新語極爲精絕而猶未爲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漢魏吳諸史及

子傳牒志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辭章皆出於正史之外是曰注書之法袞之為帖風流太甚自晉以來雖乎下語桑君盡交名公巨卿以及海內之士以充其見聞者固不一然與子游從三十年見必及此其有贊於帖考者尤為不一今茲浙東臺使齊公屬加彙正遂略用史法剪裁之為此書者無非風流大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齊公獨拳拳於此者是為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極矣嘉定十七年秋九月 日朝議大夫新除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七

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高似孫謹書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遂為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隣塹竹紅照屋山花益著色盡也葉適嘉定辛巳冬碩蒙恩守台行山陰道上壑流岩秀洞心駭目想象人東諸賢高風逸韵逸乎其不可挹也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見示者其檜粹訂證靡有遺恨豈惟嘆其識見之該洽暇日開卷往往令人神遊茂林修竹之下癸未司庾

入越間得一至山中雖永和陳迹已不復見而高林崇阿正自無恙矧思陵所臨禊帖有光燭天倉司郡齋咸有舊刻嘗經前輩題品俱在攷中真足以慰懷古之意然則是編可謂有功於蘭亭當行於越無可疑者內相高公曩嘗教其編首今吏部復剛潤之豈非是編之幸碩得附名其末抑又幸也甲申季冬十日青社齊碩謹書

賈刻叢編二十卷 舊抄本

錢塘陳思纂次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六

余無它嗜惟書癖殆不可整隣安書人陳思多為余收楹散逸扣其書頗未輒對如響一日以其所粹賈刻叢錄見寄且求一言蓋屢卻而請不已發而際之地世年行炯然在目嗚呼賈人闕書于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為士而不如乎撫卷太息書而歸之紹定二元鶴山翁辛卯之秋余篋中所藏書厄於鬱攸之缺因求所闕於肆有陳思道人者數持書來售一日攜一編遺余曰此思所自集前賢勘定碑誌諸書之目也雖其文不能盡載姑記其篇目地理與

夫作者之姓氏好事者得而觀之其文亦可因是而訪求余受而閱之蓋昔之寰宇訪碑錄之類而名數加多郡縣加詳知其用心之良勤因爲之改目夫以它人之書刊而貨之鬻書者之事也今道人者乃能自哀一書以爲好古博雅者之助其亦異於人之鬻書者矣故樂爲題其篇端紹定五年六月改朔孔山居士書

始歐陽克公爲集古錄有卷秩次第而無時世先後趙德甫金石錄迺自三代秦漢而下敘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系時系地二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九

錄亦疏略弗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錄訪碑錄之類於所在詳矣而考訂或舛焉都人陳思慎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於其肆且售且價久而所閱滋多望之輒能別其真贋一旦盡取諸家所錄輯爲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爲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既錄本首以遺余求識其端凡古刻所以貴重於世歐陽公以來言之悉矣不待余言余獨感夫古今宇宙之變火焚

水漂陵隳谷堙雖金石之堅不足保恃載祀悠

緬其毀勿存存弗全者不勝數矣矧今河洛尚

隔版圖其幸而存且全可惟擲者非遼牙市不

可得得或買兼金固不能家有而人見之也則

得是書而觀之猶可想象彷彿於上下數千載

問其不謂之有補於斯文矣乎思市人也其爲

是編志於價而已矣而於斯文有補焉視他書

坊所刻或蕪釀不切徒費板墨靡機楮者可同

日語哉誠以是獲厚利亦善于擇術矣余故樂

爲之書是亦柳河東述宋清之意云爾紹定辛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十

卯小至直齋陳伯玉父

金石有刻示傳遠也世歷浸久或淪于水火或

毀於兵革或駁於風雨之餘於是乎所以傳遠

者亦有時而窮獨拓本僅存於好事者之篋笥

是則金石之堅反不逮幅紙之壽然幅紙因人

而存聚者必散又豈足恃哉此叢編之所以作

也陳道人久居京輦與士大夫接見聞之廣閱

書之多旁搜遠討輯爲巨編余嘉其志而從臾

之又授之秦氏碑目俾得參討且助其鈔梓之

費書成求余跋再請不已弗容以吏允辭也余

從謂自秦漢以來建碑刻石莫盛於唐往往又多萃於中原羶腥淪汙無從撫拓猶幸是書之有攷今皇威遠暢故疆斯復好古博雅 下缺

輿地碑目四卷 舊抄本

宋王象之撰

寶刻類篇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不詳撰人名氏

古刻叢鈔一卷 舊抄本

明陶宗儀撰

名蹟錄六卷

舊抄本 錢齋室舊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三

崑山朱珪纂輯

名蹟錄者崑山朱伯盛之所纂輯也伯盛精極篆隸真草書法之妙尤善摹刻凡朝廷制誥詞

命與夫公卿大夫遠民逸士道宮僧寺碑誌墓

碣之類及山水題名尺牘往復亦所不遺歲月

滋久積以成帙蓋欲傳悠久示將來顏曰名蹟

錄者蓋取穆天子傳中乃為名蹟於弁茲石上

之語碑刻蓋觴不亦自此始乎竊攷周秦漢魏

晉唐銘彝鼎載旂常昭述君臣盛德大業 焯

焯不泯者咸類於此由今而視非但可以供臨

池之好而所以補史氏之缺略者或有取焉伯

盛嗜古好修志不徇俗學士大夫靡不為之納

交所刻之文悉皆絕妙好詞而制作諸公多子

所友善者撫今覽昔不能不興感焉且古作字

多自摹刻若唐之李邕雖人為顯官而所刻碑

則托名黃鶴仙伏靈芝是矣傳刻至今其可以

易而企及哉雖然以李邕一代人品之高尙猶

澹好若是況其他乎予雖不能書每見伯盛摹

刻輒復賞歎其視俗工則風斯下矣苟卿有云

藝之精者不兩能况其能書能刻而動法古人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七

三

後之續金石錄者安知不有取於茲乎伯盛名

珪自號靜寄居士洪武九年丙辰歲正月廿日

樵梅老叟秦約文仲父書

錢氏手跋曰隆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借崑山俞

仲蔚所藏前本抄完穀記

法帖釋文考異十卷 明刊本

明 武陵顧從義編並書

王穉登序

爾宋樓藏書志卷三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史部

史評類

史通二十卷 明嘉靖刊本

唐劉子元撰

自序

王閣序

高公韶跋 嘉靖乙未

陸深跋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彭汝實跋 嘉靖乙未

李佶跋 嘉靖乙未

楊名跋 嘉靖丙申

史通二十卷 影寫宋刊本

唐劉子元撰

自序

史通二十卷 陳仲魚校宋本

唐劉子元撰

陳氏手跋曰少喜讀史通苦無善本既得補二

出通釋以謂精審絕勝諸刻惟厭其多綴評語

近于邨學究習氣耳復從同郡盧弓父學士假

得校本蓋從何義門以朱文游家藏印本寫本

細校而弓父學士手臨于北平黃氏刊本者歎

其盡善又假學士所校通釋本合而訂之始知

通釋妄改妄刪處正復不少嗟乎讀書難而校

書更難徵學士之功幾何不為其所欺邪至唐

時書籍今已大半失傳通釋有未詳者亦因其

所學士已補攷出數條間有鄙見亦附載諸書

眉目猶有未知者俟續攷焉乾隆四十九年春

日陳鱣識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二十四卷 明宏治刊本

宋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

袋臣范祖禹撰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臣呂祖謙註

自序曰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

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

治亂之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民不

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眾取關中不

半歲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

故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

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圯裂尺地不係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商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略可觀矣臣謹上

進唐鑑表曰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三

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傲虐之作防於未然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定董有唐嘗於紬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緝成一書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啟沃聖學監於前代宜莫如唐儀刑祖宗之典則

四方承式萬世永賴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德業廣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己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閑之燕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上太皇太后表曰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四

於周也厥監不遠善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誤恩擢置祕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遽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據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叅得失監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于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爲

書替爲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思不出職交修于上冀以塵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唐史論斷二卷 舊抄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五

朝散大夫尙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甫之翰撰自序曰古之史尙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尙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用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爲史者從而記之有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正法之書也聖人出于季世觀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主大中之法裁

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于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尙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尙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說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之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辨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六

而褒之使光輝于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尙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于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戒勸之道不師尙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創爲紀傳蓋務便于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于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亂雜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于編年則文繁此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紀事莫大乎治亂君

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謀于前君納于後事賊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歿而備載于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勳也尚書雖不僅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于堯典稷契皋夔之功固載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馬遷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于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君危亂不于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七

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因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為記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

餗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例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怪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嘗有志于史竊慕古文體法欲為之因讀書 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狼戾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之正觀功德之遠也唐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八

書繁冗遺畧多失體諸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狠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于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寔錄敘事詳備差勝于他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雜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畧君臣善惡之綱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于為史

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寔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
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
繁者刪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
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
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
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具體畧與寔錄相類者
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尙書春秋之
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
尙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
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九

答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
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
各有書存爲史者難乎其載也自康定元年修
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俟刪
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
成七十五卷是年冬臥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
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
不無疎畧然于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
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
知致治之因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

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
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無忽不
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也

資治通鑑問疑一卷 抄本

宋劉義仲壯與纂集

自序曰秘丞高安劉公諱恕字道原嘗同司馬
公修資治通鑑司馬公深畏愛其博學每以所
疑問焉秘丞公未冠登第名動京師文行竝高
意氣偉然以直不容於世論次一家之書欲爲
萬世之傳固已負其初心而書未及成捐棄館

酉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十

舍後世又未必知秘丞公於通鑑嘗預有力焉
也秘丞公有子曰義仲傷其先人功之不彰而
幼侍疾家庭嘗備問餘論乃纂集其與司馬公
往復相難者作通鑑問疑

唐書直筆四卷新例一卷 舊抄本

呂夏卿撰

按唐書直筆四卷新例須知一卷與晁公武郡
齋讀書志合今本并爲四卷非其舊也

經進六朝通鑑博議十卷 舊抄本

宋侍郎李燾撰

案前有三國譜系圖晉譜系圖南朝譜系圖北朝譜系圖六朝廷都圖六朝政守圖

士大夫攷古論今期爲有用之學故平居暇日談經研史討論興衰治亂之故使其胸中瞭然具有成蘊而後立人之朝始得以推其所學而引君於當道善知所勸惡知所戒而指一世於大治孟軻氏所謂幼學壯行者是也國朝以科舉取士而士知以科舉進身明經取青紫固未嘗乏人至於史學則自七制三宗之外平日未之識面也粵自先正歐陽子司馬公之徒以文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十一

章學術高蹈天下或廣舊述新全一代之史或日編月累成萬代之典炳耀一時而昭鑠萬世自公之後蓋未有人李侍郎六朝通鑑博議其用志於史也何其深耶觀其始自於吳終之以隋旣披其大綱總爲一論又條其節目明其去取詳其出處其間政事之闕失形勢之險易攻取之順逆人才之長短莫不曉然具載揭其名曰通鑑博議其殆與草廬之數語圮上之一編相爲伯仲而思欲同其功業者也孰謂史學之果難乎其人哉昔韓昌黎曰人不通古今馬牛

而襟裾公間人也而勸學者反似乎峻及觀博陸之事貽羞萬世則公之言有益之言哉愚固不敢援此說以勉人然博議一書有志於學者苟能反覆攷之則胸中所得自有真趣矣時紹熙三載孟冬之一日秀國陳之賢序

乞尙史學劄子曰勅送到臣寮劄子奏臣聞士之於學必經史兼通而後可經所以明理史所以考古今成敗興亡之變然後其學爲有用切見近日學校科之弊患在士子視史學爲輕夫所謂史者豈獨漢唐而已哉而今之論史獨有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十一

取於漢唐至三國六朝五代則以爲非盛世事鄙之而恥談夫三國六朝五代則亦固非盛世然其進取之得失守禦之當否籌策之疎密計慮之工拙與夫兵民居處之方形勢成敗之迹前事之失後事之戒不爲無補皆學者所宜講究者也西晉清談之禍王安石新學之弊其失皆以士大夫持論好高崇經而畧史近者有司稍知其弊命題之際頗出史傳然猶有所拘忌而又場屋考校專以經義詩賦定得失而以論策爲緩夫士子之趨嚮視考官之去取則其以

史學為輕毋足怪者臣愚欲望陛下申救考官程試命題雜出諸史無所拘忌而於去取之際稍以論策為重庶幾士子博古通今皆為有用之學其益非淺乞進止十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八十卷 宋刊本

宋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提舉江州太平觀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胡寅明仲謨

大正家自文定公以來代有著述先侍郎所撰

讀史管見以司馬氏通鑑為目上下二千餘載

累言四十餘萬其議論既詳且正士夫過從首請其書翫而復之且謂願見而不可得必求其本以歸大正家貧俸薄筆札不給而終不能過士夫之意場來溫陵迺錄諸梓由是求者可得而與者易辨或病予曰昔王仲淹嘗以政大論皇極蠲義等作言諸人君子哂之此書之刊殆類是耶曰仲淹之所見哂者謂其侈家學以為續書張本爾以大正之庸劣非敢續先世之書尤不敢以家學自侈則其所以刊是書者亦

何哂之有淳熙壬寅首夏初吉孫男奉議郎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大正拜手敬書

案日後有長木記曰昔淳熙壬寅中夏既望刊修于州治之中和堂奉議郎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兼南外宗正簿賜緋魚袋胡大正謹識四行

又按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宋孝宗以前諱皆缺避明慎獨齋刻本即從此出版式又小耳

讀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志

永嘉先生三國六朝五代紀年總辨二十八卷目錄四卷 毛氏汲古閣影抄宋刊本

宋朱黼文昭 **撰**
史籍謂之墨兵墨兵者政以兵機將略五間六、弢凡所以濟雷風之用運時雨之神皆可採之以為驗也國朝司馬溫國公著資治通鑑奎文榮冠萬代之著龜也而於三國六朝與五閭之世其內修外攘未嘗少略豈不以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兵所以昭文德則墨兵亦所不容略乎魏君仲舉比求到永嘉朱先生三國六朝五代

紀年總辨循通鑑按前史而為之辨論辭語警拔侍郎葉公適正則亦稱此書事理融會今昔貫通不華不佻上可以發前人未盡之蘊下可以為學者進取之階況當靈旗北指諸君封侯之秋此書尤當汲汲於講貫之也學者得之不惟可以雄蟻戰題苑牆亦使它時史弘筆輩不敢詔長槍大劍而易視毛錐子書生豈真不識時務者哉抑問之私闕論衡非坦蕩君子愚於坦蕩竊有志焉開禧丁卯修禊事之辰錦溪吳奐然景仲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志

- 三國譜系之圖
- 兩晉譜系之圖
- 南朝譜系之圖
- 北朝隋國譜系之圖
- 五代譜系之圖
- 三國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 兩晉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 南北朝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 隋國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 五代國都攻守地理之圖

五代諸國僭偽之圖

案朱黼字文昭溫州平陽人陳止齋未壯講學黼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文昭耕南蕩上聲迹落落因通鑑稽古錄起陶唐終顯德章別論著為紀年備遺百卷凡三千餘篇葉水心為之序見水心集及書錄解題此汲古毛氏影宋抄本每頁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四字祕本書目傳是樓書目皆著于錄 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見真罕觀之祕笈也其書起三國終五代而無漢以前中間不列晉唐二朝曹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志

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同光未改元以前以天祐紀元四年起十九年止當是紀年備遺之一種閩中刻以別行者

皇朝大事記九卷附錄一卷中興大事記四卷附錄一卷 影寫宋刊本

黃甲省元肇慶府教授溫陵呂中講義省元國學前進士三山繆列蘭皋蔡柄編校

黃氏手跋曰中字時可晉江人淳祐七年廷對第六人教授肇慶府除國史實錄院檢閱上疏言當去小人之根革賊吏之弊遷國子監丞兼

崇政殿說書言人能正心則事不足爲人君能正心則事不足治理宗嘉納之以子給歸召爲祕書郎丁大全忌之出知汀州尋復舊官主管成都玉局觀卒是書予得之戊子春迄今丁巳已三十年矣鄉後學黃虞稷題

舊聞證誤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勞季言校

宋李心傳撰

通鑑答問五卷 元刊元印本

宋後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 明宏治刊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七

不著撰人名氏

錢福序

小學史斷四卷 明刊本

有宋豫章南宮靖一仲靖纂述

經以載道史以載事古人嘗有是言雖然事不離道道不外事一而已矣可二乎哉自古國於天地間者能使朝廷清明彙倫攸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盡其分而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夷狄不得以干中夏者以其能扶植此道也孔子作春秋實倡斯旨遷固而下則昧於

是特載事而已耳至本朝伊洛大儒與門人論史始發明此意故范氏作唐鑑其出於程門者爲多至宋文公綱目一書成而後古今之大經大法粲然如指諸掌余讀史撫卷而竊歎夫古今盛衰治亂之原不外是也因與兒輩論之而掇取先儒之說與夫前史之文芟摭類次其合於道者收焉其離於道者削焉而區區一得之說亦竊附其問題之曰小學史斷亦欲使兒輩讀不差其所向云端平丙申暢月長至豫章南宮靖一仲靖甫自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八 六

徐師曾序 嘉靖甲寅

小學史十三卷 明刊本

明師曾序

前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一

纂圖互註荀子二十卷 元刊本

唐大理評事楊倬註

楊倬序 元和十三年

孔叢子三卷 明刊本

漢孔鮒撰

李濂序

前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九

新書十卷 明正德刊本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

氏者獨屈原以忠憤賈誼以遷徙見之文詞磊

落相望今雖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

誠壁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

乃取積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

承命竊歎誼所著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

與是書不同要皆推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

對宣室文帝嘉之已乃數上疏奏論政事危言

讜議卓詭切至若宏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

有節崇廉耻之風後皆遵至有效一一如誼所

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為

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

率多新書所草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

為也然則長沙以是書行其不宜乎蓋非特足

以脩壁典之闕抑亦有補于世可見先生之用

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訛舛姑存

之以俟是正清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

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前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九

黃寶序 正德九年

楊節跋 正德乙亥

案黃寶序稱陸公得舊版補刊或者疑舊版即

陳給事清熙中所刊但書中宋諱皆不缺筆必

非宋版可知觀其字體當是元末明初本耳吉

府重刊本行款悉同惟冊首蓋吉府圖書朱文

方印後楊節跋查陸氏修于正德九年吉府本

據楊跋重刊于正德十年相距甚近疑陸宗相

所修之版後歸吉府改頭換面掩為重刻耳明

人往往有此不足怪也陸本皆明朗吉府本則

卷大多模糊處第三葉十一十二十三行陸本
有空白處吉本則否挖補痕跡顯然尤為陸本

即吉本之明証

新雕賈誼新書十卷 吳元恭校宋本

梁太傅賈誼撰

案目後有建甯府陳八郎書鋪印一行

壬辰十一月吳元恭校于太素館

新序十卷 明覆宋本

漢劉向撰

曾鞏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劉向說苑二十卷 元刊本

漢劉向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

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警其事類衆多

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

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

家後人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

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

苑皆可觀臣向味死

曾鞏序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十卷 元刊本

漢楊雄撰 晉李軌唐柳宗元註聖宋宋咸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進表曰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

漢室羣儒多註書而顯氏矧適會昌之旦敢忘

釋詁之勤 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淪

並行者非先生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

盡弛民極都勢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

世復生楊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

韻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

箋荀旨大決宦奧靡畱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

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

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

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泊卓爾難明之意

則一辭不措而缺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

數百年之駕說猶味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

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

臣爰自效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

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忝討論之究增加剖

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况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恢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祕藏之多俾加於采正在小說之異罔勿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于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 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楊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閭門投進以聞臣驥犯宸嚴無任鳴跽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五

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宋咸表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其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

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缺景祐四年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又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鑄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

南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六

辨其音 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 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 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 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大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

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疊疊而爲已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篇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誤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爲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七

雖爲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剛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决者反疏之理尙祕者則虛焉缺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詰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付其手是使楊氏之意尙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允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神其缺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並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

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講于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詒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日著作佐郎知尤溪縣事宋咸序

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茲無訛謬磨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叅考互相發明誠爲益之大也建安 缺

潛夫論十卷 明正德刊本

王符

徐幹中論二卷 明刊本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八

自序

曾鞏序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

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北海徐幹偉長讓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

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

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

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文理正山陰石邦哲

手校題識邦哲字熙明再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已酉平原陸友友

仁父記

都穆序 弘治壬戌

徐幹中論二卷 舊抄本

自序

曾鞏序

申鑑一卷 明萬曆刊本 何義門舊藏並校

漢荀悅著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九

荀悅書五卷 觀其言蓋有志於經世者其自著

漢紀嘗載其略而范曄東漢書亦摘其篇首數

百言見之悅傳今漢紀會稽郡已版行而此書

則世罕見全本余家有之因刻真江西漕臺但

簡編脫謬字畫差舛者不一不敢以意增損疑

則闕之以俟知者道熙九年冬十月己亥錫山

尤表

李濂序 正德十三年

何氏手跋曰仲豫之文疑法言而為也其謂匹

夫匹婦處吹歎之間必禮樂存焉雖聖門亦必

取諸此贍議

文中子中說十卷 元刊本

阮逸序 前有文中子纂事

阮逸序

中說十卷 明正德刊本 錢氏舊藏

王福時序 正觀二十二年

阮逸序

帝範一卷 舊抄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十

御製序

素履子三卷 明嘉靖刊本

唐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孤撰

帝學入卷 舊抄本

左朝散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充實錄修撰兼

國史院修撰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范祖禹

上進

帝學一篇 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殿取帝

王務學求師之要自宏義迄于我宋釐為八卷

上之玉音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為盛其五世孫

擇能宰高安刑置縣齋未幾放逸戶曹王牒汝
泮一日訪得元本因俾鋟木以補道院之闕庶
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齊曠書

建炎四年七月日朝散大夫試禮部尚書臣謝

克家等劄子奏臣等伏見故翰林學士范祖禹

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既已進御

外有仁皇訓典及帝學二書有益治道可備睿

覽今祖禹之子前宗正少卿冲寓居衢州伏望

聖慈下本州給以筆札令冲勘讀投下缺

節孝語錄一卷 明刊本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十一

宋徐價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紫微手抄

舊以東坡先生志林語冠于首因以呂氏童蒙

訓語附其後槩之臨汝郡庠嘉禾已槩先生文

集效錄雖燕閒咳唾餘一語一言足為後學警

策如云治身以誠為本先生所得於安定胡公

者蓋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

與汲直之素立又先生所忻慕而自處者用否

雖異君子謂其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為

文之法若有異者攷其說以簡易渾成為主學

者毋以異末之乾道己丑季冬望日教授永嘉
許及之書

河南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朱子

朱子跋 乾道四年

重刊二程全書六十五卷 明弘治刊本 瑣川吳氏
舊藏

宋朱子

無名氏序 弘治戊午

陳宣跋 弘治戊午

源樵問對一卷 朱刊本

商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十二

宋張敬

郡齋讀書志源樵問對一卷張敬撰設為問答

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邵氏言

其祖之書當考

晁氏儒言一卷 明嘉靖甲寅刊本

宋 澶淵晁說之以道

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

童蒙訓三卷 仿宋刊本

宋 呂氏本中居仁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聞所謂呂氏童蒙

訓者其間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
 屬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
 道之升降於此可估也客授金華太守正公先
 生語次乃之且曰昔先公何以訓子姓某初在
 傳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宮或太史祠中
 使流布于世叻因從與成之日書出於呂氏刻
 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迺出錢五萬以
 從初約呂兄巽伯裔年家所藏本最為精密前
 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鈔本而謬舛特甚正公
 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得也初舍人呂公以正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李

獻長孫遠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游淵源所漸
 者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
 因卽時昔所聞見者漸為是編倉部既手寫而
 藏之巽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
 所載自立身行已讀書取友撫世醇物仕州縣
 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
 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虛曠不廢於
 高遠由成已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
 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巽伯屬記始末因輒附
 所聞於其後是亦正公之志焉爾公名壽雋字

真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
 明樓防謹書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壘得此本於詳刑使者
 東萊呂公祖烈因假木于玉山堂以惠後學

上蔡先生語錄三卷 明刊本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三十九

嗜義讀上蔡先生語錄病其訛舛嘗徧求抄本
 校之雖粗正一二而不能盡得其善者謹存之
 以俟乎其人中論堯夫易數甚精一節唯有近
 事當面可驗云云而以上廿四字諸本皆無知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古

為抄錄之禍因取以續之而右復有衍紙約當
 錄百言而闕者則漫無所攷焉語之見於他書
 者雖多固不敢妄以補矣然先生之語得之師
 傳之真而發于體驗之餘皆後學法程而非世
 之徒為文辭者比其或稍有過高而後之論辨
 之者又皆以推立言之初意而謹夫毫釐之差
 之戒寔先生之忠臣也輒敢增入使讀者不惟
 易於知言而必求先生造詣之地不惟以先生
 為的而要其歸於聖賢之域焉則亦未必非先
 生之意而僭妄之罪固未敢自貸云崇陽王時

謹識

汪正序 正德癸丑

許引鳳序 正德甲戌

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後錄二卷 元刊本

宋延平陳淵與羅從彥仲泰建炎胡太厚

道所錄楊時語也

上錄乃得道學之君子科目可少乎

哉先生嘗受學於明道先生及辭歸明道送出

門語諸生曰吾道南矣其為明道所重如此先

生平日著書甚多嘗以年譜求之見其自少至

南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九 注

老無一念不在於斯文如請道 荆公王晦器

配言夫子闢新經字說之非且欲毀劈三經板

抑邪說衛正道厥功不在孟氏下晚年一出人

猶不免有責備之議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

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嗚呼此公言也老蔡以

權奸誤國末年乃因張柔直收召先生要是天

欲開洛學於東南故借柔直之口以發其機老

蔡非真知先生者也使京聽柔直之言者天也

余子庭玉來長龜山余昨日偶來按年譜求先

生所著禮記列子解不可得家傳僅有語錄余

深以不得盡見先生所著之文為恨又以先生

語錄一書歸然如魯靈光獨存為喜益嘗肅容

莊飢如飢得食如渴得飲太息而言曰寶屈產

之乘不若寶此書寶垂棘之璧不若寶此書此

書在穹壤間如桑麻穀粟之有餘味與其私藏

於家不若公傳諸世次山教諭趙公嘉惠後學

心口相謀慨然以為己任捐資繕梓式廣其傳

博雅君子用心如是其超出流俗萬萬矣時至

大第三春正月圓日古番前進士樂軒王龍蛇

序

南宋樓藏書志卷三十九 十六

直齋書錄解題曰龜山語錄五卷延平陳淵茂

嬰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太原伯逢所錄楊時中

立語及其子迥彙錄共四卷末卷為附錄墓誌

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宋刊元修本

宋導江黎靖德類編

黃幹池州刊本序 嘉定乙亥

李性傳饒州刊續錄序 嘉熙戊戌

蔡抗饒州刊後錄序 淳祐己酉

吳堅建安刊別錄序 咸淳初元

黃士毅後序

黃士毅跋

魏了翁眉州刊本序

嘉定十三年

蔡抗徽州刊本序

淳祐壬子

王祕後錄序

淳祐壬子

朱子遺語之行於世也盛矣蓋本其舊者有三而從以類者二靖德嘗受讀而病其難也昔朱子嘗次程子之書矣著記錄者主名而稍第其所聞歲月且以精擇審取戒后之學者李公道傳之刊池錄也蓋用此法黃公幹既序之矣后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七

乃不滿意蓋亦思夫讀者之不得其方也二公之心其亦韓子所謂堯舜之利民也大而禹之慮民也深者乎是以黃公不自出其所錄其後李公性傳刊續錄于饒以備池錄之所未蔡公抗刊後錄又益富矣然饒錄最後三家李公嘗附致其疑而其四十二卷元題文說者以靖德考之疑包公楊所錄蓋公之子尚書恢嘗刻公所輯文說一編視此卷雖畧而饒後錄所刊包公錄中往往有此卷中語是知謂為公所錄亡疑獨所載胡子知言一章謂書為溺心志之大

辨者為最疑忌後學使不知者謂為先生語是當削去亡疑而李公不能察也語錄之難讀如此黃公之慮豈為過哉語之從類黃子洪士毅始為之史廉叔公說刻之蜀近歲徽州又刻之王公泌為續類徽州又刻之昔張宣公類洙泗言仁祖程子意也而朱子以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疑之魏公了翁援是為學者慮當矣蔡公乃曰論語諸篇記亦以類則議者亦莫能破也然三錄二類凡五書者並行而錯出不相統壹蓋蜀類增多池錄三十餘家饒錄增多蜀類八

爾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六

九家而蜀類續類又有池饒王錄所無者王公謂蜀類作於池饒各為錄之後者蓋失之而今池錄中語尚多蜀類所未收則不可曉已豈池錄嘗再增定邪抑子洪猶有遺邪子洪所定門目頗精詳為力屢矣廉叔刻之不復警校故文字甚差脫或至不可讀微本附以饒錄續類又增前類所未入亦為有功惜其雜亂重複讀者尤以為病而饒後錄新增數家王公或未之見未及收也靖德忘其晚陋輒合五書而參校之因于洪門目以續類附焉饒後錄入焉遺者收

之誤者正之考其同異而削其複者一千一百五十餘條越數歲編成可繕寫顧文字浩博猶不敢謂亡舛誤覽者幸哀其劬而正之其或一二字可疑則元錄之訛無別本可訂定固不得輒改也諸公序語列之篇端合而考之黃公謂歷千載而知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所以志學者之幸李公謂語錄與諸書異者當以歲月先後求之亦確論也獨論記者易差而謂李端伯猶爾則不然蓋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者乃伊川之說端伯不誤也讀書之難豈獨語錄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九

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也而况後之書乎讀者誠能服膺乎精擇審取之訓以爲讀語類之法而又以滋入口出口之弊云者爲讀語類之戒則庶乎可與其學矣景定癸亥秋八月戊申朔後學導江黎靖德書

李公性傳敘饒錄謂先生有別錄多譚炎興大事未敢傳而亡於火猶幸存一二頃嘗問諸其家則所云存者亦不存矣甚可惜也因讀蔡公所刻包公錄凡四卷其一卷既與元題文說者

相出入而他三卷所言大抵多炎興間事疑卽李公昔藏而今亡者但畧無互見於諸家之所錄則與其子樞密所跋文說謂公所錄多且詳與世所傳大槩無異故藏而不出云者不相似樞密又謂公所錄已亡於建安之火不復存而湯氏乃有藏本是皆不能使人亡疑焉者靖德來旰江樞密甫下世恨不及質之也近歲吳公堅在建安又刊別錄二冊蓋收池饒三錄所遺而亦多已見他錄者併參校而附益之粗爲定編靖德適行郡事因輒刻之郡齋與學者共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三十九

十

咸淳庚午正月辛亥靖德再書

案此宋咸淳刊本也間有元修之葉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四字版心有字數每卷下有計若干板等字黎靖德永嘉人淳祐間爲沙縣主簿攝縣事清謹善理繁劇博學能文辭嘗修清源縣志

兩宋樓藏書志卷四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二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朱刊本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為成書後再刊定迄

於公劉之首章尚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為

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也

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舛戒勿傳習而終不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一

能止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與

指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憫

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據舊錄頗附益次比之

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

則覽者當自得之喬季謹記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

有字數及刻工姓名每卷有譙國戴氏藏書記

朱文長印經農白文方印當湖小重山館胡氏

遂江珍藏朱文長印戴氏無攷胡氏名惠塘平

湖人道光中藏書家也

重刊無垢先生橫浦心傳錄三卷橫浦日新一卷

明

宋張九功撰于恕編

無垢張先生乃予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為

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橫

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塔庭間草

花敷榮春叢喧晝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

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間

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嘆息標記于柱今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二

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於羣

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三千餘

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

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

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為學

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

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

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

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為一集初不敢

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耶畦粗得

數語纂為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

一話一言為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朴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為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於吾舅平日之教矣故人刁仲毅來丞邑黃岩一日訪予於山間且道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款適予亦於田夫野老間聽其歌謠知吾仲毅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化皆醇和而篤寔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使而不忍詐風猷肅然可嘉不謂其無所自者既逢箇中人不復祕其藏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三

因出以示之即欲在肅容敬誦不能已乃卓然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醫天下士大夫良方豈可收為無用之藏願公俾我我當板行於世與天下學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間苟有所病自可隨病用方一投即去所濟豈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略淳熙元年七月一日錫于恕序
侍郎張公先生德行冠朝列議論妙天下凡學術之見於訓註講解者無非發明六經之蘊而心傳先聖之道真學者之軌範當世之標準此

已廣行於世人人皆得而有之至若師弟子疑難問答微言奧義率皆剖抉無餘以啟迪聾瞶之言世蓋未有聞見之者予幼年侍官海昌寅緣得廁師席之末提耳之誨語汝之言所以作成愚不肖而使不為小人之歸者是有自來惟予稱兄穎脫不羣議論耿耿獨出眾人之上先生每當暇日招入寢室語必移時許以傳道而未究其說自兄云亡每以其學不傳為恨予負丞黃山而同舍于忠甫昆季隱居方岩寔先生之甥頃嘗擔簦負笈不遠千里皆至嶺下其朝夕之所親炙者所得尤更的切籍記五六萬言編以成書予職事出郊因訪其廬忠甫以所集示予且序而目之曰心傳錄如精金玉粲然溢目予喜見之肅容敬讀如親侍訓誨拳拳服膺不忍釋手所以開明昏瞶蕩滌茅塞者多矣方知昔日先生告亡兄之言於是而盡得則理與心會端若無間然者在于今日安敢泯其傳耶雖然昔楊子雲作太玄世無知之者弟子侯芭收而藏之且曰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卒如其言流傳不泯今先生一話一言可以垂示永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四

其言流傳不泯今先生一話一言可以垂示永

久者願不待予而獲傳而忠甫兄弟家有記集不以自寶樂與賢者共之予殊嘉其意焉因出俸資且率同志相與協力命工鑲板置之縣庠庶幾四方士子均受先生之賜而予與忠甫亦無愧於先生也學生黃岩丞刁駿敬書集後

至書一卷 舊抄本

宋蔡元

至書者言乎理之極至者也天下之理中而止矣堯舜禹之相授孔子孟子之相傳上下數千百年而其言若出於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五

理無二本故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聖相承其所以互相發明者雖或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講明乎此理者則固同一本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為學則從事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其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

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風俗醇人心正本原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於自得自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工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於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言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以其似是而易以惑人也是以天下靡然趨之其信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疑之者亦入於老佛也其與之者固入於老佛矣其攻之者亦入於老佛也泯泯莽莽以至於今天理民彝幾何而不至於淪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於彼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六

竊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持挈綱領闡究精微者非不明著惟其散諸簡策讀者不能會而一之是以窒礙而難通辛苦而無得私竊懼焉因遠取堯舜禹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書近述周子程子張子朱子之論天下之言理者無以加矣因是求之則知夫精粹純一博博淵深萬善所宗萬事所出而老佛之所謂虛寂者不待辨而明矣父子而親君臣而義夫婦而別長幼而序朋友而信藹然其和怡然其順而聖人之所謂典常者固可勉而至矣昔者嘗聞之教師

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不明苟不先示木
原鮮不誘於異端而陷溺之者此書之輯皆極
至之理其庶乎所謂本原者歟聖言深遠未易
測議擇之未精錄之未備同志其損益之若夫
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卽道體
精微之所在學者不可不勉焉嘉定戊辰正月
望日建安蔡沈序

秦府重刊序 嘉靖丁巳

孔子集語二卷 抄本

永嘉薛據纂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七

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
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
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濶蓋亦僅得之耳
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作而金聲玉振
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
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嫂秦滅學之後
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
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
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

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
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
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
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
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
爲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
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
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偽者哉遂取諸書所載
哀而聚之日累月積寢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
戴記孔叢子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八

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見於漢儒諸書者
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
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蓮徑東明二曹
先生十餘年間列官秘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
火秘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
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
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在金積云清祐丙午孟夏庚申朔永嘉薛
據叔容父序
中書省看詳所進孔子集語狀大中大夫尙書

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尚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為收藏迪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為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九

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據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為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為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

祕書省

潛室陳先生木鐘集十一卷 明宏治刊本

宋陳植題

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十

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班氏之斧以運成風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酢焉其不哆然肆黷然啞者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聲虛故能應壞木之竅穴而萬籟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因命之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永嘉潛室陳植題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五卷 明刊本

宋文公編

朱吾弼序 萬曆丙午

讀書記乙集上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宋刊本

宋真德秀

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歎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亦不可以不知大學為入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考觀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十一

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槩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者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不知其為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抵也况其他乎 臣常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合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甯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

君儻取其書玩而釋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 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剝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于是編而先之以堯典皋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楊雄周啟願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繆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十二

乎此者也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是出 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合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觀昔者入侍邇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

乃得緝閱經傳彙而輯之賦畝微忠朝思暮釋
所得惟此祕之經衍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
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
推行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臣德
秀謹序

進大學衍義表曰 臣德秀言伏惟九月十五日
尚書省劄子為 臣具奏乞投進所撰大學衍義
奉聖旨令疾速投進者伏以汗竹雖屢何補聖
經之奧食芹欲獻誤蒙天語之溫以十年纂輯
之餘欣一旦遭逢之幸 臣德秀惶懼惶懼頓首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三

頓首惟大學設入條之教為人君立萬世之程
首之以格物致知示窮理乃正心之本推之以
齊家治國見修己為及物之原曾子之傳獨得
其宗程朱以來大明厥旨迨師儒之繼出有章
句之昭垂 臣少所服膺晚而知趣謂淵源遠矣
實東魯教人之微言而綱目粲然迺南面臨民
之要道曩叨侍從論思之列適當茲諫蒙蔽之
時念將開廣於聰明惟有發揮於經術使吾君
之心炳如日白於天下之理洞若秋毫雖其堯
雜進于堯朝豈魑魅能逃于禹鼎不量菲薄欲

效編摩遽罹三至之譴徒結九重之戀既投閒
而致散因極意以研精賦畝不忘君每倦倦於
報上藩牒皆置筆幾矻矻以窮年首劄聖賢性
命道德之言旁采古今治亂安危之迹必提其
要皆聚此書凡諸老先生之講明粗加該括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尤極形容載瞻海嶽之崇深
期效涓埃之裨補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乾旋坤
運日就月將於緝熙單厥心基命適隆於成后
念終始典于學遜志克邁于商宗方將切磋琢
磨而篤於自修定靜安慮而進于能得事欲明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四

於本末理期貫於粗精道粹成編冒履清燕止
其所止願益加止至善之功新以又新更推作新
民之化 臣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臣所
撰到大學衍義四十三卷并目錄共成二十三
帙用黃羅夾裱封全謹隨表上進以聞 臣德秀
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尚書省劄子中奉大夫新除權戶部尚書真德
秀劄子奏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
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
經孔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山體而

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卽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無一日不講窮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獲陪講讀之末嘗欲因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爲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五

之遂而臣區區憂君憂國之念雖在耿耿未嘗少忘居閒無事則取前所欲爲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莫不自心身始也次之以帝王爲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學亦莫不自心身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違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威屬者齊家

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訓典次之以古今之事述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語無取然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爲之事粗見於此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蒙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機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玆月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

五

拾肆日三省同奉聖旨疾速投進
右劄送新除權戶部員外尚書端平元年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照對德秀九月十三日蒙恩內引奏事乞將所撰大學衍義一書投進面奉玉旨賜允臣奉省劄備奉聖旨疾速投進遂於十月初二日具表於通進司進入次日後殿聚講恭被聖諭卿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德秀下殿拜謝而退又于今月十四日輪當進讀大學章句既畢忽蒙聖

訓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私謂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別寫然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為對聖訓云已在此矣

即見內侍捧元進第一第二帙在前德秀奏云臣所纂集之書出於愚陋之見豈足以上裨聖學兼臣初志正欲備燕閒之暇今乃誤蒙睿恩令其進讀臣不勝感懼之至再拜祇謝訖因將

衍義序文進讀畢奏云臣之此序成於紹定二年所謂俟時而獻者蓋待陛下親政而後獻也若權臣尚在陛下未親大政臣雖欲進獻何由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七

徹乙夜之覽乃今何幸獲備進讀蒙天顏欣然嘉納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中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中書門下後省樞密院掌誥時政記房伏乞照會謹狀

案此南宋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明以後刊本削去乙集上各字若非宋本僅存不知即在讀書記之內矣

西山先生經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明宏治刑綱字本

宋真德秀撰

真德秀序

進大學衍義表

尚書省劄子

中書門下省時政記房申狀

邵寶序 弘治十五年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八卷 宋刊本

宋真德秀撰

西山先生讀書記惟甲乙丁為成書甲丁二記近年三山學官已刊 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其下卷未及繕寫而未 于家學者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六

罕見之漢來建安諸於先生之嗣子仁夫右司傳鈔以來手自校定釐為二十二卷將欲刊之倉臺適漏之郡文學吳 應丑以書來日願得木 併刻 以備一家之言乃 授之而助其費之半漢時昔從先生遊實 周述作之大指每竊妄論 記中惟乙記最為世間奇偉未嘗有之書先生既以衍義上之帝所讀之經惟獨輔治之法既不及見諸行事而塵編蠹簡久蟄屋壁乃今出而流布使夫有志於尊主庇民者讀是書蚤正而素講一日當大任据于載而施

四事真儒之效庶幾復見於天下是則先生

之學與天地相終始豈其平日至大至公

之心也哉綱目訖于五季而藁本僅至李文饒

今不敢輒補又元稹固有附注別說者乃漢

一時所見先生未及有所去取今皆削之觀於

初藁者其無所疑云開慶改元十月初吉門人

番陽湯漢謹書

監雕迪功郎福州福清縣學主張桂提督奉

議郎通判福州軍州事兼西外宗正丞黃巖孫

提督奉議郎特添差福建安撫司參議官仍釐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五

務涂

案此宋開慶元年福州官刊本每葉十入行每

行十六字雙行每行二十四字字體方勁有歐

柳筆意

真文忠公政經一卷心經一卷 宋刊宋印本 孫考 異舊藏

宋真文忠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宗

中靖平乙未夏五 公薨後兩月 從臣洪公

舜俞咨變在經筵上出公心經曰真某此書朕

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為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

至相顧隕涕既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書嘗序

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溫陵日所

著邁時分教唯邱鄉友趙時棣宗華為法曹朝

夕相與親炙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在四

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必盡見之宗華

令大庾鉅梓縣齋以一帙見畀且俾序于帙端

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

所闕者亦多先生所著之書鑿鑿乎桑麻穀粟

之不可闕者也惟心經所以為開天理迪民彝

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為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五

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朱張之道學政經

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為程純公

晉城縣譜次則為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為

韓忠獻公司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烏乎

國 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

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其有瘳乎國脉庶其

有永乎清祐二年月正人日門人王邁序

右心經西山先生披聖賢格言自為之贊者也

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溯濂洛洙泗之源存養

之功至矣故其行已也上帝臨女可以對越而

無媿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痒痾疾痛真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術直也其將勸講若齊戒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迫退而築室粵山之下雖宴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墨一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敬義齋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危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進然尙竊有志焉手抄此經畫誦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主

而夜思之庶幾其萬一復鈔板于郡學與同志勉云端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案此南宋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十八字語及宋帝或提行或空格版心有刻工姓名卷首有孫氏鳳卿臣馮翼兩白文印蓋明孫鳳卿藏書也

黃氏日抄分類九十七卷 舊抄本

宋 慈溪黃震東發編輯 沈達序 至正三年

韻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儒家類三

先聖大訓六卷 明刊本

宋明州楊簡輯並註

世稱先聖謂孔子簡惟先聖大訓自論語孝經易春秋而外散落隱伏雖聞見于雜說之中而不尊不特有訛有誣道心不同昏明斯異毫釐有間雖面觀無觀明告莫諭是無惑乎聖言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一

則一而記者不同也又無惑乎承外聽謬遂至于大乖也夜光之珠久混沙礫日月之明出沒雲氣不知固無責有知焉而不致其力於義也是用參證羣記聚而為一書刊誣闕疑發幽出隱庶乎不至茲人心之惑非敢以是為確也敬俟哲人審訂胥正明州楊簡敬仲書

張翼軫序 萬曆乙卯

陳其柱序 又

聖門事業圖一卷 宋刊本

百鍊真隱李元編撰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
曰存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
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
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
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
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者知之
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
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
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爲
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二

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
同志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
趨向也因目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未盡幸
無惜告教之乾道庚寅百鍊真隱李元綱國紀
序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
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
敬以直內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爲一無一息不
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
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爲中者

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
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
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
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
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
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粘於茲然
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
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
受天地之中者夫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三

以有謹獨之說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聞
前修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
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
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自蔽吾誰欺
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
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
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
恐失之逮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
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

天之哉無聲無臭可以循致矣嗚呼此道甚明
學者昧焉終日營營而不知有是道窮人欲而
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
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說
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
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
賢者也予恐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
說以明之有志之士幸無怠焉乾道癸巳仲秋
旦日錢塘李元綱識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四

北溪先生字義二卷附嚴陵講義一卷

明弘治刊本

宋陳淳門人清源王雋編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
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嚮
望則終日汨沒於文字白首不知其原者諸老
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而
窮源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
隨時而應或得其一二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
病焉臨漳北溪陳君道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
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為此

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
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
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珥來莆一日是
書恨見之晚歸謀之禾嘉趙崇儒鏗板以惠同
志俾莆田陳宓為之序云

林同跋

新刊音點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

宋麻沙刊本
吳免淋舊藏

宋陳淳建安後學熊剛大集解

自識曰己上近思錄十四卷趙文公朱先生東

萊呂先生潛熙乙未夏於寒泉精舍相與其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五

周張二程之書歎其廣大闢博惟初學不知所
入因其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集為
是編以謂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
得此玩心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續錄十四卷
乃覺軒蔡先生髮髯文公纂集之遺書即其格
言依其門類編集別集十四卷亦覺軒蔡先生
編集南軒東萊二先生格言學者得是一編上
泝濂洛近酌考亭與夫南軒東萊之浩博闕辭
奧語盡在是書

東宮備覽六卷

明抄本 吳枚菴舊藏

宋陳模撰

改官省劄勅會祕書監正字陳模經行俱優久在館閣近進東宮備覽有補儲德正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告詞勅具官 朕盛四庫之藏以儲四方之彥

俾讀未見之書以殖有用之學匪徒以是正文

字為功也爾經明行修齒宿才壯久和鈔而寓

直第仰屋以著書會粹成編以廣儲學奏篇來

上朕甚嘉之昔溫嶠獻侍臣箴於晉太子當時

號為洪益今爾所作非特嶠比也更秩之寵庸

旌爾勤往服殊恩毋替厥業可特改承事郎依

前守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

討官兼莊文府教授

進東宮備覽 迪功郎守祕書省正字兼國

史院編修官寔錄院檢討官兼莊文府教授臣

陳模 進臣某言安宗社定人心慶儲闈之蚤建

道問學尊德性往古訓之旁求宜惟海岳之高

深不棄涓埃之微細輒殫一得期補萬分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如日照臨

法天剛健改絃易轍將圖千歲之安主鬯承祧

庸正萬邦之本繇政事紀綱之復振見賢聖仁

孝之益彰八柄詔王有左禹右皋之佐四海仰

德無南蠻北狄之憂凡偃武修文靈謚之功皆

問安侍膳從容之助天下既陰受其賜邦家其

永孚于休惟得人之為難宜愛子之愈篤教導

官正已嚴擇傅以隆師見博智明亦必驗今而

考古臣迂愚未學樸直孤忠濫陪渠觀之下陳

莫報乾坤之大造愛君憂國不勝賦畝之情記

事纂言未免燈窗之習凡歷代遺編之所載暨

聖朝累葉之相傳舉其宏綱加以臆說少贊進

修之益仰塵聞燕之觀左右前後皆正人因何

資于愚慮詩書禮樂崇四術願多識於前言臣

今所纂集名曰東宮備覽其六卷釐為二策謹

奉表投進以問冒瀆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昔人洞簫釋奠之有頌龍樓侍臣之有箴翼善

有記贊道有賦凡所以為風貳君設也然大率

病於詞華勝而紀載略亦有上五百篇之書號

搖山玉彩以資青宮之觀覽者矣殆不過採摭

古今文章之富而亡補於國政之理亂是則著

書纂言豈不翼乎其難哉祕書國史陳公比職兼官講是編之進啟沃帝心宏益儲德其條列為二十且拳拳以擇嬪妃簡宮寮謹游習二者為當今之急務嗚呼大哉言乎真通今博古之學愛君憂國之忠發露而不能自隱者也其事豈直漢晉唐諸臣之比哉是書寶之東宮藏之祕府天下學士可聞而不可見益幸於公有先世舊且辱公之知近出別業以示予因再拜請得授本以衍其傳斯文一出學者因知公之所以為潛龍進德居業之地者深矣我朝英宗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八

居貳也吳公充亦以宮教進宗室六箴今攷其條日不過視聽好學進德崇儉數事而已當時書于御屏且以為監矧公所作既吳公尤為加詳異時儲學之緝熙宗祏之長久公之勳德詎可量哉予因是略記 實于卷 夫會粹之精勘編次之本末亦既見於一札之褒嘉與公之自序云爾

吳氏手跋曰乾隆甲辰秋日借長塘鮑氏本句張生雲瞻錄十月五日告竣漫記歲月于卷尾 枚菴

朱子讀書法四卷

舊抄本

宋張洪齊原同編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聖賢之意也學者學為聖賢而已既為聖賢之學必將因其言以求其意得其言而未得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其言而得其意者也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吾夫子亦曰好古敏以求之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見晒於聖門也宜哉阜夔所讀何書世率以斯言藉口豈知帝王盛時化行俗美凡塗歌里詠之所接聲音采色樂舞之所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九

形洒埽應對冠昏喪祭之所施莫非修道之教固不專在書也三代而下古人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恃以植立人極者惟有書耳此書之不可不讀也然讀聖賢之書者為不少矣鮮能至於聖賢者讀之無其法也漢唐說義理如說夢其間大儒言正心而不及誠意言誠意而不及致知格物法之未立學者將安適從乎故以了悟為高者直謂格言大訓為胸中之障礙書且無取何取於法以記覽為工者又不過誇多闢罪務以榮華其言希世取寵而已法於何有過

猶不及等之爲無得於道也不有先覺何以淑
其後紫陽夫子生於建炎庚戌上符洙泗之運
遠紹濂洛之傳吐辭爲經家藏人誦言滿天下
皆法言也然門人輔公所編讀書之法所以呼
迷途而飭雅味者尤爲深切著明甲寅便殿奏
疏拳拳以爲食芹之獻直謂此愚臣平生艱難
辛苦已試之效雖帝王之學無以易之豈苟云
乎哉洪嘗與親長德勝齊君增多而臚列之鄉
友王君復盡索紫陽諸書做爲後編輒又同爲
之編定於是首尾具備條貫秩然學者儻慨然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十

知俗學之可厭聖學可傳於文公之法信之篤
行之果使精神之胥契如師友之相逢以此而
讀書其亦異乎人之讀書矣聖賢之意如日杲
杲豈待單傳密付而後有得於道哉咸淳乙丑
洪分教四明齊君適游東浙益相與商確是正
其書乃成嘗謂此書之行可使人人知道人人
爲聖賢而受用之淺深則在夫人之信向之分
數耳洪一日袖呈師帥大參西澗先生先生捧
誦驚喜謂足爲後學指南不負先儒真切誨人
之意助費召匠亟命鈔梓與學者共之吁聖人

復起不易文公之言文公可作所以誨人者不
過如此此義之存上帝臨汝是又非學者爲聖
賢之一助乎盍相與懋敬之哉雖然文公嘗謂
學不是讀書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爲學之道此
語殆有深意昔潘氏磨鏡帖云僕自喻爲昏鏡
喻書爲磨鏡藥當用此藥指磨塵使通明瑩徹
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使指磨之功反爲鏡
杲豈非道理合下皆具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
通焉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豈拘拘尋行數墨閒
哉因取晦菴觀書有感二詩附于編首以發言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十一

外之意云丙寅孟春後學番陽張洪拜手書於
鄞泮
讀書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門人輔公漢
卿之所編集也嘉惠後學可謂至矣巴川度侍
郎正屬遂寧于和之校而刻之外舅雙澗張先
生家藏刊本原因得借觀天球琳琅不足喻斯
寶也但其閒疎畧未盡雜亂無倫者閒亦有之
則恐學者未能見之瞭然何以使其守之確然
哉故竊疑此漢卿草定而未修改之本原僭於
暇日與鄉親友龍山張君伯大因其舊文及取

文公之言此而漢卿之未錄者相與搜集附益更易次第先定綱領以載書之所當讀之故與讀之所當務之說復於中撮其樞要釐爲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認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說於每條之下於是綱領條目粲然明白爲上下兩卷蓋將按爲定式確遵謹守尙企及文公之萬一凡我同志皆當從事於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事莫不有法法莫不有要得其要而遵守之則爲其事者雖與人同所以爲其事者實與人異

節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主

他日所就必有卓然非儕流之所及者未藝且然而況讀書爲吾儒之大業乎秦漢以來知讀書者眾矣然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務外者爲誇多鬪靡其厭煩者爲獨觀大畧其平凡暗翫者不過尋行數墨爲蠹魚爲書肆其邪僻者聖讀而庸行其詭佞者則借聖言以文姦而已求其下帷潛心如仲舒者已寥寥明見況望其如濂溪關洛諸老先生明聖道之蘊奧傳聖心之精微乎是者彼非不讀書也讀書而不得其法也惟我文公稟命世之才負離倫之識而

尤篤至於聖人之學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貫之以敬其窮理則以讀書爲本其讀書則以六者爲法平日之所自務與其所以教人每切切乎此雖致之聖君言之賢相亦必欲其急先乎此此所以卓然能承道統之傳成道學之秘盡發聖經賢傳之蘊大開天下萬世之蒙也嗚呼盛矣豈非文公之讀書與人同而所以讀書與人異固若是耶六者之法有前賢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賢之所未及而出文公之獨見者誠能確遵謹守罔有踰越則窮

節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主

理盡心修身齊家以至得時行道而極於堯舜其君民莫不自是基之其功用豈淺哉抑愚謂從古聖賢非不言讀書也而每教人讀書以窮理則至文公而愈切關洛大儒亦非不言讀書之法也而及於循序致精與先看易曉者之云則是先生而始見其愈切者正如孔子多說仁字之意其始見者同於孟子性善養氣之功學者尤不可以不知也龍山君孝謹清修自幼用心於聖賢之所謂學十五年前相與編類此書咸淳乙丑原適留會稽而君職教四明郵傳如

織因得益加是正而更定之於是無復遺恨張君且欲刊之郵泮以惠多士是豈徒此書之幸學者遵是法而力行之斯道其幸乎其年秋仲番陽齊熙充甫謹序於越之蓬萊閣

家山圖書一卷 書抄本

撰人無功

治世龜鑑一卷 舊抄本

元蘇天爵撰

治世龜鑑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所編也大綱凡六曰治體曰用

人曰守令曰愛民曰爲政曰止盜綱各有其目

誠前知之龜不遠之鑑有志於治者宜無一之可遺吾姑於六綱之目各舉其一以例其餘治體之目九司馬公論牛僧孺而謂之誣今之論治體者必不至如牛僧孺之誣用人之目十有四歐陽公之論馮道謂其無廉恥司馬公以道爲姦臣之尤今之用人者必不至用如是之人守令之目有六曰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此張九齡歸重於守令者爲守爲令不可不此之思愛民之目六有謂

弛茶鹽之禁非所當先此范文正公之言也掌

大計者其可不思其所當先爲政之日十有一

而漢建武之詔所謂省減吏員者豈非當今爲

政之要歟而其止盜之目八舉夫子之言曰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豈非人之至簡而易

行者歟予於龜鑑綱目非有所去取焉蓋各舉

其一而其餘無非可謂龜鑑者也蘇公著述之

行于世者有名臣事畧有文類於伊洛淵源錄

有序皆嘗得而讀之其明體達用之學實得之

魯齋先生許文正公云至正十二年壬辰之歲

萌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五

良月吉日三山林興祖謹書

昔者先王盛時紀綱法度悉備子孫得有據依

以爲治號曰成憲舊章而君臣上下相與監觀

三代以前保天命繫民心者憂勤惕厲不敢少

忘以爲家法其制於未亂者如是故雖或孽芽

其開而圖難於易爲大於細可以無患夫豈有

一旦土崩之禍哉秦人學不師古取凡三代聖

人所以維持天下之具與其深微之意悉蕩滅

掃除之蓋不特燔經書殺學士爲足以亡其家

國也自是以還創業者無所因襲守成者無所

持循而廟堂之籌策侍從之論思遂為治亂安危之本其不可忽也明矣然歷代簡策所存忠言嘉謨曷可勝紀當其時或見用或用之而未究或遂不用得失具可攷知而自今觀之則其所善皆可以勸而所戒者無不可懲也若夫上下古今博觀約取以貽當世而示來哲庶幾聖賢經世之志一二有見則誠哉君子之用心已乎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嘗采經史百氏書切於治道政要者輯為一編曰治世龜鑑至簡而不遺甚深而非激疏通練達而正大之規著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七

親切確實而公平之體存信為謀王斷國者之元龜寶鑑也民有言所貴於中國者以有上世帝王以來千數百年之議論也漠然無所鏡攷而徒肆其胸臆亦公之所為深憂者乎公為御史知無不言持憲節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參議政府屹然不阿兩典大藩皆勤於庶事尤拳拳焉以護惜國元氣為心嘗奉詔宣撫京畿實冠諸道旁求民瘼秋毫無隱而酌理道之中正存大體於幾微不迎合於前無顧慮於後雖用事者若不見察而退居之日凡可以尊主庇民者

未嘗少輟其討論之工也蓋公學本先王而志存天下其見於行事者如此則是書之作豈欲託之空言者哉至正壬辰正月初吉諸生新安趙訪謹書

傳道四子書八卷 元刊本

吳郡後學徐達左編次

凡顏子二卷曾

子二卷子思子二卷孟子二卷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道在天下未嘗亡也但有明有晦有行而不行耳有聖賢則明無聖賢則晦然得其時位則行失其時位則不行也自周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七

室東遷而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文王武王周公當天墜之泰俱身得其位於是美人倫而成教化參天地而贊化育俾萬物各得其所此道之所曰明而行也周室東遷而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繼作當天地之否皆不得其位於是師友相與講論仁義道德之學修己治人之事以淑諸人以垂諸後此道固明而不行也然則十二聖賢雖時有泰否位有得失道之大統寔相傳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載諸六經如日月之昭明河岳之流峙古今學者其

尊仰之也若夫顏子聖門之高弟惜乎不壽又不授徒故無書之可傳曾子雖有書十篇蓋後人蹈襲不得其守約一貫之旨子思有中庸孟子有七篇雖聖賢之道不外乎是尙有言行見于傳記亦足觀也夫顏曾格言善行概見于經傳固宜會集以成全書宋儒劉子澄嘗編曾子而世變湮沒國初李純仁亦編顏子而未舉其要二人用心良可惜哉愚每披閱子傳蓋見莊列荒唐之言管商功利之說與夫百家之術皆有全書傳世而顏曾大賢獨何不然故達尤爲

顏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六

之長太息也竊嘗論之道在天下固不因書之傳否爲續斷也然天下之道必因聖賢而後明聖賢之道亦必因書載而後傳六經四書無他載道也故道與天地同始經書與天地同終者焉愚不自揆每檢討羣書得顏曾思孟之嘉言善行日抄月積凡數年會稽成編各立內外篇目內篇載經書附以周程張朱大儒之格言外篇載傳記附以諸子百氏之論述題曰聖門傳道四子固於亞聖大賢傳道之統其敢繆談不因光儒旨意以次序之也不敢示諸博學君子

庶幾好古之士便於檢討云耳吳郡後學徐達

左序

徐達左顏子序

徐達左曾子序

徐達左子思子序

徐達左孟子序

理學類編八卷 日本刊本

元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胡當序

張拱跋 洪武甲子

顏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一 五

汪賓後序

顏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一

師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兵家類

六韜六卷 宋刊宋印本 宋禮部官書

周呂望撰

案此北宋官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名北宋帝諱嫌名皆缺避字畫方勁有歐顏筆意卷首有禮部官書四字九疊篆朱文大長印蓋北宋官刻本也

師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孫子三卷 宋刊宋印本

周孫武撰

案行款同六韜

孫子集註十卷 明刊本

宋吉天保輯

案此註集魏武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陳暉賈林宋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十一家之說即宋志所稱孫子十家註也阮氏所見從道藏錄出此則明人專刊本也
序 失名萬曆己丑

吳子三卷 宋刊宋印本

周吳起撰

案行款與六韜同

司馬法三卷 宋刊宋印本

撰人無攷

案行款與吳子同

尉繚子五卷 宋刊宋印本

撰人無攷

案行款與吳子同

黃石公三略三卷 宋刊宋印本

師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漢黃石公傳

案行款與吳子同

素書一卷 明翠岩館刊本

漢黃石公傳宋張商英注

黃石公素書六篇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圯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傳之者誤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得亦受其殃嗚乎其慎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

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伯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人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余竊嘗評之天人之道未嘗不相為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敘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以變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常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萬化生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况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三

意深雖堯舜禹文傳說周公孔老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于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為子房者僅能用其一二耳書曰陰計外泄者敗于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怨不赦大怨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于房用之嘗擇留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

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矣嗟乎遺粕棄滓猶之以亡秦項而帝沛公况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詞之學熾而知道之士極少如諸葛亮王猛房喬裴度等輩雖號為一時賢相至於先王大道曾未足以知彷彿此書所以不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也雖有離無之謂道非有非無之謂神有而無之之謂聖無而有之之謂賢非此四者雖口誦此書亦不能身行之矣宋張商英天覺序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四

無名氏序 萬曆戊子

素書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黃石公撰

李衛公問對三卷 宋刊宋印本

唐李靖撰

案行欵與孫子吳子同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十卷 舊抄本

唐都虞候李筌撰

自序

秘閣楷書臣羅士良勝 御書祇候臣張永和

監 入內黃門臣朱永中監 入內侍高內
品臣譚元吉監 入內侍高班內品臣趙承信
監

武經總要前集二十卷後集二十一卷 明正統刊本

宋曾公亮等編

仁宗皇帝御製序曰朕聞天道尚武示震曜以
宣其威國事在戎設營衛以整其旅輔于文德
著之善志自繩契斯革篇牘攸紀古先哲王維
御函夏製軍詰禁去暴誅慢睽乖取奐則弧矢
利夫天下師嚴以律則地 制夫 中周公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五

商建 最備大司馬總九伐之法以正邦國簡
車籍馬悉出井田之賦治兵振旅先辨旗物之
用逮夫戰國羣雄競起任權詐而無形勢包陰
陽而用技巧孫武吳起之說尉繚穰苴之傳數
且百家類分四種剛取要用晉侯所以敘兵法
也招撫造逸楊僕所以修軍政也洪惟三聖開
統繼紹奮神武以平多壘揚天聲以薄四海豐
功美利非可殫紀昨藩臣阻命王師出戍 惟
帥領之重恐鮮古今之學命天章閣待制曾公
亮等同加編定慮汎覽之難 欲宏綱舉舉俾

善將出抗疆敵每畫籌策悉見規摹公亮等

編削之效凌踰再閏沉深之學莫匪素蘊凡軍

旅之政討伐之事經藉所載史冊所記祖尙仁

誼次以鈐略至若本朝勘亂邊防禦侮記謀方

略咸用概舉且用兵貴乎有紀尙節制也決勝

至于無形尙權變也六師訓練四方風土爰從

剛正可備 又若營陣法制器械名數攻取之

具守拒之用並形圖繪悉以訓釋考星歷辨雲

氣刑德孤虛推步占驗行之軍中缺一不可命

司天監楊惟德等參考 說附之于篇共勒成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六

四十卷內制度一十五卷邊防五卷故事十五

卷占候五卷目曰武經總要前王用兵蓋不得

已以殺止殺殺之可也以戰去戰戰之可也且

出提金鼓付之 事取鑒成敗可以立功貴伐

謀而無幸勝善統眾而無專勇庶幾識為將之

跡也尙書工部侍郎叅知政事丁度總領書局

適成編綴形于奏請願賜敘引因言用兵之道

有愧博古之能聊以冠篇傳之可久

何博士備論一卷 述古堂鈔本

宋何去非撰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御廷唱名先帝見其對策詞理優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名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遷博士今己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廢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于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太學博士以率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七

勵學者稱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元祐五年十月十八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自揣虛薄叨塵侍從常求勝己以爲報國恭惟先皇帝道配周公言成典謨雲漢之光藻飾萬物而臣子莫副其意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伏見承事郎徐州州學教授何去非文章議論實有過人筆勢雄健得秦漢間風力元豐五年以累舉免解答策廷

中極論用兵利害先帝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爲博士臣揆聖意必將長育成就以待其用豈特以一博士期去非而已哉而去非立志強毅不苟合于當時公卿故莫爲一言推轂成就之者臣任翰林學士日嘗具以此奏聞乞換文資置之太學雖蒙恩換承奉郎而今者乃出爲徐州教授比于博士乃似左遷非獨臣人微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量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八

考覽如臣言不謬乞降一官職非獨以取羅逸才風曉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題目決無虛士書之史策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黃氏手跋曰丁丑仲秋湖賈以閩中所刻書數種求售此何博士備論其一也書爲浦城祝氏留香室開雕首載 四庫提要末有祖之望跋謂鈔自翰林院所藏 四庫副本取對此大段相同字句間有異耳餘書亦皆閩中人著述開雕於嘉慶辛未以道遠不通交易賈人偶得詫

為奇貨未之收也後書賈願以他書相易率歸之聊記于此復翁

又曰何博士備論四卷載直齋書錄解題別集類此本偶得諸郡故家通二十六篇不分卷未知全否因其為穴研齋繕寫珍之先是收得穴研齋繕寫諸書初不知為誰何并所鈔時代先後惟陸游南唐書為虞山錢遵王藏書則在遵王先矣他為宋人說部各種總得於松江故宦家有賈人知其由來謂出於康熙朝明相國家是亦古物此冊又在郡中故家三次搜羅共十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九

餘冊惜紙張大小未能一律裝潢各仍其舊可耳乙亥夏仲復翁

錢氏手跋曰博士雅好談兵致授右職可謂才人之不幸矣文忠兩表推薦不遺餘力其為國不敵賢之美千載之下猶足令人慨慕讀其論固非漫然無識好為大言欺世者流無怪乎文忠之傾倒若是也備論載陳伯玉書錄解題作四卷更有集二十卷惜今已不傳矣此本為芙川張君所藏不分卷第是明時抄錄合異耳就余所見如奉天錄及足本霏雪錄皆不分卷明

人每坐此病不獨抄本為然刻本亦間有之使人不得見原書面目為恨倘得古本頓還舊觀豈非一大快事乎道光十有四年甲午六月二十三日錢天樹識

無名氏手跋曰何博士備論余昔曾得遵王本鈔寫一本今歸席子異茂才處又見一舊鈔多鄧禹論一篇者曾將留香室新刻彙校一過此本復翁跋云大段相同惟句字間有少異信然新刻所異者多在夷虜戎狄等字及音論下中夫先王之制夷狄也一段文字五十餘字不同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十

此皆出自館臣刪潤于四庫體例宜然攷六朝諸史索虜烏夷南北互相指斥雖語涉偏謬然固自為史亦當日史臣之例其文至今未能易也此書雖有新刻其舊抄自足可珍第穴研齋究未詳誰氏耳道光辛丑冬嘉平朔八日拙叟呵凍書

管子二十四卷

陸救先校宋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張嶠跋

陸氏手跋曰毛斧季以善價購得錫山華氏家

藏宋刻管子錢遵王貽余此本竭十日之力校勘一過頗多是正時賦役控慳愁悶填胃當研朱點筆時大似承秋誨奕一心以為鴻鵠之將至撫已為之一笑也康熙五年四月二十有六日常熟陸貽典識

又曰古今書籍宋板不必盡是時板不必盡非然較是非以為常宋刻之非者居二三時刻之是者無六七則盡從其舊也余校此書一遵宋本再勘一過復多改正後之覽者其毋以刻舟目之康熙五年歲次丙午五月七日勅先典再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十一

識

管子二十四卷 元刊細字本

價人無欺

管子二十四卷 明成化刊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明蘆泉劉績補注

鄧析子一卷 明刊本

周鼎折覆

劉欽奏

楊慎序

韓子二十卷 元刊細字本

韓非子二十卷 明趙用賢刊本

商子五卷 明天一閣刊本

商子五卷 賈可均手抄本

疑獄集三卷 舊抄本 吳太初舊藏

自序 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集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十二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聽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與眾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鞠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忠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于五代亂離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為之編其子和嶠又能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詔後世固未易得治獄者

苟能家得是書則疑難明之獄盡在目中矣友人焦君祥發木以廣其傳屬僕為之引僕嘉其用心因書其說以寄時至元十六年孟春吉日愚齋杜震序

吳氏手跋曰此冊乃余友鮑以文得于石倉吳氏前頁有朱檢討手書竹垞抄本康熙戊子閏月奉寄池北書庫蓋錄以寄漁洋山人也按歸田錄載魯公與馮相道在中書省問鞫直詬責小吏良久及馮相語明哄堂大笑其素性褊急可知而用刑一節能採古人精察得情者為疑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三

獄集以當韋弦之佩亦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子顯仁中允繼父志彙成百條勒四軸今存六十六條分上中下三卷蓋佚去四分之一云辛巳小春月太初吳長元書于留耕草堂

棠陰比事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桂萬榮撰

開禧丁卯春僕以饒之餘干尉趨郡書滿糾曹孫公起予武林人也留欵竟日話次因及臬事謂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修短係焉比他職學尤當謹重近者番易尉胥為

人所殺昏暮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續執命達以告證左皆具亦既承伏矣且謀連三鸞結欵無一異詞某獨不能無疑躬造臺府請緩其事重立賞榜廣布耳目俾緝正囚未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無辜於死地銜冤千古咎將誰執萬榮聞之瞿然欲在因歎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其議獄緩死之象於中乎而告之君子亦盡心於一成不可變者公其有焉既而東歸忝選待次建康狂曹屢省斯事若有隱憂遂於暇日取和魯公父子之疑獄集忝以開封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四

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辭聯成七十二韻號曰棠陰比事凡與我同志者類能上體累代欽恤之意下究諸公編削之心研精極慮不謂空言則棠陰著明教棘林無夜哭易勝多禮之幸是用弗嫌於近名擬發諸木以廣其傳歲在重光協洽閏月望日四明桂萬榮序

獄重事也獄而有疑則尤事之重君子所宜盡心焉今之居是官者其果能盡是心乎吾表兄桂夢協讀書不讀律而每有哀憐無辜之心尉滿忝選待注司寇忝軍而歸人問之則曰此吾

志也待次五年則曰此吾所欲也因取古人之書有資於折獄者觀之其於和魯公之疑獄集鄭公克之折獄龜鑑則又攷之精覈之熟事之類者不期而合酌之協者不期而比屬辭七十有二信乎臨事之不苟而遇事期於無悔也慮嘗伏而讀之以爲近世士夫鈞元提要以資博識疆記者不知幾書類多無補此書一傳天下其無冤民乎則又從而思之竊謂鞭絲以出銖擊皮以驗鹽發豕知盜模金辨誣如此等事不見於古之盛時而見於後世豈古之風俗尙清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五

不俟乎測囚之法而後世如鬼如域不如是則不得其情邪觀夫子議獄緩死之言獨於中孚之象發之蓋惟天下之至誠可以動人悟物雖開金石感鬼神可也苟推吾是心聽之以五聲簡之以五辭不撓不屈志氣清明天威具嚴洋洋在上謂人情不可得吾不信也吾表兄其勉之矣慮幹辦浙東安撫司事表兄携此書見示未幾赴官金陵道出越上虞歸此書因題於後以代送行序云嘉定辛未良月之望張處識端平改元七月乙卯萬榮以尙右郎蒙恩陞對

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謹治原懲群吏之貪以固邦本天威咫尺游賜哀嘉既而玉音異發謂朕嘗見卿卿來所編棠陰此事知卿聽訟決能審克萬榮即恭奏臣昨調建康司理右掾待次日久因編此以資聞見豈料天侈其逢誤關乙覽容臣下殿躬謝暨出禁門便有力求此本者履梓星江遠莫之致是用重刊流布庶可上廣聖主好生之德下裨涖官哀矜之意十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寶章閣知常德府桂萬榮謹識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末

齊民要術十卷

勞季言校宋本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

自序

紹興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龍舒張使君專使貽書曰此因暇日以齊民要術刊板成書將廣其傳求僕爲序以冠其首謹按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僕在兩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植蓄養之法爲一時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今使君得之於薊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問學故一時名士大夫多與之

遊而喜傳 書蓋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板本
 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使君得之刊于州治欲使
 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穀之遺使君之用心可
 知矣僕嘗觀周公戒成王以無逸之書有曰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
 曰昔之人無聞知夫惟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禍
 至於侮厥父母而不知惧其害故豈小小者哉
 嘗謂古今親民之官莫如守令故守令皆以勤
 農為職漢循吏如召信臣龔遂輩類皆躬勸耕
 農出入阡陌至於使民買刀買犢賣劍買牛今
 而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七
 使君以書載耕稼之要足以為齊民法其為賢
 當不在西漢循吏之下况舒之為州沃壤千里
 富饒魚稻爰自吳魏以來為耕成實邊之地又
 得賢使君勸相乎其間其為舒緩不疑矣僕流
 落州縣間晚得小學而為之有民人社稷 得
 使君所遺墨本日以縱觀庶幾有補於斯民且
 無負於勸農之官不亦幸乎使君名麟彥皆其
 字濟南佳士也嘗為越之上虞令縣多力穡之
 農而令實為之勸故租賦之入不勞而辦又嘗
 為九江郡丞而化行乎江漢之間自九江擢守

龍舒開譽益美功利益博茲以其餘力刊書累
 編貽訓于後他日得君行道豈易量哉四月十
 八日左朝散郎權發遣無為軍主管學事兼管
 內勸農營田事鎮江葛祐之序
 王廷相序 嘉靖甲申
 齊民要術十卷 張紹仁校宋本
 後魏高魏太守賈思勰撰
 自序
 葛祐之序 紹興甲子
 王廷相序 嘉靖甲申
 而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太
 張氏手跋曰近見嘉靖時刻齊民要術即錢遵
 王讀書敏求記所云之湖湘間刻本也脫落外
 譌空格墨釘悉與此同始知胡孝轅本即從此
 出惟改其行款耳 湖湘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七字 數年前我
 友黃堯翁購得一校本首葉傳端記有宋本行
 款中間正譌補脫甚多至第七卷之半作秦州
 春酒麴法一段止已後未校不知出於誰氏之
 手或所據殘闕之本歟或有故而中輟歟惜未
 詳記其原委也茲從黃君借歸手臨於此本憶
 農桑輯要中多引要術因取以參對校本所補

脫落一一具在蓋信此校本字可珍也覆勘畢後爰記其緣起云道光新元三月十九日書於仁壽里之讀異齋詵菴張紹仁

農書三卷 吳校菴手抄本

宋陳旉

古者四民農處其一洪範入政食貨居其二食謂嘉穀可食貨謂布帛可衣蓋以生民之本衣食為先而王化之源飽煖為務也上自神農之世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始知有農之事堯命羲和以欽授民時東作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九

西成使民知畊之勿失其時舜命后稷黎民阻飢播時百穀使民知種之各得其宜及禹平洪水制土田定貢賦使民知田有高下之不同土有肥磽之不一而又有宜桑宜麻之地使民知蠶績亦各因其利殷周之盛書詩所稱井田之制詳矣周衰魯宣稅畝春秋譏之洎李愬盡地力商君開阡陌而井田之法失至於秦而始蕩然矣漢唐之盛指蓋三代之制而孝弟力田之業猶有先王之遺意焉此載之史冊可攷而知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循唐漢之舊追虞周之盛

列聖相繼惟在務農桑足衣食此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然士大夫每以耕桑之事為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究躬躬耕西山心知其故撰為農書三卷區分篇目條陳俾列而論次之是書也非苟知之蓋嘗允蹈之確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說以示人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以聞見雖多曾何足用文中子曰蓋有慕名掠美攘善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十

矜能盜譽而作者其取譏後世曷有已乎若葛抱朴之論神仙陶隱居之疏本草其謬悠之說深以孔子不知而作為可戒文中子慕名而作為可恥與夫葛抱朴陶隱居之述作皆在所不取也此蓋敘述先聖王博節愛物之志固非誇口空言誇張盜名如齊民要術四時纂要迂踈不適用之比也實有補於來世云爾自念人微言輕雖能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於人者以利天下之心為心庶能推而廣之以行於此時而利後世

少裨我聖君賢相財成之道輔相之宜以左右
斯民則勇飲天和食地德亦少効物職之宜不
虛為太平之幸民爾西山隱居全真子陳勇題
此書成於紹興十九年真州雖曾刊行而當時
傳者失真首尾顛錯意義不貫者甚多又為或
人不曉旨趣妄自刪改徒事給章繪句而理致
超越是書也將以曉農事之大使人人心喻志
解今乃反惑其說使老于農圃而視効於斯文
者方且嗤鄙不暇其肯轉相讀說勸勉而依倣
之耶僕誠憂之故將家藏副本繕寫成帙以待

而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圭

當世之君子採取以獻於上然後銀板流布必
使天下之民咸究其 則區區之志願畢矣後
五年甲戌元日如是菴全真子題陳勇

高沙素號沃壤中更兵火土曠人稀東作西成
既不盡力而蚕桑之務亦不加意雖廣種薄收
然每遇豐歲長淮所賴以儲蓄者猶糴於此以
取足焉如使種藝有其方耕獲得其便地理既
已無遺而又知所謂育蚕之事則衣食充足公
私兼裕豈有盡藏耶余製得農書一卷凡耕桑
種植之法纖悉無遺劫來守此視事之初意發

諸木以為邦人勸爾父兄子弟其相與勉之是
郡守拳拳之意也甲戌冬至日新安汪綱書

西山陳居士於六經諸子百家之書釋老氏黃
帝神農氏之學貫串出入徃徃成誦如見其人
如指諸掌下至術數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
易也平生讀書不求仕進所至即種粟治圃以
自給紹興己巳自西山來訪予於儀真時年七
十有四出所著農書三卷曰此吾閒中事業不
足拈出然使沮溺耦耕之徒見之必有忻然相
契處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先聖之言

而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圭

吾志也樊遲之學吾事也是或一道也僕喜其
言取其書讀之三復曰如居士者可謂士矣因
以儀真勸農文附其後俾屬邑刻而傳之丹陽
洪興祖序

種書一卷

吳枚菴手抄本

宋秦觀撰

穀粟繭絲之利一也高沙之俗耕而不蠶雖當
有年穀賤而帛貴民甚病之訪諸父老云土薄
水淺不可以藝桑予竊以為然一日郡太守汪
公取秦淮海蠶書示予曰子謂高沙不可以蠶

此書何爲而作乎豈昔可爲而今不可爲耶豈秦氏之婦獨能之而他人不能耶乃命發木俾與農書並傳焉且公以天子命出守邊障方將修城郭備器械訓兵積穀以從事于功名其志可謂大矣豈區區繭絲之足言哉而是書之傳所以孝拳爲爾民計者乃復切至如此然則爲高沙之民者盍亦仰體公之善意而無愧於淮海之書云嘉定甲戌騰月下旬三日寓郡齋雙溪孫鏞謹書

吳氏手跋曰陳山人農書三卷秦淮海齋書一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書

卷乙西禁烟日得于郡廟書肆後于友人處假得汲古閣舊鈔勘正差誤并補錄全真子自序一篇略成善本其毛鈔本又有於潛樓璿進畊穡圖詩四十五首附蠶書之後日當另錄一冊茲不鈔附云七月九日枚菴吳鳳記
丁酉六月六日又校正數字枚菴漫士又記
是歲八月三日付館童裝不善殊悶悶也漫士

農書三十六卷

明嘉靖刊本

元東魯王楨撰

閻闕序 嘉靖庚寅

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二

書

陌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醫家類一

新刊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 元刊本

○啟玄子 ○次註 ○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

勅校正孫兆重改誤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於明堂之上臨觀

陌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一

入極考建五常以謂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盪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斂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若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於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一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撰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為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為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

始為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

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為次註猶是三

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付之執

技之流而荐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術晦

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餘

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

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

以敘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

佐世其致一也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

至下至淺之人其不廢絕為已幸矣頃在嘉祐

陌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二

中仁宗念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迺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歲遂乃搜訪中外哀集眾本寢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於世者得數十家敘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尋支或沂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繆誤者六千餘字增注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外文疑義於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於未兆施於有政可以廣生於無窮恭惟

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述先志以奉成
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
之民同躋于壽域矣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祿
卿直秘閣臣林億等謹上

啟立子王冰序 寶應元年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同校正醫書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高保衡朝奉郎守尚書郎屯田郎中同
校正醫書騎都尉賜緋魚袋孫奇朝散大夫守
光祿卿直秘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林億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 明趙府居敬堂
陸耳山舊本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藏

啟立子 **王冰** 次註 **林億** 孫奇高保衡等奉

勅校正孫兆重改誤

王冰序 寶應元年

林億序

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 明覆宋本

啟元子 **王冰** 次註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勅

校正孫兆重改誤

王冰序 寶應元年

林億等序

顧從德跋 嘉靖庚戌

新刊黃帝內經靈樞十二卷 元刊本

補人

新刊晞范句解八十一難經 宋麻沙刊本

盧國秦越人撰 **王惟** 一校正臨川晞

范子李嗣子楚句解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莫若兵與刑然兵刑乃顯
然之生殺人皆可得而見醫乃隱然之生殺人
不可得而見年來一妄男子耳不聞難素之語
口不誦難素之文濫稱醫人妄用藥餌誤之於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四

尺寸之脈何啻乎尺寸之兵差之於輕重之劑
有甚於輕 之刑子業儒未效惟祖醫是習不
揆所學嘗集解王叔和脈訣矣嘗句解幼幼歌
矣如入十一難經乃越人授桑君之秘術尤非
庸淺者所能測其秘隨句箋解義不容辭敬以
十先生補註為宗祖言言有信字字有釋必欲
學醫君子口誦心惟以我之生觀彼之生自必
能回生起死矣何至有寔寔虛虛醫殺之訛吁
醫有生人之功如此豈不賢於兵刑之生殺哉
時大宋咸道五年歲次己巳孟春臨川晞范子

李嗣子禁自序

儀顧堂集有跋

難經集註五卷 東洋刊本

周盧國秦越人撰

呂廣丁德用楊玄操虞庶楊康侯王九思于鼎

象石友諒註解

楊元操序

學經室外集難經集註五卷周秦越人撰越人

即扁鵲事迹具史記本傳明王九思等集註九

思字敬夫鄞縣人宏治十才子之一丙辰進士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五

事迹附明史李夢陽傳餘則未詳難經雖不見

于漢藝文志而隋唐志已著錄凡八十一章編

次為十三類理趣深遠非易了然九思因集吳

呂廣唐楊元操宋丁德用虞庶楊康侯各家之

說彙為一書以便觀者案宋晁公武讀書志云

德用以楊元操所演甚失大義因改正之經文

隱奧者繪為圖以明之然則書中圖說殆德用

所為是編日本人用活字板撰印呂楊各注今

皆未見傳本亦藉此以存矣

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十二卷 明藍格抄本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集

自序曰夫醫道所興其來久矣上古神農始嘗

草木而知百藥黃帝咨訪岐伯伯高少俞之徒

內考五臟六腑外綜經絡血氣色候參之天地

驗之人物本性命 句有脫窮神極變而鍼道生

焉其論至妙雷公受業傳之於後伊尹以亞聖

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中古名醫有俞

附醫經扁鵲秦有醫和漢有倉公其論皆經理

識本非徒診病而已漢有華佗張仲景其他奇

方異治施世者多亦不能盡記其本末若知道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六

祭酒劉李珍病發於畏惡治之而差云後九年

李珍病應發發當有感仍本於畏惡病動必死

終如其言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餘謂

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

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而勿服居三日

見仲宣謂曰服湯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

因非服湯之診也君何輕命也仲宣猶不言後

二十年果眉落後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終如其

言此二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華佗性惡矜

技終以戮死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十數卷用

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其精指事施用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內經也亦有所亡失其論遐遠然稱述多而切事少有不編次比按倉公傳其學皆出於素問論病精微九卷是原木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安皆黃帝岐伯選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復錯互非一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聾百日方治多皆淺近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至爲十二卷

易曰觀其所聚而天地之精事見矣况物理事類相從聚之義也夫受先人之遺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若不精通於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亦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吾性愛之其本論其文有理雖不切於近事不甚刪也若必精更後其間暇當撰覈以爲教經云爾

臣聞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也雖曰方技其實儒者之事乎班固序藝文志

稱儒者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此亦通天地人之理也又云方技者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非能通三才之奧安能及國之政哉晉皇甫謐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慾者有高尙之志得風痺因而學醫習覽經方遂至於妙取黃帝素問鍼經明堂三部之書撰爲鍼灸經十二卷不能及也或曰素問鍼經明堂三部非黃帝書似出於戰國曰人生天地之間八尺之軀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十二經之血氣大數皮膚包

絡其外可剖而視之乎非大聖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言哉黃帝內經十八卷鍼經三卷最出遠古皇甫士安能撰而集之簡編脫漏者已多矣是使文字錯亂義理顛倒世失其傳學之者鮮矣唐甄權但修明堂圖孫思邈從而和之其餘篇第亦不能盡書之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等令取素問九靈樞太素經千金方及翼外臺祕要諸家善書校對玉成繕寫將備親覽恭惟主上聖哲文明光輝上下孝慈仁德蒙被眾庶大頌岐黃遠及方外使皇化兆於

無窮和氣淡而充塞茲亦助人靈順陰陽明教化之一端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尚書屯田郎中臣孫奇光祿卿直祕閣臣林億等上

熙寧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進呈奉聖旨鏤板施行朝奉郎守國子博士校正醫書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高保衡朝奉郎尚書屯田郎中同校正醫書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孫奇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祕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

熙寧二年五月二日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上護軍長安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九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

安石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行左諫議大夫

叅知政事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

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曾公亮推忠協謀同德守

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一千一百戶實封

三百戶臣趙抃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守正亮節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

史兼釋經潤文使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一萬一千戶實封四千戶臣富弼

戴氏手跋曰書內尚有當正之處因無善本靈

樞姑俟異日乃定乾隆辛卯休寧戴霖校

朱氏手跋曰辛卯亥月六日休寧戴漁卿為詳

校一過訖見還云此本訛字雖多然其不訛處

視今本大勝真古抄本也暇當更求善本校之

是日蜀河朱筠記

黃帝三部鍼灸甲乙經十二卷 明抄本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集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十

自序

林億序

後有王安石等銜名未有正統六年十有五

琴川俞氏永惠堂家藏一行

葛仙翁肘後備急方八卷 明刊本

宋葛洪撰

醫有方古也古以來著方書者無慮數十百家

其方殆未可以數計篇帙浩瀚苟無良醫師安

所適從况窮鄉遠地有病無醫有方無藥其不

罹夭折者幾希丹陽葛稚川夷考古今醫家之

說驗其方簡要易得鍼灸分寸易曉必可以救
人於死者爲肘後備急方使有病者得之雖無
韓伯休家自有藥雖無封君達人可爲醫其以
備急固宜華陽陶弘景曰葛之此製利世實多
但行之既久不無謬誤乃著百一方疏于備急
之後說者正之缺者補之附以炮製服食諸法
纖悉備具仍區別內外他犯爲三條可不費討
尋開卷見病其以備急益宜葛陶二君世共知
爲有道之士於學無所不貫於術無所不通然
猶積年僅成此編蓋一方一論已試而後錄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十一

非徒採其簡易而已人能家置一帙遇病得方
方必已病如歷卞和之肆舉皆美玉入伯樂之
廐無非駿足可以易而忽之邪葛自序云人能
起信可免天橫意可見矣自天地大變此方湮
沒幾絕聞一存者闕以自寶是豈制方本意連
帥烏侯夙多疹疾宦學之餘畱心于醫藥前按
察河南北道得此方於平鄉郭氏郭之婦翁得
諸汴之掖庭變亂之際與身存亡未嘗輕以示
人迨今而出焉天也侯命工刻之以趣其成唯
恐病者見方之晚也雖然方之顯晦而人之生

死休戚係焉出自有時而隱痛惻怛如是其急
者不忍人之心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
之政矣則侯之仁斯民也豈直一方書而已乎
方之出乃吾仁心之發見者也因以序見命特
書其始末以告夫未知者至元丙子季秋稷亭
段成已題

抱朴子丹陽葛稚川曰余既窮覽墳索以著述
餘暇兼綜術數省仲景元化劉戴祕要金匱綠
秩黃素方近將千卷患其混雜煩重有求難得
故周流華夏九州之中收拾奇異摭拾遺逸選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十一

而集之使種類殊分緩急易簡凡爲百卷名曰
玉函然非有力不能盡寫又見周甘唐阮諸家
各作備急既不能窮諸病狀兼多珍貴之藥豈
貧家野居所能立辦又使人用鍼自非究習醫
方素識明堂流注者則身中榮衛尙不知其所
在安能用鍼以治之哉是使鳧鴈擊繫牛羊搏
噬無以異也雖有其方猶不免殘害之疾余今
採其要約以爲肘後救卒三卷率多易得之藥
其不獲已須買之者亦皆賤價草石所在皆有
兼之以灸灸但言其分寸不名孔穴凡人覽之

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籬之內顧眄可具苟能信之庶免橫禍焉世俗苦於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方無黃帝倉公和鵠踰跼之目不能採用安可強乎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迄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方遠裔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人所爲大患莫急於疾疾而不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以難值况窮村迴野遙山絕浦其閒枉天安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圭

可勝言方術之書卷軸徒煩拯濟殊寡欲就披覽迷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尙闕漏未盡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爲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略爲周遍矣昔應璩爲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余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達眾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效驗方卷五具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資若華軒鼎室亦宜修省耳葛序云可以施於貧

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摺紳君子若常處閑佚乃可披檢方書或從祿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闈晨宵隔絕或急速戎陣城柵嚴阻忽遇疾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之囊笥則可庸醫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不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尋葛氏舊方至今已二百許年播於海內因而濟者其效實多今重以該要庶亦傳之千祀豈止於空衛我躬乎舊方都有八十六首檢其四蛇兩犬不假殊題喉舌之閒亦非異處入塚御氣不足專名雜治一條猶是諸病部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南

類強致殊分復成失例今乃配合爲七十九首於本文究具都無付減復添二十二首或因葛一事增構成篇或補葛所遺準文更撰具如後錄詳悉自究先次比諸病又不從類遂具復勞在傷寒前霍亂置耳目後陰易之事乃出雜治中兼題與篇名不盡相符卒急之時難於尋檢今亦次其銓次庶歷然易曉其解散脚弱虛勞渴利發背嘔血多是貴勝之疾其傷寒中風診候最難分別皆應取之於脈豈凡庸能究今所載諸方皆灼然可用但依法施治無使違逆其

癰疽金瘡形變甚眾自非具方未易根盡其婦
女之病小兒之病並難治之方法不少亦載其
綱要云凡此諸方皆是撮其樞要或名醫垂記
或累世傳良或博聞有驗或自用得力故復各
題祕要之說以避文繁又用藥有舊法亦不復
假事事詮詔今通立定格共爲成準凡服藥不
言先食者皆在食前應食後者自各言之凡服
湯云三服再服者要視病源准候或疎或數足
令勢力相及毒利藥皆須空腹補瀉其間自可
進粥丸散日三者當取旦中暮進之四五服則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圭

一日之中量時而分均也凡下丸散不云酒水
飲者本方如此而別說用酒水飲則是可通用
三物服也凡云分等卽皆是丸散隨病輕重所
須多少無定銖兩三種五種皆分均之分兩凡
云丸散之若干分兩者是品諸藥宜多宜少之
分兩非必止於若干分兩假令日服三方寸七
須差止是三五兩藥耳凡云末之是搗篩如法
攷咀者皆細切之凡云湯煮取三升分三服皆
絞去滓而後酌量也字方中用鳥獸屎作矢字
尿作溺字牡鼠亦作雄字乾作干字凡云錢七

者以大錢上全抄之若云半錢則是一錢抄取
一邊爾並用五銖錢也方寸七卽用方一寸抄
之可也刀圭准如兩大豆炮熬灸洗治諸藥凡
用半夏皆湯洗五六度去滑附子烏頭炮去皮
有生用者隨方言之礬石熬令汁盡椒皆出汗
麥門冬皆去心丸散用膠皆炙巴豆皆去心皮
熬有生用者隨而言之杏仁去尖皮熬生用者
言之葶藶皆熬阜莢去皮子藜蘆枳殼甘草皆
炙火棗支子擘破巴豆桃杏人之類皆別研搗
如膏乃和之諸角皆屑之麻黃皆去節凡湯中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末

用芒硝阿膠枳糖皆絞去滓內湯中更微煮令
消紅雪朴硝等皆狀此而入藥也用蘇黃卽去
節先煮三五沸掠去沫後乃入餘藥凡如上諸
法皆已具載在余所撰本草上卷中今之人有
此肘後百一者未必得見本草是以復疏方中
所用者載之此事若非畱心藥術不可盡知則
安得使之不僻繆也案病雖千種大略只有三
條而已一則府藏經絡因邪生疾二則四支九
竅内外交媾三則假爲他物橫來傷害此三條
者今各以類而分別之貴圖倉卒之時披尋簡

易故也今以內疾為上卷外發為中卷他犯為

下卷具列之云華陽隱居補闕肘後百一方序

上卷三十五首治內病

中卷三十五首治外發病

下卷三十一首治為物所苦病

李杲序 萬曆二年

脈經十卷 明仿宋本

晉太醫令王叔和撰宋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

秘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等類次

臣等承詔典校古醫經方書所校讎中脈經一

部乃王叔和之所撰集也叔和西晉高平人性

度沉靖尤好著述博通經方精意診處洞識修

養之道其行事具唐甘伯宗名醫傳中臣等觀

其書敘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神

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脈以舉五藏六

腑三焦四時之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使人

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為至詳悉咸可按用

其文約其事詳者獨何哉蓋其為書一本黃帝

內經閒有疎略未盡處而又輔以扁鵲仲景元

化之法自餘奇怪異端不經之說一切不取不

如是何以歷數千百年而傳用無毫髮之失乎

又其大較以謂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兼有數候

俱見異病同脈之惑專之指下不可以盡隱伏

而乃廣述形證虛寔詳明聲色王相以此參伍

決死生之分故得十全無一失之繆為果不疑

然而自晉室東渡南北限隔天下多事於養生

之書寔未遑暇雖好事之家僅有傳者而承疑

習非將喪道真非夫聖人曷為益正恭惟主上

體大舜好生之德玩神禹敘極之文推錫福之

良心鑒慎疾之深意出是古書俾從新定臣等

各殫所學博求眾本據經為斷去取非私大抵

世之傳授不一其別有三有以隋巢元方時行

病源為第十卷者考其時而繆自破有以第五

分上下卷而撮諸篇之文別增篇目者推其本

文而義無取稽是二者均之未覩厥真各秘其

所藏爾今則考以素問九虛靈樞太素難經甲

乙仲景之書并千金方及翼說脈之篇以校之

除去重複補其脫漏其篇第亦頗為改易使以

類相從仍舊為一十卷總九十七篇施之於人

俾披卷者足以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無待

飲上池之水矣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尚書屯田
郎中臣孫奇光祿卿直秘閣臣林億等謹上
自序曰脈理精其體難辨絃繫浮扎展轉相類
在心易了指下難明謂沉爲伏則方治永乖以
緩爲遲則危殆立至况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脈
者乎夫醫藥爲用性命所繫和藹至妙猶或加
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
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閒而遺
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遂令末
學昧於原本斥茲偏見各逞己能致微病成膏

酉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九

育之痼滯固絕振起之望良有以也今撰集岐
伯以來逮于華佗經論要訣合爲十卷百病根
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其王阮
傳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咸悉載錄誠能畱心
研窮究其微曠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天橫矣
熙寧元年七月十六日進呈奉聖旨鑄版施行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同校正醫書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臣高保衡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同
校正醫書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孫奇朝散大夫
守光祿卿直秘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

熙寧二年七月十四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
叅知政事護軍長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
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安石推忠佐理功臣正奉
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上柱國南陽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趙鼎推忠
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
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魯國公食邑一
萬一千一百戶食寔封三千八百戶臣曾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

酉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十

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
使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一萬一千戶食寔封四
千二百戶臣富弼
國子監准監開准尚書禮部符准紹聖元年六
月二十五日勅中書省尚書省送到禮部狀據
國子監狀據翰林醫學本監三學看治任仲言
狀伏覩本監先准朝旨開雕小字聖惠方等共
五部出賣并每節鎮各十部餘州各五部本處
出賣今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

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缺
木監雖見印賣皆是大字醫人往往無錢請買
兼外州軍尤不可得欲乞開作小字重行校對
出賣及降外州軍施行本部看詳欲依國子監
申請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三日奉聖
旨依奉勅如右牒到奉行都省前批六月二十
六日未時付禮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主者一
依勅命指揮施行紹聖三年六月日雕集慶軍
節度推官監國子監書庫向宗恕承務郎監國
子監書庫曾綵延安府臨真縣令監國子監書

節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幸

庫鄧平潁州萬壽縣令監國子監書庫郭直卿
宣義郎國子監主簿王仲蕤通直郎國子監丞
武騎尉檀宗益朝散郎守國子監司業上輕車
都尉賜緋魚袋趙挺之朝奉郎守國子司業兼
侍講雲騎尉葛原

醫之學以七經為本猶儒家之六藝也然七經
中其論脈理精凝莫詳於王氏脈經綱舉目分
言近旨遠是以自西晉至於今日與黃帝虛扁
之書並傳學者咸宗師之南渡以來此經罕得
善本凡所刊行類多訛舛大任每切病之有家

藏紹聖小字監本歷歲既深陳板漫滅字畫不
能無謬然昔賢參考必不失真後學校正傳之
未暇 再承乏醫學偶一時教官如毛君升李
君邦彥王君邦佐高君宗卿皆洽聞者知大任
有志於斯乃同博驗羣書孜孜凡累月正其誤
千有餘字遂鳩工創刊于本局與眾共之其中
舊有缺文意涉疑似者亦不敢妄加補注尚賴
後之賢者嘉定丁丑仲夏望日濠梁何大任後

序

聖經室外集脈經十卷西晉王叔和撰宋林億

節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幸

等校定叔和高平人官太醫令甘伯宗名醫傳
稱叔和博通經方精義診處尤好著述是編從
宋嘉定何大任刻本影抄世傳叔和脈訣一卷
乃後人依託為之與此絕不相同也

劉涓子鬼遺方五卷神仙遺論一卷 舊抄本

齊東野語

自序曰昔劉涓子晉末於丹陽郊外照射忽見
一物高二丈許射而中之如雷電聲若風雨其
夜不敢前追詰旦率門徒子弟數人尋跡至山
下見一小兒提罐問何往為我主被劉涓子所

射取水洗瘡而問小兒曰主人是誰人云黃父
鬼仍將小兒相隨還來至門間搗藥之聲比及
遙見三人一人開書一人搗藥一人臥爾乃齊
唱叫突三人並走遺一卷癰疽方并藥一白時
從宋武北征有被瘡者以藥塗之卽愈論者云
聖人所作天必助之也此天授武王也於是用
方爲治千無一失姊適人于從叔祖叔涓子寄
姊書具敘此事并方一卷方足丹陽白薄紙本
寫今手跡尙存從家世能爲治方我而不傳至
孫道慶與余鄰居情欵異常臨終見語家有神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毒

方兒子幼稚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尋卷診候兼
辨藥性欲以相傳屬余旣好方術受而不辭自
得此方于今五載所治皆愈可謂天下神驗劉
氏昔旣龔方故草寫多無次第今輒定其前後
族類相從爲此一部流布鄉曲有識之士幸以
自防齊永明元年太歲己卯五月五日撰道慶
曰王祖劉氏有此鬼方一部道慶祖考相承謹
按處治萬無一失舅祖涓子兄弟自寫寫稱云
無紙而用丹陽錄永和九年資財不薄豈復無
紙是以此別之耳

周氏手跋曰嘉慶十年二月偶於湖州書賈得
鈔本劉涓子鬼遺方五卷并治癰疽神仙遺論
一卷因取向年所藏照宋鈔本鬼遺方校之行
欵與此本不同字句間有脫譌亦有脫葉寔不
逮所藏本惟所藏本偶有缺字此本有之首卷
碎骨作辟骨辟同孽孽有分義剖義碎字似因
字形而誤皆此本之勝於所藏本者錢述古讀
書敏求記所載書二云同是宋鈔此兩書合爲
一冊或亦祖錢本歟可知宋刻非一不得執彼
以議此凡讀書須博觀眾本採集所長不可因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毒

有宋本他本遂置而不觀也鬼遺方席氏已開
雕而劉涓子治癰疽神仙遺論世無傳本其書
十卷載於陳直齋書錄解題卷或一板或數行
此本其爲後人所併歟其論病原決死生言之
確鑿可據寔堪與鬼遺方並傳也余因校閱所
及略書所見以質世之讀是書者香巖居士周
錫贊識
又曰跋後借得黃氏士禮居所貯述古堂舊抄
鬼遺方校勘補缺正誤裨益甚多其原誤者仍
照錢本改所以雷舊鈔面目其書不過正嘉間

人所鈔非宋鈔也此本從錢本照錄頗信余前跋之不妄不知何日再得舊鈔神仙遺論一校成合璧也錫瓚又識

案直齋書錄解題劉涓子神仙遺論十卷東蜀刺史李頎錄中興書目引崇文總目云宋龔慶宣撰劉涓子者晉末人於丹陽縣得鬼遺方一卷皆治癰疽之法慶宣得而次第之今按唐志有龔慶宣劉涓子鬼方十卷未知即此書否卷一板或止數行名爲十卷實不多也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三

書

南宋樓藏書志卷四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醫家類二

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五十卷

明刊本

隋太醫博士巢元方撰

臣聞人之生也陶六氣之和而過則爲診醫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則能全若乃分三部九候之殊別五聲五色之變揆盈虛于表裏審躁靜於性情達其消息謹其攻療茲所以輔含靈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一

之命裨有邦之治也國家不冒萬宇交修庶職執技服於官守寬疾存乎政典皇上秉靈圖而迪成憲奉母儀而降至化明燭幽隱惠綏勳植憫斯民之疾苦苟嘉醫之拯濟且念幅員之遼逸問巷之窮阨肄業之士罕盡精良傳方之家頗承疑舛四種之書或闕七年之習未周以彼粗工肆其億度天害生理可不良哉是形慚也或懷重慎以爲昔之上手效應參神前五日而逆知經三折而取信得非究源之微妙用意之詳密乎蓋診候之教肇自軒祖中古已降論著

彌繁思索其精博利于眾迺下明詔囑各館開
上稽聖經旁摭奇道發延閣之秘蘊救中尚而
醫對諸病源候論者隋大業中大醫巢元方等
奉詔所作也會粹羣說沈研精理形脉之證罔
不該集明居處愛欲風溼之所感示針鏡橋引
湯熨之所宜誠術藝之精模而診察之津涉監
署課試因常用此乃命與難經素問圖鑒方脈
傳布海內洪惟祖宗之訓務惟存育之惠補農
經之闕漏班禁方於遐邇逮今搜採益窮元本
方論之要殫矣師藥之功備矣將使後學優而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十一

柔之視色毫而靡愆應心手而胥驗大哉味百
草而救在者古皇之盛德愛一夫之失所者二
帝之用心弭茲札瘥躋之仁壽上聖愛人之旨
不其篤歟翰林醫官副使趙拱等參校既終繕
錄以獻爰俾近著為之題辭願惟空疎莫探祕
曠徒以述善誘之深意用勸方來揚勤郵之至
仁式昭大庇云爾謹序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王清昭應官判官中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知
制誥史館修撰判館事上護軍常山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宋綬奉勅撰

孫真八千金方三十卷

宋刊配元明刊本

黃美圖

唐孫思邈撰

自序

黃氏于跋曰嘉慶四年二月十九日至昭明巷
老屋遇書友邵鍾琳謂余曰吾兄酉山堂中有
元板千金方中配明板者曾送閱乎余曰未也
因到彼閱之適主人不在从其火取歸共十四
冊內配第六至第十第十六至十九仍缺第二
十卷其餘皆宋刻宋印非元板也越日遣人問
其價需錢二兩四錢遂如直與之余家舊藏錢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十二

述古抄本云是從宋閣本出者已自侈為善本
今得宋刻勘之鮮有一處符合者初不解其故
後檢通考知晁所見者為千金方三十卷陳所
見者為千金備急要方三十卷本其前類例數
條林億等新纂則知抄本即從宋閣本出已是
經後人增損原書故與宋刻原本多所不同也
二本非特文義增減即約名分兩法製殊有不
合前人之方忽經後以意改削可信不可信乎
矧錢本所據今以補入宋本之明本參攷同出
一原於明本燭板抄本皆缺文宋閣本所出益

未可信其說矣惟是千金方宋刻昔人無有見及者所見止千金備急要方故不得不以此為祖本而於林億等纂例以前之本反有不信爾余得此本雖殘缺亦自侈為奇秘矣持示五柳主人反以明刻為勝於舊刻而宋則斷斷乎其不信宜西山堂之以無意得之其火云收於店門前而仍以無意去之也古書難識于今益信云歲在己未清明前五日棘人黃丕烈書于士禮居

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四

又曰二月廿六洞庭鈕非石楓橋袁綬培訪余予以書出示相約以詩紀事用孫字禁押本事時同觀者有西賓夏方米謂余宜用杜老明妃詩例遂遵之率成五律四首并不重韻千金偏易得宋刻儼然存備急誠為要重刊未足論混淆今世本世行本為補綴舊時痕晁志真堪據題應陋振孫 開國榮陽鄭藏書到子孫書中陽開國世裔鄭 幾時晦塵土頃刻抵瑤琨纂例氏家藏圖書 曾經億嫌名却避敢此書遇敵字作卅方嗟尚 缺何處覓仙魂 鬼遺方厘半藏弄認錢孫劉子鬼遺方五卷厘本書之半也人視之若全璧馬余所得朱文游藏舊抄本有錢遵王孫慶

增圖 插架分先後鬼遺方去 排籤並弟兄記方 書門始以千金要方年所得 世增收駿價仙感活龍恩終以劉涓子鬼遺方 從此思明理都慙少夙根 人命千金貴方書 自古尊所嗟求祕笈不盡出醫門本草心徒愛 金板本草為衰傷寒眼竟昏宋板麗安時傷寒 氏五硯樓所收傷寒眼竟昏論為朱文游書 單中物書賈以單示余子以醫殘編同寶要書置之不知其有宋刻也惜哉 寶要即從干珍重付兒孫 金方摘錄者

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五

又曰余既收得宋刻殘本千金方久藏篋衍未暇裝潢也及後收得元刻全本知從宋閣本出而錢述古之舊抄以為出自宋閣本者據此也前云此配明本所見未的後又收得明翻元刻宋本缺卷尙可為狗尾之續因合裝之宋自宋元自元明自明述不可掩雖合而仍可分不致以偽亂真也丁丑夏五復翁 案宋本每葉廿八行每行二十五字與日本刊本千金方校勘記所引唐本皆合是林億未校以前本也元本每葉廿四行每行二十二字題曰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明刊題名行欵皆與元刊同惟板心有某某類等字 備急千金要方三十卷 東洋復宋本

理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賜緋魚袋臣林億等校

正

林億等序

自序

日本尙質序

重刊孫真人備急千金要方三十卷

元刊本

理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賜緋魚袋臣林億等校

正

自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六

林億等序

無名氏識曰醫家之書不為不多獨孫真人千

金方決不可闕古賢以千金名之則其珍之也

明矣脈證方藥鍼灸孔穴瘡毒制度靡所不載

近得前宋西蜀經進官本不敢私秘重加較正

一 繡梓與世共之凡以醫鳴者將見家扁鵲

人叔和孰不曰衛生之一助云耳

千金翼方三十卷

東洋發元本

理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賜緋魚袋臣林億等校

理林億等校正

林億等序

外臺祕要方四十卷

北宋刊印本 高麗南宮藏

唐銀青光祿大夫持節鄴郡諸軍事兼守刺史

上柱國清河縣開國伯王燾撰宋朝散大夫守

光卿直祕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等上

進

自序

夫外臺者刺史之任也祕要者祕密樞要之謂

也唐王燾臺閣二十餘年久知弘文館得古今

方上自神農下及唐世無不採摭集成經方四

十卷皆諸方祕密樞要也以出守于外故號曰

外臺祕要方凡一千一百單四門以巢氏病源

諸家論辨各冠其篇首一家之學不為不詳王

氏為儒者醫道雖未及孫思邈然而採取諸家

之方頗得其要者亦崔氏孟詵之流也且古之

如張仲景集驗小品方最為名家今多亡逸雖

載諸方中亦不能別自王氏編次各題名號使

後之學者皆知所出此其所長也又謂鍼能殺

生人不能起死人其法云亾且久故取灸而不

取錄亦醫家之蔽也此方撰集之時或得缺落之書因其闕文義理不完者多矣又自唐歷五代傳寫其本訛舛尤甚雖鴻都祕府亦無善本國家詔備臣較正醫書臣承命曰其書方證之重者刪去以從其簡經書之異者註解以著其詳魯魚豕亥煥然明白臣謂三代而下文物之盛者必曰西漢止以待醫李柱國較方技亦未嘗命儒臣也臣雖濫吹儒學但盡所聞見以修正之有所闕疑以待來哲總四十卷并目錄一卷恭惟主上盛德承統深仁流化願此方論惠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八

及區宇贊天地之生育正萬物之性命使歲無疵癘人不夫橫熙熙然歌樂於聖造者也前將仕郎守殿中丞同較正醫書臣孫兆謹上
皇祐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內降劄子臣察上言
臣昨南方州軍連年疾疫瘴癘其尤甚處一州有死十餘萬人此雖天令差舛致此北瘥亦緣醫工謬妄就指其疾臣細曾詢問諸州皆闕醫書得讀除素問病源外餘皆傳習偽書舛本故所學淺俚詳誤病者欲望聖慈特出祕閣所藏醫書委官選取要用者較定一本降付杭州闕

板模印庶使聖澤及於幽隱民生免於大橫奉聖旨宜令逐路轉運司指揮轄下州府軍監如有疾疫瘴厲之處於聖惠方內寫錄合用藥方出榜曉示及遍下諸縣許人抄劄仍令祕閣簡外臺祕要三兩本送國子監見較勘醫書官于細較勘聞奏劄付孫兆准此至治平二年二月二日准中書劄子較正醫書所狀醫書內有外臺祕要一項今訪聞前較正官孫兆較對已成所有淨草見在本家欲乞指揮下本家取赴本局脩寫進冊所費早得了當候指揮奉聖旨依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九

所申施行至四年三月 日進呈訖熙寧二年五月二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鑄版施行朝奉郎守國子博士同校正醫書騎都尉賜緋魚袋臣高保衡 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同校正醫書騎都尉臣孫奇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祕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臣林億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長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安石 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

袋臣趙抃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朝
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
國魯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一百戶食實封叁仟
捌伯戶臣曾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
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
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鄭國公食邑一
萬一千戶食實封肆仟貳伯戶臣富弼
案此熙寧二年刊本爲是書最初祖本每葉二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十

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神宗以前帝諱嫌名皆
缺避哲宗以後不避版心有刻工姓名每卷有
日連屬正文卷末或題右從事郎充兩浙東路
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趙子孟校勘或題右迪
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
校勘卷一末有朝奉郎提舉藥局兼太醫令醫
學博士臣裴宗元校正一行卷中有武林高瑞
南家藏書畫記朱文長印曹溶之印朱文方印
蔣氏彥恒子孫保之朱文方印清寧東閣朱文
方印思濟堂朱文方印京口世家白文方印浙

右項篤壽子長藏書朱文方印案高瑞南名源
字深甫自號瑞南道人明正德時人家有妙賞
樓藏書甚富曾刻瑞竹堂經驗方者項篤壽嘉
興人有萬卷堂藏書覆宋本東觀餘論其所刻
也將彥恒鎮江人觀其印文當是明弘正時人
曹溶字潔躬明臣而仕于 本朝者此書有崇
正時刊本以宋本校之可補二萬餘字百宋一
屢所得祇目錄及第廿二卷陽城張古餘有半
部堯圃爲之神往以賦注此本四十卷完善如
新不知黃氏見之又當何如耳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十一

新刊銅人鍼灸經七卷 明山西刊本
夫療病簡易之法必須針灸欲明針灸之方者
必須注意於是經是經也得之秘傳治病則有
受病之源指穴則有定穴之法効驗神速銀綉
粹與眾共之衛生君子請勸之石幸鑒
新編西方子明堂灸經八卷 明刊本
西方子撰
石藥爾雅二卷 舊抄本
唐栢彪集

唐元和中西蜀梅彪撰石藥爾雅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止釋草木石不及焉宜彪取其隱名而顯著之也自序言眾石異名象爾雅辭句凡六篇勒為一卷而白雲霽道藏目錄作二卷疑後人附益之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乃抄而入諸經部金風亭長彝尊識

任氏手跋曰乾隆己酉夏四月心齋居士任兆麟于光祿王丈隨志堂假得校讀一過此頤志堂彙鈔首冊也并記

玉函經一卷 舊抄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十一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撰紫虛真人崔嘉彥注

白序

學經室外集玉函經一卷唐杜光庭撰光庭字聖賓括蒼人王建據蜀除諫議大夫進戶部侍郎歸老青城山此書術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主管徽國公殆建時加授也書中辭簡義深黎民壽注亦多發明是書藏書家皆未著錄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光庭了證歌一卷又與此異惟明人殷仲春醫藏目錄曾載是冊列之無上函中此從宋刻影寫

傷寒總病論六卷附音訓一卷修治藥法一卷宋刊本

斷水龐安時

啟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杜書效具聞起居佳勝感慰兼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為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為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悵惘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再拜安常處士閣下五月廿八日人生絲脆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又白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三

已上除不可作煮散方外凡湯劑言嘔吐者如嘔吐菱藕之滓狀今之麤末是也凡麤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煮八分濾去滓得七分為準內有半夏附子為毒藥之類每四錢水二盞入生薑三片煎七分內有或用朴硝或用阿膠或用飴糖或用焰硝或用雞子清皆煎成湯後去滓下之內或用竹瀝煎者每四錢水一盞二分煎至七分下竹瀝三分煎至七分內或用大黃者

虛人入大黃同煎之如難得通利人每服四錢
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別入大黃半錢同煎至七
分又難得利者以湯浸濃大黃汁三二分同煎
之以取利爲度政和歲次癸巳門人布衣魏炳
編

龐安常自少時喜鑿方爲人治病處其死生多
驗名傾淮南諸醫然爲氣任俠鬪雞走狗蹴鞠
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弄音技一工所
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
之以鑿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古

來也病家如市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
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
扁鵲八十一難經皇甫謐甲乙無不貫穿其簡
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意學術淺薄私
智穿鑿曲士或鼠其文安常悉能辯論發揮每
用以治病幾乎十全矣然人疾詣門不問貧富
爲便房曲齋調護寒暑所宜珍膳美蔬時節其
飢飽之度愛老而慈幼不以人之疾嘗試其方
如疾痛在己也蓋其輕財如糞土耐事如慈母
而有常似秦漢間任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

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不可
爲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總輯傷寒
論皆其日用書也欲撮其大要論其精妙使士
大夫稍知之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
解若有意於斯者讀其書自足以攬其精微故
不著著其行事以爲後序云前序海上人諾爲
之故虛其右以待元符三年三月豫章黃 序
某氏手跋曰龐學士傷寒方奇書也坡仙賞之
宜矣伯忠咸道 下缺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古

案此政和癸巳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
卷中有袁氏尙之朱文方印玉韻齋圖書印朱
文長印有竹居白文方印黃丕烈印堯圃朱文
二方印士禮居朱文方印尙之袁裝字也朋嘉
靖時人有竹居沈石田齋名

腳氣治法總要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董汲撰

自序曰昔孫思邈著書至其敘百病必先中風
敘中風必先入腳氣豈無意哉蓋以爲風者百
病之長而卑濕蒸鬱之氣中人也尤重則聖人
爲治先後之次明示後人後學者愈當致詳且

慎焉然中風方論古人立說尤詳至於四方之治食藥之宜無不備悉而脚氣一門雖古今舉其略而治法論方多有未備故人罕窮究是疾至於江淮卑溼之地相去遼遠人或有所不識故疾雖重於中風而患頗稀是以古人為說不詳而末學治療亦多致失誤可不痛哉恭自本朝開攘最遠一統天下屬以承平日久故食物無南北之異道途無久遠之期或因宦遊或自客泛故內地感此者近日為多汲自少小病此約十餘年遂博採素問九虛靈樞甲乙太素

聖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七

巢元千金外臺聖惠小品刪繁金匱玉函諸家本草及蘇恭方論前古脈書凡古有是說者無不究極而藏府之論鍼艾之法脈證之辨食飲之宜四時之要道引之術以至淋燥蒸熨備急要方或經試驗者悉錄而集之名曰脚氣治法總要分為一十九門通為一卷非敢自謂有補於將來亦欲傳諸好事者庶幾臨病有所證據焉

聖濟經十卷 舊抄本

宋徽宗御製辟雍學生昭武吳禮注

徽宗御製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己人之疾者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待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人生其間絳于陰陽復于四時制于五行平則為福有餘則為禍淫則為疾惟非數之所能攝而獨立于萬形之上非物之所能制而周行于萬有之內為能以道御時以神用數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昔者黃帝氏蓋體神而明乎道者也問道于廣成見大塊于具茨而自親事于法官之中垂衣裳作書契造甲子定律歷所以

聖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七

成天下之亶亶者雖若風后力牧常先大鴻奉令承教之不暇而不可跋及然且嘆世德之下衰憫斯民之散朴上悼日月之明下錄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至于逐妄耗真曾不終其天年而中道以天迺詢岐伯作為內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言與典墳相為表裏而世莫得其傳至號為醫者流此與謂易為卜筮者何異朕甚悼之自繼述以來兢兢業業夙夜不敢康萬機之餘細繹訪問務法上古探天人之時原性命之理明營衛之清濁究七八之盛衰辨

逆順鑿盈虛爲書十篇凡四十二章名之曰聖濟經使上士聞之意契而道存中士攷之自華而庶實可以養生可以立命可以躋一世之民于仁壽之域用廣黃帝氏之傳豈不美哉嗚呼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陰陽之寇外傷其形有如此者意傷于憂悲而支廢魂傷于悲哀而筋斲魄傷于喜樂而皮槁志傷于恚怒而不能俛仰情傷之感內傷其真有如此者積虧成損積損成衰患固多藏于細微而發于人之所忽益止于默澹而損在于尾閭戒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六

之慎之疾成而後藥神醫不可爲也若乃推行道術輔正而去邪立學建官羣多士而教養靡無告抹病苦而墜其凶沒則布之政令載在右司此不復

郡齋讀書志曰御製聖濟經十卷右徽宗皇帝所製也政和八年五月十一日詔頒之天下學校九月二十四日大司成李邦彥等言乃者從侍臣之請令內外學校課試于聖濟經出題臣等竊謂令內經道德經既已選博士訓說乞更以聖濟經附二經兼講從之

大德重校聖濟總錄二百卷 舊抄本 陳仲魚舊藏

宋徽宗皇帝

臣聞天地以溥生爲大德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聖人贊天地之化育故歛時五福以敷錫於庶民夫民之爲物也智者寡愚者眾起居失常食飲無節外爲寒暑燥濕風以賊其形內爲喜怒思憂恐以亂其氣形氣乃傷疾所由作聖人有憂之謂祝由不可以盡已也遂制藥石鍼艾以攻八風六氣之邪爲湯液醕醴以佐四時五行之正防其未然救其已病然後物各遂其生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七

民不天其命矣又謂非立憲言不可以福萬世也於是上法天道下因地宜究陰陽之本明生死之由考於古而驗之今取之已而施之入心爲成書著之玉版藏之金匱宣之於布政之堂秘之於靈蘭之室以俟來哲以施無窮其爲仁民愛物之心斯可謂極矣然其言至簡其論至要其理至深後世學者雖有上智非研精覈慮者則亦未易究其奧也故曠代之中能以斯術鳴世者時固有之若夫神聖工巧獨得先世不傳之秘如和緩越人亦不過十餘人而已況去

聖已遠支分派別析而為眾科業而為專門所以人各徇其偏而莫肯究其全則益不逮於古矣積習成常流弊滋甚懼大道將墜於溷微故聖濟總錄由是而作焉上下凡二百餘卷始終幾二百萬言逐病分門門各有方據經立論論皆有統蓋將使讀之者親論以求病因方以命藥則世無不識之病病無妄投之藥唯法有逆從治有先後在乎智者擇其所當從其所宜而已究而言之寔醫經之會要學者之指南生民之司命也惜其始成於政和重刊於大定既綿

南宋樓憲書志 卷四十四 三

歷百年之久不能無三豕之說今主上神極御天修飾制度治具畢張以謂是書所載雖先聖之緒餘其所以康濟斯民亦致治之一助也迺詔江瀚行省刊于有司布之天下其或繆戾隨加釐正復降德音俾下臣為之序臣誠愚陋竊不自量仰惟聖德如天甄陶萬類爰自即位以來於今七年恩浹飛沉仁及草木然猶夙夜孜孜廣求民瘼或一物不得其所則必為之惻然臣謂此書復出則上可以輔相天地之宜下可以永底生民之生物無疵癘咸躋於仁壽之域

矣大德四年二月一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典瑞少監臣焦養直謹序

方技之書尚之久矣聖人治世亦所不能後者也若夫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秦越人之八十一難張仲景之三百九十七法王叔和之脉訣朱奉議之活人固在所勿論自餘千萬方論歷世所傳誠不為不多然得其全者或寡矣故近代諸書獨不若聖濟總錄之詳且備也聖主以至仁為心勤郵民隱所以首命板行於天下非惟重下民今日之命蓋將有關於先而覺於後也

南宋樓憲書志 卷四十四 三

書曰贊贊襄哉夫是書之行也雖本於上意之所注其所以始而終之者亦近臣有以贊襄之也故凡與斯議者并附於左

醫愈郎諸路醫學副提舉臣申甫醫効郎御藥院副使臣王希逸承直郎太醫院判官臣和思誠奉訓大夫太醫院判官臣隋有朝列大夫太醫院副使臣王佐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太醫院副使臣歐陽懋孫中順大夫太醫院使臣韓公麟少中大夫同提點太醫院事臣汪斌嘉議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臣麻維孫正議大夫同簽

樞密院事左衛親軍都指揮使提點太醫院事
臣李邦寧昭文館大學士正太中大夫提點太
醫院事臣鄭忙古仄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大都
護提點太醫院事臣脫因納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大德三年九月內欽奉聖
旨刊造大德重校聖濟總錄至大德四年二月
內畢工今具在局提調官於後正議大夫杭州
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臣梁曾中順大夫江南
浙西道肅政廉訪副使臣商晦嘉議大夫江南
浙西道肅政廉訪使臣田滋中奉大夫前江南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五

浙西道肅政廉訪使臣徐珍嘉議大夫簽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事臣奪兒只哥正奉大夫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臣安祚

宋徽宗御製序曰生者天地之大德疾者有生
之大患方術者治疾之大法昔者神農氏黃帝
氏獨觀太初旁燭妙有味百藥以辨物審百疾
以全生其制名其取類其正君臣其立佐使其
見於太素玉冊之書雷公岐伯之問蓋皆開神
明之蘊窮陰陽之變原性命之理而與天地同
其覆載中古已遺鑊之玉版藏之金匱功利及

草木惠澤被牛馬所以遺天下後世甚厚歷年
既久流弊滋甚精粗俱在而精意不傳內經有
病名而莫之究有治法而莫之習極其妙至於
通仙而莫之悟人之生也其位參於天地其靈
貴於萬物形不盈仞而心侔造化崑崙尺宅修
之可以長生寸田神廟閉之可以反照天關神
盧息之可以召和去土符書金格煉丹卻粒御
氣凌虛不假於物而裕然自足嗟夫達士可以
神解昧者且不能養其形而況於了其心乎內
之五藏六腑外之九竅四關著之於色發之於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五

聲寓之於三部九候一失其平則疾疢隨至神
聖治於未兆工巧救其已然非天下之至精孰
能探天下之至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補天下
之至神朕憫大道之鬱滯流俗之積習斯民之
沉痾庸醫之妄作學非精博識非悟解五行之
數六氣之化莫索其隱莫擬其遠曰寒曰熱曰
寒熱之相搏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而有餘者益
之不足者損之率意用藥草石雜進天枉者半
可勝歎哉萬機之餘著書四十二章發明內經
之妙曰聖濟經其意精微其旨邁遠其所言在

理所以探天下之至蹟又詔天下以方術來上并御府所藏頒之為補遺一卷治法一卷卷凡二百方幾二萬以病分門門各有論而叙統附焉首之以風疾之變動終之以神仙之服餌詳至於俞穴經絡祝由符禁無不悉備名之曰政和聖濟總錄其所載在事所以祐天下之至神蓋聖人之賦世本在於上末在於下無見於上則治之不立無見於下則治之具不行經之所言者道也醫得之而窮神總錄之載者具也醫用之而已疾漢張仲景作傷寒論而雜之以方唐孫思邈作千金方而繼之以冀以謂不如是則世莫能用其術然之二人者游於方術之內者也彼超然獨見於方術之外下顧岐伯之流而與之議始可謂知道朕作總錄於以急世用而救民疾亦斯道之筌諦云耳天下後世宜致思於忘筌諦而自得者俯仰之間嘖笑之度御五行之數運六氣之化以相天地以育萬物至於及營魂而起當生者豈細事哉蓋將有來者焉

案 四庫所收程林纂要二十六卷乾隆中有

重刻二百卷本並非全書後人妄為補綴此題元抄本尚是明人舊抄為陳仲魚孝廉舊藏有仲魚小像圖記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監我

白文長方印

大德重校聖濟總錄二百卷 東洋活字本

宋正和中奉勅撰

御製序

焦養直序 大德四年

脫因納序

刊版銜名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四

幸

頤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醫家類三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三十一卷 元大德刊本

唐慎微集

昔人有云天地間物無非天地間用信哉其言也觀本草所載自玉石草木蟲魚果蔬以至殘衣破革飛塵聚垢皆有可用以愈疾者而神農舊經止於三卷藥數百種而已梁陶隱居因而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十一

倍之唐蘇恭李勣之徒又從而廣焉其書為稍備逮及本朝開寶嘉祐之間嘗詔儒臣論撰收拾采摭至於前人之所棄於夫有名而未用已用而未載者悉取而著于篇其藥之增多遂至千有餘種庶乎無遺也而世之醫師方家下至田父 猶時有 方異品效見奇捷而前書不 不知者 蓋非一故謹微因 之所逮博采而備載之於本草圖經之外又得藥數百種益以諸家方書於夫經子傳記佛書道藏凡該明乎物品功用者各附於本草之

左其為書三十有一 卷目錄一卷六十餘萬言

名曰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察其為力亦勤矣而

其書不傳世罕言焉集賢孫公得其本而善之

邦計之暇命官校正募工鑄板以廣其傳蓋仁

者之用心也夫病未必能殺人藥之殺人多矣

而世之醫者不復究知根性之溫涼功用之緩

急妄意增減用以治病不幸而危殆者時益有

之茲何異操矛而刺人於衽席之上哉儻能研

思於此因書以究其說即圖以驗其真審方以

求其効則不待乎七十毒而後知藥三折臂而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二

後知醫矣然則是書之傳其利於世也顧不博哉謹微姓唐不知為何許人傳其書者失其邑里族氏故不及載云大觀二年十月朔通仕郎行杭州仁和縣尉管勾學事艾晟序 嘉祐三年十月校正醫書所奏竊見唐顯慶中詔修本草當時修定注釋本經外又取諸般藥品繪畫 圖別撰圖經辨別諸藥最為詳備後來失傳罕有完本欲望下應係產藥去處令識別人子細詳認根莖苗葉花寔形色大小并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用者逐件畫圖并一一

開說著花結寔收採時月及所用功效其蕃夷所產卽令詢問權場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折以憑照證畫成本草圖并別撰圖經與今本草經並行使人用藥知所依據詔旨宜令諸路轉運司指揮轄下州府軍監差逐處通判職官專切管勾依應供申校正醫書所至六年五月又奏本草圖經係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蘇頌分定編撰將欲了當奉勅差知穎州所有圖經文字欲令本官一面編撰了當詔可其年十月編撰成書送本局修寫至七年十二月一日進呈奉聖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三

旨鑲板施行

案此元刊元印本序後有大德壬寅孟春宗文書院刊行木印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小黑口衍義別行明刊以衍義散入各条下與元本小有異同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三十卷 明覆金刊本

中衛大夫康州防禦使句當龍德宮總轄修建明堂所醫藥提舉入內醫官編類聖濟經提舉大醫學臣曹孝忠奉敕撰自古人俞穴鍼石之法不大傳而後世亦鮮有

得其妙者遂專用湯液丸粒理疾至於剗腸剗臆刮骨續筋之神奇以爲別術所得終非神農家事維聖哲審證以制方因方而見藥故方家言盛行而神農之經不可一朝而舍也其書大抵源於神農氏自神農氏而下名本草者固非一家又有所謂唐本蜀本者迄於有宋政和間天子留意生人乃命宏儒名醫銓定諸家之說爲之圖繪使人驗其草木根莖花實之微與夫玉石金土蟲魚飛走之狀以辨其藥之真贗而易知爲之類例使人別其物產風氣之殊宜君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四

臣佐使之異用其辛鹹苦酸之異味溫涼寒熱緩急有毒無毒之不同而易見其書始大備而加察焉行於中州者舊有解人龐氏本兵烟蕩析之餘所存無幾故人罕得恣窺今平陽張君魏卿惜其寢遂湮墜乃命工刻梓寔因龐氏本仍附以寇氏衍義比之舊本益備而加察焉書成過余屬爲序引余謂人之所甚重者生也衛生之資所甚急者藥也藥之考訂使無以乙亂丙誤用妄投之失者神農家書也開卷之際指掌斯見政如止水鑑形洪鐘荅響顧安所逃遜

其形聲哉養老慈幼之家固當家置一本况業醫者之流乎然其論著自梁陶隱居唐宋以來諸人備矣余言其贅乎世固有無用之學無益之書余特嘉張君愛物之周用心之勤能爲是大有益之書以暨羣生以圖永久非若世之市兒販夫僥倖目前規規然專以利爲也故喜聞而樂道之君諱存惠字魏卿歲己酉孟秋望日貽溪麻革信之序

成周六典列醫師於天官聚毒藥以其醫事蓋雖治道緒餘仁民愛物之意寓焉聖人有不能後也國朝闡神農書康濟斯民嘉祐中命儒臣圖經補注訓義剖治亦已詳矣而重熙累洽文物滋盛士之聞見益廣視前世書猶可緝熙而庶績者蜀人唐慎微近以醫術稱因本草舊經衍以證類醫方之外旁摭經史至僊經道書下逮百家之說兼收並錄其義明其理博覽之者可以洞達臣因侍燕閒親奉玉音以謂此書寔可垂濟迺詔節使臣楊戩總工刊寫繼又命臣校正而潤色之臣仰惟睿聖當天慈仁在宥誤振三墳躋民壽域肇設學校俾革俗弊復詔天

下進以奇方善術將爲聖濟經以幸天下萬世臣以匪才叨列是職兢臨淵谷而證類本草誠治病之總括又得以釐而正之榮幸深矣謹奉明詔欽帥 聯朝夕講究刪繁緝紊務底厥理諸有援引誤謬則斷以經傳字畫鄙俚則正以字說餘或訛戾散互繕錄之不當者又復隨筆刊正無慮數千遂完然爲成書凡六十餘萬言請日以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云政和六年九月一日中衛大夫康州防禦使勾當龍德宮總轄修建明堂所醫藥提舉入內醫官

編類聖濟經提舉大醫學臣曹孝忠謹序此書世行久矣諸家因革不同今取證類本尤善者爲窠模增以寇氏衍義別本中方論多者悉爲補入又有本經別錄先附分條之類其數舊多差互今亦考正凡藥有異名者取其俗稱注之目錄各條下俾讀者易識如蚤休云紫河車假蘇云荆芥之類是也圖象失真者據所管兒皆更寫之如竹分淡苦星三種食鹽著古今二法之類是也字畫誤謬殊關利害如升斗疽疸上下千十未末之類無慮千數或證以別本

質以諸書悉為釐正疑者缺之敬俟來哲仍廣其卷行以便綴緝庶歷久不壞其間致力極意諸所營制難以具載不敢一毫苟簡與舊本頗異故口之曰重修天下名賢士夫以舊鑒新自知矣泰和甲子下己酉冬日南至晦明軒謹記嘉祐二年八月三日詔朝廷累頒方書委諸郡收掌以備軍民醫疾訪問貧下之家難於檢用亦不能修合未副矜存之意今除在京已係逐年散藥外其三京并諸路自今每年京府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各賜錢二百貫餘州軍監賜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七

錢一百貫委長史選差官屬監勒醫人體度時令按方合藥候有軍民請令盡時給付所有神農本草靈樞太素甲乙經素問之類及廣濟千金外臺祕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賢掌禹錫職方員外郎祕閣校理林億殿中丞祕閣校理張洞殿中丞館閣校勘蘇頌同其校正聞奏臣禹錫等尋奏置局刊校并乞差醫官三兩人同共詳定其年十月差醫學泰宗右朱有章赴局祇應三年十月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又奏本草舊本經注中載述藥性功狀甚多疎略不

備處已將諸家本草及書史中應係該說藥品功狀者採拾補注漸有次第及見唐顯慶中詔修本草當時修定注釋本經外又取諸般藥品繪畫成圖及別撰圖經等辨別諸藥最為詳備後來失傳罕有完本欲下諸路州縣應係產藥去處並令識別人子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寔形色大小并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用者逐件畫圖並一一開說著花結寔收採時月所用功效其番夷所產藥即令詢問權場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兩或一二枚封角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八

因入京人差齋送當所投納以憑照證畫成本草圖并別撰圖經所冀於今本草經並行使後人用藥知所依據奏可至四年九月又准勅差太子中舍陳檢同校正五年八月補注本草成書先上之十一月十五日准勅差光祿寺丞高保衡同其覆校至六年十二月繕寫成版樣依舊并目錄二十一卷仍賜名曰嘉祐補注神農本草嘉祐五年八月十二日進嘉祐三年奏勅證類本草校勘官政和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奉

勅校勘

同校勘官太醫學內舍生編類聖濟經所點對

方書官臣龔璧 同校勘官登仕郎編類聖濟

經所點對方書官臣丁阜 同校勘官登仕郎

編類聖濟經所點對方書官臣許璠 同校勘

官登仕郎編類聖濟經所點對方書官臣杜澗

夫 同校勘官翰林醫候入內內宿編類聖濟

經所點對方書官臣朱永弼 同校勘官翰林

醫官編類聖濟經所點對方書官臣謝口 同

校勘官奉議郎太醫學博士編類聖濟經所校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九

閱官臣劉植 校勘官中衛大夫康州防禦使

勾當龍德宮總轄修建明堂所醫藥提舉入內

醫官編類聖濟經提舉太醫學臣曹孝忠

大德丙午歲仲冬望日平水許宅印

宇文虛中書後曰余讀沈明遠寓簡稱范文正

公微時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為宰相

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時不我與則當讀

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未嘗

不三復其言而大其有濟世志又讀蘇眉山題

東皋子傳後云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

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

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畜善藥有求者則

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畜

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哉子笑曰病

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得酒吾為之酣適豈

專以自為也亦未嘗不三復其言而仁其用心

嗟乎古之大人君子之量何其弘也蓋士之生

世惟當以濟人利物為事達則有達而濟人利

物之事所謂執朝廷大政進賢退邪興利除害

以澤天下是也窮則有窮而濟人利物之事所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十

謂居閭里間傳道授學急難救疾化一鄉一邑

是也要為有補於世有益於民者庶幾乎兼善

之義願豈以未得志也未得位也遽泛然忘斯

世而棄斯民哉若夫醫者為切身一大事且有

及物之功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醫又曰

子之所慎齊戰疾康子饋藥子曰臣未達不敢

嘗 嘗論之是術也在吾道中雖名為方伎非

聖人賢者所專 然捨而不學則於仁義忠孝

有所缺蓋許世子止不先嘗藥春秋書以殺君

故曰為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懼其忽於親之疾

也况乎此身受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自幼及老將以率其本然之性充其固有之心如或遇時行道使萬物皆得其所指六合於太和中以畢其爲人之事而一旦有疾情不知所以療之伏枕呻吟付之庸醫手而生死一聽焉亦未可

隋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士

今傳世是 吾儕以從正講學餘隙而於此乎 不爲無用也余 幼多病數與醫者語 故於醫家書頗 獵在淮陽時嘗 節本草 一帙辨藥性大綱以爲是書 地間玉石草 木禽獸蟲魚萬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又 食服餌禁忌尤不 不 亦窮理之一事也後 居大梁得閱趙公家素問善本其 有公標 注黃緣一讀深有所得 亂以來舊學蕪廢二 書亦失去嘗謂他日安居講學論著 當留意 攝生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介吾友 弋 唐佐來言其家重刊證類本草已出及增

入宋人寇 義完焉新書求爲序引因爲 書其後己酉中秋日云

唐慎微字審元成都華陽人貌癯陋舉措語言 樸訥而中極明敏其治病百不失一一語證候 不過數言再問之輒怒不應其餘人不以貴賤 有所召必往寒暑雨雪不避也其爲士人療病 不取一錢但以名方祕錄爲請以此士人尤喜 之每於經史諸書中得一藥名一方論必錄以 告遂集爲此書尙書左丞蒲公傳正欲以執政 恩例奏與一官拒而不受其二子五十一五十

即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士

四 偶忘 及婿張宗說字岩老皆傳其藝爲成都 名醫元祐間虛中爲兒童時先人感風毒之病 審元療之如神又手緘一書約曰某年月日卽 啟封至期舊恙復作取所封閱視之則所錄三 方第一療風毒再作第二療風毒上攻氣促欲 作喘嗽如其言以次第餌之半月良愈其神妙 若此皇統三年九月望成都宇文虛中書

本草衍義二十卷

元刊本

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 爽編撰

書錄解題曰本草衍義十卷通直郎寇宗奭撰
接引辨証頗可觀采

案此元宗文書院刊本與証類本草同刊每葉
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小黑口文
獻通考二十卷與此本合書錄解題脫二字耳
史載之方二卷 北宋刊本

宋史

載之治病用藥初不求異炮炙製度自依本法
以銖計者蓋其審證精切不過三四服立瘳踰
是而不效乃察病按方之不審便當改轍不可

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三

泥也此皆親試而得之非敢誇大其說六銖爲
分四分爲兩 下缺

黃氏手跋曰向聞白堤錢聽默云北宋時有名
醫因治蔡京腸祕之症只用紫苑一味其病遂
愈醫者由是知名其人蓋史載之也後余友顧
千里游杭州遇石家嚴久能于湖上出各種古
書相質歸爲余言中有史載之方二卷真北宋
精槩余心向往之矣客歲錢唐何夢華從嚴氏
買得今夏轉歸于余予檢其方果有大府祕一
門用紫苑者始信錢丈之言爲不謬特未知用

而見效之說出何書耳至于版刻之爲北宋確
然可信字畫斬方神氣肅穆在宋槧中不多觀
其避諱若昇字尤他刻所罕千里豔稱于前夢
華作合于後余此書可云奇遇余喜讀未見書
若此書各家書目所未收惟宋史新編有云史
職之方二卷職者以職字形近而譌無可疑者
余重其書之祕出白金三十兩易得重加裝潢
遇上方切去原紙處悉以宋帛補之尾葉原填
闕字亦以宋紙易去命工仍錄其文想前人必
非無知妄作者也上下卷通計一百單七翻合

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四

裝潢費核之幾幾乎白金三星一葉矣余之惜
書而不惜錢其真佞宋耶誠不失爲書魔云爾
嘉慶丙寅立冬後一日蕘翁黃丕烈識于百宋
一廬

又曰余喜蓄古籍苟宋元舊刻雖方伎必收焉
每得醫書古本訪求藏書家口證之辨折同昇
頃因收得白沙許學士述傷寒百證歌傷寒發
微論二書檢及直齋書錄解題有云指南方二
卷蜀人史堪載之撰凡三十一門各有論未識
卽此方否然茲方爲二卷雖不名爲指南卷數

御合載之向不知其何郡人今解題云蜀人而證諸宋稗類抄取耳朱師古眉州人乃趨郡謁史載之則其所居之郡可知向不知其何名今解題云史堪則載之乃以字行者也聊著之以見讀書有得乃爾觸類旁通其樂又何如耶已巳四月小滿前二日復翁又識

案史堪字載之蜀人書錄解題所謂指南方二卷當卽此書每頁十八行每行十七字徽宗以前諱皆缺避丸不改圓不避欽宗嫌名其爲徽宗時刊本無疑前有嚴修能朱文方印元烙私

節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主

印朱文方印芳椒堂印白文方印士禮居藏白文方印嚴元照德清人字久能芳椒堂其藏書之室也此本已刻入十萬卷樓叢書

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 明刊本

不晉撰人姓名

余先君有小兒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家藏甚久今六十餘載矣不知作者謂誰博加搜訪未嘗聞此書之流播也自嬰孩初育以至成童所謂保衛其生總括精微視古今方書極爲詳仁哉著書者之心也宗族親舊而幼稚有疾每

口傳指授効如影響又取其可以通用於大人者增揚劑而用之尤爲神異豈此書不言之妙有待於余而發耶烏可掩爲一家之寶而不與人共之於是集二三同志訂正其謄寫之舛錯于行在大醫局以廣其傳得此者敬而用之當知余言不謬未免畫蛇添足之訛不暇顧矣吁齊魯大臣史失其名恨不得詳其人也嘉定丙午立春日和安大夫特差判太醫局何大任序朱臣序 弘治己酉

李延壽跋又

節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主

重校證活人書十八卷 宋刊宋印本

按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十八卷與此本合郡齋讀書志及進表皆云二十卷未知何故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爲兩卷倉卒難檢耳及至淮陽又見王先生云活人書京師成都湖南福建兩湖凡五處印行惜其不冒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爲參詳以一百餘處及并證與方爲一卷

因命工于杭州大隱坊鑄板作中字印行庶幾
緩急易以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
落悉為改證使人讀誦廣說流布不為俗醫妄
投藥餌其為功德獲福無量政和八年季夏朔
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

進活人書表曰臣聞鍾山非矯幽人躡屣於深
林衡岳雖遙志士獻書於北闕蓋行藏之有數
非狂狷所能知 中謝 伏念臣出自葭屋之微嘗
奉大廷之對昔為冗吏今作閑人乃因三餘著
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述長沙經略之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七

文詮次無差搜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巨
古及今實未曾有載在簡冊圖之丹青思欲膠
口而不傳大懼利己而無益恐先朝露虛棄寸
陰學古入官既無裨於國論博施濟眾庶或廣
於仁風伏惟皇帝陛下經緯之文出自天縱紀
綱之治成于日躋疆宇開拓於版圖弦歌洋溢
乎天下樓神內景屬意生民收拾人材凡片善
寸長皆有所用勤郵民隱雖沉痾垂老各安其
居玉燭亘天以流離朱草與廷而委積湛恩滂
沛溫詔丁甯致茲工圖一介之愚亦効涓埃萬

分之助蔽明大道敷奏彌文楊雄所懷以既章
蔡澤沒齒而無憾重惟道途修阻巾笈護持未
免客嘲焉令鬼泣願因果之有在茲俯仰而不
慙儻合宸衷自龔輿議特賜糜於丹竈徒景仰
乎公車謹遣男遺直賫臣所撰書一函八策共
二十卷躬詣檢院投進以聞委有觀采伏乞宣
付國子監印造頒行如臣學植淺陋違戾於經
即乞委官參詳然後布之天下以禍羣生臣無
任干天冒聖激切屏營之至政和元年正月一
日奉議郎致仕臣朱肱謹上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末

謝表

謝啟

郡齋讀書志曰南陽活人書二十卷右皇朝朱
肱撰序謂張長沙傷寒論其言與雅非精于經
絡不能曉會頃因設問設其對問補苴綴輯僅
成卷軸作于己巳成于戊子計九萬一千三百
六十六字

直齋書錄解題曰南陽活人書十八卷朝奉郎
直祕閣吳興朱肱撰中撰以張仲景傷寒方論
各以類聚為之問答本號無求子傷寒百問方

有武夷張燕作序易此名仲景南陽人而活人者本華陀語也肱祕丞臨之子中書舍人服之弟亦登進士科

案此南宋刊本每頁二十行每行十九字版心有刻工姓名每卷有目連屬篇目有兼牧藏書記白文方印百宋一厘祇有殘本三卷此本惟首卷影抄補餘完善真罕觀之祕笈也
雞峯普濟方二十四卷 宋刊宋印本 天籟閣舊藏

宋孫兆撰馮翊賈兼重校定

案此南宋閩中刊本字體與三山蔡氏所刻陸

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九

狀元通鑑等書同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小黑口每卷有貴我齋朱文圓印墨林山人白文方印項子京家藏朱文長印天籟閣朱文長印構李項氏家寶玩朱文長印項元汴朱文方印項墨林祕笈之印朱文方印宮保世家白文方印文石朱象玄氏白文長印華齋朱氏白文長印崑山徐氏家藏朱文長印乾學之印健菴白文二方印餘詳儀顧堂集

新刊素問入式運氣論奧三卷附黃帝素問遺編一卷 元刊本

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百證歌五卷新編張仲景註解傷寒發微論二卷 元刊本

翰林學士許叔微知可述

黃氏手跋曰余于去冬收得許學士普濟本事方宋刻殘本僅六卷然出大價蓋以其書之希有也吾友某為余言許學士尚有傷寒書舊刻本在小讀書堆心甚豔之春二月下旬有書船友不識姓名者二人持元刻傷寒百證歌傷寒發微論二書又有別種醫書二本求售于余彼

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十

因稔知余之出大價得前書故以此來一時議價未妥僅得別種之一本許書卻還之一月以來時復思之不置適書友亦非余不能售故重復攜來豈書之戀余耶抑余之戀書也出番餅十七元得此以別種副之仍取其希有耳是二書載讀書敏求記茲遵王圖記宛然裝演如舊其為述古物無疑後歸吾郡慈氏非但松崖先生有鈴印而余收得百歲堂書目有松崖注語可證物之授受源流悉悉相合豈不可寶惟是錢惠兩家書目于發微論皆云三卷此卻上下

二卷未知何以岐異惜小讀書堆主人作古數年偶有欲假之書思而不得未能一證卷之多寡爲憾聞五硯樓曾借錄其副而壽階又往揚州不克急假觀之以析疑意是所耿耿余檢直齋書錄解題僅有傷寒歌三卷許叔微撰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皆未見茲以目見者證之傷寒歌三卷與傷寒百證歌五卷其同耶其不同耶何分卷之異耶傷寒發微論二卷與翼傷寒論二卷其不同耶其同耶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圭

何分卷之符耶皆莫可詳矣古書日就湮沒尚賴弈世藏書家表章其名留傳其種俾後人有所據依我輩好古書而方伎家言亦在收錄若世之庸醫且有問之而不知其名者又安能與之賞奇析疑也閑窗展玩藉此破宋剪燭書此覺一切塵擾暫爲拋卻樂何如之時已巳初夏將屆小滿大風揚沙晴雨忽變麥秀之寒甚于常歲并記復翁

越歲丁丑重裝分四冊又記

案書錄解題有傷寒歌百篇又云傷寒論二卷

未見所謂百篇卽百証歌也傷寒論二卷者卽發微論也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小字雙行普濟本事方殘本六卷 宋刊宋印本 陳白陽舊藏

後漢許叔微知可述

自序曰醫之道大矣可以養生可以全身可以盡年可以利天下與來世是非淺識者所能爲也苟精此道者通神明奪造化擅回生起死之功則精神之運必有默相於冥冥之中者豈可謂之藝與技術爲等耶竊疑上古之時如岐伯輔皇帝伊尹相商王皆有方書以瘳民瘼殆及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圭

後世周有和緩秦有扁鵲漢有倉公魏有華佗宋有徐文伯唐有孫思邈又皆神奇出人意表背望踵躡代不乏人自茲以往其妙不傳間有能者僅可一二數何古人精巧如是而今人之不逮也予嘗思之古人以此救人故天畀其道使普惠含靈後人以此射利故天齋其術而不輕畀子無足疑者余年十一連遭家禍父以時疫母以氣中百日之間併失怙恃痛念里無良醫束手待盡及長成人刻意方書誓欲以救物爲心杳冥之中似有所警年運而往今逼桑榆

漫集已試之方及所得新意錄以傳遠題為普濟本事方孟啟有本事詩楊元素有本事曲皆有當時事寔庶幾觀者見其曲折也余既以救物為心予而不求其報則是方也烏得不與眾共之

衡山文壁觀

穎川陳澹借觀

明正德戊辰重裝于僊春堂仲夏十日葛懌記

黃氏手跋曰戊辰季冬校時刻本一過誠如余

所云藥名分兩多有差池也惟此六卷中時刻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幸

多方幾許未知何所據而增添抑別有舊本彼

雲間王某序以為抄本相傳亥豕良多用是取

坊賈抄本於家藏善本校訂釐正鏤版以廣其

傳是未可據矣此宋刻六卷真本豈不可寶耶

已巳立春後一日復翁

又曰初書坊某云書船有殘宋本普濟本事方

余屬其取閱久之以書來屬存三冊序全日失

六卷後已遭剗改也六卷尚完好第一卷首多

治藥制度摠例擬購之無如索直六十金既而

持物主之札索還并云中須酬十金余未及

還價而罷仲冬以來為亡兒營葬為長女遣嫁兼之度歲辦糧所入不償所出自朝至夕雖身逸而心勞幾幾乎坐卧不甯矣然可以解憂者惟書余自甲寅後連丁大故天災人事困我身心若論處境不知生人之樂而好書一事從未住手謂聊樂我員者此也昨書船之友自來攜各書無愜意者因詢前書云向在某坊閱其直元易為洋矣今日遂與議易給以番餅二十枚以他書貼之合四十兩青蚨百忙之中出見銀一斤置此殘帙旁人視之得無笑其癡邪余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幸

曰此養生藥 幾廢寢食余又不知瀛魚之

何以固結若是書

細點葉數序二葉目

錄存九葉治藥制度摠例四葉卷一十九

二十四葉卷三二十六葉卷四二十四葉卷

五十九葉卷六十七葉共計一百四十四番以

葉論價合每葉青蚨一百九十五文近日書直

昂貴聞有無錫浦姓書買即浦二田之後持殘

宋本孟東野集索直每葉元銀二兩故余戲以

葉論價此書猶賤之至者也此書亦即出浦姓

手書有錫山浦氏珍藏印又有浦氏黃菽賞鑒

印當亦二田家藏者二田故多宋本書後人不
 知盡皆散失余向年曾得楊倬注荀子錢佃本
 二程遺書俱由浦姓賤售于某坊某坊以之歸
 余者此書浦姓賤售于某家某家又售于書船
 獲此厚直幸余次第得之俾宋刊勿致失墜此
 余區區之苦心雖無錢而必勉強致之者職是
 故耳至于宋刊之可寶序及治藥制度摠例時
 刻所無其餘卷中錯誤不可枚舉莫謂方書雜
 伎無足重輕倘藥品缺少分兩差池致病罔効
 猶諸經典誤處足以妨事所係豈淺鮮哉書船
 友姓邵名寶塘云其書得諸江陰卽浦姓賤售
 者并記復翁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壹

跋新得普濟本事方後尚有餘意詩以盡之性
 嗜奇書及古方飄零殘帙亦收藏當時事是觀
 能得詩曲由來起孟楊孟啟有本事詩楊元素
 十存其六卷猶全制度先教治藥先板保宋雕
 何處認真珠丸已諱為圖宋刊方書都諱諱為
 珠圖是丸作圖此書開卷真
 其證 祕笈沈倫執與求人亡人得理周流墨
 林清玩叢殘甚萬卷堂中卷尾留書經馬李項
 尾有萬卷堂藏書記藥師藏六卷
 是注項氏已失四卷重裝手澤記仙春逆數前

朝歲戊辰三百年來五甲子一書閱過幾家人
正德戊辰至嘉慶戊辰甲子五
周矣書之授受不知其幾家 嘉慶戊辰季冬
 九日復翁識于百宋一廬
 案每頁十六行每行十六字板心有字數及刻
 工姓名餘詳儀顧堂集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五

未

頤宋樓藏書志卷四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醫家類四

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 元刊本

聖人無效

昔神農嘗百草之味以救萬民之疾周官設疾醫之政以掌萬民之病著在簡編為萬世法我宋勃興神聖相授咸以至仁厚德涵養生類且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恤之術莫先方書故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十一

自開寶以來蚤救近臣醫校本草厥後纂次神醫普救刊行太平聖惠重定鍼灸俞穴校正千金外臺又作慶厯善救簡要濟眾等方以惠天下或範金揭石或鏤板聯編是雖神農之用心成周之致治無以過也天錫神考膺聖承統其好生之德不特見於方論而已又設太醫局熟藥所於京師其恤民瘼可謂勤矣主上天縱深仁孝述前列爰自崇甯增置藥局揭以和劑惠民之名俾夫修製給賣各有攸司又設收買藥材所以革偽濫之弊比詔會府成置藥局所以

推廣祖考之德澤可謂曲盡然自創局以來所有之方或取於醫藥之家或得於陳獻之士未經參訂不無舛訛雖嘗鏤板頒行未免傳疑承誤故有藥味脫漏銖兩過差製作多不依經祖襲間有偽妄至於貼榜謬戾尤多殆不可以一二舉也頃因條具上達朝廷繼而被命遴選通醫俾之刊正於是請書監之祕文採名賢之別錄公私眾本搜獵靡遺事闕所從無不研核或端本以正末或泝流以尋源訂其訛謬析其淆亂遺佚者補之重複者削之未閱歲而書成繕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十二

寫甫畢謹獻於朝將見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纖芥之疑頒此成書惠及區宇遂使熙豐惠民之美意崇觀述事之洪規本末巨細無不畢陳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億萬斯年傳之無極豈不韙歟將仕郎措置藥局檢閱方書陳承奉議郎守太醫令兼措置藥局檢閱方書裴宗元朝奉郎守尚書庫部郎中提轄措置藥局陳師文謹上按日後有建安丙午年高氏日新堂刊行一行此書元有兩刊一為建安宗文書堂鄭新澤刊

一為高氏日新堂刊此則高氏刊本也每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二字大黑口舊為荻溪章紫

伯明經所藏後歸于余

傳信適用方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吳彥夔撰

衛濟寶書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東軒居士撰

董璉序

自序

產寶諸方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三

不詳撰人姓名

王卿月序

無名氏序

洪氏集驗方五卷

影寫宋刊本

洪氏集驗方

右集驗方五卷皆子平生用之有著驗或雖未

及用而傳聞之審者刻之姑孰與眾共之乾道

庚寅十二月二十日番陽洪遵書

類證增注傷寒百問歌四卷

影元抄本

建寧府通守錢聞禮撰

雜病有治法傷寒無定方蓋以其傳變於俄頃

非他疾比也精是技者曠千載惟張長沙一人

孫真人著千金探頤鈞微亦特於仲景法推廣

之耳宋宣和間朱朝奉肱進活人書及歸中途

猶有餘論以是見盡美盡善為難也雖然業醫

者心誠求之亦思過半矣神聖工巧則存乎其

人湯氏錢公又作解惑論百問歌彙析條分使

用藥者如執兵捕寇明指其巢穴掃清之數君

子之用心仁矣蓋朱公乃長沙太守之忠臣錢

倅又朱朝奉之忠臣也繁人之生六氣不齊而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四

七情汨之苟失其養則疾生焉世之醫者以數

君子之心為心善用其書使含靈不至天枉同

躋壽域其仁豈不博哉市肆刊書節略舛訛藥

方又關繫最重者曹君仲立目擊斯敝取而精

刻之惟恐是書誤人之披閱也迹其存心又數

君子之忠臣矣可不謂賢乎仲立冀人隨其伯

父遊宦江南撫其弟而教之不翅猶已子以慰

其伯父地下之靈此尤人之所難能蓋薰陶唐

氏之遺風其所漸深矣不賢而能如是乎予故

樂書之且以敦薄俗元至大己酉臘月四日武

夷詹清子子敬序

解惑論之作非務新奇而沽世譽也一本於仲景之正經且仲景之書昔人以金匱名之其貴重如此無求子謂孫思邈未能詳仲景之用心夫如是豈庸人粗工能窺其髣髴哉愚因三餘將傷寒或兩證相近而用藥不同者或汗下失度而辨證不明者冷厥熱厥之異宜陽毒陰毒之異候其間錯綜互見未易槩舉輒修舉而別白之庶幾洞曉亦足以見解惑之深意焉乾道癸未中秋日龍溪隱士湯尹才謹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五

漢張仲景著治傷寒一書極為詳備議論精審處方至當後之醫家據是說以治療萬不失一華陀謂此書可以活人信不謬矣噫今之世所庸醫不究古聖賢所論陰陽虛實治狀不明脈理不識病證以意測度妄投湯劑殺人者多余得此論 一儒者潛心醫術自仲景以下集諸家之善表而出之名曰解惑論俾醫者不失於謬誤病者不至於橫夭其傷寒治法之要妙又盡善矣余惜是書世所未見故錄本用廣其傳此論豈止解惑乃治傷寒之指南也清熙壬寅

孟夏望日韓玉書

張氏金吾曰案至元嘉禾志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有錢問禮未知即著是書者否前一卷為傷寒解惑論宋龍溪隱士湯尹才撰是書宋史藝文志文淵閣書目俱著錄分九十三類每類括以七言歌訣以便記誦注亦頗為詳核

醫說十卷 明刊本

宋張景岳

伏讀張君季明醫說無非濟人救物之事而將之以至誠三世授受相傳一脉是可嘉尚也已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六

余來新安恨識之晚將虛心而訪以求衛生之經云嘉定甲申春三月中游星江彭方書醫者意也果可以紙上索乎雖曰不知書而曰我知意余不信也知書矣而未之廣猶不書也張君季明示余醫書一編載古今事跡至纖悉蓋其生平目覩耳聽凡涉於醫者必錄錄必其以類今老矣搜訪尚不暇將成一家之書以傳于世張世以醫名世者季明川心之勤如此其能世其世可知也季明有子字九萬隸鄰郡庠性敏而能文使以季明勤於醫之心而勤於學

其能爲張氏大門戶亦可知也噫季明之用心如此其必有子以大門戶又可知也是則季明之末編報應之說嘉定甲申首夏末梅携季李以制書

右張季明醫說季明儒生也集是說以傳于世人多笑其流于伎不知真儒生之用心也使世之醫者皆以季明之心爲心雖庸醫足以爲良醫苟以聖僧之心處之雖良醫且庸矣況本庸耶近世士夫所以每嘆所在無良醫人之疾病不得盡其理而死者甚眾然豈真無良醫耶不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七

仁之心壞之也季明之伯祖子充以醫術受知於忠宣范公名滿京洛察脉語證妙出意表略無毫髮隱情諸公待之如神人蓋已能備其心矣季明父祖能世其業季明又能力學以求古人之用心則凡可以廣人之聞見使其知所趨避以自免於疾與夫參稽已驗之效有疾而自能處其疾不爲庸醫所誤是季明之仁術也則是說之集安可以伎而笑之耶况季明之於醫自有得其伯祖之秘傳以是心而行是伎季明真儒醫之良者也使其得科第而登仕籍其仁

民之心又當如何耶此予所以喜之而與題其後云開禧丁卯七夕建安江曉跋

余曩以千金方問一二奇證扣諸醫莫能識疑蓄既久因念華佗不世出將終無所質究及分教新安始得張君季明所謂醫說者而閱之於是前者之疑渙然釋豁然悟而且嘆曰是說其有濟於世也博矣按其伯祖子充生於皇朝元符間嘗從蜀王朴學太素能知人貴賤禍福受其衣領秘藏素書甚詳後以此治人不可勝計季明其傳也毋柰近世醫道之壞謬悠無恥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八

徒崇飭疑誤援據臆說欺世盜名至附以隱僻奇怪使人不易通曉季明疾之因博采傳記攷古援今遠追昔人素書之遺近質當世謾聞之妄推見至真開悟後學記次殆千餘條或繇夢感或與神遇積眾口已効之傳而病證方論若合符契略無一事抵牾其視餘子之淺近迂誕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昔楊子雲憫百氏之爭鳴獨推五經以爲眾說郭然則季明之書其亦說郭之謂歟若夫用志之勤推心之厚增衍陰陽以昌大厥嗣是又無可疑者故書此以遺之寶

慶丁亥十二月望日東陽徐杲書

馮彬序 嘉靖甲辰

顧定芳序 嘉靖甲辰

太醫局程文九卷 舊抄本

不著編者姓名

產育寶慶方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師聖郭稽中編

劉四垣序

王晉序

趙瑩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九

寓齋老人序

頤齋老人序

莫致君序

李師聖序

濟生方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嚴用和按

自序

醫經正本書一卷 影抄宋刊本 江喜孫舊藏

文林郎知隆興府進賢縣主管勸農營田公

事沙隨程迥撰

自序

陳言跋

案書錄解題醫經正本書一卷知進賢縣沙隨程迥可久撰專論傷寒無傳染以救薄俗骨肉相棄之敝

相棄之敝

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六卷 影寫宋刊本

宋朱端章撰

長樂朱端章以所藏諸家產科經驗方編成八

卷刻版南康郡齋淳熙甲辰歲十二月初十日

案目後有翰林醫學差南康軍駐泊張永校勘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十

瞿氏手跋曰此淳熙十一年長樂朱氏取諸家

產科方合刻成書中輟懸字俱缺筆又丸皆作

圓避欽宗嫌名也其所載產育寶慶集方陳直

齋謂李師聖有說無方醫學教授郭稽中為時

良醫以方附諸論遂為完書今攷師聖自序知

郭與李同時是書實成於師聖也當歸一味散

注引王子亨指迷論于亨名既直齋書目載之

今已失傳桃仁承氣湯謂龐安常用之驗安常

名安時今有傷寒總病論行世產育方藥專書

唐志載晉殷產寶一卷今惟寶慶集方尚存永

樂大典中然已佚去借地法矣猶賴此書傳之
所采虞流備產濟用方諸論尤爲切要安得好
事重爲刊布俾得家置一編則活人之報當不
小矣嘉慶辛酉夏黃君蕘圃自都門購歸出以
相賞因識數語以爲奇書欣賀中泐

案朱端章福建長樂人書成于清熙中 四庫
未收此從宋本影寫每頁十八行每行十五字

新刊仁齋直指附遺方論二十六卷 明刊本

三山名醫仁齋楊士瀛登父編撰新安後學
惠齋朱崇正宗儒附遺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十一

余始撰活人總括嬰兒指要俗皆以沽名訊及
脈書一行於是歛肅而相告曰誠不易也誰肯
傾困竭廩以徇人哉余曰不亦知有天平天將
寓其濟人利物之心故資我以心通意曉之學
既得於天還以事之是蓋造物初心之所期也
或者隙光自耀藏諸已而不溥諸人政恐玉毀
積中草木俱腐矣雖然人有四百 病或出於
三冊之外者可不原證擇方揭爲直指之捷徑
乎明白易曉之謂直發蹤以示之謂指剖前哲
未言之蘊摘諸家已效之方濟以家傳參之肘

後使讀者心目瞭然對病識證因證得藥猶繩
墨誠陳之不可欺庶幾仁意周流疊疊相續非
深願歟余嘗慨而作曰天之予人以是物必使
有以用是物有是物而不能非惟佛天抑亦
自棄其天者也併書此爲同志勉景定甲子良
月朔三山楊士瀛登父序

余鈐序 嘉靖庚戌

新刊仁齋直指方論醫脈真經二卷 明刊本

三山名醫仁齋楊士瀛登父撰次新安後學
惠齋朱崇正宗儒附遺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十二

脈訣一書世之宗叔和者尙矣其間一一重複
或有所未論焉余於暇日采摭前古以叔和爲
經以百家爲緯講明指要條析件畫目曰醫家
真經經者理也發先哲未言之蘊而揆之理經
者正也約諸子異同之說而歸之正調視活法
瞭然在目求之有餘師茲亦叔和俟來者之意
也劉元賓自序脈括有曰覽之者不知以我與
叔和爲如何余則曰不知是篇與元賓之書又
如何景定壬戌七月既望登父序

儀顧堂集有跋

新刊仁齋直指小兒方論四卷 明刊本

宋三山名醫仁齋楊士瀛登父編

儀願堂集有跋

新刊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七卷 明刊本

宋三山名醫仁齋楊士瀛登父編按新安後學

惠齋朱崇正宗儒附遺

救急仙方八卷 影寫道藏本

不省撰次名氏

案 四庫所收從永樂大典抄出此則原本也

新刊續添是齋百一選方二十卷 東洋覆宋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三

宋山陰王璆孟玉撰

方書傳於世眾矣其斷斷能已疾者蓋寡古人

方書一藥對一病非苟云爾也後世醫家者流

不深明夫百藥和齊之所宜猥曰醫特意爾往

往出已見嘗試為之以故用輒不効甚者適以

益其疾而殺其軀者有之毋惟乎饋藥者以未

達而不敢嘗有病者以不治為得中醫也嗟乎

醫方所以除疾疾而保性命其何至是得匪其

擇之不精處之不審故歟是齋王使君 璆博雅

君子也生長名家蓄良方甚富皆其耳目所聞

見已試而必驗者每嘆人有可療之疾藥不相

值卒於不可療思濟斯人詎忍秘而不示屬守

古河公餘哀集始就迺錄諸郡齋目之百一選

方其精擇審處蓋如此然則公之用心仁矣是

書之衍其傳也宜哉慶元丙辰孟冬初吉郡文

學天台章楫序

此集已盛行于世近得是齋全本其為方也一

千有餘分門析類列之於目井井可觀皆係經

驗不傳之秘凡丈夫婦人小兒諸証纖悉委曲

靡所不備鼎新刻梓三復校正並無訛舛凡我

尊生君子伏幸詳鑒歲在癸未端陽前一日建

安劉承父謹咨

書錄解題曰是齋百一選方三十卷山陰王璆

孟玉撰百一者言其選之精也

案王璆山陰人凡分三十一門每門各有子目

四庫所未收也

幼幼新書四十卷 明刊本

宋劉昉撰

李庚序曰醫家方論其傳尚矣自有書契以來

雖三墳之言世不得見而神農本草黃帝內經

乃與宓犧氏之八卦綿歷今古爛然如日星昭
垂信乎藥石不可闕於人而醫書尤不可廢於
天下或者乃謂醫特意耳不庸著書唐史臣以
此劇口稱道於許嗣宗殊不知張仲景孫思邈
輩率千百年而得一人使其方劑之書不傳則
醫之道或幾於熄矣是或一偏之論也湖南帥
潮陽劉公鎮拊之暇尤善方書每患小兒疾苦
不惟世無良醫且無全書孩抱中物不幸而殞
於庸人之手者其可勝計因取古聖賢方論與
夫近世間人家傳下至醫工技工之禁方問巷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五

小夫已試之秘訣無不曲意尋訪兼收並錄命
幹辦公事王厯羲道主其事鄉貢進士王湜子
是編其書雖其間取方或失之詳立論或失之
俗要之皆因仍舊文不敢輒加竄定越一年而
書始成惜乎公未及見而疾不起公臨終願謂
庚曰幼幼新書未有序引彙來欲自爲之今不
皇及矣于其爲我成之庚曰謹聞命嗚呼學士
大夫公天下以爲心者幾何人哉平日處念積
慮無非急已而緩人先親而後疎物我異觀私
爲町畦其來益非一日昔吾夫子助祭於蜡出

游魯觀之上喟然發嘆以爲大道之行天下以
爲公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大道既隱
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夫子之嘆蓋嘆
魯也然而天下後世豈止一魯而已哉滔滔者
皆是也東漢人物如第五倫者惻惻無譁質直
好養似若可然也意其設心必有大過人者至
於或人問之以有私乎倫則曰吾兄之子嘗病
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終夕
不寢自以謂不能無私夫以兄之子尚若爾況
他人之子乎以第五倫尙若爾況下倫一等者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末

乎宜乎夫子之嘆之也今公之爲是書使天下
之爲父兄者舉無子弟之戚少有所養老有所
終家藏此書交相授受慶源無窮其爲利願不
博哉以此知公之存心非特無愧於今之人抑
亦無愧於古之人矣紹興二十年九月既望謹
序
議者曰經藉吾道之筌蹄方論醫道之筌蹄然
則然矣使經藉不存學者無所析衷安知夫道
之淵源使方論不著醫者無所衷攷安知夫醫
之精粗世有虛扁華佗則處劑意解妙通於神

何假方論哉奈何虛扁華佗不世有求其不迂不泥不矜不誣者蓋鮮士大夫與其委聽於庸醫之手曷若因方論求古人用心以之衛生濟世耶方論之於世猶五穀之於日用乎孰謂士君子恥言之揭陽劉公帥荆湘嘗命編集古今醫書中小兒方劑之說為一書總四十卷目曰幼幼新書既成三十八卷而疾不起潛使四明樓公定繼其政乃曰前之美不可不成肆命亟迄其事因台後二卷為一復纂歷代所述求子方論為一卷冠其篇首閱月而書成噫可謂盡

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七

矣才孺竊嘗聞夫子之言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嗣續之道人倫之首詩三百十一篇聖人所取賴人樂有子若昔美之千孫眾多螽斯美之居然生子生民美之迺生君子斯千美之讀書至此使人三致意焉求子之論古人所以著於方書者與今公會萃諸家之說實諸方論之前使成書流布家藏人有真得夫子與詩人之意者也抑嘗謂昔宋莒公因暴雨至水浸蟻穴公折竹為橋以過羣蟻他日有僧謂公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千百萬命者夫折竹為橋平時

戲事螻蟻微生何補於世而陰為功惠如此則是書之傳利及天下後世則公之弗祿榮延取必於天端可執右契也紹興上章敦 歲十一月哉生明右迪功郎新差江陵府司戶參軍石才孺謹序

庚午秋仲潭帥劉方明以疾不起僕攝帥事問諸府人公治潭久凡所興立不為苟且計得無有肇端既閱偶未就者於是以幼幼新書來告索而觀之則古今醫家之書若方與論為嬰孺設者無不畢取包并總統類聚而條分之如適

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六

通閱百貨俱在如開藏室羣玉燦然隨所宜用必厭其求噫昔好事人得一名方憤藏謹守雖父子誓以不傳方明於此顧能窮探博取萃為成書發板流通與世共寶則其用心亦仁矣哉因命趣工以成其美又集舊傳宜子諸方列繫於左為第一通云十一月六日右朝散大夫荆南路轉運判官權潭州軍州事樓璿謹跋

王問後序

王世貞序

劉鳳序

張應文序 萬曆十四年

陳履端序 萬曆十四年

書錄解題曰匆匆新書五十卷直龍圖閣知漳
州劉防方明撰集刊未畢而死徐璣壽卿以漕
攝郡趣成之

案樓琦解題誤作徐璣劉防字方明廣東潮陽
人紹興中知漳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與幹辦
公事王歷義道鄉貢進士王湜子是同編既刻
三十八卷而防卒樓琦以轉運判官攝郡事續
纂歷代求子方論冠於首 四庫醫家類未收

酉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九

此明萬曆重刊凡分四十門曰求端撰本曰方
書錄例曰病源形色曰形初保育曰初生有病
曰稟受諸病曰蒸忤魁啼曰驚潮狂因曰驚風
急慢曰驚癇際病曰痢論候法曰胎風中風曰
傷寒變動曰咳嗽諸病曰寒熱瘧瘴曰斑疹麻
豆曰諸熱痰涎曰熱蒸汗胆曰寒痛逆羸曰癢
癩積聚曰五疳辨治曰無辜疔劇曰諸疔異証
曰諸疔餘証曰吐噎霍亂曰泄瀉羸腫曰滯疔
赤白曰諸血淋痔曰三虫癩疔曰水飲鬼疔曰
眼目耳鼻曰口唇喉齒曰一切丹毒癰疽瘰癧

曰瘡癩疥癬曰頭瘡凍瘃曰鯁刺蟲毒曰論藥
敘方每門又各分子目原序云四十卷解題
五十卷者誤也

酉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六 三

韻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醫家類五

新刊圖解素問要旨論八卷 元刊元印本

金剛寺血理馬宗素重編

天地之道生一氣而判清濁而輕者上升為天
渥者重而下降為地天為陽地為陰乃為二儀
陰陽之氣各分三品多寡不同故有三陰三陽
之六氣然天非純陽而亦有三陰地非純陰而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一

亦有三陽故天地各有三陰三陽總之以十二
矣然天之陰陽者寒暑燥溼風火也地之陰陽
者木火土金水也金火不同其運是故五行彰
矣然天地氣運升降不以陰陽相感化生萬物
矣其在天則氣結成象以為日月星辰也在地
則氣化為形以生人為萬物也然人為萬物之
靈也非天垂象而莫能測矣其我機理歸自然
也其非聖意而宣悟玄元之理故有祖聖伏羲
占天望氣及視龍馬靈龜察其形象而密解元
機無不符其天理乃以始為文字畫卦造六甲

韻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二

部乃號內經運氣要旨論爾乃以設圖彰奧綺
貫紀備襲句註辭而敷其言意或可類推者以
例傍通例成而陳精粹之文詰訓難明者詰訓
者難明兼義釋字音以附之于後雖言詞鄙陋
所乘從俗而庶覽者曷為悟古聖之妙道矣河
間劉守真謹序 案此序說奪元本如此
今求到河間劉守真先生親傳的本仍請明醫
之士精加校定中間並無訛舛重加編類鼎新
綉木以廣其傳好生君子書眼如月必有賞音
謹咨

六三皇設教上帝垂慈愍羣生有困篤之疾收
黎庶有天殤之厄遂談運氣說太始之冊文開
榮醫鑑彰太素之妙門先聖既遺軌範素問靈
樞二經共爲一十八卷其理奧妙披含難明今
有劉守真先生者曾遇陳先生服仙酒醉覺得
悟素問之機如越人遇長桑君飲上泉水隔腹
觀病之說也然先生談元病式一卷宣明論五
卷要旨論三卷其原病式者明病機本說六氣
病源宣明論者精要醫方五運六氣用藥古往
及今淵奧妙旨莫越於此也要旨論者素問隱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十一

微天地大紀人身通應變化殊途其理簡易其
趣深幽惟此經釋爲龜鏡者也然九篇三卷者
猶後之學者尙難明矣宗素自幼習醫術酷好
素問內經玉冊靈文以師事先生門下粗得其
意趣釋要旨論九篇分作九卷入式運氣載設
圖輪開明五運六氣主客勝復太過不及淫邪
反正重釋天元玉冊金櫃靈文素問靈樞撮其
隱奧運氣之旨也主藥當其歲味當其氣性用
燥淨力化淺深四時主用制勝扶弱客主須安
一氣失所餘遞更作藏府淫并危敗消亡君臣

佐使明病標本安危盛衰若不知年之所加氣
之盛衰不可以爲攻矣若不推其素問曉達元
機天地有運氣之升沉人身有氣血之流轉周
天度數榮衛循環通應人身晝夜不息素問者
五太之名也太者大之極也素者形質潔白非
華綺之問也素問者問答形質之始也形質具
而病瘵由是萌生然啟玄子詮註朱書其文間
其理隱奧習之者濫觴其說遺而不解者實其
多矣今將太古靈文迺素問之關鑰也究其源
流發明解惑耳 後之學者識天地之大紀變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四

化之殊逸妙哉太素視如深淵如迎浮雲莫窮
其涯際玄通隱奧不可測量若非劉氏孰可發
明用釋元機敬資昭告平陽洪洞馬宗素謹序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半葉十五行每行二十四
字小黑口凡九篇曰彰釋元機第一五行司化
第二六化變用第三抑沸鬱發第四玄相勝後
第五六步氣候第六通明形氣第七法明標本
第八守正防危第九各家書目罕見著錄 四
庫亦未收醫書中祕笈也有王唯漸氏楊賢元
季印記等印

新刊河間劉守真傷寒直格三卷後集一卷續集一卷張子心鏡一卷 元刊本

金劉守真撰臨川葛雍仲穆編校後集瑞泉野

叟錫洪輯編臨川華蓋山樵葛雍校正續集平

陽馬宗素撰述臨川葛雍校正心鏡門人饒陽

常惠仲明編

按續集後有癸丑歲仲冬陳氏刊八字心鏡後

有心鏡全集隨此印行八字

無名氏序曰習醫要用直格迺河間高尚先生

劉守真所述也守真深明素問造化陰陽之理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五

北嘗語予曰傷寒謂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

之間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古今亦通

謂之傷寒熱病前三日太陽陽明少陽受之熱

壯於表汗之則愈後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

熱傳於裏下之則痊六經傳受自淺至深皆是

熱證非有陰寒之病古聖訓陰陽為表裏惟仲

景深得其旨厥後朱肱奉議作活人書尚失仲

景本意將陰陽字釋作寒熱此差之毫釐失之

千里而中間誤羅橫天者蓋不少焉不可不知

也予語守真曰先生之論如此何不闢此說以

暴耀當世以革醫流之弊反忍而無言何耶守

真曰世之所集各異人情喜溫而惡寒恐論者

不詳反生疑謗又曰欲編書十卷尙未能就故

弗克耳今太原書坊劉生鉸梓以廣其傳深有

益於世如夜行冥冥迷不知徑忽遇明燈巨火

正路昭然若有執迷而不知信行者固不足言

而聰明博雅君子能於此書原始反終研精覃

思則其所得又何待予之喋喋也

臨川葛雍校正建安虞氏刊行

傷寒方論自漢長沙張仲景之後惟前金河間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六

劉守真深究厥旨著為傷寒直格一書誠有益

于世今求到江北善本迺臨川葛仲穆編校敬

刻梓行嘉與天下衛生君子其之歲次癸丑仲

冬 仙陳氏書堂刊

黃氏手跋曰此元本傷寒直格余得諸臬署前

書坊玉照堂初攜歸時因家有藏本此最後所

失可抄補以成完書故兼置之及取對舊藏乃

知此為元時覆本而余所藏中卷卻缺二葉得

此始補全益信重本之不可不置也如此丙子

秋分後一日宋屋一翁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四字前
集賢醫要用直格後集傷寒心要續集傷寒醫
鑒心鏡

太醫張子和先生儒門事親三卷直言治病百法二
卷十形三療三卷撮要圖一卷附扁華訣病機論三
法六門方一卷世傳神效名方一卷治法雜論一卷
金剛本

宋張從正

黃氏手跋曰去秋有書估自禾中歸携得醫家
書一部皆太醫張子和先生著述其一種曰儒

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七

門事親三卷為卷一二三其一曰直言治病百

法二卷為卷四五其一曰十形三療三卷為卷六

八附雜記其一曰撮要圖一卷為卷九其一曰三

法六門方一卷為卷十其一曰世傳神效名

方一卷為卷十一其一曰治法雜論一卷為卷十二

附劉河間先生三版刻既不精緻裝潢亦復破

損旁觀者嗤余之展翫不已而問估人之索直

後與物主議易成而向之嗤余者叩余必欲得

之故余遂以此書係金人著述其版刻亦出金

源且向稱是書摠名之曰儒門事親十五卷唯

此各標目錄逐種分析始悉戴人之書自有真
面目在非可以儒門事親概之也因憶潛研老
人元史藝文志有補金藝文者于類醫方云張
從正汗下吐法有六門三治病撮要一卷傷寒

心鏡一卷祕錄奇方二卷儒門事親十五卷張

氏經驗方二卷直言治病百法二卷十形三療

三卷附雜記取證目錄金刻張從正之書多所

照合唯儒門事親十五卷尙襲傳訛之多耳幸

有原書可正其誤也書之可貴者在此後取嘉

靖刊本對勘知尙有扁鵲華佗察聲色定死生

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八

訣要病机兩門此偶失之忽憶舊藏醫家圖說

一冊周香巖以為張從正儒門事親殘本內有

所云扁華訣病机者必此是矣急取證之果是

新收本所缺者版刻行款多同唯四圍雙線筆

畫較精緻向毛汲古以為宋板醫家圖說諒重

刊于宋而不及初刊于金之古拙抑此刊在後

印又在後故不如彼之工皆未暇深論第預蓄

此二種以待今日之補全則余之書福何其大

耶遂不惜命工重裝費倍所獲之直亦弗計也

已裝成爲嘉慶丙子中春越日展觀是爲上巳

前二日蕤翁識

又曰此宋刻醫家書零種不知其何總名茲所
存者每葉板心俱可辨識曰撮要者一葉至四
葉曰撮要圖者五葉至八葉為一種曰五泄者
一葉曰五泄圖者二葉曰五泄論者三葉至四
葉為一種曰病机者一葉至四葉為一種曰扁
華訣者一葉至五葉為一種雖所存不過二十
一葉而命名有四種亦足以備醫家采釋矣卷
中有毛子晉圖書知為及古舊藏偶檢其秘本
書目有宋板醫家圖說一本其即此歟爰重裝
之以藏諸讀未見書齋嘉慶冬十一月十八日
兩總黃丕烈識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九

儀顧堂集有跋

新刊惠氏御藥院方二十四卷

元至元刊本

張月

元御藥院編集

聖朝以三代相生養之道域民於仁壽惟血氣

之屬不能無病又立醫師掌醫之政令如周制
而加詳焉醫之術固深大槩已效之方為前人
所寶藏者尤為難得太醫提點榮祿許公暨二
三僚友取御藥院壬寅所刊方書板正其訛補
其缺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將宏肆流傳俾人人
如在良醫左右余嘉其用心從而敘述之自仲
景傷寒論證處方之後後世以方為書者無
慮數百家至御藥院號稱大備益哀集諸家之
善而增損持擇雖湯液齊和昭然無纖芥畸件
殆與黃帝內外經扁鵲八十一難相表裏其功
用豈淺淺哉雲起太山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
雨乎天下格物君子請以是觀之至元丁卯八
月九日翰林直學士河東高鳴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十

張氏金吾曰案太醫一官歷代分隸門下殿中

諸省及太常寺宣徽院元始別為一署無所隸
屬又別置御藥院掌受各路進獻藥品修造湯
煎等事高鳴序曰提點太醫榮祿許公暨二三
僚友取御藥院壬寅所刊方書板正其訛補其
闕求其遺亡而附益之壬寅為蒙古太宗皇后

尼瑪察氏稱制二年宋理宗治祐二年也越二
十五年至元丁卯而許公爲之增補重刊泰和
五年御直馮元童二方卷五檳榔圓下注泰和
五年御直馮元童傳奉聖旨降到檳榔丸方一
道便交合者卷七半夏利膈圓下注崇慶元年
改作檳榔利膈圓卷九兩炒圓下注大安三年
本院劉仲珏改用姜湯送下卷十酸棗仁煎下
注與定五年權直長張古以藥稠難瀉添酒半
升卷十六載明昌貞祐間醫驗二事若是則此
書蓋金源舊本而遞有增益者虞伯生承天仁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十一

惠局藥方序稱採取和劑局方御藥院方與致
君產育寶慶方序稱掇取御藥院雜病方是此
書在元代流布必廣有明以來傳本漸稀故自
文淵閣書目外儲藏家絕無著錄者此本尙是
至元舊槧首尾完善洵醫書中不易觀之祕籍
也

海藏老人陰証畧例一卷 舊抄本

元王好古撰

麻革序

自序

案已列入十萬卷樓叢書讀書敏求記著于錄
杜思敬拔萃方所收乃摘本此則足本也
衛生寶鑑二十四卷補遺一卷 明永樂刊本

元羅天益撰

太醫羅先生學於東垣李君源流於易水張君
其道大行懼夫二君之傳久而泯沒也集錄銓
次而刻之梓者非一編矣暇日攜成書四帙見
示而曰且將板行一序毋吝緝而閱之曰藥誤
承鑑者知前車之覆恐後人蹈之也曰名方類
集者古今之方擇之已精詳而錄之使後人有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十二

所據依也曰藥類法象者氣味厚薄各有所用
證治增損欲後人信之也曰醫驗紀述者遇如
是病用如是藥獲如是效使後人慎之也大抵
皆仁者之用心抑論之天下之事辨之不明固
有似是而非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況醫之爲道
陰陽虛實千狀萬態神聖工功存乎其人合四
者而一之名曰衛生寶鑑夫鑑之本明其應物
也無心乎妍醜而妍媸莫能揜得是書者誠能
習而讀之玩而味之了然於心而無疑一旦臨
用如鑑之虛明物來而應若妍若醜無纖毫之

差其用豈不博哉不然未用時置之高閣倉卒
 間但備檢閱殆有辨之不明似是而非其所失
 不啻霄壤詩云伐柯伐柯其執不遠執柯以伐
 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殆非先生垂示後人之
 意也至元辛巳冬至日鄭城硯堅題于卷首
 夫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為難至著書垂訓冀
 後世必然之用者為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
 之高弟嘗謂予言初受簡席下東垣先生曰汝
 將為為人之學歟聞道之士乎請曰愚雖不敏
 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乃所願也故十數年
 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輒真積力久盡傳其
 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疢不外乎陰陽變
 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為
 可爾用是以所得日用之間如敵在目中然後
 審藥為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為一
 書題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
 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別夫藥之精粗寒暑以
 酌其疾證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已之治療
 與彼之深淺見其功效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
 如是吾子其為我序之余聞醫之為學古聖賢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七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七

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以來難素靈樞等書
 累千萬言自非以醫為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
 君者可謂以醫為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王
 彥伯醫聲既著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
 來請彥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
 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
 能著書垂後冀必然之用其仁心普濟當以彥
 伯同流其誰曰不然故樂為題其端云至元癸
 未清明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汝郡王惲序
 天益上東垣先生啟曰切以射不師於后羿豈
 能成蹕日之工匠非習於公輸未易登連雲之
 構惟此醫藥之大關乎性命之深若非擇善以
 從之烏得過人之遠矣茲者復遇先生聰明夙
 賦穎悟生資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論病者則以
 及於國驅馳藥物如孫吳之用兵條派病源若
 神禹之行水是以問病而證莫不識投藥而疾
 靡不瘳有元化滌胃之神功得盧扁起人之手
 段猶且謙以接物莫不忠於教人

幼承父訓俾志學於詩書長

值危時遂苟生於方技然以才非卓犖性實顛

蒙恐貽 人之譏常切求師之志幸接大人之
餘論始慙童子以何知即欲敬服弟子之勞親
炙先生之教朝思夕誦日就月將其柰千里子
身一家數口內 生涯之逼外爲官長之拘不
得免焉是以難也今乃謹修薄禮仰瀆駁顏伏
望憐鄙夫之問爲之竭焉見互鄉之童與其進
也使得常常之見得聞昧昧之思若味親糟粕
之餘是賜獲正山之重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
啟

胡廣序

永樂十五年

詔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吉

楊榮序

同上

金幼孜序

計用文序 同上

韓夷重刊跋

同上

無名氏補遺序曰羅謙甫先生衛生寶鑑一書
分門別類纖悉具備惟治傷寒之法雖紀述一
二而不全錄蓋以其一門理趣幽深未易殫舉
況其元機妙旨已備於仲景以下歷代名醫書
中先生之意欲使可醫者究心尋繹庶得其奧
今猶恐遐方僻壤臨病倉卒醫者欲求全書檢
閱豈可得乎故粗述仲景諸公治內傷外感經

驗方并中畧方附刊卷末名曰補遺庶免函莽
滅裂之輩妄投匕劑誤傷於人耳若欲究其極
致則仲景治外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
方東垣治內傷初中末三法及歷代名醫方論
具有全書誠能刻意推求以施治療而全人生
亦仁者之用心也茲不能盡述云

張氏金吾曰天益字謙甫藁城人謙甫受業東
垣蓋升其堂而入其室者是書採摭李氏精研
之論益以諸家之說而以己意彙括之實爲醫
家至要之書卷一至三曰藥誤永鑑卷四至二

詔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末

十日名方類集卷二十一曰藥類法象卷二十
二至二十四曰醫驗紀述後附補遺一卷述外
感傷寒等證疑韓夷重刊時增葺者文淵閣書
目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俱著錄

瑞竹堂經驗方十五卷

東洋刊本

元竹堂先生薩謙齋經驗編集明古杭瑞南道
人高濂深甫校刻

王都中序

人有恒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
可療斯言何謂也謂病之有方不難而方之有

驗為難也。用江郡侯歷仕夙憲民社愛人一念隨寓而見有仁心有仁聞人之被其惠澤者奚翅百千萬而蒞官餘暇猶注意於醫藥方書之事每思究病之所由起審藥之所宜用或王公貴人之家或隱逸高人之手所授異方率劑劑三因易簡等書之所未載遇有得必謹藏之遇有疾必謹試之屢試屢驗積久彌富守旴之日進一二醫流相與訂正題曰瑞竹堂經驗方爰錄諸木以博其施一皆愛人之仁所寓也既仁之以善政復仁之以善藥孰有能如侯之仁者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七

哉噫世之醫方甚繁用之輒効者蓋鮮今之所輯悉已經驗則非其他方書所可同也侯名薩德彌實瑞竹堂者往時候插竹為樊竹再生根遂生枝葉人以爲瑞而侯以扁其堂云臨川吳澄幼清序

案 四庫所收從大典錄出此則原本也

瑞竹堂經驗方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沙圖穆蘇撰

王都中序

傷寒紀玄妙用集十卷 舊抄本

元御診太醫宣授成全郎上都惠民司提點尙從喜編次

天以六氣御萬物人生其間風土不齊貴賤異養獲全其生者蓋鮮粵自軒后岐伯藏厥理後世醫師推考究驗傳書掃衍非研精博學靡造極致張長沙指經絡分表裏王叔和辨陰陽候消息學醫之士始領其會成無已註述章句以明仲景之旨朱奉議設爲問答以發長沙之蘊分析異同纖悉備具或猶疑其處方未盡難矣哉大名尙仲良獨取四家之長旁採諸書之奧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六

通曉傳變之繇分辨汗下之理昭然可考有助於醫學不淺予嘗論後世諸方立方文繁而理遂晦醫家於文宜無用而時習所尊漸蹈茲弊辨論經旨講說運氣非不瞻博至臨證用藥情然罔測良可歎也乃若仲良所集辭約而旨詳源通而理貫如聚米以識地形之險易測影以見天時之昏曉雖庸大孺子得而試之必不以術候人此則仲良之功皇慶癸丑四月袁衷序望而知之之謂神縮巧手於超然口耳之表以盡天下之能事醫和而上皆然後之世求切於

紙上而已况探微索隱者乎彼秦越人之爲醫能隔牆壁而徹視其人之肝鬲肺腑聯絡不到之處故其用力也不勞而無不療之疾疾數百種古之聖智悉爲之方風寒數十種亦錯雜其中而無專門名家之習故望之失也而問問之失也而切世之爲醫者又無秦越人底裏洞見之眼日人之一身五運六氣爲之候風寒數十名有受病之處而病之來也無形於無形之中不足以察其隱微多方以爲之療扎瘥天閱相尋無涯而神聖工巧之技殫矣於是東都長沙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九

太守南陽張仲景起而憫之金匱玉函之外始特爲傷寒一書著論二十二篇證外爲法三百九十七爲方一百一十二主問客答首擊尾應其書獨行宇宙人之司命者必由之由其法則生否則死近世朱肱以其書雅奧作通經者不悉解疲二十年之力擴爲南陽活人書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言可謂完且密矣議者猶謂其書有源有委而方論或缺焉未免于通之一失遂令傷寒者流愈膠固迷惑卒莫知其次第之道從爲學者通患大名尙仲良慨然憤排府門

稽取長沙顛末而爲之書自其辨脈析證訪以至於處方用藥咸按仲景成法區別陰陽條陳汗下粲然綱舉目擊而無餘不使疾醫臨事有意外蹉跌之積通作有功於仲景者耶抑吾聞仲景爲是書也自以建安以來族餘二百口死者三之二傷寒居之七以是知傷寒居百疾衆證之右號爲難治千載而下往往惑之可不爲大哀乎乃爲取仲景平生之痛以志于衷使覽者自得焉他日有得是書而行于世自應與病論同一濟世功用仲良勉之雖然張長沙作

頤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十

偶然者其舉也以孝廉仲良益勉之至大辛亥冬集賢待制承事郎長沙馮子振序上郡惠民司提點尙君仲良編次傷寒紀玄妙用集十卷四十篇方法整密議論詳明有前醫所未發僕預覽焉迺述管問君之說與其書之大旨爲敘於集端曰予少雅嗜醫客次錢唐從鄴人張信之游熱不以未脫絮之爲酷寒不以猶衣絺之爲單敗席之枕薄糜誑飢矻矻窮日夜心求口誦自本草靈樞下逮古今之經方論訣與其訓註悉悉而訂之必精析其宜及研索

其旨趣明辨其標本居二十年始粗通其要指
紳君子應請賜之難察疾之罕愈者遂見譽
於時用薦者徵以至遭遇得五品服而又提醫

學江浙亦云幸矣今百念已息惟活人之心弗
忘也故取平生所用心於仲景金匱玉函活人
明理等書輯而成集間附已見非冀於傳世姑
備衛生朝夕之用不廢後學繙閱之勞且俟識
者有以正之耳君之自言如此嗟乎賢矣世之
醫者於倉卒小疾雖百療之百瘥無足異也其
或陰陽錯亂氣血乖離傳變差貢脉部隱伏非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圭

灼乎其見則惑於疾之疑似非審乎其法則妄
於意之處置以為當損焉而不知不足也當補
焉而不知有餘也視脉尺寸失弗治投藥臍腸
誤弗噦是脉生之而醫斃之也其重如是而庸
陋之徒窃學者剽耳目無術者肆胸臆遂使聖
賢之法不明方論之功莫究以人試焉而天枉
不幸者多矣君子於此所以必紀其玄而妙其
用也推君名書之目則君之心蓋欲使人廣而
達之而求與之同詣乎其極也則夫讀是書者
亦必存君之心知君之用功然後其醫無所不

售矣庸可忽邪庸可忽邪至元二年龍集丙子
六月一日晉寧張翥著于廣陵寓齋
濟生拔粹方十九卷 元刊元印本

卷四十七 圭

醫之為業切於用世而學士大夫目為工攻賤
不之省業其家者又或不能至到苟焉以自肥
此醫道之晦而不弘也若乃發於論注開惠後
學則安得不資於前人也素問述鍼刺仲景始
方論今諸家所集浩繁孰能徧覽枚試而果適
用者固在乎明者之擇焉也昔嘗聞許文正公

前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圭

語及近代醫術謂潔古之書醫中之王道服膺
斯言未暇詳繹潔古者張元素也潔古其號也
雲岐子璧其子也東垣李杲明之海藏王好古
進之宗其道者也羅天益謙夫紹述其術者也
皆有書行於世往年致政中書家居沁上因取
而讀之大抵其言理勝不尚幸功圓融變化不
滯一隅開闢抑揚所趣中會其要以扶護元氣
為主謂類王道良有以也於是擇其尤切用者
節而錄之門分類析有論有方詳不至冗簡不
至畧仍首鍼法以倣古制併及餘人之不戾而

同者以示取舍之公劉爲五帙帙其各書總名
之曰濟生拔粹蓋不敢徇人言妄以諸家爲非
尤不敢執己見設以此書爲是自度行年八十
有一目力心思不逮前日從事簡要庶於已便
復思刻板廣傳嘉與羣人同茲開惠雖然醫不
專於藥而舍藥無以全醫藥不必於方而舍方
無以爲藥若夫學究天人洞識物理意之所會
治法以之者將不屑於此是書也雖於大方之
家無所發揮苟同余之志者亦未必無所補也
延祐二年十月初吉寶善老人銅鞮杜思敬序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書

案此元刊元印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四
字卷一鍼經節要卷二潔古雲岐鍼法卷三鍼
經摘英卷四雲岐子脈法卷五潔古珍珠囊卷
六醫學發明卷七脾胃論卷八潔古家珍卷九
此事難知卷十醫壘元戎卷十一陰証畧例卷
十二直傷寒保命集類要卷十四癩論萃英卷
十五保嬰集卷十六蘭室秘藏節卷十七活法
圖機卷十八衛生寶鑑卷十九雜方 四庫所
未收也

類編南北經驗醫方大成十卷

元刊本

元文江孫允賢編纂

醫方集成一書四方尚之久矣蓋所謂濟生拔
粹宣明論瑞竹堂張子和徐同知計方尤爲切
要所不可遺本今得名醫選取奇方增八孫氏
方中俾得通貫名曰醫方大成重新繕梓以廣
其傳合眾流而歸一源使覽者便之不必求之
他書可也明醫之士幸共鑒之

案是書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此元刊本每葉
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四字有汪士鍾印白文方
印闕原白文方印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七

書

東醫寶鑑二十三卷目錄二卷

高麗刊本

高麗御醫忠勤貞亮履聖功臣崇祿大夫陽平
君臣許浚奉教撰

詔宋樓藏書志卷四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天文算法類

文淵閣傳抄本

新儀象法要三卷

宋蘇頌撰

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歷

舊鈔本

錢氏手跋曰寶祐會天厓予訪之

十年不可得今春問吳門吳君錦峯有此書亟往假讀而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十一

錦峯又令賢子錄其副見貽真衰年快事也朱

錫曾跋引農家諺以元日立春罕為百年罕遇

子攷元世祖三十一年甲午歲正月一日立春

見于周密癸辛雜識陶九成輟耕錄兩書距宋

理宗寶祐四年僅三十有八年耳夫元日立春

猶之天正朔旦冬至也以古法十九年一章之

率推之本非希觀之事田家不諳推步故有此

諺未可信為實然也分卦直日以坎離震兌各

六爻主二十四氣及十一日一候皆出唐六衍

術而宋因之元授時以後不立求卦氣七十二

候諸術今曉人子弟遂不知六日七分為何詔

矣其書元鳥為乳鳥妬為遇恆為常皆避宋諱

若八日三日下注有大夫登云字當是禾乃登

之譌嘉慶八年歲在昭陽大淵獻皋月甲午朔

竹汀居士錢大昕書於紫陽書院之春風亭

李氏手跋曰宋術凡十八改其奉元占天消祐

會天四術史志並闕其法余撰司通天志曾為

補修各得一卷其會天術據宋史所稱玉術所

分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九秒元史授

時術議所載會天術積年一千一百三十五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二

六千一百五十七日法九千七百四十以日法

斗分推其歲實以何承天強弱率推其朔實又

以秦九韶治術演紀大演求一法覆攷之得會

天歲實三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六朔實

二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八於是氣朔發歛始

可步算歲壬戌與甘泉江鄭堂上舍同寓阮雲

臺中丞若林節院談及曝書亭集所云寶祐會

天書見藏者郡吳君錦峯家越明年介家子仙

孝廉向錦峯借觀錦峯令哲嗣伊人上舍鈔一

本見貽即先師錢詹事所跋者也以余補修會

天術推是年二十四氣六十四卦七十二候及
減沒等日辰時刻與是書彼此勘驗其不符合
然後知余所補之不謬而是書之可寶也竹垞
言會天初名顯天及學士尤瑄作序事並見玉
海可補宋史之漏畧惟玉海又稱序曰積年止
用一千一百餘萬日法止用五百五十八此積
年與元史同日法與元史異按日法五百五十
入於疆弱率爲十疆四弱推其朔餘得二百九
十六以萬萬平之得五千三百四萬六千五百
九十四朔餘太弱不可以爲日法當是玉海誤
也至以元日立春爲百年難遇出於流俗本非
論吾鄉亦有夏至稀逢端午日百年難遇歲
朝春之語今年五月五日適得夏至然前此十
九年乾隆六十年乙卯亦端午夏至後此十九
年嘉慶十八年癸巳亦端午夏至即以元日立
春言之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十五年丙子五
十四年乙卯雍正十二年甲寅乾隆三年戊午
十八年癸酉三十七年壬辰嘉慶十五年庚午
皆正月一日立春自康熙乙丑至今一百三十
年元日立春者八則非難遇可知竹垞不明於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三

推步故誤信田家諺耳吾友徐秋厓孝廉過訪
出此冊見示云其友人王兩樓文學博雅好古
喜收祕笈頃假蔡鐵耕明經藏本倩人影鈔以
余素嗜天文算學且亦有是書屬爲跋尾因書
所悉於朱檢討錢詹事之後而歸之嘉慶十有
九年歲在甲戌秋七月十日處暑中日在七星
元和李銳書於觀妙居
沈氏手跋曰王兩樓以宋寶祐會天書見示命
跋數語於後時余方校 宋秦九韶數書九章
其古術會積設問云云消祐丙午十一月丙辰
朔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余以開禧術
推之是年十一月壬辰朔二十四日乙卯冬至
與秦書不合再推消祐丁巳天正冬至置歲積
七百八十四萬八千二百三十三滿氣節率一
千六百二十五去之餘一千一百零八爲入部
歲以歲餘八萬八千六百八乘之得凡千八百
一十七萬七千二百六十四滿紀率一百一萬
四千去之不滿八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爲
氣骨如日法一萬六千九百而一得四十九爲
大餘不盡五千五百六十四爲小餘其大餘數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四

起甲子算外癸丑即冬至日辰與會天書合又推于本天正經朔置前歲積以歲率六百一十七萬二千六百八乘之得四十八萬四千四百四十億六千五百八十萬一千六百六十四為氣積滿朔率四十九萬九千六十七去之不滿四十二萬三千一百一十為閏骨以閏骨減氣積餘四十八萬四千四百四十億六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五百五十四為朔積滿紀法一百一萬四千去之不滿四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四如日法一萬六千九百而一得二十四為大餘不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五

盡四千九百五十四為小餘其大餘數起甲子算外戊子即天正經朔日辰亦與會天書合則知會天術者迺本開禧術而稍增損者也并愈知秦書設問之任意而余校正之不謬也則此書洵可寶矣因錄一副本而以原本歸於兩樓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六月廿三日沈欽裴書於松風閣

蔡氏手跋曰右宋寶祐會天書舊有竹垞翁跋語錢詹事辛楣李明經四香沈孝廉狎鷗又次第論之詳矣觀其分注月日吉凶宜其合採納

音建除手宿三家以及諸神所臨之分方九宮所易之位大略與今憲書相同惟會天有閱武行師臨政施惠等文蓋統之於天子而今則專頒諸臣民也京房卦氣即顯父子得其學最精乾象全用此法大衍推六日七分取四正卦以定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宋時蓋猶仍之五百年來卦氣久置不用而今憲書尚總列六候於每月之前此時李氏月令之僅存者爾定期之說始於劉焯李淳風始用之經朔有兩大無兩小三大兩小皆定期也既用定期則當用定氣既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六

用定冬至起算則餘二十三氣不當更用恆氣乃一行之議曰凡推日月軌漏交食依定氣注數依恆氣郭氏明知其失而終不以定氣注數者其意為日行冬夏有盈縮恐有礙於閏法不得已以此輕議授時也會天書是年四五月皆小九十一月皆大是其用定期也晝夜分一在春分前五日一在秋分前一日長至短至皆在夏至冬至前十七日是不但二十三氣并冬至亦不依定氣矣歲陰歲後二京辰也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蓋史公以太陰紀歲而班氏

言太歲在子寶祐四年太歲在丙辰則太陰當在午而今云在寅此不可解余與輿地沿革形勢頗有貫通而推步之學求之終不可得蓋未明於算數茲老矣有媿於李沈二君也王子雨樓好古之士意在博徵所見故從其請綴余之所知者歸之嘉慶二十五年涂月癸未朔祭復午仲蘭甫跋

陳氏手跋曰竊惟推步日躔其要有三一曰測歲實以定平行二曰測高卑盈縮以推定氣三曰測出入南北以推晝夜永短曠景刻分及昏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十

且五更時刻今者宋譚玉會天術史闕有闕未獲睹其全全椒金嶠谷孝廉精於推步能用今法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閏以及其三日食既者著有成書余畏友也亦益友也一日以其所藏宋理宗寶祐四年民用會天書一本見示夫頒發民用之書則是鴛鴦繡出未可得其金鍼也況有國初及嘉慶以來諸名人賞識焉先爲之跋余自願淺陋何敢更贅一詞雖然嶠谷雅意不可負也披而讀之略見其平氣定期七十二候六十卦氣及滅沒等事蓋悉仍其本

朝之舊惟其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在夏至前十六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在冬至前十六日則不可解夫日北至則晝極永夜極短日北至故夏至日南至則晝極短夜極永日南至故冬至萬古皆然何獨至有宋理宗時而極永極短各在二至前十六日乎觀仲蘭跋語以謂寶祐四年丁酉日定冬至癸丑日平冬至則甚非也自春秋以來至自今以後二千餘年上下五千年間平冬至恆與定冬至同日當宋理宗時平冬至定冬至之差不及半刻尤必同日可知即不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八

同日亦萬古無差至十六日之遠也且二十四氣所以有平定之分者以有均數加減爲之進退故平行當日南至之時爲平冬至實行當日南至之時爲定冬至非謂太陽過最卑之日爲定冬至也凡日南至之日晝必極短夜必極長若之何可不與冬至同日仲蘭可因此而遽定爲平冬至乎其晝夜分一在春分前五日一在秋分前一日亦不可解蓋有明一代亦有平氣定期余嘗見嘉靖年間大統書一本通本不注晝夜刻分獨於春分後二日秋分前二日各注

晝夜平三字則是矣晝夜分必在春分後無在前者最大盈縮差止二度有奇故止差二日必無五日之多也今佇蘭知歲陰在歲后二辰而引史班言太初元年為誣謂丙辰年當在午不解其在寅則請為佇蘭解之以布放言辰前午後以左旋言辰前寅後歲陰者后妃星也凡恆星於初昏始見時皆逐日自東漸差而西一歲一周即左旋也左旋則辰年在寅無誤矣史公天官書於仰觀俯視左旋右旋全未辨別明晰語多與天適相反班氏以下惟知順之自唐李

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九

消風僧一行始稍稍辨正故史班所言多與唐史宋元明迥乎不同不可引以為證天象昭彰有目共覩累朝或有微差必無大故紛紜眾說當惟其是者是從甚不必薄今愛古也嶠谷博通今古必有超越前人之卓識拙既承雅愛謹就意見所及舉此二端知多未當還祈嶠谷正之道光壬寅重九日烏程陳悉靜菴氏書於巳日乃孚之齋

湖州兩樓廣文余丙子同年王海濤之弟也收藏古書最富道光壬寅余客歸安時相過訪出

鈔本宋寶祐四年丙辰會天麻見示常州汪叔明茂才並手鈔副本見贈後有竹垞竹汀四香狎漚佇蘭諸君子跋朱錢於推步無所發明惟四香謂譚玉會天術史志並闕補訂其斗分日注歲實朔策可謂用心之勤沈謂會天術本開曆術稍為增損蔡謂用定期定氣語多含糊未能實指其誤時烏程陳靜菴助教深於推步余出副本示之靜菴乃指其晝夜長短在二至前後十六日之謬余歸並攜以示廣陵羅若香吾邑江雲樵兩君時若香遠游未之見雲樵謂靜

爾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十

菴所跋盡發其覆矣癸卯余游錢塘將以原本反兩樓後取而讀之竊思宋人善言理學測驗多疎橫渠天與日月五星俱左旋之說後人震其名而不敢非之赫法十八變終不能合天況寶祐微弱之秋譚玉李德林爭訟抵牾之術乎然晝夜永短極於二至無人不知何至差至候以外自寶祐後推步之術日精一日因取元授時明天統 本朝時憲各法參互攷之寶祐丙辰距授時至元辛巳元積二十五年距大統洪武甲子元積一百二十六年距時憲法康熙甲

子元四百二十八年距時憲後法雍正癸卯元積四百六十七年以各法推寶祐丙辰夏至皆得庚戌未時冬至皆得癸丑卯時是本夏至庚戌闕爛無時刻冬至在癸丑卯正初刻蓋授時時憲皆據燕京爲里差之元得卯三刻宋都臨安如今杭州府偏東加分一十四分四十六秒即卯正初刻矣蓋會天術日法九千七百四十四歲實三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六以日法除歲實得大餘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九千七百四十分之二千三百六十六以萬分通之小餘

二千四百二十九分比授時大統多四十分比時憲前法多八分後法少六分根數所差無多故能吻合至於日行黃道春秋分在黃赤交道故晝夜平分冬至在赤道南大距故晝極短夏至在赤道北大距故晝極長其漸短漸長皆有等差故夏至前後芒種同于小暑冬至前後小寒同于大雪今是本所注晝極長六十刻前距五十九刻十五日後距五十九刻三十四日所注晝極短四十刻前距四十一刻十四日後距四十一刻三十四日太陽有此前後不齊之行度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乎晝極長極短不在二至本日之謬也細考之晝極長刻在十一頁之陰末行而夏至在十二頁之陰末行晝極短在二十三頁之陽第四行而冬至在二十四頁之陽第四行此蓋鈔胥之誤未必當日頒行之書如是也自雕板盛行古書益無善本今廿二史之麻志南北監所刻無人能校因陋就簡動成笑端難購之書互借傳鈔尤多謬誤有藏書之癖者往往以古書爲可貴而真贋不分其或專爲古人護短此皆成見之未化也皆賢以校誤書爲一過謂思之不得

不必讀書兩樓廣文藏書而又能讀書者也敢以臆度之言就正焉全椒愚弟金望欣拜識於錢塘官舍

六經天文編二卷 元刊元印本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二卷算法通變本末一卷乘除通變算寶一卷算法取用本末一卷續古摘奇算法一卷 汲古閣影元本

錢唐楊輝集 錢唐楊輝史仲榮編集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楊輝序

擘經室外集楊氏算法三卷宋楊輝撰輝錢塘人是書成於德祐間於古算經若五曹張邱建諸家多疏通而證明之如張邱建云不患乘除為難而患分子母為難則云分子母有二本不為難較其多寡者則用課分均不齊之數者則用平分斤連銖兩匹帶尺寸非乘分除分不能治之又於五曹算經亦多正其誤答之處與秦九韶數學九章並為習算術者之所宜究心也案是書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卷中有毛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三

晉私印子晉汲古主人朱文三方印仲雍故國人家子孫寶之朱文二方印趙文敏公書卷末云吾家業儒辛勤置書以遺子孫其志何如後人不讀將至于鬻積其家聲不如禽犢若歸他室當念斯言取非其有死甯舍膺五十六字朱文大方印毛辰之印斧季朱文二方印毛習二字連珠方印汲古祕本書目所謂精抄之書每本有費四兩之外者此類是也

七政推步七卷

文淵閣傳抄本

明貝琳撰

自序

聖壽萬年歷八卷律歷融通四卷附錄一卷文淵閣傳抄本

明鄭王世子朱載堉撰

自跋

古今律歷考七十二卷明刊本

陝西副憲安肅邢雲路輯

序

崇禎歷書一百卷明刊本

明欽差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四

事加俸一級徐光啟奉勅督修

測圓海鏡分類釋術十卷明刊本

明顧應祥撰

自序嘉靖庚戌

弧矢算術一卷明刊本

明顧應祥撰

自序

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三卷稿本

國朝許伯政撰

自序

元 題友欽埃

革象司天之書也鄱陽趙緣督先生所纂先生名友某字子恭其先於宋有屬籍其學長於律法算數而天官星家之術尤精讀其書可見也其書有推步立成等篇皆載占驗之例而革象者測天地日月五星四時之故歷象之制俱在焉然其為言涉於蕪冗鄙陋反若昧其旨意之所在予因為之纂次削其支離證其偽舛釐其次等挈其要領于是辭益簡而旨加明矣夫司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志

天之學儒者之所宜務而世顧恆置之不講何哉有志於斯者即是言求之精微之奧從可得而知也王禕序

革象新書者趙緣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為緣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鈴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脩眉方瞳索酒酣飲先生異而問之相與談立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于是出囊中之

書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閒往來海上獨居十年注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傅文懿公立極獨畏敬之以為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即棄去乘青驪從以小蒼頭往來衡婺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齋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竟不知為何術倦游而休泊然坐亡遂葬于衡之龍游雞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游人也久從先生游得其星歷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末

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溶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誤今文梓而來微濂為之序濂問天官之說歷代所少必微有勿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于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寢精至元為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歷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里相去之遠立為里差以增損之可謂無餘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

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編修歷代歷法重測日月星行消息運通之變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即所定授時歷歷經歷議二書獨存可攷證勿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傳其見聞備其儀像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文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脗合而無聞者雖絕倫之說有以致之試以人心之理本同固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七

年歷其測候之法但用十二宮而分為三百六十度至于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顧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為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于兵火所著兵家言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止此而已當與歷經並行無疑濂故特敘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宋濂序

重刻草象新書二卷

明初刊本

徐興公舊藏

趙友欽

徐氏手跋曰宋學士作草象新書序曰趙緣督先生著也先生郡陽人隱遯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王待制子充校正其書序曰先生名友其字子公其先於宋為屬籍云子家著是書久矣輒因二公之言而疑先生之名字近見一雜書先生名友欽字敬夫饒之德興人則知名敬字子恭及子公者皆非也右見吳郡都印三餘贊筆印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末

弘正間隱君子稱博雅云崇禎甲戌季夏之望

徐興公識

許讚序 正德十五年

岳正跋

數書九章十八卷

舊鈔本

焦里堂舊藏

晉郡秦九韶

案 四庫全書著錄本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

此則原本也

周敎六藝數實成之學士大夫所從來尚矣其用本太虛生一而周流無窮大則可以通神明

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詎容以淺近
窺哉若昔推策以迎日定律而知氣辟矩濬川
土圭度昏天地之大罔焉而不能外況其間總
總者乎爰自河圖洛書闡發秘奧八卦九疇筮
綜精微極而至於大衍皇極之用而人事之變
無不該鬼神之情莫能隱矣聖人神之言而遺
其粗常人昧之由而莫之覺要其歸則數與道
非二本也漢去古未遠有張蒼許商乘馬延年
耿壽昌郎元張衡劉洪之倫或明天道而法傳
於後或計功策而效驗于時後世學者自高郵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九

不之講此學殆絕惟治厯疇人能為乘除而弗
通於開方衍變若官府會事則官史一二繫之
算家位置素所不識上之人亦委而聽焉持算
者惟若人則鄙之也宜矣嗚呼樂有制氏僅記
鏗鏘而謂與天地同和者止於是可乎今數術
之書尚三十餘家天象厯度謂之綴術太乙壬
甲謂之三式皆曰內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載即
周官九數繫於方圓者為重術皆曰外算對內
不言外也其用相通不可歧二獨大衍法不載
九章未有能推之者厯家演法頗用之以為方

程者誤也且天下之事多矣古之人先事而計
計定而行仰觀俯察人謀鬼謀無所不用其謹
是以不愆於成載籍章章可覆也後世與事造
始鮮能攷度淺淺乎天紀人事之蔽缺矣可不
求其故哉九韶愚陋不閑於藝然早歲侍親中
都因得訪習于太史又嘗從隱君子受數學際
時敵患厯歲遙塞不自意全於矢石間嘗險罹
憂在葦十稷心稿氣落信知夫物莫不有數也
乃肆意其間旁諏方能探索杳渺粗若有得焉
所謂通神明順性命固慮未放見若其小者竊
嘗設為問答以擬於用積多而惜其弃因取八
十一題釐為九類立術具草間以圖發之恐或
可備博學多識君子之餘觀曲藝可遂也願進
之於道儻曰藝成而下是惟疇人府史流也烏
足盡天下之用亦無普焉時清祐七年九月魯
郡秦九韶敘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八

十

兩宋樓藏書志卷四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術數類一

太元經十卷 明嘉靖刊本

漢楊雄撰 晉范望叔明解贊 前有吳陸績述

元一篇後有說元五篇題唐宰相王涯廣津纂

案郡齋讀書志曰說元一卷唐王涯廣津撰凡

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撰法三占法四辨首五直

齋書錄解題同蓋完書也又釋文一卷注云此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于世

非後人之作也直齋書錄解題引之蓋自宋已

不知作者矣

郝梁重刊跋 嘉靖甲申

元包經傳五卷 明天一閣刊本

後周衛元嵩述唐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傳唐

國子監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

李江序曰包之為書也廣大含弘三才悉備言

乎天道有日月焉有雷雨焉言乎地道有山澤

焉有水火焉言乎人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理

國理家為政之尤者昔文質更變篇題各異夏

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而唐謂之元包其

實一也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

其書也觀乎囊括萬有籠罩八紘執陶鑄之鍵

啟乾坤之局孕覆育載通幽洞冥窮天人之祕

研造化之精推興亡之理察禍福之萌與鬼神

齊與將日月並明謂六五經而四三易雖太玄

莫之與京然文字奇詭音義譎怪紛而不釋隱

而不明者得非遭於離亂歟易曰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蓋所謂憂亂世而患小人也故其辭危

兩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衛先生近之矣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洗心澄

思為之修傳解紛以釋之索隱以明之帝王之

道昭然著見有以見理亂之兆又以見成敗之

端江考于訓詁耽于講習輒演元義庶傳于學

者焉

大觀庚寅夏六月子被命來宰茲邑蒞官之三

日恭謁衛先生祠顧瞻廟貌覽古石刻先生實

高士也既而邑之前進士張昇景初攜元包見

遺曰是經先生所作也自後周歷隋唐迄今五

百餘載世莫得聞頃因楊公元素內翰傳祕閣

本俾鑲板以貽諸同志然妙用所寄奇宇居多
大率類楊雄準易非深於道者有不能知子觀
斯文竊謂易之興也伏羲畫卦文王重爻孔子
作翼更三聖人而後備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包之爲書其學易之至者
歟辭簡義奧殆未可以象數盡也唐蘇源明李
江爲之傳注作經之意思過半矣非先生之獨
智不能造易之妙非蘇李之絕學不能探元包
之旨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謂是耶先生名元
嵩益州成都人少不事家產潛心至道明陰陽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三

歷算時人鮮知之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
武帝尊禮不敢臣之瑩域在縣解東偏邑人崇
奉至今不絕先生有傳在北史恐讀是經者未
知其出處之大致故爲之序云政和元年十月
望日奉議郎知漢州什加縣事楊楫謹序
右元包經舊有序云昇景初卽光之先君子也
家藏此書常以貽好事者然字古理奧而難通
好之者鮮洗來宰臨卽得同年張公文饒所爲
疏義及邑士韋漢卿校正舊本隨卦附釋音于
下因併鑲板合爲一編庶幾觀者得其門而入

焉則好之矣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南陽
張洗跋

元包數總義二卷

明天一閣刊本

蜀臨卽張行成述

楊子雲太玄其法本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
包其法合於火珠林皆革其誣俗而歸諸雅正
者也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是名
先天陳希夷所傳先天圖是也其數有二圓圖
者天也自一陰一陽各六變爲三十二陰三十
二陽者運氣數也方圖者地也八卦縱橫上下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四

一卦爲主各變七卦者生物數也卦氣圖以六
十卦爲主一爻當一策所謂乾坤之策三百六
十當暮之日其於繫辭則序卦之義也主於運
行之用者天而地之數故爲天地之大數也火
珠林以八卦爲主四陰對四陽所謂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其於繫辭則
說卦之義也主於生物之用者地而物之數故
爲人物之小數也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
火珠林之用祖於京房易末流之弊雜亂於星
官歷翁其事失之誣其辭失之俗故二君以其

法為書而歸之雅正也太玄日始於寅義祖連山元包卦首於坤義祖歸藏由是三易世皆有書矣唐蘇源明作元包傳李江為之注徒言其理未達其數夫天下之象生於數而數生於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論理而遺數譬如作樂而棄音律造器而捨規矩雖師曠之聰工倕之巧安能無失哉僕本為康節之學患其難明乃徧採古之言易者而旁通之因識元包之旨不敢自私輒具述之以示同好皇宋紹興庚辰

簡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五

五月晦張行成謹序

太玄本旨九卷 明正德刊本

明括蒼龍泉葉子奇世杰本旨

盛景季序 洪武二年

宋濂序 洪武二年

自序 洪武元年

劉斐重刊跋 正德九年

潛虛一卷附發微論一卷 明刊本

宋司馬光撰

自序曰玄以準易虛以擬玄玄且覆瓿而況虛

乎其棄必矣然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吾於子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明刊本

宋邵雍撰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明正德道藏本

宋三川邵堯夫撰

皇極經世索隱二卷 文淵閣傳鈔本

宋張行成撰

自序曰先天者伏羲之易也後天者文王之易

簡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六

也太玄者子雲之易後天之匹也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觀物篇立言廣大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無不通參之以數亦無不合經世之數元會運世主之天而地也觀物之數聲音律呂主之地而物也夫天之運行有一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年地之生化有一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之物物之動植有一十二萬二千八百八十之數先生之書不過萬一千六百餘言而天地之物之象之數之理否泰消長操益困革其間罔不包羅自六經以來諸

予百家之作原道析理未有如此之簡要也先生之子嘗為敘述而象數未詳輒索其隱以俟

同志

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九卷 文淵閣傳鈔本

宋張行成撰

康節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也外篇門人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外篇行於世者久矣闕數者三節脫誤者百餘字今補其闕而正其脫誤分數象理類相從為九卷輒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七

衍其義以俟同志者擇焉蜀臨印張行成序

易通變四十卷 影寫宋刊本

宋張行成撰

先生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謂先天圖也先生之學祖於象數二圖其用皆起於交交則變矣象之變為交泰圖體極於一十二萬九千六百而以八萬六千四百為用在觀物為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之數其要則總於四象運行之一圖數之變為既濟圖體極於一十二萬

二千二百八十而以三萬四千四十八為用在

觀物為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聲音律呂唱和之

數其要則總於八卦變化之八圖四象運行者

天數也八卦變化者物數也處乎其間上以承

天下以生物者地數也故二者之用全在卦氣

之一圖以動植通數布為九位十五幹旋卦乃

生焉二百五十六卦會分十二位分十六具一

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體九萬二千一百六

十之用而天之運行物之變化自一至千八百

萬之數皆在其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以至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八

於坤之無極之數陰陽之消息運行之否泰人

物之盛衰可得而攷矣夫天垂象河洛出圖書

伏羲因而畫卦伏羲之意傳天之意也先生之

書大率藏用而示人以象數實寓乎十四圖先

生之意推明伏羲之意也僕不自揆輒敷演解

釋命曰通變庶幾學先天者得其門而入焉蜀

臨印張行成序 案一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之

體下別本小注云三百六十之

三百八十四九萬二千一百六十一之用下

別本有小注云三百六十一之二百五十六

洪範皇極內外篇五卷 東洋刊本

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
 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
 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
 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者九疇
 之數也由是重之八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
 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
 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
 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味象數之原
 室變通之妙或積象以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
 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而牽合傳會自然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九

之數益晦蝕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
 以生萬事之所以得失者亦數也數之體著於
 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獨立物表者曷
 足以與於此哉然數之與象著異用也而本則
 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
 不明乎象何足以知數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
 以相無也有如是乎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
 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
 參人事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
 兆微顯幽晦倫攸敘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

其所之妙歲月浸久靡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
 則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否乎皆所不敢知也
 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所言而傳者數也若其
 所以數之妙則在乎人之自得焉耳

右二圖得於九峰先生之子抗有以見八卦九
 章相為表裏對待流行缺一不可殆與天地終
 始者乎附刻於內篇之後姚鏞

姚鏞序曰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河
 洛呈文至於今幾千歲易之象雖已著而範之
 數不傳焉非無傳也不知而作者晦之也九峰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十

先生獨能闡神禹不傳之秘分一於萬該萬於
 一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機性命道德之
 蘊皆不逃乎九九八十一數之間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妙乎其擬諸易也惜也不壽而數之辭
 未備豈天亦靳此書之全哉後世有子雲必能
 補之嘗觀啟蒙極筮二書實與是編相表裏西
 山真先生表公墓謂不愧先師之傳諒哉小子
 輒不自揆併刊於章貢郡齋與學者共之
 康節先生觀物篇解十一卷皇極經世起數訣一卷
 皇極經世鈐一卷皇極起數例一卷康節先生觀物

篇斷訣一卷附錄二卷 舊鈔本

承直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抗治鑄錢司幹辦公事祝泌述

康節先生觀物六十四篇演元會運世之變布
律呂聲音之交凡六十卷無一言一字為虛文
亦無片語隻辭發明義例惟內篇十二總著其
概與外篇二卷雜通其旨非隱而不言也極本
無卦亦本無辭用卦用枝幹者假借也以言以
義者不得已也其實元會運世之大四時歲月
日時之小四時相次而行相交為用而已以日

皇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十一

月星辰天之象配大四時水火土石地之象配
小四時蓋自有忘象之旨在其間況于卦乎是
故變化八圖之五百一十二位每位具天地未
交之卦二數之所自起也天地已交之卦二數
之所以合也起者為體合者為用所謂用亦不
過以乾兌離震記元會運世而坤艮坎巽記歲
月日時而已第一位否否祗是記元之歲之元
之歲之而已非日否之又否有大屯塞之占也
第二位遁否祗是記元之月之元之歲而已非
日晦而不通之驗也康節斷例觀此內篇中一

篇足以盡之至簡而要然推而充之無窮妙義
盡在其中元會運世而下鋪皇帝王伯春夏秋
冬之例十有六各因事而通暢智者通之味者
窒之推而明之存乎其人康節難言余何言哉
已亥立秋跋

康節運世年各書數而不書卦又元經會會經
運運經世散分六卷縱有知其卦者往往味於
起元之不同併未免差於存閏之數余晚廁治
幕幸同列分細覽書晨入危坐吏鉗紙前占位
註紙尾數十宅無所用其心得尋書生事業遲

皇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十二

厨供屬展已伺使長退食聯驛即還無鼠牙雀
角之問素餐可掬故得調理所釋康節之書成
編治使太監先生慨然俾命工鉸之堅梓遂總
諸數歸于一致披覽之次不待布籌審例了得
其旨誠皇極之樞要也斷卦之義備錄後帙若
通神妙旨不敢殫露觸機者亦奚待直宣其所
以哉人禍天刑之說人之所畏亦不得不畏云
丙午日北至
聲音韻譜序曰聖人因音以制樂分律以諧聲
五音所以配天五之陽中六律所以配地六之

陰中也音律又各有陰陽之合故五音分太少
爲十與十幹相應六律合陰呂爲十二與十二
支相符皆自然之數也而樂有遺音餘韻故五
音之外有少宮少徵十二律之外有四清聲蓋
永歌長言之發越而音聲之變盡矣昔人豈強
分別於此哉發於人聲之自然參乎造化所以
然也古樂既亡中度之聲音雖無傳而存於人
者未始亡也惟人之生萬物皆備目之於色耳
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皆有一萬七千二
十四之別故聲音臭味之感人耳目口鼻之辨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三

物在於人者不約而同惟四體之中莫辨乎聲
音故其道與政通雖五方之言語不通如吳楚
之輕淺燕趙之重濁秦隴以去聲爲入梁益稱
平聲似去然至於以言寫聲以韻叶音不華夷
蕃漢之殊方所謂七均十六律之自然者播在
樂曲如規矩之於方圓繩墨之於曲直所至會
同非有訓導師保使之然而自各能叶合有如
漚歌之曲不緣方言而問異穰切之例不隨風
俗而差殊傳曰樂和人聲此造化之大功聖人
之至教人之生陰陽於天所以異乎庶物者也

後世聲音之學自唐陸法言之玉篇顧野王之
廣韻能別五音之呼吸四聲之清濁矣至於正
韻反韻沙門神珙作九弄反紐羅紋側紐今無
能傳其三昧者惟胡僧了義三十六字母流傳
無恙雖 遐荒僻嶠亦能傳習故

亦看廣明韻則字母之效外薄四海皆用之也
然啖之自然之聲音陰陽無不該之物輕重無
不分之理有陰則有陽有清則有濁有輕則有
重也今卽了義字母論之唇音分輕重齒音分
清濁是矣舌音分舌上舌頭會知舌頭卽重音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四

舌上卽輕音乎牙音喉音乃不分輕重半宮半
徵音又止有二字而缺其一一是了義之字母猶
未全惟皇極用音之法於唇舌牙齒喉半皆分
清與重聲分半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至精至
微蓋聲屬天陽而音屬地陰天之數不過七
分而聲有七均地之數不過八方而陰數常
偶故音有十六不可缺一亦非有餘也余學皇
極起物數皆祖於聲音二百六十四字之姥雖
得其旨而未發揚偶因官守之暇取德清縣丞
方叔韵心當塗刺史楊俊韵譜金虜總明韵相

參合較定四十八音冠以二百六十四姓以定
康節先生聲音之學若辨心鑑合輕重於一致
紊喉音之先後誠得其當添入韻譜之所無分
出牙喉之音添增半音之字合而成書倘博雅
好古君子更釐其未的庶以聲音求數不遺要
眇蓋以開口內轉爲開音開口外轉爲發音合
口外轉爲收音合口內轉爲閉音此易明而易
別也余老矣後有覺者能充之以定一代之樂
感移人聲還其真醇豈小補之是豈聲音云乎
哉酒祐辛丑長至後二浹鄙人提領所幹辦公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五

事祝泌子涇序

皇極起數例序曰易繫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至法垂教祖道鈞元
是極也先高厚而肇始運萬有而不遺推其動
靜得兩儀之本沿其始交得四象之原循其變
化識卦位之分得河圖洛書而證其擬議形容
之實傳十四圖而悟布卦用卦之旨今探賾索
隱倘不明其所由肇是康節之學且入於術矣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可乎粵疏造物之圖達於

取卦之妙而後備列先天之所由運行動植之
所以感應而要之以折衷之法庶幾覽者出門
及序升堂入室識其條貫是編也尙少神好古
博雅之君子若鄭夫所謂泄天之蘊豈無禍福
不可謂之知言今但虞絕學之無傳亦無暇慮
跋乎禍福之間哉世有覺者幸相與發明之端
平乙未鄙人祝泌述

商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六

傳之皇極有畫卦之象有布卦之數有測卦之
占而無其辭易豈無數哉用數而不泥於數所
以爲數之妙極豈無辭哉示法而不說所以爲
辭之至是故易以占爲神極以算爲智占者聽
圖變之著以求將見之象算者布一定之卦以
御無窮之數占則取驗於天神之研淺也算則
斷在於人智之極深也神以知來而未嘗不藏
往智以藏往而未始不知來惟易之與極其旨
若相似而致用實不同易自洛書出虛太極而
用八卦極自河圖出自無極而分八卦易與極

之八卦名同而位殊爻同而行異位之殊今先天後天之圖可識矣旨之異則易之乾為天為金而在極則為日為暑之類也易之坤為地為土而在極則為水為雨之類也易之震為雷為木而在極則為石為雷也坎為水為月者易也而極則為土為露矣離為火為日者易也而極則為星為晝矣艮為山而今為火為風兌為澤而今為月為寒矣白是充之非惟八卦取象之異於易而吉凶晦吝亦大不同矧夫取象有在天在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七

地在人之各殊論卦有因時因數因變之各異知而輒言天固厭之知而不言人何逃焉益算之密者窮幽洞冥證前測後泄大造之神機察將來之朕兆所以古之深於數者未始敷宣而讖緯之書歷代秘藏故康節著書闡數之變而不言數之占明象之交而不著象之應必有故矣必悉以其書作為訓義已非康節之欲無言今又為占驗之訣大非康節之所不盡言也雖然毗睨數切之齋榜程不見宗廟之美遙想九鼎之珍垂涎而莫之染指焉恐大易之數雖闕

於皇極之占終以無辭而悔矣用敘其梗概破其端倪不敢盡漏真幾康節其無間然覽者由門升堂而入室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戊戌金鼎滿鼎日觀物老人番易祝必涇甫發題

南宋樓藏書志

卷四十九

八

而宋樓藏書志卷五十

存齋雜纂之六

子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術數類二

天原發微五卷 明刊本

宋魯齋鮑雲龍景翔編著虛谷方回萬里校正
謚齋鮑寧廷謚辨正

宋之南渡也新安郡有文公朱子生焉距朱子
之卒不數十年寧之同姓先達魯齋先生與同
邑虛谷方公相望而起以倡明朱氏之學虛谷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一

嘗達而見用文章播海內遠近仰之魯齋隱居
林谷窮天人之理探造化之源於聖賢經傳無
不讀而尤盡心於易凡歷代史志暨名儒異聞
之士所論天文地理陰陽律呂性命鬼神之奧
者無不窮索而所宗主則宋之周程張邵朱六
君子也嘗細繹朱子所釋周子太極圖說以闡
明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復因邵子皇極經世之
傳以深究必義先天之妙晚年著天原發微五
卷以大易為根柢周邵太極先天二圖為統要
探取往聖先賢之格言而為之辭大者為綱小

者為目總成二十五篇以况天數二十有五其
首篇曰太極者統天地萬物之理而名之也義
文周公未言孔子晚贊易始言之繼之者周子
無極而太極邵子道為太極是也次日動靜者
周子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是也次日靜動者言靜為動之根是天
圖坤復之間為無極邵子謂天地人之至妙至
妙者也次日辨方者先天圖陰終於子半陽始
於子半明造化終始於北方也日玄渾者乾健
坤順大無不包而萬物由之以出也已上五篇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二

約而論之動靜生陰陽陰陽生天地天地生萬
物而太極實為之主此萬化之源也其第六曰
分二而繼之以衍五又繼之以觀象何也日繼
之以衍五者太極圖謂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繼之以觀象而
列太陽太陰少陽少陰者經世謂二分為四即
六傳兩儀生四象是也其見於著為七八九六
形於地為水火土石著於天為日月星辰變而
通之其義無窮也日少陽少陰二篇備言星辰
之象矣復列天樞一篇何也日天樞中宮天極

星太乙之常居也星辰中而有天極猶人類中之有大君故特表而出之也夫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前之所論者氣有萬殊而本於太極之一後之所論者數有萬變而起於中宮之一此天樞所以居二十五篇之中也其十四曰歲會者言日月之行一歲有十二會即一歲以推一元十二會包括往古來今無不在是此經世書所以衍其妙也曰司氣者以四時分十二月又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使民法天時察物變也曰卦氣者以四卦配四時六十卦配一卦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三

日即焦京所傳治歷明時之道也曰盈縮者謂一年之日有氣盈朔虛之不齊故置閏以成歲也已上三篇明聖人用數之妙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而不忒者也其十八曰象數者謂河圖洛書易範所自出象數之所起也其十九曰先後者伏羲易為先天文王易為後天孔子贊易兼先後天也曰左右者以左旋右旋言天道日月一也河圖洛書二也先天圖三也總二篇論之先天以開物後天以成物左旋以生物右旋以成物也其廿一日曰中者天數五為中地數六

為中君子法天則地時中也其廿二曰陽復者自午月一陰生至亥月則純陰矣至于月卦歷七變而一陽復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陽為善陰為惡君子法陽之復復於善也其廿三日數原者言數之變無窮而其原則一觀諸伏羲之卦畫大禹之九疇孔子之大衍皆妙極道數者也秦漢以下言數者流于術而已獨邵子闡先天之學為得之朱子集大成又貫理數而一之者也苟有志於數學者求之三聖二賢斯有以得其原也其廿四曰鬼神者張子以二氣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四

良能言之謝氏以天地間妙用稱之誠有未易言者其所以殿諸篇之後欲學者明天人之常道而後求諸此也未篇曰變化者在天地有陰陽之變化在人有學問之變化知變化之道即匹夫可為舜塗人可為禹而學問之功於是為大也嗟夫天人之理一而已矣天地一太極吾身亦一太極也天之陰陽五行即吾之健順五常也太極流行於萬化中即吾心之酬酢萬變而不失其道者也第人之生有氣稟之不齊則太極有不能皆全者矣學者之由教而入也其

必於萬事萬物中求其理之所在而反之身焉
則有以變化其氣質開發其聰明而太極復全
於我矣先生所以輯二十五篇之書而致重於
首末者其微意豈不在於是乎抑又聞先生在
當時其纂輯是書也虛谷往復數十札相與剖
析辨難多矣其推敬之辭有曰執事不特年高
於某識見亦高不特吾鄉無之恐當世未必有
斯人也由是先生身雖隱而道益尊及書成當
七十餘既沒世而益大行得之者如獲琪璧板
燬于兵火猶競錄以傳逮今幾二百年而益盛

朔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五

寧嘗得原刻本讀之味其辭可喜可愕觀其論
數從橫變化無所不合意其得於邵子爲深論
理本程朱子發明至到者固多但精擇之未至
而未免有失予固重其爲寶而猶恨其有瑕嘗
欲攷据先儒之說而辨正之然未暇也吾友程
孟張惟達咸曰誠如是斯有以全魯齋之美矣
幸蚤成之於是始事於天順庚辰三月塾賓朱
儀贊之任勞閱錄越明年二月書成晦者明訛
者正同志喜曰是書必傳無疑使九原可作魯
齋必有以愜其心也於是孟與儀復輯圖卷首

以資攷索且謂天人性命之理誠有難言者宜
序之以告當世大人先生印證其可否而賜教
之則斯文之幸也是月望日新安歙邑鮑監敘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乎其然如何形而下
者也其所以然如何形而上者也蒼蒼天也孔
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
此亦蒼蒼者非歟天有形有象有數有萬
物皆形而下者也藝精術專讀多見博或知之
形而上者一言以蔽之曰道析而言之天理天
命天性天心天則天德天威天討在圖爲圖在

朔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六

書爲書在易爲易在範爲範不測謂神不息謂
誠何謂元亨利貞何謂剛健中正坐視醫卜知
乎哉江之南紫陽山之北黃山之下有隱君子
魯齋鮑公精於易學無書不觀妙年冠計借選
年七十一長回一歲與回兄弟交終其身客於
同里廣西道儒學副提舉敬齋鄭公之家交友
相得贊之著書其書曰天原發微五卷二十五
篇天果有原乎曰有卽所謂形而上之道也漢
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如此則是先有天而後
有道原本也宜當曰道者天之原而天之形象

氣數萬物道之末也器也公之書首太極陰陽
未生先有此道故孔子曰太極陰陽既生道在
陰陽既有天地道在天地既有萬物道在萬物
故朱子曰一物各具一太極次二曰動靜次三
曰靜動人皆知對待流行之動靜而不知天與
聖人主靜實為動之君動靜自元起靜動自貞
起故也後二篇明造化之鬼神非釋老之鬼神
述造化之變化及學問之變化皆有功斯道往
聖先賢前作後述搜玄獵冥參以已見天原之
微備矣是書也往復難問將十年敬齋梓其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七

行世回宿諾魯齋以序文序文至以今年十一
月十七日日南至而魯齋前十日以疾不起家
僅有一孫嗚呼痛哉屬下尚有一卷未刻敬齋
為竟其事回聞之輒增書魯齋生謝本末併就
書敬齋樂善尚義之美能盡師友之義而回所
書亦庶乎不負兄弟之義云魯齋名雲龍字景
翔敬齋名昭祖字孔明與回皆古歙州歙縣人
元貞二年丙申十一月十五日巳酉里友弟方
回萬里序
伏羲發造化之秘而寓之卦畫變天下後世之

荒於無也孔子就陰陽卦畫上推出太極來又
懼天下後世之錮於有也荒於無則舍人言天
入於讖緯而人事廢錮於有則舍天言人出於
智巧而天道泯二者皆非體用一源之學也是
以聖人既以形而上者載之易矣子貢又曰性
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抑揚反覆之微旨深矣
朱子謂先聖教人就逐事上說合湊將來即歸
大處濂溪卻就大處頭上發出使人透體便知
二者各有所指其原則一而已上天下地曰宇
孰有大於大地者往古來今日宇孰有遠於古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八

今者愚謂大者天地一者太極一則久久則大
宇宙之間孰有加於此哉是故一而大謂之天
天包地外乾以一畫而包坤地之二是為三數
言天則三才在其中矣識一陰一陽之為道則
人之仁義地之剛柔不言可知茲不揆陋庸妄
續輯先儒要語成二十五篇上為天數以理為
經以氣為緯自太極而下判為天地燦為日月
星辰分為四時五行隱於河洛之精微散於大
易之象數古今往來人物聚散屈伸相禪消息
盈虛之為千萬變不過曰通於晝夜而知其說

皆祖濂洛以來及儒先緒餘鎔鑄其語言意脈以爲之辭非敢角而馳也雖蠡測管窺未易精博掇其大者書之使世之言天者知太極本不離於陰陽陰陽亦不離於太極物物賦受之中莫非造化流行之妙故曰明於天地之性而不惑於神怪士君子之學孰有大於此哉知此則識向上根源矣若夫星垣玄漠躔度隱微言某事則某應此固司天者之事若以五行陰陽太極求之亦吾儒性分內事也昔人有言理究伊川數窮康節如詣其極則亦一而已矣惟窮理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九

盡性至命之君子得之孔子大聖人也猶曰好古敏求又曰不知老之將至其所以忘食忘憂者果爲何事況下於聖人萬萬者哉愚也未之有得是有望於當世之博雅君子也庚寅歲長至日紫陽後學鮑雲龍序

天有原乎曰有太極是也太極果何物乎曰無物也太極判有天有地有人有萬物皆物也獨太極則非物也物器也有道焉物氣也有理焉物形質也有命焉有性焉有心焉箇乎器成乎氣凝乎形質而爲物則有象有數有色有聲有

臭有味有長短小大重輕多少皆顯者也有微者焉合顯微而一貫之則得之矣是故言器不言道言氣不言理言形質不言性命心滑於土直爲小伎不知天者也乃若言道而違器言理而舍氣言命性心而外形質淪於空虛爲異端亦不知天者也吾友鮑景翔述聖賢格言著天原發微其知天者歟且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何也此之謂道此之謂理上帝以此降衷之謂命庶類以此秉彝之謂性人得此以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謂心總其原而言之則謂之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十

太極欲求所謂極之太者而不可得也則謂之無極萬有燦然畢具而無端倪無方所無此朕朱子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以爲非物而實則爲物之祖以爲無物而未嘗不行乎有物之中學者知此則知天之原矣景翔取成子語發之名之曰沖漠微乎哉此知天第一義也由沖漠有二氣故動靜靜動之說次之曰動靜者以一元對待流行之氣兼言之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非能動也動者氣也氣亦非始於動也動前有靜莫知其端以其動者先言之

元為四德之首也所以聖人體元出庶物外之
 著見者也曰靜動者以一歲流行之氣專言之
 也剝復之間有坤卦四時有冬一日有夜非謂
 有靜無動也靜為動體貞為四德之幹也所以
 聖人主靜立人極內之存養者也其次曰辨方
 者北方也陰終于半陽始于半在書朔易在玄
 罔冥故正固二義龜蛇象之曰玄渾者天形也
 天之外不可知也天之內皆氣也天包地體而
 氣貫之海地為底流至無地則天氣吸水一涸
 無迹以日行地底消之也曰分二者陰陽也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十一

衍五者水火木金土也缺一不可二氣五行無
 極二五妙合其精淮南大戴謂日火外景金水
 內景道家者流謂金水潛光收視返聽以養其
 身謂日有食火有滅不欲外明先儒非之當明
 而明為離晉當晦而晦為明夷天不可廢日火
 異端乃欲廢日與火可乎曰觀象者日月星辰
 也太陽日太陰月少陽星而少陰無象天之十
 二次天壤也七八九六有變不變寒暑晦明無
 乎不在舉其大者言之也曰天樞者北辰也北
 辰無星在北極星內一度有半至宋人始知之

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謂之辰曰歲會者邵子
 經世書也以一歲十二月推一元十二會氣北
 而南則治氣南而北則亂疫癘藥療旱潦貯儲
 輔相裁成又在乎人曰司氣者七十二候曰卦
 氣者六日七分月更六候出大小戴四卦配四
 時六十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出於
 焦京知天之一端也曰盈縮者攷氣盈朔虛以
 置閏也曰象數者河圖八卦洛書九疇也曰先
 後者伏羲易先天也文王周公易後天也孔子
 兼先後天傳易者也天未然而我先之天已然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十二

而我後之先後之義也曰左右者天左旋七曜
 右轉也南面而觀易之初畫其字為一即有左
 有右有中再畫為二交二為十即又有上有下
 有中以一為圈置十於內則天圓地方左東右
 西前南後北上午下子六合虛而包地四維實
 以承天河洛先天三圖皆然曰二中者天數五
 居中地數六居中圖書一居五中人居天地中
 心居人中即三聖授受之中也曰陽復者復卦
 七日來復也曰復者若失之而再得之喜之也
 自午至子為七以日代月為日聖人於姤不言

崇陽也隔中孚一卦六日七分卦氣之說亦巧矣姑存之若夫數原鬼神變化三篇景翔猶未輕繕寫其大綱莫要於易莫備於關洛以來諸老所言矣幸卒成之以惠後學昔朱子嘗欲爲大爾雅而近世有爲性理字義者未若此知天之原而能發其微也雖然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言夫而滑於小伎則裨竈梓慎洛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巫咸甘石之徒皆能之言天而淪於異端則老子之道生一有生於無列子莊子之太始太素太初王輔嗣之寂然至無孔穎達之不生而物自生與夫釋氏之無形本寂寥皆誕也天道之與器也天理之與氣也天命天性天心之與形質也未始相離屈伸消息幽明死生之故初非二致一以貫之可也而所以貫之如何其惟敬之謂乎敬則誠誠則一立坤二之直方至乾二之閑存誠之通動爲先元而貞動此敬也誠之復靜爲先貞而元靜此敬也自太極析而言之心性命理道合而言之道而已一太極而已無愧於太極之所以與我者敬而已敬之至誠而已探原發微致知也始事也窮原造

微力行也終事也吾儕不可不勉也景翔與子同邑而長一歲今年六十有六寶祐戊午鄉貢進士其書二十五篇擬天數二十有五云至元辛卯三月十一日方回序

秦藩掌中道人刊版序 嘉靖庚戌

大衍索隱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了易東撰

原衍敘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五十先儒於此每失之鑿獨朱子以五乘十之說近之至於四十有九率不過歸之虛一而已未有得夫五十數與四十九之全者予竊病焉比游浙右有謂邵子先天兩儀四象八卦合四十九所虛之一是爲太極其說雖異先儒要無率合傳會之病予始以爲大衍之說不過此耳徐而思之則於易中天地五十五數尙有未合固已疑之未幾復得河南楊氏大衍本原謂四十九與五十皆天地之數各再自乘而以中數自乘除之者始知四十九真爲四十九五十真爲五十非強合之也噫楊氏之說似矣然其爲數必再自乘又以中數除而後得雖無率強頗非簡易

未必聖人作易初意嘗以管見求之亦既得其說之一二矣而猶以為未也思之思之一且豁然若有適於神明之通者然後知五十四十九皆天地之數合而衍之其耦其奇自然而成至簡至易而四象之奇之策三百八十四爻以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胥此焉出也嗚呼何其數之神如此妙如此契合如此而古人曾未之及耶抑嘗有知之者而其說不傳耶是未可知也或曰若子之說則聖人作易之初意果在是而他說可廢耶曰易道無窮誠見有限聖人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五

作易取此四十九五十之數以神著卦之用而天地人物之理無所能逃豈子之淺見遽可以盡聖人之本心乎且子方其得以五衍之之說也固未知以數乘除之說也方其得以數乘除之說也又未知有合而衍之之說也安知後之學者其說有不出於予之上者乎若但以先儒之說病予則咎雖有所不辭理亦當仁不讓云
名原衍武陵丁易東敘
翼衍敘曰大衍數用余嘗深思而得其說者凡三以天一至地十合而衍之此一說也以河圖

洛書五而衍之又一說也以河圖洛書乘數再自乘而除之又一說也以三者校之則前圖最為簡易明白一見可曉意聖人作易之初或取諸此後二說非不可取然以五衍之之圖河圖止得五十洛書止得四十九離而為二以數自乘之圖雖可以得聖人用四十九而不用五十之意而其說艱深非精於數者不能遽曉焉蓋天地之數無所不通無往不合特以精蘊分之則前圖乃易之精而後之二說止易之蘊焉耳余既列前圖為原衍而二說亦先儒所未及故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五

不忍棄置復為此編且以先天八卦洪範九疇之合大衍者列之而洛書之變終焉名翼衍武陵丁易東敘
稽衍敘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說者各自名家未見有一定之論如王弼如孔穎達類皆言理而不言數自乾鑿度而下余得而攷之者凡五十七家其言數也非不可通率多牽合傳會余既成原衍翼衍二書懼學者迷舊說而昧其指歸也復敘次諸家之異折衷而為是編名稱衍武陵丁易東序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易學病失其傳久矣姑溪太守李公出麻衣說
關子明傳曰吾得二書不敢私諸已今用廣於
人或字畫之訛子其為我正之准竊幸管窺不
敢辭所夕瞻對若祥光爛然發乎蒨屋之下信
夫神物也公得其傳行其道又以傳於世蓋將
極易學之病而還易之本旨豈誦說云乎哉公
用心也仁矣瀆熙己亥三月丙寅廸功郎新婺
州蒲江縣主簿程準謹書于左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七

麻衣道者義皇氏正易心法頃得之廬山一異
人或云許堅或有疑而問者余應之云何疑之有顧
其議論可也昔黃帝素問孔子易大傳世尚有
疑之嘗曰世固有能作素問者乎固有能作易
大傳者乎雖非本真亦黃帝孔子之徒也余於
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能作之者乎雖非麻衣
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觀其文辭議論乎一滴
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
皇心地馳騁實物外真僊之書也讀來十年方
悟浸漬觸類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當

與其之崇寧三年三月九日廬峰隱者李潛幾
道書

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
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
城陷時周世宗與宋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
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僊有昇
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僊骨
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僊與帝王之相豈易
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為何如也即其識
神僊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一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六

也固不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
七日玉溪戴師愈孔文撰
易象圖說內篇三卷外篇三卷 明抄本
元清江張理仲純述
易之象與天地準故於天地之理無所不該是
以陰陽錯綜奇偶離合無不有以相通焉周官
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以八為經以六
十四為緯畫卦之次序先天之圖位瞭然矣則
伏羲作易時已有其圖傳之三代故夫子極儀
象卦因而重之之說與京君明魏伯陽納甲卦

氣之法皆圓圖之序則先天圖其來已久特後之說易者不復追究作易原本故其圖雖在而學者不傳至邵子而後得耳先儒謂邵子傳之李穆李穆自希夷意其必不妄也或又謂啟蒙先天圖出自蔡氏而朱子因之不知朱漢上已有此圖則其出於邵氏為無疑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然易道廣大無窮學者能隨其所見亦皆有得惟其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則雖古人之所未發亦足以成一家之言也清江張君仲純資敏而學篤於諸經無不通而尤邃於易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九

嘗以其玩索之力著為易象圖說一編其極儀象卦圖以奇上偶下各生陰陽剛柔內外交變而卦畫之原四時之義性命之說圖書之數著策變占靡不周備六十四卦圓圖以乾兌離震坤艮坎巽循環旋布而天地之動靜一歲周天之氣節一月太陰之行度皆可見方圖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縱自上而下橫自左而右而參同契邵子太易吟十二月之卦氣二十八舍之象皆可推變通圖由乾坤反覆相推陽以次而左升陰以次而右降而六陰六陽辟卦之序繁

然可考致用圖以後天八宮各變七卦而四正四隅反對之象秩然有紀皆巧妙整齊不煩智方無毫髮可以增損無纖隙有所疑議所謂出於自然而無所穿鑿者當續邵子朱子之圖而自為一家亦可以見易象無所不通惟學者能隨所見而實有得焉然後可以傳世而不惑也仲純學力高明與予知最久圖說既成首辱見示予特愛其象類渾成而條理精密故僭書于首簡而歸之至正丁酉秋七月昭武紫雲山人黃鎮成謹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十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書者天地陰陽之象也易者聖人以寫天地陰陽之神也故一動一靜形而為一一一奇偶生生動靜互變四象上下左右相交而易卦畫矣三以畫天三以畫地二以畫水三以畫火三以畫澤三以畫山風因於澤雷因於山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顯義義以正辭辭達而易書作矣將以順性命之理究禮樂之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圖書之象與數而已圖之天○者一也圖之地●者一也圖之中☵者四象×古五字

行也陽數一三又參天之參謂陰數二四兩地也之兩謂參天數九陽之用也兩地數六陰之用也書之衡三卦之體也書之井九卦之位也書之縱衡十又卦之合也乾九坤六合十又坎七離八合十又震七巽八合十又艮七兌八合十又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又十者圖書之樞紐也以又重十中則左右前後者河圖四正之體也以又交十米則四正四隅者洛書九宮之文也順而左還者天之圓渾儀厯象之所由制逆而右布者地之方封建井牧之所由啟也以圓函方以方局圓回則範圍天地之化而

鮑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主

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矣唯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又行之秀氣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頭圓足方腹陰背陽離目外明坎耳內聰口鼻有肖乎山澤聲氣有象乎雷風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推而圖之章之為六位而三極備敘之為六節而四時行合之為六體而身形具經之為六脉而神氣完表之為六經而治教立協之為六律而音聲均官之為六典而政令修統之為六師而邦國平是故因位以明

道因節以敘德因體以原性因脉以凝命因經以考禮因律以正樂因典以平政因師以慎刑而大易八卦之體用備矣已上八圖八卦相錯相摩相盪因而重之變而通之推而行之兩六十四卦圓方變用之圖出矣圓者以效天方者以法地變者以從道用者以和義然後著策以綜其數變占以明其筮分掛探歸交重支變悉皆為圖以顯其象為說以敷其趣雖其言不本於先儒傳註之旨或者庶幾乎聖人作易之大意改而正之論而訂之是蓋深有望於同志時

鮑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

主

至正二十有四年青龍甲辰三月上巳日清江後學張理書于三山之艮所
右數學之屬

鮑宋樓藏書志卷五十

前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一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術數類三

靈臺祕苑十五卷 舊抄本

北周庚子才調

編修官司天監丞管勾測驗渾儀刻漏賜緋魚

袋 臣 于大克編修官天中官正權判司天監兼

提點歷書賜紫金魚袋 臣 丁洵同看詳官奉議

郎監稷米中第七界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臣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歐陽發看詳官翰林學士承議郎權判尙書吏

部判集賢院提舉司天監公事上騎都尉劇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 臣 王安禮

靈臺祕苑十五卷 抄本

北周庚子才調

乙巳占十卷 明抄本 黃堯圃舊藏

周 朝議郎行秘閣郎中護軍昌樂縣開國男李

涪風撰

自序

黃氏手跋曰乙巳占一書曝書亭集跋僅云七

卷竹垞以爲非完書而陳氏書錄解題作十卷

惟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所載與之合錢云始自

天象終于風氣凡爲十卷則首尾固全備矣余

于數年前聞長善浜程氏有此書久未得一見

近年程氏有宦游江右者因以所藏書售諸伊

親毛榕坪余探知此書在其中途從榕坪購得

用八金白銀易之書係舊抄卷首摠目外每卷

各有子目此舊式也卷一卷六末皆有官銜三

行竹垞跋未之及宜著之俾讀者有考焉一云

太史局直長主管漏刻臣成衍書一云太史局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中官正判太史局提點厩書賜緋魚袋臣李維

宗校一云寧海軍承宣使提舉祐神觀博陵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實封二百戶提舉臣

邵謬嘉慶癸亥季冬月七日堯翁黃丕烈識

書錄解題曰乙巳占十卷唐太史令岐陽李涪

風撰起算上元乙巳故以名焉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 精抄本

唐太史監瞿曇悉達奉勅撰

李氏手跋曰是本從石華廣文借鈔凡字四十

八萬三千有原本無目爲補次之以便檢閱并

彙次其所引用諸書之名編之於前其字之顯
然訛謬者正之頁之顛倒舛錯者理之凡涉疑
似則悉仍其舊道光元年四月既望識於勤志
館兆洛

大唐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卷 精抄本 嚴豹人舊藏

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史監事門下同三品 臣瞿
曇悉達等奉勅修撰

案卷中有二酉齋藏書朱文方印嚴蔚豹人白
文方印

五行類事占七卷 明人抄本 朱竹垞舊藏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三

宋司天臺張正之輯

無名氏序曰天生箕子不為殷也與周而演九
疇天生子房不為秦也與漢為受三略二子獨
不欲瑞於殷耶獨不欲瑞於秦耶蓋商澤息矣
洪範不得不瑞於周嬴政寒矣黃石不得不瑞
於漢矧聖人首出景命天開乾轉坤旋日燭月
弄烏知不如二子者為瑞於今也切見歷代赫
興占天彌謹默與神契灼骨代龜繇此清臺時
為要選司天臺張正之重黎代職輸藻世儒六
龍狩南一星拱北再入青錢新選宴為王國舊

賓凡一時感遇特達也如此即著書一編曰五
行類事占其言簡而嚴其事精而核不為占天
而已是亦文字中俊偉者昔所著祛惑鈴大承
相賞音久矣愚不敢僭議今此書之出亦異周
瑞及漢者乎

黃氏手跋曰嘉慶辛酉秋坊間收得汪秀峰家
書內有五行類事占三冊因憶讀書敏求記曾
有是書歸檢之卷數却合知為舊本且卷中有
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又知為竹垞藏本第一
二冊部面上猶為竹垞手書洵可寶也第三冊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四

部面既失冊尾多破損痕字間有傷殘者命工
重加補綴俟覓善本足之其紙皆明代嘉靖時
冊籍紙背間可辨識蓋猶是嘉靖年閒人所抄
也蓋同黃丕烈

案張之正仕履無考似是宋人而入元者讀書
敏求記著錄

右占候之屬 元刊本 吳勉旃舊藏

地理葬書集註一卷 元刊本 吳勉旃舊藏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徵刪定後學金華玄默
生鄭謚註釋

宋濂序

吳澂跋

趙汭跋

發微論集註一卷 明宏治刊本

宋牧堂蔡發神與著

李傑序 宏治六年

屠勳序 宏治十二年

謝易跋 宏治十二年

沈周跋 宏治己未

周絡跋 宏治四年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五

陳錫跋 宏治壬子

吳學跋 宏治己酉

朱昱跋 宏治癸丑

玉髓真經三十卷 玉髓真經後二十一卷 明刊本

國師張洞玄子微秘傳劉允中注蔡元定發

揮玉髓後門人天宋國房正一君邯鄲蘇居簡

子敬通川朱明仲煥叟絳川裴安國武林朱景

文華甫大梁甘榮長茂清台散吏大梁吳從龍

上蔡司城已城夫太原王宗望子暨九江豐耘

耕叟古絳裴誠敬仲西陽家瓊君寶壽陽周伯

大洪卿秦川樵安道常卿嘗川胡直諒友漢中
金大雅正卿述

余年十四五知嗜天文地理之學片文隻字動
輿收錄及其壯也積累數篋如天星卦座宗廟
地輪禽宿官曜玉樓寶照紅鸞九曜青鳥白鶴
青絲玄脈八斧九輪梅花蘆花花心八脈自唐
以來諸家龍穴鉗訣名字難以具述浩汗繁委
雖皆可取終無要妙簡明之說晚得五星齋頭
文字心酷喜之貫千百而歸諸五不為不簡即
五星而鑒千百不為不明然齋頭取象甚淺窈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六

疑要妙未盡繼得開寶國師張子微所傳其徒
前後三卷與前五星相合中閒形象玄奧已非
他書所及然又疑宗傳之際或有口授指要惜
其徒黨不能詳演其秘以惠後人自恨不得與
之同時也最後漫浪金陵登覽茅山之勝概遇
道士郭守一自稱為景純之後亦以地理自許
聽其議論壘壘可采意其必得異書有於諸家
文字傳載之外者然傾蓋方新未容盡扣又十
一年自湖而淮自淮而江復至金陵再訪守一
相顧感歎各已皓首命酒哦詩意氣相得而地

理之論有非塵埃煙火中語余益大駭若以年
序余齒爲長然韓文公有云其生也後乎吾其
間道也先乎吾從而師之年雖云邁朝聞夕死
夫亦何憾因納質北面願究其學始獲其書乃
張子微玉髓經也受言藏之又恐泯墜仙學後
人見之或例以爲地理文字因爲之序表而出
之且出平生所得已見釋其深秘難曉之處庶
幾有補於將來紹興丙辰長沙劉允中序
地理之學其來尙矣專門始數百家以五星爲
主蓋已稀見以五行生剋參論造化尤所未聞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七

夫以談命造化格例論地理間者疑見者笑而
實爲兩問之妙理有不可易焉者國初國師張
子微以五星起龍法以五行測造化法天地自
然之數以準穴法前乎此時地理之書蓋未之
有也余少蒙義方長師紫陽朱先生傳道先聖
之言習先王之法非禮義不敢肆念而趨庭之
暇先君子每謂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藥地理
父母有疾不知醫藥以方脈付之庸醫之手誤
殺父母如已弑逆其罪莫大父母既歿以親體
付之俗師之手使親體魂魄不安禍至絕祀無

異委而棄之於壑其罪尤甚至於關生人之受
蔭冀富貴於將來特其末耳聞斯言也惕然動
心恐墜不孝於是益加研究凡諸家葬書古今
莫不備覽然多爲後人依倣雜亂罕有一書首
尾純全而無駁雜者惟張子微玉髓真經以傳
未久其門人弟子更相傳受者皆以子爲取友
必端多文人雅士不以秘術爲奇而以傳正爲
務故未有私相駁什之弊偶得善本于子微七
世孫駕部公遂錄而寶之嘗欲爲註釋而未暇
也繼以罪謫離索荒郡平生所志旣爲僞學不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八

敢復談義理以速大禍乃復此經朝夕玩閱頗
究其奧妙而允中已釋之矣第不無微舛余恐
傳之愈遠而正義不明故爲之發揮其形象圖
錄間有分毫訛謬者皆以駕部家藏善本正之
於龍形穴體或有默悟亦以先人所藏先賢已
驗圖本可以引訂名義者用附入經卷之末庶
學者有所稽考若博雅君子與我同志從而規
正其失聞廣其不及尤所厚望也紹熙芻牧謫
隸蔡季通序

案張洞玄字子微里貫無考宋初人太祖將定

都徵地師十七人議之子微寔定汴京之策見後二十卷慕容德修序元貢師泰謂卜宅之法莫善于邵氏葬書莫精于曾楊之學欲知邵書必求之曾楊欲知曾楊必求之玉體又言朱子嘗篤信而辨論之至正中李仁齋撮其微旨著為圖經見玩齋集卷第八是宋元之際此書頗為儒者所重乾隆中開四庫館未見是書敏求記雖著于錄無後二十一卷其流傳之罕可知後第十八卷張楮所記與朱子論玉體語名曰嶽麓問答似非憑空肌造貢氏所謂朱子嘗篤信而辨論之者此歟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九

右相宅相墓之屬

焦氏易林二卷

明嘉靖仿宋本

漢焦延壽撰

王俞序

會昌 年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伯思所校焦延壽易林中或字誤以快為快以羊為手以喜為嘉以鶴為鵠義可兩存焦延壽者名貢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為郡吏舉補小黃令但有盜先知盜遂無敢舉者

考最當遷吏民上書乞留詔許增秩卒于小黃世人謂延壽之法凡筮得其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動則但觀本卦林辭爻本影有王似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筮得觀之黃林云東行無門西出華山道塞於難遊子為患之語最為有準後之觀者不可不辨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雅淡頗有可觀覽謹錄上彭華跋 成化癸巳 姜思跋 嘉靖四年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十

易林十六卷

陸勅先校宋本

漢焦延壽撰

王俞序

黃伯思序

黃氏手跋曰按陸勅先係從羅曇谷校宋本傳錄宋本藏絳雲樓已為灰燼而曇谷校時未及舉錄宋本全注亦并未注出宋本卷數故此時傳錄于小注未校卷數亦未校改蓋皆非宋本之舊矣堯翁記 又曰余數年前曾見吳校菴臨陸勅先校宋本

易林一冊于書坊因其不全置之後為袁壽階所得壽階又訪知盧學士抱經亦有臨陸勅先本遂借歸錄副而吾郡傳校者皆從此出然書經三寫訛謬益多究以未見陸校原本為恨一日友人育以枚菴家書籍求售者陸校原本適在因以白金三兩購得而覆勘于前所臨本上陸本係姜恩刊本與此毛刻本茲悉照校其中仍不無錯誤者或宋本如是抑陸偶遺耳俟讀者自審之甲子二月姜翁

易林四卷 明辨疑節刊本 趙凡夫舊藏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十二

陸德延壽跋

王俞序

黃伯思序

兵占校定焦氏易林十二卷 明刊本

陸德延壽跋

王俞序

黃伯思序

安城彭華跋 成化癸巳

姜恩跋 嘉靖四年

馬緝跋 嘉靖甲午

京氏易傳三卷 明仿宋本

吳鬱林太守陸績註

新刊圖解玉靈齋義卜占龜經四卷 元刊本

宋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充

史館修撰王洙撰 中吳茂林陸森續編南陽

老叟駱天祐校正

右占卜之屬

玉照定真經一卷 抄本

晉鄧璞撰張暉註

三辰通載三十卷 影寫宋刊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十三

宋錢如璧跋

書錄解題曰三辰通載三十四卷嘉禾錢如璧

編集五星命術

案三辰通載書錄解題文獻通考讀書敏求記

著錄皆三十四卷此本三十卷卷一至卷三星

官局格卷四卷五日宮太陽卷六卷七月宮太

陰卷八卷九木德歲星卷十卷十一熒惑火星

卷十二卷十三土德鎮星卷十四卷十五太白

金星卷十六十七水德息星十八十九天乙紫

微星卷二十二十一太乙月孛星卷二十二二

十三天首羅喉星卷二十四二十五天尾計都
星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清台一百二十格卷二
十九洞微百六限卷三十竹羅三限首尾完具
似無缺佚 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流
傳之罕可知言五星者以此為最古矣

人倫大統賦一卷 文淵閣傳抄本

金張行簡撰元薛延年注

夫閱人之道氣色難辨骨法易明骨法者四體
之幹有形象列部分一成而不可變欲識貴賤
貧富賢愚壽夭章章可驗矣至于氣色通于五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三

臟之分心為身之君志為氣之帥心志有動氣
必從氣從則神知神知則色見如蜂排沫蟄吐
絲隱現無常欲別旺相定休咎於氣色則見矣
非老於是者不能若精是術必究是書是書莫
延於世甚夥苟不抉擇而欲遍覽猶入海算沙
成功幾日善乎金尚書張行簡人倫大統賦與
芟諸家之冗繁撮百世之機要提綱挈領不三
二千言囊括相術殆盡條目疏暢而有節文辭
華麗而中理其心亦勤矣是以初入其門者未
免鑽仰之勞僕觸僭竊之非以鈔聞管見附註

音釋其下仍括諸家之善以解之目之曰音注

集解庶使學者有所依藉然而知面部分莫知

道從亦徒勞耳面圖世傳者多指龜為龍近獲

邨陽簿李廷玉所圖面部凡六其部分行運氣

色骨法紋痣至真且悉其義愈明而意愈彰可

謂發蹤指示之標的也故弁諸賦首庶學者披

圖按賦相為表裏決人吉凶如示諸掌可謂得

中夫眼不枯矣豈無補哉雖然獲兔魚必由筌

踰能樂五教學必與其藝有心於是而欲齊唐

舉之肩接許負之踵諒亦不能不自此始爾皇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四

慶二年蒼龍癸丑端陽日秋潭薛延年壽之序

右相命書之屬

五行大義五卷 東洋刊本

隋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蕭吉撰

自序曰夫五行者蓋造化之根源人倫之資始

萬品稟其變易百靈因其感通本乎陰陽散乎

精像周竟天地布極剛明子午卯酉為經緯八

風六律為綱紀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

以資用人有五常以表德萬有森羅以五為度

過其五者數則變焉寔資五氣均和四序孕育

百品陶鑄萬物善則五德順行三靈炳耀惡則九功不革六沴互興原始要終靡究萌兆是以聖人體於未肇故設言以筮象立象以顯事事既懸有可以象知象則有滋滋故生數數則可紀象則可形可形可紀故其理可假而知則龜筮是也龜則為象故以日為五行之元筮則為數故以辰為五行之主若夫參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雲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內外諸官七耀三光星分歲次此天之數也山川水陸高下平汙嶽鎮河通風迴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極四海三江五湖九州百郡千里萬頃此地之數也禮以節事樂以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萬人以立四教修文七德閱武此人之數也因夫象數故識五行之始末藉斯龜筮乃辨陰陽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從數立吉每尋闕墳索研窮經典自羲農以來迄于周漢莫不以五行為政治之本以著龜為善惡之先所以傳云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尚書曰商主受命狎侮五常殄棄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滅昔中原喪亂晉氏南遷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五

根本之書不足枝條之學斯盛虛談巧筆競功于一時碩學經邦弃之於萬古末代踵習風軌遂成雖復占候之術尚行皆從左道之說卜筮之法恆在爻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時制必爽失之毫髮千里必差水旱興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徵窮者觀其謬惑歎其學人皆信其末而忘其本並舉其粗而漏其細古人有云登山始見天高臨壑方覺地厚不聞先聖之道無以知學者之大况乃五行幽遠安可斐然今故博采經緯搜窮簡牒略談大義凡二十四段別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之成數始自釋名終于蟲鳥凡配五行皆在茲義庶幾使斯道不墜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靜志研其微者豈直怡神養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諧庶政利安萬有斯故至人之所達也昔人感物制經古今因事述義異時而作共軌殊途嘆味道之不齊求利物之一致倚焉來哲補其闕焉

學經室外集五行大義五卷隋蕭吉撰吉字文休梁武帝兄江陵陷遂歸于周為儀同及隋受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六

禪進上儀同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
事迹具隋書藝術傳是編日本人用活字板擺
印前有自序稱博采經緯搜窮簡牒略談大義
凡二十四段別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
數之氣總四十寸者五行之成數云云考隋書經
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本傳述吉所著書
亦無是冊然史稱吉博學多聞精陰陽算術今
觀其書文義質樸徵引識緯諸籍有條不紊且
多佚亡之秘笈尤非隋唐以後所能偽為也

太乙金式鏡經十卷 舊抄本

隋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七

唐開元中王希夷撰

遁甲符應經三卷 舊抄本

宋楊執中撰

太乙統宗寶鑑十八卷 舊抄本

宋書撰人名氏

夫太乙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乙之南統十
六神而知風雨水旱兵革凶饑之事昔黃帝戰
蚩尤于涿鹿之野天作大霧以靄晝昏風后相
帝造指南車克之蓋取諸太乙之法也傳襲至
今上下三千餘年列目以為術數自古聖王欽

授天時治化隆平惠利天下遵而用焉其有九
宮星文之次舍十二分野之災祥明主客長短
之興衰決兵家遠近之勝負誠以默契乎至精
至神之妙原夫太乙之所以作也外闢龍圖內
列龜文天地之所設君臣父子夫婦之所以立
陰陽晝夜之所以分山川地理之所以梳峙品
物萬類之所以蕃植此可以明數而言哉太乙
理隱於數之中數顯於理之外主管三元分布
四方如是而已子雖不敏自六籍而下凡先賢
太乙之書靡所不閱然必求其理為之據明理

隋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六

則太乙瞭然演數則其理昭著至于太乙周行
統運六十四卦與夫五福三基之貴神八門十
精之星使經緯錯綜表裏貫通集為一書標類
成目凡十八卷命之曰太乙統宗寶鑑其所集
之學實發揮黃帝風后秘法之初意也人君用
之可使民為堯舜之民人臣用之可以致君為
堯舜之君豈小補哉是書之集也遠不悖乎聖
人之旨近不戾乎先賢之言如寶鏡以鑑容使
後人易視其真云時大德七年歲在癸卯孟夏
望日曉山老人謹序

遁甲演義二卷

文淵閣傳抄本

明程道生撰

三應撮要一卷

影寫宋刊本

不著撰人姓名

直齋書錄解題曰三應撮要一卷無名氏又一

本名擇日撮要歷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真翁

云其尊人尚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

張氏月霄曰案月具載嫁娶求婚上官出行等

吉日所引萬通歷會要歷百忌歷具注歷萬年

歷集聖歷撮要歷集正歷廣聖歷及壇經彈冠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十九

必用等書今惟集聖歷

宋楊

可撰載晁志百忌歷

彈冠必用

宋周

撰載陳錄餘俱無考是亦選擇

家之祕籍也

黃氏手跋曰余佞宋故所藏書苟為宋槧雖賢

卜星相無所不收此陰陽家言三應撮要見諸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三應撮要一卷無名氏又

一本名擇日撮要麻大略皆同建安徐清叟宜

翁云其尊人尚書公應龍所輯不欲著名此即

是也是書載百宋一應賦中所謂麻要矜於所

獨洵屬奇秘之本數年來屢賦盛傳于時遂有

按籍以求者宋屢所存僅百一矣乃宋刻小種

往往有影摹藏弄者不知世人何故嗜奇并影

寫本亦復指名相索余笑曰名實二字最足誤

入余向之嗜此因所好在是故實事求之非暇

名也乃藏書之名艷稱于時并其實亦亡諸是

豈不可笑邪此書影寫本又為人取去長孫尙

欲畱其副復倩人錄此其中每月諸事宜用如

嫁娶至耕種等吉日以及萬通歷吉凶各說凶

星等字皆作白文又各說中吉凶星下寅酉丑

申等字六皆作白文今鈔胥憚煩悉空之余取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二十

而手補僅作方圍又於寅酉等字上下各以筆

鈞之旁不著墨以別于原本之有圓圈者後之

人亦可得其大概矣他日或欲照宋本面目仍

雙勾部填可爾道光乙酉孟夏月望日兩廕莒

夫書

錢氏手跋曰此書不題撰人姓名亦無刊刻年

月所引萬通百忌萬年具注集聖廣聖諸書皆

選擇家言司天監據以鋪注頒朔者也劉德成

方操仲注德昭倪和甫蓋當時術數之士今無

能舉其姓名者矣書中引沈存中筆談當是南

宋所刊嘉慶己未十月十有四日竹汀居士似讀時年七十有二

孫氏手跋曰舊本陰陽書甚少由術士秘其書而毀之遁甲六壬古法猶見於太白陰經及武經總要而歸忌反支天倉諸說載在經史者轉無成書今義圃得此本存宋以前古法至屬影寫傳世嘗考夏正以平旦為朔則日辰宜起寅時以子丑時入前一日術者不知故一切遁甲六壬多不驗書此以質知者陽湖孫星衍書
右陰陽五行之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一

圭

前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二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藝術類

古畫品錄一卷

明刊本

南齊謝赫撰

自序曰夫畫品者蓋衆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一

象形是也四隨類賦采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術協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闕見也

續畫品一卷

明刊本

陳姚竒撰

自序曰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古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留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樓之上備表仙靈四門之埔廣圖賢聖雲閣興

拜伏之感披庭致聘遣之別凡斯緬邈厥迹難
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非淵識博見熟究
精蘊擗落蹄筌方窮致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
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邁故前後相形
優劣舛錯至如長庚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步
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倣如百日
月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衛曹張方之茂矣分庭
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
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揚畫無善惡殆曲
高和寡非直名誣泣血謬題豈止良璞將恐噤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二

訪理絕承成淪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
染翰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墨回
治點不息眼眩素縟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好
鄙革形絲髮不從則歡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
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藥其妙不亦
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遠云越海俄觀魚鱉謂察
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
文士圖生功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曠方趾之
迹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過象谷之風期莫測呂
梁之水蹈雖欲游及理解終迷空幕落塵未全

識曲若永尋河書則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
由象著今莫不貴斯烏跡而賤彼龍文消長相
傾有自來矣故倚齡其指巧不可為杖策坐忘
既慚經國據磨衷偶寫足命家若惡居下流自
可焚筆若其心用舍幸從所好獻陳鄙見非謂
毀譽十室難經仁聞多識今之所載伯謝赫所
遺猶若文章止於兩卷其中遺有可采使成一
家之集且古今書評高下必詮解畫無多是故
備取人數既少不復區別其優劣可以意求也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三

貞觀公私畫史一卷 明刊本
唐中書舍人裴孝源撰
自序 貞觀十三年
書斷一卷 宋刊本
唐張懷瓘撰
書譜一卷 宋刊本
吳郡孫過庭撰
續畫品錄一卷 明刊本
唐御史大夫李嗣真撰
自序
後畫錄一卷 明刊本

唐宏福寺沙門彥悰撰

自序

歷代名畫記十卷 明刊本

唐河東張彥遠撰

唐朝名畫錄一卷 明刊本

唐吳郡朱景玄撰

自序

畫山水賦一卷筆法記一卷 明刊本

唐荆浩撰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一卷 宋刊本

宋高宗撰 卷五十二 四

五代名畫補遺一卷 明刊本

宋劉道醇撰

蒙嘗聞成組李嗣真之畫品吳郡朱景元之畫

斷皆採摘古今畫家名氏叢而錄之以廣其傳

故五代名流擲多遺闕則有若國初監察御史

胡嶠遂採摭遺子紀于編帙始自尹繼昭終於

劉永瓘四十三人名之曰廣梁朝名畫目夫紀

述雖備闕堅尚多譬擬毫拾翰刈薪棄楚鳴呼

白唐祚陵季五代晚促自朱梁至于柴周凡一

十四主計五十四年而又日尋干戈轉戰不暇

雖義夫哲婦忠臣孝子尤多漏略況於畫人哉

我大宋撫重熙之運博全盛之化祖功宗德四

葉于茲誠萬世赫赫之盛在于今日矣故哲夫

賢士坐談王道徒歌帝力而予抑嘗語及五朝

名畫盡可屈指吁生遺洵洵之運歿垂丹青之

譽而云云籍籍見談于盛明之世獲在於齒牙

之論耳用惜哉今因集本朝名畫評又摭拾其

見遺者敘而編之名曰五代名畫補遺其門品

上下一如聖朝名畫評之例類仍附之於後者

宋高宗撰 卷五十二 五

亦明我聖朝文事之載郁云時嘉祐四年十二

月初九日穎川陳洵直序

聖朝名畫評三卷 明刊本

宋劉道醇撰

自序曰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也

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

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

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蘊幽求筆一也僻澁

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

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彼六要又審彼

六長雖卷帙溢箱壁版周廡自然至於別識矣
大凡觀畫抑有所忌且天氣晦冥風勢飄迅屋
宇向陰暮夜執燭皆不可觀何哉謂其悉不能
極其奇妙而難約以六要六長也必在乎爽秀
清虛室面南依正壁而張之要當澄神靜慮縱
目以觀之且觀之之法先觀其氣象後定其去
就次根其意終求其理此乃定畫之鈐鍵也是
故見短勿詆返求其長見功勿譽返求其拙夫
善觀畫者必於短長功拙之間執六要憑六長
而又揣摩研味要歸三品三品者神妙能也品
第既得是非長短毀譽功拙自昭然矣大抵觀
釋教者尚莊嚴慈覺觀羅漢者尚四像歸依觀
道流者尚孤閑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體態觀
畜獸者尚馴擾擴厲觀花竹者尚艷麗閑野觀
禽鳥者尚毛羽翔舉觀山水者尚平遠曠蕩觀
鬼神者尚筋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今
之人或捨六要棄六長而能致此者何異緣木
求魚汲泉得火未之有也

益州名畫錄三卷 明刊本

宋黃休復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六

李岐述曰大凡觀畫而神會者鮮矣不過視其
形似其或洞達氣韻超出端倪用筆精緻不謂
之功傳采炳燭不謂之麗觀乎象而忘象意先
自然始可品繪工於設中揖畫聖於方外有造
物者思唯是得之江夏黃氏休復字歸本通春
秋學校左氏公穀書暨摭百家之說嚮丹養親
行達於世恬如也加以游心顧陸之藝深得厥
趣居常以魏晉之奇蹤隋唐之懿迹盈縑溢帙
類而珍之適值博雅之士歛扉求見則啟茅屋
拂榻塵架而陳之娛賓賞心萬慮一泯及其偕
舍道居靡不往而玩之環歲忘倦蓋益都多名
畫富視他郡謂唐二帝播越及諸侯作鎮之秋
是時畫藝之傑者游從而來故其標格楷模無
處不有聖朝伐蜀之日若升堂邑彼麻字寺觀
前輩名畫纖悉無圯者迨淳化甲午歲盜發二
川焚劫略盡則墻壁之繪甚乎剝廬家秘之寶
散如決水今可觀者十二三焉噫好事者爲之
幾鬱矣黃氏心鬱久之又能筆之書存錄之也
故自李唐乾元初至皇宋乾德歲其間圖畫之
尤精取其目所擊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離爲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七

三卷命曰益州名畫錄書來謂余有陶隱居之恨無畫之癖首賦讀之序以見託且曰畫之神妙功格往躋前範黃氏錄之詳矣至如蜀都名畫之存亡繫後學之明昧斯黃氏之志也故其書婉而當博而有倫體而不亂信夫學者得意忘象觀前賢之逸軌然後考黃氏之四格則思過半矣非獨鳴圖畫之譽於坤維者哉時景德三年五月二十日序

圖畫見聞志六卷 舊抄本 錢東澗舊藏

宋李廌畫志 卷五十二

八

德隅齋畫品一卷 明仿宋本

宋李廌

趙德麟藏書數萬卷蓄畫數十函皆留京師邸中焉所評皆襄陽隨軒棗中品也德麟以文章名於時焉聞其名於薦紳士大夫間蓋十餘年比自箕隗將道漢沔東適吳粵遇於荊州留連餘半年中間從德麟徜徉山水為觴詠登臨之樂無日不然遇佳興則取諸畫次第觀之焉每有評說德麟曰子姑識其語予將質之於他人焉曰畫之為伎下矣能求其意何足道哉然知

其說者或寡能盡其心求祇筆和鈔之際筆墨心手相應於繪素之初則靡有不得之矣後之觀者嘗試以廌之說而求之元符元年七月既望襄陽北津舟中贊皇李廌方叔書後

李方叔初以文章映照一世其氣約高遠鑒裁明當決不待試而後知每展書畫目所寄處便了妙境余最喜為畫出所藏謝東山嘗謂政案解人不可得每於方叔始無此恨故所品畫語勝理詣翰墨娟秀瀛之未必見畫而橫陳目前當與吾家諸畫俱入秘篋或留子孫或落人間

宋李廌畫志

卷五十二

九

皆為無窮之玩元符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襄陽官舍趙令時德麟書

戊辰二月以洋銀兩併得之蘇州書估綠潤堂此系坊賈所鈔故訛字甚多自陵州渡黃河歌不全疑有缺頁戊辰三月二十三日陸心源識于儀顧堂

金壺記三卷

宋卞本

李滄葦舊藏

宋李廌

案是書 四庫不收附存其目此宋刊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版心有字數及刻工姓

名有朱本二字朱文橢圓印孫氏志周朱文方
印錢受之收翁朱文兩方印季振宜印滄葦朱
文兩方印乾學朱文方印徐健菴白文方印
米海嶽書史一卷 舊抄本

宋米芾撰

吾氏手跋曰乾隆癸丑秋日魯郡吾進借知不
足齋本錄於竹素書房從涉園張氏本校勘一
過嘉慶丙寅秋仲以汲古本再校其書史因無
善本則未校也

米元章書史一卷 宋刊本 明朱文石舊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宋米芾撰

自序曰金匱石室汗簡殺青悉是傳錄河間古
簡爲法書祖張彥遠志在多聞上列沮蒼按史
發論世咸不傳徒欺後人有識所罪至於後愚
妄作組織神鬼止可發笑余但以平生日愚區
別無疑集曰書史所以指南識者不點俗目
米海嶽書史一卷 未刊本 明朱文石舊藏

宋米芾撰

自序曰杜甫詩謂薛少保情哉功名逆但見書
畫傳甫老儒汲汲于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

是平生寂寥所慕嗟平五王之功業轉爲女子
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
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也然則才子
鑿士寶細瑞錦繡數十以爲珍玩回視五王
之煒煒皆糠粃埃壘奚足道哉雖孺子知其不
逮少保遠甚明白余故題所得蘇氏薛樓二鶴
云遊海未稀願蠅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
步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
寫真不妄傳詩史好事心靈白不凡臭穢功名
皆一戲武功中令應天人束髮寮陽侍帝晨連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十一

城照乘不保寶黃圖孔誥悉珍真百齡生我欲
公起九原蕭蕭松疑疑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
懷賢心不已其後以帖易與蔣長源字仲永吾
書畫友也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無足爲者嘗
作詩云柴几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皆一戲
未覺負平生九原不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醉
汝一卮酒愧汝在不能從我游也故敘平生所
親以示子孫題曰畫史識者爲余增廣耳目也
寶章待訪錄一卷 宋刊本

宋米芾撰

襄陽米芾編集

自序曰漢河間愨王購書必錄古簡梁武元隋唐文帝金題玉跋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閱華天寶以後或進書得官亦知上篤好本朝太宗混一偽邦國書皆聚然士民之間尙或藏者既非寶鑑皆以世傳聞見浸多懼久廢忘因作寶章待訪錄以俟訪圖書使焉元祐丙寅八月

九日

海岳名言一卷 宋刊本

宋襄陽米芾

廣川畫跋六卷 沈晴川手抄本 鮑以文舊藏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三

宋董道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書目曰董道撰今所錄之本迺宋末書生傳寫誤字甚夥如於作相德作浙不可枚舉自一陽節日寫起至丙午日輟卷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十又九時至正乙巳十一月廿三日書于泗北村居映雪齋

某氏手跋曰萬曆甲寅端午日假得瞿氏惜菴藏本校讎一過亦十得其三四矣此本比之他本差勝肩柳謹識

又曰五川精舍藏有廣川書跋而無畫跋嘉靖丙午過廣陵在葛東之家借得之八月朔錄成俟校正後重謄善本後四日玉川居士燈下記又曰此書已刻於王氏書畫苑然王刻疑多缺失此則校足耳

廣川畫跋六卷 明嘉靖刊本

宋董道

楊慎跋

畫繼十卷 舊抄本

宋郭若虛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三

自昔賞鑒之家留神繪事者多矣著之傳記何止一書獨唐張彥遠總括畫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軒轅時史皇而下至唐會昌元年而止著為歷代名畫記本朝郭若虛作圖畫見聞誌又自會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寧七年名人藝士亦復編次兩書既出他書為贅矣予雖生承平時自少歸蜀見故家名勝避難於蜀者十五六古軸舊圖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絕異之品散在一門往往得免焚劫猶得披尋故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於精深不能移奪每念熙寧

而後游心茲藝者甚衆迨今九十四春秋矣無復好事者爲之紀述於是稽之方冊益以見聞參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禩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存或亡悉數畢見又列所見人家奇蹟愛而不能忘者爲銘心絕品及凡繪事可傳可載者哀成此書分爲十卷目爲畫繼若虛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爲非師可傳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不至不爾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古

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嗟夫自昔妙悟精能取重於世者必凱之探微摩詰道子等輩彼庸工俗隸車載斗量何敢望其青雲後廡耶或謂若虛之論爲太過吾不信也故今於類特立軒冕巖穴二門以寓微意焉鑿哉明當者須一首肯是年閏且華國鄧椿公壽序吾氏手跋曰乾隆癸丑秋日魯郡吾進借鈔知不足齋本於竹素書房復從涉園張氏本校勘一過嘉慶丙寅仲秋以汲古閣本再校

畫繼十卷

明刊本

宋鄧椿撰

自序

續書譜一卷

宋刊本

番陽姜夔堯章著

姜夔字堯章番易布衣也自號爲白石生好學無所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有大樂議琴瑟攷鏡歌等書傳於世子畧識於一友人處知其爲名士頗敬之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手墨數紙運筆道勁波瀾老成又得其所著讀書譜一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古

眞繁書學之蒙者也夫自大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固已絕無僅有而堯章迺用志刻苦筆法人能品予固恨其不遇於時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握衣北面以請也因爲鈔本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天台謝采伯元若引

書小史十卷

宋刊本

汲古閣舊藏

錢塘陳思纂次

書小史者中都陳道人所編也自伏羲畫卦以至五代上下數千百年之間字體變化如浮雲

紀傳所載以書名者代不乏人而人之賢不藝之高下雖妙跡不能盡傳于世觀此亦可窺見其萬一道人趣尚之雅編類之勤可謂不苟於用心矣予識之五十餘年每一到都必先來訪訂證名帖飽窺異書愈久而愈不相忘亦未易多得也咸淳丁卯重九天台謝愈修誌于西湖寓舍時年七十有四

案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宋萊起卷第六卷一至卷五毛氏影抄補全即百宋一廬賦所謂書法道人者也

南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二

六

宋錢塘陳思纂次

古以書為名如周官掌達書名于四方儀禮百名書于策則今所謂字也是故欲知學者必先識字不識字則無以名物雖張顛草聖阿買八分猶為不識字也臨安藏書人陳思乃能集漢魏以後論書者為一編曰書苑菁華豈不可尚雖然是猶後世誇工鬪妍非吾所謂識字者若好學者又於此邈流尋源以及於秦漢而上求古人所以名之意則讀書為文也其庶乎鶴山

翁題 畫鑒一卷 舊抄本

宋真子妙於考古在京師時與鑒書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用意精到悉有據依惜平尚多疏略乃為刪補編次成表名曰畫鑒後有高職實其知言宋真子東楚湯屋字載之自號也

衍極五卷 明刊本

莆田葛杓子經述

南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二

七

李齊仲序

婁堅序

沈季相跋 高麗戊午

宋端儀序 高麗己未

黃氏手跋曰此衍極五卷雖明刻本然分卷尚是舊第未經硬分二卷也余得諸閩門橫街留耕堂書坊用白金六星蓋書不甚緊要而敏求記載之當亦不恆有之書也癸亥夏至日黃不烈識

國繪寶鑑四卷補遺一卷 元刊本 瑣川吳氏舊藏

元 吳興夏文彥士良集

僕性鄙僻六藝之外他無所好獨嘗嗜畫遇所

適輒終日諦玩殆忘寢食然猶病其不博稍取

歷代畫史考論其世與夫得失優劣之差以廣

未至而卷帙浩繁不能徧舉欲輯為一書未暇

也自卜居泗上人事稀濶間以宣和畫譜附之

他書益以南渡遼金國朝人品刊其叢勝補其

缺略彙而成編分為五卷名曰圖繪寶鑑顧所

摭雖詳而尚慮遺者不少益其未備竭其精誠

俾千載之下莫逃乎賞鑒豈無博雅君子與我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六

同志者歟至正乙巳秋七月甲子吳興夏文彥

士良書于寶墨齋

書史會要九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 明刊本

明 南村處士陶宗儀九成撰 厭原山人朱謀

聖隱之撰

朱謀聖序 崇禎庚午

珊瑚木難八卷 舊抄本

明 宋存理撰

邵氏書畫題跋記十二卷續記十二卷 舊抄本

明 楊李郁逢慶叔遇父編

汪氏珊瑚網四十八卷 舊抄本

明 汪珂玉撰

自序 崇禎癸未

右藝術類書畫之屬

琴史十卷 鮑以文校宋本

明 朱長文伯原撰

曾伯祖樂甫先生早年發乙科絕意仕進志於

學博極群善深造於道故立言足以垂世五經

辯說春秋通志學者賴焉琴臺吳郡之志俯察

尤詳文集且成百卷中罹兵戈遺失過半所幸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五

通吳二志猶完文集收拾散亡僅存什一俱已

殘板又有所著琴史六卷經史百家稗官小說

莫不旁搜博取上自唐虞下迄皇宋凡聖賢之

崇尚操弄之沿起制度之損益無不備載使隆

古正始之音味平人心陶成善化人知崇雅黜

鄭樂正得所復見於今者是書深有功焉藏之

既久恐遂湮沒敬刻於梓以永其傳亦欲俾後

學知我伯祖讀書之不苟也紹定癸巳立秋日

姪孫正大謹書

琴之為器起于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

其材則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
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
是謂八音之興眾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
由此興女媧氏之笙黃朱襄氏之琴葛天氏之
八闕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士鼓賈杼葦籥源
源以流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帝嚳作六英
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
此為重焉周官大司樂

之奏宗

廟也爾雅之詩云芻豢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
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三

廷也禮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教之庠序也士
無故不徹琴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宗廟則祖
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
臣恭肅教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
幼成序是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充養行義防
去淫佚至於移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
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
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躬其操
弄遺名或傳於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禮樂廢
缺人忘其學漢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夫不以樂

為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於徽
弦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為之
哀次而褒顯也余經述之暇每願學焉而病故
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
而琴獨未備竊用慨然因疏其所記作琴史方
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
則是書也豈為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吳郡
朱長文伯原序

右藝術類琴譜之屬

樂府雜錄一卷

吳枚菴手抄本

拜經樓舊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三

唐段安節撰

自序

吳氏手跋曰右載唐書藝文志安節文昌之孫

丙申六月十九日枚菴漫士記

漢官儀三卷

舊抄本

宋劉敞撰

自序

琴經室外集曰漢官儀三卷宋劉敞撰晁公武
郡齋讀書後志以為劉敞所撰非也宋史藝文
志亦沿其誤此書有敞自跋謂幼年時所為仲

原父爲之序至爲亳州守因復增損之此可以證讀書志之誤案宋史劉攽傳攽自京東轉運使出知兗毫二州守毫時年逾六十而自言嬉戲不異昔時攽與兒儼皆熟精漢書此雖適情之作而西京職官之制度大備可以資讀漢書者之參攷以之較司馬光七國象戲似爲勝之宜公武稱其書爲雅馴其法先置盆入金以象口錢非劉氏不得王爲宗正及尚公主以象一姓漢爲土德之運其數五五五二十五故率二十五擲乃一終局有免貼例有納貼例有得盆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二

三

例有雜例而遷資降資賜爵此視之道備也未附忘是公翰林主人二傳又案遼史國語解堂印博采之名此書亦有之則知堂印不獨爲遼人語矣此從影宋之本繕寫書後有一行云紹興九年三月臨安府雕印知爲南宋初刻本也右藝術類雜技之屬

韻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譜錄類一

古今刀劍錄一卷 宋刊本

梁華陽道士陶弘景撰

夫刀劍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湮沒慨然有想遂爲記云

鼎錄一卷 明刊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一

梁中書侍郎虞荔纂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攬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薦不遷而自行九鼎旣成定之國都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問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考古圖十卷 元刊本

宋圖本點齋羅更翁考訂

無名序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人制器尚象蓋有深意存焉而道未嘗不托乎其間也宋儒正字呂與叔先生圖古器物并錄其銘篆彙為十卷將使好古之士考古人制器之義因粗以求精下學而上達也其嘉惠後學之心不亦深且厚哉

考古圖玩物也六一翁劉逸父窮年摛摭至趙明誠金石集錄浩如烟海虞夏商蓋紀甌秦區

宋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二

鑄物肖形輝今人智巧營之未必不更精愈奇倅荷以典刑峻嚴辭語覩深相去不知迥隔幾塵凡物興替各有時鼎淪而泗水波劍藏而牛斗射其間人力不容穉雖然其器亡其書存可也器之寶傳或契書之流傳匪窮汲郡呂公彙諸大家所藏尊由敦孟之屬繪為巨編兵後多磨滅吾弟翼備又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翁臨本耳更翁刻以傳世并採諸老辨證附左方用心良苦世俗爭嗜畫至狀蟲魚花草童稚知愛誰肯挂眼是器凡格把玩真若是身周旋

揖讓三代間奇哉維先秦器物標經典尚多安得模取出阜之履岐陽之鼓兌戈和弓封父繁弱輯為全書時時觀覽并濯胸次俗氣大德已亥冬至古迂陳才子謹題

予嗜古凡花卉泉石遊心經日間冥搜歷覽未盡留意及得先秦器洗錫釘奇物多珍饌不釋手偶閱汲郡呂先生舊輯考古圖十卷慨慕古先聖賢制作大意真若隔世胸次芥蒂不能屣棄命友臨本刊訛刻傳且採諸君子辨証附其下或嗤予別精芻狗之器者予曰物生而有象

宋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三

物成而有器器即道道即器本不相離也輪輿軫輻寓天地也權衡斗量寓律呂也深衣十三副寓期而閏也錯然而陳維理之存窾兮而虛維德之居豈徒器乎哉是以觀湯盤者知日新之義觀周杖者知嗜慾之失觀叔向說鼎者知味爽不顯之勤聖賢君子或因是洗心若鄙為器則世方熙熙壤壤與接為搆古道且弗貴而奚但器乎寧刻此以淑好古者大德已亥陽復日茶陵陳翼子翼備識

徐氏手跋曰石芝藏書極多又樂假借于人樂

每從容詢其善本少存石兄曰予生平所歷艱難不死于道路不死于旅店者幾希矣以是爲人術取竊去散佚久矣何勝扼惜架慰之雲烟過眼但當如是觀幔亭記

案此元麻沙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

嘯堂集古錄二卷 明刊本

宋王俠跋

秦李斯以新意變古科斗書後世相沿益復精好自漢唐以來能者不可概舉唯鍾鼎文間見於士大夫家謂如洗玉池銘讀書堂帖字既不

詠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四

多往往後人依倣爲之殆無古意青社趙公東平劉公廬陵歐陽公三家收金石遺文最號詳備獨鼎器款識絕少字畫復多漫滅不可考證及得呂大臨趙九成二家考古圖雖略有與刑辨釋不容無外晚見宣和博古圖然後愛玩不能釋手蓋其款識雖自鼎器移爲墨本無毫髮差然流傳人間者纔一二見而已近年好事者亦刻鼎文于石重而辨釋字既失真而立說疎略殊可怪笑予方恨近時字學不修秦漢書法尤爲壞敝人皆出意增損取美一時略無古人

渾厚之氣一日子故人開國長孺之子王俠子弁見過出書二巨編皆類鍾鼎字甚富名嘯堂集古錄且謂予曰俠不揆留意於此久矣自幼至今每得一器竊識必摸本而投之篋積三十餘年凡得數篋則又芟夷剪截獨留善者編次之其志猶以謂未足也他日再獲古文奇字卽續於卷末將示子孫永爲家寶予與長孺同師同舍同鄉關又爲同年進士兩家契故甚密子弁幼警悟不類常見長年好學工文鄉先生皆稱異之又精於古字四方人士以絹素相求者

詠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五

門無虛日子既喜故人之有子復熟觀此二編大慰平昔所願欲而不得者子弁欲予文傳信將來予欣然爲叙卷首而歸其書云雲龍小隱李邴漢老序

武王戒書鑑矛等銘凡十有四規警備至成書具在迺知古人一械一物必有款識非特文字刻畫之爲諒也呂劉相嬗日超使簡器用淪圯更百千載如嶧山火泐石鼓泥蟠何可勝紀先正歐陽文忠先生始集名碑遺篆而錄之蓋精力斯盡而所著無幾逮元祐以後地不愛寶類

堤廢墓埋鼎藏故所觸呈露由是考古博古之
書生焉蓋盈編鱗次而包羅莫究王君子弁嘯
堂集古最為後出然而奇文名蹟自商及秦纍
纍凡數百章尤為精夥初不曉其前晦而今見
意者天地之氣運必有與立於此否則中原故
物將有不得指讓其間之歎者此尤君子所深
感也余因得其鈔板試摘所藏邵康節秦權篆
銘較之毫髮不外益信子弁哀類之不妄言
于後且掇古人所為觸物存戒之意以 之
幾不徒字畫之泥而古意之未忘也清熙丙申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六

六月既望廬陵曾機伯虞謹識

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余同里開且嘗同游可
邨賀先生之門一日過景春所居出嘯堂集古
錄見示嘗試觀之由泰以前三代之器若敦槃
尊彝鼎彝之屬無所不有每列一器必模
其款識而以楷書辨之刻畫甚精殆不類刊本
讀之者文從字順如游商周之庭而寓目焉可
謂奇矣坐客皆喑喑稱歎余謂景春平生寡嗜
然惟酷好收書有別業在閭門西去城僅數里
景春昔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至必勞來之飲

食之酌之善買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錄其
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子五百金
逾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景春嗜書與昔之嗜
馬者何以異哉吳中多好古博雅君子將見載
酒被問奇字者踵門而來景春不索其客曰
然請書之元統改元十一月廿又六日吳郡干

文傳題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元刊本 馬玉堂舊

宋大觀中王黼等奉勅撰

案此宋刊而元人修補者故至大重修每葉十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七

六行每行十七字每圖皆注明減小樣製照原
樣製明寶古堂泊如齋兩刊刪去又將各圖一
律改小失其舊矣惟嘉靖蔣賜刊與元本同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明覆元本

宋大觀中王黼等奉勅撰

蔣賜序 嘉靖七年

文房四譜五卷 抄本

宋武功蘇易簡太簡輯

徐鉉序

白序 雍熙三年

硯史一卷 宋刊本

宋襄陽米芾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為公甚不同為惑喻之而
移非真得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奕由
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士

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李之彦

歙州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洪适撰

硯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蒲萄中邊瑩澈光可以

顧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滑不肯受墨歛石細者

肌理如絲縠如涵星泓如眉有稜四壁垣垣削

成類文玉蒼壁而短處在不為毛錐地好事者

病焉邁智不足鑒物頗幸蓄二硯其一正方為

斗形徑可五寸許腹有東坡先生為仲豫銘二

十四言常篋積藏弄其一脩為風字鏗然而輕

提携周旋且二十年久稱意快足曩寓五嶺無

所買幕府于歙嘗出損三千錢傳眉子石一隨

輒與人莫惜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

之先入他無在顧眎者故差若省事景伯兄治

歛期年納其民於不忍欺之鄉斷斷廷下至無

一迹獨念翰墨眾君子乘集吾土而主人莫之

省既揭蘇氏文房譜于四寶堂又別刻硯說三

種以書來令綴語其下顧前云云不能巧自飾

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無長物諸郎按頭硯不

百錢直今使家挾是書人具是眼則芙蓉龍尾

之珍不幾於盡公亦能忘慧技嫌乎兄以手推

客曰去紹興三十年十月二日弟左承議郎尚

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

歛硯說一卷辨歛石說一卷 宋刊本

顧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宋洪适撰

端溪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葉樾撰

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眾人之說不知

何人所撰稱徽祖為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清

熙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東平榮芑書

硯箋四卷 校宋本

宋高似孫修

黃氏手跋曰甲戌秋九月十九日為長孫秉剛

授室榮陽心力交瘁不獲觀書者幾日矣越一

日適五柳陶君來道喜留之飯座間談及新收一舊鈔本硯箋上鈐吳岫圖記不問而知為嘉靖時抄本矣即遣力請取晨夕稍暇即手校一過內卷一第十三葉脫誤與陳錄吳槎客本同知此葉之亡來已久矣而其中佳處足證毛本之誤者亦復不少古書傳抄豈能無誤得此證彼可定去取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余既得此陸本又得顧本并得陶本是三本也以三本參之而誤可正書之貴多者以此日來俗冗敗我清興此硯箋一本又引我觀書之興良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十一

朋之貺為何如耶復翁書於海二室之北牕半是書房半卧房晨昏作伴有青箱閒來磨墨親揮翰一硯隨身友最良日來避賢移榻書齋晨昏起坐校勘尤便聊筆諸硯箋尾以紀一時樂事復翁

無名氏跋曰箋四卷南宋高似孫澹廬輯舉凡天下古今之硯無不備載而以石品辨之極詳書係宋板近今罕有對本精繕以供博雅之一助云黃氏手跋曰此硯箋四卷舊抄本西賓陸東蘿得諸臨頓里冷攤以遺余者插架無此書揚州本以時

刻未之收昨歲于陳仲魚案頭見一鈔本思假錄未暇及此今適有此遂假歸手為之勘一過而又以陳本之勝此及疑似者疏諸卷首素紙是冊舊有跋云從宋版出未敢以別本擅改故別以校語附于前俾此冊仍存淨本云倘天壤間尚有宋版在或續遇之以折衷其是非豈不更快乎辛未秋七月中元前二日書于學耕堂復翁

又曰繼從坊間取得揚州本勘一過知與陳本無大異所見本此為最矣復翁又記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十一

又曰凡古書非的見舊本不可擅改此書雖有陳本未敢定其是非即如吳淑硯賦成墨海於一細此及陳本皆作細按文義殊不通因五硯樓藏影鈔宋本事類賦適在余所取閱之果不謬蓋紐字也注引文房四譜曰昔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焉由此推之書之字以形似而誤者可勝言哉此賦全文具載本書又曰壬申夏五月從試飲堂顧氏藏舊鈔本校顧氏本出汲古當是照宋錄本行款與陳錄吳本同更有勝處者卷一中脫第十三葉唯顧本

一第〇〇〇丹黃參日...

有之復翁記

又曰余於古書每見必收故一書竟有重複至三四本者旁人笑之謂書足以備觀覽而已何誇多闕靡若是余曰取其書之盡美又盡善也即如此硯箋大槩置揚州近刻而已矣余却未之蓄為無舊本也見有海寧陳錄吳本矣擬抄之未果也見有陸收抄本矣因借陳本勘之又借近本勘之知陳善矣又知陸善矣而近本無取焉此陸本即校陳本者因陸本善未敢汚之僅錄校語于副紙適又遇顧本乃知更善於陳

酉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十一

陸兩家本今後得宋本乃真善耳可見余之重複收書者無他期于盡美又盡善也旁觀者幸勿以為笑復翁

又曰顧氏試飲堂本仍復歸余余謂顧本同陳傳抄吳本惟卷一多一葉為勝此陸收舊抄本亦謂書係宋版對本精繕則未可全非矣前因無舊本故未敢輕汚後因有舊本遂重經校改今顧本歸余自應各存兩本面目况世無宋本未容過為軒輊顧本居甲陸本居乙斯可耳癸酉元夕重裝記知非子又識

硯箋四卷 明抄本

宋高似孫修

方氏墨譜六卷 明刊本

明方于魯撰

汪道坤序 萬曆癸酉

李惟楨序

王穉登序 萬曆乙丑

方字序

墨苑二十卷 明刊本

明程大猷撰

酉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十一

葉向高序 萬曆丙午

自序 萬曆甲辰

柯之未跋

魏允貞跋

錢允治跋 萬曆癸卯

香譜二卷 宋刊本

宋洪芻撰

茶經三卷 宋刊本

唐竟陵陸羽撰

茶經二卷 明刊本

唐竟陵陸羽鴻漸撰

宋陳師道序曰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曰七之事其下文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為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來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古

藏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陳文燭序 萬曆戊子

李維楨序

張睿卿跋

童承叙跋

曾彭序

茶錄一卷 宋刊本

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進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古

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為掌書記竊去藏篋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刊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于石以承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

事中臣蔡襄謹記

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朝奉即右正言同修起居注 臣蔡襄上進

自序

自跋

歐陽修後序 治平

品茶要錄一卷 明刊本

朱建安黃儒道父著

徐勣跋

東溪試茶錄一卷 宋刊本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十六

宋子安集

建首七閩山川特異峻極廻環勢絕如甌其陽多銀銅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茶會建而上翠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茶生其間氣味殊美豈非山川重複土地秀粹之氣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北苑西距建安之洞溪二十里而近東至東宮百里而遙焙名在東宮其一也過洞溪踰東宮則僅能成餅耳獨北苑連屬諸山者最勝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數里茶皆氣昇然色濁味尤薄惡况其遠者乎亦猶橘

過淮爲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云隔溪諸山雖

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今北苑焙風氣亦

殊先春朔隋常雨霽則霧露昏蒸晝午猶寒故

茶宜之茶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之早自北苑

鳳山南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背高遠爲

陽處歲發常早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次出壑

源嶺高土沃地茶味甲於諸焙丁謂亦云鳳山

高不百丈無危峰絕崦而岡阜環抱氣勢柔秀

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安茶品甲於

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十七

矣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仙骨丁謂之記錄建溪茶事詳備矣至於品載止云北苑壑源嶺及總記官私諸焙千三百三十六耳近蔡公亦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爲目皆曰北苑建人以近山所得故謂之壑源好者亦取壑源口南諸葉皆云彌珍絕傳致之間識者以色味品第反以壑源爲疑今書所異者從二公紀土地勝絕之日具疏園隴百名之異香味精麤之別庶知茶爲草木爲靈最矣去畝百步之間別移

其性又以佛嶺葉源沙溪附見以質二焙之美故曰東溪試茶錄自東宮西溪南焙北苑皆不足品第今畧而不論

東溪試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子安撰

宣和北苑貢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陽熊蕃叔茂著

先人作茶錄嘗貢品極盛之時凡有四十餘色紹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閱近所貢皆仍舊其先後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六

無興國若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

之一而省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克今更寫

其形製庶覽者無遺恨焉先是任于春漕司再

緝茶政越十三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

種茶二萬株政和同曾種二萬株次年益虔貢職遂有創

增之者仍改京銜為大龍團由是大龍多于大

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知之也三月初

吉男克北苑寓舍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歷以上自

元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挺出製精

于舊而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

大觀以來增創新錙亦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

和始有願龍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

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實繁先子親見時事悉

能記之成編具存今閩中漕臺所刊茶錄未備

此書庶幾補其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

朝散郎行秘書郎兼國史編修官權直學士院

熊克謹記

徐焞跋

北苑別錄一卷 明刊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九

宋建陽熊克于復著

自序曰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

通北苑旁聯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

興國中初為御焙歲模龍鳳以進貢篚蓋表珍

異慶歷中漕臺益重其事品目日增制度日精

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得

也方其存蟲震蟄千山雷動一時之盛誠為越

觀故建人請至建安而不謂北苑與不至者同

僕因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據其大槩條為

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

徐勣跋

煎茶水記一卷 宋刊本

唐江州刺史張又新撰

酒經三卷 影寫宋刊本

錢謙益舊藏

宋大隱翁宋肱撰

錢氏手跋曰酒經一冊乃絳雲未焚之書五車

四部盡為六丁下取獨留此經天殆縱余終老

醉鄉故以此轉授邈皇令勿遠求羅浮鐵橋下

耶余已得修羅採花法釀仙家燭夜酒視此經

又如餘杭老媪家油囊俗譜耳辛丑初夏蒙翁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辛

戲書

案此毛氏影寫宋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

字畫工整烏絲欄極精毛氏印纍纍秘本目所

謂每本費銀四兩者此類是也

酒譜一卷 宋刊本

宋寶子野撰

本心齋蔬食譜一卷 宋刊本

宋門人清漳友善堂陳達叟編

本心翁齋居宴坐玩先天易對博山爐紙帳梅

花石鼎茶葉自奉泊如也客從方外來竟日清

言各有飢色呼山童供蔬饌客嘗之謂無人間
煙火氣問食譜予口授二十品每品贊十六字
與味道腴者共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壬

酉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譜錄類二

飲膳正要三卷 元刊元印本

元忽思慧撰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

酉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一

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日暮有恆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趙國公臣常普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以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飲食必稽於本草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當時尙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是書進上中宮覽焉念祖宗衛生之戒知臣下陳義之勤思有以助聖上之誠身而推其仁民之至意命臣中政院使臣拜住刻梓而廣傳之茲舉也蓋

欲推一人之安而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人之壽而使天下之人皆壽恩澤之厚豈有加於此者哉書之既成大都留守臣金界奴傳勅命臣集序其端云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易之傳有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之大德不過生生而已耳今聖皇正統於上乾道也聖后順承於中坤道也乾坤道備於斯爲盛斯民斯物生於斯時也何其幸歟願颺言之使天下後世有以知夫高明博厚之可見如此於戲休哉天歷三年五月朔日謹序奎

酉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二

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虞集撰
伏觀國朝奄有四海遐邇罔不賓貢珍味奇品咸萃內府或風土所未宜或燥溼不能相濟儻司庖廚者不能察其性味而槩於進獻則食之恐不免於致疾欽惟世祖皇帝聖明按周禮天官有師醫食醫疾醫醫瘍醫分職而治行依典故設掌飲膳太醫四人於本草內選無毒無相反可久食補益藥味與飲食相宜調和五味及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須精製所職何人

所用何物進酒之時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
盞斟酌適中執事務合稱職每日所用標注於
厯以驗後效至於湯煎瓊玉黃精天門冬蒼朮
等膏牛髓枸杞等諸珍異饌咸得其宜以此世
祖皇帝聖壽延永無疾恭惟皇帝陛下自登寶
位國事繁重萬機之暇遵依祖宗定制如補養
調護之術飲食百味之宜進加日新則聖躬萬
安矣臣思慧自延祐年間選充飲膳之職于茲
有年久叨天祿退思無以補報敢不竭盡忠誠
以答洪恩之萬一是以日有餘閑與趙國公臣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三

普蘭奚將累朝親侍進用奇珍異饌湯膏煎造
及諸家本草名醫方術并日所必用穀肉菓菜
取其性味補益者集成一書名曰飲膳正要分
爲三卷本草有未收者今卽採摭附寫伏望陛
下恕其狂妄察其愚忠以燕閒之際鑑先聖之
保攝順當時之氣候棄虛取實期以獲安則聖
壽躋於無疆而四海咸蒙其德澤矣謹獻所述
飲膳正要一集以間伏乞聖覽下情不勝戰慄
激切屏營之至

天曆三年三月三日飲膳太醫臣忽思慧進上

中奉大夫太醫院使臣耿允謙奎章閣都主管
工事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提調
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臣張金界奴資德
大夫中政院使儲政院使臣拜住等校正集賢
大學士銀青榮祿大夫趙國公臣常普蘭奚編
集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天地合氣人以稟天地氣
生並而爲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人而有生所重
乎者心也心爲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故身
安則心能應萬變主宰萬事非保養何以能安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四

其身保養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
之病調順四時節慎飲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
調和五藏五藏和平則血氣資榮精神健爽心
志安定諸邪口不能入寒暑不能襲人乃怡安
夫上古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故重食輕貨蓋
有所取也故云食不厭精餽不厭細魚餒肉敗
者色惡者臭惡者失飪不時者皆不可食然雖
食飲非聖人口腹之欲哉蓋以養氣養體不以
有傷也若食氣相惡則傷精若食味不調則損
形形受五味以成體是以聖人先用食禁以存

性後制藥以防命蓋以藥性有大毒有大毒者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然後穀肉菓菜十養一儘之無使過之以傷其正雖飲食百味要其精粹審其有補益助養之宜新陳之異溫涼寒熱之性五味偏走之病若滋味偏嗜新陳不擇製造失度俱皆致疾可者行之不可者忌之如妊婦不慎行乳母不忌口則子受患若食爽口而忘避忌則疾病潛生而中不悟百年之身而忘於一時之味其可惜哉孫思邈曰謂其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五

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先以食療不瘥然後命藥十去其九故善養生者謹先行之攝生之法豈不為有裕矣

洛陽牡丹記一卷 宋刊本

廬陵歐陽修述

白序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尚然

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地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 云云 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攻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上四方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六

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磅礴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徧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臃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固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

之大不可攷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
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
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臃腫者竊獨鍾其美
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
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
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
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
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
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七

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
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
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
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
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
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牡丹榮辱志一卷 宋刊本

迂思叟邱瑋道源撰

自序曰花卉蕃廡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
心在莖節蒂葉聳抑揜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

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
純淑清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迂思叟願
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
爲妃无所忝冒何哉位既尊矣必授之以九嬪
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
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
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
疎族親疎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
闈壯則叢勝革叢勝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
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
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稟乎中根本茂
矣善歸已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
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裁其接無竭無滅其生
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
以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八

揚州芍藥譜一卷 宋刊本

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王觀撰

自序曰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續
勝惟聖人爲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其功

蓋出其下而曾不少加以力不然天地固亦有
間而可窮其用矣余嘗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
之氣以生其小大短長辛酸甘苦與夫顏色之
異計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今洛陽之
牡丹維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
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
奇容異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
成之良可怪也然而天地之間事之紛紛出於
其前不得而曉者此其一也洛陽土風之詳已
見於今歐公之記而此不復論維揚大抵土壤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九

肥膩於草木為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
以治花相尚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移以甘
泉然後剝削老梗病腐之處抹調沙糞以培之
易其故土凡花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
舊根老硬而侵蝕新芽故花不成就分之數則
小而不舒不分與分之太數皆花之病也花之
顏色之深淺與葉莖之繁盛皆出於培壅剝削
之力花既萎落亟翦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
散故脈理不上行而皆歸于根明年新花繁而
色潤維花根窠多不能致遠惟芍藥及時取根

盡取本土貯以竹廣之器雖數千里之遠一人
可負數百本而不勞至於他州則擁以沙糞雖
不及維揚之盛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
亦有踰年即變而不成者此亦係夫土地之宜
不宜而人力之至不至也花品舊傳龍興寺山
子羅漢觀音彌陀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
稍稍厚賂以句其本擁培治事遂過於龍興之
四院今則有朱氏之園最為冠絕南北二園所
種幾於五六萬株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
也朱氏當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

頤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十

月不絕而朱氏未嘗厭也揚之人與西洛不異
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
且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
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
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為人盜去易以
凡品自是芍藥聽徒有其名爾今芍藥有三十
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緋單葉白單葉紅
單葉不入名品之內其花皆六出維揚之人甚
賤之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
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

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入

後序曰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爲繁盛自唐末亂離羣雄據有數經戰焚故遺基廢迹往往蕪沒而不可見今天下一統井邑田野雖不及古之繁盛而人皆安生樂業不知有兵革之患民間及春之月惟以治花木飾亭榭以往來游樂爲事其幸矣哉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減於此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祐杜牧盧仝崔涯章

酉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士

孝標李嶸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觀于此或游于此不爲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祐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祐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當俟來者以補之

也

梅譜一卷 宋刊本

石湖范成大至能

自序曰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就舍七十楹盡折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甚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酉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士

後序曰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怪奇者爲貴其新接穉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醉醺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知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以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詳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菊譜一卷 宋刊本

彭城劉蒙

自序曰草木之有花浮台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為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蘭桂花蕙蘭芷江離同為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醜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寔皆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此是菊雖以花為名固與浮台易壞之物不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皆以春盛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七

而實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棧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如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為江 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獨然而已哉

洛陽非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為盛劉元孫伯昭者隱居伊水之漣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咏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余得為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舒嘯堂上顧玩而樂之於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荷茶竹硯墨之類有名致者前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於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敘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菊譜一卷 宋刊本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七

石湖范成大撰

自序曰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謂歲華婉婉草木變衰乃獨煇然秀發傲睨風露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荒寒中味道之腴不改其樂者也神農書以菊為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百歲使夫人者有為於當世醫國惠民亦猶是而已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華 菑云始華至菊獨曰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眾草變詞而言之歟故名勝之士未有

不愛菊者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秋暑始退歲事既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閒騷人飲流亦以菊爲時花移檯列斛輦致饌詠間謂之重九節物此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愛者既多種者日廣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數千百朵婆娑圃植如車蓋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頃見東陽人家菊圃多至七十種消然丙午范村所植上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明年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五

將益訪求他品爲後譜云

菊譜一卷 宋刊本

吳門老圃史正志撰

自序曰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槩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尙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酃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僊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僊菊有黃華北方用以準節令大略黃華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不然攷其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

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曰菊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飲所以高人隱士簾落畦圃之間不可一日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采於東籬裊露撥英汎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僊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類有數十種而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者余在二水植大白菊百餘株次年盡變爲黃花今以色之黃白及雜色品類可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顏色殊異而不同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歟余姑以所見爲之若夫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更俟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續之今以所見具列于後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六

後序曰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

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與落英亦用楚詞語云王彥賓言古人之言有不必盡循者如楚詞言秋菊落英之語余謂詩人所以多識草木之名蓋為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七

百菊集譜六卷補遺一卷

明刊本

宋山陰史鑄著補遺廣信邢良厚撰

萬卉蕃廡於大地惟菊傑立於風霜中敷華吐芬出乎其類所以人皆貴之至於名公佳士作為譜者凡數家可謂討論多矣錄晚年亦愛此成癖且欲多識其品目未免周詢博採有如元豐中鄧江周公師厚所記洛陽之菊二十有六品即格陽崇寧中彭城劉公蒙所譜號地之菊三十有五品淳熙乙未省郎史公正志所譜吳門之菊二十有八品淳熙丙午大參范公成大所譜石湖之菊三十有六品近而嘉定癸酉吳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六

中沈公乃摭取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有者總九十餘品以著于篇菊名篇亦一譜也凡此一記四譜俱行於世此外又有文保雅鑄自端平至于淳祐凡七年間始得諸本且每得一本快觀諦玩竊有疑焉如九華一品此正供淵明所賞者在昔先生所植甚多嘗以是形於九日詩序今也幾歷千載其名猶聞於杭越間流芳不絕然愚求於記譜中奈何皆闕之豈彼四方之廣土此品未嘗有耶豈道里限隔此名或呼之異邪豈羣賢作譜採訪有所未至邪

胡爲品目之未備吁可怪也於是就吾鄉徧涉
秋園搜拾所有悉市種而植之俟其花盛開乃
備述諸形色而紀之有疑而未辨則問於好事
而質之夫如是則古稱九華者於斯復見矣且
至於四十品若濫號假名者不與其數是爲越譜至此一記
五譜班班品列名曰百菊集譜今去其重複凡有百六十三名
今則特加種藝與夫故事詩賦之類畢萃於此
庶幾可以併廣所聞云時淳祐壬寅夏五既望
愚齋史鏞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九

前編始成愚乃標之爲百菊集譜因同里判簿

兆偉伯見之乃良以佳名曰菊史續又見古人

江奎詩有他年若脩花史之句高疎寮有

竹史之作但鑄才疎識淺所愧不足聯芳於前

賢乃者叨府察廡舜舉謹選錄示黃華傳近又

蒙同志陸景昭假及鞠先生傳今故併行校正

列於補遺卷端戲表此編濫有稱史之名耳肯

淳祐庚戌歲季春吉口愚齋史鏞顏甫識

海棠譜二卷

宋刊本

宋錢塘陳思

自序曰世之花卉種類不一或以色而豔或以

香而妍是皆鍾天地之秀爲人所欽羨也梅花
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
獨海棠一種風姿豔質固不在二花下自杜陵
入蜀絕吟於是花世因此薄之其後都官鄭
谷已爲舉似谷詩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
爲發押本朝列聖品題雲章奎畫炬耀千古此
花始得顯聞于時盛傳于世矣今採取諸家雜
錄及彙次唐以來諸人詩句以爲一編目曰海
棠譜雖纂集未能詳盡聊預眾譜之列云開慶
改元長至日敘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十

荔枝譜一卷

宋刊本

宋苗陽蔡襄述

橘錄三卷

宋刊本

宋韓彥直撰

橘出温郡最多種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爲八種

橘又自別爲十四種橙子之屬類橘者又自別

爲五種合二十有七種而乳柑推第一故温人

謂乳柑爲眞柑意謂他種皆若假設者而獨眞

柑爲相耳然橘亦出蘇州台州西出荆州而南

出閩廣數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與温橘齒切

敢與眞柑爭高下耶且温四邑俱種柑而出泥
山者又傑然推第一泥山蓋平陽一孤嶼大都
塊土不過覆釜其旁地廣袤只三二里許無連
岡陰壑非有佳風氣之所淫漬鬱蒸出三二里
外其香味輒益遠益不逮夫物理何可攷耶或
曰温並海地斥鹵宜橘與柑而泥山特斥鹵佳
處物生其中故獨與他異予頗不然其說夫姑
蘇丹丘與七閩兩廣之地往往多並海斥鹵何
獨温而又豈無三二里得斥鹵佳處如泥山者
自屈原司馬遷李衡潘岳王羲之謝惠連韋應

物輩皆嘗言吳楚間出者而未嘗及温温最晚
出晚出而羣橘盡廢物之變化出沒其浩不可
攷如此以予意之温之學者絲晉唐間未聞有
傑然出而與天下敵者至國朝始盛至於今日
尤號爲文物極盛處豈亦天地光華秀傑不沒
之氣來鍾此土其餘英遺液猶被草衣而泥泥
山偶獨得其至美者耶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
橘著花然嘗從橘舟市橘亦未見佳者又安得
所謂泥山者啗之去年秋把麾來此得一親見
花而再食其實以爲幸獨故事太守不得出城

從遠游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
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減荔枝
荔枝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
有譜橘者予愛橘甚橘若有待於子不可以辭
予因爲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
亦有以表見温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在
夫橘爾清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彥直序

竹譜一卷 宋刊本

晉武曰戴凱之慶豫撰

符譜一卷 宋刊本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三

宋 吳僧贊寧撰

菌譜一卷 宋刊本

宋 陳仁玉撰

芝蘭皆氣苗也靈華三秀稱瑞尙矣朝菌晦朔
莊生誦之至若儔其食品占則未聞自商山茹
芝而五臺天花亦甲羣彙仙居介台栝叢山入
天仙靈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
罔黎之見至腴蕁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
玉食自有此山卽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
無預菌事繁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

菌譜 淳祐乙巳秋九月山人陳仁玉序

師曠禽經一卷 宋刊本

晉太傅張華註

蟹譜二卷 宋刊本

怪山傅肱子翼

自序曰蟹之爲物雖非登俎之貴然見於經引於傳著於子史志於隱逸歌詠於詩人雜出於小說皆有意謂焉故因益以今之所見聞次而譜之自總而列爲上下二篇又敘其後聊亦以補博覽者所闕也神宋嘉祐四年冬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四

幸

前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五

存齋雜纂之二十八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一

鬻子一卷 明嘉靖刊本

周禮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逢行珪序

逢行珪上表 永徽四年

鬻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周禮熊撰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墨子十五卷 單刻顧千里校道藏本

周禮

乙卯二月七日校畢澗賓記

嘉慶己未再讀一過又正錯簡數条澗賓又記

子華子三卷 明刊本

周程本撰

劉向序

尹文子一卷 明刊本

山陽仲長氏定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

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
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
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
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
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
近為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伯熙以此書
見示意其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
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山陽仲長氏撰
公孫龍子一卷 明嘉靖刊本

周齊人公孫龍撰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二

公孫龍子一卷 明崇德書院刊本

周公孫龍撰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
之辯鳴於時初為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
而厚待之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
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至
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
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
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
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指巧譬

以相移引人譬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平
原君悟而絀之又與魏國公子牟相善樂正子
與笑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
屈人之口與轉權筭肆之而公子牟不以為尤
也其說適大行矣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
可解繆以庸識註釋私心尚在疑信間未能頓
怡然無異也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厥有旨哉宋謝希深
序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三

鬼谷子三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鬼谷子三卷 明抄本 謝在杭撰

不著撰人名氏 梁陶弘景註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元刊本

呂不韋撰漢高誘註

高誘序

江南內附初北方賢士大夫宦轅南適者往往
嗜古績學攻索研稽惟恐弗逮元祐恨生晚無
以參侍諸大老若徐公子方父暢公純父劉公

居敬父號節軒先生尚及以諸生拜之於諸老
先生坐席間久之金華胡汲仲先生講道虎林
山之僧舍疎簷古屋之下中設一木榻賓友終
日相過從其獲延致中坐與先生劇談古今北
南士大夫不數人而節軒先生則其一也公疎
秀而明潤玉立而長身時時與先生論先秦古
書以爲秦自用商鞅驅其民不戰則阱禁絕先
王之學固不待李斯建言之時也然呂不韋適
能招延四方辨博之士成呂覽一書其書雖醇
疵相參至於奇聞異見有裨世教若月令爲書
小戴取之以記禮先儒不謂其爲不可也顧其
書版本不復刊而讀者亦甚寡元祐間先生此
言也時二十餘今忽四十餘年矣已而元祐饑
驅東西漂顛聞節軒先生不樂仕僅以監察御
史終位不究德而始發於其子嘉興公嘉興公
以文儒起家數歷朝著出爲嘉興路總管念其
家所藏書皆節軒先生所手校於是出其一二
以刊于嘉禾之學宮與學者共而呂氏春秋其
一也公念元祐嘗受學於胡先生之門固以諸
生拜御史公者矣呂覽既刊版乃俾元祐爲之

序御史公海岱人諱克誠字居敬累贈至禮部
尚書嘉興公名貞字庭餘由嘉興擢授海道都
漕運萬戶云遂昌鄭元祐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
行板心有字數小黑口
人物志三卷 明正德刊本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阮逸序曰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
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
莫狀潤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
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
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鬪
異者得肆其說莫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
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
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
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
之輕重無銖髮蔽也大抵攷諸行事而約人於
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
載其用尚時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
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

暢辨而不肆非眾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脩身之楛括其効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媲美夫良金美玉簞櫝一啟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醜駁較於材隆污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習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木

物烏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慎乎精於擇而庸適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真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按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昫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据原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

改云思謂明矻都無意義白東晉諸公草書啟字為然疑為簡暢而明啟耳文寬夫題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大史上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邵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為變操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七

五更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詢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還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為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謂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眾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劉昫

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
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
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
一女欲覓快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
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
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
李嵩據涼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嵩好尚文
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
嵩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
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八

釋卷嵩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
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
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
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
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
黃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
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
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收健尊爲國師親
白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爲業魏太武平涼
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

思歸道病卒以上並按邵昞本傳刪取其要云
廣平宋庠記

人物志三卷 明嘉靖刊本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顧廷芳序 嘉靖己丑

劉子五卷 明刊本

國朝書目

顏氏家訓七卷附考證 舊抄本

北齊黃門侍郎顏氏之推撰 考證後有結銜

九行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九

無名氏序

沈揆跋 清熙七年

顏氏家訓七卷 明刊本

顏之推撰

張壁序

儒門經濟長短經九卷 舊抄本

梓州郫縣長平山安昌岩草莽臣趙蕤撰

趙子曰匠成與者憂人不貴作箭者恐人不傷

彼豈有愛憎哉寔伎業驅之然耳是知當代之

士馳騫之曹書讀縱橫則思諸侯之變藝長奇

正則念風塵之會此亦向時之論必然之理矣
故先師孔子深探其本憂其末遂作春秋大乎
王道制孝經美乎德行防萌杜漸預有所抑斯
聖人制作之本意也然作法於理其弊必亂若
至於亂將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聞公襲三
代不同禮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蓋以救弊也
是故國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聖哲同風而
皇王之名或異豈非隨時設教乎此因物成
務寧乎彼公乎此者醇薄繼於所遭寧乎彼者
王霸存於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十

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脅之各有所
施不可易也管子曰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智
者善謀不如當時鄒子曰政教文質所以匡救
也當時則用之過則捨之由此觀之當霸者之
朝而行王者之化則悖矣當強國之世而行霸
者之威則乖矣若時逢狙詐正道陵夷欲憲章
先王廣成德化是猶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
救火善則善矣豈所謂通於時變歟夫霸者駿
道也蓋白黑雜合不純用德焉期於有成不問
所以論於大體不守小節雖稱仁引義不及三

王而扶顛定傾其歸一揆恐儒者溺於所聞不
知王霸殊略故敘以長短術以經綸通變者初
立題目總六十有四篇合為九卷名曰長短經
大旨在乎寧固根蒂革易時弊興亡治亂具載
諸篇為公襲之遠圖作經濟之至道非欲矯世
誇俗希聲慕名輒露見聞返機來哲凡厥有位
幸望詳焉

兩同書二卷 宋刊本

唐羅隱撰

化書六卷 舊抄本 曹倦圃舊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十一

南唐真人譚景昇撰

予讀化書至老樞化為羽人朽變化為蝴蝶自
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堅石山蚯化為百
台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乎莊列
之旨達乎程生馬而馬生人也予問日問乎鴻
濛君曰化書百有十篇宋齊正所撰非乎鴻濛
君曰吾聞希夷先生誦此篇至稚子篇掩冊而
語我曰我師友譚景昇始于終南山著化書因
游三茅經歷建康見齊正有仙風道骨雖溺于
機智而異乎黃埃獨人遂引此篇云稚子弄影

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也齊正終不悟景昇乃出化書授齊正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于是杖屨而去齊正奪爲已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結秀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解成註誠罪人也今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正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跡其罪尤者也果不得其死宜乎哉嘉祐五年夏四月二十一日碧虛子題化

南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五

書後

昭德新編三卷 明刊本

宋 澶淵晁迥撰

予嘗歷覽古賢風烈子劉子唐劉禹錫有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繇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倘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予服勤斯言景行先哲而能和長者之論蹈高世之行者則見之於故太子太傅文元晁公一日具手疏談

向來道義繼以所著昭德新編三策相示且曰非尚辭華多存勸戒止述大意勿用虛飾自爲冠引申明篇旨俾之別敘芳矔用施華槩嘉故人之雅意遺仍歲之多疾文芳嗟於將落公修悲於先露追維疇昔泣然流涕今里中多暇一發珍蘊復雪塵慮翫釋辭理有如子劉子焉近之者則薰服乎椒蘭之媚法之者則性靜乎龍鯨之淵將廣布傳諒資探擷思其人不可得而見矣今翰林公以懿文華國登鸞鳳之署榮於世官以淡水論交挺金玉其相表於風俗懷先

南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五

正緒餘之感形尺牘款密之情勉從踐言無爽

修許云爾時皇宋景祐三年七月一日序鎮國

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駙馬都尉上柱國李遵勗

撰

愚嘗汎覽前史見有老而好學者知其性之所樂也今記憶其一二焉因直書之蜀向朗少時涉獵文學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南齊沈麟士少好學及長隱居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自抄寫細書時人以爲養身靜默之所致也後魏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好

文學年九十餘誨人不倦手常執書吟咏尋覽
 思竊不揆因而省己自筮仕及致仕越四紀自
 未冠及大耋越五紀而間居已久年踰八旬從
 昔至今苟未有故未始一日廢觀書弄翰之學
 絕無餘好性自然也第寒迹孤進稟賦愚直猥
 以薄藝幸會清世策名委質自結明主綿歷兩
 制逮事三朝進退以禮榮願滿足揣循愧惕久
 於尸素無功以利國無德以惠人深思立言庶
 幾補過今故旁求內外經典中事并耳目思慮
 所及之事非為屬辭充筆苑會友資談柄直以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古

積學歲深晚節感悞諸緣悉備難得易失浸加
 衰朽不可虛過切欲於古聖教法中力行萬分
 之一覺利及他亦如之竊詳東魯之書文而雅
 垂為格言簡淡隱微不可以洞曉西域之書質
 而備充於大藏重複浩博不可以周知故此五
 說酌中而作夫信士屬意而有福慧二業慧業
 可以登妙道此則別論若欲勤修福業結人天
 之勝緣即此五說最為精當事貴洞曉是也釋
 氏經典其說甚明惟許作正觀不許行邪道敏
 識之士固當知之也老馬之識猶可使導人以

歸路老人之語豈不能曉人以知方敢告英妙
 慎勿輕蔑噫棟宇宏壯居之者當知經構之勞
 品味豐潔食之者當知烹造之勞區區采述其
 勞亦爾流布心術以代面談不在乎文而在乎
 意意之所至斯可見也光祿大夫太子少傅上
 柱國檀州宛迴撰

習學紀言序目五十卷

舊抄本

宋葉適撰

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葉先生所述也初先生
 輯錄經史百氏條目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古

金陵歸間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適成序目五
 十卷子案既以先志編次諒今越帥新安汪公
 鉅木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
 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
 統者也夫去聖懸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
 在於此獨先生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
 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
 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驟興始稱子思
 得之曾子孟軻六之子思是為孔門之要傳近
 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

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
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
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說
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
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軻能嗣孔子未爲
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故根柢
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
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於
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臚中言之速於起
疾也推述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材之短長皆若

詒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六

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
盡廢其切理會心水消日朗無異親造孔室之
闕深繼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曰稽合乎孔氏
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爲康
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
世廢府兵而縣 養兵之患本朝永平未遑
倭定矧以強敵垂亡邊方數儼筆墨將絕遂爲
後總時祕而未傳嗚呼誰能知先生苦心哉然
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寬同姓之憂烏重
嗣欲殺節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代之禍舉

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書
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
容無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門人
山陰孫之宏序

余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
一自書詩春秋三經歷代史託五代史大抵備
史法之醇疵集時政之得失所關于世道者甚
大一自易禮論孟五經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
究物理之顯漸著文理之盛衰所關于世教者
尤切今徐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子前後

詒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七

排比第聚爲一書總五十一卷發以序文論余
鍍板郡齋工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
後 所得于德叟者同余嘗反覆抽繹其故
此分彼合要皆不爲無意讀者庶有考焉德叟
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
輝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未良月望日新
安汪緬仲舉父書

余好嗜與人殊所讀之書意見不欲從風而靡
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其時世之汙
隆相會卽孟子所云論世也癸卯之冬檢水心

先生習學記言序目為之一再觀其得失參半於宋人中頗為不入頽波者矣然自孟子以下咸有疵責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務以我為是而古人肯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故好為異特欲推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旨則有獲矣後之學者能以我為然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南陽道毅題識

右雜學之屬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刊大字本 毛子晉舊藏

臣班固纂集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太

漢唐書籍以通名者五惟白虎通與風俗通行乃諸儒之所討論實為鉅典而所至缺此板余嘗持節七閩如建安書市號為羣籍所粹訪求無有也今錫學得 守平父家藏白虎通善本繙梓以廣其傳是亦明經之一助豈小補哉大德乙巳四月望日中奉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東平嚴度恪齋題

白虎通之為書其來尚矣羣書中多見其引用然不知出於何代誰氏之手考之載籍始於漢建初中淳于恭作白虎奏議又班固傳作白虎

通德論唐藝文志亦載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此其所自歟平生欲見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水監歷常之無錫有邵之者儒李顯翁晦識余於官舍翌日攜是帙來且云州守劉公家藏舊本公名世常字平父迺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史子籍士夫之家亦或互有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二子請歸之于學將鏤板以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一旦顯於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九

是邦殆亦有數而然耶以郡守之博古廣文暨諸生之好學俱可嘉尚於是乎書大德九年四月旦日東平克齋張楷序
或謂是書中間多有魚魯之嫌如首篇援尚書言迎子劉一事即尚書顧命考之迎本作逆劉本作釗其當時傳寫之誤耶借曰初得舊本如斯今既重刊改而正諸不亦宜乎殊不知大學以尚書堯典俊德作峻德孟子以毛詩烝民秉彝作秉夷誰不知其然千古至今讀誦豈無宗工鉅儒者出殘有一人敢為改正出是觀之白

虎通亦猶是也間有不安盡從其舊蓋纂之者班固漢時人去古未遠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盡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議班固之述作儻能知禮記緇衣以君牙爲君雅說命爲兌命之意則能釋魚魯之疑矣昔人有云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談議漢儒觀書者試思之劉世常序曰謹按後漢章帝紀曰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三

注云今白虎通又按班固傳曰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此書所作之因也書肆舊嘗毀木歲久糜滅竟亡此集學者欲見而不可得迺者朝廷崇尙實學敬以家藏監本刊行與眾共之案此元大德大字刊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小黑口卷中有甲字朱文方印毛辰之印朱文方印斧季朱文方印朱筠朱文方印蘭揮白文方印葉氏家藏白文方印毛氏子晉毛晉之印朱文兩方印毛晉二字連珠朱文印汲古主

人朱文方印是書見汲古閣秘本書目凡三册今猶毛氏舊裝也

白虎通德論十卷 元刊大字本 天籟閣舊藏

臣班固纂集

嚴度序

張楷序

無名氏跋

無名氏跋

白虎通議四卷 明傅鑰刊本

班固撰

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三

冷宗元序 嘉靖元年

獨斷二卷 宋刊本

漢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撰

右蔡氏獨斷一編古之制度文爲類於此乎考

錄本多舛今稍是正而刻之舒頌清熙庚子六

月初吉江都李宗孟書

古今註三卷 明覆宋本

晉崔豹正熊撰

中華古今注三卷 宋刊本

國子監太學博士馬編集

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壽紫微董公
迥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
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
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
制作款識之舊嘗自言曰攷校往古事迹先須
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又謂歐公
攷校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
尙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
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
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揚州書易惠系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書

能辨其字殊無三代與其辭皆唐人筆願不
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歙州書三
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跋乃碧碑中唐
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
殆未之攷也王太令靜息帖磨石事異苑謂曹
公同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
何據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大極璇題猶
重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
題納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椽
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頃乏勿勿雲林

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又引杜牧
之詩浮生長勿勿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
書翰顏之推在收之數十百年之前 此

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

於文從焉此

帖以之俗從草 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艸
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攷古著書之不易云
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
見寡陋心願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
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
爲隱最之爲最之類向眾此既爲小學而作亦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五

書

帝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
相與正之嘉定 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東觀餘論四卷

明李有熊刊本

宋閩昭武黃伯思著

黃訥跋

紹興丁卯

余友仁序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

明抄本

陳眉公舊藏

宋臨川吳曾虎臣纂

碩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二

西溪叢語二卷 鳴鶴館刊本 勞異卿校補

宋刻川姚寬撰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淺小語以作短書
有可觀之辭于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
歷見聞疑誤考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輯
成編自為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

而朱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一

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識

趙氏手跋曰此書上下二卷明時刻本乾隆壬
午父執董浦先生乞余手錄云假於揚州馬秋
玉家越五年余得明刻本後又得澹生堂抄本
與明刻迥異因用朱筆注也素門識嘉慶改元

七月二日

勞氏手跋曰道光癸卯季秋向高叔荃借得此
書嘉靖刻本經鮑詒飲趙素門兩先生以澹生
堂抄本校勘時未蓄此本用汲古閣刻本傳校
一過尋購得此帙有漾飲先生手補脫文兩則

似亦據澹生堂本而校未竟也因而以舊校本覆
勘終卷隨以汲古并校之祁抄次序不盡合又
多出四則而少五則此本脫謬亦未得盡正汲
古本亦此本相同頗多校正第脫去令威自序
耳咸豐丁巳八月二十六日仁和勞權驛卿記
于秋井草堂

又曰直齋書錄解題載姚氏殘語一卷西溪居
士集五卷西溪樂府一卷殘語解題云又名西
溪叢語已版行通考節去此語遂不知即為一
書俞氏并不及殘語則又疏矣唯解題叢語作

而朱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二

叢語恐係傳訛耳九月朔後一日燈下記

又曰西溪樂府唯花菴中與絕妙詞選錄其五
闕陽春白雪絕妙好詞所選無出花菴之外者
蟬隱書

又曰咸豐丁巳八月以傳校山陰祁氏澹生堂
抄本并汲古閣刻本勘過丹鉛精舍主人記

西溪叢語二卷

明特鳴館刊本

黃堯圃舊藏

宋刻川姚寬撰

黃氏手跋曰此為鳴鶴館刻西溪叢語余亦有之
但貯諸家塾中不以為難得之書迨後見蔣澹

松收顧氏書中有錢遵王家抄本并手校者始知卽從是刻抄出遂重之錢本缺失多同因視鵝鳴館刻爲難得而登諸舊刻之列後余得嘉魚館抄本取刻本相校抄固勝刻而刻亦有勝抄之處抄因與刻並藏借刻有缺失并糊塗處復借張勳菴藏本補抄寫全可云盡美矣頃湖估來說新開環經閣有舊刻西溪叢語甚完全清來余曰是必鵝鳴館刻本也屬爲取閱果然寔勝向來所有之本奈遭俗子評點瑜不掩瑕余以難得故卒收之易以家刻書三種今而後

抄刻皆爲善本可無遺憾癸未四月十有三日

堯夫記

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 會通館活字本 吳方山舊藏

宋洪邁撰

知贛州寺簿洪公偁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偁何幸遠繼其後官閑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上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鈔木于郡齋用以示邦人也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

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湖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梓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湖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風陳日華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閒詩詞雜著藥餌符咒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際受其賜願少留於此它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

恐馴致散失再為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頗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

自序曰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迨熙庚子鄱陽洪邁景盧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迨熙十四年八月在禁林日入侍至尊壽皇聖帝清問之燕聖語忽云近日甚齊隨筆遺竦而對曰是臣所著容齋隨筆無足采者上曰噫有好議論邁起謝退而詢之乃婺女所刻賈人販鬻于書坊中貴人買以入遂塵乙覽書生遭遇可謂至榮因復哀臆說綴于後懼與前書相亂故別以一二數而目曰續亦十六卷云紹熙三年三月十日邁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于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

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願養閒暇之餘欲與親故時共懽宴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案是時逸少春財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坐王懷祖之故侍之淺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驚蹇之視天駘木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假於舊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閒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搦几隨所趣

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據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冀為四筆七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始予作容齋隨筆首尾十八年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而四筆之成不費一歲身益老而著書益速蓋有其說曩自越府歸謝絕外事獨弄筆紀述之習不可掃除故搜采異聞但緒夷堅諸志於議論雖黃不復關抱而稚子懷每見夷堅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五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六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目錄類

滿紙輒曰隨筆夷堅皆大人素所遊戲今隨筆不加益不應厚於彼而薄於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則乃退重逆其意則哀所憶而書之樓嗜讀書雖就廢猶置一編枕畔旦則與之俱興而天齋其付年且弱冠聰明殊未開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愛憐少子此乎見之於是占抒爲序并獎其志云慶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七

自隨筆權輿而續之次三至五合七十四卷容齋先生文敏洪公之所紀述也筆爲卷各十六咸冠以敘五獨十卷而無題辭蓋未及成而絕筆也先生父子伯仲以文籙相禪屹爲一代詩書禮樂宗主論中興人物巨擘當首屈也蒙知四朝砥礪兩地大而裁成國史作宋一經次而代言坡掖雷風鼓動其宅高文大冊臚分兩橐而是書所載又翰墨之餘力也其爲書也陰陽象緯是鈞是索經籍傳註是糾是疋古事於我乎發歎古人於我乎品藻正譌考異核偽剖微若典故沿革若姓族譜牒文有町畦詩有胎骨源而委葉而根下逮仙梵醫數亦時罔羅爲之

量齊千彙萬狀而道以貫之卒歸乎一也圭璋璧琮旅隊位置而犀象珠貝鐘磬彝鬲又錯其中麗其側也今江右解刑使者寺簿公視先生爲從祖頓首作屏依然遺愛聞孫紹最因任乘輅亦旣出潢池赤子勞徕而枕席之臺府文書益省乃哀五筆而刻諸梓校寶藝舊刊茲爲全書將使章貢父老指爲棠陰之茂也以櫛問閭晚生首况摹木俾克細釋念昔侍先生丈席嘗竊窺緒餘或與客語悠然反隅或問近書躍然觸機輒引筆行墨頃刻數則殆如鑿地而井隨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八

鑿湧泉橋衡百器哀哀不竭巨盞萬爾信手得緒縲之杼之可丈而可匹也漢王充有書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名曰論衡而唐李肇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號其書國史補論議有識以權衡史籍有功於裨補沿名取義於先生宜兩得也論衡入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而史補董董三卷微善於此猶足稱雄然史載充者書時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闢牆壁各置刀筆或者爲先生晒之彼一何勞而我佚也蔡邕入吳始得其書歸藏帳中或搜

得抱數卷去邕屬勿廣曰惟我與爾共之噫嘻
邕獲宅人書閱恡如寶寺符公乃出其家書與
眾共之自是人可讀戶可傳又將無翼而蜚且
至雜林矣此其量之廣狹見之公私又何啻山
淵負而霄壤隔也嘉定壬申子月初吉里學生
從事郎充江南西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王

楠謹書

叔祖文敏公居閒日久著述為多隨筆五書凡
七十四卷考覈經史摭摭典故參訂品藻精審
該洽學士大夫爭欲傳製似頃守章貢後公四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九

十年以其書較於郡齋竭來守建又後公四十
三年於是復較此書于建方欲彙公之文刻實
祠下適以移官未暇也當嗣圖之以成山莊先
生之志云嘉定十六年秋八月既望姪孫朝議
大夫直華文閣知建寧軍府事新除直敷文閣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謹識
容齋隨筆初刊于婺女自續至五繼刊于章貢
然歲久字漫不可復辨紹定改元偶得建溪刊
本詳加參校命工較梓始於是年之仲春訖於
次年之季秋刊成全書庶幾流傳益廣云重九

日臨川周謹書

容齋隨筆十六卷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
六卷五筆十卷 明弘治刊本

宋洪邁撰

自序

程氏演蕃露十六卷續五卷 明抄本 顧千里校宋本

宋程大昌撰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雉鸛鶴苻蘋棠楮豈遽
是道若未明入者之為何物入物之為何似而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十

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為
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蕃露其後轉
而為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
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伏土圭也
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為道故爾雅得與經
比蕃露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
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
者為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為物何可限古今
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蕃
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

可忽而不竟歟予嘗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日力窮於應物未能極致閒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裨說諧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謙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已棄之可惜因加几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蕃露以便尋繹非敢白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惡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貨易益可赧矣迨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十一

昌泰之寓吳興書

顧氏手跋曰此書新有刻本極其紕繆舊鈔又苦多魯魚長洲汪問原告我云家藏宋槧並許借勘唯惜祇存前十卷尚少其半耳道光甲申立夏後三日顧千里記

又曰馮鈍吟於此書多所培擊其言雖或過當然程氏泛博而不精確其可議亦自有以致之也一雲散人記

續考古編十卷

傳抄本

宋程大昌撰

緯略十卷 明抄本 柳大中舊藏

宋高似孫續古集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為緯略蓋與諸略相為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高似孫續古集諸略今惟子略刻入百川學海中餘不多見緯略但見抄本然亦希有向曾見明人唐詩手抄本在角直嚴二酉家又見一抄本出桂國坊王氏後為郡人吳有堂所收聞禾中一殘抄本亦歸吳處去春有京師謝姓托友

明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十二

購此書余轉商諸吳吳索八金并欲抄還所缺者未詰而止今茲余欲購之屬坊友之與吳稔者詢之必如數而始付閱屢議不果頃忽有高姓書買持此示余其居奇之心遜于吳多矣索直十二番無可減者余嘉其畱心代購并見書付銀意差雅猶市道之近情理者遂如數與之此書舊藏不知誰氏鈔手半為柳大中筆校勘評閱殊筆審是何義門此又賈人所不及知而余所知者此余雖善價而猶以為可喜者也甲戌秋白素後一日復翁

芥隱筆記一卷 明仿宋刊本

宋葉願正撰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為難古人固有
耽玩典籍涉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務得者矣
然履常蹈故誦書綴文趣了目前不求甚解疑
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考按也檢討葉公以
學問文章知名當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
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無所不讀河圖洛書
山鑿豕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文
無所不記至於討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十三

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推原是正俾學者
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於一時之誦覽
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
渙大號令則武夫感泣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
直之風回視筆記特翰墨之遊戲耳嘉泰改元
孟冬既望汶人劉董敬用鈔木于東甌郡庠庶
侈其傳

民獻場來分教玉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闕疑
無復訂正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
隻字音辨義明迺知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

聞之以淑艾後學公之學問殆不止是俾來者
窺一斑云茗溪雍民獻敬書

芥隱筆記 宋刊本

宋葉願正撰

蘆浦筆記十卷 舊抄本 馬寒山舊藏

宋劉昌詩撰

予服役海陬自買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員無
同寮往來僻在村疇無媚學子相扣擊遙睇家
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繙書以自娛凡先
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里之遷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十四

變皆得溯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愜于心則紆軫
而弗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髣髴則忻幸亦
足以樂久懼遺忘因併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
之冊凡百餘事萃為十卷有未檢證者畱俟續
編顧獨學寡識安敢以為是將求印可於先賢
之士倘改而正之是予之願也蘆浦乃解字之
攸寓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與伯敘
於通山閣

是書藏丹陽賀進士煇家予借得命桂父是錄
以備裨官一種萬曆三十有九年辛亥十二月

綏安大弋山樵謝兆中寓清涼寺之唯心庵校
湖後三日書

周氏手跋曰近于帶經堂陳氏見穴硯齋抄本
趙清獻日記中比鮑刻多九行其他足正鮑刻
之誤亦甚多惜匆匆携去未得校補附記于此
季况

穴硯抄本後亦歸季况遂以此本贈余因借穴
硯本校一過中間批註數條未知何人之筆亦
並錄之同治十二年冬月陸心源識

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野老記聞一卷 明嘉靖刊本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五

宋長洲王楙撰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袞俱滿旅
寓高沙始命筆吏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爲三十
卷目之曰野客叢書并畫狗墟稽考不無疏鹵
議論不無狂僭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臯
也皇宗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稷長洲王楙
書於不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繼觀他書間
有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烏爲烏吏筆舛譌以
誤訂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嘉泰二年十月初

五日楙再書於儀真郡齋之平易堂
吾友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
之純正稽考之精確鈎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
盥讀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以他日嘉泰壬
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 明書
經外雜抄一卷 明刊本

宋魏了翁撰

古今考三十八卷 明正德刊本

宋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元紫陽方回萬里續**

鶴山先生自序曰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十六

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
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漢禮器制度爲據
其所憶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今之某物然孔
賈諸儒爲之疏義則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
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
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
亦鮮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疲弊
於訓詁估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
呼是誰之咎歟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
攸往以吉漢承秦弊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

味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隨世就事為秦漢以後規模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策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為萬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則淺遠

澆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蓋不可考矣姑卽漢紀文辨證作古今考
右鶴山先生初葉所撰先生次子故大府卿浙西安撫使知臨安府靜齋先生家藏同客門下自清祐十二年壬子於知吾州時入書塾咸淳丁卯園子正遭論寄家於先生之鶴山書院秋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七

九月借親筆釋觀遂錄諸此所謂古今考者僅成二十則而未竟所以今大全集不載謹錄二十則者於後以見夫前輩讀書用功有如此者而亦以見夫此書之不成遂使後學無繇考知古今異同之變為可惜也靜齋謂鶴山之意以漢最近古用班固書帝紀隨句解釋則知古制之所以變者在於周末及秦而古制之所以不復者在乎漢之因秦之陋善學者從是而推之亦可髣髴其遺意云紫陽方回書
泰定甲子先君文英任鹽官州幙職時知州方

公存心乃虛谷先生冢子也聞嘗論易蓋以先君深嗜易學者也每以魏文靖公十七家易集義為言謂辭變象占乃易綱領而繇象爻象之辭畫爻位虛之別至反飛伏之說乘承比應之例一有不知則義理缺焉文靖公仲子靜齋先生知徽州時嘗以集義與九經要義同刊于紫陽書院墨本則藏于虛谷家南於侍旁猶及見之今亦已矣又以漢高之時去古未遠可復三代之舊惜乎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遂使古制益不可考故卽遷史本紀所載論其得失考禮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八

樂制度名數作古今考及著皇極經世書考書成而皆未脫藁其未備者則虛谷先生續之知州悉出三藁以示先君漢曰當宋之季真魏之學大鳴於南北讀書記乃義理之本根九經要義乃典故之淵藪誠學者所由入之門也今又得觀此二書則知文靖公之學實真切之學也豈習於簡陋者可窺測哉遂親校讎其故藁俾能書者謄寫二本擇楷正者歸於知州圖壽其梓以次本藏于家後十年知州來吳則知其所藏者皆燬于火又十年先君亦奄藁二書卒未

能板行丙申兵興南家所畱經世書考亦失之
僅有存者古今考耳竊嘗考之西山先生眞文
忠公建寧浦城人鶴山先生魏文靖公邛州蒲
江人天下謂之眞魏同生宣熙五年戊戌同登
慶元五年己未進士第同顯於朝文靖公以權
工部侍郎坐言事忤時相謫靖州囚繫開僻日
從經史精研極討臥五溪窮處踰七年類聚成
編遂傳於時然不如是則後世焉得是書而讀
之耶噫聖如孔子天不使之居周公位大儒如
濂洛諸賢天亦不使之得行道於一時而使之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九

立言於萬世其有以哉南晚生學疎材下而力
有所不逮未能卒成先君之志姑以古今考與
世同志者抄寫數十本以廣其傳云至正二十
年庚子十一月甲寅後學周南拜手謹書於卷
末

賓退錄十卷 影宋抄本 顧千里臨何義門校

大梁趙與峕撰

陳宗禮序 寶祐五年

何氏手跋曰康熙庚寅之春桐城方扶南見贈
此書從竹垞先生家傳錄其中闕一葉云焯記

三月借汲古閣所藏研北孫翁傳本屬學徒金
生儼深補鈔又記癸丑秋日懋閑主人
後序一篇 見貝亦 其所藏有此佳事焯記
顧氏手跋曰右影宋本賓退錄其行間疎密殊
不失舊觀何校亦頗有發明所惜原本後二頁
有損字處耳然較近刻自勝顧廣圻記
案卷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
賓退錄十卷 盧抱經校寫本

大梁趙與峕著

何代無文人何世無佳公子兼之爲難以爲善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十

稱以好禮樂著固漢宗室之瑞也然求其大篇
短章見知四明狂客納交東京才子直至唐然
後盛至于行藏出處之際或得或失則盛之中
又有可憾者焉惟吾宋德麟生華屋而身寒士
心明氣肅文藝亦稱金枝玉葉中一人而已余
生晚不可得而見之矣及得大梁趙君賓退錄
見其包羅今古抉隱發微有者僑碩生所未及
然後知公族未嘗無人特惜不得升堂叩擊以
聞所未聞爾旣而又見甲午存彙亦君所吟賦
王以義理之精微而鑄辭以發之古律清潤閑

遠不作時世妝長短句亦不效花間靡麗之光
如花似于人曾識面鳥如對客自呼名寒鴈扶
風過古木春 帶雨集荒園隨物寫形若畱情
於外者然達人澄此心肯為萬法起眼看聲色
塵不直一杯水則反求諸內有為之主者矣蓋
公之學每以為己先之故發為文詞含喧而就
寂脫華而就實昔東坡先生為德麟賦秋陽曰
公子何自知秋陽哉恐其固于富貴不知田野
之勤約也今觀公之詩曰粲粲香杭雪不如新
蕊况復滿盃孟侯門肉食紛紛是有此清奇風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三

味無使坡仙見之當曰公子真知秋陽矣余分
符章貢君之子孟邁來為宰余嘗薦之于朝曰
有儒生廉謹之風無公子貴驕之習蓋紀實也
一日出示二畫又以甲午存彙請為之序繙閱
久之又知宰之所以為宰者有所自傳也因不
復辭遂書所見以與之君諱與昔字德行嘗從
慈湖先生問學寶祐五年臘月朔千峯陳宗禮
書于崆峒小院
自序曰余里居待次賓客日相過平生聞見所
及喜為客誦之意之所至賓退或筆於牘閱日

滋久不覺盈軸欲棄不忍因稍稍傅益析為十
卷而題以賓退錄云

又曰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
單閏之夏得疾瀕死既小瘳無以自娛而心力
弗彊未 覃思於窮理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
筆之策初才十餘則病起賓客狎至語有所及
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表闕逢滯灘之
秋束僭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之笈年日以老
大學未明願為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
再決焚棄之目錄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謚或書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三

字或書自號不得已者旁注其名惟事涉君上
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義云與昔續記
賓退錄十卷 朱竹垞手抄本

大梁趙與時

陳宗禮序

自序

張氏手跋曰右大梁趙與昔賓退錄十卷竹垞
先生早年依宋刊本手錄卷中間有譌筆而無
俗體書卷之氣盎然先生中年後益畱心說文
之學便下筆不苟點畫繁簡皆有來歷此可想

見先輩學問與年偕老矣癸亥春日燕昌書於
娛老書巢

案末有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印

賓退錄十卷 鮑以文手校本

宋大梁趙與峕著

陳宗禮序

白序

學齋佔畢四卷 宋刊本

宋史繩祖撰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三

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

呻其佔畢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

中庸謂博學而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晝夜以

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卽疏而思之遇有所得賈

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之積久成編弗

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志而共定

之也故哀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亦可

見其頗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

其或矜其僞外而忠誨之尙毋金玉其音消祐

庚戌吉月陽朔後學習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
漕極堂

學齋先生無書不讀讀而有所疑則思思而有

所得則錄名之曰佔畢所以惠後學者至矣然

豈先生自爲之說哉曰土王於季夏曰無極而

太極曰逸詩句曰孟荀楊言性曰飲食衣服變

古曰屈原橘頌曰日隨天左旋曰三數乘四曰

中庸心性曰不撤菹食曰守令愛民一以紫陽

夫子之書爲證先生學紫陽者也紫陽之誨人

曰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先生此書其學

爾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三

問思辨而窮理者歟學者其卽是書而求先生

之心因先生而求紫陽之心景定壬戌冬至門

生鄒陽郭困拜手謹跋

風璞一卷 宋刊本

宋桃源載植仲培父撰

困學紀聞二十卷 元刊本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撰

牟應龍序 至治二年

袁桷敘 泰定二年

右厚齋王先生困學紀聞二十卷先生諱應麟

字伯厚自號深寧叟曰厚齋云者鄉入門弟子
 尊敬之者為之也先生平日多著述是編於經
 傳子史各有考據評證於後學足益見問得錄
 諸梓則其益博其傳遠工費浩事未得遂泰定
 二年冬十月浙東道憲司官行部蒞止肅訪之
 暇詢及是書謂未有刊本為學校欠事翰林學
 士袁先生亦專舉明謂宜傳遠惠後學於是具
 詞申請之于總府轉達于憲司宣慰司都元帥
 府咸是所請乃鳩工度費於學儲給焉工食之
 粟則翰林學士袁先生倡助之本學官及岱山
 邵朱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五

長共助以足其用凡書者刊者董者觀者莫不
 以是編得傳為大喜幸翕然集事嗟夫王先生
 所為書久不有所遇一旦得錄諸梓王先生之
 志卒以遂此蓋遇鑿識之明主張之力作成之
 功而然也刊書成謹識卷末俾觀是書而有得
 者知所自云泰定二年十二月癸卯慶元路儒
 學教授吳郡陸晉之敘

案此元泰定刊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大
 黑口卷末有孫厚孫寧孫校正慶元路儒學正
 胡禾監刊

識遺十卷 舊抄本

古羅羅壁圖

余舊為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
 莫不筆置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問於
 是編有考暇日因剔繁纂要粹為一書曰識遺
 庶幾往者之筆力不徒爾嘿畊羅璧子蒼甫
 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絕高品故宋
 元著述家多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間有亥豕脫
 亡欲借一善本訂之遍索鄴侯於海內無有應
 也故岫藏於篋中六十年餘亦不輕以借人隆

邵朱樓藏書志

卷五十六

五

慶改元三祀姑蘇方山吳岫識

名義考十二卷 明刊本

西楚周祈著

袁昌祚序 萬曆十一年

黃中色序 萬曆己丑

右雜考之屬

詠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三

論衡三十卷 明通津草堂刊本

王充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充好

詠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一

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絕慶弔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者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為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為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郎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

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

之益錄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六

帖者但摘而為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

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櫃為家寶然其篇卷

脫漏文字踏駁魯魚甚眾亥豕益訛或首尾顛

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能通其讀焉余幼

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

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

人彭公乘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

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

詠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二

寢食討尋眾本雖略經修改尚互有闕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疑謬沿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為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蹶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為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士能

無祕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
矜已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共
問之然後言其益也時聖宋慶曆五年二月二
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風俗通義十卷附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漢太山太守應劭撰

上行下倣謂之風眾心安定謂之俗移風易俗
在則人亡則書此應劭風俗通所由作也然漢
世有其書後人著述多引以為證今罕見全本
錫學比刊白虎通矣風俗通式體書也尙缺焉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三

三衢毛希聖挈來橫經錫守劉平父一見以此
勉之遂綉梓于學客有自錫山來者道廣文此
意徵予跋語余深嘉文攷之浹洽異書迭出可
為斯道賀敬因其請而題於篇首云大德丁未
中和節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題

余在餘杭借本於會稽陳正卿正卿蓋得于中
書徐淵子訛舛已甚殆不可讀愛其近古抄錄
藏之攜至中都得館中本及孔復君寺丞本互
加參考始可句讀今刻之夔學好古者或得善
本從而增改是所望云嘉定十三年秋七月庚

子東徐丁黼書

封氏聞見記十卷 舊抄本 馬笏齋舊藏

唐朝散大夫檢校尙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
封演撰

案此本較雅雨堂刊本多數條詳儀顧堂二集

春明退朝錄三卷 宋刊本

宋敏求撰

熙甯三年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
人泊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見
繼之先廬在春明里題為春明退朝錄云十一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四

月晦常山宋敏求述

宋景文公筆記三卷 宋刊本

宋祁撰

右筆記三弓以數本參訂粗少舛 景文公議
論攷據精切如此然前輩猶一二可疑如骨菜
字蓋搨字古作菜嘗飾以骨故曰骨菜後世吏
文略去廿又菜菜二音相近故譌為菜耳鮑照
因武壘而改為昭非誤用也再耕字伯牛而古
犁字亦從牛則牛耕不始於漢矣杉者今郁李
也非開而反合者也酈道元水經注云薛瓊注

漢書則謂臣瓚爲于瓚者非也集韻一書乃景
文公與諸公撰定者去聲既出朴字蒲候切八
聲又出朴字匹角切與樸同今謂朴无樸音何
耶卯乃古卿字又音壘今謂卯本柳字又何耶
衍既加點勘又以所聞於前輩者識其後寶慶
二年四月初吉上虞李衍謹書

筆記三卷 舊抄本 吾竹房校本

東原錄一卷 舊鈔本

宋史一卷 舊鈔本

宋史一卷 舊鈔本

鳳臺子王得臣彥輔撰

予年甫成童親命從學於京師凡十閱寒暑始
竊一第已而宦牒奔走轍環南北而逮歷三紀
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
苟有所得輒皆記之晚踰耳順自大農致爲臣
而歸閩屏養病日益無事發取所記積稿猥多
於是重加刊定得二百八十四事其間自朝廷
至州里有可訓可法可鑒可誡者無不載又病
其艱於討究遂類以相從別爲四十四門總成

三卷名曰塵史蓋取出夫寔錄以其無溢美無
隱惡而已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覽之者幸毋
我謂時行年八十皇宋政和歲在乙未元日追
爲之序鳳臺子王得臣字彥輔

塵史三卷 宋刊本

鳳臺子王得臣彥輔撰

張太史明道雜志一卷 明嘉靖覆宋本

宋宛丘張耒文潛撰

右史張公凡三至黃詩文載諸郡志多矣及觀
明道雜志其間紀黃事尤詳因刻板道院亦以

補郡志之闕慶元庚申三月既望郡守東嘉陳

升識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宋刊本

沈括存中述

白序

廣陵曩丁雲擾幸存費宮兩廡析爲官舍儲粟
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矜之歎大帥周侯開藩
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
義之本一日盡屏官舍儲廩於外因其舊扶顛
易圯而新之繼廣田租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

刊沈公筆談為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修秩彬

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者也夫教養相

須既教而養之茂如雖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

契二官所以相為表裏也今既闢紘歌之地又

開資給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六庫舊有

之往往賈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茲及是益

見薄於已而厚於士賢前人遠矣修年代置泮

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本末且證辨訛舛凡五

十餘字疑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存其舊

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七

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日見耳

聞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

六月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修年跋

案此書相傳為宋刊本語涉宋帝皆空格惟不

避宋諱為可疑每葉二十四行每行十八字小

黑口

東坡志林集一卷 宋刊本

宋蘇軾撰

仇池筆記二卷 明刊本

宋蘇軾撰

珩璜新論一卷 舊抄本 秀野草堂舊藏

臨江孔平仲毅父

黃氏手跋曰去冬於坊間見插架有寄賣之書

偶檢三四種與易家刻書歲莫議成雨窗無事

因取舊藏七槍山房鈔本經立齋相國手校者

手校此冊原本載毛汲古珍藏祕本書目此冊

出顧秀野藏故與毛本相近云

毛目並未載明

雲卿跋但云中有夾甲申春正月十有八日老

義係徐立齋中堂筆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八

所曰萬卷樓人所共知七槍山房則人罕知矣

是書後有墨筆題識出莫廷韓雲卿手始猶謂

是雲卿偶得耳頃常熟友人陳子準來觀書于

百宋一廬欲訪海虞故家藏本述及是書云五

川身後因事被累舉所藏書歸諸莫氏蓋雲卿

為五川之甥故也此一段故實惟海虞人知之

予不之知也子準意欲搜羅其邑人舊藏諸書

仍歸故土并欲葺諸家藏書原委為邑中文獻

因丐予以原值歸之子老矣向有所見古書錄

之輯將所藏者為正編所見而未藏者為附編

悉載諸家藏書源流而稿屬草創卒以家累故
逐漸散逸即使有簿錄可稽第存其名其詳不
可得而考也茲子準矢願如是不可欽邪是書
偶並收之而復手校之若隱隱伏此番以原本
贈人之機緘矣二月二十有七日晨起尙未梳
洗臨窗忍寒書老藁

又曰珩璜新論豈奇書汲古珍藏至寶如識是
立齋相公筆五錢估直待沽諸子取時用番銀
七餅費賤懸殊
一至七檜山房萬卷樓楊家書籍莫家收而今
合浦珠還日識寶端須象罔求謂子老藁戲題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九

案雲卿與董文敏相傳是甥舅今又云爲五川
之甥未知其的尙當細詢諸子準恐子記憶不
也

珩璜新語一卷

舊鈔本

宋臨江孔平仲毅父撰

晁氏客語一卷

宋刊本

宋晁說之撰

晁氏客語一卷

明刊本

宋晁說之撰

師友談記一卷

宋刊本

宋太華逸民諡超曠文子李廌方叔撰

呂氏雜記二卷

舊抄本

宋呂希哲撰

冷齋夜話十卷

元刊本

鄭杰舊藏

宋僧惠洪撰

是書僧惠洪所編也洪本筠州彭氏子祝髮爲
僧以詩名聞海內與蘇黃爲方外交是書古今
傳記與夫騷人墨客多所取用惜舊本訛謬且
兵火散失之餘幾不傳於今本堂家藏善本與
舊本編次大有不同再加訂正以綉諸梓與同
志者共之幸鑒至正癸未春新刊三衢石林葉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十

敦印

案此元刊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卷有鄭
杰之印昌英珍藏朱文兩方印鄭氏注韓居珍
藏記朱文長印

元城先生語錄三卷附行錄一卷

元刊本

宋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

卿編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嗚呼前輩不
復見矣使余讀之至於三歎息也余攷先生所
學所論皆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

攷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雷同不欺於心而終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司馬溫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紹興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樞字聖作七舅氏諱桐字茂寔九舅氏諱楫字濟川大觀三年冬僕將赴亳州水城縣主簿七舅氏戒僕曰永或有寄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為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且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到任之次日因上謁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十一

三日以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幸時見過僕因三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為可教意亦自喜嘗曰某在謫籍少人過從賢者少年初仕宦肯來相送願它日無負此言是時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而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闊爽每見客無寒暑無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欬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噫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餘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既不能卓然自立行其

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絕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祿祠廩晨昏之暇輒追錄之以傳子孫蓋以僕聲名之微不能使它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揚馬永卿大年序

元城先生語錄解三卷

明嘉靖刊本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

臣馬

永卿編後學開州端溪子王崇慶解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十二

張九成序

馬永卿序

高金序

嘉靖丁酉

願鐸跋

嘉靖八年

呂栴序

嘉靖七年

賴真子錄五卷

舊鈔本

胡心耘舊藏

廣陵馬永卿大年

胡氏手跋曰己未冬借恬裕齋瞿氏所藏明緣絲閣鈔本錄副行款復用裱海本校勘凡十日而畢十一月二十二日誌於琳琅祕室之北窗

下胡班

又日庚申正月勞季言先生寄來手校本一冊

因塌半月之功用藍筆渡校三月十一日覆校

畢心耘

又日閏三月初七日借得說郛第四十弓內所

載懶真子錄校一過

春渚紀聞十卷 明抄本 述古堂舊藏

宋 韓青老農何遠撰

嘉靖丙戌菊月望日謄錄

無名氏手跋日崇禎庚寅從宋本校一過潛在

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三

樂城先生遺言一卷 宋刊本

宋 眉山蘇籀記

石林燕語十卷 明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 葉夢得撰子棟程模編

宣和五年余既卜別館於卞山之石林谷稍遠

城市不復更交世事故人親戚時一相過周旋

巖岩之下無與爲娛縱談所及多故寔舊聞或

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傳於長老名流及出

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

滑稽諧諼之辭時以抵掌一笑窮谷無事偶遇

筆札隨輟書之建炎二年避亂縉雲歸於火蕩

析之餘井闕湮廢前日之客死亡轉徙略相半

而余亦老矣荐羅變故志意銷墮平日所見聞

日以廢忘因令棟更哀集爲十卷以石林燕語

名之其言先後本無倫次不復更整齊孔子論

虞仲夷逸日隱居放言而公明實論公叔文子

日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

言吾何敢議抑謂初無意於言而言則雖未免

有言以余爲未嘗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

序

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古

楊武跋 正德元年

石林燕語考異十卷 舊抄本

宋 葉夢得撰子棟程模編宇文紹節攷異

自序

岩下放言三卷 抄本

宋 石林翁撰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古今學者皆以放爲置謂

若默而不言者余謂不然古語放皆訓肆如放

心放於利之類本無置義逆命雖音不同亦直

而犯上之義蓋前論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

慮皆有所擇也放言進於中偷身中清廢中權
進於中慮言之自有次第子掛冠以來口固未
嘗及世務然交親往來兒輩環繞耳目所及何
能自苦至于不言亦任之耳時時或自紀錄因
目之為岩下放言云

巖下放言三卷 舊鈔本

宋石林翁葉夢得撰

季氏題跋曰虞山瞿氏藏有魚元傳鈔本巖下
放言三卷以之校覈改講二字填注一字補脫
一葉餘悉相同蓋均出袁氏本也大抵此書以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五

漢陽葉氏本為最善依之校定可無遺憾矣心
耘詞兄囑為襄校爰書數語以質之丁巳小春

上旬婁東李錫疇記

乙卯避暑錄話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葉夢得少蘊著

紫薇雜說一卷師友雜誌一卷 舊鈔本

宋呂本中撰

常談一卷 文淵閣傳鈔本

宋吳箕撰

寓簡十卷 舊鈔本

宋寓山沈作喆明遠纂 板心有小草齋鈔本
五字卷首有晉陵謝氏家藏圖記蓋明謝肇淛
藏本也

白序

雲麓漫鈔十五卷 影寫宋刊本

宋雲麓趙彥衛景安撰

擁鑑間記十卷近刊于漢東學宮頗有索觀者
無以應其求承乏來此適有閒版併後五卷刻
諸郡齋近有避暑錄似與之為對易曰雲麓漫
鈔云開禧二年重陽日新安郡守趙彥衛景安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六

書于黃山堂

釋常談二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

世有輕裘公子長欽少年策玉轡于春朝風流
可愛酌金壺于月夜逸樂無借泊乎陪佳客之
談諧與儒士之言論理涉隱諭不究津涯幾至
面牆真可痛惜遂乃採古經之祕義擬前史之
奧詞僅以成編隨目注解總得二百事名曰釋
常談庶有飾于蕪詞固不愧于博學其或繼玉
塵尾者無倦習之云爾

新刊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顧千里校宋本

宋 廬陵鄉先生孫奕季昭撰

杜子美示宗武有詩韓退之示兒有詩學者至今誦之而東坡先生一以為聖賢一以為祿事殆若有所區別然君子苟不能忘其子則隨其資而示以意使之知學則一而已余之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所望者惟子與孫然懶惰無匹聞學編隘上不能進之於聖賢之域下不能引之於利祿之塗則以平生之末學者示之是亦使之知學之意也苟竄無金教無經一再世不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七

為君子之歸可不懼哉於是攷評經傳漁獵訓詁以立總說經說文說詩正誤雜記字說凡七條大抵論焉而不盡盡焉而不確非敢以污當代英明之眼姑以示之子孫耳故名曰示兒編使後世賢廣吾意不賢毋謂不汝誨也吾子其懋戒之哉開禧元祀九月上浣廬陵孫奕書示兒一編孫先生之與後學者涯矣辯經傳之同異核文辭之是非詩之評字之正人物之綺談奇聞與旨靡所不載歲月彌深散亂磨滅學者病之本堂重加訂正以壽諸梓萬意義方者

母惜家置一通癸未月正元日晚學廬陵胡楷

子式誌

履齋示兒編二十三卷 明刊本

宋廬陵孫奕季昭父撰

李維撰序

潘膺社序

卧游錄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 呂祖謙撰

太史東萊先生晚歲卧家深居一室若與世相忘而其周覽山川收拾人物之意未能已也因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六

有感於宗少文卧游之語每遇昔人記載人境之勝輒命門人隨手筆之而目之曰卧游錄非直以為怡神玩志之具而已嘗遺益國周公書曰近書新街時初授亳州明道宮譙沛真源恍然在日若更十年不死則嵩之崇福堯之大極華之雲臺皆可卧游也觀此則先生故國之念未嘗一日去心卧游之意抑又深遠矣此書未及成編而已迫夢奠後二十餘年先生之從子喬年既取卧游二字扁先生燕寢之堂復以是編屬東陽邵君淇書之且屬深源識其顛末深源襲侍大

愚先生見先生之愛玩是書也因請刻之祠中以惠同志觀者儻自得之庶幾遺意之尙可追乎嘉定九年二月望日學子王深源謹書

宜齋野乘五卷續一卷 明仿宋刊本

江陰吳枋方才隲

枋自四十歲以來榮念已絕獨於嗜書一事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未嘗一日忘情也嘗記周益公二老雜誌載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近時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微軫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五

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曰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道畢方之禍延燎數萬家儲書寄留癸辛街楊和王府盡爲劫灰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以庇風雨至八月落成始能追記一二鈔錄之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情然無知乃至書畫某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枋之才固萬萬不及樂天嘗疑此語似爲予發以此嗜書之心牢不可破矣雖然不知後之人能爲傳一二耶抑用

乙覆醬韻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吳枋書

游宦記開十卷 宋刊本

宋張世南撰

游宦記開十卷 舊鈔本

宋張世南撰

密齋筆記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謝采伯撰

寶祐乙卯天台謝公鼓院來守臨川宗曰實爲贊貳一日以密齋筆記授宗且曰此吾先君子晚年之所著也宗旦受而讀之驚喜歎賞如遊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五

黃山如閱海市瑰奇詭異之物雜然前陳駭目洞心應接不暇是豈淺鮮者所能到哉其殆貫穿百家馳騫千載者歟夫士非窮愁莫能著書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常情之通患也知者臺高蹈燕居引恬未有肯措意於筆硯者密齋以宰相子數歷中外薦更麾節晚境倦游乃能逍遙里第耽玩墳索抽毫瀆墨述所得以自見於世所謂富貴不能淫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密齋有焉陸賈當功名名遂之餘乞身歸田擁車騎負寶劍遊遊諸子閒醪酒擊鮮以自娛樂追思向

來新語殆如夢事向子平隱居讀易自另婚女
嫁之後斷絕家事勿使相關迺肆意於名山大
川之觀覽時韋編不得過眼矣王逸少蘭亭一
序似能言者及其守早退之節又不過企慕子
平所爲盡山水之遊求藥石植桑果抱子弄孫
以卒歲於著書乎何有以密齋視三千富貴年
齒度越遠甚謂宜屏卻簡編燕酣登眺可也而
密齋之所樂爲有三子之所不克爲者由是言
之士大夫晚節嗜好有不迷其初者鮮矣觀密
齋自序謂以此書傳示子孫使知其老不廢學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主

噫此其詒謀微意又可與俗人言哉越明年錄
梓郡齋輒爲題其後跋院名奔林密齋先生次
子也寶祐丙辰夏五中泐通直郎添差通判撫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宗旦謹書
子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
一閱無以解日書生結得未除亦自物有問見
豈應以鷓弁浪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
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
餘言固未足追媿古作要之無抵牾於聖人不
猶愈於釋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

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酒祐元年辛丑長至謝
采伯元若甫引

右密齋筆記別經史本朝文藝雜書釐爲五卷
續記一卷先公易班東歸晚年著此比錄梓家
塾而字小不便老眼舛誤未暇考訂奔林挈來
臨汝欲刻置郡齋迺是正魚魯其間至有脫簡
者亦復增補使簡始得爲善本一夕夢先公若
有喜色謂奕林曰汝日所爲吾從旁覘之行又
往婺女矣蓋大卿兄守婺故也嗚呼先公歿六
年而精爽炯然託諸夢以詔諸孤一舉措頃在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七

主

其左右顧不肖何以稱寒惟戰戰兢兢是戒是
懼而已既刊此書屬兩侔題卷末輒復記此時
寶祐丙辰孟秋中泐男奉議郎權知撫州軍州
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軍馬奔林百拜書
昔歐陽公著歸田錄范蜀公作東齋記事皆在
辭蟬捨冕後蓋前輩於文章翰墨若飢食渴飲
未嘗一日廢非有老壯之分仕止之間也密齋
先生年六十有三卽刈節村門淡然無營惟耽
玩書史遠紹旁搜今觀筆記一書如武庫乍開
戈矛劍戟犀利森列使八毛髮竦豎非冒犬千

古筆力萬鈞疇克爾歟其視歐范二公風流蘊藉相似也臨川使君一日出示家集且病舊板漫漶字有脫誤將屬太史王公是正之別錄之梓方動念間忽夢密齋如平生是知公於斯文雖神遊八極未能忘情嗚呼其精爽豈不可敬畏哉漢韋賢父子以明經為宰相時為之語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今密齋獨以文印傳子孫而使君又克成先志是亦韋氏一經之教由此觀之君家之福未艾也寶祐丙辰季夏朔日通直郎通判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

前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七
田事成公策議

前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七

前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八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雜家類四

梁谿漫志十卷

明刊本

豐對樓舊藏

費衮補之

前輩之學不徒為空言也施之於用然後為言故掌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矢謨則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生無益於時其學迂濶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紙歲月浸久積而成編因日以漫志嗟夫竟何謂哉願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吟自止識者當亦為之歎笑邪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谿費衮補之序

前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八

一

右費君補之所著梁谿漫志十卷予頃在戊申之歲見其副於都城則知愛慕之今年春補之以書來曰吾成此書勤亦至矣欲廣其傳而力不逮子為邑之暇盍為我圖之予曰是吾心也乃命工刻之縣齋而誌其後曰夫鳳凰芝草賢

愚皆知其美瑞補之之書不待予贊而傳也若
自時厥後近自京邑遠及遐徼家藏此書人挾
此策則當自丹楊始嘉泰改元中秋晉陵施濟
書

近見費補之袁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
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
至湖上遙望蘇仲虎尚書晏客蘄王徑造其席
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
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闋三紙勿
亂動清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山丞太府攜以

詔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二

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欽
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
不解書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
子樞密承旨帶御器械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
梁谿之說但詞中一二字不同耳昔人有竟病
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稱殆未有超然
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中元日四明樓鑰書
國史實錄院牒國子免解費進士勘會本院恭
奉聖旨指揮編修高宗皇帝孝宗皇帝光宗皇
帝三朝正史今有合申請事開具下項內一項

詔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三

一今來編修三朝正史合要文臣卿監武臣刺
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生前事迹墓誌行狀碑
誌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聖語并御筆文字等
參修纂及官雖卑或事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
乞朝廷劄下諸路轉運司行下所管州軍監縣
鎮嚴限子細搜訪抄錄申發赴院以憑參修施
行伏候指揮六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
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費進士袁有所
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牒請遵從已降聖
旨指揮抄錄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
赴院以備參修使用不許違滯故牒開禧二年
二月日牒

承事郎守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
實錄院檢討官蘇朝故郎充樞密院編修官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周朝散郎尙
書都官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譙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
實錄院檢討官史中奉大夫行軍器監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廖朝奉大夫守祕
書少監兼國史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翰

林權直徐朝議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兼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陸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兼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大中大夫試尚書吏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國用司叅計官兼侍讀差充充湖北京西路宣諭使薛奉使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權吏部尚書楊

梁谿漫志十卷 舊抄本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四

宋費衮補之撰

自序

施濟跋

醉翁談錄四卷 抄本

宋從政郎新衡州錄事參軍金盈之撰

筆經室外集醉翁談錄五卷宋金盈之撰案盈之家世汴京南渡後官從政郎衡州錄事參軍此書載黃虞稷下頃堂書目第一卷名公佳製載宋以來名卿大夫詩文各體第二卷榮貴要覽畧述唐宋中恩榮遺制第三四卷則為京城

風俗記備載宋室全盛時汴京風物繁華之盛凡所見聞案月搜記如四時風俗好尚無不畢載第五卷瑣聞記聞載唐時遺事為多書中所載詩文雜事雖屬瑣碎然博聞洽見足資談助可與夢華夢梁等錄並傳也

宋相臺岳珂撰

自序

後序

案每葉十八行每行十七字版心有字數及刻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五

工姓名百宋一屢賦所有抄補四卷此本完善尤為難得卷中有朱卧菴攷藏印朱文長印朱之赤鑿賞朱文長印華菱頤藏朱文長印白舫朱文方印

祛疑說一卷 宋刊本

宋雲間儲泳撰

經鉏堂雜志八卷 明刊本 鮑深飲校

朱霄川倪思正父撰

朱大復序 萬曆庚子

金有華跋 萬曆庚子

鶴林玉露十六卷 明刊本

宋廬陵羅大經景綸撰

玉峯先生脚氣集二卷 舊抄本 吳尺鳧舊藏

宋天台車若水清臣著

咸淳甲戌冬伯父脚氣病作時以書自娛隨所見而錄寢復成編因曰脚氣集嗣歲春仲不幸傾忘亦絕麟之筆也凡平昔有書之別帙者可勝紀哉兵火禍滋成爲煨燼惟賴此編之獨存亦云幸矣從子惟一拜謹識

此書適管而敏家藏本借錄於城南寓舍映雪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六

竹齋時吳元年歲在丁未臘月廿八日庚午華

亭孫道明叔父年七十有一

吳焯手跋曰案文獻通考續只載浙人車若水

玉峯冗彙及道統錄二種獨無此目觀是編從

子惟一後跋蓋若水晚年所著故有絕麟之語

想當時未刻故別書日都不載余考台郡志若

水黃巖人祖似慶潛心理學號隘軒著有五經

論閒居錄隘軒文集杜清獻範陳質窗耆卿爲

之序若水學古文於質窗後從清獻游尋往來

王魯齋之門深得晦翁緒論著大學沿革論魯

齋謂其洞照千古錯簡使朱子聞之當爲莞爾

所著有道統錄宇宙紀畧世運錄玉峯冗彙亦

不題此目而爲當時所未刻是編之傳真幸也

康熙乙未清和二十又一日

又曰此編刻于陳眉公祕笈中又得乘暇檢校

互有錯字今成完書又記

玉峯先生脚氣集二卷 抄本 瑣川吳氏舊藏

宋天台車若水清臣撰

吹劍錄一卷 舊抄本 鮑以文舊藏

宋俞文豹撰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七

余以文字之緣漫浪江湖者四十年乃今倦游

索居京國應酬簡省心跡稍寧東坡詩惟有王

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因名所居爲堪隱

掩關守泊條理故書以首見聞與今所得信筆

錄之莊子云吹劍首者快而已映許劣反謂無

韻也滴喃三年人日括蒼俞文豹文蔚序

此編已刊行板留書肆不可復得因刪舊添新

再與續集並刊

鮑氏手跋曰嘉慶丁卯三月通介叟錄于萊市

橋舟次

藏一話腴內編二卷外編二卷 舊抄本

宋陳郁撰

陳藏一以詩文名世真西山劉漫塘陳習庵交稱之余始過其語今觀所述話腴博聞強記出入經史研攻本末則則可法度而風月夢怪嘲諷詼誕滌麗氣習淨沈無遺豈非自思無邪三字中踐履純熟致是耶乃知三君子可謂具眼矣嘗謂近時江湖詩人多然不誇而誕則空而迂流干謁者皆是惟藏一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陷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及叩其中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八

厚德錄三卷 宋刊本

宋百鍊真隱李元綱編

佩韋齋輯聞四卷 舊抄本

宋俞德鄰撰

善齋夜話四卷 舊抄本

宋林屋山人俞琰玉吾撰

玉吾余友也讀易彈琴晚學內外丹訣自謂得

道余嘗從其借手抄丹經服其收拾浩瀚復以所著易會要集說示予方欲刻梓而告逝焉有子不能繼其業則其書皆泯沒矣今觀此集蓋欲發其平生所聞所讀所得所行者也嘗聞東坡亦留意于方外學具載于本集中有所得必報子由見于尺牘中所謂經爐上一點雪者直土苴耳故余嘗曰此坡老學道鼻孔于此敗缺今又于玉吾此書見其收缺與東坡同一鼻孔夜半讀至此不覺大笑婦輩睡皆驚起怪問于是吹燈就枕明日欲作一書曰枕邊爭語與之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九

作對未暇姑識之俟予書成併序焉商邱老人宋無志

右澗先生註易外別有席上腐談書齋夜話其諸易說既自有刻此編特手筆存於家黃巖林公守郡時持之而去其家別無副本至今吳中失其傳矣庚戌秋與海寧董子壬會於吳門談及家有是書又恐其名之偶同故致詰其所自云是黃巖人傳錄耳遂為之信既與子壬別欲走一介詣子壬而相去三百里之遠奈何今年五月冒暑訪子壬值潢潦之際孤航渺然水天

相接又復滯雨窮途坐蓬窗之下兀然無聊者
累日雨霽得抵子壬所首以腐談爲懇而子壬
之藏已失去遂同過祝秋官處轉爲假之歸幸
此書又復來吳中斯文不絕僅如一綫耳脩書
所自者示我同志念予歷涉之艱好書不易得
耳六月一日熾舟金粟寺午炊後書
齊東野語二十卷 明正德刊本

宋齊人周密公謹父撰

余世爲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
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大父扈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十

躡南來受高皇帝特知通歷三院徑躡中司泰
禧之間大父從屬車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

接歲編日記可信不誣我先君博

習聞臺閣舊事 對客語音吐洪 不

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爲故家文 余鄙侍

膝下竊剽緒餘已有敘次嘗疑某事與世俗之
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
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
也又出外大父目錄及諸老襍書示之曰某事
與若祖所紀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謬也國

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微辭
有所辟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衰議
論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
可刪也小子識之洵遭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
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爲大恨間居追念
一二於十百思復墜逸爲先人羞迺參之史傳
諸書博以 說務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
異時 者喙曰野言乎子真齊人也余

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雖然

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言也無所不言烏乎言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十一

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歷山周密公謹父書

戴表元序 至元辛卯

胡文璧跋 正德十年

盛景跋 正德乙亥

潮溪先生捫虱新話十五卷 明刊本 黃蕘園舊藏

宋陳善撰

無名氏序曰陳善字子兼福州羅源縣人王温
天資穎悟九齡能暗誦五經甫弱冠遊郡庠泮
教得其所爲文大驚異之曰崔蔡不足多也時
閩文學甲他郡歲大比試者至十萬人子兼獨

步稱雄場屋中名震一時老師鉅儒皆爲之傾動紹興間爲太學生所與游者天下名士時秦檜當國子兼慷慨言論慕何蕃陳東之爲人嘗力詆和議爲非是不徇俗俯仰浮湛有司心雅惜子兼畏權臣卒不敢取以故不屑効一官子兼亦不以得喪喜戚動其心拂衣竟趨杜門讀書自孔孟氏至于史百家佛老陰陽卜筮農圃之說無不精詣或焚香默坐日不出戶無幾微見於顏面宦情世故淡如也所居有小溪與潮合流因自號曰潮溪所著書詩文甚多經殘燬

函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三

散逸惟捫虱新話行于世子兼嘗墮圍城中有談新話者子兼因與謂言而不知其爲子兼也遂得脫然此特其小小者耳若子兼之所被惡知之彼惡知之

黃氏手跋曰此捫虱新話三本余得諸書友處取其尙是明代舊刻因收之隨取津逮中本畧爲對勘亦覺此刻居前稍勝毛本而潮溪先生小傳惟此猶存洵善本也余考敏求記所載云有二本其一足影宋本標題云朝溪先生捫虱新話釐爲十五卷今檢此標題獨多朝溪先生

四字而毛刻猶無殆自宋本翻雕者乎嘉慶二年歲在丁巳秋日書於讀未見書齋黃丕烈又跋曰述古所藏向有二本一是宋鈔本不分卷帙末有羅源陳善子兼跋云丙寅歲余由海道將抵行在所云戊辰秋余觀書濂溪均蔣氏見所謂宋鈔者果與述古所藏合而子兼之跋較敏求記所載爲詳此書余友秋塘張君爲余借出因得見之遂屬其校于此册上陳跋及所多二則用別昏錄之附考焉本書甚古雅宋鈔之說茲所校者皆秋塘筆余未及親較也秋塘

函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三

近始檢還因記庚午夏五月十九坐兩書復翁又曰此宋鈔本蔣韻濤故後已經散失然巧爲余友蔣懷堂所收一蔣失而一蔣得倘容借閱仍可手自警校一過秋塘已于昨歲化去後韻濤歿焉而余年較兩君尙小幸而獨留藏書之家識古之友亦漸少矣丁丑夏張訊菴借校因其還書而書此復翁

又曰後從訊菴借其手校宋鈔本覆勘一過其書一百則通作一卷不分類無子目訊菴一一跋出因照臨于此丁丑秋白露前四日記復翁

敬齋先生古今雜十二卷 舊抄本

元敬齋李治

案 四庫全書著錄本從永樂大典錄出此

則原本也後有萬曆庚子春三月之吉武林書

室蔣德盛梓行兩行凡四百七十餘條首尾完

具似無缺佚所謂舊本四十卷者恐傳寫之悞

庶齋老學叢談三卷 舊抄本 知不足齋舊藏

元從仕郎崇明州判官致仕盛如梓

閒居錄一卷 明抄本 丁秋水舊藏

元吾即行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古

右閒中錄一編一名閒中編魯郡吾衍子行所

著也其間皆子行手書子行工篆隸書通聲音

律呂之說及太元經自號貞白居士性放曠有

高尚不事之節每以郭忠恕自比倨傲一世視

人巧圖富貴不啻蠱蛆臭腐之將噬染於己尤

厭棄請門請謁有來者從樓上遙與語其人出

少間顧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又好刺譏時人

輕侮文學士獨盛推杭之仇近父婆之胡穆仲

汲仲至稱之為百年士蓄書凡數千卷至大四

年冬以事逸去莫知所終此得之其從父云至

正五年正月甲辰養病東閣捉筆記吳郡陸友

仁書

研北雜志二卷 明項氏宛委堂刊本

元陸友仁

徐獻忠跋

錢叔寶跋

林應楨跋

陳繼儒跋

右雜說之屬

雲煙過眼錄二卷 舊抄本

兩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古

元齊人周密公謹

某氏手跋曰弁陽老人所著雲煙過眼錄中附

葉森文璧二氏所見與湯允謨續錄數頁非盡

周公之書也世所傳抄與刻本皆偽舛不可讀

此為張青甫所校猶有未盡余復重加考正然

其中錯亂無序者尚多聊且錄出以備遺忘戊

午三月廿二日京師橫街時余病口糜食粥一

月矣林村題

右雜品之屬

羣書治要五十卷 東洋刊本

國秘書監鉅鹿男魏徵等撰

掣經室外集徵字元成魏州曲城人官至太子
太師謚文貞事蹟具唐書本傳案宋王溥唐會
要云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書監魏徵撰
羣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
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書成諸王
各賜一本又唐書蕭德言傳云太宗詔魏徵虞
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
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
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賚賜尤渥然則書實成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七

于德言之手故唐書于魏徵虞世南褚亮傳皆
不及也是編卷帙與唐志合宋史藝文志即不
著錄知其佚久矣此本乃日本人擺印前有魏
徵序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今觀所載
專主治要不事修辭凡有關乎政術存乎勸戒
者莫不彙而輯之即所采各書并屬初唐善策
與近刊多有不同如晉書二卷尙爲未修晉書
以前十八家中之舊本桓譚新論崔實政要論
仲長統昌言袁準正書蔣濟萬機論桓範政要
論近多不傳亦藉此以存其梗概洵初唐古籍

也

意林五卷 嚴可均校本

國扶風馬總元會編

戴叔倫序 貞元二年

柳伯存序 貞元丁卯

嚴氏手跋曰意林二卷從道藏瑟字號錄出竟

二日之力依藏本校對訖嘉慶乙酉歲短至後

一日烏程嚴可均記

續談助五卷 舊抄本

宋晁載之編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七

續談助五卷宋刻本爲故友秀水介江陰徐君
子寅家藏子寅沒後其家人售于秦汝立氏汝
立迺余門人汝操之弟青年癖古儲蓄甚富亦
友于余假而手錄閱三踰月始訖事惜乎斷簡
缺文未敢謬補藏之茶夢閣以俟善本云嘉靖
壬戌之秋八月二日皇山人姚咨識時年六十
有八
案晁載之字伯宇補之從弟兄也官封邱丞著
有封邱集二十卷學問精確嘗作昭靈夫人祠
詩曰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古吳安用

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見郡齋讀書志
呂紫微詩話是書 四庫未收張月霄藏書志
著于錄而不知其名蓋載之先有談助一卷見
宋史藝文志故此名續談助也

紺珠集十三卷 舊抄本

宋朱勝非撰

紺珠之集不知起自何代試嘗仰觀乎天文俯
察乎地理凡可以備致用者雜出於諸子百家
之說枝分派別原始要終粲然靡所不載誠有
益於後學然珠之為物生於淵而崖不枯固寶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六

之矣是珠也其色紺然異乎夜光之類特取其
文焜耀而已凡人之思慮有為物所蔽而昏昧
者取其珠而玩之則了然心悟漠然冰釋回足
以開聰明備記遺忘豈小補哉學者於此能勤
而熟攬之亦若提珠在手歷歷無忘其所能雖
相去千百歲之久可以坐見其創述之末則囊
括倫類蓋無餘蘊矣以是而名其帙不亦宜乎
建陽詹公寺丞出鎮臨汀僕幸登其門一日出
示茲集俾之校勘訛舛將命工鏤板以廣其傳
僕因得以詳究焉增益其所未能所得多矣楊

子不云乎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其是之謂歟
紹興丁巳中元日左承直郎全州灌陽縣令王
宗哲謹序

賀榮重刊序 天順庚辰

直齋書錄解題曰紺珠集十二卷朱勝非鈔諸
家小說傳記視曾慥類說為畧

尤氏手跋曰紺珠十三卷乃宋朱勝非編百家
小說成此書又有自序云張燕公有紺珠之見
則能記事不忘書之名以此王宗哲乃紹興時
人而曰不知起自何代豈詹寺丞所得本不著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九

姓氏邪康熙甲午春仲花朝鹽官尤貞起記
案書錄解題秦中歲時記下又云朱藏一紺珠
集則是書為朱勝非撰無疑其書隨手摘錄以
備遺忘勝非亦紹興時人想詹寺丞所得傳抄
之本不著姓名故曰不知起于何代也
類說六十卷 明抄本 秦西嚴舊藏

宋曾慥撰

小道可觀聖人之訓也余倚寓銀峯居多暇日
因集百家之說採摭事實編纂成書分五十卷
名曰類說可以資治體助名教洪談笑廣見聞

如嗜常珍不廢異饌下飭之處水陸具陳矣覽者其詳擇焉紹興六年四月望日溫陵曾慥引前言往行君子貴於多識稗官小說良史列之九流曾公所編類說蓋此意也余舊藏麻沙書乃紹興庚申所刊本字小而刻劃不精且多舛誤舊必有續刊大字善本分符來此編合搜訪咸無焉併板亦不存矣因取所藏舊本稍加是正鏡板於郡齋庶可壽此書傳士或有志於聖門友多聞之訓當謂不為無補寶慶丙戌八月初吉古杭葉肯書於建安堂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干

重校類說五十卷 舊抄本 秦西巖曹藏

宋曾慥撰 卷首有西巖山人印記

自引

葉時序

皇朝類苑六十三卷 舊抄本

宋江少虞撰

自序曰古之史者載藉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於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疎略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以來干有餘

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藉藉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褒貶有所未盡况軼入他說者歷年浸久疏殘之餘不少概見則史失其傳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可勝計耶我宋肇興聖神克繼二百年太平憲物容典匯古治而增華朱有輯熙炳煥可考如今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覈萬代然而秘省遂嚴非外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逸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指紳先生尙能言之往往皆前日今世巨公名卿老師宿儒以其所接於耳目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壬

可以警憲于世者筆之載錄傳紀無慮數十家嘗惜其眸散不屬難以稽考曩因餘暇備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抵牾者自餘據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今為一書名曰皇宋事寔類苑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勳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夷狄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為二十八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旁搜遠覽而太平遺逸之美麗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議庶幾乎尙有典刑哉此學

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樂道也深媿識見
淺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於每門之末不敢
斷意訖詞篇篇存之將以有望于後之君子云
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謹序

少虞自幼喜雜覽家居摘諸史雜史關於風化
者纂成此篇題曰皇宋事實類苑始於本朝祖
宗聖訓終於風土雜志總六十三卷少虞不敏
何敢爲著述但傳舊而已攷之歲月越十四寒
暑更俟博洽君子訂焉紹興戊寅九月日江少
虞志

皇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三

案江少虞 四庫全書提要云里貫未詳愚案
少虞字虞中常山人政和八年進士調天台學
宮冠至守倅皆遁去少虞獨率弱卒堅守兩旬
慷慨感激人有死志首射殺渠魁賊遂潰歷廷
饒吉三州守治皆第一見弘治衢州府志

皇朝仕學規範四十卷

舊抄本

張鑑

士大夫多熾天資至錯諸行事往往鮮合中道
才非不逮微法度也前言往往行可倣可師佩服
弗替如循三尺則幼學壯行焉往而不中節貌

前修爲易與肆吾意之所嚮跌宕乖盪漫亡據
依幸而齷齪亡聞人猶以不能恕其如得聲名
處貴顯有識將起賢者過之之歎斥規矩以覲
全材屏範模而良器圖是世固無若事也仰惟
熙朝累聖纘承一以姬孔道學造天下士名公
碩儒聞風作興步武相屬其大者功烈在天銘
在鼎彝誠未易闕測至如問學之困深操行之
端方政事之精醕與夫陰功隱德奇辭與論流
播簡冊者皆足以擅稱一時詒憲百世茲天資
庸樸粗知讀書日思技滌膏梁之習以從賢士

皇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三

大夫後是以席寐前哲採摭舊聞凡言勳舉措
粹然中道可按爲法程者悉瓜分鱗次萃爲鉅
編以便省閱夫致知必繇學故先之以爲學學
行之上也故次之行已行已有餘斯可推以及
人故次之以蒞官爲政莫如德故次之以陰德
有德者必有言故以詩文終焉謂其皆可爲終
身法遂目之曰皇朝仕學規範且析爲四十卷
庶幾口誦心惟趣向弗譎昭然中庸大學之可
款儆乎正人端士之在左右也傳不云乎過者
俯而就不至者跋而及僕方用是自警亦願與

同志共之 清熙歲丙申四月秦川張鑑時可序
自警編不分卷 朱刊本 朱卧菴舊藏

宋趙善瑋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自警者凡十二章納
釋解旨反覆切至猶歎休哉予辛巳去國屏跡
龜溪省愆餘暇集我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
編名以自警蓋警飭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
萬一云耳書甫成市書徐生雋典刑錄嘉言善
行臚分品列間類予所編因廣教育攝養好生
使命數門置之座右期無負初意云嘉定甲申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書

正月望漢國趙善瑋序

噫是編也藥石予疾多矣却掃八年安之義命
宦馳六載粗不愧見吏民皆是編助之也客有
好事者從予抄錄予曰單見謏聞藉是強而進
耳何敢以示人客曰蓬伯玉恥獨為君子豈用
心之未廣耶予察其說遂錄木于九江郡齋端
平改元三月旦善瑋再書

儀顧堂集有跋

自警編九卷 明弘治刊本

宋趙善瑋

自警編九卷 明嘉靖刊本

宋趙善瑋撰

自序

林庭栢序 嘉靖庚子

陳善序 嘉靖四年

百川學海 明華理覆宋刊本

宋石錫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先儒嘗有
斯語矣夫人以區區聞見將欲周天下之書言
雖沒世窮年曾未及太倉之稊米然則記錄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書

書其可缺乎古今紀載至多往往好古者類於
迂務奇者隣於誕詳則贅簡則略無他各局於
一體也余舊哀雜說數十種日積月累殆逾百
家雖編纂各殊酷疵相半大要足以識言行裨
見聞其不悖於聖賢之指歸則一楊子雲有言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又曰川雖曲而通諸海則
由諸夫川惟其流而不息故能合眾水而朝宗
使其或止或停或有所限而不通則潢潦涸涸
而已矣人能由眾說之流派適學海之淵源則
是書之成夫豈小補因壽諸梓以溥其傳而名

之曰百川學海云時昭陽作噩歲柔兆執徐月

古鄮山人左 禹錫叙

錢福序

右雜纂之屬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八

三

南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九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類書類一

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

明抄本 馬笏齋舊藏

隋祕書郎虞世南撰

張氏金吾曰案此本係永興原本未經陳氏增

刪竄亂者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冊卷

一百三十九車總載篇卷一百五十八至一百

六十穴泥沙石四篇俱係大字無注與全書異

南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十

陳氏改從一例立題分注遂使原本面目不復

可識且所增補或屏入五代十國事更失限斷

藏書家每以不得一觀原書為恨今細核陳氏

之書大約原書所引之句與題不甚協者則刪

絕無文義可通者則刪其書人人習讀無所用

注者則刪其書世無傳本不復可校者則刪或

改引他書如謝承袁山松等後漢書則改引范

蔚宗書十八家晉書則改引房元齡書是也有

原本正文而改作小注者有原本小注而改作

正文者有陳氏所增而未注補字者有元書所

有陳氏稍加增改而注補字者攙亂刪改不可枚舉讀書敏求記云今行北堂書鈔為吾鄉陳抱中所刻攙亂增改惜無從訂正聞嘉禾收藏家有原書蒐訪十餘年而始得朱氏竹垞大唐類要跋云書賈有以大唐類要求售者反覆觀之即北堂書鈔也今世所行出常熟陳禹謨刪補盡失其舊儲書者多藏之而原書罕覩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北堂書鈔明陳禹謨校刻明

人好增刪古書逞臆私改其庸妄無識誠有如

錢朱二氏所譏然今嘉禾舊本及大唐類要均

已不可得見獨禹謨此本猶存其增加各條幸皆注明補字猶有蹤跡可尋惟其所改所刪遂竟不可考是則刊刻之功不贖其竄亂之過矣蓋是書自國初已極貴重今又更百七十年日久而微幾成斷種合浦之珠豐城之劍不足比其珍貴也

藝文類聚一百卷

元宗文堂刊本

徐興公舊藏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自序

無名氏跋曰夫藝文類聚一書出自唐統大學

士歐陽詢所著編成百卷巨載天文歲時地理山川社稷州郡帝王后妃儲宮人品禮樂職爵冠婚喪祭詩書金寶器械祥瑞災異華夷草木禽獸藥品天下勝跡諸事巨細畢具節節有條并名儒古體文論策表靡所不全高明君子觀之亦得以一助云耳今書坊宗文堂購得是書即便命工槧行溥傳海宇售播四方賢哲士夫以廣斯文幸鑑

案元刊劉靜修集卷一後有墨記云至順庚午

宗文堂刊木記則宗文堂為元時書坊無疑每

葉二十八行每行二十八字明小字本即從此

出每卷中有在李鹿川處朱文長印鄭

之印

白文方印注韓居士白文方印侯官劉筠川

文金石記朱文長印徐氏興公白文方印侯官

鄭氏藏書印朱文方印

藝文類聚一百卷

明刊小字本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撰

自序

續宗序

陸采跋 嘉靖戊子

初學記三十卷 明安國刊本

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撰

聖人在上而經制明聖人在下而述作備經制之明述作之備皆本於天地之道聖人體天地之道成天地之文出道以為文因文以駕道達而在上舉而措之其見於刑名度數之間者禮學之文所以明經制也窮而在下卷而懷之其藏於編籍簡冊之間者詩書之文所以備述作也禮樂之文炳若丹青詩書之文潤於金石非

顏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四

吾聖人直為是炳炳琅琅者以誇耀於千萬世之人也由是以載其道而濟千萬世之人者也傳曰經天緯地之謂文聖人措斯文於禮樂以化成於天下者莫若乎文王故曰周鑒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乃若文王則可謂之文也已矣聖人藏斯文於詩書以化成於後世者宜莫若乎孔子故曰天之未喪斯文也乃若孔子則可謂之文也已矣禮樂之文隨世而存亡不見其大全惟是詩書垂世煥乎其可觀者皆貫道之器非特雕章績句以治聳俗之耳目者也學者不

問古人之文為貫道之器誦其詩讀其書往往獵取其新奇壯麗以駕其道聽塗說入乎耳出乎口者發為一切之文自許高風逸氣可以跨越乎古今峻峰激流可以眺咳乎觀聽謂天地造化之工皆在其筆端而聖人之用心處為盡在此矣所謂郁郁之文可以明經制未喪斯文可以備述作當年天下異時來世所賴以濟者未嘗過而問焉可勝惜哉嘗謂人生而不學與無生同學而不能文與不學同能文而不載乎道與無文同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此是以近世

顏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五

有摘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而記之凡三十卷開卷而上下千數百年之事皆在其目前可用以駢四偶六協律諧呂為今人之文以載古人之道真學者之初基也愚願學者據此以成文因文以貫道漸至於文王孔子之用心處而後止毋為獵取其新奇壯麗之語雕章績句以治聳俗之耳目焉乃善學者也時紹興四年歲次甲寅正月上元日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

初學記三十卷 明陳大科刊本

序

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

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撰

劉本序 紹興四年

陳大科序

初學記三十卷 校宋本 丁月河舊藏

唐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副知院

事東海郡開國公徐堅等撰

元和姓纂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唐林寶撰

自序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六

白氏六帖類聚三十卷 北宋刊本 明文淵閣舊藏

唐白居易撰

案此北宋刊本每葉二十六行每行二十六七

字不等小字雙行歐書極精每卷有目連屬正

文匡敬恒皆缺筆貞字不缺蓋宋仁宗時刊本

也版心分十二冊有文淵閣印朱文方印臣筠

三晉提刑朱文方印徐氏傳是樓書目季滄葦

書目皆著錄蘇州汪氏有南宋刊本題曰新雕

白氏六帖事類添注出經

白孔六帖殘本三十八卷 宋刊本 傳是樓舊藏

唐白居易宋孔傳撰

案此南宋白孔合刊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

小字雙行有宋本二字朱文構圓印東海二字

朱文長印蓋傳是樓舊物也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六卷 明刊本

唐白居易宋孔傳撰

唐白居易擴摭諸書事提其要區分彙聚有益

於世或謂白公文采道德自足以託不朽願為

此何歟古之君子學則與人共之未有獨善其

身者也且其大者尚將發明以示後世况其細

商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七

乎使學者不執業不佔畢而有博聞之益此仁

人之心也由唐至吾宋幾四百年故事畔散不

屬東魯孔侯宣聖之裔中丞公之孫也數試藝

于有司輒不售退為新書以倣白公之意方侯

著書時士皆挾一經不治他技而侯獨奮不顧

自詩頌銘贊奇編祕錄窮探歷代纖芥不遺斯

亦勤矣書成而當建炎紹興之際主上復古救

弊士知博學孔侯之書如當家之儲材棟榱枅

榱雲委山積匠者得之應手不窮功用豈小哉

若夫貪多務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已

之名者此侯之所恥也余見侯臨川閱其書而善之侯之言曰古之學者必世其家吾惟宜聖之後而子思中庸雜於大戴氏禮及子高子國始立訓傳缺然至今吾甚懼焉於是綴緝使無墜厥緒則侯之意又非獨倣白公而已也故余樂為之序陵陽韓駒子蒼

蒙求三卷 東洋刊本

唐安平李瀚撰註

李良上表 天寶五年

李華序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事類賦三十卷 元刊本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元學士王磐校勘

進表

邊愔德序 紹興丙寅

事類賦三十卷 明華麟祥刊本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進表

邊愔德序 紹興丙寅

華雲序 嘉靖壬辰

事類賦三十卷 明甯壽堂刊本

宋博士渤海吳淑撰註

進表

邊愔德序

范應期序 萬曆乙丑

太平御覽一千卷 明刊本 趙濤常校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勅纂

蒲叔獻重刊跋 慶元五年

李廷允跋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太平御覽殘本三百六十六卷 北宋刊本 明文淵閣舊藏

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等奉勅纂

案此北宋官刊祖本存卷一至卷一百三十三卷一百七十二至卷二百卷二百十二至卷三百六十八卷四百二十四至卷四百五十五卷五百三十一至卷五百三十五卷五百四十一至卷五百四十五卷七百二十六至卷七百三十餘詳儀順堂集

案此北宋官刊祖本存卷一至卷一百三十三卷一百七十二至卷二百卷二百十二至卷三百六十八卷四百二十四至卷四百五十五卷五百三十一至卷五百三十五卷五百四十一至卷五百四十五卷七百二十六至卷七百三十餘詳儀順堂集

十餘詳儀順堂集

黃氏手跋曰太平御覽為類書淵藪近時講實學者尤重之余於數年前曾蓄三四部非活字印宋字本最後得一舊鈔本十三行為半葉者較諸本為佳然以未見宋刻為憾聞郡城香嚴書屋周君錫瓚家有宋刻殘本遂因友人獲交周君并得請觀其書周君亦知余嗜古之深也許以是書借校且相約勿為外人道但余之校倩友人任其事竟漏言於同學中自是欲轉假於余予不之允爰託人往假於周亦未之允復藉聲勢以挾制之周頗憾余兩人更以是憾周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十

幾年之間借書踵相接周於是書亦轉愛而為惡矣歲甲子冬議直二百四十金以余所藏他宋刻書抵其半酬介者以十金此書遂歸予余得後借校者仍來余惜書癖特甚朋好多知之自歸我家竟未出戶去冬始付裝潢半年乃就工費又數十金凡破損及斷爛處悉以宋紙補之可謂好事之至存卷數目別紙疏于前取易覽也是書出稅中朱丈文游家朱與惠徵君棟為莫逆交惠所著述大半取材是書故有定字借觀圖記至卷端文淵閣印一方知是為明時

為府所藏不知何時散佚存三分之一有強然即此殘帙已足珍奇昔日宋太宗日覽三卷今存卷可備學者一日一卷之讀書有云其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此書之存於天壤間者幾幾乎近之豈不異哉時嘉慶丙寅芒種後九日黃丕烈識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一千卷

明抄本

嚴嵩舊藏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特進行吏部尚書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七千戶食實

而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十一

封二千八百戶臣王欽若等奉勅纂

冊府元龜殘本四百八十三卷

北宋刊本

案此北宋初刊本也每頁二十八行行

二十四字存卷一百二十九至一百六十六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二至二百四十五五百五至五百三十八五百四十二至五百六十五五百六十七至五百七十七五百八十三至五百九十九六百四至六百五百八至六百六十六六百六十六至七百一七百六至七百八七百十七至七百二十七七百二十六至七百

三十二七百三十七至七百三十九七百四十二至七百五十六七百六十一至七百九十一七百九十六至八百八十三至八百六十八百一
一至八百十二八百十五至八百六十五八百七十六至九百九百六至九百三十三九百三十六至九百三十八九百四十至九百四十二
九百四十四至九百四十七九百五十至九百五十六九百五十七至一千共四百八十三卷
餘詳儀顧堂集

重修事物紀原二十六卷目錄二卷 宋刊本 樓舊藏 五硯

宋高承雅 **宋高承雅** 卷五十九 主

此書求到京本將出處逐一比較使無差謬重修寫作大板雕開並無一字誤落時慶元丁巳之歲建安余氏刊

案此南宋刊本儀顧堂集有跋

事物紀原集類十卷 明成化刊本

宋高承雅

問敬序 正統十二年

李果序 成化八年

書序指南二十卷 明刊本

宋 浚水任廣德儉編次

沈松序 嘉靖六年

呂柟後序

海錄碎事二十二卷 明刊本

宋泉州太守葉廷珪集著

予幼學爲詩嘗從先生長者質問爲詩之利病或告之曰詩當博當專能博能專未有不造其妙者也韓退之言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愉佚怨悵慕悲思酣醉無聊有動於心必於草聖發之故其書變動鬼神不可端倪謂

宋高承雅 **宋高承雅** 卷五十九 主

詩爲當專者之論如此夫詩之爲用所以摹狀四時之造化陶寫平生喜怒哀樂之性靈前輩言凡天下之書雖山經地志花譜藥錄小說細碎當無不觀古今之詩雖巖榭谷隱漏篇缺句當無所不講謂詩爲當博者之論又如此予深然其言曩時爲高深者作送行序私竊識焉曲折累數千百字其說甚備獨恨後學之士或能專而不能博或能博而不能專而予於斯二者皆不能致力焉若今泉州太守前兵部郎中翠巖葉侯嗣忠其可謂兼之者乎予嘗得見侯所

謂海錄者凡十數大冊皆親書蠅頭細字惟謹蓋無慮十餘萬事大抵皆詩才也侯因自言游宦四十餘年未嘗一日不作詩食以飴口怠以怡神此書之力爲多其博與專乃如此以是其詩老而益工如題琴泉軒云不是妙音生妙指只緣流水似流泉無名水云人休清澗摩挲認烏泊高枝睥睨看置於唐人詩集中殆不能辨至其味錢起江行百詩用事精當寓意清高與起詩甚類士大夫間多傳錄之故吏部員外郎宋侯高年與予雅游厚善高年有能詩聲議論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西

高甚少許可顧常喜稱侯詩暨侯來守泉南而予實客寓此郡聲聞豫熟既見歡如平生雖月卒不過一二還往然見輒論詩無它談凡一歲間相與更酬迭唱甚樂間一日侯誦所作郡舍羅漢室詩示予其斷章言幾多雁鴛行間吏衙退頻來禮釋迦予曰韋蘇州詩云今朝郡齋閒欲問楞迦字某每讀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想像應物之風流醞藉而有以知蘇臺當時之無事也泉爲別侯能鎮之以靜而不擾使吏輩優游如此抑可以見大府辨治而侯之風度矣侯

忻然以予爲會心之友未幾予來佐臨漳郡事侯送之以詩有成兵數有流星遞元白詩筒幸寄將之句予益知侯專於詩未嘗頃刻忘也雖然使侯向者不能博極羣書撮其機要廣錄而備用之雖能專如此吾恐發而爲詩事不足以副力枯而不腴華而不實未必能如是之工也然則所謂海錄者其可謂之小補云乎哉侯既自序此書登載門類卷帙之目詳矣又以書謁予文乃爲具道少時所以聞於先生長者之說及屬者於侯酬唱論議之益著於篇之首夫春

韻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五

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況於會心之知乎此則予之意也覽觀者其自知之紹興十有九年冬十一月十九日河陽傅自得安道敘始予爲兒童時知嗜書家本田舍貧無書可讀曾大夫以差法押綱至京師傾行橐市書數十部以歸因得盡讀至其後肄業郡學升貢上庠登名桂籍牽絲入仕蓋四十餘年見書益多未嘗一日釋手卷秩食以飴口怠以爲枕雖老而不衰每聞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嘗恨無貲不能盡得寫聞

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抄之名曰海錄其
文多成片段者爲海錄雜事其細碎如竹頭木
屑者爲海錄碎事其未知故事所出者爲海錄
未見事其事物興造之原爲海錄事始其詩人
佳句曾經前輩所稱道者爲海錄警句圖其有
事跡著見作詩之由爲海錄本事詩獨碎事文
字最多初謂之一四錄言其自一字至四字有
可取者皆錄之後改爲碎事每讀文字見可錄
者信手錄之未嘗有倫次闕歲既久所編猥繁
檢閱非易嘗以爲病紹興十八年秋得郡泉山

詠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七

公餘無事因取而類之爲門百七十五爲卷二
十有二雖摘裂章句破碎大道要之多新奇事
未經前人文字中用實可以爲文章仗助豈小
補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左朝請大夫知泉
州軍州主管學事葉廷珪序

劉鳳序

萬曆戊戌

職官分紀五十卷

明抄本

錢遵王舊藏

宋孫道言撰

職官之書尚矣前世士大夫所著如漢官儀魏
官儀唐六典之類幾廿家而附見於類書中者

如御覽通典會要之類又十餘家咸平中華陰

楊侃始採諸家之書次爲職林凡卅卷號稱精

博而斷白五代以前不及本朝之事元豐中朝

廷刺六典之文備有司之議建文昌之府立寄

祿之格制度炳然一新可謂甚盛之舉也而因

時撰次尙渺其人富春孫彥同雅意斯事間因

暇日取職林而廣之具載新制而又增門目之

亡缺補事實之遺漏凡五十卷號職官分紀而

古今之事於是備焉或曰君子之學當志其遠

者大者楊氏之書弊精神於名物固已惑矣孫

詠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七

氏又從而廣之不亦大惑與余竊以爲不然何
則昔九方臯知千里之馬而不知牝牡驪黃以
臯爲善觀天機則可使臯爲天子諸侯之有司
則憊矣此其所以爲黃老家之言也儒者則異
於是不以內廢外不以精忘粗故上達天機之
妙而下堪天子諸侯有司之責紀官之事仲尼
嘗學於郊子矣何獨於二子而疑之彥同嗜學
好古晚而不衰有志士也讀其書可以知其爲
人元祐七年六月望日祕書省校對黃本舊籍
高郵秦觀敘

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唐仲友撰

周必大序

新刊歷代制度詳說十五卷

影宋抄本 馬笏齋舊藏

東萊先生呂祖謙伯恭編撰

紫陽浙學功利之論其意蓋有所指永嘉諸君子未免致疵議焉祖謙以中原文獻之舊巍然為渡江後大宗紫陽倡道東南祖謙寔羽翼之性命道德之原講之已洽而尤潛心于史學仍欲合永嘉紫陽而一之此為祖謙未竟之書故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太

止于此皇元泰定三年廬陵後學彭飛謹序

馬氏手跋曰歷代制度詳說十五卷宋呂祖謙撰考東萊年譜不載此書蓋家塾課子弟之本也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此凡分十三門一曰科目二曰學校第三門原本缺逸佚其標題所言乃考課之事四曰賦役五曰漕運六曰鹽法七曰酒禁八曰錢幣九曰荒政十曰田制十一曰屯田十二曰兵制十三曰馬政皆前列制度敘述簡賅後為詳說議論明切元泰定三年嘗刊行前

有廬陵彭飛序云云此本凡十五卷每卷分一

門首科目次學校次賦役次漕運次鹽法次酒

禁次錢幣次荒政次田制次屯田次兵制次馬

政次考績次宗室次祭祀凡十五類與四庫

本分卷敘次多有先後又分門止有十三而此

本所載宗室祀事不與焉俱足以資考訂是書

向為郡城陳君蘅臯珍藏割愛歸予前缺彭飛

原序并補錄之遂為全璧時當夏季溽暑蒸人

揮汗寫此以誌一時真賞 大清道光十五年

旃蒙協洽之歲閩且月海鹽後學馬玉堂書于

前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九

九

庚申閣上

永嘉先生八面鋒十三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陳世生序 萬曆辛巳

都穆跋 弘治

錦繡萬花谷前集四十卷後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

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

無名氏序 清康熙十五年

秦汴跋 嘉靖丙申

百宋樓藏書志卷之六十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類書類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
明刊本

宋建安祝穆和父編集

記問非講學所急而亦講學之一助焉昔上蔡

謝公初謁明道程先生頗以記問自多至貽玩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十一

物喪志之戒非鄙之也特不欲專以此為學耳

竊謂講學固以窮理為尚而考古訂今亦必資

記問之博使有一書之未讀一物之不知則將

見羣疑塞智無說可祛萬事搏手無術可應此

其患在學力之未充而亦記問空疎之過也出

是觀之講學之與記問雖若輕重之不侔而又

奚可偏廢哉然記事為難記文為尤難彼答所

問數條於賓客對食之頃寫黨錮一傳於遠謫

無書之鄉是乃天稟之異不能人人而然其或

抄錄以備遺忘雖去記問遠甚毋亦猶賢乎已

穆至愚陋且復善忘凡觀古人嘉言粹行大篇

短章始固拳拳服膺久則惘然不復可憶未幾

悔悟隨卽疏記積以累年遂成鉅帙第叢穰猥

雜每以散無統紀病之因考歐陽詢徐堅所著

類書採摭事實及詩文合而成編頗有條理暇

日倣其遺意詮次舊藁自義農以至我宋各循

世代之次紀事而必提其要纂文而必拔其尤

編成輒以古今事文類聚名之既復自念幼失

所怙紫陽朱夫子以其母黨子姪實教育於考

亭書院粗聞當時緒論今老矣無成猶廢日力

百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二

於此者良由善足以為法不善足以為戒或賦

詩以吟詠情性或立言以發明理致講學之士

亦將有取豈徒類書之云乎抑又嘗聞朱子之

言日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記得十件只是十

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惟溫習舊文以知新意

所以常活觀是編者蓋亦溫故知新而不流於

玩物喪志斯可矣噫義理無窮見聞有限輒犯

不韙自敘其梗槩如此伏惟當世大賢矜其用

志之勤賜之序引使附以有傳而不終泯於覆

瓠又幸矣丙午臘月望日晚進祝穆伯和

父謹識

記纂淵海一百卷 明刊本

宋喬白收選

歷代名賢氏族言行類纂六十卷 明抄本

宋曾定選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予讀陶淵明贈長沙公與杜子美示從孫濟二詩未嘗不掩卷太息焉因取歷代迄皇朝名賢言行可紀之迹類姓成帙以便記覽庶幾稍知尊祖之義屬將行役崑

而末樓藏書志

卷六十

三

山留之友人張椿年白石山屋初不敢亦外日

三字疑 尚恨文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

續書之嘉定己巳端陽日武夷章定手記

羣書會元截江網三十五卷 明弘治刊本 陸香圃舊藏

不著撰人姓氏

昔人嘗曰文以載道書以紀文夫道之廣大非文無以載文之浩瀚非書無以紀故必載之文則廣大者有所寓紀之書則浩瀚者有所歸矣於戲自義皇迄于有宋歷數千百世紀事之書汗牛充棟欲徧觀歷覽將不勝檢閱之勞况窮

取僻壤求之不得見之不廣者乎幸有志道者

出撫拾古今分類纂集名曰羣書會元截江網

謂之會元者以見其有會歸之地也謂之截江

網者以見其無遺漏之虞也嘻所謂廣大而浩

瀚者一展卷舉在目前其惠後學不淺淺矣惜

乎成是書君子不著其名愚不敢沒其善故引

於端云至正四年龍集戊寅四月前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東陽胡照識

雞肋一卷 宋刊本

宋趙崇綯選

而末樓藏書志

卷六十

四

余嗜書如簡中之蠹魚讀書如瀛莫之謾 性

根弗靈元彊記能實一編於几硯間隨筆錄之

久而成卷以類抄聚其可去者十一亦有可觀

者焉別為一卷名曰雞肋古汴趙崇綯元素云

全芳備祖前集二十七卷後集三十一卷 舊抄本

宋天台陳景沂編輯

類書之作其來尚矣自唐率更有藝文類聚白

傳有六帖至我朝元獻有類要宜無復加矣近

世乃有建章萬花谷事類本末諸書大槩誇多

于品彙競美于纂輯而原本祖羣羣芳者闕焉

天台陳君少負雋 讀書數萬卷日力所及如
富人坐日中之肆紅大涵蓄感萬物敷榮乃獨
致意于草木蕃廡積而爲書思襲前賢之躅以
補後來者之闕意客遊江淮縱觀宇宙山川之
盛凡舟車之會人力之及

可以廣紀載備討論者畢錄無遺于是物推其
祖詞掇其芳數十大家之作具在而騷人墨客
之咏亦不廢不知螢聚雪映剡溪之藤凡几閱
而全芳備祖之書成矣陳君益歛華就寔由博
趨約研精洙泗濂洛之書折衷于渡江諸老凡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五

音之泥于物者今皆反諸心矣 心有經困知
有錄凡昔之會于心者今皆筆于書矣名公鉅
卿嘉歎不少置嘗以塵天子之覽陳君不可謂
不遇矣一日陳君過余山陰澤中貌癯氣腴神
采內澤有道之士也手數巨編以示且歎曰吾
不幸少事華藻勤半生以資口耳之談猶幸晚
歸樸素持一念以窮性理之蘊然少年之書雖
我甚悔好事者或取焉欲積而藏之不可得也
予拱而 曰盈天壤間皆物也物具一性性得
則理存焉大學所謂格物者格此物也今君晚

而窮理其昭明貫通脩然是非得喪之表毋亦
自其少時區別草木有得于格物之功歟昔孔
門學詩之訓有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陳君
于是書也奚其悔寶祐元年癸丑中秋安陽老
圃韓境序

古今類書不勝汗牛而充棟矣錄此遺彼不可
謂全取末棄本不可謂備皆纂集之病也姑以
生植一類言之史傳雜記之所編摩騷人墨客
之所諷詠自非家藏萬卷日閱羣書祇是其擇
焉不精語焉不詳耳予束髮習雕蟲弱冠游方

韻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六

外初館西浙繼寓京庠暨姑蘇金陵兩淮諸鄉
校晨窗夜燈不倦披閱記事而提其要纂言而
鉤其玄獨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備所集凡四百
餘門非全芳乎事寔賦咏樂府必稽其始非備
祖乎嘗謂天地生物豈無所自拘目睫而不究
其本原則與朝菌爲何異竹何以虛木何以實
或春發而秋凋或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此理
所難知也且桃李產于玉衡之宿杏爲東方歲
星之精凡有花可賞有實可食者固當錄之而
不容後也至如潔白之可取節操之可嘉英華

之變出者香色之俱全者是皆稟天地之英曠
然殊異尤不可不列之于先也梅仙孤芳松友
後凋蘭有國香菊存晚節紫薇雖粗而獨貴于
所托黃葵無知而不味于所向草傷柳別紫笑
萱忘非薤最幽于相遇藜藿甘貧而自得苜蓿
蕙苳可食可飼茯苓黃精通神通靈凡若是者
遠數之不能終其物也或曰瓊花玉蕊胡為而
蹴處其上答曰此尊尊也或曰牡丹芍藥海棠
之無實無香胡為而亦處其上答曰此貴貴也
此是皆奇葩異卉特立迥出胡可以一說拘也

商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七

或曰子之說則信辯而美矣子之書則信全而
備矣不幾于玩物喪志乎答曰余之所纂蓋昔
人所謂寓意於物而不留意于物者也惡得以
玩物為譏乎且大學立教格物為先而多識于
鳥獸草木之名亦學者之當務也自太極判而
兩儀分五行布而萬物具凡散在兩間物物各
具一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則元亨誠之通而
萬物所資始也靜而生陰則利正誠之復而萬
物所以各正性命也稟于乾者為木果稟于震
者為蒼莖竹為萑葦稟于巽者為木稟于坎者

為堅多心稟于離者為科上槁稟于艮者為堅
多節為果藏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葉而華華
而實初者為陽次者為陰閭者為陽承者為陰
得陽之剛則為堅耐之木得陰之柔則為附蔓
之藤無非陰陽者則無非太極也以此觀物庸
非窮理之一事乎程先生語上蔡云賢卻記得
多許事謂玩物喪志今止纂許多姑以便檢閱
備遺忘耳何至流而忘返而喪志焉 于爾雅
蟲魚註可憐無補費神觀者幸毋以為誦有宋
寶祐丙辰孟秋江淮肥遁愚一子陳景沂謹識

商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八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前集六十五卷後集六十五卷
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二十五卷 元刊元印本

宋 山堂宮講章如愚俊卿編

案上後有延祐庚申圓沙書院新刊本記每半
頁十五行每行二十四字

羣書考索前集六十五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
六卷別集二十五卷 明 正德劉洪發慎獨齋刊本

宋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鄭京序 正德戊辰

前有小像目後有皇明正德戊寅慎獨齋刊

行木記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六十九卷後集八十一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九十四卷外集六十六卷明刊本

膠庠進士謝維新去咎編

類書之編何所昉乎自爾雅載蟲魚之名陸氏疏草木之辨沿而下之至於孔白六帖出而類書備矣雖然猶未備也兩坊書市以類書名者尚矣曰事物紀原曰藝文類聚最後則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出焉何汗牛充棟之多也今友人劉兄以類書見囑且以合璧事類備要名豈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九

非欲備所未備又摭其要而為之備乎其視夫徒載首尾而不得其要臚分門目而備失其倫者萬萬不侔昔人有不善記事每求一事為之細繹搜索至有終日追思而莫窮其所出者今而是編始而天文地理次而節序人物以至族屬官職姓氏之分儒學仕進道釋技藝之等與夫吉凶慶弔冠婚喪祭之儀草木蟲魚器用動什之末莫不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其間別以標題配以合璧俾閱是編者求其一則知其二觀於此則得於彼既無撻摘之勞而有駢儷

之巧如遊元圃而取瑤寶入武庫而繕甲兵則

其有功於後之類書者多矣言未畢客有誚者

曰果止於備要何其方帙如是之浩翰耶余應

之曰今之所編正將備前乎未見之書以充後

乎無涯之用凡古今應用之事悉於此書萃焉

又何以訝其多為客曰誠如是盡以合璧備要

名余曰唯遂綉諸梓寶祐丁巳大呂既望膠庠

進士建安謝維新去咎父書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然左氏有廣記備言

之要乃為後世類書者之祖一旦友生謝去咎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十

攜一編以示余曰此友人劉兄德亨所託編事

類備要也不私所藏欲廣其傳且俾余一言以

訂其末余不敏何所容喙儻休沐之暇時閱此

編信足為揮毫用事之助云郡人新莆田守黃

叔度似道敬跋

願可學序嘉靖丙辰

按日後有嘉靖壬子春正月三衢近峯夏相宋

板摹刻丙辰冬十月事竣兩行

眉山重校正浙本書林事類韻會一百卷明蓋格抄本

宋王百鍊增輯

案是書為蜀書坊所刻規模韻類題選而加詳見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詳撰人明以後流傳甚少藏書家罕有著于錄者考宋學士翰苑別集韻府羣玉題後云韻府羣玉乃因宋儒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謙史韻等書而附益之云云則是書乃百祿所增輯也

新編分門標題皇鑑箋要六十卷 明抄本 張月晉舊藏

宋 閩川林駟德頌

語人以漢唐聽之者觸屏語人以三國聽之者噴案語人以六朝五代有扼腕不已者姑舍是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七

語之以國朝盛事則魯馬躍焉訢訢焉歛襟肅容之不暇嘻帝王之豐功盛德其感寤人意如此哉余濯纓龍溪日與其徒談前代事有振而越者曰史漢而下飲聞之矣盍觀諸國朝余曰談何容易請歷典故吾不如趙康靖區別事類吾不如富韓公談何容易既又思之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在人耳目篇如也講誦吾職吾不可以已於是會粹所藏日得一二事積之以月巨帙成焉有好事者揭而名之曰皇鑑嘯揚鴻休播芳烈汪汪乎丕天之大律鋪張揚厲余有

志焉而未能也姑誦所聞以俟君子嘉定丙子孟夏閩川林駟德頌序

儀顧堂集有跋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一百卷 舊抄本 兼牧堂舊藏

宋 建安葉賈子寶編

駢儷盛於江左於隋唐逮於西崑其間學者病之易以古文然施之著述則古文可尚求諸適用非駢儷不可也大而絲綸之所藻繪小而緘滕之所絡繹莫不以四六為用食之醯醬豈可一日無哉昔之人蓋有百兩之迅五吏之分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七

七人泚筆羣史脫腕者是其敏也亦有十部之賢五雲之號尺牘藏去雙魚跪讀者是其用也又有一丘六尺之句兩端三穴之聯與夫鍾虛廟觀子孫輔車之語是其膾炙後人也今之作者欲其如昔人之敏之用與夫膾炙於人者誰與四六叢珠告成於書局予觀其緝緝之工科別之明蓋自釐厘之騰奏鱗幅之往來寶嘉之成禮釋老之餘用凡百僚之冗萬緒之繁莫不班班具在君子黨言意乎此則刮以金篦脩以玉斧昔人之敏之用與夫膾炙於人者端可徑

造而不俟他求矣嘻夫又奚以叢珠名也圖明
富溢輝煥精奇所以洞心駭目如珠之叢聚而
可掬也雖然百斛盈前固無魚目之誤亦豈無
九曲者當以蠹穿之運心匠自思焉慶元丙辰
九日錦谿吳煥然景仲序

案日後有建安陳彥甫刻梓于家塾兩行葉黃
仕履無攷卽與魏齊賢同編播芳文粹者文粹
署曰南陽蓋葉氏郡望此署建安則其里貫也
凡十六門卷一至十六曰表牋卷十七之七十三
曰啟七十四之七十五曰諸式七十六之八十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三

一曰內簡八十二曰劄子曰畫一稟目八十三
曰長書八十四曰啟八十五之八十七曰青
詞八十八之九十二曰講疏九十三之九十四
曰祝文九十五之九十七曰樂語九十八曰勸
農曰上梁文九十九曰挽詩一百曰祭文每門
之中又各分子目每子目先總說次故事次爲
四六全篇次四六摘句間有七律摘句卷首列
引用書籍目約五百種其書自來藏書家罕見
著錄惟天一閣書目元賞齋書目有之伏讀
四庫提要云四六叢珠彙選十卷題當塗縣學

官晉江王明整繁昌教諭黃金璽同校不著時
代前有明整序稱宋季葉氏採當代名家彙集
成編名曰四六叢珠分門數百成帙累千云云
則卽宋人四六叢珠書本而爲之摘錄者也據
此則 四庫館中當亦未見全本其書之罕見
可知此本影宋寫有陳彥甫刊梓兩行當從宋
刻其書剽竊割裂體例紛如疑當時書坊所刊
惟採摭繁富遺文遺句亦賴以存披沙揀金往
往見寶且百卷巨帙首尾完具不必以兔園冊
子薄之也

函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四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後集十卷續集
十卷別集十卷 元延祐刊本

宋閩川林駟德頌撰別集前進士三山黃履翁

吉父編

前集目錄後有延祐丁巳孟冬圓沙書院刊行
木記

財貨而費於源流之知德義而取夫源流之喻
治不結繩文 以生三代而來至于我
三千餘年帝 作典章文

未源流

貨德義而已儒家

者流以多聞為貴以博問為高塞胸滿腹頓洞
聲味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或原其
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不足三山先生
林君德頌雅有遠度志在邦典博古通今出於
生知平居私淑嘗取夫治體之大者約百餘目
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問而辨之端如貫珠
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嘻有大學問而後行大議
論先生以其淹貫之學發而為經世之文是非
品藻確乎其當昔漢武帝之策仲舒欲叩大道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五

至論先生之論其至論也歟故名之曰古今源
流至論以廣其傳焉時嘉熙丁酉三山前進士
黃履翁吉父書

別集序曰昌黎外稿後來所次坡老數論又文
集之續者至論之作豈能無遺論耶子擢第西
歸又有逐海濱之臭者而求續作技癢未歇不
免復為之索筆噫斯集果盛傳於世耶予不敢
効福時中說以盜人之名果未足重於世耶又
安敢為魏泰碧雲猥嫁惡於人哉故特於篇首
言之以自見云癸巳書雲之旦合沙西峯主人

黃履翁吉父序

自號錄一卷 舊抄本

宋徐光溥編

譚友閻序

琴經室外集曰自號錄一卷宋徐光溥撰光溥
錢塘人是編依錢遵王所藏元孫道明抄本過
錄有酒祐丁未譚友閻序凡宋時墨客騷人以
及名公鉅卿之號彙為一書自處士以及村莊
分類三十有六附雜類于卷末事涉瑣屑然亦
有資考鏡也

南宋樓藏書志

卷六十

六

纂圖增新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前集二卷後集二卷
續集二卷別集二卷新集二卷外集二卷 明永樂刊本汲古閣舊藏

西穎陳元觀編

案是書分六集集各分上下卷有子目題曰西

穎陳元觀編元觀有歲時廣記已著錄仕履無
考當為季宋人是編各類所徵引皆至南宋止
如地輿則止于宋四京二十三路歷代則止于
中興四將先賢則止于羅豫章李延平人事家
禮則止于溫公朱子之說惟聖賢類則有大元

褒典字學類則有蒙古書姓當是元人增入郡
邑官制俸給三類全是明代之制乃明初人所
加增也新之名蓋由于此疑此書在當時取便
流俗通用自元而明屢刊屢增卽其所分子目
恐亦非元觀之舊矣目錄後有永樂戊戌孟春
翠巖精舍新刊木記卷中有毛晉二字朱文連
珠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汲古閣朱文長印